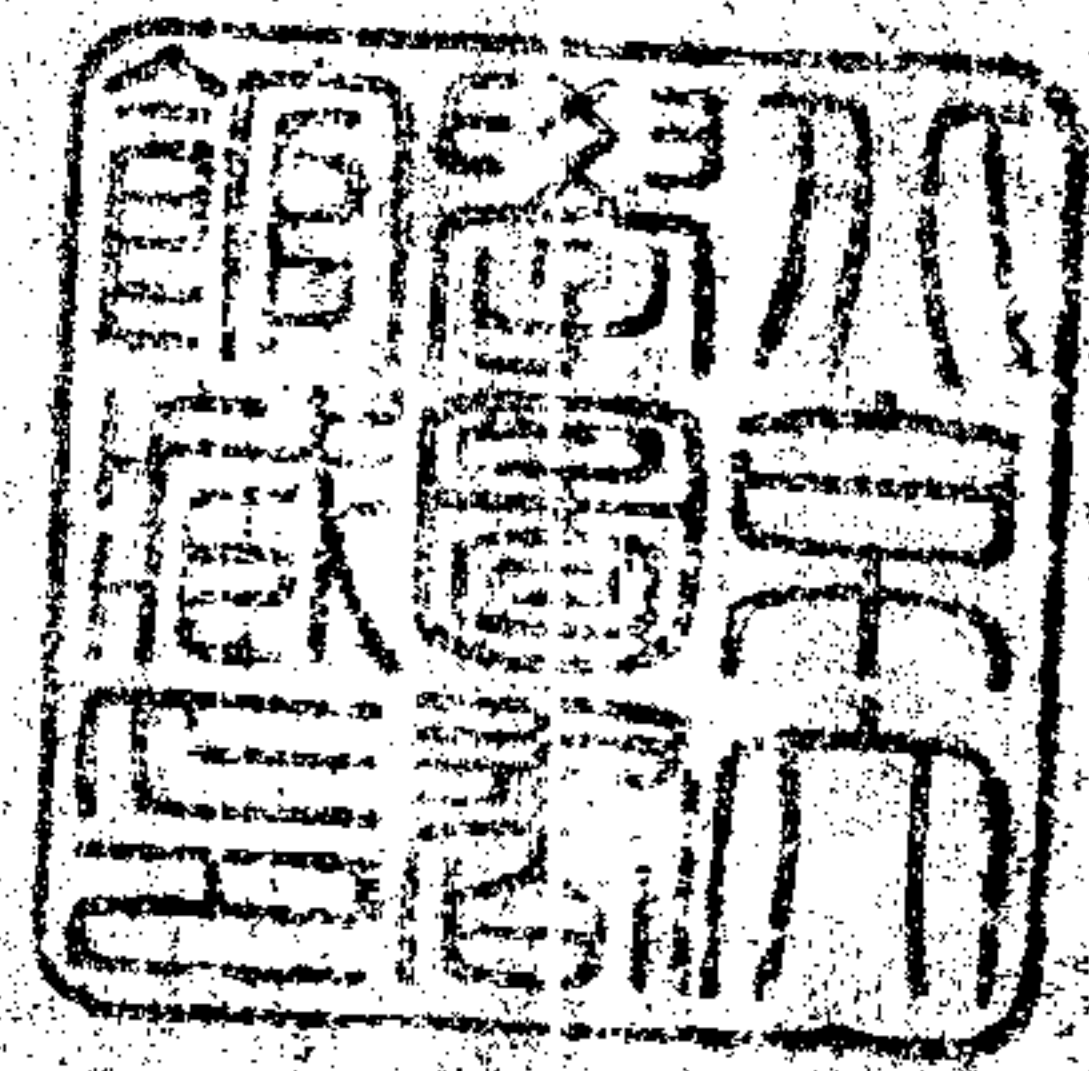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七·子部·雜家類

- 觚賸八卷 觚賸續編四卷 [清]鈕琇撰……………一
- 拾籀餘閒一卷 [清]孔毓埏撰……………一五一
- 人海記二卷 [清]查慎行撰……………一八五
- 讀書堂西征隨筆一卷 [清]汪景祺撰……………二五七
- 巢林筆談六卷 [清]龔焯撰……………二八七
- 巢林筆談續編二卷 [清]龔焯撰……………三五七
- 藤陰雜記十二卷 [清]戴璐撰……………三八五
- 伊江筆錄二卷 [清]吳熊光撰……………四七五
- 春泉聞見錄四卷 [清]劉壽眉撰……………五二三
- 陶廬雜錄六卷 [清]法式善撰……………五八五

吳江鈕玉樵輯

觚賸

臨野堂藏板

觚賸自序

原夫天為石補光乃麗乎三辰地以鰲勝力且維
 乎四極連生嶽上巨靈運掌而山開鳥走雲中后
 羿勢巧而日落若其遊神六谷抗想千秋都非易
 測之情實有難窮之理然則莊生齊物何得置北
 溟而不談屈子離騷能無借東皇而欲問乎况夫
 鬼窟蛟龍易置語怪之文神降羊言史發興妖之
 論在唐書或筆前辨六鏡之書飛龍門事著興亡
 誌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說非盡出於荒唐郭
 氏遺經固無傷於典則也余也生雖已晚世不逮
 觚賸

夫鄉媛思則靡涯心常傾夫蒼叢幼而就傅延吳
 札於楓江長且服官謁徐陵於柏府初垂編帶便
 學長吟繼傍玉臺每聆新語入燕都而懷故國記
 覽夢華登梁苑而晤名賢書攜行秘迨夫哀纏素
 譯貧典黑貂旅食三年不斷泉魚之淚宦歸千里
 無餘劉寵之錢遊跡則雁池息渚閱歷偏踪行裝
 則玉格貝編討搜獨富既而聽雞函谷策馬盧關
 歎密法於秦灰欲辨怪哉之氣懷和聲於周鳳還
 題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諸綠笈橋山陵寢繪以
 黃圖今則仍綰銀章更臨珠海鷓鴣啼處未旗錦

觚賸 自序

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窺羽衣之洞官逢關毅得虎
說於荒江語習嫩隅成魚吟於蠻府榮花寶至快
雄辯之當筵話雨人歸喜華歲之在篋於是傾軋
梭簡抄以小胥因而別地稽時彙為全帙言其大
畧蓋有三焉爾其篇斷吳門曲而小海筑推易水
歌起悲風嵇散揮絃廣陵之音欲絕潘邠閣筆重
陽之句無多苟非闕此嘉名誰復求之幽壤至乃
江頭孝女黃絹無傳塞外文姬青蛾莫贖簾窺燕
子新愁鎖夜月之樓門倚桃花舊笑憶春風之徑
維美貽於繡管斯豈發乎香笈更若大夫觀止雅
韻

韻

目錄

臨野堂

官署之根青閣



康熙庚辰三月既望吳江鈕琇玉樵甫書於高明

韻卷一

分目

吳鳳上

歲寒集

西山五七言

虎林軍營唱和

序賦創格

芷崖詩句

虎丘題詩

秀門三絕

韻

卷一 目錄

臨野堂

貞白樓詩

布囊焚餘

力田遺詩

紉蘭詞

秋燈

逸老堂對

酒芝

陶庵剛正

奏毀淫祠

公歸集

鬼談

僧虎

內外蠟述

釋氏親送

扁舟訪隱

怨鶴行

術者言

今樂府

憤僧投池

觚賸卷一

吳江鉅 琇玉樵輯

吳觚上

歲寒集

余幼從吳南邨先生於家塾受尚書左氏傳及時制義所見著述甚富惜在髫髻不及抄綴成編未幾夫子下世遺藁零落越今三十餘載偶於故麓中搜得數章敬錄於此擬道路憶山中云微陽澹遠薄羈客困塵鞅挂帛策今志烟霞屬曩想遲遲楚粵郊一步一迴仰靈境隔紫霄夙昔憑誕放墜

觚賸

卷一 吳觚上

臨野堂

辜薦春枝歸雲麗秋斃軒開納曙景襟豁春初爽自生性情悅願領丘壑長浩浩九門津恢恢千日網野犢被文錦雖貴非所賞銅斗瞻漸碧禹穴顧已莽新游非故鄉登頓益慨慷空抱稽生琴戚戚發哀響追和孟東野審交云枳棘初生時青青似柑柚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禾小人田中莠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寧爲管華薄莫效蘇李厚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競艷陽有人籬角問孤芳寒交近與蒼

松絕濫籍秦官亦可傷賦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

名區屯宿莽春向幾人家衙晚聽啼鳥碑殘卧落花堂巢無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東門徧種瓜百戰餘荒壘陽和尚草萊青帘花外肆烏鵲雨中臺怨氣流爲火腥痕繡作苔登高如可賦愧乏鮑生才田家秋興云九月築場後田家事事幽斷橋霜下坂修竹水邊樓爲人無心畫菰蒲有望秋蒔蔬攜鉅短栽枳結籬棚燈火鄰春共魚書社飲修落桑稅入甕覆草秣成丘簷曝貪朝坐溪雲動晚謳牽羅閒補漏策杖徧尋儔夢以無因永行

觚賸

卷一 吳觚上

臨野堂

緣得句留所須無凍餒城市有何求寡女行云明月夜照井上霜如花寡女開中堂當軒軋軋朝復暮機中之錦他人裳夜闌月轉燈燼滅獨向空牀抱冰鏡君不見東家鶴髮娘垂老嫁人爲媵妾西門行云西門有高塚乃是城中富家兒當年不樂爲後人嗤後人嗤後人仍效之日復一日坐令青鬢絲疏布裘屈木屐此物我所製奈何坐令他人嬉城中車馬客不向西門塚上馳即向西門塚上馳塚中之人不能復起相追隨請盡今日歡明日非我知東門行云出東門意欲前欲前未及得前

遠聞兒啼女泣使我僕馬為流連君但行勿留連
堂上有兩親機中有絲口一線賤妾備糟糠終不
令君親儀且寒道傍之水泥濁濁長安馬多食粟
一車覆一車積願若為臣忠為吏廉吹風到茅屋
結駟歸來非我欲西山爽氣云雨歇池館涼開軒
睇原隰遙峰如盪楫蒼翠淨可吸竹樹延清暉苦
階響餘滴羣鳥次第起遠背晨光沒我意亦悅之
曳杖遙與仰曠然融心魂神領與自給松風塞雙
耳未鹽詎容入出門無可營坦坦任所適寄題周
盤菴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棲處浮名信可逃竹繞

鳳脰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埋瓦屋水足受魚船近港僂菰蔣低簷見枯梅從
知予去後雙板沒新蒿芋桑通小徑鷄犬自成邨
亂水繞三面數家同一門墜童來問字鄰叟共攜
尊縱遣桃花出無人解覓源寄故鄉諸友云白雲
紅樹隱溪塘何處登高可望鄉百里長途天外夢
兩年愁鬢客中霜刺秦慚負千金諾歸蜀空題丸
曲腸倘有貧交問流落尚懸雙眼看蒼蒼夫子為
王崑崙山人之甥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
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號南邨與兄東里弟西山偕
隱日以文酒相娛并手輯同志之詩曰歲寒集先

生為人溫厚而嚴正終其身絕跡城府吳興莊氏
子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焚禍

貞白樓詩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棨與先君同受知於黎陽庵
副使鼎革後築樓溪濱繞以修竹而種菊其下賦
詩飲酒絕意人世自南邨師歿先君即命余從易
庵遊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無子以繼其傳手抄
貞白樓詩寄余若冀余之傳之者存其一二亦可
以見與象之恬襟懷之峻矣閩上巳序云上巳不
詩閩而詩紀異也爾亭已矣禊事猶存雖迹類嬉

鳳脰 卷一 吳鳳上 四 臨野堂

遊而志存獨被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
澤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閣撫令節以舒光消水
麗妹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邁之歡辰咏唱之良
適矣適者節序乖疎賓朋散逸黃龍夢杳白水吟
空言念曩今能無涕悼當右軍作記年冠永和乃
其臨流感慨猶致歎於世殊事異接厥所悲一何
遐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
鈞天雜奏宵眇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
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入春饒勝事我復愛
花辰曲水門閣舊薰風節序新禊除如有待觴咏

豈辭頻寂寞。芳侶重來訪。隱淪上巳日。種菊云
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栽。力鋤非種去。懸想故人
來。宿土承新露。疎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
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今錄其二。風霜
頗威厲。敗葉走階几。我庭日寥廓。一望盡披靡。人
事苦哀謝。天道有傾否。古桂發幽馨。吾無隱手爾。
俯仰觀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風頓涼冷。衣被
應斐絳。妻兒負單夾。欲啟當我前。問我我不應。四
顧空茫然。南鄰貧微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齊。
豈復關愚賢。

鮪臙

卷一 吳鳳上

五 臨野堂

西山五七言

吳西山重暉行十南邨先生之弟。少年詩名甚著。
惜早卒。其詩長於寫景。如野眺云。花明背郭寺。柳
暗入村橋。醉歸云。蒼亂牽搖檣。鷺觸過船村。居
云。木脫雲籬徑。禾登鳥集門。吳興旅次云。老藤隨
樹倒。危石帶沙崩。村橋遠眺云。天長衆鳥去。林遠
細烟升。春窓對雨云。窓雨洗花影。簷風落鳥聲。游
硤石東山云。柳深鶯坐穩。橋老鶴巢危。曉寒云。霜
花驕古木。水骨壓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隱月。
迷路樹鈎衣。七言如題畫云。遠水日斜漁倚棹。空

山雲起。客登樓入山云。江寒雁落蘆花國。山冷人
歸楓葉村。秋霽云。檻外雨過羣壑響。簷前風定一
蟬聞。春怨云。鶯殘好夢憎啼鳥。催理新妝懶侍兒。
新遷云。竹孫脫箨看過屋。鷗母攜雛金浴川。雨望
云。廢苑亭臺新牧隴。孤村烟水舊漁家。秋夜云。幽
砌露寒蛩近榻。荒園槿落犬穿籬。皆可傳也。

布囊林餘

張元若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僧寺。杭守
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
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

鮪臙

卷一 吳鳳上

六 臨野堂

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
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作絕
命詞。付行刑者。自收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
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
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閨位
在於闕。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
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
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人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
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
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

怒濤豈必盡鴟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
 挽斜暉。到來晚節。松栢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
 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墨山遲死文山蚤。
 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
 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
 國一身全。余生獨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
 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
 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嶺。有覩此
 面目難為父。老言智者以為辱。愚者笑我頑。或有
 賢達士。謂此勝錦旌。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

佩廣 卷一 吳佩上 七 臨野堂

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焉。

虎林軍營唱和

吳槐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
 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
 春詩云。一半春光縹緲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
 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晚斜陽連雉堞。
 朦朧短夢遶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
 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
 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
 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溼

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
 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
 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
 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國土初經二月春。薰
 風又到禁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蕨朝供麥飯
 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
 他鄉侶。閒語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
 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
 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
 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

佩廣 卷一 吳佩上 八 臨野堂

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
 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運移宋曆終江海。功
 就新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
 聲。咏伍相國云。問闔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
 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抉眼衰年看越人。羅利江頭
 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蠶沙猿鶴無窮化。願向
 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簫鼓
 樓船春復秋。議請每櫻丞相怒。判書常應老翁求。
 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
 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開元城外黑

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隊定身擔一
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南牧緡幣無多返北轅兩
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
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
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
礫於杭之粥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
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
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卽我尸也聞者無不流
涕

力田遺詩

觚賸

卷一 吳鳳上

九 臨野堂

潘裡章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遺亡間有雷之故
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
書引據考証糾訛開外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
註多所採取竟諱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從學吳
南村夫子時曾錄其古近體詩數篇留做篋中今
檢而存之并著博議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讀五
代史云唐室亂天紀驚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萬
乘起傍徨取守既同道貽謀安得良遂令燕雲地
化爲狼與羊側受太阿柄失勢還自戕有宋鑿其
弊若重御四方矯枉失之過國威遂不彊善哉府

兵制作法貴於涼卜居二首云每愛西山好烟霞
無蚤昏茶香晴送鷓果熟曉爭獲得意花顏色會
心鳥語言幽尋偏得性獨往志空存極望草萋萋
春原肥乳羝青桐誰見實朱鳳爾何棲短褐晨霜
重征塵夕照低浣花溪有約杖履不應違關山月
云繡衣金匱匪寶馬鐵連螭出身誓向邊場死那
能宛轉妻兒前離家復見故鄉月見月思鄉情不
歇天山飛鳥却向南隴頭流水分鳴咽暮前健兒
歌且悲霜寒風勁胡馬肥閨中遠不聞吹笛塞上
愁誰聽擣衣可憐夜夜關山月只照從軍不照歸

觚賸

卷一 吳鳳上

十 臨野堂

丁亥春與文心兄理平川舊業歸途有感云草堂
幸已賦歸來別業藍田且共裁廢驛舊經征戰盡
野花初向別離開數通書笥連笳起一樹斜陽帶
鳥回照水獨憐華髮改詩暮兩事老餘才憶戊子
秋過外家東衡里囚寄表弟章伯升云數載烽烟
隔渚隈清溪望色望中開山將落日掛雲去水抱
孤帆拂岸來巷口燕巢春繞樹門前虎跡曉衝苔
援琴四壁貧何恨孫叔當年不治財奕隱贈雲間
謝繹之川梓字云扁舟問我雲溪行坐覺九峰秀
色生當局盡從疑慮失先機誰向敗中爭白雲侵

戶明書几紅葉當皆覆石枰身世漁樵何處穩獨
能蟬蛻任浮名。酬王雲頽夕坐有感見寄云虛無
映倦簾林壑尚餘炎露咽蟬高樹風吹月短簷雄
談會壓膽怪事幾張髯鄭重瑤華贈聊從紫氣占
靈巖懷古云半空塔影迴參差入眼興衰欲問誰
麋鹿有情傷地僻草花無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吳
王劍江月空彎西子符薄暮老僧為指點白雲封
處六朝碑和陶乞食詩贈乞食諸公并序云辛卯
秋村民十百為輩望門投食予謂救災恤鄰誼也
况上無所呼號下不為剽克而俛首一飯猶良民

賦

卷一 吳佩上

十一 臨野堂

也淵明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日月尚悠為患未已
乞食賢者之事乃眾人優為之慨然有作溝壑勢
所迫質質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頭好言辭善悉
主人意高義無嗟來升斗竭所餘滿腹輒廢厄感
激話疇昔內熱牂羊詩同里無賑恤曷云濟世林
愧客供給薄強飯以相貽移居詩贈人云近知卜
築到江濱避跡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鷗漁有國天
邊蒼莢雁為羣故鄉回首桑麻接曲徑通人鷄犬
聞吾亦經營滄海計乘槎浩蕩一從君

序賦制格

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為博士弟子有聲國
初晦跡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不夫於懷終以憂
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為余內兄畢西臨作
當泣草序曰畢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太傅
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臯爰歌九辨悲雨雪於阪
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
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
而莫及玉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
故府久為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圍獵
騎萬里揚沙暮起巨歌九門落日西山草綠誰傳

賦

卷一 吳佩上

三 臨野堂

社飯於諸陵北殿貂黃徒思臘酒於故關逢荆卿
之故友相對生悲登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
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鳧銀
雁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
麋鹿之遊鳩鵲觀前夕作牛羊之道劉琨既逝嘯
未舉而樓空祖逖云亡鷄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
誰共攀夫桂樹道上王孫獨自尋夫芳草遂乃下
雲陽登石屋望遠則日屬青龍臨空則悲生黃鶴
彈箏拊筑備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簫乞食吹小
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窟途起阮公之哭於是

駕雲騎乘白霓王良爲御造父前馳巫咸中命詹尹陳辭遠遊誰去焱舉何之橫四海其焉極望夫君而太息弔玉米於江陵奠椒漿於太乙風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鴛蓋飄零徒憶辛君之邑僊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道啼鴉見故家而飲血淨雲白帝之鄉羽旗何處細草黃陵之廟颯聲俱沒斯則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柏於林間不獨齊吾歌烏鳶於江上寧唯越子乘犢過翟義之臺咸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爲之髮指然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

鮪臍

卷一 吳鳳上

王 臨野堂

則路無朱燭奇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鳥不來望飛雲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窮河漢之槎金馬碧鷄日斷响嘯之使所以仲連絕跡於海濱伯鸞息影於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旁人鍾儀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憂茶若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艱心徘徊而永嘆往路憂多焉得化蛻於嬰弟來日苦少不逢對雉於彭篋悠悠蒼天其已焉哉乃爲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嘯兮心未安感皇穹兮獨無言歌既闕畢子泣數行下而去詩序

以賦體用韻此爲創見又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漪如耳之鳴如馴之驟如巫之祝如螭螻之隋如燈之葩如蠶如沸如冰如烟如鐵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鄒魯問如財如戰如聚如笑如男女合如麗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賈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電如爆如仙如佛如霞如醉

鮪臍

卷一 吳鳳上

古 臨野堂

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蒞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洩於山蓄於山如優如博而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蓬蓬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稿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漸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錫金壁種種然而瓦礫甃瓦種種然而楹稅柱牖種種然而矛戈鉞戟種種然而歷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瘖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爲之祟而人爲之祟而寒爲之祟而暑爲之祟而風爲之祟而日爲之祟而飲食爲之祟而仁爲

之崇而義為之崇而醫為之崇而重為之崇而其
且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日也與林通不然胡
花而其鼻也與魚鰓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與適
人通不然胡鋒而其髮也與狐通不然胡毳而其
鬚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軍通不然胡
戰而其膽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纜
通不然胡繁而其背也與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
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
然胡割而其膝也與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
也與金通不然胡沉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
脈廣

卷一 吳佩上

五 臨野堂

綴蘭詞

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
新標雋俱已譽高黃絹價重烏絲若黃子鴻所著
綴蘭別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
也摘錄數闕以見其傑昭君怨咏落花云每愛春
來偏蚤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簇香裙幾點
穠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喃帶泥啣踏

莎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頓軟博山銷盡沉烟篆越
羅裁得稱身無黃昏蚤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
又淺井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臥金鈴犬風流子
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維舟蒼苔路彷彿認
層樓想晚燕催粧春鶯教伎雲翻舞掌雪噴歌喉
誰會管疎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塵香重停
五馬紅牆月冷悄候千牛風流渾未厭奈珠沈翠
頰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
來有時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題取斷腸詞句
當我纏頭一剪梅云迤邐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

卷一 吳佩上

六 臨野堂

也有漁家酒旗挑出竹籬笆映朶桃花映朶梨花
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
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
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三春逐日聯鑣
飛鞚山北山南芳菲賞遍別尋幽勝記披襟直上
雲峯絕頂渾欲喚青天應誰道多生踏踏舊情懷
都來難稱十年回首交游嚼蠟功名墜甌除却枯
吟酒腸恭膽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苦把
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瀉長洪雪捲秋
空自憑天塹界江東北向投鞭南學楫多少英雄

開概話從戎夕照洗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滄
波量不得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熟之營沙人

正崖詩句

蕭詩字中素號正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爲
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斥削之暇間以吟咏蓋呂
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
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
雁云稻梁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埭堰菴訪澄初
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
友集南陔齋云媚心每爲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

觚臈

卷一 吳鳳上

七 臨野堂

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
池上丰神望柳絲輓桐月較書云空階蕙草遺香
佩小院榴花憶舞裝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
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
爲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
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鷄唱發心逐雁飛還東
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
艦數十俱籠燈爲鱗甲蜿蜒垂虹鈞雪間波光月

觚臈 卷一

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
達曙不輟傾英白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
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
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
連冶袂探花仗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
徧插竹懸毬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
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簾擬畫圖燦燦
遊人齊袂服盈盈艷女特當鑪豪門得賞熬山景
深夜寧愁涼露冷釣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
橋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寶玲瓏雕鏤雲

觚臈

卷一 吳鳳上

六 臨野堂

毋矜漁巧錯落珍珠美閩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
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鼙聲
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女牆弔月
啼寒慙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
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樂何事還嫌管卜疎
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過
雲流舞罷朱欄叢綺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
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
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響屨
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

梳香車競梳高髻稱浮道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
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舊侶遊使飲遊饌玉珍
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
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
有楊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閒吟聊備不風篇獨
看江秋蕭月白顧英白名偉以字行吳江之同里
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
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
詩而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為工故微傷於氣然
秋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

鳳脰 卷一 吳鳳上 九 臨野堂

愧為風人也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謔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人洛
紛紜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
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
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
間陳卧子作

逸老堂對

若中吳鑿家饒於費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
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為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

高未甚新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
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
筆書曰山川無念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烟衰碣
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
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珥戈待整頓乾坤
再來孟酒詞既悲壯書復蔚跂有怨家潛錄其語
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
夜撤去力為回斡費千餘金事乃已

秀門三絕

寒山趙均室人文淑工寫形畫金無粉本但咏玩

鳳脰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山中花草蜂蝶遇物成圖自得天趣其姑陸卿子
妙有文筆均善篆書淑精能繪事一家三絕吳
中以爲秀門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
王司馬帖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
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
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
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者梅村先
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

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饌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而加請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爾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闕出館俸十金爲贖乃附買船歸然所贖贖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其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覓薪李卽發罌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敗不可飲

觚牘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爲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爲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爲疎財敦友之報而岫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陶庵剛正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

切劇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其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庵變色曰黍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

觚牘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彙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爲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爲乎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

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久遙見雙燈前導有帕
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墮地蓋釋
氏親送也長而文譽日著膂力過人以癸未進士
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舉義旗聚舟師數
千結營長白蕩吳提督兵下吳江眾遂解散全家
俱溺於水易乘小舩艇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
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為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論
降不從竟磔于市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

願廣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
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
但五人為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
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
花前鷄埒豕圈小有萎妖輒曰五聖為禍吾吳上
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
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闕委雜
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
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
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侷或昇爇火

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
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勸跡滿徑松
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
之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
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纒易日用蔬菜而慈惠
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

願廣

卷一 吳鳳上

三 臨野堂

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
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
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
定士民數千泣雷不得因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
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
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澤著書自娛康熙乙
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
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
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
寂然矣

怨鶴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
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沒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
生方沉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問絕款
仆書床既而嗚咽為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
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燕鶴
亦飛去董若雨為之賦怨鶴行云白鶴復白鶴獨
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解不鳴亦不
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許解白鶴
長鳴行客沾裳白鶴淚垂一何琅琅鶴鳴尚自可

賦

卷一 吳賦上

美 臨野堂

鶴淚愁殺我解呼即來前念即愁苦儂不願封侯
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錢塘雨解

鬼誤

驥邨嚴氏為若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
宿其外樓敗檻斷橋積塵滿几客殊臆弱人靜後
蒙被而臥忽聞樓上蒙蒙聲心慄焉以為鬼來矣
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
影中見渺小鬼褰幃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
而裸跣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
則其家捕鼠狸也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用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
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膈膊三響柱忽間裂跳出
一緇衣雛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迹地疾走眾
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此然有聲以漆盒緘
覆移時聞寂啓視則化為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
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禾郡已
改服薙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
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顰蹙良久曰此大不祥
夫僧者薙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

賦

卷一 吳賦上

美 臨野堂

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
未幾徽人人禾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
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僧虎

會稽宋廿一者家貧少孤居日鑄山下其業樵事
母至孝每早起為母汲爨候母飯罷乃負擔入山
薪樵歸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其早餐比去日
亭午矣入山行里許一老僧坐道傍語廿一曰我
待若久矣若來何晏也子雖果腹如老僧之餒何
廿一不解所謂曰我素不與師期焉我責為僧曰

我期即若期若豈忘之耶余德甚請藉子為拄杖
子可乎竟起撲廿一背廿一不得已孫之行行覺
體漸重戲之曰黃面瞿曇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
大本空老僧與居士俱以未能解脫為恨母獨啞
老僧也且行且語其山中人刻竹為器者自高岡
望見之曰此非宋甘一耶易為乎負虎而走其擊
竹大呼虎乃自背躍下跨澗而去廿一驚仆澗水
刻竹者趨至問故廿一曰向者我視為僧不意其
為虎也微爾僅幾不免虎口眾視宋所着絮襖左
小黃土五點掌跡宛然右肩則爪透三分矣廿一

觚廡

卷一 吳佩上

毛 臨野堂

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業負販姚竹友曰人獸
之機轉於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歟

今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久傳于世我邑潘吳二子分類
作明史記成各撰今樂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復詳
解題三卷俱於被難時散軼余家易庵夫子亦潘
吳同志也貞白樓詩稿中有今樂府其辭曰權門
夫吹權門好官自我為笑罵誰復論嗚以爾輩以
北權門有竇恣出入南薄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
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羣犬信信失所依

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為嗚權椒山騰
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白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
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
回寧與夏會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拊此七尺
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
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
膽何用蚺蛇為山鰲錄存遺響以著題所自始焉

內外蛾述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
明新名在逆藉身戮家徒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

觚廡

卷一 吳佩上

毛 臨野堂

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啓曰覆巢之下已無完
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王
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
其言楊乃穉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
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
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
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內外蛾述
聞者傳為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
守而金壇王氏之孀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
肉仍享應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侯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後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輩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方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視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絲傳奇痛詆僧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讌招提是僧隅坐酌飲商聲窺視大怒亟辭之又不能

觚臚

卷一

吳觚上

五九

臨野堂

卽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旦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泣而來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嘉善柯崇樸寓匏 同邑吳景果易初 閱門人吳麟生式南 弟 景琦玉海 訂

觚臚卷一終

觚臚卷二

分目

吳觚中

仙根

事類翁子

沉香街

泥無身

小楊枝

佞佛

邵邑侯前生

觚臚

卷二

目錄

一

臨野堂

樵隱

鶴癖

借卧魚缸

史癡

白月

去年此日

桃花魚

蛟橋幻遇

吳充墓

爐中造化

吳介繁

白鴿紅豆

芥蟲

芋栗

科名異數

酒兵

釣叟慨言

藏金券

瘡言

木偶出號

笠澤古柏

羊珠

浮桶

水災風變

賦梅釋雲

黑漆漆

觚賸卷二

吳江鉅 琇玉樵輯

吳觚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澤側館於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服二字之半合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

觚賸

卷二

吳觚中

一

臨野堂

癸未進士明末為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而加媢侮則晒而置之其寓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蚩蚩然肩負擔而以吟哦黃蓮出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咏相示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贈友云

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鏗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耳

事類翁子

孫天開名循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自洙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醫身為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瘵改適於孫不半載而

觚賸

卷二

吳觚中

二

臨野堂

病瘵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士崑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臯臯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踰牆翫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為鶴甘帶也乃論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吞罪應罰錢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狸奴見其面空撲蝶俛仰可視遂令不姓捉蝶因此聖吏議罷去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汴游金陵院中一妓久而欲
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項歸乃廣購沉水香斷
為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純美錦製衣數篋裝巨
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若不復識項前通
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
堂昇床置其中闔院爭來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
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
我以世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
笑詎若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淨於今乃信呼

觚賸

卷二 吳觚中 三 臨野堂

僕出篋中衣悉裂之奮大槌碎床焚於庭烟焰裊
空遍城聞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
街

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為絕類桑民懼
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為伴家貧患病寄身枯
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
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臥客路清惟
有鶴隨

泥無身

觚賸 卷二

吾邑盛澤小孟頫名舜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

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榜所居綠曉齋曰
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將梁武鬚又曰闔歌喉
鳥衆人寡賄笑而花輪我巖常於若月首挽高髻
身衣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而長三
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寸見者皆指為狂性喜
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夕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
一遇年三十二而歿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
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
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為

觚賸

卷二 吳觚中 四 臨野堂

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
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
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
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拾與之掉頭不顧也蓬
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
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
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
問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

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姬門端坐而逝人問其死爭致賻錢婦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小楊枝

如臯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翁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斲淨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觴贖

卷二 吳佩中

五 臨野堂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統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月照詩人眾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遂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準提畫像凌晨必焚香誦咒

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伯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踴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唱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儿案食物為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

觴贖

卷二 吳佩中

六 臨野堂

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鷄卵問寅旭曰先有鷄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鷄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眾共服其超雋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寧人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

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爲男登乙榜
官至邑宰遂生鄧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乘
鐸青州適棲霞巖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
門庭無不認識四子命已物故惟孫女媡居髮且
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
貧悴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卽解組歸自
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桃花魚

吳公茲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
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攜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

鮓

卷二 吳風中

七 臨野堂

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
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
塲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選及榜
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翁山朱公拙修
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
詠夫蚤歿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第不知何緣入
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蛟橋幻遇

宜興許卽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
至蛟橋遇一女絕麗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

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
闕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
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
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
中金閨之艷幽谷之姝徧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
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疥且痔直
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悲率其諸姑姊
空集閱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
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
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手所刺

鮓贖

卷二 吳風中

八 臨野堂

幽隱皆實衆遂默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
闈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
稽往贖或與晰與理酬答泉流雖博者莫能難
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
瞥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
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
霧經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
鬟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卮而進山肴芳醪酒闌
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
我第二姊矣君雷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纏綿踰夕

倘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鬱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入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為凶室文山不之信設卧其於上牀寢焉夢一金甲神前來曰吾待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萬兩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子女適逢喪亂瘞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願秉公

觚臚

卷二 吳觚中

九 臨野堂

遜士勿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為明季學使者燦然白鏹悉如券數彙之南返家用以饒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槨充赭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纏臂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賈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為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溇可四五里許

瘡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毆死一僕即火其

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僕也卜索飲食餉以脂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聞小言必大痛垂絕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寬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懇焉樵厲聲曰尊畜敢言我乎夜半療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神詣陸臥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煎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旦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

觚臚

卷二 吳觚中

十 臨野堂

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銘者出治忽化異狀中為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高絲悉具稜角宛然咸謂之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橋李寶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為授徒地仲辭以

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敬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經月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衆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衾翻枕橫狀如殞

觚廣

卷二 吳觚中

二 臨野堂

蛻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開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昇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解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牕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介繁尚存常口道其異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黛膚蓋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金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爲下必有異持鉗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緣絡土中絲斷鉗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蜿蜒丈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木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苓

觚廣

卷二 吳觚中

三 臨野堂

苓者盈畚累榻或爲人形或爲禽形或爲獸形土人以鬻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晡欲宿於震澤之會濟寺既至艤舟寺前趨而入顧榜人曰少待卽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所償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爲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爲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白鴿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
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
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
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遊國變順治十六年小
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
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額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
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

魚腹

卷二 吳佩中

三 臨野堂

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耕殺已五
六歲因爲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紫纒
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同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
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
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卽模糊不辨近則能
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爲搜取
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
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
人爭取之卽沈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
頭尾瓶各二瓶質甚粗碎之表裏瑩澈如鏡是後
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
生草七叢菁葱倍常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或作
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
愚庵註杜定作芋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

魚腹

卷二 吳佩中

四 臨野堂

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畱宿具餐雜陳野菽中有粉
粟子和醴醴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
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嫩磨而澆
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
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飈村落
之家漂床沈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
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
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延議國事者爭

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
風濤大作明日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
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
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
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
焚惑入箕與南斗祇差一度箕主風故風力森疾
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
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益狂猛
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頽牆覆屋者十
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

觚賸

卷二 吳鳳中

五 臨野堂

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
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
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科名異數

常州巢儀部震林號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
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
次仍在一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
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翁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

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
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
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
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
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
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
生營謀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
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
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
也因備言紫雲事項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

觚賸

卷二 吳鳳中

六 臨野堂

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即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
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
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
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
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糜釀
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
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
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
依傍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
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蘂砧模樣只我羅衾渾

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為之絕倒。

酒兵

唐人有酒衝愁陣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余飲不能一焦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酒兵者矣。其詩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挾少年狂。痛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龍鬣遊波底。垂龍魂欲惺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浙。秋涇橋東初

賦廢

卷二 吳縣中

七 臨野堂

把茅婚嫁因之罄。裝篋舉陽對月月無光。一夜煩憂頭蓋雪。去年飄轉瀛洲城。閉置官衙類鴛鴦。主人獨酌羅浮春。高腔小隊喧私宅。令我酒不敢飲。霜娥夜怨無情客。長揖飄然信所之。西歸復理羊城楫。一椽初賃伯通廬。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時恰遇蟾魄圓。觸者狂懷興蓬勃。畫篋搜衣質庫還。瓶之罄矣那復惜。陳村豆酒買十甕。綠袖黃蕉隨意設。廣寒宮妃試新粧。雨洗鉛華倍瑩潔。微雲薄綴霓裳輕。涼颺細曳凌波襪。如此好景若不醉。天公笑我真癡絕。回筵狂客鼓掌起。若言適與同調

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捷伐旗標兩翼各張軍射覆藏鈎隨并刺齊賜馳稱祭幣一鼓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蹶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逢袁彥伯崑崙關破酒尚溫大笑三軍盡投憤蒼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奇何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兎量而後會戰必捷強吳勁楚壩箏空何有江黃與滕薛擊鼓絕喧未休驚起鄰翁罵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此今夕百年幾遇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

賦廢

卷二 吳縣中

六 臨野堂

請為贊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生小瘤如益因更號贊翁風負經世之畧兼工書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毫染翰淋漓子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書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安得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觀贊翁豪於酒而不沈酒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曰弄酒餘閒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剛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鳩吻問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中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白若天同一生傳

釣叟慨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異是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鮪廣 卷二 吳軼中 元 臨野堂

烏程陸士涓熊臣 同邑沈天寶竹西 閨
門人金雅珩蔡佩 弟 元瑤玉舟 訂

鮪廣卷二終

鮪廣卷三

分目

吳觚 下

姜楚蘭

雲娘

沉香瘞瘵

河東君

湯素晚

墨池

寐娘

鮪廣 卷三 目錄 臨野堂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棲梧閣

小鸞

宛在

張麗人

鳳曆卷三

吳珮下

吳江鈕

琇玉樓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閩淮陰與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貨之富幾亞郡焉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爲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特凝粧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麗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卽携至

鳳曆

卷三

吳珮下

臨野堂

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啟劉曰君侯牙樹名邦綬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披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筦鑰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旅南下劉惶懼出閱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帑濟鵬裘之困未爲過也願假崑奴速完邛遇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細載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繡帳間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

借老

雲娘

密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引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小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箭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

鳳曆

卷三

吳珮下

臨野堂

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卽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箬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艷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擊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叅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蒼符爾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

矣乃恣行不義玷我真素耶遂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為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觚賸

卷三 吳鳳下

三 臨野堂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藤蕪本名愛柳其寓姓志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靈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繼絕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

不辰墮茲埃埴然非良耜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統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呻吟倖竊科第者皆僉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盟僧之藪也能鬱鬱久此上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苒城陳臥子為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覲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維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會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

觚賸

卷三 吳鳳下

四 臨野堂

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各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魏科瞻學又於陳為先輩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為築我問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饒歲柳有春日我問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明月是愁端畫堂消

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
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菜之恨
方殷解珮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結禱於芙蓉舫
中蕭鼓遏雲麝蘭襲岸齊半合香九十九其儀於是
三泐薦紳喧鳴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紙彩鷁投
礫香車者宗伯叱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
春柳歸虞山宗伯曰為絳雲仙姓下降仙好樓居
少沈吟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
仙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
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

佩賦

卷三 吳佩下

五 臨野堂

充叔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久晤對所云爭先石
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基蓋紀實也宗伯吟披
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畫看餘
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緝閱雖縹緲浮棟而
某書某卷指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
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
朝耆舊宗伯赴召旋呈史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
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閣
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帔出與酬應否則肩筠
舉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彥莫

能屈之宗伯殊不前憲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
常戲稱為柳儒士越十載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
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雷連唱和
望者疑以為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
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
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影影窺簾映蝶上釵
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
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窓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
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塵尾風床
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

佩賦

卷三 吳佩下

六 臨野堂

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
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
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婿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
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
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
伯舊有所負臬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
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亾人奩有薄貲雷
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
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為宗人曰昨所
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

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資盡矣誠不足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炆羔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屬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圍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

觚賸

卷三 吳觚下

七 臨野堂

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君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縶絆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給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觚前柳

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醮終身以之卽奉雁牽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甯雲中饋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畫軫文楸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亦悲艷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鬢入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看案未輪鴻與耀只愁時事正紛然

觚賸

卷三 吳觚下

八 臨野堂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鍾山秀才浮渲梳頭凝粧特妙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傲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畫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昧娘

昧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閭閻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爲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爲率各以鏤金牌記

之其錦韜玉軸者為最品昧方四五歲性聰良善
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昧即指
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
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齷作花鳥小圖工刀
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艷盈
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嫣然善昧故其母
氏更畫奴名為昧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
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昧與父母夜飯罷畫楹
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昧方研
墨濡頰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養於鄰側醉香

佩牘

卷三

吳佩下

九 臨野堂

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
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昧倉卒入內閣取
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
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備繡以佐
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為灰燼亂稍定昧
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昧泣然曰吾家世業隆
大不幸蹈於離亂焚燒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
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
為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
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

聚耳父然之為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
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
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
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
以癩疾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昧娘視昧
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
姓之叔嫂生故世曾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儻
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
處間寂日以事請見昧日吟口歛肩攝足以意挑
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昧之臥室去倩之臥

佩牘

卷三

吳佩下

一 臨野堂

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且晚不下樓
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
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
女從邀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
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
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
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
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
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足愛也擘昧左腕低扇
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

鬢髻閒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昧之右肩昧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昧問香遠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昧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昧知倩之賣已也頰頰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耻昧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昧之至將市穢於昧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懌於昧而爲生計益深一日昧娘曉粧方竟綺窓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暈是

觚賸

卷三 吳觚下

臨野堂

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昧拾往連屣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昧急取置鏡臺鎮紙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昧止之不能悅悒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昧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

日拆齊始涼金風初扇浴荷零香庭草淒綠昧孤坐凝眸惻惻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緘重重發緘而觀則薄赫蹏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煇無夢問韓香錦絃舊瑟調鸚鵡南酒新釀憶鵲鵲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昧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滿

觚賸

卷三 吳觚下

臨野堂

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髮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鳳花細鞞忽見昧以昧至意必有令移席駢坐爲昧整髻上墜釵昧暈臉潮紅巖容噤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可始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澆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藥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

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敬獻再拜而起
倩以好言固畱不許時舜承已成小築昧之父母
將欲迎昧昧適歸驚喜道故昧所不悅於倩娘者
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為生婚於王氏自溺
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
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昧而不愜其願故揚
紅賤之詩以誣昧使聞於昧之父母因而求娶閱
歲餘倩以他事至昧父母家起居外並為昧議姻
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昧父昧父無忤色因
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昧母耳密語昧父

佩勝

卷三 吳佩下

臨野堂

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禮
昧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昧至宴
爾之夕銀缸斜照繡帳高張夜闌撒粧流盼見此
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昧大號慟絕而
後甦問香馳走驚呼昧父母至昧悲極不能言良
父昨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抹解然伉儷之際非
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着無間鎖愁駐恨如不勝
致君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昧以歸生之父
母窮悍極虐素知昧之不禮生也為盛怒以待昧
昧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

給家食為覓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鄰女見黜其上
昧愈不禮生大慍昧叱詈之聲達於庭戶昧支
願語生曰薄命之薄卿竟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
此何鬚何眉無耻無禮我死為鬼爾生尚能為人
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而流血被肩維時明
月入戶青燈熒熒昧睜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
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
窓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
裂帛盈尺和淚為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為吾送
易氏爹娘書畧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

佩勝

卷三 吳佩下

臨野堂

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
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蕪散志籤圖將謂結禱名
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
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淫我素名織彼妻計
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
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
為沈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蠶勺
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
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譙鼓斷續女於斯時
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窓

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
園隨伴。踏青如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御馬。
宛絲稠雜。諧笑爲謹。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
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
以窺踰。失意遷怒於女。管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
生理。爰令丫鬟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次。
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
膏。紅葉窓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
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
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

鳳膽

卷三

吳鳳下

五

臨野堂

自愛無以女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
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
矣。孟光同隱。未得是人。弄玉俱仙。徒爲虛語。獨念
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逸矣難再。梅花猶在。額
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
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昧父母得書。憤駭
長慟。而至則。昧已縊於前軒左櫪間矣。生與父母
俱逃。莫曉所在。昧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昧於兩
楹。而以問香歸。蓋昧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
雅。而幽情如絨。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

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
於性。故寫倫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
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紉無托。紅顏非搗才
豐命。壽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
日。忽有豪士。載髻拳髮。紅巾綠纓。跨劍躍馬。而馳
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之門。排門直入。豪止
馬。板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
前。傾血糊模一。髑髏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
年午溪盜亂。倚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爲昧冤
之所雪云。

觚膽

卷三

吳鳳下

七

臨野堂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雁公女也。歸我邑。爛
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
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
泊無羣好。幽閑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窓時。
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
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
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
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
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

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夭吳名徽字似音

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為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為其驅使即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滅獲無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為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

賦

卷三 吳鳳下

七 臨野堂

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為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足供餽粥俾纍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為之泣下已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為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日勉之自愛新婦將為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一金氏死閱月同里諸君子為位於崇義寺

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棲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棲梧閣世遂稱為棲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艷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旬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尚勤操觚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為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鬢玉屣蓮臺月半鈞趙鬼

賦

卷三 吳鳳下

八 臨野堂

西京誥漢賦阿兄東閣歷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芳樂笳吹碧麝秋咏南梁云同泰齋中拜佛囉壽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噴萬卷多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友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臺城放橐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花妍寶帳朱簾裊蕙烟鞦韆飛衝朱雀路軍書壓損繡牀邊嫦娥入月昏銀鏡御客還家碎錦箋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鳥聲荒臨城悽愴填官曲辭廟倉皇聽

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死君才華絕艷子女數人無不具有彩筆而小鸞字瓊章者其幼女也鸞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時銀蟾漾影金粟凝香灑灑既寒漸成清滴死君口占一語曰桂寒清露濕鸞仰應聲對曰楓冷亂紅凋死君驚其敏慧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詩詞附午夢堂集行世

死在

顏芳在之妹死在適吳興貴公子其性蠢愚偏多

觚臚

卷三

吳觚下

九 臨野堂

忿忌每出則鑣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煖花芳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禱而後意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余見其遺稿二絕句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燼不成眠梧窻坐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點然黛痕消滅兩眉峰強起臨粧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似此愁言讀者尙堪腸斷况括管之人乎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

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

雙稱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

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于是二喬

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

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

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鬻離且已委

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于入他人手

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

於邨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

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

觚臚

卷三

吳觚下

三 臨野堂

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于勢者王何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識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嘆者出焉能不爲傳書之柳毅乎

武進劉得清靜夫

同邑黃

容圭菴

閱

門人周日煥東曙

弟

景竹城

訂

觚臚卷三終

觚賸卷四

分目

燕觚

朱圜墓表

請鄭

西園蘭石

延平女子

杜亭

劉將軍

李侍御

癸未榜

鬼徒

半仙

驢孕石

粵藩豫定

再世婚

圓圖

觚賸

卷四 目錄

臨野堂

李峴六

水樹

姜郎

琥珀案

竹垞詞

碧血

三別號

程公引

福壽難兼

服禁

晚遇

燕京元夜詞

五經中式

觚賸卷四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燕觚

朱圜墓表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勸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

觚賸

卷四 燕觚

臨野堂

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明碑已巋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圜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惟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請鄭

潘稼堂未遇時常遊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

柯同鄉鄭文翁少年善謔以潘風有高尚名口占
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蒨
薇云云潘卽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
西心事違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着繡襦歸每
句隱一事諷鄭予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雨昏紅壁
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泥
人西園蘭石猶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
絡暗塵

鮪臙

卷四

燕風

二

臨野堂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贗爲巾幗之語書以媚筆
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塚莊
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
短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
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
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
何異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
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
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殫登輿腸斷西陵之

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
百疊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編今日滴血濡
毫緝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
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
羶車去不回紫玉青陵悵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
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沉
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人夢來教兒忍
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
道臨時死亦難強爲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
髻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
於沂水縣塚莊驛舍

鮪臙

卷四

燕風

三

臨野堂

杜亭

德州盧世淮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著
杜詩胥鈔役竣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
成

劉將軍

劉將軍縱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
起旋廢畜健兒戰馬雖家居參養如平日黃貞父
令進賢將軍欸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
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

呼供前塵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利可惜耳言已歛歔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濟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作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

鳳騰

卷四 燕解

四 臨野堂

解者書牘盈案李槩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覲生乎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

濃借捷而榜中復有一玉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並為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勝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慶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端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翁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昺探花張豫章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鳳騰

卷四 燕解

五 臨野堂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窓榜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窓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日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彼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

寂無所見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
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
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
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各馬成龍也梁司馬清
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八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
片紙寘燭檠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
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李因
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
顛

觚牘

卷四

燕觚

六 臨野堂

之倒之大可笑也眾為拊掌久之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
至京邸去彰義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
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
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
石個人云乘熱取置麥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
之果然

粵藩豫定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

觚牘 卷四

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
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有月臨波
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
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
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
見忽 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再世婚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
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
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
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
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
之蓋入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床南面
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眾方匿
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
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
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
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
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
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

觚牘

卷四

燕觚

七 臨野堂

觚牘 卷四

四一

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鷲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訛非分意牽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

鳳脣

卷四 燕鳳

八 臨野堂

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櫺盪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傾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

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乘佐觴圓圓亦在擁統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纍纍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端受服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吝君侯以田寶之親坐膺綬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

鳳脣

卷四 燕鳳

九 臨野堂

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屨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蕩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縲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主為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

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
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
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
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芾之服從以香
舉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
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
於乘鉞演雲垂旒洧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
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
欄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
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美梅村太史有圓圓曲

觚賸

卷四

燕觚

十一

臨野堂

日鼎湖當日棄人問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
皆縞素銜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
天亾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筵
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
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
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
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
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
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

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晷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
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
書抵死催苦畱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
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人邊粉絮
看遍索絲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
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
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
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相紅
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

觚賸

卷四

燕觚

十二

臨野堂

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
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
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
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
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
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
自啼榭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
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
詩史微詞也 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

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
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
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
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
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
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
千金之聘流離契濶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
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昨土威
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諸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
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

觚臚

卷四

燕鳳

三 臨野堂

於繡榻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
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
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如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
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
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
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
大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
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鑪經卷自隨延陵訓練
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
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

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
禮焉 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
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艦接軫俱
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
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
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敗心淨域晚節克終
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師臙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
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窓間其弟方寢

觚臚

卷四

燕鳳

三 臨野堂

見窗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為賊呼冠出共攫之
無所獲因攜燈扁室其弟忽仆地為鬼語曰吾欲
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
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
六卒

水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
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斲之輒水出如注飲
之清甘駝馬亦給抽亦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
名也

姜郎

玉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
服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囀吳
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
投吳攜歸締盟密逾伉儷時有十八公風流榮達
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
人間麗姝皆為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
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借繡以
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簫鼓官船暫焉日別長慟
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揣稱玉趾製雲蘭

觚賸

卷四

燕魚

十四 臨野堂

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屣十瓶纏攜纏負
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
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覲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
繡聞之輒為向隅泣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憐交
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惹
貴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
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
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
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
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

客以五花之裯至或輸錢而僦華屋或秩俎而進
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
陳華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
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
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琥珀案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
琥珀琢成而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
寸亦以水晶為之貯水蓄金魚數頭殊鱗碧藻恍
若麗空見者歎為奇器

觚賸

卷四

燕魚

十五 臨野堂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端攻於
詞故指事肖物有從韋之工無雕繪之迹即其裘
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適情所托非若淺斟低
唱滴粉搓酥崑引紅粧為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
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
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
之始又過焉已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
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
一闋云緯蕭截水見半濠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

歌漸少。滿屋香穗魚師。飯新炊後。任欹斜。擷頭
 船。艤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入跪雙螯都
 利。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閨塘。蓼岸。描成秋
 意。須愁解甲隨湖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
 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遊仙夢。
 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栖槐影合。隨分小園堪
 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
 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
 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
 際。習蛛網。簷牙。筠竿樹底。為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觚臄

卷四

燕觴

六

臨野堂

玩兩詞意。豈繁懷簪綬者。迫其入芸局。典棘闈。珥
 筆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鈿
 一朝釋褐哉。

碧血

嚶城黃陶庵先生為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
 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
 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
 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澠邑試。是夜。家
 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嘆息者。已未歲。余
 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即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

儒名試。試時忽有風掣其卷。恍惚問先生入夢大
 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為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
 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
 極似。余從遊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
 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
 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暑必肅衣冠。雖
 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
 大司成。遂絕不為。昔李九我為南祭酒。亦然。蓋先

觚臄

卷四

燕觴

七

臨野堂

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鑒人。凡
 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擢。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
 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
 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即飲闌寢。倦從無釋。
 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
 圃。榱桷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
 門者。翛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
 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宮詹自指曰。
 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忿。而宮詹方
 在盛年。遂為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

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游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燹其首仆久復甦迫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爲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廉

觚賸

卷四

燕

二

臨野堂

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君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獻上之獄必乎而輸臨以權勢不爲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道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 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 鑿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

無帑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騶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福壽難兼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爲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丁丑子宸繡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歲 御題百歲壽母以賜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一夜數十起旋卽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羨慶稱爲萱瑞不踰年而宸繡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

觚賸

卷四

燕

无

臨野堂

歿於己卯五月禱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奚極言念及此壽母雖存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從京邸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遠嫁維揚夫人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婿家以女病告倉皇買舟抵揚肩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慟而出亟命輿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按笄自刺已死輿中夫幼育儒閨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述道命遭至不欲生何如綦縞者流及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

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即現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服禁

宜興任葵尊弘嘉性儉樸而貌恭謹玉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 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啗焉嗣以考選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為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猓孫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

卷四

燕

臨野堂

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為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慙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

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 聖駕親征葛爾旦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 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

鳳臚

卷四

燕

臨野堂

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屨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瞻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謄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

辰俱成進士登詞苑蓋特典也比來咕嚕之家以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於風簷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颺今一利之內兩獲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戡天下為尤盛焉

宛平陳于王健夫 襄平張景蔚借亭 閱門人李中德子峻 姪 希文范若 訂

觚賸

燕 觚

臨野堂

觚賸卷四終

觚賸卷五

分目

豫觚

訓吏名言

鳴鈺薦試

除夜覘士

呼名批頰

潛竄衿錄

李通判

淡如

古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蝟

孫家庄

警驢

雲蟲

觚賸

卷五 目錄

一 臨野堂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觚賸卷五

吳江鈕 琇玉樵輯

豫觚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觚賸

卷五 豫觚

一 臨野堂

鳴鈺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闕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伴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泐我為諸子不

敢致辭遂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饜食畢諸子告退必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鈺結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鈺如警報者隨關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然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視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

觚賸

卷五 豫觚

二 臨野堂

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關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規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凄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昇酒麩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窳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

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類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

觚廣

卷五 豫觚

三 臨野堂

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

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軼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詰乞其搜示冥冊神輦覺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擲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日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費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觚廣

卷五 豫觚

四 臨野堂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閱若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闔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遍憶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語語問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

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骨與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看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蹠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

鳳騰

卷五 豫鳳

五 臨野堂

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玉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牟之間水月庵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

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緡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伺鍵遇誠者始啟觀焉

鳳騰

卷五 豫鳳

六 臨野堂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奪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紙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紙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云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錕鋸搖動星辰氣鞞鞞沈涵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

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餘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上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

觚臚

卷五 豫觚

七

臨野堂

雷雨有妄意掘發水盆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鉅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破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迥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卽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爲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廸爲雷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朶又賈晁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觀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而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

觚臚

卷五 豫觚

八

臨野堂

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爲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雷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爲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編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嘖茗一椽之餽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浹旬喧譁歲以爲常土

人以其是殫其菑灌之工。用資客賞。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餘。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蔭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眾。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宅接壤。余日躡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觚臚

卷五 豫觚

九 臨野堂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樞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熬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觚臚

卷五 豫觚

十 臨野堂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閩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縹紗
醉仙桃	金輪	藕絲霓裳
出鱸金	金玉交輝	綠衣含珠
界破玉	斗金	紫羅欄
斗珠	無瑕玉	金不換
黃絨鋪錦	白舞青霓	琉璃貫珠
磚色藍	出水芙蓉	白雪錦繡
一疋馬	千張灰	栗玉香
		五色奇玉
瓜贖	卷五 豫觚	十一 臨野堂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丹鳳羽	軟玉
	蜀錦	笑雪烏
	雪魄蟾精	麝脂樓子
	菱花晚翠	花紅剪絨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綠水紅蓮	十二連城
次品三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奪元	墨魁	綉素妝
瓜贖	卷五 豫觚	十二 臨野堂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奪萃	天香一品
	獨勝	羞花伍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勝嬌容	嬌容三變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		
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		

色亦如之。綻蕊結繡。曲下垂。二紅金妍。難第甲乙。一正馬色。紅有以正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字。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外出。金娟媚。娥媚。艷金海棠。枝餘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

瓶勝

卷五

豫風

主

臨野堂

遺種。墩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買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

時代謝有數。後小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雒。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矜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子身無件。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憮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覓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

瓶勝

卷五

豫風

主

臨野堂

凡肩背胸臍。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卽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通。甦時。蒲圻黃岫雲令祥符。勸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鷲。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

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豎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爲巨人擲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門入天矯倏忽破屋而逝棖榭薨棟挾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爲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解脣

卷五

豫風

五 臨野堂

警驢

閩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爲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人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爲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

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剝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醜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劊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卽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劊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欲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井

觚賸

卷五

豫風

六 臨野堂

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潏然瀰空遂成密雲山中人稱爲雲蟲

尸行

頴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闐然枕肱注日忽於燈次見尸蹣跚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倚尸尾其後繞階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追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抹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夔賸

卷五

豫夔

七

臨野堂

頃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遭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閨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

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票帖一幅示王金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為誰隸初不答三

夔賸

卷五

豫夔

末

臨野堂

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寶四者沈丘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媿期夢黑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脯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鬚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黍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

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磴將舉磴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潘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磴腫如盞旬餘而愈

秦大漢

觚賸

卷五

豫

元

臨野堂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飼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獲秫稈於市每擔四十網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疋疋尚不掩蹠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怡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板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凜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鄂陵王公相繼徂謝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民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泰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

觚賸

卷五

豫

辛

臨野堂

人皆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踞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話其事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繙閱常至夜半乃就寢暇則飲酒賦詩與幕中諸子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為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既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羽冲先生攜余

就浙試偶得烟樹隨胎走漁榔維渡聞句於湖中
外父頗領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証倦於翰墨事既
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較凍水通鑑為之
標舉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
與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
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

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决鹿
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
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銷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
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

觚臚

卷五 豫觚

三 臨野堂

夫弗為之所為余投筆誠曰爾尚以典常作之師
其毋採華墜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
繪風鏤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
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
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入
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裕平獄之政次第修
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
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閨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
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
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閨衲之所為以畢我

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芥
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
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
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
無以為菽水權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
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為人子者其
可不惕心於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

觚臚

卷五 豫觚

三 臨野堂

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照射室內纖物畢
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
爪破牕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電尚日不寧不令今
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即置
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膈膊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
忽於堂梁之中拆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
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二花而差小一碧一
黃相去各一二言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婿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
韓郎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
毀婚而終女于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
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
情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
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
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
於今

沈丘劉 璞石友 項城閻 湖公融 閔

觚賸

卷五 豫觚

臨野堂

門人張 洽淡庵 甥徐德藻陸雲 訂

觚賸卷五終

觚賸卷六

分目

秦觚

兩大文章

蔣山傭

秦將禮客

榭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鬼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湄幽婚

觚賸

卷六 目錄

一 臨野堂

栗兒

牧化

空中黃繖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鼻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金蝦蟆

飛浮石

亂書

高宮簷

鳳牘卷六

吳江鉏 琇玉樵輯

秦觚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為榮。臨之
斧鉞不為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
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 皇朝摘華
之彥。墨跡蘭臺。捍圉之才。蜚英麟甸。如近日李徵
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
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

鳳牘

卷六 秦觚

一 臨野堂

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
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
得允。其詞奏為。徵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
血。陳情。籲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
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
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翼
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勿採虛聲。先後以
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
督撫。促臣應詔。赴京。以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

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
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
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
女並無。母子熒熒相依。為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
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
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
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
所生。指為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
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
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

鳳牘

卷六 秦觚

二 臨野堂

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廻西景。以無期萬一有
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
之絕裾。自忘其母。夙木之悲。何及。辭壘之耻。奚償
卽。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
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
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
然母子。飲泣向隅。專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
臣去。臣敢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
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
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

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陞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竇敦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而日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

觚賸

卷六 秦觚

三 臨野堂

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存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遠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人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酬報君俯延諗母欲雷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葉方伯映樞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樞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

觚賸

卷六 秦觚

四 臨野堂

大堂朝服正坐自劾其詞奏爲臨難瀝血陳情恭謝天恩事切臣一介豎儒倖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已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劫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耻苟生此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又遠在原籍其餘二

子年未成童。熒熒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
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道。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
或可作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
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
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
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請通政司衙門。資投臣謹於
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
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
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

鳳麟

卷六 秦鳳

五 臨野堂

捍圍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負七旬
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
算如神。兵威丕振。么膺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
忍死須臾。以視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
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為
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為福堂。而係頸自甘者。
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傭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峰三
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

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向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
覽其遺編。別為一格。豈誼切淵陽。不覺語之工。而
思之。更歎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
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
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
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亾友借觀。中
卽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
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
兼叨下問。觀書杜史。不為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
鄉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

鳳麟

卷六 秦鳳

六 臨野堂

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陟危。方
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
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論。言烹弘羊之
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
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
臻。以今所視。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
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
納規。造鄰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
簡奏功。然後為千秋全璧之獻也。聞輔荒涼。非復
十年以前風景。而勳勳。煩武畧。飛芻輓粟。

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濯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上幽樓。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所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時。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

觚牘

卷六 秦觚

七 臨野堂

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崎嶇。往往類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畧將軍。皆秦人。勲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人見多在堂內。書堂麗篋。八人肩

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謙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返。勇畧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偽職來歸。勇畧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後轉出。遂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畧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後嚙嚙歸館。易稿更呈。率以爲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爲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

觚牘

卷六 秦觚

八 臨野堂

是知風塵延攬。卽功蓋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榭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頤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榭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爲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存古諺。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視。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下。剩得南天萬里閑。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沈淵底魚

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鈔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
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
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木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
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
二伯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而居之雪木
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壺天者
數晨夕矣五陵同多勝槩而杜曲為最所買精舍
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

賦勝

卷六 秦解

九 臨野堂

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為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
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郊坰
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
於水田麋鹿遊於苔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
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秋則霜葉
醉楓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烟霞之娛日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鸚谷鳳原豈足方比老李生坐
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
食而長子孫唯有借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
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未易即致

存此書以見緇衣之好槃澗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為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
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使祭告西嶽徧訪名
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
關中三李不如一康錄其少秦莊襄王墓二首而
去康譽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斐英
馳藻望重三雍已卯歸試秦首以第五獲雋觀乎
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
有同符蓋其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賦勝

卷六 秦解

十 臨野堂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
始末走書頻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
往盤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
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
與五官中郎將堂裕典議郎張訓傳說太史令單
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
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
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
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 神龜元年以王

彌劉耀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
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
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
石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
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
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
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做歐
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
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
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

觚臚

卷六 秦觚

二 臨野堂

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
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及
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
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
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
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
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
華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欄本庶幾稱善焉
趙子函名頡啟禎問孝廉蓋原人所書有石墨鐫
華按此和在熹平後錢收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

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祿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
景龍觀鐘銘爲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搨者必塞
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推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
簡雅書法適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
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
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敎滅咎在於希聲景
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闕苑
圖形但名在蕤林而韻停霜虛朕翹情人素締想

觚臚

卷六 秦觚

三 臨野堂

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
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耶溪集寶麗壑汝珍
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壺翫
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
靈音鎮入鷓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鳩鵲之闈聾
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鐫
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
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
廟旁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
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其後欵爲景

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郟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人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高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醮錢鑿石蓋亦去思遺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

麒麟

卷六 秦賦

臨野堂

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雌雄其孽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關中余至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風好既諧偏隅相室因走役候之其復書

云才到鵜鴈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子服猶緇伴羨馬上之鞭中多毳毳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悲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解艇尚抑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嶼惻澤邊賣去琴書行吟於汨羅

麒麟

卷六 秦賦

臨野堂

江畔辱藩侯之招簡今楚南方伯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備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亾百劫幸畱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閭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首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遄征一至於斯亾無日矣顧長武者割外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於奔命歲儉而苦於頒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更且賦通萬千只皆為鶴授受類玄黃

之戰前者已傷。電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受則明明民欠。難逃指擲之條。受之則纍纍帑資。立蹈考成之罰。昔僅憂生於瘴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消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頗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簪柑。閱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伴冰無。迨泮之時。尚客擷。箬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

觚贖

卷六 秦風

五 臨野堂

被嚴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借兄人雜。老米三餐。迨弟居。豆。芽。兩頓。記與君京邸有老米三餐兩豆也。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出水能飛。子有句云。狀類原鷄。殊少肉。試。甫。踰。時。同乳。燕。未。全。衣。其。味。頗。佳。踰。時。則。不。出。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非為豐。圖乏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囊底。餼。即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

觚贖 卷六

種顛毛。怕聽銅琵琶。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諗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即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柱。日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蓋亦有預兆焉。

觚贖

卷六 秦風

六 臨野堂

未盡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模糊。蘚逕平。人家只隔水。冷泠白雲不解龍。從出。遠却峯嵐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籜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嚴密深靚。可居馳

六九

裝欣鬯者即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為余言之。

筠涓幽婚

宜君楊筠涓素蘊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涓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款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良耦未諧蚤歸泉壤然誰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幃以成委身之願筠涓性本清狂遽近權之衾稠縷絳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勗之筠涓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

佩賸

卷六

秦佩

七

臨野堂

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栗兒

蒼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栗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艷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栗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閉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栗名上刺史署為侍視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與至極絃栗輒攜小後貌以從拂石几藝名香終奏氣氲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栗唇恒沾墨藩蘭餘

佩賸

卷六

秦佩

六

臨野堂

生新月半窓清簾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栗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栗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酌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黻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幸麟檀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沈水相以輕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

粟曰嚴霜之云汝因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綬入境而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撲脰腕欲拂公子願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遙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爲圖小像以誌弗諼粟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看時小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殺而抱影南歸珍爲夜光以終此生者有知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袴

觚賸

卷六 秦觚

左 臨野堂

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衮衮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纏繞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鵠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詎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收化

觚賸 卷六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陂偶與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迺視之但見其口爛出如縷俄有青燄從喉間吞吐不已閱二時燄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駭以爲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其事

空中黃繖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爲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

觚賸

卷六 秦觚

辛 臨野堂

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收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齧者奔奔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紊匹羈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

七一

為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立
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
刻云此鶴為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
雛今是山途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上中南方地溼蜂多在
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蚤蜂亂
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
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為枳椇其實拳曲如老人杖
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

鴈脂

卷六 秦鴈

三 臨野堂

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遠樹而喧則
見其亂燕以臨江唧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
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為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鸞為水鴉兒早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
頭眼睜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鴉也春
晴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金啼鳩可知
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羹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

孟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疎翠斑斕中有古
文莫能辨識田者蒙以入城醫部席姓出千錢易
之福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羹也古文為祖下二
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彝
獻因錄其子於邑贊

早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齊劉伯溫早春詞喜見
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早早草先生
早草謂羨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
奉先散賑東鄉有以羨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

鴈脂

卷六 秦鴈

三 臨野堂

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
草惟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
野獻羨藜為早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螽蟴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
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
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
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
然頗謂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信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開樹杪颯颯聲風雷驟作羅生聞戶少息出遇一僧毳毳披髮覆被肩而布納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團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拈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其酒既再行僧曰寂

觚臚

卷六

秦觚

臨野堂

臨野堂

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遭茲神異我將從師爲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籠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浪湧泮

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爲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吐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若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爲壺餐之報因傾小甌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慶那十五鬼井奇禱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聞日依然身在嶽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九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

觚臚

卷六

秦觚

臨野堂

臨野堂

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戌磨之藥化火發屈戌鎔爲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圖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爲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卽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明月如畫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仰片呼曼俄而吐一

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嚙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在曼入首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眾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擊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筆斃曼埋跡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

珠爲之

卷六 秦風

臨野堂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爲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滿

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罇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蝦蟆以爲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爲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歲出浮河

飛服

卷六 秦風

臨野堂

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札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此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關偶詢他事此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塲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爲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爲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
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
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蒲城原于辰宿伯 白水奚 湛清修 閱

門人惠 宏仲舍 男 昭威輦 訂

觚賸卷六終

觚賸

卷六 秦解

臨野堂

觚賸卷七

分目

身佩上

五章

小本自起

六貞女墓

炎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雪遺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觚賸

卷七 目錄

臨野堂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墳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浚濠得碑

西園瘞燼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脈廣卷七

吳江鈕 琇玉撰輯

粵風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削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

脈廣

卷七

粵風上

一 臨野堂

必殞雖在穀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盲苟共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奉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榻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陂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為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已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木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翠偏反如鶴羽襍穢勢將飛翫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溢茲土故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眾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脈廣

卷七

粵風上

二 臨野堂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為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迨於湖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妝儼然其家合塋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雲應為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凡石磁器羣監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存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睽日伸頸微存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淨水不溺羣監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各主其一康熙甲

鯢贖

卷七 粵風

臨野堂

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士史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

流落而終

雪溝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小若啣枚蔽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

鯢贖

卷七 粵風上

臨野堂

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甕與飲丐者舉甕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甕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甕無醉容而孝廉頽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

涵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奇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丐，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日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履。

廉賸

卷七 粵風上

五

臨野堂

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畧涉詩書，就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眾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後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徇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

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寸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丐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煥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

廉賸

卷七 粵風上

六

臨野堂

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方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資，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

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麗徹簾外視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句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令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

鳳巖

卷七

鳳巖上

七

臨野堂

荒池洞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爲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潔

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婿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若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深廬中聽者有月笙雲歎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爲刻逍遙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卽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

鳳巖

卷七

鳳巖上

人

臨野堂

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邇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燕饗嘉勞贈答儀文縛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爲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深廬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

遍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當在岳湘未字孝先時岳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梳麩柳酒而外又有榨糖占城國東庸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榨其本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餘似檳榔葉似蒲葵三四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穗同莖香朶紫累揉其莖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取熬成糖較蔗霜更為甘瑩然必成於花時僑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觚臚

卷七 粵觚上

九 臨野堂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閏辛酉到甲戌之閏五洪潦侵龕意將茶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為言合山禪眾夢亦如是致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日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即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牛卧牀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歎耳南方僑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與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馬塞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塵鄉遂無不有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

觚臚

卷七 粵觚上

十 臨野堂

氏殷人之以松以栢亦猶粵之以榕也 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纜投於

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
狂謔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
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
來人間惜汝妙心傷失怙悲慟而亾今假其宅舍
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
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
持版入見肅行曲躬不愆曩儀縷指輪詞猶誌陳
牘宰爲順天劉肇現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
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
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

觚賸

卷七 粵觚上

十一 臨野堂

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
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爲歎異贈以多金已
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廬而老樹之產於
幽厓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
之家搜剔遐險置爲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
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
尺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散
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翫

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夭矯夫天之
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
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
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
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
名所由助也維揚吳蘭次爲吳興太守有詞云把
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
夕諷咏四壁皆書三語時因目蘭次爲紅豆詞人

觚賸

卷七 粵觚上

十二 臨野堂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爲莊頭村家以菽素馨爲業
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
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
縣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
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
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膩籠月微
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
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醜錢捧土葬之
白雲山梅坳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

相問爛然如錦是日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狔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末生曰盞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囑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為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為丞音區山之巖洞為石音勘水之磯激為泵音聘蓄水之地為迷音泔通水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匝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仄隱身

韻

卷七

粵韻上

圭

臨野堂

忽出為呶音或截木作塾為不音墩橫木上關為門音拴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葦以茲作茲以悵作張以閱作閻以覘作覘以曷作曷以聞作奔以隣作隣之類幸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銅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鴛鴦塘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親詣虎丘相地墓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為鴛鴦兩字塘上歸即

自到遂合葬焉吳人稱為鴛鴦塘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嬋娟事可傷閨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紫鴛鴦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不見哉

韻

卷七

粵韻上

圭

臨野堂

兩海賊

周玉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繪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榜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鷓鴣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

潘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匪命聲勢大張
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
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
令王亂而去可喜開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
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
時尚潘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
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
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

鮪贖

卷七

鮪贖上

五

臨野堂

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
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
甚眾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
民乃有寧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玉閣
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
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鷺卵連下六枚闔室驚
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鮪贖 卷七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
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
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
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
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
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
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積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
似詩似讖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

鮪贖

卷七

鮪贖上

六

臨野堂

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
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
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
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
怨愆放言訕上有 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
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
巡撫金僑交驩僑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賫詔至廣
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
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
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

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骸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為潘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海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偽周會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

觸臍

卷七 粵風上

七 臨野堂

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杯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刻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補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

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列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艷稱焉

廣東月令

觸臍

卷七 粵風上

七 臨野堂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
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蕨拳輸粉	魚苗生
蜺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杜若芳	石叻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垢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鯊入山麓化為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鈞訃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蘭

素馨結為燈 薤田浮

八月 風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鷲

翻風 黃柑分指 河鮑乘潮而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閤 八蠶之功畢 嶺梅

瓜贖 卷七 粵風上 九 臨野堂

十一月 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黃雀復為

桃李花 鷓鴣蔽葉

十二月 魚 巖峰聚翠 瑞香霏雪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

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畧

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

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為廣

東月令迺知炎陬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
早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
愆而婉諷揣斯眾感伏額殿鈴其詞曰陳為密雲
錮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過隆聖天子之知得
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
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惻痲應未懸殊
夫蒞茲土者未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
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
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
瓜贖 卷七 粵風上 三 臨野堂

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
願始覺說痴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
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分一路蒞屋無餘光詎
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伎草環生
藥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懸
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詭欲爭行蟻射潛飛
中含沙而誰郵鯨吞迭告置漏網于弗聞以致魚
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
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鄰緩視蓋思孺子入井奚
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黠靡申慘捐生而刎頸

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
 僅疑香于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于空庭
 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
 徧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于故人豈熱語遂
 鎔冷鐵不然投金溺于暮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
 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
 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蓋桂之性未泯俟矣歲將改
 籥持筇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
 倘一日者元龜協十名對楓宸丹鳳銜綸救還荔
 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
 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輒思就
 日昔者凍水作相直言曾怨坡公今而陽城曠官
 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
 源猶在何妨仰瀆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
 待命

木中少女

維楊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鑄
 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臥縵髮冰肌以右手
 掩面左手蔽其醜啞爾微笑隨波以去而在風
 聲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漉子陳恭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
 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
 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贏縮其書
 以應之間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
 卽遇物買放貨盡乃已蓋珊瑚麟鬪未免以多藏
 取議而追做曇壤之換者其致遠矣

南海吳 雋謂遠 高明區尚文公振 閱

門人黎 鉉玉升 男 蕙叶聽山 訂

鳳騰卷七終

鳳騰

卷七 粵派上

三 臨野堂

觚賸卷八

分目

粵觚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跛金

禍兆斬頭

偽贖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觚賸

卷八 目錄

一 臨野堂

阿魏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觚賸卷八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粵觚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政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郎國公高必正者聞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

觚賸

卷八 粵觚下

一 臨野堂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會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卽於其旁築

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茅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白西雍建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厓石二具駕以艘前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

鳳嶺

卷八

粵鳳下

三

臨野堂

雍正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爭獍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又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畧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即攜僕被夜宿殿廡也忽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

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傲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

鳳嶺

卷八

粵鳳下

三

臨野堂

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牌脫問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

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
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
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
說舊平西峇峇天半起風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
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
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巢雲垓奉使琉球
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爲梭子形上下
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

觚賸

卷八 粵風下

四 臨野堂

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蔽閉柁
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
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
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
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緇黃贊頌其魚漸沈然
鱗鬣轟峙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
數日將近伊藍埠悞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
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
溫鎮抵那壩港人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
皆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爲

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
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
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
十一月始回舟復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
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爲祟逝後
剖去驗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
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
鴛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鴛血噴發而骨
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鴛血可治數飲遂
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
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
此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酬酒嗜殺壺罇
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
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
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癡瘠滿體性喜蓄狗
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閱旬必

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
狗塞途行者碎易一夕聞有鬪聲亟呼監往視監
遇狹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
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
戲竿長二丈以篋管為之藝節瑩皮其光可鑑教
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以為樂其
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跛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畧尚可喜從
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

解臚 卷八 粵風下 六 臨野堂

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
可喜遣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
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
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
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
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
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
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蒼太白我
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
得脫王大忿悲呼之信杖之三十而耑恣益甚光

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
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
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
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
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
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
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
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
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
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
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解臚 卷八 粵風下 七 臨野堂

禍兆斬頭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眾謀逆送印偽周自稱
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
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
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違也

偽贖諭降

采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
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
眾邵武山間蔓延衢信其所領卒皆鬚頭露足輕

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標掠官兵莫能
誰何時吳雷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論降而以未得
通使為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
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
發書怒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
要勒兵數萬水戰見輕山關猿捷而馳驟平原非
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
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
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
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
觚賸

卷八 粵觚下

八 臨野堂

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
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
下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
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眾七萬餘人出降
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
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
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賈
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
公刺以觚賸為請蕙攜謁焉羽扇流風令人欽

挹揖蕙而言曰子即粵觚中所載偽牘論降之
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子
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為公所知者子自江城既
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關委
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澎湖三十
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
子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鷁首不數
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
敘載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
鑾輿北幸得邀顧問時 上御日本貢刀令子
觚賸

卷八 粵觚

六 節子

跨赤驪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
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叅戎量
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
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
觚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徵之遺意蕙
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為惜詎公建
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
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

為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眾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夢訴於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紉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嫻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為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畱羞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

賦勝

卷八

粵賦下

九

臨野堂

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翳翳獠民居之蓋亦一蠻絡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眾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鄰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脚下垂簷間肉毬如

五斗益滾至案前迺而捉之聞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阿魏

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金誌於此

賦勝

卷八

粵賦下

十

臨野堂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剩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絳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髦續紛霞裾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五 反E卜

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爲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疑冰果會留讌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閣人啟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鰕臙

卷八 粵鰕下

十一 臨野堂

綠瓢

滇中裸獮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獮漸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銛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麀鹿爲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石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

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城功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伏輿之脈蘊闕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巖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鑿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黝不鮮佳者亦

鰕臙

卷八 粵鰕下

三 臨野堂

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木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于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鰕臙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

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燄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本如譬猪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年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干圭寶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然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

觚脰

卷八 粵風下

三 臨野堂

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令容七鏈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乘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蠶蝨曰蠶蝨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蠶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

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板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豔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純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潤沁細藻朱碧瑩然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若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赤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

觚脰

卷八 粵風下

十四 臨野堂

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禱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巨石而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灰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閘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

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于江西糧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

觚賸

卷八 粵觚下

三 臨野堂

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于真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晝掩蠟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蓋架磊砢堆床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爲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磳磳明珠文具沈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統碎雨之毳子曾不是求而就情于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

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弄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爲已多而累累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听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爲石在天爲星石之爲質頑然龐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鋸發墨華之葱蒨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于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

觚賸

卷八 粵觚下

三 臨野堂

萬里滄江一峽束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岐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遠古莫啟誰鑿鴻濛創割端紫唐漸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謀傳瓢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麤剝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璆其質則膩若搏粉纈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冲然而翠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暉蒸爲紫雲馬肝純色火蒸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文水月

清華凝為蕉白平鋪皎綃橫截崑壁雲霏霏其
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
青花最貴隱起石膚乍沈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
於遙天魚兒戲于清渠綺縠之理覺香蘋藻之影
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
睛朗朗碧葦重重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為丹砂
黃為象牙圓為鸚鵡長者為鴉或孤標而雙映或
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
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鷓鴣之
斑蟊血之邊各綯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

瓶牘

卷八

粵風下

七

臨野堂

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
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而定顏武畱精純去
苦窳因圓成規遇方為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
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
為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
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鳳味而鶴翎
風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銘於是鑑以散粟之
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
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
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鱗鱗融沁停勻石與

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酌磨之無聲浣
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畱運轉無滯墨飽固恬
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做使心忘手使手忘
器故當妾視龍尾騰蓄金星澄泥斂色雀尾銷聲
彼洮河與鬻磯迥莫敢與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
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濕不藏滯滌不畱垢幽
人之潔也廉若內含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駁不
掩瑜質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
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為真
色無味之味是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

瓶牘

卷八

粵風下

八

臨野堂

之浴之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
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
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
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
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獲不虛傳
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
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
鳥唯此落落與吾為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
詫奇珍于鄉里而壓風濤于江湖也客乃愴恍自
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視林不知日之既暮夫

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
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爲我有矣所取不
已奢乎

著書三家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爲吾鄉顧亭林先生所
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爲吾鄉顧亭林先生所
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
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
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爲南康太守以重貲購刻
并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翁皆隱君子所謂

鮪脰

卷八 粵鮪下

光 臨野堂

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
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沈鬱邠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
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
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爲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
目詩曰莊襄塚金白雲齊頰視長安萬井低誰指
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
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
六王庚辰孟秋鐫鮪脰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

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新會黃河激葵邨 番禺王 隼蒲衣 閱

門人林英杰木夫 男 鶴升霄客 訂

鮪脰卷八終

卷八 粵鮪下

三

高麗

吳江鈕玉樵輯

觚賸續編

臨野堂藏板

觚賸續編自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匝年何冉冉悲虞翻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鬢毛棲遲拙宦心如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絃清亦鮮更張之擾翠飛斷鷲常迎城上羣峯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倚床假息神惝恍而若移凭几沈吟思紛綸而乍起則有故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雲車之秘春風說劍每期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憶珠霏彥國百花綃水中宮闈出龍女之新謠三生石月裏關山得牛童之舊夢彙非一族集有百

觚賸續編

自序

臨野堂

端拈脉望之衣驚逢創獲啟兜玄之郭欣拾遺聞此皆曩賸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瞻樹小園曲載寵桃之謗籛錢弱歲猥加賦柳之評碧雲駉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關世教揮毫成錦慘卽類於錄金濡墨留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也義無取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篇始悔向人談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允宜卽事稱佳因拚會粹之衷用補消搖之錄德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邇存詎洪詳而纖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爲通寧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遙憐松菊從此抽簪漫捲

詩書弁當焚硯冠裳委之蠻府聞見黜乎愚谿倘
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請願隨嚴子應以毋庸
求益之辭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觚賸續編

自序

手

臨野堂

觚賸續編卷一

分目

言觚

字訓

畫

總戎佳論

玉劍訛

藝林名句

禪諷

清客天

觚賸續編

卷一 目錄

臨野堂

文章有本

格軒雜咏

故友箴言

京師竹枝詞

醉隱記

牡丹狀元

三通

聖武成功詩

家國同慨

棉邨麗句

脫換法

律例

首尾限字體

天粘

支干

詩聖

撼巢近體

園竹詩

桃花園

東里奇句

觚賸續編卷一

吳江鉞 琇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為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為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哀艷奇恣各有侖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臨野堂

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一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樸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推易尺八腿劉唐為赤髮鬼易鐵天王龜蓋為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嗜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子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

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勤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子畫寢畫亦當作畫音話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畫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坊土牆也侈而且僭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臨野堂

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子為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畫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敘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槃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映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

東迴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入饌畦韭剪初香綠
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
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
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
市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
種水馬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琴幽帶月聞溪邊
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凝眸直遠
天竹深留雉宿草暖藉牛眠艷倚過牆杏酣垂出
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
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菱冷侵唇客見將迎

觚賸續編

卷一言瓶

三 臨野堂

少書成借貸甄乾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曆時予鐵券封伯 皇朝質其母
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
惟牛設讎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闖
窺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
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
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胃穿腹自
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
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

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
體徧示坐客癢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彝陵
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
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爲其屬謁張張必降塔握
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
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
憶少時與亾婦棲止菴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
關賜錢二百易麪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
趨蹶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
爲無復伸眉之日也愴悅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

觚賸續編

卷一言瓶

四 臨野堂

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
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 聖明拔擢建
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
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
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
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
皆當於理筆之以爲偷生疾貧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爲南畿操
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願指左右呼其人來

而行與已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
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
扁字筆畫有訛呼汝令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
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鑰周其身叱咤盈於耳
晝夜不能食急逃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
矣是知慎爾出語為民上者尤所宜亟于他日學
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
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宰白水選一
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廼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悖
出必將悖人白日三竿卽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
脈脈續編 卷一 言脈 五 臨野堂

玉劍訛

中山狼傳為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
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玉劍尊聞曰李
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
排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
卽放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
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排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
也獻吉卽有伎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
體豐茂非宋人不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

相諂遂以為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
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風
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都下傳之以資盟
嘍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
降嬋娟便脫紅裘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
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

脈脈續編 卷一 言脈 六 臨野堂

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
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為吳興
鄧守地接常蘇賓朋膺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
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
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
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喆手抄全集來贊中
有醉隱記蕭疎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
曰去余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

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寄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醅酏。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為妨於醉也。年十二三。即好讀古書。有志者。述尋以為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影纓繫組。謂可券取。以為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沈於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七 臨野堂

而人亦樂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迺自號其鄉曰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即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醕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為記。余維古之以酒為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寬

匪瓶罍。浮泊糟麩。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芰。君子譏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若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居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沈冥醅酏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八 臨野堂

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遑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禪韻
雷邨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蘭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蘭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攜肴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蘭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憫何不出。子家大汕。報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

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為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資以金蠶。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印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風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尚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艷。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鳳騰續編

卷一 言瓶

九 臨野堂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顯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登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卧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

通攷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替代。一有謬悞。遂生訛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邨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邨斜睨。標題呼童置几。畧不展覽。客頗疑訝。梅邨曰。賸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

鳳騰續編

卷一 言瓶

十 臨野堂

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為。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為東乎。為西乎。故為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 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擊大定漠
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駸駸六師烈烈
天子乘鞬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
迎珪組充溢髦倪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
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揆藻彰勲諸體咸備
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喬皇肅穆
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
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
亭傲唐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
二句尤為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士 臨野堂

長韎韋珠作服鞞琇玉為裝蓄衆仁無敵勝殘武
獨揚旌旆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韜
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
行吉在知賊勢微自造雞犬訓遂失虎狼威乍遇
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鏑積甲蘚生衣路
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亾可待蚤已決神機
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秋鞮載驅勤展輅衆
望慰揚霓傑侏陳歌合蒲萄飲醕齊係嬰收乳寶
納費上文犀驛絡投青海敬斜舞白題垂恩行大
賚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鐸諧雅奏玉帳啟高斐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士 臨野堂

集瞻雲頌衛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
銀漢奎章麗金甌句宇遙池開非舞駿門闕更詢
堯自昔開恭已尊光獨聖朝韓學士見而嘆曰我
輩當焚硯矣是時 上在暢春花奏進稱旨者加
秩有差其文書以葉金之箋翰以文錦之卷而各
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所費多金
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
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註云曹娥墓在

鴈腹續編

卷一 言解

三 臨野堂

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即蔡中郎避難在吳
亦未嘗至越也今按典畧云魏文為世子經陳
太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齋曰思之不解
楊德祖答曰陳寶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
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
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
喈一陳留人即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
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
者遂致傳訛耳

家國同慨

元僧雪庵題三山禹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
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
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
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
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
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溟書

姜西溟臨王虞帖貽余題其後云王虞字仲將其
書真學元常草法伯英虞乃右軍之叔而傳書法
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

鴈腹續編

卷一 言解

古 臨野堂

題余述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而
不聞蓼莪之悲豈逸之耶得此補之二意皆前人
所未發西溟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然存此以誌
故人之感

棉邨麗句

尚樸山之子玉藻號棉邨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
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簾厝余高明官舍詩曰
誰鑿雲根一罅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
無地深貯烟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
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猿啼聒耳哀余

見其年姿韶令辭筆超警延之根青閣索觀舊篇
次日以所作來示片紙零書琳瑯觸目咏燕云雨
昏南浦飛偏急簾捲東風晝正長茉莉云枕昨夢
回羅帳月邊香鏡玉釵風紙鷺云毛骨已歸
不去雲霄雖近到無因梅花紙帳云風烟縱少何
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竊去始憐靈藥
誤瘦來終愛舞腰纖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
鶯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花雨孤館春寒柳
絮風白鸚鵡云挂當玉樹春難辨樓向瓊樓夜不
知非神擬西崑者無此麗以則也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圭 臨野堂

詩聖

古來詩材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
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勤依漿江鷗懶避
船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對以板爲工也沈牛
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竹葉於人旣無分菊花從此
不須開對以活爲工也側寒被徑花飄飄委瘁柳
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以叠韻相對爲工也羈
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
以沓字自對爲工也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以
四方合兩句對爲工也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

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
四方分四句對爲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以隔句對爲工也神女
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雷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
下句對中上句對爲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卽孔子
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本佛經語而高季
廸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遊不如惡歸寄愁
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六 臨野堂

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
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女子秋風
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人畫樓其爲
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
亦善於脫換者也

樞巢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
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
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
外惟何子鞏道五七律爲可誦也鞏道字皇圖香

山相國之仲子者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藏稿
 選而錄之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
 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
 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
 西堂云武夷迴短棹虛嶽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
 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逼道心流三十浮家客
 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
 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溼燈搖草露涼葉動
 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
 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
 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
 過西園云幾轉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
 轉憶少年時紫玉紉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
 地空見粉牆詩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人
 語稀竹風喧一巷螢火候雙扉獨賞與逾遠冷吟
 聲漸微幾時臥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
 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
 主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蚤西蜀偏安
 計已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
 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

鳳麟續編

卷一 言賦

七 臨野堂

鳳麟續編

卷一 言賦

六 臨野堂

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鬢多愁
 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樵
 日日云日日悲笳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怒潮
 打鶴猶聞立深雨迷花尚闕開曉出不知心所往
 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
 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葦數里烟風吹秋思晚
 淒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
 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孤蘆自古容鷗鷺怪
 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裏陰濃晝寂然溼
 雲蒸作一溪州愁中生計洗杯底夢裏功名到枕
 邊野水流來初落蕊江風吹起欲吟蟬蓬門若肯
 停車從經授侯芭或敢傳寄虞山嚴伯玉云零落
 蒼梧老一村鄉心空倚夕陽門路逢盡怨王孫草
 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藥店中多病債舊朝衣上有
 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總負恩登平湖
 閣云人烟亂後半窮荒湖上登樓見一方路合燒
 痕溪草黑窓分斜照縣山黃葉當秋落心先覺水
 自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游多感在他
 鄉宿準提閣寄陳元孝云秋深高閣靜中登一榻
 山光宿上層別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

流螢入雨能爲火。凍瀑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
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高竟日對
斜照。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
到水中分。應開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
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山
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送
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歎老無家。斜陽靜對
吟邊鶴。淺水閒開飲處花。心戀石樓貪獨宿。滿房
寒瀑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
朝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爲偏安出。避世誰能未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九 臨野堂

老闕雨凍園。碁敲半夜竹。深孤鶴。款重關。舊游記
得。西湖月滿。匣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
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
痕遮。燈惜三。眼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
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人云
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鬢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
持鑰。十詔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樹。夜深扶
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敢投君。七尺藤。夜
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湖生。遠處聞。獨鳥半
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爲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

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
鬢。寄梁藥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規。閉門依舊水邊
人。菖蒲作劍難消恨。荷葉爲衣易洗塵。月色此時
看濯濯。車聲何日聽鞦韆。爲誰紅蕊參差落。吟斷
空園一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
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牕時一聲。病後
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
醒學靈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
疎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七尺青藤挂酒錢。
地靜野鷗長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游十載凋

觚賸續編

卷一言觚

三 臨野堂

零盡猶有遺民似。葛天咏。簾云一幅湘烟半掩門。
幾雙春燕。遶黃昏。每當月到。通花氣。不待風來。作
水痕。私語傳多斜。見影秋波。遮斷兩消魂。爲誰返
挂珊瑚。冷愁坐空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
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漸
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千日。往
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玉謝半爲
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遠
天斜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
秋。蝙蝠晝藏諸洞溼。薜蘿深鎖一泉浮。無端更聽

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
離亂刻意抒懷音多哀颯方在盛年為怨家夜殺
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律例

自捐納之門闢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簞鬻瓢爭求
一命之服自風雅之道衰即愚若胡生亦必捉風
捕月自謂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
空然已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
何以效蘇陸者比戶談王李者塞途也可謂善謔
矣

鳳麟續編

卷一

言鳳

臨野堂

園竹詩

湖州白雀寺葉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
上云閱拔金釵撥翠筠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
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
題

首尾限字體

余與頰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薜蘿莊剪燭論詩
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雁門盧制府出限韻春閨
題屬諸賢賦傅徵君青主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
畫船八字為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搦管則

實難綺靡而妥貼也余曰秀幼年曾有此作隨命
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冥搜廣
引妙趣紛披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塔
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
雨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
作燕片雲閣織錦成雞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
紋衫鳳齊畫閣時攜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
雨馬聲過柳外溪絲幃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
銀蒜片錦安籠鬪木雞烟霧銅溝紅杏發波紫瓊
濕碧苔齊畫舸的是金閨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鳳麟續編

卷一

言鳳

臨野堂

雨屐尋芳傍晚溪絲幡簪髻過鄰西風姨月妙春
時酒片石孤花午後雞烟薄綺衣珠腕弱波凌羅
襪玉跌齊畫橋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雨脚初收瑟瑟溪絲欄寄恨宋牆西風塵久隔占
晨鵲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蘋
葉影初齊畫欄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雨除添瓶水注溪絲絲草綠小樓西風濤幾誤緘
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炮蠟銷珠淚合波箋香
膩墨痕齊畫堂欲寫琵琶怨船裏青衫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暈日影西風柳半垂藏

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瑟戶。熏蘭罷。波峭迴。
欄倚袖齊。畫出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鷓鴣啼。
雨潤如酥。暮曉溪絲絨刺繡。碧牕西風流。解舞銜。
珠鶴。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裏階。釵香草。集波間。傳。
札錦鱗。齊畫衣。漬盡芳閣恨。船載車量玉。筋啼。
雨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繡帳。憶征西。風綃霧縠飄。
荀麝片。紙單書寫庾。雞烟點。殘梅粧額。就波涵。纖。
月影蛾齊。畫屏掩燭春寒淺。船子聲過。烏夜啼。
雨檻星牕。倚碧溪。絲繩綵柱杏園西。風旛暖。護探。
花鳳片。枕寒驚。候日雞。烟繞遠山眉。黛蹙波橫秋。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臨野堂

水額黃齊。畫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楊百舌啼。
雨淋鈴閣。唱前溪。絲髻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
裏月片山孤。水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纖輕。
純服似齊。畫戟朱門。夫婿在船歸。封寄數行啼。

桃花園

宋侍郎楊紹雲吳江人去官歸里于震澤鎮之中
築桃源洞至今猶存去鎮西三里許地名馬甫明
萬曆時諸生錢泊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園十二
畝中坎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日與
諸名人觴咏其中風流勝地足繼宋賢百年來宅

廢園空子孫俱盡無有過而問者余表弟錢雲字
宛未其族孫也好古工文愴然懷舊徧索追題詩
句彙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夾岸記寫幽源百
畝盈庭句吟紫陌醉歸杜老賦韋曲之家家棹去
白仙歌武夷之處處乃至揣劉郎之路滿澗連溪
憶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勝地作者名篇自昔
爲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老多花癖
營成別業槎浮笠澤之家選編名葩核裏龍門之
種激流植援佇雨露之三年漬酒塗箋候風光于
二月流脂點點曉放千嬌習粉重重午分一笑犬
觚賸續編 卷一 言觚 臨野堂

吠紅階之影人驚客到門中魚吞碧水之香風送
春流村外幾度詩成金谷曾自解花貪結子之嘲
一時賓集蘭亭亦共有觴泛流霞之樂境殊不隔
爭看棹入漁郎心旣常閱盡謂巖棲雲客地止踰
乎十畝原對衡門時忽閱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欲
衰柳黯紫數樹荒烟徑沒平蕪冷墮半輪殘月蒼
涼之後難言香蹟成蹊零落之餘孰觀紫絲若障
渺矣話傳送菓玉井常分慨焉意識逃名柳橋共
訪園中事往緬小亭覆綺之年江上村多溯密樹
烘雲之處李吟錦浪近體生新韓賦紅霞古風絕

麗敘賓朋之觴咏。述士女之遊觀。竹裏芳華。恍見
有一家古住。林間春色。儼如從當日。看來故或隻
語生香。江花獨燦。亦有數章。疊綺蜀錦。紛披一問
樓山。永懷傍井。將比諸人。面東風之憶。句可流傳
抑視為兔。葵蕪麥之嗟。序堪金錄。雲也居雖分乎
北阮。同在吳鄉。路亦出乎南塘。常過甫里。斜陽燕
子。無地尋芳。流水鱖魚。有時懷舊。子孫何處。洞中
幾世人家。書卷誰傳。陌上一篇風月。公詩失傳止
爾陌上吟一
正賴詩題西漢。識杜氏之花潭。已多韻用東坡。
品我家之錦樹。遂使人歌一曲。興紫雲紅雨之思。

蘇贍續編

卷一言

五

臨野堂

因令客唱數聲。動白草黃桑之感。不必過讀書之
塢。始知樹接溪橋。無須訪載酒之隄。已見烟迷村
路。縱多諸體。皆比瓊瑤。爰勒一編。共登梨棗。冀永
垂藝圃。爭看好句。如花且共。識桃園續賦佳篇。似
畫。

天粘

離離山林雲。窅窅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詩也。山林
微雲。天粘衰草。此少游滿庭芳詞也。其用意在株
字粘字。蓋屢見矣。况庾闡賦。浪勢粘天。張祐詩。草
色粘天。鴉鳩恨俱有。來歷俗本以粘作連。益信其

謬

東里奇句

吳夷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
鼎革後隱于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
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康熙丙寅年。
已八十餘。其將易簀也。忽起坐曰。我尚有詩債未
了。亟呼孫口授。輒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
韻。詩成。瞑目而逝。

支干

支干以紀天時而無關地理。然長安有子午谷。杜

蘇贍續編

卷一言

五

臨野堂

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潤州有丁卯橋。許
渾別業在橋畔。因名其詩曰。丁卯集。吳興有癸辛
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書曰。癸辛雜識。我邑亦
有庚申亭。今雖其址已廢。而其名絕雅。可與問鶯
垂虹並傳。

蘇贍續編卷一終

觚賸續編卷二

分目

人觚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霓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寃

觚賸續編

卷二 目錄

臨野堂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穠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癡

觚賸續編卷二

吳江鈕 琇玉樵輯

人觚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贈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厦坐不易床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

觚賸續編

卷二 人觚

臨野堂

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袞袞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愜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攜家以行旣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以書藝忽驚嘆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秣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會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官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燕必延之上座三爵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囑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于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

瓜瓞續編 卷二人佩 二 臨野堂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資於秋澤錢氏錢以鬻腐為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噉如雪蛆遠餽於蜀山荔漿徧嘗於關海紫蟹一夕五百整孽膏於瓜步黃魚一頭六百斤割脆於江陵其目

之所規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園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婁江老梅一株虬枝遠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辦重樓大于盤盂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邁者晚年倦游歸嚴墓築堂村中曰蝶螭寄東偏芙蓉閣為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易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敕大臣製青詞一聯懸

瓜瓞續編 卷二人佩 三 臨野堂

食德祠

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為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為山人諱也

瓊士之赴省試者越海遡川途經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糧多至中阻順德梁廷佐為定安教諭迎養

其母馮氏馮日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爲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寒士子俱踴躍於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若孫爲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於居丁庄諸生羣感其德卽於庄之左爲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於內至者千有餘人屬屈翁山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 皇朝制應雜髮雜

鮪臚續編

卷二 人鳳

四 臨野堂

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缶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隴焉攷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先夫人廟相鄰先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先以功顯馮以節成歸然海南允堪並峙

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劔一口手操不律一日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劔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

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關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

鮪臚續編

卷二 人鳳

五 臨野堂

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僮僕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妙覓

貞姑妙覓字靜韶我邑江梅翁之仲女也清忌矜繪道悅苾芻堅守不字之貞妙解無生之諦以是口誦青蓮度飯摩竭手栽紫鳳巧邁因祇售針絕

鳳脰續編

卷二 人鳳

六 臨野堂

之文章廣施貧子假貝多之歲月永侍高堂迨乎塵勞欲息禪悟已深預示冥期遂遊淨域若非玉卮之偶謫豈到人間此蓋金粟之再來應還天上爰吟長句用誌奇踪詩曰天香飄處雁來時太息人間失女師文熟五千通妙覺儀獨九十見貞持組紉功為慈雲積脩隨心唯孝荀知慧業淨因誰得似千秋空說寧馨兒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工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善順治中言遠為廣州太守約价人攜藁入粵將

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鎮有張睢陽公廟即都陽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以是帆檣所集香火紛稠骨血池殷羽毛阜積价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撐半壁陰主楚粵之靈封默相風濤之巨險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禮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為文祭告焚於鼎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劫舟同舟之貨已罄搜及价人篋行唯詩藁四五帙怒投於湖迨至羊城官署言遠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其副墨竟不能記錄隻字鬱居歲餘復得詩餘百闕絃

鳳脰續編

卷二 人鳳

七 臨野堂

之藤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而詞藁碎如刀劃逆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絕少其金陵懷古十絕句極為時所傳誦猶誌二章云鍾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遙想當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秋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閩十三年中德參軍陝西攜家人秦杖滿

借母而歸其父已自閨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盤櫛於鞍馬之間炊紉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獲升斗祿承菽水歡方以團圞爲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于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焚焚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誼迺于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

觚賸續編

卷十一 人觚

八 臨野堂

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其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爲師位于堂列坐諸弟講誦無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裘葛以時寒燠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襦敝緼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

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欵迎或匿章而潛竄貽辱含汗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况問之中輞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遠不數里貞順手製長歌題爲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勲臣蚤

觚賸續編

卷十一 人觚

九 臨野堂

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鷲籠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爲

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趙公裕後

趙僉憲公之符字爾合。武清人。慷慨謙和。甚著聲望。而延師訓子。尤極留意。子同年友項松心。以文品見重於公。適館三年而病。公令其子晝奉湯藥。夕視寢興。迨其歿也。棺衾之屬。無不應備。復為送柩歸鄉。庇子入監。承項之後者。為宣城高阮。懷是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公以阮懷應詔。得入詞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歲供米炭如故。武清縣學宮圯壞。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復傾公獨力重建。厥貌聿新。其隆文愛賢。非尋常搢紳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舉孝廉。一成進士。世之欲裕後者。當以趙公為法。

預草典禮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賓天。上詢儀制。于宗伯倉猝無以應。蕭公永藻為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

至廣東巡撫。其為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僕。張二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立品於赦。獲中此在近世尤難。

月涵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飯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縑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為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得樹

崑山徐相國仲子樹。本字道積。常與余言人。要于安樂中。求生須以堅忍為性。容忍為度。因自號忍齋。康熙丁丑成進士。與宮詹先生同寓京邸。每日蚤膳罷。輒閉門謝客。置几於堂。恭跪几前。習寫御試策一通。其書端勻。逾娟小有錯悞。則易卷重寫。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心以象賢為期。二甲第二

狐臚續編

卷二 人狐

十 臨野堂

狐臚續編

卷二 人狐

十一 臨野堂

入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得鄰家老樹，聳臨池上，顧而樂之。乃經始焉。迨乎園成，取子美老樹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樹。忍齋韶歲，魏科繼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誣矣。

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管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為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人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余亦在列。

觚賸續編

卷二 人

臨野堂

所目親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為尚，公呼是生，問故生日：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即小可以見大，即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微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為之矣。跪生於庭，立令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為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

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階伏地叩額，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而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頭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筒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獨為君子，不其難乎。

傅徵君

觚賸續編

卷二 人

臨野堂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兼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為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為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釋疾荒寺，入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若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

明也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踣跌從母胎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于光中現提命伯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以不然燈燭能昏坐讀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僉門出入至人家多命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屐晴輒

佩臚續編

卷二 人脈

十四 臨野堂

委棄途間不瑣瑣以小信為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耕夫漁父即雷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少婦為具拜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熙尚撫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臥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

襄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入其中如臥行破絮恒對而不可相見山宜薜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為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幘織為屐較其足倍長澗曳之行或掛杖頭置墻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其呼為阿顛其腰間囊如

佩臚續編

卷二 人脈

十五 臨野堂

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即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日燒尚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卧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為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眾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

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二潘

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世有潘吳之目豈不以潘勝吳耶吳曰世皆言蛟龍未見龍遜蛟也近日博學鴻儒復稱南潘北李李謂天生潘謂稼堂也稼堂與力田為異母昆弟雖隱顯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儔。

亞儘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儘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

觚賸續編

卷二人觚

二六 臨野堂

聲聞於外亞儘亟止之兼問其故眾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儘曰良父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刑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儘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眾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

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亞儘爺儘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為儘亞讀如阿儘讀如來

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即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于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寶于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為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

觚賸續編

卷二人觚

二七 臨野堂

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非所望于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園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岐之語投之必能納我遂泛長江由昆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聲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為我知已被罪出於國法無赦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

歸我畏法則執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于千秋敢言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輩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幗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聲日久恐事露累輩乃與故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弁逮輩與父輩力辯父脫罪輩竟論斬斌等流秦凡官於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為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

鳳脣續編

卷上 人

二八 臨野堂

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異鄉矣余惟輩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於蒼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雅雅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義娘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

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南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綵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賦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米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

鳳脣續編

卷上 人

十九 臨野堂

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為之拔箭整衣殮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逆磚土築成小廟并以辨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

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即此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僦一樓為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欬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諸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策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為同官。而先贈君見昔。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為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即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鬪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為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留別也。余以藁呈中。有滁字。訛寫作滁。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楷改。

觚賸續編

卷二 人觚

三

臨野堂

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傲舉動。疎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于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真之宅。人向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

觚賸續編

卷二 人觚

三

臨野堂

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實其墨妙多藏。皮于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觚賸續編卷三

分日

事觚

新城家法

喉簧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線

魚頭

季氏之富

湖妾入夢

象聲

白草散

副姑化男

名字前定

餓餓

觚賸續編

卷三 目錄

一 臨野堂

雙雙

澤民實事

子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少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觚賸續編卷三

吳江鈕

瑤玉樵輯

事觚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參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褙否則終身荆布而已。唐爵者纓紱輝華伏牖者簪褕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誠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一 臨野堂

貽芳衣冠接武號為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熟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俗人伺其寢即譖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釋史彙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腹鼓可對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啞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
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
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
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
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
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
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
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二 臨野堂

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
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
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
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
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貨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
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
暮颶風陡作雪浪排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
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窺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
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
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揮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

乘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
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仰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
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
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
黃龍守之週遭垣墉悉以水晶鑿成光明映徹可
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
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業
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
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長垂腹衆官
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三 臨野堂

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
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
以達天衢允宐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擗
檣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
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
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環池內唯述
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
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
九闕難叩幸遭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
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其所生

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眾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見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資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紗二十斛紅鞋靴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二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

佩臚續編

卷三 事解

四 臨野堂

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眾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資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

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資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眾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眾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惚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上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眾侍在池空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為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

佩臚續編

卷三 事解

五 臨野堂

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侍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騰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

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元時陳孚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珠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孚舉箸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為人面魚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為雲客先生之子幼奉此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緣練既久遂能通神廢凡運腕不假思索始為詩文繼為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余友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秘本示余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六 臨野堂

丙有殊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即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嵩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即已名尚未識耶綜為繫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

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廩生沈龜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龜字乃破龜為兩呼云合龍識字之難如此王綜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為江西督學道今之司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鯽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鯽醜之揭書鮮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摺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七 臨野堂

知書之胥白謙可令入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尚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為本首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據開封摺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官乎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

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覺墜驢
適昌黎韓公與從而出遇於塗鳥以質公公曰敲
字佳矣鳥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嚴子陵祠堂
記成末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在座曰
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
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
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
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
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
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

師也

師也

師也

季氏之富

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
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墻
數里中有復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
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
年霖雨連旬恐霉氣侵澆命典衣者賑糶於庭張
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繇之屬脫毛積
地厚三十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閣讌
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紗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

金其焉及笄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態之
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即索飲人參龍
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為之
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闕又復
理晚粧等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
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溺妾人夢

山東單務汝號秋厓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
京師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
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路河俾

師也

師也

師也

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飈驟發舟覆而歿秋厓
抵家後妾計至矣聞之不勝震悼聞二載復之京
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逢西日已落投
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肅尊容且
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饑倦
遂強而入宿焉秋厓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
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
頃之又於紅綃上髮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
未幾湘囊垂地玉頰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
昔年沈水之妾也歎歎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

罹茲水厄與君永紀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
生君家爲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
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免殤妖言訖仍隱壁而去
秋厓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然炬四照聞無所
見曉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
雉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
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緊握不展展之
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務劭嘗與
客道其握黍之異

象聲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十 臨野堂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
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塵土啟門估人
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啾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
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烏啼獸嘯至獵
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庭雜沓四座
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
几而已吳南邨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者有
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蓋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
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白蓮散

觚賸續編

卷三

明萬曆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賭家產蕩盡適有表
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門訪
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
緒悒迫聞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
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
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爲質渡主憐而
免之迫於登岸則肇慶府而非香山縣也益徬徨
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間游街市節見督院榜示
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
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十一 臨野堂

染黃病嘔吐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
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自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
以博一飽不則詎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
於懷爲守役所見執茂赴轅傳鼓言其故卽命延
入吳坐中堂茂憔悴藍襖蒲伏階下吳問知醫乎
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
也命起而與之坐少頃左右扶公子出面黃如金
而腹大於瓠奄奄僅存一息茂嘗作按脉狀漫曰
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
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能愈進一草方當獲

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官與同騎而出茂愕然已久忽饜珍味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請停騎於此問覓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中見鮮草一稜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聯轡還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草之能療疾也聯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並命煮湯進公子是夜宿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內傳林先生甚急茂驚懼不知所為曳履而入見公子坐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一器中有三紅筋折而細視則血裹人髮糾纏成

脈脈續編

卷三

事類

三

臨野堂

團今自此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其孰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公亦至再三稱謝茂意甚恟恍惟唯遜讓而已留閱數日設宴召茂贈以冬夏之服一篋黃金十笏白金三百兩樓船甲士送歸龍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遺矢處發白草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為草以驅髮瘕空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岐黃之術而家日以饒嗟乎天下之人中鮮實學而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嗣姑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室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存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

脈脈續編

卷三

事類

三

臨野堂

迎黛粉之痕未消瑣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劍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夢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名字前定

金文通公之俊世居吳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阮南居者貧而勤學北居者富而寡文方公在娠時其翁姥宿南村小樓一夕忽有砲聲夢驚偕寤聞空中語曰今夕吉時為汝家德兒上梁詰朝訪之則北村與築新宇鼓樂升砲也地極闊敞制

尤壯麗廣庭夾道環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
公生而彌月太姥襁攜外氏舅問甥有乳名否曰
未也舅命之舅曰觀其形貌端純似有德者可名
德兒太姥憶空中語心頗喜訝然秘不告人閱三
十餘載公已貴而北業漸替以其姑出鬻太翁受
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嘆息數有前定始與賀者言
其事公少時遇運乩者詢終身祿命乩曰汝豈凡
人也耶故字豈凡

餽餽

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臨野堂

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
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
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
呈卷 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
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
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
木下還生子蟲邊更着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餽
餽蟠倅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
廷試懷麩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餽餽都下方言
也

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麗冶儂態
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諧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
足以罄容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
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爲置花市畫樓窮極珍
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
以爲瓊益芙蓉雖籠鸞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
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
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
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臨野堂

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
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留茗話徐生
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葺舊
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塔我謂
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
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
宴笑之歡則富貴塔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
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山怡日絲竹無以娛心每
當深閣畫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徒倚
曲欄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梵音忽焉腸斷此

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為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澤民實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邦本計者莫先於興利除害害不除則利亦不能興也故出而在外入而在內凡有地方之責其於民間疾苦或因時陳告或即事奮聞其始相其可行而後為其既期於必行而後止議定一朝澤流萬姓則言與人俱不朽矣河南白圍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天

賦勝續編

卷三 事賦

去 臨野堂

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序為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 詔允行又琉璃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輪租而貧苦之民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緡何出請悉

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升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江采白名繁漢陽人錢再序名晉錫太倉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聞關多矧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眾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

賦勝續編

卷三 事賦

去 臨野堂

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畫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憐可憐之境詭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

聲觸其瓜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仰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六 臨野堂

通判終

夜光

藍田幕客瞿修齡言於康熙三十年四月陰晦之夜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間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則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昔于頓在海南時三更忽曉如初出移時復暗是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有光照耀天地迥嶺南悉見乃知是鰲所爲泰地去海萬里何由得光蓋深山大澤俱有龍蛇之屬不第金鰲有光也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若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閉館絕遠巖壑暫頓妾婢於此當圖斯珠之報用酬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九 臨野堂

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幘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二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救其惑眾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聞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破謹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覓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

佩臚續編

卷三

事類

三

臨野堂

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猿風鷹火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輩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仰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

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若續取石鼓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墟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也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

佩臚續編

卷三

事類

三

臨野堂

德汝齒弗諉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求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

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海潮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生於門適涼颺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斷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至 臨野堂

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山邊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鐵血淋漓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襲天之術空其千神怒遭冥誅也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峰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自有亭以來城牆頽壞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上吉鳩工以蠟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燭不熄不搖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至 臨野堂

奇嗜

南海茅廉李標字倩爲性嗜醜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饌以爲褻而不供則拂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雉狼籍其用醜鴨尾以數十計惡其尾翹未下釜時卽命庖人割投牆外倩爲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倩交哉世不愛寶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鄰日享其醜尾焉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

候則橫斜整口不可下嚙傳為獨嗜純青者薰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醃鴨尾日夕慰我儂耳蔗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饒也輒怒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答

兩夢

尚樸山名崇乾其先番禺人本姓蔡鼎革後尚藩立為嗣因冒姓尚常自言藩生之有文名者唯余與盛某相埒壬子秋闈試後盛某之弟夢一貴人

蘇麻續編

卷三

事脈

臨野堂

烏帽絳袍鼓吹登堂指揮胥役上文魁扁額詰旦告其母與嫂同是夢也後二日復夢前貴人到門除去扁額付年少頭陀投扁於水頭陀坐其上蕩漾而去且又告其母與嫂夢亦如一及榜發樸山獲薦而盛某被斥訪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藝已入彀因二場表語不合以樸山卷易之樸山又言徹棘之晨夢過荒寺繞若舊遊因於佛前默禱心期獲雋展拜間聞有自然祐爾之語出金剛口中再登後殿見一人手敲桐魚坐而誦經余側窺之亦頭陀也其貌與余酷似未幾喧呶聒耳雙然驚

寤則報捷者在門矣嘗觀人世之事變態萬端悉如夢幻科名特其一耳有夢而失之者有夢而得之者是又夢中之夢也盛子失意後不久徂謝樸山由縣令起家生有象賢文譽顯著此亦頭陀之善夢者哉

紅衣土偶

京師劉光廷有棗園在東直門外其實長白甘脆稱為佳果熟時園丁晨起看視踰夕輒減而莫測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竊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詣園恰值月夜持桃楮伺於樹陰至

蘇麻續編

卷三

事脈

臨野堂

四鼓後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即納口中光廷植楮大喝紅衣者飄瞥颺去光廷開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土偶積埃盈寸唯右側紅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棗者舉楮奮擊破其像獲腹棗十許而歸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乃信堪輿家

言求諸冥冥之朽骨。茫茫之頑土。謂富貴當安坐而致。一大惑也。柩墓之書曰。前有洿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巖居者絕少。園澗澤居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拾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為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墓處也。葬後二十年。聞其子若孫無不病。日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民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

觚臚續編

卷三

事觚

三

臨野堂

有一山人善相地。為富家卜葬。夜臥於穴土神呵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遷免禍。明日告主人。其家遂別葬。然郡中大族。並無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問家有葬者否。曰我父枯骨尚在淺土。遂以地言於柯。移父骨瘞於其中。生子曰潛景。泰辛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讀。然則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冀。乃祖父之歿。輒延地師。徧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稱地師之神者。晉有郭景純。宋有張鬼靈。然景純自知命盡。而不能逃於刑誅。鬼靈自知數促。而不能免於

大折。况其術萬不如景純。鬼靈而欲為他人祛禍。就福避凶。趨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樹怪

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曠旁。踞坐。諸禪侶驚愕。散置石濤。疑然不動。徐舉鐵火筋。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筋。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攜筇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杈枒如人。樹本上有橫坎。廣七

觚臚續編

卷三

事觚

三

臨野堂

八寸鐵筋。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即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太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余與石各皆所未逮。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為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厠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為山賊妄指兇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為酬今驚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歸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脈

天 臨野堂

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途獨有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為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為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

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銀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為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如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脈

天 臨野堂

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鱸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為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倦倦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為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為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端

以暱紅咎西崖也

少陵骨

至元十年喬中山以東漕掾出使延安道經鄜州
土人傳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樹州
市道傍色青質堅人骨一具跌坐於內與石俱化
而狀若生成按唐書文苑傳甫攜家避亂荆楚寓
居耒陽水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
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湖不久亦歿元和中宗武子
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
山之前則少陵枯骨應在首陽何由而見於鄜地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三

臨野堂

乎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少陵寄家鄜州在
長安憶其兒女之詩亦不久居於鄜也乃後之好
事者因拾遺官號而訛改婦人之粧因偶寓鄜州
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猶不免為名
累也如此哉

十力前知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
分書為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
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詔虎大威兩總戎
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

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

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

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

大勢尚榻管咄嗚何為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

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

革命二樵問聞李連營十八大者十萬小者不下

四五萬已被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

貴臣多有為其心腹者草野之民憂之久矣代興

者豈即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閭閻披猖

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

觚賸續編

卷三

事觚

三

臨野堂

雖有燭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
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
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十公坐化
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
亦亡而本朝 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驗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
試浙江偕潘入闈潘得許汝龍卷極賞其後場五
策亟稱於太史因此入穀撤棘後許謁徐弁見潘
於武林行館尊為小座師已未潘以布衣應詔授

翰林院檢討康熙壬戌分枝禮閣許卷仍以潘薦
成進士遂為真座師矣汝龍改名汝霖今官至禮
部侍郎

岳家神兵

余家吳江之北麻村居瀕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
月晦夕遙見燎火徧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隴其行
甚速鉦礮喧震而絕無人聲湖內之舟舳艦相接
桅燈高入天際其燈皆書岳府二字村人舉家出
走驚以為盜久之乃滅及曉訪之遠地百里內無
不有此咸以為忠武神兵道經吾邑也

麻賸續編

卷三 事類

臨野堂

麻賸續編卷四

分目

物類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蜆

吐火獸

物九命

狨

孝牛

白蟻

粵之貓

蜂君臣

石長

孛畫

奇觚

塔影

麻賸續編

卷四 目錄

一 臨野堂

詔虎

桃核舫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雁翎刀

頂刻酒

豕蛻

瓦溺器

助雷燈蛇

喉逆

金銀變化

觚賸續編卷四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物觚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鶴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鶴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觚賸續編 卷四 物觚 一 臨野堂 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畫水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間。自十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雨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編購法書名畫。日夕摩翫。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為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而為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為

巖難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往昔

樓隱之水也。其題為雁蕩飛泉。匡廬瀑布。三峽驚湍。五湖夕照。則勝地垂名之水也。其題為曉月乘潮。晚虹收雨。風卷寒漪。烟含秋浸。則晴雨朝昏之水也。其題為炎浦蒸霞。寒溪飛雪。秋水駕浦。夏淙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為暖沙臥鴛。芳洲飛蝶。萍渚繁英。海濱羣介。則水之假形於百物也。若夫曲渚平川。長波鬱浪。觸其淵拜。忽若撼城。引其淪漣。輒欲放艇。臨其激灑。花月迷江。迥其滌洞。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余族兄素菴雅擅丹青。見而驚嘆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石茹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白蜺

廣州海中有白蜺塘。長三百餘里。皆產白蜺。二三。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蜺。微細如塵。飛落海水。秋長冬肥。貧者買以代蔬。前朝何公。經以副都御史罷官。家居偶思食蜺。適蜺過其門。探囊無錢。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獸

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遙見晴空有青色龍飛逐怪獸其獸徧體純赤狀如巨狗青龍撲舞而前此獸吐火迎鬪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物九命

鹽官朱子薄遊西山見五色蝴蝶斃於崖間抔土覆之曰蝴蝶塚弔之以辭憫其文而不承於年也茗中吳太守有餉水禽者見鴛鴦一雙義不忍食命童子瘞於岷山之陰自為文祭之立碑明霞亭

狐腋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

狐

狐生東粵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狐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絕自愛尾中毒矢即自嚙斷未聞其以鬮為食也余聞南海陳恭尹賦賦而甚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賦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擊狡兎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狐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而跪狐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捫胃抵

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前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候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噉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櫛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天矯棘蓬未剖青柑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牽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自費大器繁人索錢操刀學割屢舞蹙蹙彼肥每以衣冠冠吾聞福始是曰禍先果為彼飽更甚於此不減飲水刮腸謂汝不潔保濯於江汝曰是可謂陷於機翻

狐腋續編

卷四 物類

四 臨野堂

可奮弋於絲坐客辨肴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日擊狐之為狀而著之於詞數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彼以况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狐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牛

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

又踰年而犢且所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衢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積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是乎著康熙二十三年王樵子適在湖口聞而嘆曰五常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爲

觚賸續編

卷四 物類

五 臨野堂

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酬恩也有義駟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則龐然蠢然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背親忘讐其尚得覩顏而襟裾於世耶

白蟻

粵處天下之南地以陽勝而爲害於粵者三皆陰類也一山水多盜一牆屋多鼠一果木多蟻蟻之屬唯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粵東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爲銀窩矣

粵之貓

鼠之橫無過於粵而貓之昏庸猥惰亦無過於粵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故乞貓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猥厥質亦陋微朋聚工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饑同善飯頗暴比橫行噲倉偷自詫肥穴竄寧辭隘唯思淮南舉不悟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敝廨公然肆相欺遠告來別界嚶嚶鳴索癩率率緣幙快伺暗忌燈然聞腥喜餐餽空床印疑塵高壁墮墮塊核遺樂果亾汁覆罌壑壞轟霆駭怒鬪急雨疑流嘍書

觚賸續編

卷四 物類

六 臨野堂

殘費補裝裊浣煩烘曬入厠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不修司捕職垂頭象瘖購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械尋蹊謾設機薰隧徒吹糶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銜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縱驅擒淨若刈菅蒯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無苦君惠當再拜薛文清瑄猶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鋸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繫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繫適視出殼雞雛鳴啾啾焉

遽起捕之。比遂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蓬鷄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必似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云。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鷄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遂答而放之。觀於高與薛之詞。則猫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擅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粵矣。

瓜臚續編 卷四 物賦 七 臨野堂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爲之。背穹而勿殺。四周加以墜茨。前後多穿小隙。爲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爲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煖之。熱則鼓翅以涼之。

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情則刺而昇。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出。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

瓜臚續編 卷四 物賦 八 臨野堂

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企視哉。

石長

揚州江都上家中庭。有石。昔蘇軾開繭粟。徐湧察而視之。日有芻焉。郭上名爲瑞石。有賦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運年。非有培而自益。雉城錢霏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褊小。壇後有石。如笏。止高尺許。霏玉官日尊。石亦漸長。至

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筆畫

王秋山工為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傍小觀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其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撇開絲筆薛娘針下碎黛雲絲縱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兒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

觚臚續編

卷四

物觚

九

臨野堂

席上公髯如戟啣觴燭底人醉如泥技至此乎誰為是者長嘯疑不是伊何疑爾疑紅窓金剪另有蛾眉

奇觚

長興朱義人好古之士也築一精室名鳩柴列於室者酒籌韻葉茗椀食簞多取諸竹木自然之質其最異為瘦觚觚之屬凡十具一日西母觴合之則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日醉綠天形肖蕉一日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錦囊曰洞庭波曰鑑湖冠曰鯨濤曰露珠明曰一卷書參差輪囷

名肖其形用以觴客洵稱奇器其室名亦質而新

塔影

松江城內舊有四塔曰會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蓮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於西壁上不知何來崑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內宅後新築愴園園中樓榭參差桂竹蒼蒼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於園西偏小池見之藻波峰石間宛然小浮圖在焉因即池上構軒曰塔影軒其園中之他池與他園之池則無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觚臚續編

卷四

物觚

臨野堂

詔虎

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斕猛虎懼而伏地虎以唇含其頸竟不啣噬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內仍以葉覆耽視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墜遙見前虎背負一獸遍體斑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負之短步緩行若與卒之昇貴人者漸近葉溝下

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慄
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額去虎腦潰而死二乃
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駁者如馬黑尾一角鋸
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駁者歟夫戈二
之為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駁也全其膚骨而不敢
傷密其皮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為與畫溝為俎
以糜其欲虎之諂駁可謂至矣而莫賞其勞反責
其詐卒之兇名揚而瘡體裂行詔不效乃以致敗
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桃核舫

觚賡續編

卷四 物類

二 臨野堂

姑蘇金老貌其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
用桃核一枚雕為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
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窓二可
能開闔啟窓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為東
坡坐而倚窓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
為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
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
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殿
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推櫂外而柁篙篷纜
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

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
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窓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
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
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
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
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大甌灣

東安西寧與羅定州三接壤之間羣山盤鬱嵒嶺
屯聚前朝陳倫進兵開復即於其地設立墟場墟
上建一社壇壇前小河匯而為潭潭廣畝許水深
觚賡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

宵不可測名大甌灣環墟二十餘村每歲二八月
丁後一日各村長幼咸集約二百餘人赴其所將
祭也潭內必有大鍋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
溢不漏祭畢合飲則人人足給仍以其鍋還潭鍋
自沉潭底及屆祭期鍋復浮出歲歲皆然大甌之
名所由助矣墟有碑記之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鮑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
之玉面狸比諸佳人西子以浣紗始以泛扁舟終
蓋其性樂水而一入吳宮便能入國河鮑於桃花

春漲時盛鬻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至殺人，似之。趙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枝初擘，絳囊狀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似之。楊太真舉體豐艷，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所獨，玉面狸以果為糧，至秋乃肥，麩裹蒸食，脂凝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寧波江瑤柱、洞庭陽梅、宜興柿、孤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蘇州土產

長洲汪鈍翁在詞館日，玉茗之友各誇鄉土所產，南粵象犀、西秦裘罽、齊魯有栗絲、海錯、楚豫有精

觚賸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

粲良材，侈舉備陳，以為歡笑。唯鈍翁嘿無一言，眾共揶揄之。曰：蘇州自號名邦，公是蘇人，寧不知蘇產乎？鈍翁曰：蘇產絕少，唯有二物耳。眾問二者，謂何？鈍翁曰：一為梨園子弟，眾皆撫掌稱是。鈍翁遂不語。眾復堅問，其一鈍翁徐曰：狀元也。眾因結舌而散。

天井

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孫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於其前空方丈之地為

庭亦曰天井，蓋取象於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尚書山東王騰奏事

上前 上問卿年幾何矣，騰對曰：臣不敢隱，臣今實年八十。上問若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甚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倖享餘齡，效犬馬之報於陛下耳。上命以方進，次日恭繕進呈。上見騰跪起，輕捷顧左右曰：八旬之人，矍鑠如此，真福德老。

觚賸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

翁也。騰出即敕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四兩，川續斷三兩，韭子微炒，枸杞子四兩，實四兩，沙苑蒺藜微炒，兔絲餅兩，覆盆子兩，蓮肉兩，拌蒸懷山藥二兩，乳赤何首烏四兩，破故紙三兩，核桃肉兩，龍骨三兩，金櫻子三兩，白茯苓兩，蒸黃花魚鱉成珠，人參二錢，煉蜜丸如梧子，淡鹽湯下。武進鄒言倫常遊其門，聞之王曰：吾自中年以後，所御嬰童姪女共六十，有八人而體未嘗疲萃仙丸之力也。此語入邪，不足為訓。

靈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失去
貓兒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滅瓊花公主之
銜蟬奴崑崙婁已也

玉籠

蕪湖朱人瞻為高陵令時攜有家藏白玉籠高廣
二寸有奇四而皆作連瑣格眼上下已交較旁稍
疎外有一童伏而俯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
俱極生動其雕鏤精巧疑鬼工所成

鼠魂

嶽松禪師姓畢氏余室之族弟也習靜於新城之

觚臚續編

卷四 物類

五 臨野堂

地藏庵忽得異疾遇有微響如蠅翼之動輒驚怖
欲絕因鍵錮其戶潛臥遂室餽以食若於暗中嘿
然進之師亦瘖不能語首點指畫而已晝夜不合
眼二年有餘百藥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醫士
崔維巖初設肆於市羣醫即以嶽師之疾告崔曰
聞之方書云凡貓逐鼠急鼠則先失其魂遂伏不
動貓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氣以鼠魂易人魂故獲
此疾然易療也嶽師延崔診視投以解毒安神之
劑不旬日而愈

鴈翎刀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
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為鬼
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墜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
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方告其主曰海怪
擾民家不貽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君忠之事也願
賜良馬一匹銛餘一枝忠能除之宰即所請忠即
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上沙如雪比至二
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鬚髮牙毛肱脛
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鷄五隻謂忠曰氣舉能獨
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

觚臚續編

卷四 物類

六 臨野堂

海忠遂據其坐裂鷄醜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
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
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
有鴈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
絕

頃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番蠻部落也中國有
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盆水席中
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製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
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面頰發頰

皆酩酊而散謂之頂刻酒

豕蛇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約五十餘斤晚臥牆下伺之不食揮之不起視其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剖而鬻之而日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俯體作粉紅色委皮於地若蠶之蛻殼者然口嚙嚙有聲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奔攜所獲之皮送於福田禪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光堅而舊皮連卷尚挂於壁

觚臚續編

卷四 物類

七 臨野堂

瓦溺器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將殺丁婦丁隨於床頭拔劍格鬪至鷄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

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愆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為悉碎其日川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助雷殛蛇

英德縣含洗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翁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慧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

觚臚續編

卷四 物類

六 臨野堂

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常即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流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噬逆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游饑斗米千錢道瑾相學渭南縣民趙午醫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甌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

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
 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
 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
 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
 卽至矣婦怒曰能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
 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捫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
 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
 矣婦亟解姑縛樞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僮僕
 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
 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
 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
 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
 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
 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金銀變化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
 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
 一頭眼若點珠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骸俱
 見趯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
 日夫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

鳳騰續編

卷四 物類

元 臨野堂

鸞蝦蟆萬頭以償弘泰賄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
 遂與茨黍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倏閃鑠
 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
 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
 不亦慎乎。

東粵 尙玉藻棉邨 同邑 包 咸自根 參閱
 楊進修恨亭 吳南齡山年

鳳騰續編卷四終

鳳騰續編

卷四 物類

元 臨野堂



叙

嘗攷君子之立言也未有不原本於性情學術者
 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
 信乎文如其人觀其人之立言而可以得其為人
 矣闕里翰博宏興孔公天材卓犖賦性豪邁雖系
 出貴胄絕無世俗軒冕氣生平無他嗜好獨於花
 晨月夕樂與昆弟子姝戚黨故舊或二三友朋相
 與文酒留連追歡忘倦暇則獨坐一室列左右圖
 史覃思研精於書無所不讀於詩古文詞無不通
 叙
 搜討之下著有拾籀餘閒一集賓也伏而誦之觀
 其發言遣詞一皆引經據典見解弗涉于偏議論
 悉歸於正或述舊聞而攷其同異或即方言而審
 其源流或援典故而證其得失其于人之有美弗
 彰者為之表微而闡幽俗之因陋習訛者為之醒
 矇而覺昧若風詩之並存美惡以為勸懲若春秋
 之明辨是非以為規箴凡所以崇正學而斥異端
 敦忠孝而衛道德者固盡章章如其有裨於世
 道人心良非淺鮮况先生仰承家學兢兢夙夜凜

若水淵凡邑乘族譜以及宗廟禮樂嘗有志於修
 明是先生不朽之大業尤必有表見於異日者夫
 豈僅區區是集云爾哉

皆

康熙歲次庚子十月朔日崑山後學葉賓頓首拜
 題

叙

拾籙餘聞

爾里孔毓挺

公羊傳疏
漢儒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云云身言授受淵源是也而謂夫子預知秦將焚書其意實欲尊聖然未免近於誣矣昔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答以百世蓋天地之常經因革損益之通義耳未嘗云繼周之後為嬴秦繼秦之後為劉漢也譬如休咎之徵

拾籙餘聞

在於五事之得失各以類應乃自然之理聖人之所知也至於某代某年時若恒若豈能逆及耶聖人一天地也未聞天地思患而預防者夫既有天地則必有春秋既有春秋則必有百靈呵護豈暴君虐政所能及哉蘇公之文當時禁之嚴矣猶不能遏抑其將來今盛為海內誦習矧大聖人之著作乎夫子果長慮而却顧則六經之文皆夫子之所刪述必當各擇高弟一人授之何獨憊憊於春秋若謂為夫子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故惜之

尤切是以私心窺聖人也烏乎可

焚書之禍今古同憾而典謨訓誥六經之文無一罹于虐燄者則其所焚特讖緯不經之書耳亦未為不幸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是又一焚書也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

拾籙餘聞

推背圖者論語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又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合而推之烏有所謂閉房記者耶誣聖惑世焚之宜矣
儒林公議宋亡名氏撰內有云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云云夫顧時作事乃全軀保妻子之臣所為耳而謂二公為之乎又云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等語先中丞公余四十五代

祖也正色立朝大節炳著初授外吏累遷龍圖閣待制坐糾事出知鄆州徙青州遷兵部復出知徐許二州召為諫議權御史中丞以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兗州復入為御史中丞再執憲權彈劾無所避益為權貴所忌復出知鄆州而卒所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使急於進用何難緘默取容耶以上二則尚得謂之公議也

拾籀餘聞

三

太原傅先生青主山一字公之他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聘至京以老病辭 欽授中書舍人特放還家當道有司罕接其面家叔鳧先典範宰孟邑每造訪輒荷款留恒云孔公賢父母且聖裔也不與他人等贈遺筆墨無算草書尤屬冠絕又醫術入神其方多出于藏經梵語支離人莫能曉獨先生洞悉每檢一方即為註釋無不神効若將經內全方盡皆譯出亦岐黃家玉律金科也海內書院甚多不能悉舉今擇其有先聖主像

拾籀餘聞

者記之於左尼山書院在曲阜東南洙泗書院在曲阜東北八里聖澤書院在兗州府汶上縣城內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孔宅書院在江蘇南縣城北在浙江溫州府城內永嘉書院在北其真府封龍書院在江蘇封龍山龍溪書院在江蘇南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餘姚縣穎谷書院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浯溪書院在湖南永州府不陽縣屏山書院在福建建寧府屏山縣聖書院在兗州府費縣西九十里

拾籀餘聞

四

大標三教之目殊駭觀聽家孟職司主覽目擊心傷於康熙三十六年移答東撫蒙撫軍王公國昌方伯劉公禮飭行撤毀山左一清迄今將二十載恐日久禁弛他邑或有修復時切隱憂因錄記甲一以誌二公干城吾道之功一以告後之賢有司有志開先聖之道者更有望者倘遇臺諫巨公以此入一告俾天下無此名目誠千秋之快事也

咨文附錄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王
為聖道宜有專尊咨請通行合屬以光文
教事案照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
院李 據布政司呈稱康熙三十七年正月
二十日蒙巡撫都察院加三級李 案驗康
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行聖公府咨
前事內稱照得重道崇儒乃

聖天子右文至意闢邪輔正實士大夫覺世苦心
故京師首善之地獨設成均在外則府州邑

拾錄餘聞

五

各置黉序至於釋道二氏別立寺觀以居處
之類聚羣分不相屬也我

皇上精一執中總往開來前歲

聖駕東巡詣闕里發帑金修廟鼎新後荷蒙

皇子祭告輝煌盛舉軼漢唐而上之於二氏典
禮未有兼及豈非示天下專所適從乎至若
貴院下車以來興利除弊亦既治具畢張矣
近查偏鄙鄉村有所謂三教堂者塑像並尊
不根不倫雖係愚夫愚婦所為而微之不防

漸惑視聽適見新城縣條陳有易三教堂為
陰隲堂改供文昌於內一則具見留心世道
但就管窺所見莫如撤去二氏之像專設文
昌香火即其地為文昌祠庶幾絕去三教形
迹更極正大光明又或不然請撤

聖像止存二氏亦無不可總之主持風化為吾
道干城全仗貴院廓清大力當年

聖祖適周問禮曾有猶龍之嘆而流傳既久漸
失指歸至於貝葉譚空事在東漢尤屬渺茫

拾錄餘聞

六

無容混而一之且僧綱道錄各有專司何得
借三教名色為緇衣羽流淵藪地乎事關名
教擬合備咨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咨內
事理亟賜通行闔屬州邑禁止三教名色施
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蒙此諒本司布政使
加二級劉體看得

至聖先師德參天地功賢堯舜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垂教萬世上而君相不
能易下而士庶莫可逾固與日月河山同其

悠久為今古獨尊之一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老氏近楊釋氏近墨即

先師之所謂攻乎異端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凡竊附聖人之徒皆當力以距之何乃不惟不距且欲進釋老於

先師而稱為三教可乎哉况教之一字顧名思義原欲教天下共由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倘天下而羣奉釋老空虛寂滅之說不特無父無君大背聖教且一傳而人

拾籀餘聞

七

類俱絕并無奉釋老之人矣亦大不通而悖謬之甚者也然歷代相仍畱釋老而不誅絕者蓋為四海之幅幘甚廣稟性良頑不一惟恐不畊不讀游食游手入于匪僻不規之途而誅之不勝故設僧道兩司羈縻之而衣食之此

朝廷惻隱深仁于省州邑各建養濟院之外而復寬此兩途以養畜之也乃愚夫愚婦罔識權宜駕御之妙用惑于禍福因果之邪說創造

拾籀餘聞

三教堂于穢巷劇街而與市僧屠沽雜處褻慢

先師罪孰大焉宜

衍聖公因新城孫令條陳而有或撤二氏之像專供文昌或撤聖人之像止留二氏之咨請也奉憲抄案飭議本司謬膺宣化之任敢不直陳以請伏念人之所以別于異端而得為聖世之臣民者亦在入于五倫之內而不越于五倫之外而已今釋老二氏無君臣父

拾籀餘聞

八

子之義無兄弟夫婦朋友之親其不可與先師同列而教天下明矣况我

皇上崇儒重道御書萬世師表懸之學宮而上諭十六條中特著崇正學而黜異端之訓是我皇上洞鑒釋老之惑世誣民亟亟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教天下又明矣凡我臣民誰敢不遵自當如

衍聖公所移撤聖人之像除三教之名杜褻慢以正人心俾天下盡知釋老之非聖教之

是家喻戶曉無惑視聽則憲臺衛道振俗之功當與濂洛關閩共垂不朽矣然本司更有請者一旦議撤聖像必有起而撓之者以為聖像撤矣而位置何所奉之既無其地毀之不亦褻乎然此仍屬愚夫愚婦之見不足與論至當不易之大體也今天下自京師以至郡縣各有學宮以奉

先師之祀則

先師之精英靈爽必照臨于宮墻之內而斷不

拾遺錄

九

在鄉曲泥塗與釋老比肩接席中也况民間現在之像體貌形神何嘗一似此不過愚夫愚婦謬指為聖人之像而究與聖人何與是今日之所撤而毀者原非實毀聖像也且查明嘉靖間毀像易主學者是之此本司所以亟請毅然撤毀以正人心之為便而不必因愚夫愚婦之言滋其游移瞻顧之疑也至于各屬地方凡三教堂有僧道住居者撤去聖像除去匾額而釋老二氏聽其存留以不拒

拒之可耳不必改供文昌致滋多事倘原無僧道住居槩行拆毀杜逃盜之匿跡絕匪類之藏奸是亦安靖地方之一節也伏祈憲臺批示以便轉飭遵行等因到院據此除詳批通飭遵照外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府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先曾祖衍聖公

諱尚賢

修身力學每自矢遠不負

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兩遇臨雍大典皆以特召至上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

拾遺錄

十

之命坐賜茶留京師賜第終朝惟杜門讀書而已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為宗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明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于此學者稱之此語家乘失載見北平孫北海先生

承

著學典中敬錄于右

果恩字諸解紛紜愈令人無所持循鄭康成禮記注屏謂之樹令果恩也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

以朝諸侯之門也果恩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是皆

以為屏矣而栢梁詩曰走狗逐兔張果愚世豈有
張屏可以逐兔走狗者耶周南之什肅肅兔置椽
之丁丁彼置以掩兔椽杙以張之此古人取兔之
法也蘇鶚演義曰按果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
輕疎浮虛貌則果愚為網厥意甚明其以為屏者
以天子朝廟路寢皆有屏月令載天子田獵整設
于屏外是也是又不然所謂整設于屏外者各使
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亦非謂屏即
果愚也或以二字從網遂有以宮殿椽椽護雀網

拾籀餘聞

十一

為果愚者唐文宗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
後果愚疾趨北出夫椽椽之網高出簷楣無碍出
入何事于決酉陽雜俎曰人多呼殿椽椽護雀網
為果愚誤也則前人已言之矣昔年 皇上特
發帑金重修 先聖 廟其護雀銅網頌自 內
庭文移開載只稱銅幪並無果愚之名更為可據
禮書曰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
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
屏也文宗御紫宸殿非在寢門之內背屏而立也

拾籀餘聞

既云北出安得有屏耶顏師古曰果愚謂連闕曲
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愚然應必有據
但考漢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果愚災何連
闕曲闕皆無恙而獨災及果愚也又溫庭筠補陳
武帝書果愚畫卷闔闔晨開若連闕垣墉豈能捲
乎再驗之甘露之事方奪門由竇之不遑豈暇決
崇墉復闕哉以上諸說反覆求之此通彼礙終屬
疑義向見 大廟正門以絲繩結網蔽之因悟
果愚之制或應猶是惟網故可以卷舒唐文宗偶

拾籀餘聞

十二

值急變勢弗暇捲裂斷而去故云決耳若謂為屏
如何決法至于未央之災亦綠繩網非木石之堅
故易災而不能延也今 法駕所陳五輅竹簾之
內復有鐵絲簾蓋 至尊居處自應爾爾昔者宮
殿垂簾之外覆以果愚如今鸞輅之制理或然爾
愚見所及聊復識之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維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
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卜國徵也孝經
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
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期也見于穀山筆塵
今學者稱釋氏書為內典實諸儒倡之耳嗟夫
郡司馬任公訥菴 璣 涇陽人辛丑進士書法精妙
詩亦豪健余昔與常熟許南交 永 同客浣筆泉許
為余寫碩果數種如擷鮮芳於朝露秀色可餐公

拾錄餘聞

十三

題詩其上畫師畫果意難窮離離五色美在中各
得其形造化功各肖其形筆墨工不然棄擲負蒼
穹我欲題詩心憂冲悔不學劔去從戎長弓短箭
亦稱雄胡為咄咄但書空十五六年滯山東雙眼
模糊耳漸聾昨日少壯今老翁四顧誰依類飄蓬
此身難與畫果同嗚呼此身難與畫果同又見其
題鸚鵡一絕鸚鵡聰明出眾鳥生來原向隴頭飛
是誰教汝能言語賺入潼關不得歸
明孝廉閻公古古 爾梅 沛縣人卓犖負奇氣工詩

古文詞著有白奔山人集其七律尤工曲阜謁聖
廟二律泰山滄海並高深一院松風洙水陰啟聖
祠前開玉簡恭王壁裏奏瑤琴形墀鶴舞冠裳麗
繡柱龍彫日月臨世爵有人誰孝享殘碑秋草聽
蟲吟累朝尊爵加無已加到先師自永嘉四海龍
蛇荒世界一城琴瑟舊人家魚穿萍底金浮翠鹿
啄松陰雪點花慚媿腐儒從祀者杏壇雙廡繫匏
瓜公遊魯時值 先王父太傅公捐館舍 先君
少保公冲齡嗣爵居苦塊之際故公之致慨如此

拾錄餘聞

十四

會 祖廟圯廢奎文閣勢將傾歷工役繁鉅 先
公力為修營稍存遺構以待我 皇上鼎新於
今日者皆 先公孝思所成也而謂世爵無人可
乎恐讀公集者以辭害義故表而出之
先聖祖廟大成殿有所謂壽山福海二十四氣者
莫知其所指昔年奉 旨重修 欽差估計殿中
門扉之樞以銅為之謂之壽山其承樞之銅池為
福海也二十四氣者乃殿陛石欄柱首鐫其文如
髮為數二十有四以象天時氣候故云又琉璃綠

元皆頌自 御窰鳴吻一對價值千金其垂脊小吻內有星冠羽衣而跨鶴者匠氏曰此唐明皇也嘗同羽士遊月宮故使其乘風立于高處噫以霓裳製曲細銳之事致使優人尊之為老郎陶人貶之為鳴吻不亦深可戒哉

曲阜多水田尤多蝦蟇春夏之交自昏徹曉閣閣之聲聞數里惟南池少此曲檻荷香良宵寂靜可稱勝境其地即古泮水蓋斯文正脉故淫蛙廢聲耳

拾籀餘聞

十五

自古紀國號年號於器者必鐫于背或于其底如鏡陰碑陰彝鼎尊壘之類是也故錢以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近世多以字為正漫為背是以字為陽矣惟筮者尚以漫為陽文字為陰爻也今錢兩面皆字難分單拆故多用古錢卜之至于我朝制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用 國書識寶源寶泉二局之名則無以二局字樣為正面而以年號為背面之理正當以漫為陰耳漢書西域傳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註錢文面作騎馬形漫

拾籀餘聞

面作人面目也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則漫幕二字皆可通用而錢之正面曰文面甚為古雅何從無人道之

憚字有二音詩大東哀我憚人小明憚我不暇皆丁佐切音多去聲勞也與畏難之憚音徒濫切者不同

明史載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

拾籀餘聞

十六

書種于絕矣文皇首肯之云云及建文遜國獨正學先生罹禍最慘以廣孝之奸深殘忍竟有斯言文皇于廣孝言無不從而獨違茲語豈非數數余竊疑之偶閱姑蘇志云姚榮國 廣孝 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諸儒然後知其前言之偽彼正學所讀者何書也詎有外程朱而有所為道耶既詆程朱而欲留讀書種子何為不自相矛盾乎益能料其不降必深知其所學又自知所行不免于君子之誅故陽為好言以堅文皇好殺之心即

王允殺蔡邕恐作謗書流于後世之意君臣之間

已默相喻意故若頓忘前約者不然弗納其諫殺

之已甚何反加十族之誅耶或曰文皇本待以不

死十族之禍乃先生激成之夫不肯降附廣孝言

之於前矣降且不肯而使之草詔非有心以促其

死乎後之尚論者幸勿為老禿瞞過

康熙辛酉同邑毛父仲淑表兄郭晉公瑤鄉試赴

省途中見茅菴數間進內少憇有道人出迓年可

八九十貌似老姬相待甚殷偶談及魏闈奸橫道

拾錄餘聞 七

人艱然徑入郭表兄怪之潛窺其所為方自厲刃

若將復讐也者二公大窘疾趨而避獲免詢知乃

亦闈人曾受魏璫恩惠者無怪當時乾兒義子甘

心于東林諸公也

禰字音你父廟曰禰今讀為迷誤矣詩出宿于涕

飲餞于禰皆上聲也又音祧禮記其在軍則守于

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至于姓亦

音祧如禰衡而世皆讀為迷卞方伯毅齋家畜聲

伎援據考証最為詳博曾演漁陽三搥讀為祧衡

在座者靡不詫異噫人不可以不學竊恐梨園之笑人耳

崑山顧文康公鼎臣父桂軒公少有異才學制科

不成謝去居肆鬻麻以為業其內甚妬家惟一青

衣闔防嚴密不使稍近他日遣饋公食于肆偶值

雷雨不能即歸因得請間既而有身生男即文康

也故文康公謝恩疏云臣父臣母止得一宵之歡

讀者憐之青衣即楊夫人也為兒時邑中謀築橋

梁及落椿數十人引之堅不能下夫人在旁覲視

拾錄餘聞 六

曰一人之力足矣奚以多為眾方無計乃戲曰汝

若能為異時必產狀元乃舉椎引之一擊而入則

河水為赤視之皆血也人謂七煞為其所破理未

必然金神安得有血蓋必水怪所伏耳至今相傳

為狀元橋云

明世廟時張孚敬桂萼以議禮驟貴傳會迎合貽

譏後世嗣乃釐正祀典欲蓋其豐昵之私妄逞私

議極多偏頗最可異者易祭器為磁器以為天下

之至潔無逾于磁因其便于漑滌耳夫瓦登木豆

金壘竹籩古先聖帝明王用以事天祀祖以明備儀備物之意一旦取而更之所謂洗爵奠斝修其簋簠者盡變為磁罐磁盤此等識見真不顧人驚死昔大舜陶于河濱知磁者宜莫舜若果在當易舜且為之矣何待于今耶蓋亦惑于霍韜之邪論謂周禮為王莽偽書故以天官所載醢人籩人之屬皆為偽耳且磁之為物無論尊卑人人皆得而用乃以之事百神承大祀褻執甚焉張桂大禮之議不過得罪千名教若此一節直獲罪于天矣

拾籀餘聞

九

唐詩天街兩畔槐號槐衙曲江多楊柳號柳衙謂成行列如排衙也香山詩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免無排衙之名始見于此蘇長公詩高亭石排衙亦謂其對峙耳唐之節鎮每遇叅謁則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亦謂之排牙牙者軍中所建大旂此文武之分也

施耐菴水滸一書及經聖嘆批評盡得其開闔變化之妙凡作文之法悉備靡遺誠能熟讀玩味以肆其端則行文有成渠之樂矣然必學力既堅胸

有成竹方可寓目不然與文章一道無毫髮增益徒資其驍擊之性愈難馴耳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知言哉

禮經云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今則惟視其平素往還之厚薄以為弔免可慨已夫

明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謁先師行釋奠禮進朱儒六千稱先賢先期真人張應京請入監觀

拾籀餘聞

三

禮禮部駁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至成賢街先王父衍聖公偕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於街左跪迎駕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遣大璫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云云按綱目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菜讀曰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段脩若廟見

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也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因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因去媒讒佞遠矣真篤論也人能于此立得脚定不為毀譽易搯方成為己之學

宋史宦者傳梁山灤音朴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

拾遺餘聞

五

濟汶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水滸傳所謂八百里非虛言也至金朝水退安置屯田近時汶上西郊鄉人掘井數仞及泉下有腐藕節孔畢具但質成泥滓耳則前為巨浸可知滄桑之說良有之乎

康熙初年有丐者黃姓往來于鄆城汶上之間虎軀彪幹鬚髯如戟人皆呼之曰黃巢其母雙瞽背負之以行乞于市凡一家施與則弗再過數日週歷一村即移他處既得酒食或于曠林古寺中拂石陳列奉母上座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承歡食

既徹然後自食鄰封咸聞其名樂施恐後及其母歿葬畢不知所之此君具純孝之德而加以逆巢之名殊為不倫蓋以貌累其人耳

伊川夫子宿僧舍命移座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其人形便不當慢其主敬如此近見塾師于齋中設聖賢圖像教子弟習禮于前使不忘恭敬法良善也但學徒之眾謔言雜還箕踞高卧在所不免即師長矜莊自持而畫長人倦豈能終日儼對越之誠不幾於褻慢耶再若居處湫隘破舍殘廬

拾遺餘聞

五

值高軒之過尚不敢以屈時賢顧敢于奉往聖乎愚意若庭宇淨潔無妨另擇一室以備晨夕展禮如村塾荒陋不若己之

禮記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世俗贈嫁之物皆實以棗栗備贊儀也猶古之遺意不知者乃以為取早立子之識已為可哂而太學諸生祀先聖以棗梨蓼花綠取早離了之意真堪絕倒

康熙乙丑遠來一星士粗通數學年二十餘無雙

手右足兩肩如削衣作偽袞如戟手狀右足着踊
跪左足曳淨履見人輒脫履整冠躬身垂袞以揖
凡盥頰飲啖咸頓其足其指長倍恒人屈伸罔弗
如意欲觀其書則以足拂紙夾筆而寫余見其書
唐律一首字頗端楷而未免褻瀆然既用以飲食
足即手矣罪可未減若較之鄉村學究日事文墨
而經年不知盥漱者反勝一籌已

杜詩繡段裝簷額邵註謂掛綵于簷頭下殊無意
味辟疆園註簷額即額也以其在高處故曰簷繡
拾籀餘聞

段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此解最為精確今
恩賜筵宴教坊承應樂工以蜀錦覆額惟露其面
冑以金冠垂其餘于後左右手仍各執錦一幅應
歌而舞則唐時之制或猶是耳

武定李文襄公鄴園先生總督浙閩時有冑稱其
年姪者公撫恤倍至臬司某公廉知其偽白之于
公公曰吾亦知其詐若摘發其奸則真者裹足不
前矣何以重譖誼也卒厚贈之其盛德如是

東阿于文定公慎行

萬曆中以禮部尚書謝部事

拾籀餘聞

居穀城山十有七年矻矻以讀書為事今洪範池
側東流書院公讀書處也嘗種菊二十餘本菊盛
開時獨造花下與花為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
飲一盃凡酬二十許公亦徑醉有如此下酒物則
漢書不得專美于前矣菊曾為風雹所傷公作打
花詞弔之至今膾炙人口讀者但知公惜花意重
殊不知為懷友情殷耳

萊陽左雜石先生懋第純忠大孝節炳千秋邑中
建立祠宇春秋裡祀邇者其裔孫忤邑令意乃倡
拾籀餘聞

言左公不得稱忠若謂為忠臣則 聖朝為失刑
宜請嚴祀會學使徐公章仲焄微聞其事亟請于
撫軍懸匾祠中顏曰 聖世夷齊其議始息所謂
仁人之言也

運使三韓李公興祖風雅絕倫重修古厯下亭徵
詩成帙嘗見其題仲連射書臺曰一矢千秋真千
金莫能易一字也

明總戎劉公綏為神宗朝名將所用刀六十餘斤
每出則四勇士共舁以隨世所稱劉大刀者也曾

一至曲阜展謁 林廟 先曾祖邀之飲酒酣冀
觀其藝乃滿浮數大白脫帽使左右有力者二人
曳其網巾入肉二三許目皆盡裂頰如渥赭青
帙首鞞袴小團花戰袍握刀輕利剽迅風騰電掣
旁視者慄慄讙伏如諸侯從壁上觀項王意烏叱
咤也老人家猶及見之為余言若此

馬社繁鬻國手也髮辨細如鼠尾長弗能垂以簪
縮之偶值櫛沐見其立委至足跟仍餘二尺嗣又
于邑城隍廟中見一遊方羽士囊結其鬚放之長

拾簿餘聞

五

至于地尚餘尺許康熙甲子道過東阿斑鳩店唐
盧公程知節 本名鐵金 之故里也遇一老叟左手
握竹管高出于首徑尺迫而視之細如洞簫而長
三管相比纏之以絃乃其養手爪者去其管中指
食指無名指甲皆二尺餘色正黃紐糾而上搖搖
顛掉形似魚鰓殊不耐觀此皆余所親見者鬚髮
血之餘爪甲筋之餘則其所稟血氣必迥異恒流
故殊絕乃爾羽士老叟吾不知其所終而社繁之
壽未及古稀何也或曰凡具異相者算必促然則

氣血又不足恃矣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要領有兩義檀弓晉獻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京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
頸刑此直謂腰與頸耳漢書張騫傳騫從月氏至
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衣也領衣領也古
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言不能得
月氏意趣故以為喻耳

吳中謂人最下流者曰連蹇楊子雲反駁騁驛駟
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猶詈人駑駘耳

拾簿餘聞

五

宗叔敬存 典誣 司訓臨淄有表氏子病瘋妄罵人
莫敢近而事繼母甚孝冬月嘗質明而起挈甕取
水恐母氏衝寒晨汲耳暇則平治道塗以便行旅
朔望必詣 文廟中屏除瓦礫芟刈荒蕪躬自洒
掃久而靡間見家叔必致敬叩拜云見聖裔如見
聖人也
史記多轂輶髡言淳于髡多智如輶器多之雖盡
猶有餘膏也輶音禍盛膏器車行載以塗軸即今
行車所掛盛油甕也濡漬既深表裏皆透故多之

而不能盡耳

京都西華門內元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劉元塑
三清像甚奇後見鄒縣城南人祖廟像生氣宛然
定為劉塑無疑而皆不如先聖祖像始自魏興
和二年兗州刺史李公^挺命工修造雖不知塑出
何人然與子溫而屬一章脗合似非劉塑可及劉
元元朝人官學士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
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

拾籀餘聞

卷

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
疋越歲余隨衍聖公拜謁成均祖廟四人者躬
迎于成賢街執弟子之禮甚謹年俱二十以內蓄
髮如漆儒雅可觀應對明敏詢其國內取士之法
曰舉賢才所服春衣乃上賜工部給發者蓋
定例入監肄業則隨天朝至回國時仍用本國
服色耳

明尚寶卿青陽羅孝可先生^{尚忠}先姑母之翁也
天啟中在刑垣日疏請補建文謚號暨諸臣卹蔭

拾籀餘聞

殊快人心節錄于左臣幼讀國朝實錄竊窺建文
君照臨五載慈仁翔洽遜位之後編年盡削廟號
不存心甚痛之先是齊代諸籥之貶削也文皇帝
龍潛燕郊繕兵自衛廷臣建議先發建文君終加
優禮不為動靖難師起方檄兵北阻東昌鐵鉉幾
犯蹕建文君戒諭軍中勿許蹂躪令有殺叔父名
文皇帝知之是以單騎佚出而還駕也後師駐江
上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約以周公輔成王故事
未報即闔宮自焚遜荒而避文皇帝自歸而嘆曰

拾籀餘聞

卷

孺子不聽吾言至此夫曰叔父曰孺子宛然家人
一體至誼彼此原自無意而當時羣臣一則好侈
其紛更以煥改玉之轍一則欲甚其顛越以彰問
罪之師因而過分畛域遂削去廟號編於洪武三
十五年中廟號血食與改葬之禮一無問焉遂成
二百三十餘年之禁錮不開俾鬱結之人心猶含
吐於欲明欲晦之介謂之何哉謂先代成規固然
乎彼魯昭公殯于乾侯春秋非之而文皇帝嘗謂
陳瑛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太

祖自盡忠於建文然則寬宥之意自昔而已然矣
即我皇上亦愍念方孝孺准行贈恤矣乃此陳迪
黃觀黃越練子寧景清王良鐵鉉陳思賢八人者
政與方孝孺死事同慘並當贈秩易名廕錄厥後
勅建廟祀其妻子役從以節孝殉忠者從禮在廟
諸凡可以曲闡幽光者願聖明弗靳也倘諸臣表
彰弗靳而建文君之編年仍缺廟祀罔修竊思忠
如諸臣不肯主而貪生豈肯主而貪名凜凜英爽
當亦有割耳而弗願聞斷舌而弗願言者其何以

拾鐸餘聞

卷

慰九原之忠謹哉然後知大禮百年後與自非天
子不議邈成祖迄今日若或尼之而待其人後行
者其我皇上之謂歟事有似迂而實切言有似緩
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丙子春 上遣通政使吳涵祭告闕里先生以

理學宿儒承 命將事凡聖門典禮無不留意丁

丑余入都公偕大宗伯韓公 英 少宗伯許公 汝霖

少司農王公 紳 王公 拱 諸公見招先生言及曲阜

不絕髭緇義形于色宗伯韓公顧謂余曰此貴昆

玉暨世尹之責耳余曰愚兄弟何能為現有貴部
頒給僧綱道錄印記不清其源欲過其流得乎韓
公愕然曰有是乎乃吾之罪也歸語諸當事速具
咨詳吾誓為聖人廓清此片土也返舍後即述之
于郡守李公 世敬 公毅然任之未及行以病卒而
韓公亦去位矣事遂寢失此機會至今惜之

士大夫言動自當秉禮然古禮亦有不合于今者
不可拘泥羔裘元冠不以弔禮也勝國儀制弔喪
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蓋烏紗非國喪不可變也

拾鐸餘聞

非

則是元冠以弔矣昔者汶邑令汪公行弔金頂紅
纓而着素衣蓋遵冠不可變之說見者無不匿笑
如拜曰端肅本男女通稱今惟於閨閣為宜若用
之男子豈不資不知者捧腹耶

聊城任大司寇海眉先生 克溥 余外舅也羣從排

行屬第十四當八袞之時閨族製錦稱慶首書奉

賀海眉十四賢弟八袞榮壽後列愚兄某某有四

人焉當壽躋八旬尚有四兄事已奇矣而胞姪輩

逾古稀者亦十餘人是日公昆玉上座羣季行列

翁顏鶴髮照耀一堂獨公鬚髯尚未全頽也此事得未曾有亦可謂人世之祥徵矣

帝京景物畧載長安謠曰楊柳活抽陀螺楊柳青放空鐘楊柳死踢毬子楊柳發芽打板板俗讀曰

鳴陀螺者似螺之不平也其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之以鞭掣鞭則螺轉其理易明獨板板之意難曉製似棗核置地而棒擊之詩大雅柝柝板

矣註挺板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板板之形似之或以是得名蓋板與板音相近而又訛板為鳴耳吾

拾籀餘聞
鄉俗謂錢亦曰鳴則愈晦而難明矣

余家有元板書一部酷類宋槧後有印牌書至正年月余為裁去質之賞鑒家咸謂宋槧無疑母舅

鎮江太守馮公度棠見之曰此真元板後必有印牌標寫年月不知為何人裁去耳余心服其識

堂邑尚書張公蓬立鳳翔致仕居郡城有某人者少年登進士恃勢凌人閭里側目未幾身死同城

諸進士候謁張公公佯問某年兄何以不至答曰已作古人迺尚未知耶公嗟嘆久之曰何苦這等

拾籀餘聞

忙

汶上給事岳公鎮九峯秀辛丑進士起家封工縣

尹以循良擢垣中致仕鄉居足跡不入城鍵戶課子不接賓客碩人長德鄉黨推重自署廳事一聯

云寧可疎慵乖物識不將性命作人情視彼曲意徇物者逕庭矣

長山王總戎緒光應統為余言昔年隨征噶爾且出神木數百里有山無他樹木皆牡丹大者高丈

餘叢密如棘居人伐以為薪惜未見花開特別其拾籀餘聞

種類耳邑人于古城下築墻掘得古銅器為鐵鍬所傷碎而不完莫辨其美名取一片于水中洗濯則浮而

不沉蓋銅質盡故體輕博古之士亦不可不知河道總督王公純嘏新命云嘗隨

聖駕將至瀚海下營時有野鼠遍滿山谷帳幄之中其厚盈尺亦不啻人方數十里皆然此亦聞見所罕

崑山高元友愷精於篆隸曾見一銅章鐫曰吉利乃曹暉小字也籀文甚古漢印中最佳者

京師愍忠寺有貫休畫十八阿羅漢像相傳寺僧以七白金鸞得康熙丙寅下邳間吳方舟坊各臨摹一軸與原本了無差別洵名筆也曾為愚兄弟寫泛舟小照禹鴻臚尚基之昂補景可稱二絕在京邸相過見案頭素扇戲作綉繡落驛于其上蕭疎數筆而所謂樂道德者狙詐無賴酒色之氣可掬以及驛子窘迫惶悚之態雖名梨園不能形容如是之曲盡也其一作輦車鬻羊肉者傍立京婆長鬢高髻豐頰偉幹顧盼有朵頤之狀車載肉箱

拾錄餘聞

筆

上懸小燈而輦車者則回回也凸鼻深額啣嗅之聲如出口吻又不特形神酷肖而已近代寫真名手當推此公為第一
前人喫跌後人把滑此成語也今與夫昇輿途遇泥淖必倡曰把滑人止知提警其同儕使致嚴于步趨而不知喚醒輿中人者正復不淺
漁洋先生論詩絕句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殊不解妃豨之意後見公池北偶談載一江南士人

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乃誤以妃為女呼為喚豨為豨湊泊成句耳因憶故友郭子謙六元吉滑稽好為奇論嘗言天下無難解之字義會有觀元史者指仁宗名愛育黎拔力達以相詰郭即為之注曰俗稱事不諧練曰黎拔言有愛育之心而撫字之道未盡善也然其才力則四通八達無不週矣雖戲語而實為強作解事人下一針砭也
詩羔裘如膏音去聲非為協韻悼二韻也大九脂

拾錄餘聞

音

擬曰膏則平聲所以潤物曰膏則去聲俗謂脂車曰膏車音語未聞讀為平聲者此可知矣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目為釘坐梨言席上之珍也釘音定簇肴核也吾鄉實果菜於器曰釘本于此
湖南瀘溪石氏巨族也家傳銅鈺一枚乃武侯時物人稱諸葛出師鑼聲聞百餘里吳逆之變嚴刑求之不得特用銅夾威逼以獻洎雲南蕩平此鈺不知淪落何處

邑中有束姓者或即束皙之後勝國巡按某公行部至縣吏呼其姓怒曰是誰之叔耶蓋惡其束叔同音耳更讀曰捆俗謂一束為一捆也今其子孫相沿俱讀為捆問其本音則不知矣

往見友人案頭錄本中有二則切中時病附識于左令人說有趣供人令使矣令人說在行其為人可知矣又曰纖語近于倡混語近于優俚語近于俗士大夫稍涉于此不獨損威且無以迓福况惡語乎

拾籀餘聞

妻

康熙甲申聊城有人暴死越日而蘇云初見冥吏持硃票勾攝皆本城孝廉共五人為首者李孟宣其餘忘之矣次日孟宣果無病而死在城孝廉人

不滿十于是人人自危然迄今十餘年俱各無恙無稽之言甚無因偶而一中而遂為所惑也

宗叔夢兆典祥 宰廣東文昌縣署門樓懸古銅鐘郡城距縣百六十里其聲遠聞太守奇之輦致府署以巨槌扣之不能達郊垌復送歸縣發聲如初蓋地氣相感而然信乎銅山西應也

學士孫公松坪致彌 謂余曰凡作理題須避酸餽氣蘇長公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耳

勝國籍沒劉瑾家得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他物稱是而獅蠻帶僅得二束籍沒嚴分宜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白金二百二萬七千兩瑪瑙水晶哥柴官汝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

拾籀餘聞

妻

沉香五千五十八斤他物稱是獨空青四枚籍沒朱寧家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九十八萬兩玉帶二千五百束胡椒三千五十石他物稱是惟祖母綠佛像一尊可見奇珍異寶雖權臣之家亦不能多購近鬻空青者比比皆是足徵其偽矣近日各省外僚飲食日用皆自辦置弗勞有司以養廉潔之風或取給于一二用事之人輪直供應既便適于官又弗擾于民可謂善矣但有力不能供者不得不請託受賄以佐其費在上者方嘉其

勤勞服養之功而不知蠹政之源有在也有志於循吏者盍鑒于茲

大名相國成公基命 宇靖之後以避廟諱題改字

為名天啟中以司業署祭酒事上請視學疏有積

道德雍殘賊之語見惡執政乃請告歸未幾起為

講官進禮部侍郎時魏忠賢用事公正色講筵羣

璫遂以東林目之上疏請告不允以原官掌南院

印將行有為之謀者南樂相國為公姻戚當一託

之笑而不答出都廣微來餞曰親家此行聲名逾

拾繹餘聞

卷

重余老矣他年身後謚法當借重耳對曰公念及

謚典幸甚但臨時看公議耳廣微啣之切骨其不

比姻婭如此可以想見公之丰裁已

德州大司空程公紹 天啟初巡撫河南有臨漳縣

民邢一秦得玉璽於漳河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公上其事於朝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

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闈既不應還

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

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

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云云氣節凜然真有古大臣之風也以上二則見學典

磁器莫尚于柴窰其他官哥汝定以及明之成宣

皆為世所欣賞寶玩余家有唐太宗御賜銀酒卮

上鐫貞觀年號器非不古以其銀也雖世隔千載

反不能與近代窰器同科彼積金滿籥者視此亦

可以悟已矣

江陰令某浙西名孝廉也貪鄙黷貨不遺錙銖縣

拾繹餘聞

卷

治前麪肆味頗佳偶嘗而甘之限每晨以一盂進

總又以夫人公子故遂三倍之久而不償其值肆

主乞領輒忿然作色曰汝肆甲于他肆者以予勤

於聽訟故食客輻奏耳設予稍怠于政則闕寂無

人矣終朝食德罔知所自尚忍於相逼乎終抑不

發肆主苦之

凡事物不見首尾循環無端者方言謂之沒頭沒

豚余初以為緣督為經之督謂衣縫耳後聞之家

孝廉晉林公銜楠 始知為豚字按字書豚音篤尾

下竅也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粘必沐乃解者謂之臚
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臚亦粘也音職則髮臚之臚
正當用此字見輟耕錄

唐書吐蕃貢霞璽璽音牒即今之紅璽璽也霞璽
名亦甚新

武林高士戴易字南枝以隸書馳名檢討朱公竹
垞獨謂為隸中之魔必其筆力放恣有出于蹊徑
之外者其質居吳中醫書為徐昭法先生枋營謀

拾籀餘聞

无

葬事幅直一金人爭售之蓋亦高其誼重其品故
不計其書耳事載居易錄中獨不知其姓氏余知
之最切惜未得聞之于漁洋先生使得附名于其
間也

乙酉中秋後過汶逆旅主人為余言數日前有客
投止夜半為蝎所毒亟索燈火至則豎草為標嘒
水呪之俄爾舉店中之蝎百十為羣咸集其下內
有一蝎倉惶特甚似有遠巡畏縮之狀久之始緣
于漂末取而碎之以數患處痛立止餘悉遣散戒

拾籀餘聞

勿勿傷否則再試不驗且有反噬之虞耳余雖不
知其何術而數善備焉靡其軀以洩忿兼即以之
療毒快已誅止其魁而不波及無辜有以哉古來
朋黨之禍將宵小之務去不盡殲不已卒至勢莫
能勝以致流毒蒼生延及宗社非君子之過歟惜
無以此術曉之

比部主政某公忘其姓名旗人居官有直聲性至
孝母歿迨僧作道場備極虔誠浮屠有破獄之說
畫地為囹圄狀問僧曰此何意答曰消愆祈福欲

拾籀餘聞

罕

使太夫人升天耳因大喜事之愈謹越日復作佛
事僧畫地如初又問之對仍前乃大恚曰太夫人
昨已升天誰復強之入地耶詈而逐之此公之見
殊快人意

表兄郭晉公博聞強記凡內外遷除名姓籍貫歷
歷能言百無一爽朋從目為活繙紳而其才識有
過人者當朱方旦以左道惑眾扇動海內獨謂余
曰異日 國史必大書特書妖人朱方旦伏誅七
字吾老矣弗能見也吾弟識之後數年果事敗伏

一七一

法

明宗室擬名各從諸藩如魯府一派則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二十字也例凡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以前擬定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選擇頒給故禎之間綱紀廢弛主者索賄滿意則錫以嘉名否則制惡字子之余有表伯明宗室疎屬也名上應以字其下竟得禽字更有得獸字者殊可駭笑赫赫天潢求貨不遂尚以此等加之他可知矣國欲不

拾錄餘聞

聖

亡得乎

四氏學錄家垣三公 貞樂 明懷宗朝禮垣過庭先生之季子也家世華廡而自處恬退兩胞姪相繼為世尹從未嘗干以私宗黨推重居邑之西偏因號曰西園數弓之地疊石為山紫以曲沼樓閣臺榭靡不悉備特具體而微耳經營布置六十餘年寢處其中吟詠嘯傲四方賓客造門戶屢恒滿生平無攢眉之時曾遍遊吳越歸語子曰名山大川高矣美矣視此園峯直同蟻垤然究不肖移吾情

苟得而移吾情則此不可一朝居矣襟懷坦易不

可及也同時萊蕪張道一先生 四教 順治丙戌進

士以方伯致仕淡泊自矢依然寒素老儒也當暑

浴於河會有公差過繫馬柳陰解衣盤礴呼公使

為之摩背公領之浴畢而去蓋此人特受中丞命

致候于公詰朝進見知即所為摩背者乃大窘叩

頭請罪公笑而遣之其厚德如是益都王明經克

生 國楨 自聯其書齋云淡想萊蕪張道一樂從曲

阜孔垣三為其所景慕如此而一與三對待恰好

拾錄餘聞

聖

亦足占二公之品望矣

京師崇文門外有某人者家計中落乃鬻其宅以自給既成交矣買主修葺舊宇于地中得白金一罍古銅鼎彝數件約值數百金乃召業主語之曰此是君家故物合歸之君鬻者辭曰吾居此者三世已未聞有此今子甫遷移而獲之即為君之所

有吾何與焉彼此堅弗肯受乃共施之寺中此時

正值予在都門闕闕之內見此德讓之風惜匆匆

返轡未暇詢其姓氏筆之以挽儉薄之俗

濮州考試童子有名李之芳者州守張公怒曰文
襄公 昭代元老海滋山脈咸聞其名豈居同桑
梓云不知耶後生小子不避前輩妄誕甚矣遂黜
之不令入試或為之緩頰使更其名公曰即此已
占其為人雖獲上進必非篤實之士終格不許張
公此舉真可激厲薄俗嘗見世之命名者曰希天
希聖師堯宗舜之類匪獨莫可企及即書之刺中
亦甚駭目昔亡友毛艾仲名其孫曰無疵無疵庶
幾得古之遺意焉

拾獲餘聞

聖

我省學使黃公崑圃 叔琳 衡文闕里事竣之日為
余言登州王孝子復讐事吳興溫鄰翼 睿臨 為之
立傳按傳王孝子恩榮其父永泰為巫人尹奇強
所殺榮方九齡母劉氏携之控縣奇強有所緣僅
追葬埋銀十兩其祖母劉氏傷于之冤弗伸也自
縊死母劉既痛其夫又哭其姑憂恨成疾疾且革
出官所給金而撫恩榮曰若父斃於讐汝祖母縊
之今吾又繼之死三命以易此金若忍忘報乎言
訖而絕恩榮號泣積而藏之依其舅劉毓珍以居

刻苦讀書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日思報讐鑄斧
自隨舅氏患之携至長山島別業禁勿出且誠曰
殺人者死汝讐固勿共如國法何孝子曰嘻固然
吾未有子倘讐報而身死父且勿祀奈何姑需之
及年二十八生子乃喟然曰今可以遂吾志矣即
往尋讐踰日遇諸賽花橋以斧擊之讐趨斧勿及
投以石仆地遇救者得逸去其明年將就試于登
乃抱其子號泣於舅曰吾必殺讐此呱呱者仍以
累舅氏矣復提斧出尋讐遇於府鐘樓前擊其首

拾獲餘聞

聖

削腦肉至耳不死旁人碎奪其斧讐復逸去控於
官孝子乃出所予差埋金陳于堂殊批宛然縣令
王鵬嘆曰吁君固至性人也事經屢赦吾勿能以
法助汝殲讐任爾報我敢爾禁而顧謂奇強子曰
若父謹避之孝子不汝貸也孝子大哭令亦泣堂
上堂下吏役及觀者皆出涕自是奇強杜門勿敢
出孝子歸濟海指海誓曰吾三年之內不殺此讐
者有如水及己丑五月學使黃公滋試登州孝子
至復跡其讐奇強適以巫出治邑人疾行至戚家

坊方四顧孝子突自巷出前扼其吭曰若識吾乎
奇強驚跪乞命孝子曰奴死已晚尚求恕耶抉石
擊其腦腦裂昏仆連蹴其心碎其腎囊立死趨縣
具狀縣令劉曰信若讐乎孝子具陳其詳且曰始
吾少懼不勝也既吾壯無嗣懼不祀也迨有子而
兩擊之兩以救免吾啣志忍恨與讐共戴天者二
十八年吾罪實大請死於法趨出就獄令為之改
容曰吁真孝子也且俟讞于時士就試者聞之相
與嘆息流涕請於學使黃公公曰此奇男子也吾

拾錄餘聞

聖

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方啣命為國家擇士
可遺若人乎乃檄縣令出獄就試且曰讞法聽諸
有司試無礙也及就讞郡縣議出屍再檢孝子大
號曰吾父死已慘今出屍再傷吾親體也我何忍
願速死以報我父于地下于是郡縣吏憐其志壯
其烈議曰讐而殺當也不告官而擅殺法當予杖
申之臬司臬司李公讞曰律有當讐即時殺死勿
論之文令恩榮卸其憤恨積之二十八年而得甘
心于一且停棺於塲藏金於櫝志未嘗須臾忘較

之律文即時殺死尤難雖非即時猶即時也其心
苦其志堅其事固古今罕觀者聖朝方以孝治天
下若恩榮者可旌不可誅引經據律釋之允當若
何子杖如以不告官也令學官戒飭之曉以律意
則可以之請于巡撫蔣公公曰律既勿論矣何戒
飭為告于學使黃公仍于冠服遊於庠令天下人
于而遇變奮志其孝當如此也云云余謂此正昌
黎所引周官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非若
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不能自言于官

拾錄餘聞

聖

者比也在孝子怨塞身死固屬明分豈異其生然
茲獄之平允以視唐徐元慶誅之而旌其閭者奚
啻霄壤斯亦孝子不幸中之幸也夫
汶邑王孝廉子由 咸遠 康熙癸巳道出慈谿值趙
文華發塚一事當分宜之敗獨文華全要領終膺
下相傳其樁木約值數千金其孫冀得轉售善價
暮夜潛發其塚易以他木木短莫能容弗暇更置
乃斷其首足而納之為族人知覺嚇詐不遂出首
其事入爭快之漏網渠奸數世猶受逆子之報理

應然爾

家明經星來公 與景平生信夢而好言夢雖夜中

無夢亦必偽託一事以告人即假寐之頃已備數

夢或作制藝贈之破題云夢在眈先惟恐眈久而

忘夢是以眈短而夢長也余嘗謂鑿空撰夢未之

前聞實自公始後見黃休復茅亭客話一士人能

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曰吾實

無夢向所夢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

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况夢筆夢松者乎則知夢

拾簿餘聞

四七

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乃知撰夢起自休復非始

於家星來公也但未曾訊之占夢果亦有驗否

癸巳 萬壽科鄉試吾族中式二人貞珣余高祖

行也總雷余孫行也七代祖孫同榜從古未有眷

念先德益深修省

大宗伯慕廬韓公曰釋氏以經懺追薦令得解脫

世俗溺之以此為孝不知金乃西方肅殺之氣鏡

鉞之聲最為剛猛可以撼動幽冥若連拍之則魂

魄震懼奔竄無門孝子慈孫念及惶惶之狀應亦

不忍為矣

康熙甲午五月二十二日吾邑大風拔木屋瓦皆

飛雨雹大如梨其厚盈尺一望如雪寒氣砭人肌

骨蕭條景色當盛夏如深秋傲瑩之樹枯死一千

餘株碑碣仆者以百十計洙泗書院石坊全覆距

基趾丈餘合抱之松堅質直理者為風所旋糾結

如繩一夕頓成朽腐真從來未有之奇災也

往年京師春旱 聖心焦慮適張真人在都

特命率所屬法官設壇祈禱事下秩宗吾鄉大宗

拾簿餘聞

四七

伯沙會清先生 澄 詰兩期于朝法官對曰今晨已

寄家書矣相傳真人每有急難輒焚家書真邀乃

祖之冥佑耳公笑曰家書二字出真人之口則可

若汝輩直須云具稟揭耳聞者絕倒

近有庸醫粗讀醫論不諳文墨有患痰火病者延

之診視乃蹙額曰此名為益火引動則痰故極難

療治聞者不解彼蓋誤認醫書益火動則痰生之

論不能可其句讀而以益則為痰火之名耳語云

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如斯人者吾知其費人矣識

此以告擇醫者所當慎非徒資嗚噓已也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先王父之外祖也厚德清

操賈絕一代明嘉靖間巡撫真定值分宜枋國移

疾歸里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椽不接賓客時駕

小舟垂綸自娛會郡守數遊獵其地公輒引避父

老疲于供役異公有以靳之他日艤泊以待邀致

舟中劇談竟日察其饑也乃以自食菜脯進率皆

麤糲公食之甚甘郡尊不能下咽枵腹周旋幾至

委頓遂不復再窺湖濱矣

拾錄餘聞

完

青陽羅姑丈仲懷夢陽工于詩詞專治周易曾卜

其邑人中式遇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而獲雋者乃李廷弼字夢子可謂隱而

彰矣崑山老友許復陽青入闈後自筮遇中孚初

九虞吉有他不燕是科第七名虞吉第八名趙匡

世乃崑山人所謂有他而已則不燕殆無一字之

虛矣易之理微故多奇中固不與曲學小術同科

也

顧天石言浙人方某初任山西某縣令以奇酷以

濟奇貪性復奇吝其壻往探贖以白金三星人將

不食其餘幾掛彈章矣以丁艱去及歸里親友為

檄逐之不得入里門乃大悔其所為于神前自責

迨服闋仍補原缺邑民大譁亦議逐之爰集里老

謂之曰今之方某非昔之方某姑待之十日若所

行如前汝即不吾逐吾亦自逐矣乃聽之於是潔

已愛民催科不擾斷獄如神旬月之間頌聲洋溢

賓客至者悉厚贈之督撫交章論薦累陞至太守

截然如兩人云季文子有言曰過而能改者民之

拾錄餘聞

季

上也此公有焉

余家先世所藏歷代頒賜綺紵表裏大半皆鎖袱

其厚如錢文如水波閃爍無定顏色歷久愈鮮第

年遠畏風觸手而靡紵名鎖袱不解何意及見居

易錄載鄭湛若赤雅云鳥毳之精織成文章者曰

鎖袱蓋即今之羽緞也始知取名之意然今之羽

緞光彩遜此紵多矣

敝都兗州南門即少陵曾登之地所謂南樓縱目

初也顧樓久傾圮惟存雉堞郡守金公一鳳重建

樓其上旋以丹雘殊壯觀瞻即以南樓二字榜之
古朴之中倍增典雅所以為妙亦猶行文之法不
難于出新見奇正以平淡為佳余謂武昌庾樓顏
應同此

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
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胄諸人所攻明
鄒南皋馮少墟兩先生講學於天啟而為朱童蒙
郭允厚郭興治等所攻世遂以講學為諱何吾道
之不幸也我 皇上頒朱子全書于直省費序

拾籀餘聞

至

顯示天下後世以周行俾士子知所率由衛道之
心超出千古壇坫之興拭目俟之矣

北平布衣吳公鏡菴 穆故明恭順侯之嫡孫也鼎
革之後家徒壁立然不以貧而廢學博通羣籍能
詩文尤工偶儷之作與高陽相國之孫李公循吉
敏迪 友善李出守江南之太平吳往依之竟卒于

署中李公為之經紀其喪養其老妻人皆義之吳
在舍盤桓最久家岸堂公桃花扇出公為之題辭
極為博瞻內有云君原聖裔借此寓德言文政之

拾籀餘聞

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語最動人其
論洪光也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瑤樹生枝迎
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
東晉詎意黃袍加于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于几
前寡人好色云云不惟屬對精切而南渡規模盡
于此數句中已

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夫德
為聖人尊為天子猶且如此彼炎涼異態者真不
知天地為何物矣居易錄載汪主事 蛟門 嘗謂淮

拾籀餘聞

至

南一士夫云家解詩書之氣門無貧賤之交其累
世富貴宜矣當與此叅看

邑先達郭道克先生 本嘉靖辛卯舉人南京浙江
道御史謫臨汾令終戶部主事幼讀書周公廟中
貧不能具紙筆取落葉以禿穎書之隕擗盈尺無
一空者卒以行草擅名善于擘窠大字邑城門榜
皆公所書而崇信門東魯文邦四字尤極道勁乙
未冬不戒于火惜哉史稱公詩得陶韋骨法博雅
多才百年中闕里之奇氣吾於公書亦云

家兄六旬開筵稱慶堂中首席為瑞岳陶公唐賓
余輩之舅祖也時九十二歲矣當齒週花甲曾孫
滿前猶有祖行姻戚在座誠不易邁也

汶邑王公子由能文工詩音節激昂不落輕靡所
著有賢博草惜家貧不能盡授諸梓余極愛其彭
城懷古一絕九里山前野火明漢王營壘對彭城
河流不管興亡恨猶作當年戰鬪聲

達賴喇嘛云中國長生之藥無逾于火酒早暮各
服兩許母或間母或貪則可以蕩滌腸胃補益真
拾籙餘聞

元厥功邁於參芪近聞滿洲中有行之者頗亦有
效然世之服此致病者有之矣未聞其引年也或
不免于間貪耶抑欺人之語耶吾未之能信

余嘗札候于斬姓之友命僮代書乃訛斬為斬因
讓之曰書中文義汝或不解殊不思世豈有姓斬
者耶後閱隴蜀餘聞載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
者使彼知此以對將何以應之故言不可不慎也
崑山顧子幼鐵維禎幼有神童名集其歷年詩命
曰心聲其金陵諸作尤為宕逸弔史道鄰先生云

本擬神孫超北地豈知帝子竟東昏淋漓悲憤有
餘恫焉

家兄工繪蘭竹不染俗塵酒酣以往時與興會溪
瀋淋漓覺芳叢霜幅別具精神亦恒自矜其醉筆
也人有求者輒應之未嘗吝然不輕持贈人余莫
測其故一日謂余曰吾若以半張紙作人情却令
遊客山人何處生活三復之下真長者之言也

萊陽周中丞公之子肅齋幼患癆瘵求醫于鎮江
時何姓者負盛名弗能招致乃薦其友彭姓名齡

拾籙餘聞

壽

字幼朔隱居勞山距萊陽甚邇為言其相貌舉止
俾訪求之于是中丞公親往因借即墨知交令各
出僕人大索山中幽巖絕壑靡不悉至嗣于山崖
極僻之處得之與所言相貌相符中丞公卑辭屈
體而堅不肯認公曰余既知先生而猶且深拒是
子病終莫之救已奚以老軀為當與先生併此命
於澗中耳不獲已許之延至家中與公子同居西
園其用藥枯苓一斤長流水洗淨晒乾為細末石
膏一斤煨為細末柿霜一斤用百沸水空心調服

枯芩一錢午間調石膏一錢晚間喻化柿霜一錢
外用人參末鷄蛋清為丸不時服一錢如是者二
十餘日虛煩盡除疾已半瘳復進以十全大補湯
則沉疴悉去矣酬以金帛麾之而去彭公出處詳
在列朝詩傳中即回楊應山先生之命于既絕者
也初號龐甄子又自稱祝萬壽後更今名世傳其
仙去云友人張孝菴思孺精于醫術每以此濟人
屢有効驗黃芩瀉肺火石膏瀉胃火柿霜瀉心火
此人之所知其妙處全在單用又各限以當服之

拾籀餘聞

卷

時俾藥與臟腑各有專攻不致雜亂夫然後施以
滋補之劑故獲效速耳

近時遊蕩子弟縱費不繼私圖稱貸約于父歿之
日目纔瞑加息亟償名曰罄兒錢可謂良心喪盡
矣每嘆世風日下至于斯極偶觀文會談叢載宋
滄洲節度使米信之子簪以信在之故不敢自專
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契券
之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方知世
間雖最下流不才之事亦未嘗不有所本始作俑

者其無後乎簪之不肖其為作俑也大矣

吾鄉以杞柳為筐筥形方言謂之勃蘭又賦性偏
執之人質若木訥胸無可否法言異語槩置罔聞
惟俯其首而不答俗謂之滴額頭又鎔鐵錮塞破
釜之罅漏者謂之骨露子即補鍋匠也每疑是錮
漏之訛及觀洪容齋二筆云世人語音有以切脚
而稱者亦聞見之於書史中如以禁為勃蘭巨為
不可鉦為丁寧頂為滴額頭為疾黎錮為骨露是
也然後悟其語皆切音耳筥形似禁故曰勃蘭滴

拾籀餘聞

卷

額者謂隱其額惟見其頂而骨露則為錮也

同鄉大廷尉王公文子懿任京兆日疏稱據薊州
平谷縣民人王洽潢呈稱我父王劄原任陝西岷
州同知遭王輔臣叛逆於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九
日執義不屈家眷三百餘口同時被難於康熙十
六年蒙陝西督撫具題仰荷 聖恩欽賜祭葬
追贈按察司副使准廕一子入監彼時洽潢隨母
流離年幼多病今病已愈叩乞代題查王洽潢實
係王劄之子自宜仰祈承襲 恩廕等因部議查

定例凡官廕生及難廕生由各該撫及該衙門查明具題入國子監讀書等語今該府尹既經查明保題前來應將王劄之難廕生照例與伊子王洽黃承廕劄送國子監讀書可也王公殉節于乙卯迄今丙申四十餘載 卹典久虛使無京兆為之保題其何以慰忠魂于地下也耶

丁酉臘月初七日過家岸堂先生 尚任 黃玉齋中

劇談竟日觀唐硬黃紙長二尺一寸七分闊七寸六分重六錢五分紙質之重無逾此者按游宦紀

拾簿餘聞

卷

聞載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角枕毫釐畢現此紙相符洵舊物也又觀宋海苔側理紙長七尺六寸闊四尺四寸五分紋極蠶疎猶微含青色蘇長公謂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也是在宋時已屬罕有誠足寶惜耳又出前代內府小吟蟬琵琶並近填沁園春一闕示余小小吟蟬曾奉先皇列名玉熙看牙箝肩細迴文錦浪鈿鋪背滿並蒂花枝夜殿張燈秋簾撥兩恰報河南戰馬嘶強排遣在官家

懷裏淚溼冰絲 而今朝市都非算玉笛銀箏劫後稀嘆腹檀半損難傳塞曲軸絃重上怕譜宮詞煖閣囊收寒溝泥委總付飄零舊監知誰還記天顏慘淡御樂停時公詩名動海內詩餘則偶一為之斯作意極淒楚別後逾月而卒竟為公畢命之詞可勝慨然

文心雕龍曰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此解深得方字之精義方脉之名所由起也若近日庸醫罔察所主之隅兼攻並

拾簿餘聞

卷

治雜亂無章則不得謂之方而直以為圓已凡柿之初生味澀而堅以百沸水浸之則甘而可食本草云生柿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醃柿醃音覽楊彥遠筆錄曰藏果實謂之醃今醃柿是也以醃為藏尚未盡醃字之意必如本草所云始為明暢

有鬻董文敏真蹟者內書一絕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還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

屋中蓋反唐人舊意其憫時悼俗更為沉摯

今謂人破聲曰嗷喉隴蓋本老子曰嬰兒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嗷音沙去聲按嗷字有三音一音錫氣逆也一音喝嘶也

詩誕彌厥月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今人以生子匝月為彌月非是

表兄羅志行來自池州以其義祖胡公傳見示傳云公姓胡名功孫青陽人也元至正末歲饑父母死功孫伏棺慟羅勝二公見而憐之謀葬焉功孫

拾籀餘聞

義

德之願終身執役會明太祖初定金陵軍需孔亟勝二公為里正運軍糧以風阻遲一日奉旨處決時勝二公尚未有子功孫泣曰公就逮羅氏斬矣大德不酬何以生為遂自就逮歷訊無異辭獄成讞者曰此事有主者非尔罪何自苦功孫曰斬即斬耳死誰肯代申首就刃了無怖色羅氏載其骸歸葬邑之松槎里後人名其地為義士塚云功孫死數年勝二公始生子不數傳子孫繁衍遂為江東望族勝二公臨歿誠于孫無忘所自當世以義

祖祀之四百年來每歲霜降合族祭奠於其專祠蓋緣功孫於是日畢命也因思傳奇一捧雪有義僕莫誠代難龍燈賺有義僕張恩代難慷慨捐軀觀者凜凜有生氣以此推之未可謂莫誠張恩二人子虛無是也

後漢崔烈有重名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頓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咸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議者

拾籀餘聞

義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夫家有爭子則不失其親之令名余竊怪其當入錢之時何無片語幾諫使既陷于過而後引議者之言醜詆之可乎或曰安知其未諫也余謂凡聽言者察其辭若曾諫之而不從則必曰大人不早聽兒言致來外議烈自心慚何顏擊之且此乃父子私議烈雖盛怒斷不肯舉向人言揚已之非孰得而聞之必鈞逢人樂道以沽其直耳斯與證父攘羊者何異雖然彼阿意而從使親不聞其過者又鈞之罪人矣

佛經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正五九此三月
正照南瞻部洲故宜長齋修福愚謂如此大寶鏡
三個月只照得一方其餘月那三方却都無事則
正不妨作惡耳然人身亦有大寶鏡如顏子三月
不違仁正是常常照着心裏其餘日月至焉猶三
個月只照得一方若夫庸碌之輩直終身無照着
處矣

文中子曰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音仗
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餘也多也亦音仗今
拾筆餘聞 幸

皆讀作平聲誤已
左傳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注重輜重也漢書
韓安國傳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
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老子道經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
行不離輜重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
與重也義自各別若混而為一則將謂後車數十
乘皆載貨自隨矣

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

狂駭可且量移內地按唐人得罪遠貶遇赦移近
地謂之量移非遷官也

拊掌錄載黃裳酷嗜燒煉當疾篤喻諸子曰我死
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
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惑性溺情竟欲鑪
骸煉骨何一愚至此近日江左王生又鑑為言其
友人亦嗜丹道晚年生產殆盡有句云朱砂不白
頭先白家業已乾禾未乾可謂迷而能悟勝黃裳
遠矣

拾筆餘聞

幸

鏡古集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
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
又如此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以綾緞為裯者其
暴殄過分亦已甚矣其云以布為衣誠為儉德而
以布拜裯為儉誤矣我 朝儀制 御拜裯惟
帝與 后用鵝黃紵絲立脚處用鵝黃布其餘
妃嬪 太子俱用秋香紵絲立脚處亦用紵絲素
得用布乃以布為尊非儉也

枚叔七發澹澈手足澈音敢註猶洗滌也昌黎納

綜聯句青瑩文簾施澹澈甘瓜濯二字雖本于枚
而文意似微有不同觀下濯字可見不應云洗滌
而又云濯也青瑩言簾之華腕則澹澈必狀瓜之
形味吾鄉俗指味之淡者曰澈澹或即澹澈之意
歟又昌黎月蝕詩尾秃翅觶沙觶音陟加切據張
也故俗稱展翅曰觶沙而謂人之狂肆者亦曰觶
沙蓋喻其披張耳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能照人五臟
及女子有邪心者則膽張心動此殆同指佞之屈

拾籀餘聞

奎

軼矣余弗能信既云能照人五臟吾不知秦皇之
心正耶不正耶其李斯趙高輩詐力固足掩其惡
鑑中烏能遁其情豈皆從未孽照乎若昏昏于元
奸惟昭昭于女子斯直與守宮等爾尚何秦鏡之
足貴哉

族姪傳商校字



海昌查初白先生原本

人海記

小鄉媛山館校刊

人海記目錄

卷上

漢官給俸

臺省拾遺

內閣墨判

八旗分駐

都下早蔬

沙果

北方無笋

牛象

人海記

目錄

滿漢兵餉

滿洲考証

旗下莊子

溧陽死地

省陝西絨褥

世祖受賀

順天鄉試官員

滿洲編檢

吏兵月選

順治封誥

小鄉媛山館叢書

改朝鮮印

出繼為本生喪

西洋生日

回回歲朝

萬歲山白塔

元旦堂祭

四川開科

閩河舟阻

宋獻策

後湖冊

人海記 目錄

貢士閱落卷

翰林外轉

世祖論宜興

總兵兼銜

定水帶

石鼓字數

于經墓

護駕松

宏光佛閣

鮑公寺白松

秘魔岬古柏

大功德寺

吏部楹帖

西洋畫

海運道里

海運標識

選庶吉士

鹿園

寶坻銀魚

蘆溝橋石獅

人海記 目錄

懋題草

長平公主

續文獻通考

衡術

惠世揚

節慎庫元寶

左羅石遇害

大隆善寺

于忠肅祠

八功德水

各省湯泉
明朝諸陵
北京廣寒殿
桑乾河塔
煖鋪
蘇州冰廠
堂聯
宋文貞碑
活筆情工
大藤鼓
人海記 四目錄
西苑松檜
文廟古柏
天壇榆錢
報國寺矮松
古槐
昌平古槐
樓桑邨
鷹爪稗
採參
大內瓜子

早金蓮花
各省貢茶
龍生九子
張真人侍兒
龍朝聖書
龍涎香
禁織蟒
脆蛇
八梢魚
布衣獻鱸魚
人海記 五目錄
齊東野蠶
鷓鴣米
西苑獅
明孝陵享殿
鄭貴妃
周后田如
徐妙錦
宜興賜死
張敬修遺辭
歲朝春楮帖

戊祭

四明中秋宴

朔望行香

海岱門火藥

二雨辨

日本小歷

石經山藏經

二郎神

泰山之高

飛來峯佛像

人海記

目錄

六

入蜀三谷四道

甲申京師之變

中書自經

福藩監國

宏光年號

馬士英忌史

燕京從逆

阮大鍼復用

馬阮孔昭誤國

韓賢周

黃澗

偽太后

劉念臺

宏光演劇

南都選宮

宏光朝謠聯

倪爲丁訐

四鎖

戶上書圈

楊文驄

人海記

目錄

七

童妃

方國安敗降

士英首逃

金正希

徐冢宰

東明寺異人

洪武科舉

雲貴開科

歲貢恩貢

教習之始

弛會試禁
選館樂課
第一場五義
嘉靖禮部條約
正副主考分閱
李九我
殿試策進呈
鄉試差京官
典試差主事
韓敬不達
人海記 目錄
八
巡撫監場
斷么絕六
朱文恪主禮闈
廷試誤筆
會元另封進呈
明朝宗室進士
同姓名張銓
莆田科甲之盛
鄉報急足
選歷科程墨

會試同門房刻
一甲三人御批
鄉會試錄序
卷下
滋陽祀宗聖
李襄敏詩兆
御史乘轎
朱良育
余有丁
戚少保祠
人海記 目錄
九
唐文恪諡
吳文定格言
朱相國氣象
偽書
雲塵將軍碑
宋潛溪集
鄭所南心史
空同刻淵明集
國朝人物編
叢論一炬

刊史廢金

明雋

陳文憲正史

西泠社事

陳植之佳句

嘉靖諸公掠美

藏書之厄

牧齋明史

黃石齋著纂

程奎絕句

人海記 目錄

盧岐巖引典

李空同文

元字避諱

陳張後裔

鐵券

明制官銜

外國詔敕

選察之首

占籍

學宮易主

十

征南將軍印

城門禁出柩

入城治喪

宋景濂遷葬

文臣封贈

京師提學

宗伯出身

景皇帝園

建文帝葬處

漕船額數

人海記 目錄

南京貢船

白糧

松江細布

松江布輸京

誥命移贈

閣臣賜蟒

北京宮殿災

祖宗御容

暹羅貢白象

朱文恪臚傳

十一

傳戴煖耳

韓城坐賍

燈市

叢瓶二百金

殯殿九連

武舉議

元大內

興隆寺八景

北方山藥

大房牡丹

人海記 目錄

宣德紙

千葉杏

阜城門西寺觀

興勝寺

阮大鋮暴死

馬士英伏誅

南渡三疑案

廷杖

劉李量狹

顧東江楹帖

三

殿試不斥落

謚文

明初文臣無謚

李林甫

元祐黨籍

清慎勤

強景明詩

張子醇

奏草毋多毋文

胡廣有愧科名

人海記 目錄

判葬再嫁婦

掌計不修怨

卻餽茶葉

麥精留客

明武宗祭文

內侍讀書識字

州縣戒石文

世宗忘刻石之言

一榜三忠臣

天子作臣下碑

三

御史言事關白

左良玉犯關

楊顯二張交情

楊琳

上羨金

廠衛

安慶設巡撫

請建四輔

王元翰

典試迴避本省

人海記 目錄

貝勒

蒙古土語

修齋

吏部選郎變例

北京廊房

宮莊子粒

奶子府

明朝藉田禮

棋炒

女驕夫

古

蓼戶

駕相

大臣賜第京師

講官賜金錢

翰林院積沙

六科廊

銅匱酒榨

捕蝦蟆

三代尙書

十知貢舉

人海記 目錄

舉人衫

戰具斤兩

不樂爲教官

寶誌達所

聽經樓

附學

謚法

持笏

蔭襲巾

射柳

古

殿試改期
蜂化促織
貓王
改印
外戚封王
走解
六科內府
草料馬數
軍數非外人與知
太子冠禮
人海記 目錄
瓊林宴盡七杯
秘閣
南內藏書
只孫衣
劉瑾時狀啓
庶吉士呈文
年號犯前代
觸艘築臺
稱老師
京察

六

試差正副變例
鶴坡楚濱
私鹽之禁
科場例式之始
刊策刊經文
許襄毅上京
分宜時檢討
殿試出榜變例
禮闈女嬰
東直門異
人海記 目錄
太白經天
引水限馬足
本朝禁中宮殿門名
本朝內監數目
榆莢
湯泉御札
夜光木
猴頭蔴菰
蟠木
湯泉上諭

七

蒙古鹽鐵
口外行宮
塞山毒草
椴樹
細鱗魚
駱駝
帳殿帳房
烏喇奈
蒙古無名水
落葉松
人海記
目錄
黃羊
虎乙
野猪
熊
鹿
哨鹿
鹿茸
山雉
飛狐
蜥蜴

六

松瘦
順風耳
空青
塞外山果
戶部西庫書
殿試武舉
開爐節
考督學臣
元旦朝儀
暢春苑直廬
人海記
目錄
西苑烟火
進士釋褐
聖祖論醫
萬首唐人絕句
經筵
廣仁殿
唐六如水村圖
聖祖算學
鄭世子
十種蒲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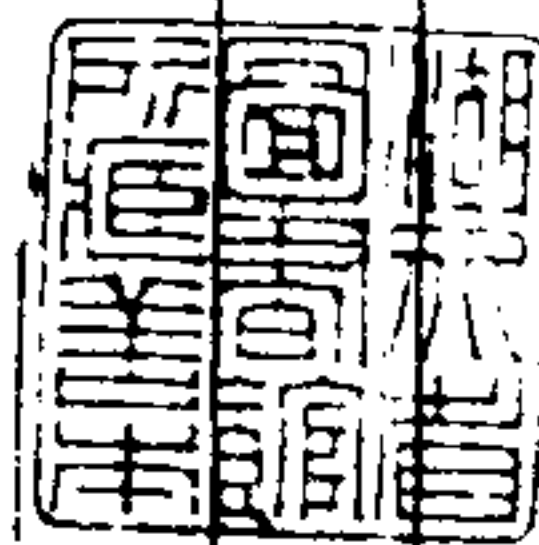
九

賜物年例
內府書畫
龍鰓
閱視羣牧
興安至暢春苑站數
沙蓬
蓋草
編檢補科
南宮變局
館選之嚴
人海記 目錄
丙戌館選
草木可當茗飲
地棋
詞臣帳房
烏喇哈帶東
裁進士牌坊銀
韻府羣玉
明月錢
玉酒海
南海遊

右人海記二卷計三百九十七條吾邑查初白先生著
 向未刊行幼時收得一敗帙斷爛叢雜兼多魚豕之訛
 思覓善本以相校讐迄不可得藏篋衍衍者幾二十年比
 歲需次楚南旅邸多暇因爲詳加檢閱訂正謬字手自
 繕寫以付梓人惟湯泉 御札中有閱文敬謹空白及
 明陵添設守備於康熙二十〇年選歷科程墨錢唐人
 錢穀〇試差正副變例侍〇羅萬化阿哥下太監六十
 〇雍安嶺上多白沙故名〇〇數條內缺字特援夏五
 郭公之例未及考證良慙淺陋博雅君子幸進而教之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海昌張士寬識於長沙客舍

人海記 目錄

人海記卷上



海昌查慎行悔餘編輯

同邑張士育柔之校刊

蘇子瞻詩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與東方曼倩陸沉金馬之意略同余自甲子夏北游太學又九年舉京兆秋試又十年唱第南宮其後供奉 內庭者七年從事書局者三年迨癸巳夏移疾乞歸年已六十有四矣通計三十年來客居京師歲月過半其間耳目聞見隨手綴錄零丁件系不下數百條雪窗檢點哀集成卷命曰人海記

人海記

卷上

漢官給俸

本朝初年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俸薪並支順治甲午停秋冬二季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者以薪侈於俸也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纔二十金耳內院不許謂滿洲方在此論薪俸何得濫也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矣朱右君司空云

臺省拾遺

故事舉行計典後臺省例有拾遺順治丙戌部院大計羣吏止據撫按所揭以陟臺省欲循故事內大臣不欲也陳深陽力主之深陽陳名夏國初拜相臺省拾遺奏上多被反坐己丑大計

鑿前事雖有糾拾亦僅耳其後遂停吾邑揚少司馬雍正為副憲時復請舉行拾遺格於部議不果督撫之權漸重矣

內閣墨判

內閣判日俱用墨筆以票旨硃筆避尊也此制起於明朝但外而九列至斗食之吏皆硃批獨不嫌僭上何也

八旗分駐

八旗官兵內城分駐之地 國初各有地界正黃旗則正陽門鑲黃旗則東直西直二門正藍旗則宣武門鑲藍旗則崇文門正紅旗則德勝門鑲紅旗則阜城門白旗則朝陽門齊化門鑲白旗則安定門

人海記

卷上

都下早蔬

漢大官園種冬生韭葱菜茹晝夜燃蕙火待溫氣乃生事見漢書召信臣傳今都下早蔬卽其法蓋明朝內豎不惜厚直以供御庖嘗聞除夕市中有賣王瓜二枚者內官過問其價索百金許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噉其一內官亟止之所餘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沙果

吾鄉呼林檎為花紅北人呼為沙果又奈似林檎而小北人曰虎喇檎

北方無筍

北方無筍惟冬筍用茅竹筒封貯從江南馬上販鮮十餘日到京每斤價直四五百錢春夏之交食蘆蒲芽總名爲筍詩云維筍及蒲則蒲與筍故當有別

牛象

佐領卽牛象也秩如明朝千戶專管戶籍秩雖卑凡位居公侯伯者並俯聽其派撥亦猶縣令之轄鄉紳

滿漢兵餉

滿洲八旗騎兵月餉七兩五錢步兵三兩四錢綠旗騎兵月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城守兵月一兩水司同逢月小盡扣銀五分謂之朋椿官馬斃則以此項買補凡騎兵止給官馬鞍

人海記

卷上

三

響自條

滿洲考試

滿洲子弟入學倡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文程當國初試百四十八人入庠歲考止三等上者資絹二疋其赴科舉初場止二義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並解元麻勒吉爲狀元麻勒吉後改名馬中驥另爲一榜戊戌以後乃列名漢人榜間亦有成七義者矣戊戌以後地北偶談作庚戌癸丑以後

旗下莊子

初徙八旗圈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腴畝善宅俱歸旗下謂之莊子順治癸巳以水災四府莊子俱荒欲改圈眞定

順德廣平大名地戶部持之不行

溧陽死地

溧陽相國以甲午三月賜死時年五十宣武門內靈官殿乃杜郵之地也

省陝西絨褐

陝西織造絨褐本朝初年設有專員順治辛卯始省以此項錢糧充餉

世祖受賀

世祖章皇帝於甲申十月朔入燕甫七歲是日一御殿自後元旦萬壽卽俱免朝賀至庚寅正月朔始御殿受賀

人海記

卷上

四

順天鄉試官員

順天鄉試初用考試官四員內滿洲二人主八旗蒙古應試者後止二員並用漢人

滿洲編檢

滿洲編檢視漢臣俱晉一品而於滿人爲卑以滿官止七品也

吏兵月選

吏兵二部每月選期舊於天安門外兩廊設矮几鋪紅毡席地而坐尙書二人正而吏部西向兵部東向侍郎傍列其餘司官筆帖式以次排比選人於前唱名掣籤今兩廊列牆屋

各官皆露坐

順治封誥

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八旗勳衛數萬人其祖父之名類皆闕失意不欲制詞漢官力爭之於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

改朝鮮印

順治癸巳三月廿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文以從前止漢篆也

出繼為本生喪

人海記

卷上

五

出繼之子離任為本生父母治喪自北平朱右君諱之弼先生始先生時官戶部侍郎其後大臣遂援為例

西洋生日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如立春日生其日無定期或十二月或正月遇此節即是也

回回歲朝

回回人雖在中國不奉正朔自有回回歷不限十二月為一年別有歲朝每年不同已丑八月初三日為羣聚慶會之期余在都下親見之

萬歲山白塔

皇城西苑萬歲山上以西僧言建白塔三層形如瓶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從楊璉真伽之請於臨安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二尺以居咒師朶四的性吉等七人其事本此

元旦堂祭

每歲元旦昧爽未謁 太廟先上堂祭乃鄧將軍廟也在朝門之巽隅庭列劍戟自 車駕外侍從皆匍匐而入非親暱者不得隨行按鄧諱子龍南昌人萬曆中副總兵

四川開科

四川開科始順治辛卯解額七十二人喪亂之後舉子止二人海記 卷上 六

百餘人主司駐保寧高試道士院時有亭溪之警急於竣事

二三場併日

開河舟阻

開河舟阻官舫於總河處求給讓行牌以先商賈今無此例矣

宋獻策

永城人宋獻策明末賣卜燕市遇李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後滿洲重其術隸旗下其人至康熙初年乃死

後湖冊

南京後湖貯各省戶口田糧冊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

南渡後用以造甲點火藥至 本朝僅存萬曆間及崇禎五
年者朝議謂每本四五斤鷲之可得四五萬緡

貢士閣落卷

貢士閣落卷自順治乙未始時禮科議南卷十中其一而江
西僅七人物議藉藉於是大總裁金之俊等奏落卷貯於順
天府許貢士赴閱限六日內不得領回前此未之聞也

翰林外轉

翰林外轉順治乙未九月始行之編檢則范周沈荃盧高湯
斌耿介崔之瑛馬燁會等少詹以下開坊以上則黃志遴楊
思聖王舜年藍潤王元咎陳燝等共十八人皆以品行清端
人海記 卷上 七

才猷賸裕各照外轉陞一級遇缺即補康熙戊辰編檢汪楫

丁廷樾李濤三人以知府用辛未冬少詹徐潮轉通政司侍
讀吳會恩轉光祿少卿侍講熊賜瓚轉大理寺丞高裔勵杜
訥俱轉通政參議官坊李應薦轉太常少卿周清源轉參議
司業吳涵轉參議

世祖論宜興

世祖嘗言明朝之亡由周延儒馮涿州少子娶宜興從女初
頗為解上不以為然又問延儒有子官翰林今安在銓跪對
曰庶吉士周奕封非延儒子也時奕封請假在籍乙未秋還
朝俄除知縣乃涿州希旨外之也

總兵兼銜

各鎮總兵官銜帶都督同知或僉事在明朝有五軍都督府
故也今都督府已裁而總兵仍兼此銜甚屬無謂

定水帶

正陽門外窮市有古鐵長三寸許衡二寸形若革帶中空外
鑄而背隱起釘如鼓不甚可辨一日高麗使見之售以五十
金云此定水帶也禹治九州作九帶此其一也若航海之水
鹹不可飲投以帶立甘洌故貴耳市中好事者隨至會同館
汲苦水石餘投鹽數斤揉之使濁乃投帶於中沸涌作魚眼
數十少頃味極甘洌 明季事

人海記

卷上

八

石鼓字數

太學石鼓文舊六百五十七字元至元中存者三百八十六
字今所存字但三百二十五而已

于經墓

西山碧雲寺俗名于公寺寺後為正德大瑞于經墓土木華
麗凡賜祠五多耐冢中央豐碑二道正面無文其碑陰詳刻
魏忠賢爵里姓名意殊駭詢之守僧云忠賢名下蘇繼宣或
萬九 嘗被掠於建州從 本朝入燕葬其衣冠於此余憤甚
直前渡之時與朱大司空同游公不以我為狂也 按碧雲
寺忠賢重修天啓三年少師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

象坤篆額今碑磨去象坤姓名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亦頗稱許魏氏

護駕松

香山永安寺來青軒額明神宗手書軒之前有山突起金章宗祭星臺也下有護駕道松覆之稱護駕松今尚存其一

宏光佛閣

宏光寺在香山絕頂永樂間太監鄭和建和朝鮮人四使本國中有佛閣形圓而八觚云東國之制

鮑公寺白松

去香山二里許為鮑公寺亦內官墓中有白松八株圍皆三人海記 卷上 九

抱掩映殿宇人行其下衣上不見日色

秘魔峴古柏

盧師山清涼寺中秘魔峴古柏一株長可尺許橫出石縫不彫不榮云盧師手植也石經山亦有古柏一萬歷初上過之御書靈根古柏四字

大功德寺

大功德寺舊名護聖寺直金山口與景陵相近宣德朝雪峯大覺禪師駐錫於此宣帝御賜詩當年天下選高僧獨取尊師第一名即指雪峯也園陵自景皇帝外又有懷獻悼恭哀仲莊敬憲懷獻懷悼懷故太子七衛許忻申蔚岳景穎威薊

均靖那簡懷悼故王十六殤主二十六仁宗如三宣宗如二英宗如憲宗如十二按史皆葬金山與景陵相屬凡五十三園今不可別識矣

談孺木

吾邑談孺木先生留心明朝典故不以詩名然其北游集中如過文信公祠七律一聯若云丞相宜全節敢謂書生合出山過陳溧陽里第云往事恩仇虛偃月新編賢否總銷魂陳餘列頸交何在范蠡扁舟事可行過惠安伯張氏墓云翁仲似人能化石杜鵑本鳥不離枝贈王元照太守云縱寫青山非舊日翠微雲亂夕陽中過梅村先生值金壇王友三感舊人海記 卷上 十

云衣冠王謝多何益門戶晉原大可憂南宋朝廷終覺小中原經濟亦難尊贈湯道末太常云休屠祭後全非像博望歸時不待槎除夕云春兼臘月人歸少寒倍燕京客受多如此之類皆名句也

吏部楹帖

吏部楹帖明萬歷初冢宰錢塘張瀚立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晚開也得

西洋畫

西洋畫以胡桃油清精抹藍或綠或黑後加采焉不用白地海運道里

海運道里詳梁太宰夢龍集中自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
安東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楊寨四
十里楊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至
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百二十里東洲山至
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蘆溝所
十五里蘆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
東流所一百里東流所至濤洛場三十里濤洛至信陽場百
二十里信陽至齊堂島四十里齊堂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
至竹槎島五十里竹槎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
灣島至鼇山管島三十里管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
人海記 卷上 十一

欽島十里欽島至青島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
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至元城島百二十里元城至雙
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十里寧津至成山衛五十
里成山至青雞島六十里青雞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至威
海衛四十里威海至劉公島五里劉公島至寧海州七十里
寧海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至海
山縣三十里海山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新海口至沙門島
六十里沙門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岬岬島四十里岬
岬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
海倉一百里海倉至魚兒舖十里魚兒舖至白浪河五十里

白浪至八溝河五十里八溝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清
河五十里清河至絲網口十里絲網口至江全十里江全至
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唐頭寨十
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
至降河三十里降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至大沙河二十里
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沙
頭河十里沙頭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甸河三十里
桑甸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至大沽
河二十里大沽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至張家灣一百
八十里通計淮安至張家灣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人海記 卷上 十一

海運標識

隆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鵬船五隻分載米二千石每駕船十
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碍海道灣泊舟行停泊宜在舊
設墩上晝設旂幟夜懸燈籠以便趨集嘗攷平江伯陳瑄督
海運於靈山建烽火臺高三十餘丈今宜師此意多爲標識
云 東林雜組

選庶吉士

大明官制一書不載翰林院庶吉士蓋官制定於洪武年間
而庶吉士則始於永樂二年甲申也似宜補入按永樂二年
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等五十八人並習文湯流王英等十

人並習書四月甲申進士沈升等俱改庶吉士修書五月辛丑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等二十九人為庶吉士一科片四選

鹿園

崇文門外二里大通橋東園舊參鹿處地平如掌漫衍可數里名鹿園

寶坻銀魚

寶坻銀魚似吳中鱸餘而大倍之出海中船山下霜降後泝流而上育子諸淀中夏霧映日波浪皆成銀色土人候其至網之瓦甯頭出者最佳明朝命內監提督冬月抱子以冰進

人海記

卷上

三

縣設六廠漁戶一百七十人歲進凡七次

蘆溝橋石獅

蘆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八

懋題草

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四十里生懋題草他處所無懋古莎地理志有懋題縣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崇禎周后所出甲申春年十五議降周太僕某子世顯將築館遭國變帝以御劍斫右臂斷腕賊以貴主已殞授屍國戚五日復甦順治二年公主上書願皈依空門上

不許詔求元配周世顯應詔起即故武清侯之第賜金錢牛車莊一區田若干頃俾成禮時乙酉六月上浣也明年丙戌八月十八日薨年十七詩華亭人張宸記事及吳梅村集中孫侍郎承澤春明夢餘錄則謂公主甲申年十五傷右臂肩際明年乙酉九月成婚丁亥年卒年月互異不知孰是公主名熾見春明夢餘錄

續文獻通考

華亭王圻續文獻通考藝文類中載琵琶記樂府水滸傳又明朝宗室鄭趙襄荆淮滕梁衛八王並仁宗子而云成祖子其誤尤甚

人海記

卷上

四

衡術

京城各巷曰某衡術其義無所出謙肇瀾五雜俎曰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即巷也元朝經世大典謂之火術後因訛為衡術

惠世揚

惠世揚米脂人萬歷甲辰進士歷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嘗給事世揚之家及僭號諸人曰得惠先生來則甚幸因致書世揚即至拜右平章時左平章則牛金星也自成敗從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見用後放歸綏德副總兵王永強作亂劫世揚從軍敗於朱原鎮永強自縊世揚不知所終東林雜俎

節慎庫元寶

北京戶部節慎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銀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尚高於人上刻永樂九年

左蘿石過害

左蘿石 懋第 北使被幽宏光敗報至攝政王使人宴左侍郎

飲酣語曰此太平宴也左問所自曰江南破矣左悲不自勝

仆席於地作絕命詩閏六月十八日遇害都人吳某收殮同

時被難者五人其一則兵部司務加職方主事崑山陳用極

也 棗林雜組

大隆善寺

人海記

卷上

五

姚廣孝謚恭襄初從祀太廟嘉靖中移大隆善寺故元崇國寺也今斥為馬廄

于忠肅祠

崇文門內舊有于忠肅公祠萬歷乙未二月己未敕建額曰

忠節 本朝順治中公像被毀吾邑人談孺木作弔于太傅

祠文以憫之今相傳為京師城隍神

八功德水

南京靈谷寺琵琶街側有池曰八功德水今猶按八功德水

見佛書在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

除病

各省湯泉

各省俱有湯泉北直十三江南十三山西十一山東十七河南十陝西十四江西十七湖廣十六四川八福建六十一廣東十五廣西三雲南十八浙江三貴州二大抵其下有白礬丹砂硫黃三物乃蒸為煖流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微丹砂下流明廣陵桑喬云雷火所灼其氣亦硫蓋極陽之氣也

明朝諸陵

明朝諸陵孝陵 太祖 在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懿文太子附葬於側曰東陵長陵 成祖 在昌平州城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

人海記 卷上 六

凡二十餘里舊名東祚子山永樂七年卜建改名天壽後視

高山數十重來龍不斷明堂平闊附葬十六如獻陵 仁宗 在長

陵右附葬四如景陵 宣宗 在長陵左附葬七如裕陵 英宗 去昌平

二十五里獻陵之西附葬十八如茂陵 憲宗 去昌平二十七里

裕陵西北附葬十四如泰陵 孝宗 在茂陵西無附康陵 武宗 去昌

平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永陵 世宗 去昌平十八

里長陵之東南兵部侍郎餘姚駱用卿所擇附葬如三十嬪

二十六昭陵 穆宗 定陵 神宗 在太峪嶺徐尙書學謨所擇時通政

司叅議梁子琦等難之為輔臣申時行王錫爵所斥崇禎初

尙書姚思仁督理多朽石吾邑陳與郊以給事中巡工言壽

宮五室中三間待御四隅維以鐵索各大銅缸注油左右室
通門待中宮及嗣帝所生母升祠神廟閱壽宮自坐石室飲
酒慶陵光宗 熹宗德陵熹宗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多而耗
二十萬金且陵地窄甚僅當兩山之腋在永陵左砂相距不
百步也思陵懷宗在紅門西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在河北思
陵獨在河南即故皇貴妃田氏園諸陵明樓俱有碑題某宗
皇帝之陵稜恩門內有碑俱無字閉以木柵 本朝入關惟
定陵獨被燬餘仍令太監守護康熙二十〇年添設守備一
員

北京廣寒殿

人海記

卷上

七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后梳妝樓成祖定鼎北京詔
勿毀以垂鑒戒萬歷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百二十
文云至元通寶則樓崩於元初非遼時物矣 張江陵雜著

桑乾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有塔名鎮河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
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 涿州志

煖舖

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大於沿邊孔道俱設煖舖即唐人邊舖
也

蘇州冰廠

蘇州冰廠明季已有之凡十六所 本朝兵始至問廠何為
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堂聯

一品榮歸日雙親未老時 嚴文靖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
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 申文定財不求贏敢為子孫益過
位常踰分當思商德難兼 陸五觀此足見盛世精神氣象

宋文貞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 環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治
鐵二百斤貫而續之今尚存不甚剝蝕德清談未庵宰此邑
曾以搨本見貽

人海記

卷上

六

活築情工

保定有定霸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磚他用其土基尚
存嘉靖中霖雨潰城西北隅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觸
各戴堯堊旁倚兵仗石刻云活築情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
見者悚然 長安客話

大藤鼓

成化初韓襄毅 雍南征平大藤峽賊斬大藤中空鞞草為鼓
置寨府前聲震數里兵使某移於行臺扣之無聲移歸故處
聲復鳴

西苑松檜

京師皇城內西苑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中封松爲指
揮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文廟古柏

國子監文廟古柏並元許文正公手植

天壇榆錢

京師外城天壇切榆錢凡榆春錢獨天壇之榆以秋

報國寺矮松

報國寺舊有矮松二株其右尤奇幹長不過數尺而枝橫數
丈文人往往觴詠其旁自內城城隍廟市移於此每月三度
爲榻馬之具數年無復存矣

人海記

卷上

充

古槐

槐樹斜街卽土地廟斜街舊時古槐夾路今每月逢三日爲
市集槐亦僅有存者

昌平古槐

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竇禹鈞家物樹中枒可布三五席
稱竇家槐按禹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今其
地尚有竇氏莊

樓桑村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昭烈故居按本紀道右有大桑高
十丈如羽葆乙丑二月同楊耑木游此覓土人爲鄉導至則

顏垣破廟間所謂樓桑無能指其處者廟創於唐乾寧五年
先主像與關張並列

鷹爪稗

三峽產雲南稗一名鷹爪稗播種畦植與五穀爭價他處所
無也

採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日色下產人參其苗高出
百草之上採參以夏五月裹糧披榛而入或迷徑爲虎狼所
噉或人相遇弱者死強者攫所有而出以地近 皇陵恐傷
龍脉通者撻參之禁甚嚴罪至殊死而趨利之徒輕生不顧
人海記 卷上 手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閱視出之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如之不
知何地所產袁貴妃父祐說 見楊士聰玉堂舊記

早金蓮花

早金蓮花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色如真金曝乾可致遠
初友自山西歸有分餉者以點茶一甌置一朵花開沸湯中
鮮新可愛後扈從出古北口外塞山多有之開花在五六月
間一入秋莖株俱萎矣

各省貢茶

各省歲貢芽茶共四千二十二斤內江南宜興縣百斤六安州三百斤廣德州七十二斤建平縣二十五斤浙江長興縣三十五斤即片茶嵊縣十八斤會稽三十斤永嘉十斤臨安二十斤富陽二十斤龍游等縣共二十斤慈溪二百六十斤宋置茶局進麗水二十斤金華十二斤臨海等縣共十五斤貢元明因之建德五斤淳安五斤遂安壽昌二縣共六斤桐廬二斤分水一斤江西南昌府七十五斤南康府二十五斤贛州府十一斤袁州府十八斤臨江府四十七斤九江府百二十斤瑞州府三十斤建昌府二十三斤撫州府二十四斤吉安府十八斤廣信府二十二斤饒州府二十七斤南安府南康縣十斤

人海記

卷上

三

湖廣武昌府六十斤岳州府湘陰縣六十斤寶慶府邵陽縣二十斤武岡州二十四斤新化縣十八斤長沙府安化縣二十二斤寧鄉縣二十斤益陽縣二十斤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一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二百六十三斤紫筍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一十斤崇安縣九百四十一斤內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一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淮南宋時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 成化三年南戶部奏准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三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茶葉徽州府三千斤蘇州府三千斤滁州府三百斤

徐州二百斤和州三百斤廣德州三百斤 四川茶園十株取一徵茶二兩茶四十斤易蕃馬一匹李文忠以茶五十餘萬斤易馬一萬三千五十八匹今茶課本色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 陝西茶課今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係興安紫陽石泉漢陰西鄉歲辦 宋元時貢芽茶以建安為上明朝不貢闡茶即貢亦備宮中洗濯盥盞之用貢使率資銀抵京買納間有采辦亦取諸延平非武夷也延平人呼製茶者曰碧豎

龍生九子

人海記

卷上

三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螭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鬪屬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又博物志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蜥蜴好腥蟪蛄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煙椒圖好開口蚴蚪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種也

張真人侍兒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分司張秋張真人舟過其侍兒膚貌清麗徐見而謹之真人曰先生宜自重此某地龍也徐不信命進盤水侍兒躍入雷雨應時而作

龍朝壘書

萬歷己卯行人謝燕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二龍挂

於檣上一長年曰此來朝聖書耳急扶杰書免朝二字示之
即退

龍涎香

龍涎香出蘇門答刺國其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洋洋中
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采之每一斤其國
值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二十四年
下戶部取龍涎香百斤徧市不得廣東藩司購每斤懸價千
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仍亟取真者廣州獄囚馬
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
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采在水白者采在山皆真不
人海記 卷上 三

廣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計共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內
辨驗是真自後夷船稍稍挾來定價每兩售百金其為用入
香台和能歛腦腐清氣數十年香味仍在焚之翠煙裊空不
散涎沫有三品一曰泛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輕泛水
而泗人伺龍出隨取之可入藥用滲沙則凝積多年滲沙中
魚食則化糞散於沙上皆不中用而魚食有二種海旁有花
若木芙蓉者春夏間盛開花墮海中大魚食之或先食龍涎
則腹中脹滿昂頭向石上吐沫乾取可用惟糞者不佳

禁織蛛

宏治元年左副都御史邊鏞奏禁織蛛云爾雅蛛者大蛇也

蛛無角無足龍則角足具今織蛛俱龍非禮請禁之

脆蛇

脆蛇出崑崙山間人聲即寸斷人伺其斷鉗取之須寸各異
處待風乾人藥若少頃無人聲寸寸仍續成蛇主治色癆及
驚疑喪膽諸症本草方書不載 見玉鏡新談

八梢魚

八梢魚灰褐色無鱗腹圓口生腹下後極八尾產遼東海中
永平太守盧騰龍以餽明相國庖人來詢無治之法余亦不
知也以意答之用滾水焯去其皮其尾如猪小腸而色較白
寸斷之用葱韭雜炒及登盤腥氣觸人不堪下箸而一統志

人海記

卷上

三

載入遼東物產太守以充土貢何所取也

布衣獻鱗魚

通州人葛原六以布衣獻鱗魚百尾時用法嚴或阻之原六
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曰魚
羹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悅命賜酒食仍還其一
日勞汝其後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為令 棗林雜俎

齊東野語

永樂時山東進野蠶絲製裘薦太廟羣臣稱賀令齊東山谷
處處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浴種出蛾散置樹上聽其眠食食
桐葉者名桐袖食椿葉者名椿袖食板葉者名板袖野人伺

鷓鴣鷹其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爲御鳥鼠其穰者春夏秋歲
三收焉有一種鷓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頂在深谷
叢林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收曰山繭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嘗赴中官席飯僅半甌香滑而膏異於常產
問所出則蜀中歲進其米生於鷓鴣每尾止取二粒放去明
年仍可取也

西苑獅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主之白布纏首金帶衣綠食三
品料

人海記

卷上

五

明孝陵享殿

明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后南面左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
愍王晉恭王次皇如某氏生楚王魯王代王鄂王齊王谷王
唐王伊王潭王又次貴如某氏生肅王韓王藩王又次
貴人某氏生遼王又次美人某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碩妃
生成祖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志孝慈皇后顯然無子而昇州
別集同姓諸王表自懿文成祖外秦愍王棟晉恭王櫛周定
王櫛俱母高皇后吾學編亦然與志不合不可解也

鄭貴如

鄭貴如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爲妾臨別悲慟孝廉憫

之遺還不責聘鄭感其意脫隻履與孝廉矢報已而入宮大
得幸念前事而忘孝廉名命小璫售履於市索直若干無應
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如泣告於上曰非若人妾不
及執巾櫛矣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歷官鹽運使貴如後生
福王常洵有如意之愛上書其名於金盒屬如藏之約他日
以爲東宮辛丑十月皇長子受冊如持盒泣訴之上啓書字
俱蝕嘆曰此天也如卒後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

周后田妃

孝節貞肅淵恭莊毅烈皇后周氏父奎蘇州人徵時寓京師
寄食爲人筦庫元配生子鑑繼丁氏生子某及后信王選如

人海記

卷上

五

后與焉信邸入正大位后生東宮及定王貴妃田氏生永王
及悼靈王貴妃龍日甚意圖奪嫡一日永和宮婢貴妃居永和宮於
金梭窺下誤觸定王中宮銜之每上召貴妃如例御鳳輿小
璫昇之是日昇以宮婢上問故曰小璫多恣肆無狀叩其實
曰聞坤寧宮小璫狎宮婢故遠之耳上色動而搜其處大得
狎具蓋宮人各侶其璫所謂對兒也一名對食上驟怒立譴
諸小璫中宮因對恨成疾嘔血有老宮人曰田氏宮中獨無
對兒乎亦可搜也已而果然上疑始釋都督田宏遇聞之大
恐嗾貴如上章引咎上意解令省愆例閉中門從旁門出且
以章示中宮明無嫌也其章出御史湖南劉興祥手蓋去遇

所囑云貴妃聰明年春宏遇復進少女年十三見寵欲即進封司禮太監某言某貴妃以選入非外進也乃止賜珠簾等物亂後貴妃妹走天津珠簾仍在後爲朝士某妾 按田貴妃名秀英其妹名淑英

徐妙錦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錦文皇欲娶爲繼后女不可因不嫁而爲尼嘗論草除事建文君當坐殿上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何必自焚竄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

宜興賜死

崇禎十六年五月大學士周延儒放歸復見徵知不利求解人海記 卷上 毛

於中宮賂嘉定伯周奎十萬金達之中宮請授指東宮東宮每晨謁及是啓曰近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上曰爾何自知周先生答曰父皇嘗稱周先生故知之上曰此非好人今不得稱先生上心知其奸尋賜死其日黎明錦衣同法曹至私第排闥而入家僮各驚匿周求青衣未得縋校脫而衣之拜命飲泣求筆墨占句倉皇不屬使者促之投筆就縊

張敬修遺辭

萬歷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修自縊遺辭其略云五月初三日印侍郎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敬修面審大意坐先公以二百萬家貲又要攀承天夷陵本縣三家生

曾確庵家寄銀十五萬坐王少方家寄銀十萬兩坐傅大川家寄銀五萬兩只得從當事之意料三家斷不能完結此事吾日後何面目見之又以母子叔姪恐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於五月十一日出牌迫令隔別不得接語幽四倉屋風雨蕭蕭清草鳴蛙無不助余之悲悼遭時如此已無生路不得已託言片楮以代剖心此書送各司道一目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不果至十三日各欽差上司會審叔姪俱嚴刑拷訊父母遺體平生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豈能勝之此數之莫可逃也任巡按活閻羅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如此之酷烈也有便乞傳山西蒲州相公人海記 卷上 天

說張門事已完結矣無煩望念願你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云云按印侍郎名樞齊人懸賍酷拷貽楚患數年卒無子任巡按名須更考

歲朝春楹帖

康熙乙丑年元旦立春有大老署門云歲朝春百年難遇聖天子萬壽無疆按崇禎元年元旦立春陳眉公用此聯作楹帖

戊祭

郊上辛社稷上戊文廟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宏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

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諸禮者竟寢不行 李姓桐集

四明中秋宴

四明中秋宴飲以八月十六日相傳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沮風是夕始到遂沿為俗葉業師云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按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朔日行禮始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頭而

人海記

卷上

五

拜由是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出

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海岱門火藥

康熙甲子秋九月海岱門內地中忽作聲有光如電初以為地震也已知其地舊埋火藥覆大石板上土厚尺餘不知何故忽發飛石所中凡傷二百餘人

二雨辨

無錫邵文莊 寶 二雨辨云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蘊而降以雨者山雲也謂之山雨雲興於海倏然灑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潮雨海雲之雨乘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

而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海雨春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

日本小歷

宏光初有携日本小歷一紙來者字體並從本國書首題寬永二十一年及大將軍等字

石經山藏經

房山縣石經山峰巒秀拔名小西天隋大業間僧靜琬懼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靜琬沒後其弟子遞刊造餘部歷遺金始完一大藏貯於巖洞者七地穴者三洞鑿以石門穴鑿以浮圖自來兵燹不之及

人海記

卷上

三

二郎神

二郎神即嘉州守趙昱斬蛟者也不知何代封為清源妙道真君

泰山之高

泰山自下至巔五千二百八十四步 五尺 紆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實十四里零八十餘步應劭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者妄也有泰山道里記沁水張大理五典云

飛來峯佛像

霽隱飛來峯元僧楊璉真伽徧鑄佛像明嘉靖朝太守福清

陳仕賢壬辰進士以楊及鄭僧聞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中大瘞或云誤毀佛像也

入蜀三谷四道

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者非也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田渭上由之丁卯吾鄉許編修典四川鄉試欲強余同往余不果行為詳考道里以當贈行之篇

人海記

卷上

三

甲申京師之變

甲申京師被陷始末詳談稿木金陵對泣錄中今全錄於後云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宏商自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云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虜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由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上問安人心對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非一

而再再而三乎皇上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對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折視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駕回宮各官乃散知賊已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度吉士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夜攻阜城門即平并廣寧門即彰西便門義下二十刻砲聲漸急丁夜砲愈急城環攻有旨城堵尙虛一

人海記

卷上

三

千八百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巳刻賊入阜城西便二門人不知也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有內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擊之鎖未破碎或云前門開遂沿正陽門至則被大砲不可近自長安右門還宮巳刻賊入宣武門肆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字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所在戊申午前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材擢用不願復官者草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長班房

主一併誅戮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已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草聯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與槓已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勝舍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纏右足靴身衣短後布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并其肅身微傷其裳初給越三日賊出梓宮二一丹漆一點漆改殯焉先帝翼善冠龍袍玉帶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驪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騎驪至青衣褻帽履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

人海記

卷上

三

起賊擁之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家友據印字衙衛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西刻李友列騎七十二隊隊騎各五露刃押諸臣赴窩鋪偽將劉宗敏押千六百餘人夜半叱起俱蓬垢人予匹馬飛馳入西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偽相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

郊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據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恭餘誦鄉貢諭高聲以應或託疾則令扶候台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銓選注畢日各回營奔仆數人乙卯又選各官昧爽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宋企郊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戚丙辰各營考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指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來惟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兩又銀盃二又徵之不應日我寧死也王都等杖斃

人海記

卷上

三

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某始被拘伴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屢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敕及吳襄手書招之三桂碎其敕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庚午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步騎三十七萬戊寅吳三桂擊自成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賊將李竹宇所部萬三千人才還騎十七庖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從馬約

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前一賊抱嬰兒不知何人也是日故學士楊觀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亟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曰爾幾十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甲申果僭號先燬太廟主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爲纂具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高宏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鵠甚至夾其首張尙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中書自經

人海記

卷上

五

李自成入燕後拘明朝大小官員分營追賄有中書十數人同拘繫一室忽傳僞旨是夜俱令自經鑄鎖甚密外嚴兵守之各官以次雉經氣絕縋斷大半墮地伏尸相枕藉蘇州申濟芳獨遠巡不就縊天黎明聞守者啓鑰入申急迫伏積尸中詐爲死狀一守卒云生死未可知當頭人與一棍連梃數人忽一卒云料此輩已無生理擬屍何爲遽舍之出午後命各家僮識認尸首負歸殯殮申竟得脫後年八十餘卒於家大倉唐寔君爲余說

福藩監國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阻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

云京師三月十九日已失守明晨張總憲豹山慎言偕御史

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宏圖確齋所少頃確齋及史尙書可法呂侍郎大器姜詹事曰廣集議監國首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僞淮安高張之意屬於洛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尙爾遂巡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手菜筐逃出京其夕炮聲遠震迨旦寂然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各散二十二日史尙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俾呂侍郎攝禮部印越三日史尙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侍郎得史手札卽傳示諸公素服會清議堂謀尊武英殿二十七

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尙

人海記

卷上

五

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籙云云而史尙書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洛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闕孝陵之前云云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卽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尙書史可法高宏圖程註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衾枕俱傲蚊幃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馬士英成之史尙書前督鳳陽稔知福王子湛於酒色徐魏公宏基值高尙書於皇城下

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史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臣名啓迎或云士英初意亦不專洛陽與史尙書同偶值福王舟掩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出臣筆皆非其實也

宏光年號

南渡年號閣擬定武宏光拜天探籌得宏光家宰張勳山曰光字上於文爲火清朝年號曰治從水水能剋火奈何果如其言

馬士英忌史

馬士英挾迎駕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人海記

卷上

三

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也竟據政府史相國因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望遠出已上又史先柬士英有福王不忠不孝之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釐以勞動難泯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掌異議冀并陷史也

燕京從逆

燕京從逆諸臣留都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怨輒馳檄督同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穎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屋廬尋臺臣嚴禁御史刑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乃止

阮大鍼復用

桐城阮大鍼初附東林與嘉善魏忠節爭史掌科因投逆璫歷大常少卿坐黨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時過從南渡初總憲張藐山改家宰奉詔言逆案置弗用大鍼計沮嘆誠意伯劉孔昭拉勳臣廷攻家宰專右文臣自是家宰四疏乞休士英密薦大鍼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爭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急士英令徐侯之及涖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輩狎飲後常熟錢侍郎附焉錢龍姬柳如是大鍼請見貽以玉帶曰爲若覓恩封談孺木云

人海記

卷上

三

馬阮孔昭誤國

張藐山家宰去後誠意伯劉孔昭之權日甚自謀入相不得乃薦兵部侍郎德清蔡奕琛南都之禍始於誠意潰於馬士英阮大鍼

韓贊周

司禮韓贊周字象雲賢內侍也宏光帝始而憚中而疏末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三人交筵不休贊周凝立不動十二月西宮成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人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先帝乃如此抱恨乎上嘗責太監馬永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

黃澗

黃澗本歙人年少輕狂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擯於族走杭州冒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賊開渠轉粟河水秋溢遂灌汴城禍自開渠始又搜民間藏粟併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及丙召烈皇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賊利口逃否人莫能難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覬開府廷劾馬士英責數其罪宏光帝色動云黃澗言之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士英跪階下惶愧欲死出因行金結納內臣張執中等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嘆馬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澗出良玉手書挾鎮重以劫之及澗還按楚士人海記

卷上

弄

英陰遣人購良玉而澗孤矣尋免其官畏禍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明年良玉稱兵犯闕實澗為之厲階也

偽太后

乙酉五月南都敗士英出逃至孝陵詭飾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所過劫掠一空從廣德州走安吉知縣黃翼聖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浙撫張養貞下檄安吉問太后真偽翼聖啓云閣部既真太后亦非假張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偽太后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屯兵湧金門外王氏園浴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如具宴入送如躬詣陪侍復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

其偽 本朝兵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扈皇上乃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劉念臺

蕺山劉先生前削籍家居南渡起左都御史入京不携冠服先馳疏自稱草莽臣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劉自臨清南道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并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實各鎮不知也先生至南京借冠服赴任士民鼓舞稱快羣瑞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去

人海記

卷上

罕

宏光演劇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鍼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當演麒麟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中例承幸者戴金花以自別也

南都選宮

甲申九月南都有選宮之命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嗛命再選初各官皆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餘人寢及蘇杭太后侍女金花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如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殊麗究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其女太監田成來駐杭州貢院

樹黃旗一選五人止王氏留京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家

宏光朝雜語

宏光朝雜語 宏光朝要做官非騎馬士即種田太監射

人先射馬英擒賊先擒王鐸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

帽 又聯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

同狐狗之頭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貫士英之皮

遂作犬羊之鞞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王北人

用牛南人用馬一般俱是畜生

倪爲丁訐

人海記 卷上 望

倪鴻寶先生與同邑丁庠子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

中秋聯句丁首唱云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嘖上偶問崩

字何義丁曰君死日崩倪曰先帝升遐日崩進自慚漸與倪

成隙倪少娶餘姚陳氏失歡後官尙書以妾王氏膺封誅丁

遂修怨讎誠意伯劉孔昭許其事倪奏辯陳氏失母意遣歸

外家命娶王宜封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

爲例幸上不問倪竟以此自免歸陳氏實同母夫人居非遣

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陳氏

四鎮

史相國分列四鎮意在收江北之援卒不得其力先是四鎮

兵各餉六十萬高傑最強悍黃得功劉良佐次之劉澤清爲極弱史於揚州大會諸將下拜求出師傑雖跋扈頗感動遂率眾而北傑至睢州爲許定國刺死中旨切責之定國畏罪導 本朝兵南下

戶上書圈

乙酉三月初九夜嘉興府城內外居民戶上各有書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異不知所自至閏六月羅兵燹惟白圈白書之家不火徐敬可云

楊文驄

楊文驄字龍友貴州舉人不第宰青田量移江寧癸未蕪湖

人海記 卷上 望

兵擾西征自效事平仍返縣任張藐山改都御史疏劾文驄

榜其文不令視事明年夏馬士英入相文驄以甥壻起鎮江

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尋監軍鎮江明年五月拜巡撫僉都

御史一日遽南遁時總兵鄭彩方陳列江上聞之兵立潰宏

光帝聞報即出奔追曉馬士英亦逃南都亡

童如

宏光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妻如三時方訪母后於中州未及宮眷御史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送入京年殆三旬坐詐言下錦衣衛獄童氏從獄中上書云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陛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何品所出何地又首帕

妾所加也云云此書不知緹帥馮可宗作何狀獄上後傳聖諭有與潛夫同卧起之語絲綸之地豈應汗裏若此耶聞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重氏

方國安敗降

乙酉六月 本朝兵至杭州潞王常泐張秉貞以城降雨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剽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兵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應之寧波則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集迎魯王於台州西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其下分屯金村嶺朱橋具屯朱橋則國安人海記

卷上

望

兄于元振也號士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沿朱橋列柵至轉塘口左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以千人據之且西接五雲天竺可俯瞰杭州益張疑兵連合江東縱復不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也八月元科以三千騎直趨六和塔明日戰於清風亭江東兵莫敢登岸越三日 本朝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自督戰自晨及晡國安失利 本朝兵胡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既望以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橫山夜去營一里乘勢奪橋橋偏塞門守兵皆走元

科手斬數人搜柵力戰 本朝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遂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方兵大潰僅得及舟而遁遂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能渡江丙戌五月大將軍貝勒李羅至西興荆國公將走台州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後與元振俱被殺

士英首逃

馬士英奔紹興辯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圖功丙戌六月朔首逃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倡義於休寧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人海記

卷上

望

澗於九江實不知澗已通款 本朝也九月 本朝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先生與歙縣諸生江天乙同被執見洪承疇不屈遇害僧某殞之題曰赤壁金公樞扶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

徐冢宰

徐冢宰虞求 石麟 原名文治本蘇郡諸生萬歷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閣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清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諸生舉於鄉天啓壬戌成進士歷官介潔屢起屢忤乙酉閏六月二十六日 本朝兵下嘉興先一夕公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寶殯以米因袖有詩扇蒼頭祖

敏殉其秀先生有別墅在賀家橋南其孫顯武與子善時時過話前事所著名可經堂集徐公墓在對花鎮龍山之後

東明寺異人

錢塘大逸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曾避跡於此 本朝丙戌某月某日有二十二人皆偉幹似貌免胄而入命守僧以米三斗作飯豆一斗作乳食卒具食僧異之問飽未日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已而求浴裹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鳥雀不一失鎧仗重鐵度所負荷皆百餘斤其一人泣拜者挽鞭重數十斤合二僧之力僅能舉而彼運之如棕人海記 卷上 巽

拂竹如意問邑里姓氏不答問其聲知為北人也問今何往則淚隱隱承曉曰吾稟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僧曰以諸公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默不應諷之苦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千彼烏能難我僧曰自此天目民寨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乎曰曾按視一二所皆盜耳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徑山湖州之程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固欲遇守兵遂冒而去每一人胄兩人力收之目欲迸火尋聞其遇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慨然嘆曰吾多殺亦何益且吾所以來豈為

此輩哉皆投碧浪湖死外舅陸辛齋名嘉淑字冰修述寺僧指月之語

洪武科舉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各五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潛溪鄉閩紀錄序試錄曰小錄按登科考無錫俞憲所輯中載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廣東各四十名廣西二十五名與潛溪集微有不同又按登科考洪武三年庚戌鄉試辛亥會試以後人海記 卷上 巽

至十七年甲子始復行鄉試而金華府志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之語紹興府志云六年金鑄榜不知何所出

雲貴開科

雲貴開科始永樂九年辛卯貴州時尙未附宣德四年雲南貴州始合試共取十一人後漸增至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八人貴州舉二十四人

歲貢恩貢

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洪武二十五年定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者選至十五年止天啓元年鄉試一榜廩生准貢崇禎元年戊辰以登極始有恩貢乙亥

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己卯鄉試一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教習之始

永樂二年已選庶吉士矣而戶部辦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楊寧習書至宣德八年三月已選庶吉士十一月又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理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命學士王直教習此教習之始也

弛會禁試

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宏治三年始弛此禁

選館梁課

宏治壬戌科選庶吉士并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人海記

卷上

吳

書學士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并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錢溥教習此外鼎甲不在館課之列萬歷壬辰後選館既課而鼎甲不出序今與庶常一例論先後矣

第一場五義

正德甲子四川解元周洪謨丁卯福建解元陳俊第一場俱五義

嘉靖禮部條約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表末不用瞻天仰聖

正副主考分閱

科場舊規正主考閱易書二經副主考閱詩禮春秋三經各不相涉

李九我

李九我舉鄉試第一中少師瑤泉即留為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見秀水頗怏怏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旁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境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白後歡洽無間

人海記

卷上

吳

殿試策進呈

殿試策進呈必取書法整齊無舛謬者隆慶戊辰科閣臣擬進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首得羅萬化置第一其卷字多塗抹者

鄉試差京官

各省鄉試專遣京官始於萬歷乙酉舊土副俱教職由監察御史所聘布政使提調按察使監試彌封謄錄受卷皆有司例得請墨卷有所識拔內簾無敢違者自專差朝臣內外簾始隔絕

典試差主事

典試差部主事始於萬歷甲午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某
吏科左給事葉繼美上點葉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韓敬不達

韓求仲先生師事湯宣城萬歷庚戌湯分房搜鄰房拔新會
元時方忌湯遂并攻韓竟免官終身不達

巡撫監場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缺則代以巡鹽萬歷乙卯貴州
巡撫張鶴鳴代置監試此巡撫監場之始也

斷么絕六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文倩第六名趙鳴陽作事發二
人海記 卷上 吳

人俱襦草京師以戲子戲謂斷么絕六

朱文恪主禮闈

天啓壬戌會試閣推何宗彥顧秉謙主禮闈上點宗彥忽及
朱養純顧疑秀水有他故頗不懌後秀水捐館顧擬諡文懿
朱公子力爭得諡文恪

廷試誤筆

廷試策偶誤筆以塗註不便例多任之萬歷己未科狀元莊
際昌謬誤膠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陽誤易榜眼吳偉業曠
誤曠

會元另封進呈

殿試進呈惟會元另封此明朝舊例也今不然

明朝宗室進士

明朝宗室進士天啓崇禎兩朝共十一人釋褐後例補輔國
中尉惟戊辰科新建朱統鈺選庶吉士改中書舍人復入館
歷國子祭酒

同姓名張銓

萬歷甲辰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俱乙亥
正月二十六日生科第子女皆同

莆田科甲之盛

莆田科甲最盛宋時進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六百
人海記 卷上 辛

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明朝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
子凡五十二科中鄉舉一千一百一十一人進士三百二十四

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

鄉報急足

鄉報急足始嘉靖中其時舉子尙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
自

選歷科程墨

選歷科程墨自萬歷庚辰錢唐人錢穀口豐衰始錢貢生官
終曲靖知府

會試同門房刻

會試同門房刻始萬歷壬辰

一甲三人御批

明朝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玉管筆拆卷在中極殿左

鄉會試錄序

兩京鄉試及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考官所自序也萬歷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其後各省錄序皆稱臣

人海記

卷上

五

人海記卷上終

人海記 卷下

人海記卷下

海昌查慎行悔餘編輯

同邑張士寬柔之校刊

滋陽祀宗聖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不同陋巷志

李襄敏詩兆

土木之難李襄敏秉從征脫歸進戶部主事夜夢作詩送楊

鴻臚迎駕其詩曰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君王出紫臺羣虜

潛踪歸朔漠六龍回駕入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明年事驗

御史乘轎

人海記

卷下

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當是成化以後事

浙江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按呵之間所從起對曰即

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朱良育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成進士官主事封不

受竟以明經沒

余有丁

鄞縣余相國文敏有丁父承麟幼喪父育於小江里余氏後

鄉舉歷蘇州通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不知所自出不得

已贈承麟所後父熾及熾父鏗而命子孫家祭則自蘇州公

始 文敏少從其父官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

嘉靖乙丑文敏以編修分闈拔有光第二

戚少保祠

戚少保 繼光 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歿後有祠總

兵尤繼先到任不拜祠除夕公庫火獨題梁及銀牌存題梁

年月少保所書繼先歎戚公神人也刑牲以祭

唐文恪諡

上海唐抑所 文獻 先生諡文恪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

如陳莊靖 文 之例易之

吳文定格言

人海記 卷下

嘉善錢龍門初入翰林崇仁吳相國文定 道南 語之曰若初

到衙門須記三事不擬試題不受門生不出游庠保名節

朱相國氣象

嘉善丁清惠公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

氣象 朱名

偽書

明初朝鮮國王獻顏子以偽書却之按古偽書不一而足如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

咸偽孔叢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

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舜偽於陵子皆不滿識者一

噫也

雲庵將軍碑

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庵將

軍碑云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蔭葦邑署名其齋為

古墨可辨者百八十九字首篆存唐故雲三字

宋潛溪集

宋學士潛溪前後集元季已盛行於世入明朝劉伯溫選定

為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方孝

孺與同門劉綱林靜口連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常熟錢

牧齋宗伯曾於內閣見之方孝孺姓名皆用墨塗乙蓋遵草

人海記 卷下

除舊禁也

鄭所南心史

鄭所南心史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君慧上人

浚晉井得鐵函重檣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

肖百拜頓首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三百五十六年其書始見

於世其精氣自不可磨滅也朱竹垞云此是偽託不知何據

空同刻淵明集

李空同刻淵明集盡去評註日青黃者木災太羹之味豈羣

口所嚙哉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洪武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卒友人私諡爲正學先生今其書不可得見

毀論一炬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驥於貨郎擔中重得刻以行世又有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本錢牧齋宗伯乞於吏部秘不示人辛卯九月燔於絳雲樓之一炬惜哉

刊史糜金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於北雍糜工部六萬金有人海記

奇見李湘州集

明雋

濮州李尙寶先芳選明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邸之詩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與焉東阿于文定慎行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

陳文憲正史

南充陳文憲子陞當國時修正史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寶錄附載而不作紀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

宗藩學校選舉經籍職官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制馬政刑法郡國九邊凡二十二志揚徐滁陽三王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憲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景泰諸臣成化宏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節孝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二十六紀志粗畢擬草列傳丁酉三殿災輟業南充卒四明沈相國殊不以爲意非其始議也書竟不成

西泠社事

西泠社事起萬歷丙戌八月時歙縣汪伯玉鄞縣屠長卿輩人海記

集西湖之淨慈寺地主則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

陳植之佳句

杭州布衣陳植之業醫苦吟好學其五言佳句如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絕似中唐風格惜全章散佚不傳周青士所記尙多偶錄此

嘉靖諸公掠美

洪武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龍飛記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靖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

藏書之厄

藏書之厄如浦江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守愚侍郎德

燧叅政父子築樓藏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蕭
溪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隨亦散佚太倉王弇州書最富再
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樛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鄉
祝侍郎耳劉之萬古樓武原駱侍御駿曾平湖馮孝廉茂遠
常熟錢宗伯牧齋非流散則灰燼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與親
故云令蕩子孿婦無復着手亦一道也

牧齋明史

錢牧齋撰明史共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畢越後日絳
雲樓火作見朱衣人無數出入煙焰中隻字不存

黃石齋著纂

人海記

卷下

六

黃石齋先生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謫
官卽進呈云臣考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
三德敷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
農弋爲忒殛爲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
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竟厥緒云云

程奎絕句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色藝兩絕爲門客
王屋所聘貴陽謝叅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程奎戲作絕句
云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
入王家卽謝家

盧岐嶷引典

長泰盧岐嶷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爲郎與汪道
昆同舍時有餽汪脂香油皂者汪徵故實盧曰唐人謝賜口
脂豆澡此二物也宴席有獅糟汪復問於古云何盧曰漢光
武禁猊糟不許高大此是已

李空同文

李空同作文凡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不用古名

元字避諱

江陰李戒庵漫筆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
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元字避御諱

人海記

卷下

七

元璋戒庵誤矣

陳張後裔

陳友諒後裔爲沔陽柯氏馬氏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逋居興
國大冶瑞昌界中張士誠後裔爲章邱李氏初敗時乳母携
幼子而逃冒李姓

鐵券

鐵券分三等國公式二其一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
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其一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
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
式二其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

尺有二寸五分

明制宮衙

明制文臣宮衙支俸勳戚宮衙不支俸

外國詔敕

外國詔敕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許損壞

選察之首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明初首下

浙江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重也名勝志云北

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為京

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明朝蓋兩沿宋制此說非也

人海記

卷下

占籍

凡占籍者自軍匠民宦商外有儒籍官籍御醫籍先賢籍正

德庚辰吾宗常熟派穹隆公應兆以御醫籍登第崇禎丁丑

進士四川某齒錄書儒籍以祖父三世皆教職也

學宮易主

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孔子以下皆撤像設神位外學

仍如舊至嘉靖九年天下學宮始撤像易主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鎮雲南世佩之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

用一角或半角蠻人奉如尺一

城門禁出柩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柩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入城治喪

從來棺柩止有出城者故放櫬還鄉率停於墓康熙乙丑崇明相國宋文恪薨於京師奉旨馳驛差官送歸公子扶柩入蘇州府城里第治喪此變例也

宋景濂遷葬

宋景濂先生以洪武十四年辛酉卒於貶所葬夔州蓮花峯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葬於

人海記

卷下

九

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

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及妻始於永樂十年然其時亦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京師提學

京師省設提學憲臣始正統元年五月命於二月八日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今之觀風季試其遺制也

宗伯出身

明朝大宗伯不從翰林出身者凡三人錢塘楊寧正統乙巳遂寧席書嘉靖甲申嘉定徐學模萬曆庚辰雖起署曹然皆進士出身向例禮部堂屬未有用孝廉者康熙壬辰吾邑陳寔齋說由司空調宗伯一時以為盛事陳壬子乙榜也

景皇帝園

景皇帝園不稱陵在金山上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台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

建文帝葬處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園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按楊士聰玉堂薈記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諡稱皇帝上語輔

人海記

卷下

十

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借當時無據此以對者

漕船額數

景泰以前漕船無定數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至崇禎中額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舟正米三百三十石每百石加耗米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浙江舊額二千四十六隻糧四十萬石 江南舊額各衛共四千四百五十九隻俱清江浦提舉司所造

南京貢船

南京貢船共一百六十六隻龍衣船不與焉又兵部馬快船

六百隻俱供進貢

白糧

明朝民運白糧惟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五府有之共船五百六十七隻

松江細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廷下司府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吏因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常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布輸京

人海記

卷下

十一

松江細布歲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匹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匹有奇萬歷初加八千匹

誥命移贈

宏治十一年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得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某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

閣臣賜蟒服始宏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

北京宮殿災

北京宮殿遇災凡九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壬寅閏十二月戊寅乾清宮災宏治戊午十月甲戌坤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丁巳四月丙申三殿災及文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萬歷丙申三月乙亥乾清坤寧宮災丁酉六月戊寅三殿災

祖宗御容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三殿

暹羅貢白象

人海記

卷下

十一

嘉靖癸丑暹羅國貢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

朱文恪臚傳

秀水朱文恪公萬歷癸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緋服侍班 乙未以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太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日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傳戴煖耳

每年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韓城坐賍

韓城薛相國國觀不長死坐賍五萬籍其家財六百萬金所居廳事三間共室四進並世產也惟好使氣故鄉人不附朱右君述霍魯齊語

燈市

燈市舊在內城東華門外今移正陽門外靈佑宮旁至期結席舍懸燈高下聽游人畫觀蓋京師坊巷元夕不放燈也

磁瓶二百金

大內牡丹盛開神廟思以磁瓶貯之偶江陰民有一均州瓶高數尺許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內臣覓進上喜問價幾何奏

人海記

卷下

十一

曰二百金上諭先給百金如未肯再給五十金

殯殿九蓮

神宗侍皇太后最恭篤萬歷丙戌梓宮殯殿產蓮花九枝故後稱九蓮菩薩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皆有瑞蓮賦

武舉議

明初武職多拔於勳胄後乃開保舉將材之例往往循名而不責實華容劉忠宣為大司空始議行武舉疏請仿唐宋故事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各省試可取者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十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次較步射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

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篇優者列職推授若非全材則斥而不用

元大內

元張中丞養浩歸田類稿有登憫忠閣詩自註云北三十里為大內虞文靖集作楊襄敏碑云至元某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為第宅然則元之大內在今地壇之右矣當時構李願淵白獻燕都賦寧海李侑孫有大都賦惜皆佚不傳也

興隆寺八景

人海記

卷下

四

興隆寺有八景宏正間都下諸公賦詩成卷馬東田和之復為跋尾今詢之寺僧罕有知者

北方山藥

北方山藥產於采育者為天下最嘗於朱竹垞檢討席間食之真瓊糜也

大房牡丹

大房山僧多植牡丹其色有大紅淺綠二種絕奇

宣德紙

宣德紙有貢箋有綿料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又有白箋灑金箋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

青欵為第一

千葉杏

元方輿勝覽大興府載佛寺三十八區中有海雲寺元時有千葉杏二株名芙蓉杏傳巖起在京師築清晏堂以此花置瓶中錢塘張叔夏見之稱其奇麗可觀江南所無巖起索叔夏賦之為填三株媚詞海雲寺今失其處故老蔑有知之者

阜城門西寺觀

出阜城門西行三里許有報恩寺又西三里為靈佑觀又西為廣福寺又西為嘉祥觀又西為元應觀入八里莊堡為摩訶庵又西為永慶寺又西為慈壽寺又西為元福宮嘉祥觀

人海記

卷下

五

多松入門二株尤秀潤摩訶前殿有碑二碑文左為銘山費尚書法撰右為華亭孫尚書承恩撰俱嘉靖二十七年立殿後右廂有竹一叢院中雜詩草花堂懸萬物育三字墨跡上用恭穆獻皇帝睿筆墮下有嘉靖年製小印堂後松二株高出殿脊其後則中官趙政墓也元福宮建於正德五年至天啓五年重修中有蒼松四最奇古後殿三清六真像皆范銅為之配殿文昌與夾侍童子亦銅像旁鑄一騾銅質光潤絕似宣德鑿金熏爐色殿前後凡四碑一仆為人磨去止存中書舍人袁志學一碑崇禎元年所立也

興勝寺

興勝寺去摩訶菴二里許土人目爲松林今松無復存者萬
歷中所建後有藏經閣可眺西山東北有果園園中有亭曰
眾芳亭北砌石爲流觴曲水其東有閣曰明遠春月桃杏雜
發登閣望之不異錦城花海也

阮大鍼暴死

阮大鍼降時 本朝兵方下浙東儼然以福建巡撫爲掌握
中物隨征南行至仙霞關暴死其僕下嶺求棺不得時天氣
炎熱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昇下山則尸骸悉潰爛
蟲出矣草草薄殮不知埋骨何地無子絕祀

馬士英伏誅

人海記

卷下

六

馬士英自南都逃至紹興府入方國安營既而阮大鍼亦至
本朝兵渡江士英國安走台州大鍼迎降錄用降官奉有
阮大鍼投誠獨早之 旨以軍前內院隨征急招士英及方
逢年方國安等出降時唐王改元於延平士英心懷首鼠密
表通軍中消息及 本朝兵下仙霞關唐王倉卒出奔書損
委棄道路貝勒於亂籍中得士英表大怒以洩漏軍機與二
方同日處斬懸其頭於黯淡灘而去時錢西頑先生在福建
親見之

南渡三疑案

南渡立國有三疑案甲申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

城門爲邏者所執詔府部科道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
齊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其語似顛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
益於是阮大鍼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羅織
清流造爲五十三叅十八羅漢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

邢彪佳等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孫振審詞云大悲本是神
棍故作風顛主使實繁有徒陰提線索語多挑激上怒而上
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茲上疏解之申錢各具疏辯馬士英
遂不窮其事以宏光二年三月棄大悲於市時又有童妃及
北來太子二案真僞莫辨上初封德昌郡王娶黃氏早薨繼
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如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

人海記

卷下

七

太妃及童氏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潛夫奏
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廣昌伯
劉良佐以儀衛送至都上大愾下鎮撫拷問妃在獄細書入
宮月日及相離情事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
裏上頭踰牆而逃求馮宗可爲之轉達上棄去弗視命屈尙
忠加酷刑妃號呼詛罵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京陷
不知所之有言童氏周府官人逃亂至蔚氏遇上旅邸相依
生一子已六歲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
上迎入宮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冒懇賜曲全上諭童
氏妖婦昌朕結髮宮闈風化所關豈容闖入法司卽示情節

以息群疑覽上諭但斥其結髮則爲繼妃無疑馬士英據外訛傳謂逆族生子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大妄不思洛陽之陷在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距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子哉宜上之不聽也至大悲事跡始終不明既入獄受當事意旨不得不託風顛意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故急誅之以安反側耳不然阮大鍼方欲快心於東林豈紹芳謙益一辯疏可免士英何所畏忌勸令中止上意復何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朝臣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次當立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人海記

卷下

六

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眞世子甲申國變後南都方議所立士英遠從外擁戴福王以爲已功大悲者或云齊庶宗士英之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爲福世子猶未能實信上之果爲德昌也上之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童妃但知德昌卽位故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上之業已爲德昌也童氏旣下獄自言失身之婦無敢復生非望但求一覩天顏歸死掖庭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見太妃召入承卷面訊之也童氏旣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 烈皇帝殉國或傳太子匿太監曹化淳家爲嘉定侯

周某出首或云被脅東出薨於三河所傳不一去光改元有少年至留都自稱故太子也時馬士英未敢決以爲僞但設三疑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僞者于鐸也鐸不過欲效傅不疑以自附通經足用者耳至於方拱乾辨認面質其僞反滋人疑拱乾是時方從北來挂名從賊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召之入都還其原官許其湔雪有不奉馬阮之意旨者乎拱乾舊爲太子講官考東宮出閣去乙酉無幾時豈有少年於眾中望見拱乾卽指彼髯者呼爲方先生而東宮面貌拱乾反不識耶果其僞也一見立辨卽宜叱下如雋不疑叱收僞衛太子事豈不直捷乃漫不置一語願以講讀時瑣事爲問人海記

卷下

九

蓋當時講官止拱乾一人在列旁無一人爲之證佐卽少年所答盡是拱乾盡以爲非誰從質耶及再審時置禁城圖於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士英初令大璫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於城外僻處以先帝并永定二王庚甲及宮庭制度詰之無不熟悉於是鞠問計窮楊維垣乃颺言於朝曰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士英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爲王之明維垣以逆案廢錮十七年餘宮闈親密何由知悉而此說獨出於其口聞維垣颺言時亦祇係揣度之辭後遂據爲定案時江督袁繼威楚撫何騰蛟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不見信也 本朝兵

下南都豫王命少年坐聖安上携以北去不知存亡 桐城
錢飲光熟於南都後事余嘗詢之先生曰大悲本末不可知
而決為中州之郡王也童如出身不可攷而決為德昌之故
如也少年之為東宮不可信而信其決非王之明也先生有
傳疑詩三首載田間集中

廷杖

廷杖之制最損國體然成化間言官受杖者許用綿紙衣蓋
其下體故杖而不傷其膚第撻之於朝而已不欲死之也自
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去衣自後受杖者多不免矣宏治以前
詔獄之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則云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則
人海記 卷下 三

云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
情罪重者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至嘉靖
中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林貞肅公 致仕後曾建白此事世
廟下其章所司竟不行當時首被其禍者先京兆也

劉李量筭

劉文靖 健 以程篁墩 敷政 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
李文達 賢 賺葉文莊 盛 也亦以疵其詩文之故二公賢相也
其器量狹小乃爾

顧東江楹帖

顧東江楹帖云才美如周公口着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

與纓成得一箇可

殿試不黜落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
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見擯於殿試者張元
遂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之患於是羣臣建議歸罪於殿試
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皆不黜落迄今永
為定例

諡文

相傳明制自翰林出身始諡為文細考之亦不盡然曾榮襄
葉馬襄敏 俱廷試第一入內翰而不諡文魏文靖 吳文
人海記 卷下 三

恪 訥 葉文莊 盛 鄒文敏 濟 儲文懿 瑾 邵文莊 寶 楊文恪 廉 姚
文敏 夔 王文莊 鴻 馮 何文肅 喬 新 非翰林而皆得諡文此例
當定於隆萬以後

明初文臣無諡

明初文臣無諡劉文成 基 宋文憲 瀛 宋文恪 訥 朱文恪 善 戚
請之康陵王忠文 禕 請之裕陵姚廣孝之諡恭清胡廣之諡
文穆則自永樂年始

李林甫

李林甫之奸竟得善終乃於身後屢被天譴元和中惠州一
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宋紹興中漢陽蔡氏女被雷震

死亦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明洪武間吳山陸允誠家烹雞背有李林甫三字宛然蓋已墮畜生道矣續問奇齋林

元祐黨籍

粵西七星巖洞壁上舊刻元祐黨籍姓名明宏正間有欲琢去者時巡按某公謂不若留示千古至今尙存

清慎勤

康熙二十年 御書清慎勤三字徧賜中外衙門按呂舍人官箴常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其道出王隱晉書又李康答司馬文正之問有官長當慎當清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云云

人海記

卷下

三

強景明詩

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汝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二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無奈君前下拜難鷗鷺忽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竟不起又李文正東陽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李得詩一笑而已

張子醇

宏治朝張少參子醇繼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人嗒焉一語遇學士大夫有這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榷風雅媚妮

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一時前輩如西涯相國蒲汀尙書皆海內重望每聯輿過訪張或留坐所供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諸老自公第出輒相謂曰吾儕過張子醇一飯勝倍別家盛筵矣

奏草毋多毋文

正德中韓尙書文欲攻劉瑾屬李夢陽具奏草謂之日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中入告之竅

胡廣有愧科名

建文二年廷試擢王艮狀元嫌其貌寢抑置第二而以胡廣易之及靖難師至金陵廣與翰林周公是修刻期約同死周人海記

卷下

三

既自經胡負約與金幼孜解縉等迎降良後竟死節若廣所謂有愧科名者也

判葬再嫁婦

明末華亭有發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令縣令判其尾日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

掌計不修怨

先京兆公在諫垣以糾分宜諂官分宜敗後起官歷文選正郎在吏部凡三掌大計嘗貽書於廬州公曰吾掌選九年未嘗修怨報復一人為汝等也親筆書余不及見先君子嘗為

小子言之

卻餽茶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者承筐而以茗覆其上直以為茗也受之其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傳標請公入以語公公不動聲色第令覆茗如初徐出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不敢當也遂令持歸

麥精留客

董大參樸成進士後差過華容時劉忠宣公大夏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鰕一器董感省終身持

人海記

卷下

二

雅操

明武宗祭文

明武宗御祭元輔靳文康貴文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登九五先生為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嗚呼哀哉語簡而意備按裴晉公自為誌銘云裴子為子之道備存於家牒為臣之道備存於國史體裁略同

內侍讀書識字

洪武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德朝始以翰林官教讀內侍監其後司禮遂有秉筆太監一代弊政實宜廟啓之也

州縣戒石文

今州縣戒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

乃宋太口語書以賜郡國立於縣事之南者按成都人景煥所著野人閒話其首篇載蜀主孟昶為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成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賊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罪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深體朕思凡二十四句

世宗忘刻石之言

明世宗初志華亭石刻南雍曰徐階小人永不叙用後分宜得罪遂大用直至首揆眷注極寵渥刻石之言殆忘之矣

一榜三忠臣

宏治五年吾浙鄉榜胡世寧孫燧王守仁三人同舉是年場中見三巨人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以巡撫死難平其亂者文成也三忠臣共成一事豈非前定因記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三忠臣死宋乃皆少年尤奇

天子作臣下碑

天子為其下作碑者唐太宗為魏徵高宗為李勣元宗為張說德宗為段秀實宋太宗為趙普仁宗為李用和神宗為韓琦明太祖為徐達太宗為姚廣孝孝宗為張栻

御史言事關白

六部司屬皆書本部而都察院各道則直書道銜而不繫於院初謂各道得自彈事於院不相關白也按歐陽公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殆非唐故事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必先白中丞考唐時李承嘉為御史大夫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答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人海記

卷下

美

左良玉犯關

左寧南初畏流寇張獻忠之鋒避居九江遊擊胡以寧鈞致之遂住軍關廂一年巡道葉士彥以大義諷之仍返武昌乙酉南京立國監軍御史黃澍與士英構隙偽傳邸報藏太子詔召良玉入清君側澍恐患之遂挾楚督袁繼咸自武昌東下三月二十七日至九江繼咸標將郝二所統與左營相連四月初四日大肆焚掠良玉氣塞而死

楊顧二張交情

常熟楊子常家富於財初無文采而好交結文士與太倉顧麟士婁東二張友善以此有名諸生間初與同志數人為應社其後二張名驟盛交益廣乃改名為復社宏獎風流幾於奔走天下而與楊顧交始終不渝前輩之厚道如此

楊琳

楊琳者四川人舊以小吏給事張獻忠左右本朝順治末年隨孫可望降初授太倉州判陞吾郡臨安知縣嘗與人言獻忠破開封獲福王醢其肉雜鹿肉煮之以分餉將士名為福祿羹

人海記

卷下

美

上美金

萬歷中無錫葉工部茂才參之權關蕪湖已事上美金數千奏曰久旱而得通故有美金請不為例且進美非臣志也神宗賜白金松布以旌之後官至南少司空

廠衛

衛與廠之設皆起永樂中其時事權盡歸閣部間有所監督收考則付之廠衛後二百年閣與衛皆廢之私人衛附廠以尊而閣又附衛以重清流之禍慘烈為前古所無本朝順治初年議復設廠北平張國獻時在垣中上疏極論其弊事乃寢真定梁相國云

安慶設巡撫

安慶設巡撫起於崇禎初年用歸安沈司寇演之議也

請建四輔

天啓三年遼東失守吳門申司馬用懋時為南太常上言請建四輔以聳神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之間為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之間為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間為右輔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間為左輔敵由東北入左輔出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出兵夾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左右輔從右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營堅壁各守無輕出擊四輔

人海記

卷下

天

各設長圍以坐困之疏上不報

王元翰

王元翰滇之臨安人以萬歷辛丑舉進士時四明當國喜王之出其門而王之心弗與也由庶吉士出為工科給事中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漸除其衣鉢三公皆相繼引去其黨喉御史鄭繼芳發難報復糾王巡視廠庫姦賍以鉅萬計王盡出其篋行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漂泊東南不得還滇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客舍貧無為殮寃狀始白

典試迴避本省

明制翰林典試初無迴避本省之例嘉靖癸卯無錫華子潛察以編修為江南主考是科瞿文懿公景淳以易經中式後

三年丙午典江南試者卽瞿也至辛酉江南鄉試無錫吳編修情為主考同邑得雋者共十三人物議沸騰為言路所劾於是始定例本省人不得為主考載錢吉士同文錄批語中貝勒

葉赫國始祖係蒙古人姓土默特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一名納蘭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遷於葉赫河嵯建國始祖名星根達爾漢生子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子齊爾噶尼齊爾噶尼生褚孔格褚孔格生太杵太杵生二子

人海記

卷下

天

一清家器一楊家器兄弟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貝勒萬歷十二年甲申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賞資為名誘清家器兄弟至開原繫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三百皆殺之清家器之子曰寨布為輔臣蘇克薩哈之祖楊家器二子長名納林布祿其弟金台石相繼為貝勒卽今相國明珠之祖也與滿洲世為婚姻後滿洲強盛始為屬國

蒙古土語

蒙古土語呼白為察漢頭為托羅漢一為干七漢木為母多自宣府西至喀爾喀所經之地有白頭一木兩地名

修齋

康熙癸酉五月 上違豫京師為修齋禱禳之會初自諸王滿洲大臣行之既而漢中堂九卿下至五城司坊大小臣工富商大賈莫不效尤或三晝夜或七晝夜或九晝夜各於就近寺觀設壇焚青詞以禱皇城內外緇素黃冠奔走道路日不暇給自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終乃止

吏部選郎變例

吏部選郎例從本部歷俸而至故副郎主事率皆後輩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德清談未庵以事去 特旨選用五部進士出身者秀水袁靜公由戶部正郎調掌選在衙門為後進未到任前投同司副郎主事俱稱晚生亦變例也

人海記

卷下

三

北京廊房

永樂初北京四門鐘鼓樓等處各蓋舖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視衝僻分三等納鈔若干貫洪武錢若干文選廊房內住民之有力者一人簽為廊頭計應納錢鈔歛銀收買本色解內府天財庫交納以備宴賞支用今正陽門外廊房衙猶仍此名

宮莊子粒

明朝有宮莊屬慈慶慈寧乾清三宮取歷朝以來各府州縣沒官田地子粒徵銀濟邊而以其餘繫之進宮項下脩給賞之用謂之三宮子粒著為令甲刊之上供正額 沈榜宛署雜

記

奶子府

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奶口以候內廷宣召之所一日奶子府隸錦衣衛其制每季精選各里良家婦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養之內日坐季奶口別選八十名藉於官日點卯奶口季終則更之每遇不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如官妝以進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男者後來夙戒奶口類不稱旨臨時多別選城市婦人以應有雇值之費有打點之費上納之費而奶子遂為一奇貨矣幸一見留則終其身事所乳得沾恩澤無復出理其食報特隆云

人海記

卷下

三

宛署雜記

明朝藉田禮

明朝藉田之禮先期一日順天府行宛平大興兩縣選集老人年高有行者數十人於本府氣候堂後隨班習儀預備牛犁穀種及耕歛器具良民二百餘人於地壇內搭蓋耕棚方廣五十餘步土取羅細數次覆黃土其上至期教坊司妝扮優人為風伯雨師土地等神小伶為村莊男婦播鼓唱太平歌兩縣民執農具各列藉田左右駕至左手執鞭右手執金龍犁稍前導駕一員牽牛老人二扶犁老人二執箕耨老人二夾駕左右名帶耜臣凡往回耜二駕升望耕臺御座公

鄉以次親耕耕畢順天府治中通判推官各携穀種箱一徧
散地上老人牽牛覆土爲耕種狀小份百餘衣田家男女服
奉五穀以進駕回齋堂受賀畢宴三品以上官賜耆老及農
民各饅頭一個肉二斤隨駕官民各執農具從至午門復賞
老人各布二匹農夫各布一匹 苑署雜記

棋炒

棋炒嘉靖三十年戶部行苑大二縣領太倉銀三千兩散給
各燒餅舖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麩少和香油
芝蔴爲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行軍處所支用 苑署雜記

女轎夫

人海記

卷下

三

明朝有女轎夫林鳳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戶查原籍福建
閩侯懷三縣人於洪武中撥送南京應當女戶永樂間隨駕
北都專供大駕婚禮選妃及親王各公主婚配應用給與優
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給免其雜差天順間各戶消乏告
扯五城及宛平縣會同簽補嘉靖三十一年止存八戶題簽
楚相妻王氏一百餘名補足末年楚相等陸續改撥錦衣校
尉萬歷中復行簽補不許贅緣改撥 苑署雜記

蓼戶

蓼戶明制宛平縣額辦酒醋局杏仁十一石五斗包麩紙三
萬張蓼草二萬劬杏仁紙招商市買原有額價惟蓼草係土

產之物而法又必取鮮者以是向來不議價止於舖行銀兩
內定腳價七兩責令近城居民數家依時採進謂之蓼戶城
近園丁計畦領錢彼此相幫一家出名百家共貼其後歲令
舊蓼戶報添二十戶一經報名各不相貼小民甚以爲苦萬
歷十九年內按院劉某訪行前弊行縣每草一劬議價二釐
五毫召商辦進以前蓼戶并雜費名色盡行革除著爲定額
民困一甦 苑署雜記

駕相

皇城內牆外曰內紅舖明朝隸五府勳臣掌管巡邏凡有倒
卧及溢溺戶駭請題隨駕錦衣衛官一員行據苑大二縣官

人海記

卷下

三

相驗具印結奏請定奪謂之駕相稍涉疑似送法司蓋以防
內臣壅蔽故以耳目寄守土官也至正德末劉瑾用事權歸
內衛兩縣惟特空印結臨事填之是否虛實法司卒不與聞
非若外郡縣三覆檢平之廷尉亭讞疑法豈外檢俱可疑而
駕相可不疑耶豈在外者多斃於人而在內者多自斃耶於
立法初意不能無悖矣 苑署雜記

大臣賜第京師

明朝大臣賜第京師者胡忠安在麻線衛衛李文正在灰廠
小巷李閣老衛衛張文忠在五顯廟前張閣老衛衛李文達
在東邊王府街

講官賜金錢

景泰初開講筵每講畢命宦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拾不便無所得此載時一蔡長安客話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上一日懷金錢至史官撤之於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其事不始於景泰朝

翰林院積沙

翰林院門左右飛沙積歲高與牆齊明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請幾空未幾沙還積如故或以為形勝宜爾長安客話

人海記

卷下

三

六科廊

明初六科在午門內與尚寶司相連今猶稱六科廊後因失火遷午門外長安客話

銅匱酒榨

工部有銅匱四高可過人光祿寺有鉄梨木酒榨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云是明初籍沒沈萬三家物

捕蝦蟇

明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搗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有御醫某者張大其事鼓次旂旛喧聞以往或嘲以討日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虺

虎捉得蝦蟇剜眼睛

三代尚書

明朝祖孫父子三代為尚書者惟福州林氏一家林瀚南京兵部尚書瀚子庭機南禮部尚書庭機子熾亦南禮部尚書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淡為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為會試知貢舉官

舉人衫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襪衫聞始於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則仍着襪衫蓋國學自有成規

人海記

卷下

三

也

戰具觔兩

明制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具重四十五觔鐵盔鐵腦蓋重七觔頓頂護心鐵脇重五觔弓撒箭袋重十觔腰刀三觔半蒺藜骨朶重三觔箭筈一觔通計七十四觔半

不樂為教官

曹文忠公鼎初為教官不樂願為繁劇一職改江西泰和典史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入經筵尋入閣與政士林榮之

寶誌瘞所

明孝陵卽梁名僧寶誌瘞所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誌公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爪繞腰矣瘞旣遷水亦隨往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田甚廣仍迎其像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 董穀碧里雜存

聽經樓

成祖靖難後於都城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令僧於上誦經義俾臣民席地靜聽之旣遷都百年後舊制盡失尙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人莫知其爲聽經樓之故址也

人海記

卷下

三

附學

明初生員惟有廩膳增廣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中京師語日和尙普度秀才拘數嚴陵姚夔時爲禮部尙書奏請故附學立焉

諡法

唐時議諡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亦奏聞賜諡曰先生亦有門人故舊私爲立諡者如孟郊稱貞曜先生之類是也後世三品以上乃得諡號而無爵之諡遂絕

持笏

唐制公卿皆持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明朝公卿多有肩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朝服乘馬有持笏於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

蔭襲巾

晉漢唐巾乃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不在此列者皆安分不敢僭用後來風俗僭侈平人以小帽爲恥或一人僥倖科甲宗族嫻親盡換儒巾故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語

射柳

永樂中禁中有剪柳之戲卽射柳也元人以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陽 周應寶識小編

殿試改期

明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後因之 本朝因 今上萬壽節在十八日復改期於後

蜂化促織

桐城劉浩性好促織嘗出東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俄化爲促織健而善闘所當無不

勝者見陸燦庚已編而物類相感志不載

貓王

仁和郎瑛所著名續已編內一段云福建布政朱彰長泰初
謫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之
問貓有何異使臣云向夕請試之以貓盛罩於鐵籠納空屋
中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蓋貓王也使臣又云此
貓所在雖數百里外鼠皆來伏

改印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
印鄭端簡公時為主專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

人海記

卷下

三

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
報真偽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在禮部失行禮部之
印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
時平郎中不以爲然

外戚封王

外戚封王自嘉靖中張鶴齡始駙馬無封侯者潯城富陽永
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世廟封
京山侯

走解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其制一人執旂引於前

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躍踴捷
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
場俗名曰走解音解而不知所自豈金元之舊俗歟今每歲
一舉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彭時筆記

六科內府

六科皆內府不詳所自偶聞吳人陸鏡漫詔謂光祿寺及六
科皆內府衙門

草料馬數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
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詳查理亦曾有人進本乞查馬數發

人海記

卷下

三

問充軍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積草爲虜所焚自後
令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爲例陸鏡漫記

軍數非外人與知

兵部尙書鄭堃一日向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吳以上聞
鄭走謝之以軍數非外人所與知此祖制也陸鏡漫記

太子冠禮

太子冠禮凡三加初折上巾二遺遊冠三九旒冕陸鏡漫記

瓊林宴盡七杯

明進士賜瓊林宴盡席上七杯水南翰記

秘閣

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

南內藏書

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藏古今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收貯封識如故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載以進京至正統乙巳南內文淵閣所藏書悉為灰燼姚福青溪暇筆

只孫衣

元時有只孫衣周伯琦詐馬行序曰華言一色衣也周憲王元宮詞健兒千隊足如飛隨從南郊露未晞鼓吹聲中春色曉御前咸着只孫衣吳郡皇甫庸近峰聞略云元親王及功人海記

卷下

罕

臣侍宴者則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按元史世祖本紀只作質

劉瑾時狀啓

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京師紙價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自稱晚生及門下生近峰聞略

廢吉士呈文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生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明宏治癸丑以前凡選廢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猶有宋制科遺意後廢不用近峰聞略年號犯前代

明初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稱

永樂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改元天順宋夏主李乾

順稱正德正德改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

書人論蓋用宋太祖事譏內閣也士寬按梁蕭莊北魏元法僧皆稱天啓金楊安兒稱

天順

勸騰築臺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襄所誅勸騰為基即就此洪武三年事也徐禎卿薊勝野聞

稱老師

京師稱為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然門人海記

卷下

罕

生稱座主亦不過老先生至分宜當國而諛者日眾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不可勝記厭不厭錄

京察

六年一京察乃成化以後定例至於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住而及其黨者惟嘉靖內辰因星變命輔臣李本即呂本部悉取六部九卿自尙書至尙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去留之蓋分宜借此伸其恩怨也隆慶四年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請與都察院同事大者削小者謫其後高雖敗而斥者不復用

試差正副變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贊善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此衙門故事也明萬歷已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後侍口羅萬化成法為之一變 本朝各省鄉試翰林科員同差者必翰林官為正而科員副之康熙甲子陝西鄉試江都許承宜以工科為正主考錢塘汪霽以編修為副亦一時變例也

鶴坡楚瀆

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署號曰鶴坡江陵當國

人海記

卷下

聖

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瀆一時士大夫無不稱楚瀆鶴坡者 賦不賦錄

私鹽之禁

私鹽之禁至今日嚴密極矣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未至直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明文皇嘗謂侍從曰篙工舵師有少販鹽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其寬大如此今人盤詰私鹽者糧艘亦在所不免犯者無論運官運丁一體治罪又加以關吏之權真無纖毫餘利以惠窮乏宜其計無復之侵蝕官米也

科場例式之始

明朝開科始洪武三年而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尚仍元制二十一年始刻程文先是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自二十四年始 陳鼎漫志

刊策刊經文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許襄毅上京

許襄毅公 進 成化中以御史丁憂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輪時仲子司徒

人海記

卷下

聖

詔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娘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子也

分宜時檢討

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亦不為異蓋衙門稱晚生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 馮夢禎快雪堂漫錄

殿試出榜變例

殿試臚唱畢禮部堂上官捧黃榜鼓吹導出大清門一甲三人隨之餘進士則仍自兩旁出此定制也康熙庚辰科閣臣孝感熊 賜履 沁州吳 璵 以本科會試總裁復充殿試讀卷官

榜眼季愈探花王露皆其禮闈所取前列士對策書法大不滿
上意是日捧榜止用禮部司官而一甲三人俱不敢由
中門出此後遂相沿不變矣

禮闈女嬰

康熙庚辰二月禮闈舉子場事已竣方鎖閣閱卷二十日夜
明遠樓上忽有啼聲視之乃一初生女嬰不知所自外簾官
相顧愕眙以其事近怪不敢上聞越二日進五魁卷遂令一
役送此女置育嬰堂中明日有人抱之以去後余至育嬰堂
親問李老人果有此事亦人妖也

東直門異

人海記

卷下

醫

庚辰四月十七早東直門已啓鑰而門扇牢合不可開若有
物錮之者自卯達申內外出入不通壅擠者數千人司門兵
役奔告九門提督以羊豕致祭戶樞旋開已近黃昏矣

太白經天

庚辰五月初十以後太白經天在張翼二星之間日斜乃見
非盡見也

引水限馬足

自鄭州至雒州一帶春夏之交雨水泛溢行者病涉恒以為
苦按蘇子由使契丹時有贈知雒州王崇極詩首章云趙北
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

國計長又云城裏都無一寸閒城頭野水四汙漫與君但對
湖光飲多病偏須酒令寬則北宋時此地已為澤國當時引
淀澳諸水以限戎馬之足遂成巨浸積漸使然也

本朝禁中宮殿門名

本朝禁中宮殿門名大槩仍明之舊與酌中志所載略同乾
清門之內為乾清宮宮之東曰昭仁殿西曰宏德殿 東宮
及諸王讀書之所一在門之東曰東書房一在門之西曰西
書房皆北向翰林院直廬曰南書房與西書房纔隔一垣循
西廊稍北曰繡書房在月華門之南月華門北曰懋勤殿乾
清宮正北曰交泰殿交泰殿正北曰坤寧宮宮有東西二煖

人海記

卷下

聖

殿坤寧宮直北曰欽安殿又北為 御花園神武門自昭仁
宏德而北兩翼相比者東曰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景仁宮
長春宮鍾粹宮西曰翊坤宮永和宮咸福宮永壽宮啟祥宮
儲秀宮 御茶房在乾清宮東北 御書房古薰房在景陽
宮內敬事房在景仁宮內中正殿在長春宮之西又西為咸
安宮天穹殿在景陽宮之東以上皆宮 乾清門之東曰內左
門西曰內右門北下東向者曰日精門昭華門基化門景和
門近光左門西向者曰月華門端則門隆福門近光右門月
華門之外曰隆宗門門之西曰養心殿南曰慈寧宮太皇太后所居
景和門之東為毓慶宮皇太子所居 又東為寧壽宮皇太后所居 此外

尚有兆祥所遇喜所內永安亭南府西路南府中路東庫房西庫房鷹房大小狗房鳥鎗房鴿子房稜房藥房露房等名皆不在宮殿之數

本朝內監數目

本朝內監數目乾清宮總管二首領四大監十九打掃首領三打掃太監七十八昭仁殿首領二太監七宏德殿首領二太監七懋勤殿首領一太監六自鳴鐘下太監九四執事首領四太監六十六 御茶房首領二太監四十六 上乘轎首領二太監三十七坤寧宮首領二太監十東煖殿首領二太監五西煖殿首領二太監六寶房即舊交泰殿首領二太監一人海記

卷下

吳

監四延禧宮首領二太監十四長春宮首領二太監十二永壽宮首領太監俱不知數翊坤宮首領二太監十三永和宮首領二太監十啓祥宮首領二太監十四承乾宮首領二太監十咸福宮首領二太監十七儲秀宮首領二太監二十四景陽宮首領二太監七鍾粹宮首領二太監十景仁宮首領二太監十近光左門太監四 御書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九古董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四東書房太監三南書房太監三諸王子書房太監六西書房太監三繡書房太監二敬事房在景仁宮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一 御前太監四讀清書太監十二乾清門首領二太監六日精門在宮

東首領二太監五月華門在宮西首領二太監六內左門首領二太監十二內右門首領二太監十景和門首領二太監六隆福門首領二太監五基化門首領二太監八端則門首領二太監七昭華門首領二太監八近光右門太監五養心殿在月華門外正西首領二打掃首領二太監十五打掃太監八箭匠太監五按摩太監五鑿匠太監二學西洋醫太監二畫匠太監一鳥鎗太監八養心殿露房太監三稜房首領一太監六大殿鷹上首領二太監十九大小狗房首領二太監二十九鴿子房太監三 御花園在欽安殿後首領三太監三十三北小花園在宮後首領二太監七天穹殿在景陽

卷下

吳

宮東首領二太監四中正殿在長春宮西太監十欽安殿首領二太監二十四熱火房首領一太監十二紫炭所首領一太監十五燒炕首領二太監十三兆祥所在神武門內首領二太監十書房太監四遇喜所首領二太監十所內總管一首領九太監四十三永安亭首領三太監十七南府西路首領三太監二十九南府中路在瀛臺南首領二太監九南薰殿在內西華門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五咸安宮首領二太監三十二慈寧宮 佛堂首領二太監六 喇嘛首領二太監二二太監十 花園首領二太監 二太監 二太監 二打掃首領二打掃太監八 寧壽宮在毓慶宮東太監數未查毓慶宮 殿上首領四太監四十 鷹上首領一太監十門上首領一太監八 狗房首領一太監

二一 四執事首領二 太監十六 茶房首領二 太
監十七 烏錄太監五 打掃首領一 太監十五 睿前太
監七十三阿哥下太監七十四阿哥下太監七十五阿哥下
太監五十六阿哥下太監六十 東庫房阿哥下太監四西
庫房阿哥下太監三

榆莢

三月初旬榆莢方生時官厨采供 御饌或和以粉或以麵
內直詞臣每蒙 賜食余有詩紀之

湯泉御札

湯山在昌平州東南山下有湯泉行宮在山之東跨泉為浴
池癸未五月隨 駕駐此偶閱曹能始名勝志云溫泉出昌
人海記 卷下 吳

平西北二十五里之湯峪初疑志誤是日作詩因詳註此段
進呈明日上賜 御札云此湯非舊有康熙二三年間輔臣
□□時人始知之病者浴此甚有益昌平州西北湯峪之泉
故在非志訛也 御札隨繳進謹錄於右以見 皇上之精
於考證如此

夜光木

古北口外有老樹根為沙水浸潤歲久發光以刀削去薄皮
肌理瑩徹大者合抱小如臂指皆透明如琉璃水精夜置暗
室中照見細字因呼為夜光木出水半月後濕氣漸乾光亦
漸滅成枯樞矣真物理之莫解者此槩亦不知名

猴頭蕨菰

猴頭蕨菰產鞍子嶺附近山中大者一枚重斤許味厚如榆
肉而鮮美過之元楊允孚灤京時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
後蕨菰香自注云尖山產蕨菰按元之灤京去此不遠物產
正同又有一種生牛馬糞堆者名沙菌亦可采食但形味差
薄耳

蟠木

山中有野杏樹枝幹多被野燒所焚其根堅韌入土不爛有
花紋而香以為筆架及小香几玲瓏可愛 御前俱所用之
余受 賜者用作小鏡架名之為蟠木

人海記

卷下

吳

湯泉上諭

去熱河九十里入蒙古科爾沁界其地有湯泉 上坐湯回
諭諸臣云朕坐湯凡二十二處所至必令西洋人以銀盃盛
水重湯煎之俟水乾驗盃底或硫或硝或礬或砂各各不同
至其舒筋骨和血脉則一也

蒙古鹽鐵

蒙古阿巴海部落地名充俄里有泡子河產天然鹽生水中
如層冰厚四五寸許鑿取成磚不事煎熬而可食其味較中
國食鹽稍淡又有產於高山者彌望如雪人跡不能到則用
強弓仰射取之又產精鐵色如白銀今上用烏鎗皆采此鐵

製造甘聞明季嚴禁關口不得出鹽鐵等物謂可坐困外國
豈知彼中物產固自不乏耶

口外行宮

口外避暑行宮 皇上取樸素之義命曰山莊自兩間房起

次鞍子嶺次黃甲營次樺榆溝相近有釣魚臺亦有樓閣然非舊頓次喀喇火

屯蒙古云喀喇譯云黑地其地本名黑城亦云烏城次上營

子一名熱河次藍旗營次波羅火屯一名皇姑莊其地與蒙

古四子部落相近次唐山營凡九處宮殿之制繪圖如一惟

喀喇火屯地形寬衍溪山尤勝行宮之後復創苑囿黃甲營

向係腰站殿宇無多駐蹕歲不過一宿而已

人海記

卷下

辛

塞山毒草

塞山有毒草中人肌膚甚蜂蠱自唐山營踰汗鐵木嶺而

外徧地有之俗名蠟子草蘆高四五尺葉如麻嫩時可供馬

秣經霜則瘁螫不可觸

椒樹

椒樹葉與烏柏相似而大如團扇有鉅齒初生時可裹餅餌

蒸食霜後鮮赤若丹楓照耀巖谷其皮柔韌如麻皮烏喇之

人采以治繩作魚網入水不濡又可為烏鎗火繩中國所無

也按本草人參條下所載椒木音賈而此音斷不同

細鱗魚

細鱗魚產灣河中旁近溪澗多有之重唇鱗如魴中有黑斑
大者一頭重斤許味極鮮腴又有柘綠魚味與細鱗略同而
形差小又有柳根赤長不過二三寸入釣最多竿不虛舉此
魚族聚緩流中好食柳根故名

駱駝

駱駝有紫色白色兩種蒙古與中國貿易臆健者每頭直價
二三十金以其卧而齧草腹不貼地故曰明駝

帳殿帳房

行圍駐蹕之所擇地勢平衍者刈草剗土測景向正南中立
帳殿外設幔城以黃布為之開東西南三門幔城外四面又

人海記

卷下

壬

設網城一重羽林周廬環繞網城之外相去率百餘步惟內

廷扈從詞臣設帳房於南門三十步內以便不時宣喚也

烏喇奈

烏喇奈山果也一名歐李叢生樸檉間紅如珊瑚比櫻桃而
大味甘微酢蜜浸可以致遠蒙古諸山處處有之

蒙古無名水

玲瓏山溝口蒙古名為生濟圖火羅昂阿有水不詳其名源
自白旗營流下塞外諸川此為最大商人伐巨松成段散置
斯干遇暴雨水漲則順流而出以道里揆之當亦達於灤河
從永平南入關者

落葉松

雍安嶺塞外諸山最高處嶺上多白沙故名口口其山東連長白西界五臺嶺下為東西四旗舊營外即蒙古克什黑屯部落北去百餘里直走旱海矣或云此嶺之北即陰山恐亦未必然嶺上喬松挿天不計其數葉短而勁八月杪被霜黃落與凡材無異名落葉松蓋茲山下臨沙漠朔氣高寒宜無不凋之木也

黃羊

黃羊與安嶺上獨石口一帶草中有之高三尺餘背毛淺黃色腹下白百十為羣每合圍遙望拍拍如鵝鴨所得以千計

人海記

卷下

五

有耳無角尾似麋聲似鹿本鹿類而以羊名本草謂黃羊狀與羊同腹下帶黃色猶未得其真也

虎乙

虎有威骨長寸餘在脇兩旁肉中不附筋骨初生時骨平如一字年深則曲而為乙字其力始猛所謂虎挾乙也 東宮行園時曾以一枚見賜後以與李氏外孫女云可憐邪

野豬

野豬毛深黑色高五六尺長八九尺絕有力上下四牙長出口外人莫敢攪弓矢不能勝利用火攻味之美尤在皮行屬以供 上膳非拜賜不得食

熊

熊之力大於虎倚樹而立獵者不敢近必先以狗撩之俟其出林然後人力有所施鎗箭發加其計無復之則騰身上喬木之杪拗樹枝以擲人人以火器仰攻力盡乃墮有猪熊人能馬熊樹熊石熊之別余所見者乃石熊也本草云背上脂為熊白味甚美不知腹中之腴拌糖霜皆可生食也

鹿

大凡打圍惟在得鹿他如豺狼狐狸諸獸圍未合時往往多竄出者鹿之類不一十麋鹿中纔得一鹿十牝鹿中纔得一牡鹿牝無角而牡有角老鹿之角有長至丈許者此為絕有

人海記

卷下

五

力箭已洞胸貫腹負痛疾馳尚能踰險越阻行數十里乃斃白露後秋分前極肥過此漸羸瘦矣

哨鹿

哨鹿之說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法今特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衣戴鹿頭天未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為求其偶也遂踴躍而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脫者

鹿茸

鹿茸初解角時其長如繭栗蒸而食之嫩如乳酥色白而微紅余陪獵三次僅得一嘗香味兩奇絕世謂江瑤柱食品無

對惟此可與相匹

山雉

獵場草深沒馬腹山雉最多而肥驚人決起高飛不能及遠旋復入草中從行者往往徒步取之易如拾蚌蛤每日暮回營人人馬後必帶數尾以供晚食間有飛入帳房中冥坐而獲者重陽以後瘦不中食亦如鹿過秋分則羸時候使然也

飛狐

飛狐本蝙蝠之類毛深褐色銳頭缺口似兔而長尾尾長與身等肉翅如籠裙四足生翅中前足四爪後足五爪能飛不踰尋丈 上於必忒舍勒圖中親射得之

人海記

卷下

蓋

蝟蟬

塞山積雨草中產蝟蟬長四寸許頭以下色如翡翠有紋勻細如魚鱗尾作泥金色吐氣為雲喀喇火屯一帶有之土人呼為雲虎

松癭

千年老松癭剖之作瓢可貯水一二升許又落葉松根出菌芝莖紫赤色皆可充几案間物避暑時 上嘗頒賜扈從文臣余所得二芝一瓢他日可為初白庵中清供也

順風耳

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

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此器亦從古所未有殺虎時往往用之

空青

一日 上在行宮出示石子二枚其一黃白色形圓中空貯水映日則見其一紫色中有水一滴如唾珠隨手轉換石面上向則珠反下走石下向則珠却上升循環無端疑即空青之類本產蒙古山中而彼不知貴也

塞外山果

塞外有山果名烏沙兒契深紅色味似烏喇奈而微苦核扁人海記

卷下

蓋

如瓜子其枝大者可為弓幹細者可為箭筈亦材木也本草不載

戶部西庫書

戶部西庫中有書五十樹康熙癸未九月杪奉 旨着養心殿供事向庫檢查僅得三吳水利考及蔡忠惠文湖州集共三種據回奏曰此外率殘缺不全吾不敢信也

殿試武舉

癸未十月初五日殿試武舉黎明傳 旨南書房先後隨駕翰林少詹陳元龍諭德查昇陳壯履編修汪士鋐錢名世庶吉士汪漸查慎行蔣廷錫八人俱着隨往紫光閣看武舉校

射余輩隨赴西苑候 駕已刻 上乘舟至先率東宮諸王各射步箭一回然後陞寶座讀卷官自大學士至少詹共十四員於握殿東南西向坐余輩八人以次班坐於後申刻武舉一百人馬射既畢諸臣移坐東向復觀武舉步射每十人為一朋每人射畢又各試技勇甫三朋日已下春 上率東宮以下又射箭一回乃回宮明日午後校射始畢選十三人充 御前侍衛吾宗三百年來未有登武榜者是科族叔靜安始冒朱姓成進士余與聲山名不在讀卷之列蒙 恩得坐班與觀亦一門盛事也

開爐節

人海記

卷下

壬

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始燒煖炕設圍爐舊謂之開爐節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宮庭前設萬壽燈八仙童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俱掛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此歲例也

考督學臣

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門已封印兩日矣忽有 旨召各省新授督學臣入南書房候考御試題夫子循循然節制藝一篇奉和 聖製為考試歎五律一首午後呈卷明早復集內廷俱依擬用人賜 御書一幅而出所用十一人翰詹衙門計十人部曹止一人乃翁嵩年康貽也自是翰林院官

頗為諸酋所忌蓋舊例除北直江南浙江三省學院而外其餘各省學道多以部郎及外府俸滿進士出身者充之今一變其局疑有他故其實出自 宸斷與在廷無與也

元旦朝儀

元旦宮廷內外朝儀五鼓 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黎明 駕回宮先至奉先殿繼至寧壽宮行禮畢然後乘輦出御太和殿受外廷朝賀辰刻復回乾清宮庭前樂作 上陞寶座垂簾樂再奏宮嬪於 上前行禮畢樂三奏簾捲東宮諸王以次在殿庭行三跪九叩頭禮樂四奏公主郡主於宮中行禮樂五奏 上御西煖閣內外諸臣俱集午

人海記

卷下

壬

門內望毓慶宮行兩跪六叩頭禮禮畢始散班

暢春苑直廬

暢春苑內未有直廬供奉之員皆就近僦居以候不時宣喚康熙癸未正月余與汪紫滄家聲山三人隨駕赴苑 上親指小東門沿牆向西屋五間為祇候之地其秋改作三層南向而以直南三間為翰林直房後二層為畫院自是入直有定所與南書房同

西苑烟火

西苑張燈自正月十四夜起至十六夜止癸未上元前二日有 旨查昇查慎行汪灝自明日為始連夕俱至西廠看放

烟火至十四夜酉刻內侍一人導余輩三人自小南門入沿河北行里許經勤政樓下穿網城西渡板橋寬數百畝壤平如削當樓之正面設燈棚一架高起六丈餘稍南為不夜城中列黃河九曲燈縛秫秸作坊巷徻徻徑街迴復往往入而易迷燈之數不知其幾每一燈旁植一旗五采間錯日初落數千百燈一時先燃其北列柵方廣約五六里散植烟火數百架黃昏上御樓西向坐先放高架烟火謂之合子最奇者為千葉蓮花合子既畢人氣尤靜須臾橋東爆竹發藥線從隔河起飛星一道倒曳有聲條上條下列入柵中縱橫馳突食頃火光遠近齊著如蟄雷奮地飛電掣空此時月色天人海記

卷下

堯

光俱為烟氣所蔽觀者神移目眩震撼動搖不能自主移時烟焰盡消而九曲黃河燈猶熒熒如繁星也內官舞龍燈者至樓前伺候余輩乃出宮漏下二鼓矣十五十六兩夜皆然其後歲以為常但取道苑北門不復從南門入矣

進士釋褐

進士釋褐例在國子監柏樹下康熙癸未因修葺太學工未竣先師先賢牌位俱移皮順天府學新進士即於府學行釋褐禮一甲三人入大成殿分獻余與紫滄分獻兩廡再行三跪九叩頭禮然後赴發倫堂謁大司成行四拜禮畢登堂就席一甲三人在中間授庶常者在東間餘進士在西間各飲

三杯揖司成而退

聖祖論醫

上留心醫理熟諳藥性嘗諭臣等云聖賢道理俱有一定之論至於醫卜星相言人人殊世間庸醫於寒熱虛實率未能辨南人喜用補北人好用瀉皆非適中之道大抵溫補之藥其效甚微酷烈之藥其效立見方書所載湯頭甚多若一方可療一病何用屢易西洋有一種樹皮名金雞勒以治瘧疾一服即愈可見用藥只在對症也

萬首唐人絕句

養心殿送到萬首唐人絕句一部真南宋本前有洪容齋序

人海記

卷下

堯

紹熙元年刻於越州蓬萊閣初止四十卷既而容齋歸鄞陽續刻成書遂滿萬首之數每一卷計詩百首共一百零一卷紹熙三年奏進重華宮壽皇稱其精博賜茶一百斡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遂復上表謝恩前後劄子奏狀俱載卷首至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揚郵本并刻之今本即嘉定中台刻者但檢對目錄現存僅七十五卷缺二十六卷為可惜耳

經筵

經筵舊例先五日掌院學士擬進四書二條書經易經各二條候御筆點定講官始撰講章再經繙清進呈臨時備用

甲申春將舉經筵掌院所擬題集置不用經書二條皆出
上裁四書子貢問一節尚書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
工二句二月二十九日午後方發下是月漢講官為華亭王
大司空鴻緒吾邑陳正詹元龍倉卒撰擬為期甚迫三月初
二日黎明上御文華殿進講畢賜茶而退經筵例有筵宴
停止自茲始

廣仁殿

御前發下白玉引首圖章一枚篆文廣仁殿三字奉旨考
究出處記得金史章宗泰和七年召對群臣於廣仁殿又查
禁扁目錄金初都燕後移汴宮殿扁額亦為廣仁殿之名但
人海記

卷下

卒

初造年月則無所考

唐六如水村圖

唐伯虎相城水村圖宣紙小幅闊縱半尺長六尺餘水墨濃
淡點綴生動楊柳共三十四株江橋村市出沒水氣中後有
王文恪公五言古詩一首伯虎次和最後又有盧襄次韻一
首相城沈石田所居時石田下世文恪與伯虎往弔舟中作
此一時興會所到筆墨之痕俱化平生所見伯虎畫此為第
一甲申五月十五日御前發下裝潢裱房在西苑直廬之
後與王麓臺前輩同觀

聖祖算學

皇上精於算學嘗者三角形論以示內廷諸臣茫然無能解
者一日面示臣等算法先聚米一堆於案上用軟尺量之圓
五尺三寸五分徑一尺七寸高五寸三分積數得四千〇〇
九寸復以堆垛法一百二十五寸除之得三二〇七之數隨
用一百二十五寸之銅斗量之不差累黍又頒示一寸斗一
八寸斗一十八寸斗一對水於中大小隨其所受寸寸而積
盈縮不爽御筆推算法一紙今存家少詹姪處

鄭世子

嘉量算經三卷律呂正論六卷明鄭世子載堉著其書推原
造歷之本大約謂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而後
人海記

卷下

空

黃鐘之律可求律與度量衡相須為用非度量衡生於律也
因將累黍推定三器並歷代沿革損益著之於篇此書不多
有於御府曾見之按鄭世子之父恭王被誣禁高牆世子
不敢居內寢築一室於門外席藁以居與王居高牆之年等
後恭王薨世子遁之山中讓爵於盟津王之子見忽有子臧
季札之風

十種蒲桃

御苑蒲桃凡十種甲申十一月十三日頒賜南書房諸臣
御製詩云休誇大宛貢莫笑漢臣傳十種標名異千條帶葉
鮮隨班命內侍分賜到諸賢飽食和心胃歸鞍賦木天此詩

原稿存家聲山學士處十種者一伏地公領孫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瑪瑙四哈密公領孫五哈密瑣瑣蒲桃六哈密綠蒲桃七哈密紅蒲桃八哈密白蒲桃九哈密黑蒲桃十馬乳

賜物年例

除夕前三日內廷日直諸臣人賜全鹿一隻風羊二隻兔八隻野雞八隻鹿尾四枚關東大魚八尾黃封酒二壘此年例也甲申十二月加賜 御書徑尺大福字一幅對聯一副綠石硯一方歲不為例

內府書畫

內府收藏書畫余在內廷曾經眼見者不計其數今錄其尤

人海記

卷下

奎

妙者共三十五種以備遺忘絹本小楷曹娥碑後有昌黎懷高宗跋書證心紙上又謝端宋本高贊成三跋又虞集前後其十跋今上御題跋一趙子昂鵲華秋色圖卷子宋錢高六尺長六尺楷書九行褚河南西昇經為周草窗作後有董文敏五跋樂毅論楷書墨跡不書姓名張澤端清明上河圖卷子絹本長丈餘文貴倣王摩詰關山霜霽圖卷 郭熙蜀山積雪圖卷 趙子昂百駿圖卷 右軍黃庭經小楷卷唐人米芾山水卷臨本陳所翁九龍圖 趙千里後赤壁圖卷 黃荃設色花卉吳彩鸞細楷唐韻 顧野王草蟲卷 閻立本步輦圖 閻立本洛神賦 燕文貴長江萬里圖卷 劉松年江上雪霽圖 東坡墨竹 虞世南廟堂碑真蹟 黃公望江山勝覽

圖卷 宋僧牧溪果蔬鳥雀圖卷 錢舜舉白雲紅樹圖

趙千里大禹治水圖卷首有王穉登八分後有曾榮詩陳繼儒跋徐熙鈞染花卉

翎毛長卷 唐六如水村圖 管夫人白描大士像 唐陸

東之書文賦真蹟 劉松年五百阿羅漢卷 趙雍畫馬有

其昌 李龍眠白描五百羅漢卷 李北海大照寺碑真蹟

周昉美人玩月圖 黃子久秋山雨意圖後有元人李忠倪續二跋

龍蝦

龍蝦產閩廣海中長丈餘通身十七節頭似龍有角却長數寸鬚上有毛甲如玳瑁尾五株皆倒捲韓昌黎詩云又嘗疑

龍蝦果誰雄牙鬚乙酉正月初四日在南書房 上遣內官

人海記

卷下

奎

傳示始見之

閱視羣牧

乙酉八月杪圍場既撤 駕自興安嶺一帶巡邊入張家口廿八日駐上都必拉廿九日早沿路閱視羣牧先諸王子馬羣次正藍旗次鑲白旗次正白旗其餘各旗牧地稍遠不及趕赴自上都必拉至諾海和碩五十里間駝馬牛羊彌望不絕皆數年中賜種孳息者每位諸王下馬駒二千餘匹八旗每一牛羣有馬一千二三百匹餘畜產稱是三十日早發諾海和碩先閱鑲黃旗畜牧次閱太僕寺官馬馬駒一萬三千餘匹 上沿途緩轡選其駿異者歸上駟院計程七十餘里

抵搭班托羅海駐蹕九月初二日自烏蘭腦兒至查木哈克
腦兒閱視慶豐司羊羣計二十六萬頭又 東宮監牧四萬
頭共羊三十萬初三日閱視牛羣約十萬餘是夕駐蹕托里
渾腦兒初四日閱視上駟院馬駒每羣以毛色爲別白者青
者黑者紅者黃者紫者雜色者散布山岡望同雲錦爲數約
二十萬四十里抵昂烏力海巴拉漢典牧官員屯聚於此過
此六里駐蹕初五日 上御幔城南門觀調生馬先賜南書
房翰林官馬八匹賜隨駕總兵副將各官人各馬一匹初七
日至西巴里臺 上諭云此間尙有上駟院馬二十一羣向
經調習者每年春夏放青九月歸厰今歲因朕巡邊恐馬力
人海記 卷下 畜
疲乏留備更替故不令趕來 上又諭云明朝養馬大累民
間我 太宗時以獨石口至張家口山北一帶水草肥饒指
爲放牧之地今歷數十餘年孽息既不累民亦不費官自古
馬政之善無如 本朝者

興安至暢春苑站數

自興安打巴漢三十里至渾泰布拉噶五十里都倫那拉又
名上都海拉思台四十里庫勒班庫特勒四十里額勒屯色
欽六十里博羅活屯上都必拉五十里諾海和碩七十二里
塔班托羅海五十里烏蘭腦兒五十里查木哈克腦兒四十
五里托里渾腦兒四十五里昂烏力海巴拉漢五十五里哈

木虎布兒喀四十里西巴里台十五里察罕托羅海二十里
陀羅寺三十里張家口五里下堡城六十里宣化府十八里
泥河十里鶴兒梁響水舖二十里上花園十里下花園雞鳴
山雞鳴驛十五里新保安二十五里沙城二十里土木驛三
十里懷來縣有廣慈寺二十五里榆林堡二十五里全道五
里八達嶺三里青龍橋三里石佛寺二里彈琴峽五里居庸
北關十五里南關二十五里文頭六十里暢春苑共二十五
站計程一千零八十三里

沙蓬

張家口內保安沙城一帶地產沙蓬實如蒺藜中有米如稗
人海記 卷下 畜
子食之益人本草所不載

蓋草

蓋草一名菜亦名王芻本草云此草綠色可染黃古者貢草
入染人故謂之王芻詩經蓋臣取進忠之義當本此

編檢補科

乙酉十月六科員缺奉 旨將翰林院編檢改授初四日掌
院學士啓奏考選日期南書房翰林及日講官俱着一體開
列余與張衡臣錢亮工蔣揚孫四人時在直廬奏乞免開職
名不願改授言路奉 旨俯允初六日召見翰林官二十九
員用王懿史申義鄭際泰管瀨陳允恭周道新楊顒張大有

李紹周九人蓋向來科道員缺例以原吉士出館而未授職者挨補今已授職復行改用似以臺垣為編檢升缺借此語不敢上奏也此例開自庚辰在本衙門為疏通之路而編檢品稍降矣

南宮變局

會試總裁歷科以來二正二副例用四員丙戌會試止用李少宰錄子彭少司空會洪二人先奉嚴綸戒飭放榜後為浮言所中會元尚居易以文體不正黜革殿試榜發黜落者四人罰科者十一人奉旨將會試總裁及房考三人交都察院議處俱落職南宮變局也

人海記

卷下

矣

館選之嚴

丙戌四月朔度常當散館上在西苑考試滿漢度吉士三十八人御試題存心養性為匪懈論一首賦得人盡農桑力五言排律十二韻余與錢亮工汪紫滄蔣楊孫四人先經授職不復與考初六日命下留館授職者止十五人其餘再行教習者二十人革職者三人兩掌院俱降三級留任視癸未又加嚴從來殿試進士以館選為榮極盛必衰固其理也

丙戌館選

每科館選 皇上御保和殿滿漢大學士於煖閣內站班掌院學士立煖閣西向一甲三人排立掌院後請進士以次分

班唱名每十人為一班由殿東入跪奏姓名籍貫及鄉會試名次選館者留殿中與鼎甲挨次立唱名畢諸大臣各賜茶

上升輦回宮此定例也丙戌四月二十六日 上不入朝即於西苑澹寧居舉行此典新進士二百九十餘名俱從東南奏事門入 欽點庶吉士四十八人浙江九人吾季弟潤木與焉先是癸未科余授庶常時仲弟德尹以編修在殿門坐班今日余在苑門復見季弟館選兄弟三人八年之中俱備員詞院不可謂非一門幸事也

草木可當茗飲

口外草木可當茗飲者有三種一種紅蓼花根蒙古呼為色

人海記

卷下

矣

都滿洲呼色爾布一種即落葉松皮一種名奢木子亦名瓜子兒茶其色紅

地樁

口外有一種草長尺餘六月開花似虞美人而葉臺淺紫色每本三椹結子如桑椹因地樁壓其漿熬成膏點湯飲之味極芳甘盛以玻璃杯色尤可愛

詞臣帳房

山莊九處黃甲營地稍窄餘八處多有直廬在行宮二門內東朶殿之後平屋三間西向庭前設松棚以禦暑扈從詞臣每黎明入直一如在西苑也其樺榆溝喀喇上營子三處隨

駕大臣皆 賜官房爲止宿之地大抵 皇上清暑六七
月之交於三處爲多故詞臣亦得受廛兩人共住三間紗帳
木榻用蔽風日過此以往率就草地支帳房與羽林列幕者
無別矣

烏喇哈帶東

從烏喇哈帶東行四十五里地名阿赤你巴蒙古謂兩山交
會處也又自北而東渡一溪行十里許有柴棚茅屋又東二
十里渡西兒哈溝爲岳七利台吉營盤所居新瓶瓦屋四層
環以土牆旁有喇麻寺亦用瓦蓋 上初幸其居後移駐帳
城岳七利者翁牛特部落貴人也又東北行二十里爲坤維

人海記

卷下

矣

火羅又東爲巴顏打巴漢上下約三十餘里嶺下卽翁牛特
部落駐牧之地其地舊名嬰阿今改名巴顏爾賚平壤一區
清流貫其中四面山勢環拱如城郭時八公主下嫁於都倫
郡王五殿六重工部官爲營建者丙戌八月初八日 上送
公主親至其地向來圍場所不到也從此望西北行五十餘
里爲溪百冲昂阿又西四十餘里爲木克帶道旁有湯泉折
而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又十餘里至汗必力阿打巴漢昂
阿去白塗不過三十里矣

裁進士牌坊銀

丙戌九月十四日自獵場回鑾駐波羅火屯內侍李玉傳

旨問每科舉人進士所給水陸牌坊銀兩數目余輩回奏云
所給銀兩每省數目多寡不一祇就浙江言之新科舉人例
給銀四十五兩進士於布政司庫領銀一百兩士子均沾實
惠蓋謂 上意恐被有司侵蝕故有此問也覆奏後復傳
旨云旌表節孝止給牌坊銀三十兩此項似覺太多遂下部
議自後新科進士着於戶部領銀三十兩永以爲例裁減牌
坊銀自本科始時會場已過俱照舊給發一百兩仍行文本
省如數扣追

韻府羣玉

韻府羣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所集一名時夫字勁茲

人海記

卷下

矣

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因宋王百祿所增書林字類
韻會錢諷回溪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洪武正韻初成定
爲七十六韻洪武八年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
繫諸字並從陰氏之舊宋景濂有序今世之所傳者又與明
初刻本不同

明月錢

明月錢見洪遵泉志奇品中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按此錢
徑九分重四銖二分制作鏤薄形質簡古外無輪郭背文明
徹舊譜所圖與此小異又不載輕重大小計得其名而未之
見也云云壬辰正月余偶從慈仁廟中購得十枚與泉志所

戟形模適合明月二字俱篆文但不知鑄自何代漢以後又無此年號不可考耳

玉酒海

內西華門外西南一里許明朝御用監在焉又南數十步爲眞武殿庭前有老檜一株下有元時玉酒海承以石牀玉色青碧間以黑章旁刻魚龍海馬出沒波濤狀口面約廣三尺餘隨其質爲凹凸若荷葉然形製古樸膚理溫潤中容四五石許壬辰正月十九日偕雲間高不騫槎客往觀摩抄久之按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年十二月濱山大玉海成赦置廣寒殿輟耕錄云廣寒殿在萬歲山頂中有小玉殿內設御榻左

人海記

卷下

七

右列侍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甕一車駕歲巡上都先宴於此燕都遊覽志云今御用監中有小亭亭內有一玉缸體質頗潤中積水外以朱欄護之蓋卽廣寒殿中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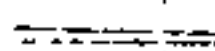
南海淀

南海淀今爲御苑設甲兵守之間遇上元於此放烟火則縱都人往觀餘不得入

人海記卷下終

讀書堂西
征隨筆

西征隨筆



讀書堂西征隨筆 題辭

情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
後另以待他日弗使此種
滿網也

右為清世宗御題原本

西征隨筆



右為汪景祺原印

讀書堂西征隨筆

余今年五十又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間關歷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生平都無是處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罵坐之灌將軍放狂之禰處士一言不合不難挺刃而鬪其意以為君輩未嘗讀破萬卷書安敢向我鼓弄唇舌耶所至之地望風聞名往往引避去世人皆欲殺其信然矣五十歲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因稍稍有與我友者然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自邢州取道晉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咸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毀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義論諍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雍正二年

西征隨筆

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汪景祺西征隨筆一卷

按汪景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大戶部侍郎之次子朱彝尊傳未刻科錄引之今刻本已將日祺二字剔除宇東川舉鴻博禮部主事見祺之弟熙己丑進士康熙五十年舉人見杭州志 雍正二年遊陝西以書干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著西征隨筆二卷三年羹堯得罪抄沒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搜得上之福敏鄂彌達原奏云臣等公同搜查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據供年羹堯於九月十二日將一應書札盡行燒燬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粗重家仗於亂紙中得姓名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係汪景祺所撰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鄂彌達人汪日祺等訪其一面防令地方官將伊家屬封鎖看守一面喚伊近房族弟翰林院編修汪受祺問其去向據稱汪日祺親筆京師離兒胡同居住我若欺罔不實其說甘與同罪取具親筆供單在案謹將逆犯汪日祺所撰書二本封固恭呈御覽伏祈立賜嚴擊正法云云批云若非財等細心搜查幾致逆犯漏網其妾撰妖辭二本暫留中摘款發審爾等凡經目觀之人當密之勿得洩露見報正硃批諭旨 世宗以書中有譏訕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為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旋刑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十二月辛巳奉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為奴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今於故宮懋勤殿封銅箱中檢得此稿存上卷一册下卷僅功臣不可為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世宗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四年冬因查嗣庭之案諭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

西征隨筆

網其妾撰妖辭二本暫留中摘款發審爾等凡經目觀之人當密之勿得洩露見報正硃批諭旨 世宗以書中有譏訕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為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旋刑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十二月辛巳奉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為奴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今於故宮懋勤殿封銅箱中檢得此稿存上卷一册下卷僅功臣不可為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世宗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四年冬因查嗣庭之案諭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

說有云進士館選一見豈能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爲用人之方故必觀其相貌言動以爲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對或年齒過老或新進稚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皆顯而可見者又云居官自有資格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量移今則道官府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白首爲郎十年不調幾於禁錮終身又云翰林者待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又云郎中既不能升員外何由得轉主事尤爲絕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之知縣更爲無望又云開坊不拘資俸詞臣終老玉堂遂使屈膝強顏仰求要人希圖外轉又云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嚶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又云近科以來考官但看四書

西征隨筆

文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台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皆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三歎又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凡八條東華錄載是年十月甲戌諭旨所云查下原歷引詞意及原案說五年三月因蔡廷程如絲之案諭旨又引程如絲貪橫一條俱爲下卷中佚文景祺於當時政治人物輒加譏彈未必全爲實錄自序有云意見偏頗議論詩戾亦可謂自知者矣卒之以言召禍身罹重辟累及宗親君子其知所鑑乎至於游狎諸作更不足論茲彙爲一卷刊之許實蘅識又案景祺嘗僑居平湖縣城得罪後平湖竟有屠城之訛言居民驚擾經知縣楊克慧曉諭始定乃雍正五年正月事見浙江巡撫李衛奏報戊辰四月既望再識

讀書堂西征隨筆

與胡別駕遼王字

步光小傳 附詩

記蒲州常生語

榆林兵備

上撫遠大將軍書 附詩

卓子山番人

錢通政條奏

記台吉女自縊事

宿遷徐用錫

張濟祖澤深之獄

西安吏治

西征隨筆

遂寧人品

再來人

狐魅畏節婦

婦人穢

女子之禍

功臣不可爲

秦中凱歌十三首

朱漢源詩序

遇紅石村三女記 附詩

揀選舉人

憶途中所見

西兵之捷

延安三廳

繆禮科條奏

聞李侍郎擢粵撫

熊文端明史

高文恪遺事

榆林同知汪元仕

詹事兩

談諧之語

婦人纏足

周鍾項煜之死

燕雲十六州

程如絲貪橫

與胡別駕遵王字

別後大風初更始至柏鄉即往晤舊令張君握手大慟母妻兩喪皆不能返故土此地人口尙多每日須啖小米石餘他物稱是已僱馱轎四頂車四輛騎騾二十頭先遣其弟姪子女東歸而不能起身連夜往見韓六哥韓付之一笑索然而返次日張君未來弟晨起獨坐自先公捐館以來宿昔之通門年誼及數十年香火之交待我如陌路與張君從無半面而傾蓋如故今見其顛沛若此竟不能稍效涓埃汪某血性男子肯與鼠輩爲伍乎未幾張君來叩其所需非百金不可急檢旅橐尙存百十金僅留十金以百金付張君且曰君速歸寓料理明晨我來郭外送君眷屬東歸僕亦北發矣張君方欲致詞弟曰去去無可將意若作一世俗常語是以狗彘相待也張君咨嗟而去韓六哥留至署晚飯忽云舊西征隨筆 四

令眷屬斷不能歸去此刻聞定于明晨就道大是異事弟亦不答韓六哥問何時起行弟云明晨送張君弟姪去即北轅矣次日往送張君弟姪子女呼天痛哭如永訣者然弟亦不知涕淚之何從也韓六哥來以十六金相惠弟甫接入手即送與張五兄曰以此爲從者盤湊之費其家屬徑去今日可宿隆平弟此刻在趙州大石橋用飯大約往樂城縣囊中所存僅十金而已無論不能到西安即平定州亦難枵腹而至然自信無餓倒中途之理與張君交六年承其解推無算計此一百十六金尙不能報十分之一然見其眷屬飄然而去甚以爲快頗有笑我之謬者人情至此夫復何言二月初六日午刻趙州大石橋旅次

朱漢源長梧子詩集序

詩學之陵夷也久矣自擊壤而後理學風雅分而爲二信口成吟

其去張打油胡釘鉸也不遠胭脂金粉即爲輕薄之詞詩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而不錄耶間有涉獵兔園冊子者學無根柢言匪性情如官厨宿饌臍脯具陳蠹蕪雜進甚至鬚鬚纂組節節俱斷以是而言詩無怪乎二十年來世不復有所謂詩也彼夫村童野嫗興之所之往往矢口而成章發聲而中節而操觚家如衣敗絮行荆棘中觸處望嗚呼不重可慨哉漢源先生於古今之書無所不讀壯歲厭薄功名即棄去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辭上自風騷下迄漢魏以至六朝之唐宋元明皆囊括包舉洋洋灑灑自成一家之言足跡幾半天下過都歷邑即爲歌詩以紀之憑弔興亡論列今昔杜陵之諷諭激切履道之感慨流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匪徒以詩自鳴其不平而已也漢源與余有嬾行輩爲尊而年復長於余常慨今日無識字人謬引余爲知己漢西征隨筆 五

源既不能家食余亦奔走南北時與漢源更唱迭和於車聲帆影間頃相植于洪厓官舍爲信宿之留漢源出示近作循環雜誦支大厦之將傾迺狂瀾於既倒四始六義之得以綿綿延傳之後世者其在斯人歟余少即學爲韻語跋扈詞場於人少所推許惟於漢源則輸心降志最爲服膺今余流落江湖不能有所成就漢源亦眼花頭白尙無買山之錢語曰詩能窮人又曰詩窮而後工又曰詩人少達而多窮三復斯言相視而笑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又四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氏拜手謹題 步光小傳

余素好狹邪之遊辛丑觸暑南還遺疾幾殆遂不復爲之但客途寂寞藉此以解羈愁錦衾爛然共處其中雖不敢云大程之心中無妓亦庶幾柳下之坐懷不亂所謂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如若耶

溪頭一面也二月二十六日次侯馬驛日方卓午索居無賴問逆旅主人此地校書有舉趾可觀談笑有致者乎主人曰有步光者色冠一時善騎射能爲新聲第其人好酒悲固奇女子也余急呼之入門丰姿綽約體不勝衣如姑射山神人光耀一室然不平之氣躍躍眉宇間且其意不在客余諷曰卿既失身風塵宜少貶氣節往來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步光俛而思仰而笑曰君似知我老始稍稍歎狎顧見壁間弓矢反唇曰文人攜此何爲余曰聞卿雅善此技可一見乎步光曰諾因臂弓抽矢至屋後隙地植鞭桿於數十步外三發皆中余曰卿紅線之僞借僕非薛節度奈何步光笑曰君乃郵亭一夜之陶學士耳若作風光好一闋妾當爲君歌之余心不測其何如人細叩之不答一語酒半強之歌琵琶半而其聲甚哀聆其所歌之詞則曰你將這言兒語兒休只管牢牢

西征隨筆

六

刀刀的問有什麼方兒法兒解得俺昏昏沉沉的悶俺對着衾兒枕兒怕與那腌臢膩的說什麼歌兒舞兒鎮日價荒荒獐獐的混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俺只願前兒布兒出了這風風流流的陣蓋正宮調之叨叨令也余曰此卿自製曲也章臺一枝似有所屬不妨爲我明言僕雖不敢比薛節度獨不能爲許廣侯乎陶學士因緣老夫計不出此步光置琵琶几上頗有不樂之色既而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余益駭然既就寢余更以言挑之步光雪涕曰妾將家女也十歲父死滇南宦所嫡母携妾還大同生母亦病亡嫡母遂以妾付媒媼遂失身娼家假母延女師教之識字且作北曲頃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見笑余曰卿隸樂籍有年豈無風流儒雅可托終身者乎步光曰有江南進士某郎以謁選北上迂道至大同其親知蒞任茲土竟不

禮焉某郎流離失於不免飢寒邂逅相逢情懷頗厚妾時年十七爲其所愚遂有終身之訂留妾家者一年選期已近而貧不能行妾傾囊爲作千金之裝某郎以詩扇一留贈妾拔玉釵遺之約他日即不自來遣人相迎以此爲信居二載音問杳然後聞其宦河南走一使以手書責踐舊約某郎已別納寵姬二人頓乖夙好呼妾使至署曰身既爲官自惜名節豈有堂堂縣令而以娼爲妾者歸語妖姬不必更言前事焚妾所寄尺素擲玉釵於地摧碎之且扑妾使械還大同假母遇妾素厚因爲某郎所負費用乏絕相待無復人理常罵曰死奴曾語汝書生不可信今竟何如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飛入向薄情郎索一錢耶頃所歌者乃答某郎之曲尙有二曲請爲君歌之即披衣援琵琶而歌其望某郎信不至曰想當初香兒火兒割下了真真誠誠的誓送他去車兒

西征隨筆

七

馬兒掉下些孤孤悽悽的淚盼殺那魚兒雁兒並沒有寒寒溫溫的寄提起那輕兒薄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閃得俺朝兒暮兒受盡了烟烟花花的罪其某郎薄倖曰你聽那金兒鼓兒每日裏丁丁東東的響你和那姬兒妾兒不住的呀呀啞啞的浪不想着鞋兒襪兒當日過寒寒酸酸的樣也念我腸兒肚兒可憐殺癡癡呆呆的望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爲甚的神兒聖兒似這等糊糊塗塗的帳歌能擲琵琶慟哭余窮途失意聞之涕泗交頤止之曰是將江州司馬我也步光拭淚嗚咽曰妾安得爲商人婦哉挑燈起坐縱談至天大明惘惘作別步光亦將返雲中以樂戶之禁甚嚴也從茲分手後會何時某郎薄倖至此聞於去年丁內憂去官旋以虧帑削籍矣嗚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贈金帛皆從

床席中得來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贖其父母妻子以此別
總龍姬二人而捐棄舊盟終不一顧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
不欲言其姓名蓋居然賜進士出身者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步光年二十一不知其姓小字曰青兒大同人

阮載絕句八首

寒簾微笑道勝常翠葉花鈿碧玉瑤更換舞衣香滿室葳蕤自啟
鏤金箱

明月離弓挽鐵胎風流格調小身材兒家生長雲中郡曾向恒山
射虎來

河光清淺月黃昏琥珀光浮酒滿樽宛轉柔情人半醉這般時節
最銷魂

彈出哀絃放玉箏停歌揮淚訴平生誰憐薄命傷心語似聽花間
西征隨筆

八

百嘯鶯

代雲燕月路茫茫紅粉相憐住教坊百里牽絲名進士千金妝篋
薄情郎

天涯濤子悔綢繆玉碎釵殘翠黛愁聞賜蘭房新半臂尙分柳巷
舊纏頭

數奇我亦歎顛連北里南宮共愴然顛顛風塵淪落苦香焦燭跋
不成眠

背人私語暈紅潮成鼓沉沉漏漸遙獸炭已薰鴛被煖莫將閒恨
負良宵

遇紅石村三女記

二月二十九日天未明自聞喜縣啟行四十里至大水頭時方辰
刻偶以曉寒痛微痛飯罷僵臥不能起遣諸奴押二馬車及行李

徐行惟留洪昭隨侍少選借洪昭二騎就道大風揚沙耳目鼻舌
皆滿誤折而南所行非官道約二十餘里痼疾大作痞氣上升路
東一里許有小村詢之途人曰紅石鎮勉強縱轡至村中痛不可
忍見向南一室門半掩排闥而入向南屋五間其下東屋二間西
則馬廄也廄有四馬向南之中楹有三女子在焉見客入則皆避
入左屋譁曰客何爲者洪昭方欲致詞有老人年七十餘自門外
至問之則主翁也其姓李洪昭曰吾主人偶病不能行借此稍坐
去追二馬車耳老人熟視余久之曰南方官人也聞一女子曰既
官人有病外邊風大速至正屋安寢片時余據鞍不能下老人遽
呼曰嫂孀子來扶官人三女子者皆來扶余下馬掖余入中楹即欲
眠炕上一女年長者曰玉娃將汝枕褥來一女曰官人或嫌不潔
奈何年長者曰恐污官人衣且炕甚冷即使枕褥不潔不猶愈於
西征隨筆

九

一床蘆蓆耶枕褥至余方昏昏三女扶余仰臥其上亦未暇諦視
三女也腰背手足骨節俱痛汗出如漿方呻吟間謂洪昭曰二馬
車在何處洪昭曰車行甚遲此間去官路不遠往追之可頃刻至
但無人爲主人撫摩耳老人曰我嘗有腰腿俱痛之病指二女年
幼者曰令渠捏腰打腿即愈我令渠伏侍官人汝可速去余索茶
飲老人曰人言汝家有二騎闖入所以即回今官人要茶我往借
爐火茶餅來洪昭操吳音曰此非冶坊浜度生橋也良家麗人主
人宜慎言詞恐西人村野余領之洪昭以所携武夷茶置几上偕
老人局外戶而去余病勢略定且聞洪昭麗人之語始審視年長
者可四十二三丰致楚楚殊無俗韻手抱一小兒眉目如畫一女
子年可二十許一女子年可十六七俱姣好白皙幼者尤妖冶三
女子之雙鬢皆不滿三寸余見老人呼年長者曰嫂孀子即以李嫂

呼之且問二女何人李嫂指曰此名玉娃吾子婦也幼者名小雲
娃吾女也李嫂細問病狀余但以痞疾爲答李嫂曰此非以手推
之不得下因命二女伏侍官人玉娃坐炕沿上小雲娃自炕後上
倚西壁跌坐余方以手摩痞二女皆執余一手各以手爲余摩痛
處且互以巾爲余拭汗老人推門入則舉一鐵爐燃炭甚熾旁置
大瓦罇一貯水其中曰饑饉尙未賣完我去汝曹勿慢官人老人
去後李嫂置瓦罇爐上余曰偌大瓦罇何時得百沸耶李嫂笑
曰官人勿怪此地男子無一人不蠢者余曰懷中小兒是李嫂何
人李嫂指玉娃曰是其所生余曰孫男耶孫女耶李嫂歎曰村中
生男必醜生女必妍此女也昔時呂洞賓過此索飲不得咒曰生
男如妖魔生女如嫦娥所以至此後有曹仙姑來驚曰若然則此
村無一貞女矣亦咒曰嫦娥肯苦守妖魔奈我何一村中數百年

西征隨筆

十

來無失節之婦李嫂頗黠洪昭出門時數語雖不能解然良家二
字易辨因曰頃從者所言大誤我良家也余以他語亂之二女亦
稍稍接洽聚談余詢其子若婿安在李嫂曰吾子在安邑縣城內
傭工越數日始一歸吾婿偕其兄爲人趕車至亳州我每見吾子
必惡其醜即玉娃亦不欲與吾子相見吾婿貌亦奇陋小雲娃以
其遠行爲幸自婿往亳州小雲娃至我家住已數月矣玉娃曰官
人南方曾有錯配者乎余曰三生一笑五百年前事也赤繩繫足
月下老人主之既有巧妻配拙夫之說何嘗無巧夫配拙妻者李
嫂曰官人言是當時有南人沈生者自平陽太守幕中來過此我
亦以是語問之沈生曰巧妻不宜配拙夫當思變計我至今以爲
恨官人言是二女忽相顧曰官人手何軟也即各舉余一手示李
嫂曰官人一雙好軟手余晒曰小娘子手亦未嘗硬也李嫂曰孩

子村氣爲官人所笑矣良久洪昭來云二馬車已至行李亦在村
口顧見二女事余甚勤謂曰此吾輩事乃煩小娘子耶二女微笑
不答李嫂遽起傾茶一甌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歎曲似問余爲
何如人頗具賓主禮余戲問二女曰巧妻配拙夫小娘子既不樂
與之爲伴遙遙長夜不難爲情乎玉娃曰吾夫歸我即痛恨無論
其他只此一身泥汗熏人欲死茲地無足與語者牀第事我二人
非所計也吾姑常言南方人溫柔可愛聞其聲音見其笑貌即令
人不忍捨吾與小姑無由見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禱於天來世願
生南方今日得見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謬余曰汝姑何處得見
南方人小雲娃曰吾母常爲我二人言昔有沈生嘉興人也乃平
陽太守幕下客自平陽至西安迷路至此已初更矣叩門寄宿吾
父留之亦住此屋沈生與吾母談頗熟醉吾父以酒就寢後沈生

西征隨筆

十一

至東楹叩戶吾母心動披衣啟門見星光爛然大悔而止時時諭
我二人以此爲戒否則喪名節矣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餘年猶
念沈生不置余曰汝母既與沈生無交胡爲相念至此玉娃曰何
必有交耶即如官人我輩亦不能忘情也小雲娃自炕後下啜茶
余戲弄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錯小雲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
生地何錯之有語畢仍至故處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
雲娃之股且掣其足則堅如鐵石不可動余曰邂逅逢卿豈有他
念不過以愛慕之切聊以相戲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雲娃
即引雙足置余膝上余遽脫其鞵小雲娃拂然曰官人不畏我噴
耶玉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視而嘻余
謂小雲娃曰玉娘子與小娘子求生南方果否小雲娃曰誠有之
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小雲娃曰安敢望官人得

爲官人厮養之婢妾足矣余曰老夫鬚髮俱白小娘子何所見而錯愛若此玉娃曰我輩遇本地人視之如猪狗今日得與官人相叙自此以後當思之不置矣小雲娃曰匪特我二人官人去後即吾母亦必心思之口道之也李嫂進曰官人日已宴矣此非官人住處官人病勢稍愈何不登車而去乎余曰然二女曰茶已盡矣再取好水來官人喫茶去不遲李嫂遂提瓦餅貯水置爐上玉娃隨之出余見止小雲娃在側強之同臥謹浪無所不至小雲娃亦放誕風流了不拒客惟於私處則以手捍之曰此斷不可我手重恐得罪官人余曰汝母奈何逐我小雲娃附耳曰非逐官人也此地旱荒游飢頗多盜官人有行李若住此恐不爲官人福吾母亦欲留官人所以不留者爲官人計耳余以靴中金贈之小雲娃遽起以金納余懷曰吾婦人無所用之恐爲人所窺或生惡意撫余

西征隨筆

十二

曰官人此別料不能再見矣一面亦是夙緣幸常以小雲娃爲念庶可結再生緣語已嗚咽若不勝情者玉娃入視小雲娃曰小姑何爲者不能捨官人耶小雲娃無語玉娃愴然曰我頃語吾姑欲留官人過宿吾姑曰不可萬一汝夫歸恐有意外事余曰汝夫歸則如何玉娃曰官人君子也不防爲官人言之吾翁故放馬盜也吾夫亦繼其業村中女子共九人吾家居其三少習武事以歲歉家貧無以糊口有勸其追歡買笑者吾姑約村中女伴誓不爲之因時易丈夫衣冠取人之財然相戒遇南人則捨之而去吾翁與吾夫恃有此助不復劫人吾姑非不欲留官人恐吾夫見輜重必有妄想倘禁之不止不重貽官人害乎余聞之頗心悸曰承小娘子指示僕當即行然不忍與小娘子別奈何小雲娃曰官人萬里前程勿爲二女子留戀玉娃曰頃所言官人若洩之於人我三人

駢首就戮矣李嫂入以茶飲余謂玉娃曰以布包葡萄送官人於路上消閒目小雲娃曰同去二女匿笑而出李嫂曰渠二人皆欲留官人官人似亦不欲去者但此處住不得且我中年婦人死灰槁木矣聞官人笑語尙不能自持况渠二人皆少年耶余猶堅臥李嫂抱余起坐正色曰汝以渠二人爲嫖媚乎皆殺人不自斃眼女子也脫與之有染渠豈能忘情或從中途劫取以歸汝自度力能拒之否余毛髮灑淅媿謝之二女入以布裹授李嫂李嫂攜之至庭中交洪昭且顧曰官人宜早行玉娃曰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見官人戀戀於此我二人必有薦枕席者村中無失行之女有之自家始不可誠知官人多情者其如勢不能留何小雲娃曰官人速去我二人當至車前送別余將出門李嫂曰官人雖病宜至牛都村宿半途無善地慎之慎之登車時李嫂及二女皆於道左珍

西征隨筆

十三

重而別小雲娃牽車帷謂余曰官人若再過此定來喫茶余不能措一詞聞李嫂曰向曾爲汝輩言南方人好汝輩今既一見得不晝夜相念耶閉戶而入余亦力疾驅車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啟視布裹見葡萄斤許中有紅綢卷金手記一枚不知何人所贈挑燈倚枕思之茫然頗類槐安一夢異哉

余之所以作爲此記委曲繁瑣不厭其詳者非以誇所遇之奇實以悔持身之謬痛疾爲患而猶舍車而騎一謬也出門遇大風不急還坐追車二謬也不問途於人而迷誤失道三謬也病軀委頓不擇善地而徑入險處四謬也見三女子不急另投他所五謬也不應聽女子撫摩六謬也不合與女子接談七謬也馬車來不即舍此而去八謬也既曰良家而豪放不羈至此可疑甚矣猶以媿變目之九謬也李嫂出戶遂與二女諧諧十

謬也二女明言不可留矣而猶戀戀不去十一謬也李嫂諄諄言皆藥石而故堅臥以持之十二謬也幸而李嫂以失行爲戒小雲娃有手重之詞原非擲果安仁強作挑琴司馬已陷不測之虎穴猶望難訂之鸞交溫柔乃戎馬之鄉脂粉出風流之陣殺機漸動禍且隨之而後胆落魂驚驅車就道非下愚而何李嫂曰吾中年婦女尙不能自持小雲娃曰庶可結再生緣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皆發乎情止乎義以禮自守者且其言曰懼不爲官人福又曰不重貽官人害乎又曰或從中途劫取以歸自度力能拒之否殷勤勸駕惟恐客之欲留者嗚呼可謂賢婦人矣向使李嫂不直致恫懼之語二女或曲盡兒女之情以屏弱之一身飽妖艷之三女枉死城中不將增一癡鬼哉少所見者多所怪然後知太平廣記之所載非無稽之

西征隨筆

十四

言也西遊記西梁女國以男子肉爲香囊吾之肉得不爲香囊者所爭止毫髮間耳故記之以此自戒而並以戒天下之好色而不顧身者二月三十日

附載絕句四首

紅石村莊娘子軍顏如桃李髮如雲英雄遠勝兒郎偉不學羅敷惱使君
匪裏腥風透洪爐胭脂隊裏小於苑閉居共露春風面畢竟穠華讓小姑
疑於紫府會羣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將俠骨染征塵
馬上橫飛閃電光一堆雪影刃如霜可知神臂弓開處箭斨翎花異樣長

脈脈成閃電光一堆雪影刃如霜可知神臂弓開處箭斨翎花異樣長

記蒲州常生語

三月一日未刻抵蒲州東關外之寺坡底悶甚出店門稍西北有關壯繆廟因至殿前長揖坐東廊下有貿然而來者見余聲喏問其姓曰常蓋蒲州之博士弟子也殿東北隅有小屋常生指余入坐焉且呼住持烹茶飲客余以昨所遇甚怪詢常生茲地有盜乎常生曰平陽一郡素無盜近始有之然爲盜者非男子也余駭其說常生曰平陽東控太行西界黃河南接梁宋北連汾晉背負關陝襟帶代燕所謂河中用武之地顧其俗勤而儉民樸以淳柳柳州云平陽堯之所理其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也誠哉其言乎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陵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以償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赤

西征隨筆

十五

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強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蓄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人性剝悍喜鬥即女子皆知兵事女子之寡廉鮮耻者習歌舞當爐獻笑以邀夜合之錢其有氣節者自負武勇皆爲男子裝出放馬劫掠土人謂之胭脂賊於本地大戶秋毫無犯且不肯妄殺人過客非重賈不取取重賈亦不過分十之二三以故無鳴之官者胥吏咸受重賄即鳴之官無不曲爲之庇護胭脂賊又推其中之雄黠者爲渠率勢益張遂以軍法部署村民愚畏其威更利其所有無不拱手聽令女子何能爲然緩之則事不可知急之則其變立至聞以嚴禁樂戶伎女計無復之亦跨刀挾矢效其所爲此吾鄉之大患也余曰聞安邑之西南有紅石村者亦有女賊然乎否乎常生曰紅石村女賊有二十餘人而九人者爲之魁九

人中又推李氏李氏之夫亦姓李李氏名翠娃能用長鎗人呼爲閃電光以其馬上趨捷且運鎗如電也其女曰小雲娃能舞大刀重五十斤人呼爲一堆雪以其肌肉潔白刀光如雪花也其子婦曰玉娃姓趙能開十力弓箭長十六把人呼爲神臂弓以其挽強善射也他又有所謂飛飛兒決雲兒紫雲來錦上花風中花梨花雪桃花雪有名號者各村約有四五十人皆胭脂賊互相標榜者也余曰諸女賊有淫行者乎常生曰無之聞其約曰有事二夫者衆共擯之但在階下聽驅使不許入坐皆美婦人也而亡命如此余回寓常生來以酒一瓶爲餽余更以胭脂賊問之常生搖首不答若有所畏者臨別曰無多談店中人多爲之耳目者余舌撻而不能下昨之得脫於虎口也亦幸矣哉常生言胭脂賊之著名者甚多余忘之矣猶可記憶者書之左方

西征隨筆

十六

飛飛兒 能平地躍起丈餘橫身空中至數十步外植立於地寡言笑善飲噉年十九尙未適人其性頗嗜殺美且勇雄視諸女賊遠近皆畏服之常生曰飛飛兒能上蒲州塔至第五層騰空而下其母故娼也飛飛兒年十三其母令侍客寢不可強之即殺其母劫掠時或傷人必碎砍之以爲樂乃胭脂賊中之最兇惡者

決雲兒 足僅二寸許以皮爲鞋走及奔馬

紫雲來 好衣紫上下内外衣無一寸不紫者善射弓矢皆以

紫染之

錦上花 善用五色踢索

風中花 能於馬腹下騰轉謂之鷄子翻身

梨花雪 好衣白善舞長鎗

桃花雪 好衣紅騎桃花點子馬
閃電光 即李氏翠娃
一堆雪 即小雲娃
神臂弓 即玉娃
此外尙有所謂一條紅半天雷單飛燕雙飛燕鬧蛾兒一天星之類余以其名不雅馴不復紀載常生曰若十日不兩人情皇皇其害有不可言者得兩三寸則家給人足此輩可即解散矣昨宿赤水風雨大作至曉未止不能起身逆旅云雨可一尺餘半年來所未見也更問此雨可及百里外否答云華山皆瀾漫不見雨能至千里余深爲平陽人幸之亦深爲胭脂賊幸之也三月四日二更書此志喜

揀選舉人

西征隨筆

十七

三月十三日主考官陸侍御賜書徐編修雲瑞會同范中丞時捷揀選舉人之應選者年力精壯應對詳明之人以知縣用其老而不堪者以教諭用其中有一科之後已具呈吏部願就教職者二十餘人求一體揀選徐編修以爲可范中丞之意不然就教諭之舉人合詞哀籲范中丞怒詎曰遵例則公違例則私若輩以我爲徇私人耶徐憤曰皇上立賢無方我不過爲國家愛惜人才豈有私意胡方伯期恒以他語解之而止胡歸署問之於余曰新例但揀選知縣爲教諭未嘗揀選教諭爲知縣也中丞言是但就教者實有可用之人主考亦大有理今將如何余曰舉人一科許就教職至三科後原可具呈改選知縣今宜將已就教職舉人亦行揀選另爲一條聽候部議如此則於范於徐可以兩全而舉人不致向隅之泣矣胡以爲然即言之中丞次日復會同主考官揀選七

人其事遂定

榆林兵備

三月十六日榆林參議道朱曙蓀來縱談良久朱故由詞林特簡監司以事至西安同寓開元寺僧房相距不數步余曰榆林古稱重鎮爲天下勁兵處固百戰之地也近來兵備何如朱嘆曰榆林爲全陝關隘李闖之亂圍榆林頗久城中有精甲數萬且多世將咸出私財募家丁無不一以當十者李闖未至之先諸世將皆遠糴糧食爲固守計若使外有一矢之援城安得破至本朝王輔臣起兵反寧夏諸城皆爲所陷惟榆林死守不下陝東得全今承平已久諸事廢弛風捲沙土與城平人往往騎馬自沙土上入城城門無用之物某蒞任後即會同總兵官捐資募民去沙今雖雉堞儼然然沙離城僅三丈許無論一年之後風捲沙聚其與城平如

西征隨筆

十八

故即使沙不至城垣而三丈之外沙有高於城者據沙埠以巨礮擊城不能守此一患也當時有城河故道河流甚迅沙可隨之而去今河道久湮濬之非五六萬金不可無帑可動無俸可捐此二患也榆林向有重兵且戌卒更番防守今止榆林鎮標三千而實則二千餘人此三患也連年旱饑不入正供且有借倉穀者其填溝壑者十之二三流亡者十之五六去年稍得雨雪頗有還鄉耕種者本年之催科百姓已不樂受而又加以帶征而又加以還倉穀穀重每斗四錢五錢不等榆林沙磧之地下種一斗所收不過三斗終歲勤劬不足供一家之食急公固是難事溝壑者溝壑流亡者流亡死者不能再生散者不能即聚有司計無所出則取死者散者之親族而桁楊桎梏之子遺之民皆以不死不散爲恨借倉穀時大率十家連保一家不還九家代償尙是情理所

有今十家中有死者有散者所存止一三家而責償八九家之倉穀還故土者受非常之苦散于四方者聞之尙肯安居樂業乎此四患也榆林道標舊役兵三百今已奉裁所存吏胥數人愚駭不曉事且手不能縛一雞何以彈壓此五患也榆林仰食於綏德米脂諸州縣每晨有以米麥貿易者不過驢子數十馱而已一日不來通城之人皆枵腹矣當年世將饒於財家有蓋藏有事即廣糴贍民以爲持久之策今城外堡寨十室九空城內求溫飽之家而不多得此六患也萬一有意外之變不必賊騎如林也一夫奮臂而呼其城立碎全陝皆震矣莊涼監司蔣洞以私財募鄉勇二千人精兵甲於兩陝某書生遭際聖明畀以重任家無儲石之蓄言如鴻毛之輕欲去不能欲留不可惟有槌胸嘆息而已惘然者久之余曰歷觀古來秦地之亂不在民變而在兵譁既曰民矣無甲

西征隨筆

十九

胄足以自衛無弓刀足以傷人無軍法則其心不齊無部伍則其隊必亂而且有父母妻子之足戀有田園廬舍之可安兵則不然闖獻諸賊皆起於裁兵其明驗也計惟正告總戎嚴扣社禁虛根選伎勇習騎射勝兵三千不但可以捍禦一城且可以援剿四境矣朱曰見兵皆老弱不堪遠易之反生不測此亦非旦夕事也朱名曙蓀字景先四川嘉定州人辛卯舉人癸巳進士以編修出爲榆林參議

憶途中所見

素聞秦晉美女天下所無而游屐未歷太行以西僅形之夢想而已偶於畿南數郡見校書自秦晉來者較他處爲勝以爲觀止矣見聞稍廣者則笑曰此橋之渡淮而化爲枳者也今年二月赴西安取道於平定州壽陽縣榆次縣平遙縣介休縣霍州洪洞縣曲

沃縣安邑縣蒲州皆名侶所聚近以嚴禁樂戶率皆避匿不出向
逆旅百計索之至者皆妖艷風流目所未見入潼關凡宿處無一
妓敢至過客寓者離宿處有堡近者一二里遠者七八里星羅櫛
比俗所稱畫房也日纔午即停車旅舍易馬募土人於各堡訪之
如入花叢滿目燦爛如入酒肆撲鼻馨香意亂神搖不能分其擾
劣途間所見良家女子騎駿馬金勒花韉以輕縠蔽面大約足無
至三寸者面亦無施粉者其顏色其肢體其風格其態度其笑貌
其神情非復人間矯治所謂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也余老矣如禪和子忽遇華筵山珍海錯燦然雜陳不敢下一箸
然大嚼屠門正不必以得肉爲快耳篝燈夜坐四壁蕭然書此以
識一笑三月十八日

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西征隨筆

二十

閣下以翼爲明聽之才當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交
孚而際會風雲射爵則河山帶礪榮膺九命禮絕百僚凡心知血
氣之倫無不傳明良爲盛事先少司農常爲愚兄弟言閣下乃詞
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僕之傾倒名賢而以不得望見顏色
爲恨者非一朝一夕矣僕徒讀父書無所知識潦倒文場者垂四
十載茲因胡元方守藩茲土與之別者數年無由一叙契關慕秦
中山水之勝輒思游覽以廣見聞策蹇西征過都歷幽經太行孟
門之險覩三峰八水之奇覺胸中之鄙吝與碗磊都消自笑從前
耳目之陋初意至此第爲旬日淹留便當假裝東去承聞閣下奉
揚天討立不世之奇勳撫士以惠則挾纊投醪也用兵如神則星
馳電掣也犯順者受不庭之殛則灰飛烟滅也歸化者寬後至之
誅則雲行雨施也渠魁必殲駢首而就顯戮疾風之捲秋穰也魯

從罔治稽顙而慶更生膏澤之潤春苗也量才器以駕馭諸雄偏
裨皆衛霍之亞也授成算以驅策羣力荒微在掌握之中也藩落
免虞劉之苦旃檀安鐘鼓之常兵無再駕之勞威行萬里而外昔
郭汾陽於藥葛羅羅僅與澀酒爲誓裴晉公收復淮西四年而始克
之元昊倔強靈夏間韓范之才不能恢拓寸土而史冊皆鋪張揚
厲誇大其詞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
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
者哉僕向之所嚮慕歸往於閣下者臺閣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
已頃與元方晨夕盤桓及見故鄉戚友之宦遊於此者具道閣下
守清廉中正之操處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誠意之學居暗室而無
欺上侍庭幃敬孝根於天性下訓子姓慈嚴合乎義方友愛曲盡
於同懷存恤不遺乎孤寡閭內之內儼者朝典而雍睦敏愉渾然

西征隨筆

二十一

太和元氣柳公綽之門風顏之推之家訓固兼而有之矣古今之
書無所不讀公餘清暇猶手不釋卷而且篤於故舊不棄非葑菲
其後人以全終始慎以接物恪以禮躬翼翼小心時有持盈守滿
之懼聖賢豪傑備於一身移孝作忠明體達用大業由於盛德內
聖而後外王引經講義以承前席之對揚竭智盡忠用張六師之
捷伐朝廷深賴賢佐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
宸翰寵賚天子倚閣下等山嶽之重也上賜公御書今閣下勳名
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當吾世而不一瞻
仰宇宙之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耳輒不自揣忘其庸
愚敬欲上觀耿光仰承緒論倘蒙閣下鑒其微意出於至誠慰下
走景慕之殷假以詞色大將軍有掛客顧不重耶小詩六章聊效
巷祝衢歌非敢望韓柳雅也未審閣下肯進而教之否四月十

五日

附載七言律詩六首

綠髻功名結主知從容珥筆領金墀養成碧海鯤無浪飛出丹山

鳳有枝多十競傳冰鑑影文公兩典遠人爭唱玉堂詩使公會聖朝

盛事由來少世掌絲綸立右螭

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巖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奪人月靜

百城烟渡瀘諸葛天威播鎮蜀南康廟略宣望重遠持雍益節萬

邦為憲頌聲傳

金貂甲第入層雲鐘鼎旂常繼舊勳青瑱鴻文名進士黃旄殊禮

大將軍揮毫密進籌邊策攬轡長驅靖寒氛一自我公壇拜後西

陲萬里事耕耘

殊方蠢爾未來同旌旆猶揚塞外風分關至尊親授鉞運籌上將

西征隨筆

二十二

獨平戎彤弓射處妖星落羽葆開時毳帳空柱石威名藏太室丹

青圖書賞元功

磨崖百丈紀勳詩龍馬天閑賜與騎屬國共尊周岳牧窮邊初見

漢威儀稽誅小醜成京觀羅拜名王望大旗露布星馳承玉旨袞

衣照路冠三師

章句儒生草野臣欣看喜氣溢三秦天河洗甲烽烟息武庫投戈

寵命新豐鼓鳴笳聽凱奏前歌後舞望車塵蕪詞敬賦從軍樂欲

謁千秋第一人

西兵之捷

湖南糧鹽道王奕鴻從西甯來晨夕相晤余叩西隅用兵事王曰

去年羅卜藏丹金犯順時其勢甚橫年大將軍不及調兵單騎至

西甯西甯兵止一千五百人皆老弱不勝兵器且亦無甲冑年大

將軍閱視盡如病坊乞兒令其出戰則股栗不能出聲年大將軍

曰是無異驅羊豕入屠肆也急飛檄促援兵不得即至羅卜藏丹

金聞年大將軍來頗懼後覘知無兵復入寇城外諸堡咸為所破

焚掠一空年大將軍望四處烟火蔽天哭聲動地而不能救惟率

左右數十人坐城樓嘆息而已羅卜藏丹金移兵向城發火器指

城樓燄息則年大將軍屹然坐如故羅卜藏丹金驚以為神稍退

兵至南堡圍之南堡有一守備轄兵數百人不敢出戰年大將

軍曰我兵晝出則為賊所窺破且賊勢銳我兵見之不戰而走矣

遂下令夜斫賊營賊見官兵久不出且南堡兵更單弱遂不設備

驅狗西番於前而已兵居其後官兵夜至遽發砲狗西番死者無

算稍近以鳥鎗擊之羅卜藏丹金疑援兵至且見狗西番皆斃聞

中遁去守備知救至亦開門出戰賊全部遁雖未嘗傷賊一人然

西征隨筆

二十三

賊已奪魄我兵咸自奮曰我輩原可勝賊人心稍稍自固久之援

兵大集賊方思所以抗我顏行者年大將軍遽調四川提督岳鍾

琪統勁兵直趨賊營賊出不意格鬥殺傷相當賊不能支遂西奔

年大將軍檄岳鍾琪曰速驅之賊可盡也賊已膽落又聞大兵至

欲逃復顧戀妻孥殊死戰大將軍復益以兵賊遂大敗其母妻及

其名王皆為我所俘羅卜藏僅率百人易婦人衣而遁年大將軍

下令曰窮寇勿追且羅卜藏丹金勢不能振澤旺卜拉蒲灘亦就

歛矣遂振旅歸向使年大將軍至西甯遲數日則西甯必破年大

將軍至後羅卜藏丹金並力攻城西甯亦不可守西甯破則河湟

無完土長驅至西安矣聖主如天之福年大將軍不世奇功亦近

代所未見也王名奕鴻字曙光江南太倉人顯庵相國次子又芬

宮詹之弟乙酉舉人已丑進士以部郎出為湖南糧鹽道參議時

相國失上意宮詹留滯塞外參議捐五萬金解官至西陲效力爲父兄免罪計嗚呼今世人甫得一官雖父母亦置之度外何論兄弟况惜財如命能顧念天倫者有幾人哉參議可謂佳子弟矣又四月初一日記

桌子山番人

桌子山延袤數百里西安至西壽必由之地山中有番人甚夥不下數十萬人其人皆穴地而處因名之爲狗西番即唐時所謂吐蕃狗種也番人蠢而頑無所知識遇漢人怒訶即長跪叩首後甘山道何廷珪解糧至邊御車者押糧者皆不與一錢例發帑金盡入私橐輓運者無所得食潛以鳥鎗兵刃鬻之番人番人大喜重價購之而番人始有軍器大兵過山苦飢番人以饑餓置道左饑餓一枚值白金一兩而番人始有金錢有守備某領兵百人至此西征隨筆 二十四

地掠其衣裝淫其婦女番人不知其爲官兵也盡殺之大帥不敢上聞置之不問番人胡知爲守備因曰殺官亦無事且兵如此之弱耶而番人始橫大兵駐山外頗久入山搜番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稍厭則棄舊而易新者兵多每數人嬲一女不舍晝夜番女有不勝其苦而死者而番人始怨中國之貧者又從而歸之教其劫掠於是莊涼之間無日不受其害番人自山頭遙望見行人單弱者殺之取其輜重官兵來即一哄登山官兵無如之何番人益輕中國矣涼州之民苦之自結土團鄉勇二千人爲禦番人之計其人皆驍勇善戰而不能有軍裝請於莊涼道蔣參議洞蔣給以甲冑弓刀烏鎗親率之剿西番所殺六千餘人番人稍創然隨散隨聚且聞官兵至先殺其妻子女然後出戰恐爲官兵所掠不忍妻女之受淫污也每戰必致死於我年大將軍曰事有緩急不可分

兵分兵則前後受敵非計也俟平西域回兵勦之不難凱旋時遣提督將軍公岳統兵征之有誤入者皆爲所害遊擊某傷重守備某陣亡今聞狗西番有俘馘者有就撫者路稍寧謐聞年大將軍將於此月十二三日振旅歸狗西番原非人類中國待之不以理又有文武官之貪而淫者以致梗塞者數千里此其罪豈盡在狗種而已哉五月初九日記

有於廣座大言者曰因蔣監司殺番人太多番人益怨時爲報復之計西路之所以不甯也余大笑曰如公言必蔣監司全軍覆沒番人大快其意而後永不出犯耶一時哄堂受者切齒

延安三廳

延安所屬有三廳榆林同知曰中廳神木同知曰東廳靖邊同知曰西廳神木有知縣榆林靖邊皆以武弁主之榆林地甚遼闊不知當日何以不設縣而設衛西延捕盜同知楊宗澤福建南安人也己卯舉人丙戌進士向在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門下爲余言榆林宜改衛爲縣靖邊亦宜改所爲縣今榆林轄十堡無文官主之而一切皆決於守備千總魚肉小民枉法受賂嚴刑以逞去延安府七八百里雖有冤抑不得上達太守亦不得過而問焉若改設文吏雖至貪之縣官亦勝於武夫况太守可以持其短長有所稟畏應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茲地有驛丞五每驛僅馬五疋裁去驛丞可以不增俸工窮邊寒苦縣官無以養廉有稅課司每年羨餘三百餘金並裁稅課司而歸之於榆林縣縣官足以自給榆林百姓始見天日矣靖邊所亦然余欲言之胡方伯適奉改衛歸縣之上諭楊宗澤再三爲余言余雖未至其地心竊以爲然豈有數百里之民命而繫之武夫者但不設縣而設衛前人必自有說

西征隨筆

二十五

萬一言之方伯俯從鄙言轉達大吏行之而竟不便於民其事既定勢難再爲更張殃民之咎以余一身承之猶可也而波及守茲土者受世世之罵名非多言之害乎姑記於此然往來於懷而不能釋也五月十一日

今甘州涼州西寧寧夏以年大將軍條奏設四府一州十四縣而榆林諸衛如故十一月朔日

錢通政條奏

嘉善錢以增字剛行一字蔗山戊辰進士由縣令起家考選科員歷官通政使司右通政久而不調雍正元年九月中條奏凡虧空之員一經題參即行文本省嚴查本官家產籍沒入官寄戶他人者亦行查追本省有司徇庇者一併治罪若有子孫出仕者解任勒限追比下九卿議復允行通檄各省於是諸臣承望風旨搜

西征隨筆

二十六

根別齒惟以刻薄爲事辱及婦女禍至兒孫陝西乾州某舉人爲山西介休知縣卒於官虧帑數百金山西巡撫諾敏遣官賈文行查陝省僅破屋十餘間基地五分又地五十餘畝而已兩子皆懼罪亡命又山東人丁某爲西安府臨潼縣病故後亦以虧帑至本縣嚴查家產本縣罄其家之所有入官所報僅銀戒指六枚銀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並婦人之褻衣在焉嗚呼罪人不孥於婦人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爲快况所值幾何耶其父虧帑其子解官似亦父債子還之意然本朝寬大之政凡獲重譴者分家之子不坐况其子或以捐納出身尙可文致其罪謂此即虧空之一端乃由進士舉人得本分官者亦勒其罷職何也若云父獲罪者子必不可爲官尤非正論孟子言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不聞並舜而執之也果如所言鯀殛之後大禹方將追比治河金錢決排疏

淪安得告厥成功哉錢通政豈不知此種條奏爲萬世所唾罵特以條奏既上上必裁去條奏者姓名發庭臣議復初不意此奏竟存其姓名於紙上也錢已七十老翁家富而無子其姪之應承嗣者最不肯右通政四品不爲卑官一時有干進之心各省貽無窮之禍今奏疏重疊文移往來必大書通政使司右通政錢以增條奏云云見者無不攢眉聞者爲之切齒千人所指無疾而死况不止於千人乎錢近量移少詹白頭老子向詞林之乳臭者投晚生侍生名帖方且自以爲得計病狂喪心是豈知人間有可恥事耶余意蒼蒼者至近不有明誅必有鬼責不知其何如死法死後又如何報應地獄之設正爲斯人浙西乃有此敗類每聞人言錢以增是浙江人爲之愧死五月十二日記

繆禮科條奏

西征隨筆

二十七

凡諸臣之條奏上皆裁去姓名後發廷議不去姓名而徑發出者自禮科給事中繆沅始繆沅字湘芷江南泰州人已丑科進士及第第二人以編修改禮科條奏科場事頗悉其中云投拜門生也詩文爲贊也遍送密封也充假名士也串通家人門客也盟會香火聲氣也臨考之小紙夾帶也場中之代倩作文也大概名士皆不其識字繆沅委曲描寫幾於名士之百醜圖矣予謂其子繆集曰惟聖人能知聖人非尊公安能知之如此其詳言之如此其盡乎今每逢鄉試會試之年則出示貢院門外大書云禮科給事中繆沅條奏云云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有短垣而自踰之何哉入室操戈逆取順守常見不通之名士甫得一第即過河拆橋固不止繆沅一人而已五月十二日記錢通政條奏而并及之

記台吉女自縊事

西夷爲邊陲患頗久先帝赫然震怒命將征之或全軍覆沒或互有殺傷終不能有建寸尺之功以慰朝廷宵旰者轉餉半天下所糜費金錢數千萬萬中國之力已竭而西夷之猖獗更甚滿漢官兵死于鋒鏑者少以凍餓枕尸者道相望也在廷諸臣皆瞑目搖手噤不敢言邊事擁兵闖外者惟事粉白黛綠管脆絃么且聚歛黃白之貲以苟且且夕而已撫遠大將軍年公夔堯帷幄運籌決機制勝奮威將軍岳公鍾瑄躬擐甲冑爲士卒先皆有滅此朝食之心不敢留一賊以遺君父且飛芻挽粟士飽馬騰壁壘旌旗煥然一變於是西夷大創臨陣斬獲者無算有擄其全部者除賊首三人解京正罪餘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斬之所殺數十萬人不但幕南無王庭並無人跡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豈無冤西征隨筆 二十八

死者乎女子皆以賞軍士各省協剿官兵歸伍者咸擁夷女而去西安府駐防八旗兵回鎮將士除自獲者年大將軍復賞以夷女五百人有某台吉之女亦在焉配與披甲某某喜甚拉之見主人主母抑此女叩首女憤甚大言曰我在塞外時汝輩安得見我即日於帳外叩首我亦不屑也主人主母曰若雖台吉女既配我奴則一婢耳不畏籠楚耶女曰我固台吉女汝是何狗彘敢辱我哉植立慢罵不少屈主人見其美麗好語之曰父部落已殲汝無所歸倔強亦無益也令女出女痛哭不絕聲距戶不許披甲者入披甲者愛其貌且欲徐圖之倦臥門外夜深寂然則已雉經死矣年大將軍雖立奇功銜冤地下者豈獨此女一人而已余向守土者問披甲者姓名台吉爲誰咸畏大將軍無肯爲余言者五月十三日記

聞李侍郎絳擢粵西巡撫

李少司馬絳字巨來其先徽人父某流落江右贅於臨川因家焉李占籍入學臨川臨川人欲逐之父某率李望門叩首而止李貧不能自存有江蘇布政司理問丁某與之有姻連李破衣芒屨肩行李至蘇丁某已死新任者來已數月李性素粗暴毅然徑入門者止之李大罵曰我與理問至戚况螻蟻官吏人敢來阻我耶排圍直入內室新任者詞曰若何人敢托名戚屬麾左右縛之李見其非是長跪而泣具言其故新任者惻然因贈與白金五錢而出李不能歸幾至乞食吳門張大受方家居聞其事呼李至家與語李尙知書且口頗便給張大喜之李遂執弟子禮衣食於孝廉船者數旬張厚贈之而歸方其爲師徒時偶坐隨行不敢講鈞敵禮凡進所作詩文張南面坐李侍於側張飛筆塗竄之李僂僂磬折西征隨筆 二十九

唯諾惟謹此余所目擊時同年顧沈士常在張所亦弟畜之戊子春仲張公車入都遍爲李揄揚不遺餘力吳諭德廷楨奉命典江西試張急至寓以李爲言吳素聞張獎美語亦心動因曰何從而知所謂李絳乎顧沈士者吳諭德壻也時丁外艱不得鄉試因請至江西達之于李吳又授以密封即令李分致江西舉子之能文者囑顧迎至中途其時因李而得售者頗有富家蓋李以此爲射利之地吳雖知之然業已如此無可奈何也李以第一人會試聯捷張亦於己丑成進士猶以故情待李李竟易年眷弟帖往來舊恩不復記憶矣後成翰林直武英殿氣張甚妄言慢罵目中無人吳諭德亦於武英殿效力常爲李所侮甲午余在京師吳諭德招飲吳編修士玉於諭德雁行也亦在座縱談稍及李因言其橫吳編修笑曰某今日折其角矣詢之則曰李坐武英殿中大笑翰林

無一識字者言之至再某曰現有個半李問爲誰某曰老先生一個也李問誰可當半個者某指諭德曰家兄能識拔老先生豈非半個乎一時哄堂後李陞閣學例輪班捧本上與大學士平章政事非顧問學士不得妄奏李時閣大學士語且於捧本時亦刺刺不休先帝謂大學士曰李絨不知規矩因改爲副憲居九卿班會議復多言而燥往往閣中取人金錢衆人溥其所爲辛丑會試爲考官頗通關節先帝罷其官發往永定河効力今上即位召之至京歷官兵部右侍郎旋命巡撫廣西其人暴戾紕繆折足之鼎必覆公餗恐將來人主有輕士大夫之心謂讀書人不可用則李階爲厲矣吳諭德廷楨字山掄吳編修士玉字荊山今官學士張檢討大受字日容顧進士沈士字麗天皆蘇州人人有與顧進士言李少司馬之負吳諭德者顧曰諭德受汪少司農恩可謂深且

西征隨筆

三十

厚矣而諭德竟負之所謂一報還一報也五月望日記

庚子李典試浙江遣人以秘封訪吾浙之有文名者所遣之人亦居奇染指如戊子李解元之於吳諭德也顧進士占籍錢塘其子爲錢塘諸生頗能文顧以戊子科之德未報也以子托之李亦不峻拒閣中其子硃卷已爲房官所薦副主考湯之旭擊節贊賞李知爲顧沈士子也麾去之向使顧不以囑李則其子竟入彀矣余謂潛通請託原非正人所爲第戊子科不宜於顧進士手接秘封即曰逆取順守又不宜遣人至浙江採名即曰顧進士子非名士不宜收其子關節房官薦之副主考取之更不宜有心駁放此真刻薄之尤者吳諭德張檢討皆已物化聞其開府粵西九泉下能輸心瞑目否

宿遷徐用錫

讀書堂西征隨筆

徐用錫字壇長己丑成進士其人安而險自謂通人不可一世常爲人言吾鄉自項羽後至我一人而已選館後掃安溪相國之門社鼠城狐無所不至乙未分校禮閣恃安溪之勢一手握定四總裁咸怡聲屏息聽其所爲榜發士論大譁安溪亦不能安其位臺臣董之燧劾其苞苴關節安溪力救之董之白簡雖非至公然所言不可以人廢也先帝以臺臣徇私發還原疏繼而徐用錫儲在文等敗缺大露先帝面詰安溪安溪引咎徐儲諸人皆削職去安溪因以不振李少司馬奉粵西巡撫之命李遂登徐用錫於薦剡且云向者臺臣董之燧聽門生之言妄行參奏先帝以原疏發還後徐用錫罷歸雅非先帝意臣請帶至廣西令其於書院教授生徒遇要緊府道缺題補其言頗失體五月十六日至藩署胡方伯出示邸抄見上諭謂李絨薦徐用錫朕不知其爲何人遂令調來

西征隨筆

三十一

引見近者訪聞徐用錫外直內詐奸險小人李光地亦爲所愚聖祖詰責李光地具疏認過徐用錫革職出京都中士夫皆仰頌聖祖之神明此人爲官尙不可況作師長耶勒令回籍並令有司嚴加看管不許其出門生事與胡方伯抵掌稱快且皇上知人則哲近古所未有也李以徐薦引得入安溪之幕今徐失意潦倒李尙念舊日因緣爲之援手雖朝廷名器非報德之物然尙有古人風以此責李則交道幾於息矣五月十六日

熊文端明史

康熙十八年開館修明史京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監司以上皆得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者約薦舉數百人召試體仁閣下欽命題二一則璿璣玉衡賦一則省耕詩二十韻上親定其高下得五十人謂之博學鴻儒直隸則大興張烈字武承宛平米漢雲字紫

一一七三

來任丘龐瓚字雪崖獲鹿崔如岳字雪峰東明袁佑字杜少江南則上元倪燦字闇公望江龍燮字石樓宣城施閏章字愚山宣城高詠字道山長洲汪琬字茗文長洲尤侗字展成長洲范必英字秋濤長洲馮昂字方寅吳縣錢中諧字庸亭吳江潘耒字稼堂吳江徐鉉字電發太倉黃與堅字廷諫常熟周慶曾字燕修華亭王瑣齡字瑁湖華亭吳元龍字臥山上海錢金甫字越江武進周清源存蓉湖無錫秦松齡字留仙無錫嚴繩孫字孫友宜與陳維崧字其年江陰曹禾字頌嘉宜城邱季隨字季貞山陽李鐙字凱公山陽張鴻烈字毅文休寧汪楫字舟次寶應喬萊字石林浙江則錢塘先少司農仁和邵遠平字戒三仁和沈筠字晴巖仁和吳任臣字託園海寧沈珩字耿碧秀水朱彝尊字錫鬯秀水徐嘉炎字勝力海鹽彭孫遜字羨門平湖陸燾字義山鄞縣陳鴻績字子遜

西征隨筆

三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遂安方象瑛字渭仁遂安毛升芳字乳雪江西則臨川李來泰字石臺清江黎鸞字瀟雲山東則諸城李澄中字渭清河南則睢州湯斌字荊峴陝西則富平李因篤字子德四川則東鄉曹宜溥字鳳岡分修明史其有書之無可考者如天啟年間實錄涿州馮相國銓取而燒之後以重價購天啟七年中之邸報其中略有關涉時貴人者又無完紙崑山徐相國元文見邸報有七箱喜曰天啟一朝之事備於此矣既而知其殘缺嘆曰是亦可謂之報乎先公笑曰所謂雖則七襄箱不成報章也無不大哈其中有事之不足信者如建文殉社稷自焚死而野史謂其遜國吳江史仲彬本糧長也而偽造致身錄一編則妄加以官僭與之以謚朱彝尊指爲必無之事考訂甚詳徐嘉炎起而力爭之云即未必有之亦當存此說於天地間諸如此類聚訟紛紛爲總

裁者又無卓見第以紀傳表志令諸公圖分之以此人自爲說合觀之有事跡相戾者有年月未合者有是非不同者有姓名互異者其書雖成先帝頗以爲疑而未刊布也命熊相國賜履重爲編定之熊携歸江寧自比於涑水之開局然任意以爲曲直又延致目不識一丁字者妄加刪補性復嗜利故明臣子孫有以兼金餽者則加其祖父之官增以易名之典其有與相國不協則於其先世之官階降黜之事跡詆毀之真魏收之穢史矣且謂明亡於萬歷年太祖龍飛而明社遂屋萬歷中年以後皆刪之明史至萬歷而止一時爲之不平相國聞之遂以詞臣所修明史付之烈焰書上不當先帝意留中不發相國嘗其時先公方承先帝殊眷相國夜至先公邸舍云上疑所編明史未善廷臣爲至尊倚畀無出公右者將來上必以明史爲問幸曲爲揄揚先公曰不可未見全書

西征隨筆

三十三

而極口贊美是欺君也上以此爲問惟有以未見全書不知其詳對相國曰上若以全書發出公將如何先公曰若發示全書亦不敢承旨相國曰何以復旨先公曰卷帙浩繁某年已六十矣一人之精力有限現有佩文韻府詠物唐詩廣羣芳譜諸書非旦夕可了若發明史校勘必數年之久方得卒業垂老健忘不能記憶倘分授他人始終不能貫穿此某之確見也上問亦以此爲對相國長跪聽事曰上方嚮用望一言爲助先公大驚跪掖之起相國哀懇曰公必允我而後起先公曰未見書而遽稱其佳是欺皇上也此時作諾而廷對背之是欺相公也相國曰公但云得之傳聞皆以熊某所修明史爲是足矣先公曰傳聞之言豈可以對君父且聞相公假手於人不協輿論某遵相公台指不畏萬代罵名耶相國汗流覆面而去恨甚所以害先公者不一而足先帝異日果以

明史爲問先公即以前說對相國一日奏之先帝曰汪某無經濟而自謂經濟非道學而妄託道學嗚呼如章惇蔡京如韓侂胄史彌遠於忤己者借道學爲一網打盡之計若相國則又自附於道學以濟其惡者此實權奸之變調也五月十六日與胡方伯言及明史而記之

張汧祖澤深之獄

祖澤深字仁淵奉天人以吏部漢軍主事歷官蘇松常鎮糧道下荆南道其爲人狡惡暴橫官跡所歷竭澤而漁而頗善相人在京時至報國寺吾鄉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師秃筆破硯坐報國寺廓下賣字餬口祖澤深見之訝曰相應大貴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懼以饑寒死安敢望大貴耶祖熟視良久曰於相法宜至宰相即無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權挈之歸善視之高文恪因執弟子

西征隨筆

三十四

禮大學士索額圖用事某奴訪書算之人於祖祖時將補外即薦高至某奴家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偶以通賄爲主人所覺某奴窘甚商之於人咸勸其雖嚴刑不承主亦無如之何也高曰不然主倚毗君如左右手痛哭流涕以負恩爲言必得免若不承恐先死於嚴刑且嚴刑而承寧有活埋某奴然之索盛怒詰責奴泣曰實有之因叩頭請死索意解叱之去越數日索思奴誠負我然他人必諱其事奴竟承之何也問之於奴奴曰此門館高士奇教我

也索立呼高入見且喜其字畫端楷知人意指留之幕中高遂爲權貴人客矣居無何先帝思得書生可以備顧問者索欲薦高而未決祖偶入謁即曰此人於相宜位極人臣某奴亦曰高某誠實必不負主即前日教奴認罪可知其無欺矣高遂得侍帷幄不逾年權傾天下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爲先帝所厚祖復引高北面

焉高以泥塗入霄漢感祖甚思爲之死祖後爲荆南監司與巡撫都御史張汧忤一日張汧延總督某飲酒半屏左右密語優人皆出惟且兒某以病臥戲箱中不能起同儕聞其蓋而去督撫言劾祖荆南事歷數其賊私欺證爲且兒所竊聽素與祖有餘桃之愛奔告之祖急遣人訐巡撫陰事且囑徐與高爲之地徐與高先以上聞越半月巡撫疏始至遂成撫道互訐之局先帝命學士色某至楚審鞠徐與高諭色必留祖而去張張偵知之重賄色學士有兩罷之之議色未歸高奏曰色某得撫臣賂先帝革色某職不許入京城充發烏喇色在途聞之驚墮馬折其股抵郭外妻子皆已逐出城同至烏喇去高因奏應遣親信大臣往審其意在徐尙書而命下則直隸巡撫于成龍也徐高大驚計無足制于者巡道胡獻徵于之所至親愛者外舅大司寇胡公時爲中允徐之門下士

西征隨筆

三十五

也與巡道有昆弟之分囑司寇公致巡道聞之直撫巡道駭曰此君烏可干以私者且徐高其平日所痛惡也司寇公不敢明言其故報曰已致之矣于至京請聖訓大學士明珠亦以祖託之于不答張汧祖澤深皆貪吏之尤者于至楚二人皆擬重典人以爲快徐與高無所發怒則切齒於胡獻徵徵陞江蘇藩司楚人洪之傑由鴻臚卿擢江蘇巡撫徐尙書之私人也徐授意於洪必欲去胡胡又執袴不甚整飭晨謁巡撫方入轅門遽發礮胡出不意幾仆地責發礮者扑之二十即乘輿歸洪大憤百計厄之胡遂告病去色學士審後祖繫於獄聞色有烏喇之命譁曰我何罪而入紆絀徑出獄以項鎖乃國法不可去遂銀鑄頸坐四人轎鳴鐘呵殿具威儀伍伯而出通城之人一時傳笑後入西衙門豪與如故總漕慕公天顏下獄先公常令余入視諸貴人皆不入監寓

板房中祖所居與慕頗近余以常至其處則薰爐茗椀陳名人書畫芙蓉茉莉蕙蘭充牣其中香風馥郁狎客狡童挾絲竹高歌快飲陳叔寶全無心肝可以移贈矣戊辰年六七月間事祖竟瘞死獄中張濟倖得出高受恩處頗多後皆凶終隙末惟於祖則始終以師禮事之高是年解官蓋亦爲祖所累云五月十七日

高文恪遺事

高文恪之與索額圖固有德而無怨者也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貨財全家受禍皆高爲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尙不以禮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頗指氣使以奴視之高方苦飢寒得遇權相拜跪惟謹殊以爲榮後高受知先帝游歷顯官而見索猶長跪啓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尙稱爲高相公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

西征隨筆

三十六

而思剗刃於其腹中癸未年高隨駕北上時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往謁索於其家索袒裸南向坐高叩頭問起居索切齒大罵辱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顙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滿額總兵曹曰璋在京候補先帝命索飲食之高見索時曹侍立簾外思曰高知我見其情狀必遷怒於我矣遽引疾歸索有門客曰江黃者紹興人索之委任十倍於高高雖攬重權江視之蔑如也其時儀同開府於高稱門生者指不勝屈而江僅以弟畜之高不勝憤遂欲殺江以除索而江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歸方渡江忽曰江老且至矣口中喃喃若與人晤對而謝過者即目不見一物抵平湖不數日死或曰大學士明既與定計殺江以除索然於高仇頗深因餓而毒之如俗之所謂慢藥者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以傾索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明王四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

軒冕烏知所謂禮義廉恥者哉又有所謂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於張留侯李鄴侯葛衣芒屨滿口皆喪身滅族之言果得奇禍江多髯偉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殺其軀者徐委瑣醒醒不類人形而惟利是圖又江所羞與同傳者徐居碧山堂士大夫相見必稱碧山先生常開筵召客以得與者爲榮梁園小山未嘗不徵歌命酒於碧山堂上也江徐橫時朝貴爭候其門有因之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鶴沙蟲君子與小人俱化此時之墓木俱拱數十年恩怨榮枯不過留爲後人話柄而已嗚呼五月十七日

西安吏治

吏治之壞莫甚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州人爲之目不知書凡案牘批詳第責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雖判日

西征隨筆

三十七

亦假手於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斂爲恒舞酣歌之計而已即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欺犯督臣與妓女同跪於庭爲千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上官既無善類屬吏胥民以奉之加徵雜派苛政日增間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爲餽遺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災荒有發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寧張鵬翮者奉命至陝西飽橐而歸帑金皆爲貪吏瓜分而責災黎償還其糶較旱魃更烈繼以西陲用兵本省貢賦不足供軍需協餉銜尾而至每至即以數百十萬計督撫以下又從而侵蝕之州縣更以軍儲名派之里地兵飢於外民困於內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總督鄂海去官年羹堯來深知其弊於是布政按察監司之不法者皆劾去之知府如西安之徐容延安之孫川鳳翔之甘某同知如榆林之汪元

仕神木之周涌靖邊之胡昌期州縣如耀州之王文熙鄜州之張雲雀長安之陳昂咸寧之賈懋實膚施之于永憲石泉之賈焜或以虧空或以貪婪皆以白簡從事西土之官幾於盡易之矣州縣火耗但許加二皆解藩庫佐軍興視州縣之大小撥還銀若干兩爲養廉之資而耗羨加二解藩庫外尚有贏餘名曰積頭州縣於上司概不餽遺差足自給兩年以來兩陽時若雖西陲未罷戰而民不知兵元氣爲之稍復猶有不肖州縣如邠州之趙學泗澄城之崔輔鼎雒南之范理甘泉之杜琅米脂之尙崇安淳化之汪碧皆參革之制府在西寧中丞范時捷坐鎮雅俗而已胡方伯每於揭報時則咨嗟嘆息曰此人身家立碎矣既而曰范文正公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竟去之嗚呼上官既不誅求瘡痍尙未盡起爲民父母者得免於飢寒已屬非分乃橫征苛派公堂日事敲扑編

西征隨筆

三十八

戶相率流亡烏能怨大吏之參揭哉雖尙有漏網之魚然吞舟者鮮矣全秦吏治頓改舊觀大僚與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貪官幾至屏跡制府洗刷數十年之陋習整頓數千里之封疆風雨以時婦子相保可謂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屬吏下不愧民生者矣余今年過山西吏治亦非昔比然以逢迎爲循卓以刻薄爲才能耗羨盡歸藩庫而養廉之所給甚少不能餬其口又啓百姓告訐之門有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萬泉令翟某常熟人以私派擾民聚數千人圍城斬關而入焚其公堂翟某與幕客家奴踰垣遁惟留婦女於署亂民至署盡褫其裏衣並繡鞋羅襪去之寸絲不挂張其四肢向外縛於樹巔手足皆寸縛之而散次日翟令至署始令吏人家奴升樹解縛樹既高門外行人聚觀有慨嘆者有嘲笑者有詬罵者巡撫諾敏立拜疏劾去下檄平陽府擒治亂民

讀書堂西征隨筆

之爲首者太守董紳調城守參將兵及民壯二百人往捕治之亂民開堡門以火器弓刀傷之幾盡太守自至其地指天誓日出印文如俗所謂伏辨者亂民收其印文出三人交太守且約不得令之死太守以三人歸斃其一其二人則薄責縱去今調臨縣杜庭珠于萬泉余二月間在洪洞令孔傳忠衙齋杜自萬泉至太原路經洪洞孔留之飯杜嘉興人肇余宗伯之子也知余在署請與相見留二日始去深夜聚談因道翟令婦女受辱事杜愀然曰某聞調萬泉即遣家累南還皆有難色某告之曰若輩亦欲以私處向外赤身縛樹上耶余謂翟令以貪殘激變宜罷官但須少緩其期斬之以謝百姓若以此斥逐刁風不可長也亂民聚至數千人城門天子之城門也可毀乎公堂天子之公堂也可燒乎急擒首惡肆之於市以爲亂民之戒若拒捕傷人雖舉堡屠之亦不爲過婦

西征隨筆

三十九

女何罪而辱之若是其甚乎郃陽縣鹽引民運民銷者已久西安太守金啓勳創官運官銷之說百姓以爲不便郃陽令高佩奉行甚力鄉紳范光宗爲首遣家人李德率衆人毀城而入堂皇門闔皆破碎胡方伯原不主官運官銷之說太守以民變聞方伯曰我久知其不可汝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卑府可保無事今竟如何金俛首而已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澤至郃歸幾爲百姓所擊周至城隍廟與郃陽令皆以印文伏辨與民聽民運民銷其事得解胡欲揭高令之激變余曰此何與知縣事高至今不知余爲解紛也圍城事近頗屢見有謂州縣不可爲者余曰民雖凶頑然至聚衆爲變皆有司之自取若減刑薄斂休戚相關民安得變即有不逞之徒號召聚衆亦不爲聚也臨汾令宮懋言在縣時百姓碎門入裨其眷屬縛之於柱跪宮於堂上使觀焉至有以手摩撫之間

二七七

宮曰此何物耶今宮已爲平陽通判不知尙憶前事否近聞山東火耗每兩加八錢民不聊生河南亦然齊豫二省連歲大旱且蝗蝻爲災野無青草余去年八月過山東所親見者江南浙江辛丑壬寅癸卯早三年矣今歲自故鄉至者咸云久不得兩大河無水不甚通舟楫而督撫無以上聞者有司莫以告徒切杞人之憂而已五月二十日

榆林同知汪元仕

汪元仕湖廣人以吏員除福建某府經歷陞蒲城令竭蒲民之脂膏以奉總督鄂海遂題陞榆林同知榆林方開捐納元仕窮奢極欲飲食則山珍海錯也姬妾則粉白黛綠也僮僕則宋朝子都也居室則山節藻稅也梨園則金玉錦繡也出入則香車寶馬也賓客則孟嘗平原也玩好則商彝周鼎也遂致虧空數萬金施總漕

西征隨筆

四十

世綸奉命查陝西倉庫時鄂督局已大壞然施不得其要領有維揚狡童汪思忠自淮安隨施總漕之家奴來元仕與通譜系兄事之盡以陝西虧空詳開一紙條分縷析因惟忠達之總漕總漕大喜如糧道祖允焜等皆以此獲罪而總漕無所加恩於元仕第以將來薦拔許之總漕返所任未久卒於官元仕亦丁艱鄂督猶在陝西元仕復厚餽焉鄂未知其構已於總漕也題留之於轅門効力鄂去官後年太保來虧空無所掩飾於是題參革職追比其中有三千餘金應存藩庫者元仕脅耀州府施縣及神木同知諸人各以印領交薩藩司今諸人皆以虧空削職不能還帑始以本末言之督撫事下方伯方伯轉發西安金太守啟勳延安沈太守廷正會審諸人合詞曰我輩現在虧空豈有兩顆頭代汪元仕砍去耶元仕堅不肯承方伯令兩太守夾訊之余頗以爲過當蓋印領

既不足憑元仕自無卸處何必三木方伯云豫讓之報智伯蔡邕之哭董卓其誤在不宜失身于匪人業已如此惟有報之哭之耳元仕既受恩于鄂督復構之於總漕丁憂即宜解官去又匍匐乞哀重賄鄂督留此效力此真小人之無賴者次日元仕遂受刑訊方伯持論似稍偏然元仕反覆至此刑訊亦不爲過也五月二十日

汪思忠者揚州人一色事人者也總漕家奴某與寢處如夫婦總漕至陝家奴挾思忠隨行後家奴於九款內爲思忠捐通判遂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選山東濟南府通判凡進士舉人之鳴琴於濟南者咸束帶見之至今尙無恙也條奏彙纂此等事竟無一人言之何哉

遂寧人品

西征隨筆

四十一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庚戌進士館選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癸丑散館先帝曰張某竟似戲且改爲主事張素輕邪甚至與人家奴博且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以天語有戲且之言大慚遂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矣入椒房幕有傳其爲椒房傾溺器者由郎中外轉蘇州知府未出國門丁內艱例未抵新任者服闋仍補原官遂不發喪蓋吉服坐黃堂者七日而後解官云補兗州府陞河東運使旋內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皆椒房之力也時北門方與椒房傾軋憎人及其儲胥以遂寧私穢阿椒房事上聞奉張某永遠停其陞轉之旨戊辰年遣椒房北門等六人至鄂羅斯定疆界遂寧與海寧刑垣陳世安隨行所以困苦之也椒房勢稍振思爲遂寧量移一官而吏部既奉停陞之旨不能爲之地遂寧遂以重賄結銓曹之好貨者適大理寺少卿員缺吏部巧於

立言云除張某係奉旨停陞之員不行開列外奉旨張某補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人品可知豈濂洛關閩之心傳哉未幾擢浙江巡撫改兵部侍郎督學江南陞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江南總督即有河道總督之命其家富可敵國遂寧巧於取又所歷皆美官先帝頗信任之如張志棟張伯行趙世顯蔣陳錫等皆由遂寧薦之於造膝時俱得開府餽謝動以十萬計然未幾皆叛成不共之仇蓋苦於遂寧之無厭也籍椒房家有遂寧所書字扇沐恩門下小子張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書先帝閱視河工遂寧迎謁入御舟先帝責其治河無狀用人多私遂寧免冠長跪叩首曰臣孤踪求皇上矜全先帝曰跪上來去御座咫尺先帝出遂寧所書字扇以字向遂寧遂寧魂魄俱喪先帝益輕其爲人命內監擠之於河侍衛共唾其後入爲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尤貪婪

西征隨筆

四十二

而更佐之以刻薄丁外艱先帝慰留之遂寧竟不具疏辭先帝謂左都御史揆叙曰朕雖云奪情張某並不疏辭是無情可奪也近來九卿居高官即不復知有父母如張某者甚多遂寧始以求給假治喪爲言而終不去先帝無微不燭深知大僚皆戀位忘親者而士氣糜爛不可收拾矣大行宴駕今上尚未踐阼虛已以聽而政府禮臣無常上意者遂寧時爲六卿之長大禮皆定其手顧不學無術性又剛愎悍戾大行去郊天僅二日祝文已繕寫矣上傳問九卿祝文將何如遂寧曰應書嗣皇帝名上曰猶未御極奈何遂寧曰父作子述誰敢有異議者上又傳問德妃尙未上尊號即位向德妃行禮宜何稱遂寧曰宜稱皇太后上云大行初馭猶然德妃也遂寧曰世祖升遐先皇繼體大書曰至皇太后前行禮母以子貴誰敢有異議者蓋世祖時所謂皇太后乃太宗文皇后而

先帝之太皇太后也先帝即位即下詔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遂寧不通文理又不虛心延訪遂致皇太后竟無上尊號之詔皇太后驚駭然不聞有詔上皇太后尊號而忽有皇太后哀詔何也上集九卿以下六品以上大行諭有謂宜稱祖者有謂宜稱宗者議未決禮臣有主世宗之說者衆頗以爲然而未敢昌言之禮臣書二紙一紙書祖字一紙書宗字至遂寧前遂寧奮筆於祖字紙上書曰吏部尚書張鵬翮附之者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左副都御史金應璧兵部郎中盧弘熹三人而已宗字紙上則戶部尚書田從典以下皆書名有微言世宗者遂寧曰世宗非美諡也禮部左侍郎景日昫曰世字不美何以處世祖宗字不美何以處太宗遂寧曰明日再議皆散去次日復集遂寧謂衆臣曰已定聖祖仁皇帝矣諸九卿有嘖嘖者遂寧曰謂先帝不足當此數字耶是誹

西征隨筆

四十三

謗也誰敢有異議者遂寧旋入政府奏誓不可不看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其夫人妬悍之至遂寧爲部郎時一日早朝歸夫人訝其久不進內室出戶私窺之遂寧朝衣未脫立於僕婦之床前僕婦雙足長尺架披肩上裸而淫之夫人持皮鞭直入遂寧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僕婦跪受責又夫人未至京時遂寧娶妾已生女其夫人來俟遂寧出門即呼媒媼賣妾並令携女去至今不知所之夫人之性最貪爲浙撫河督時賣獄鬻官幾於對開幕府如廣西之孫延齡孔四貞也長子張懋誠丁卯舉人官給諫次子張懋齡爲河工同知暴虐妄亂過於其父而懋齡尤甚孫張勤望以任子補順天通判庸惡陋劣祖爲冢宰日與書辦香火定盟凡吏部事無不關通受賄孫張以捐納爲廣東布政司經歷齷齪鄙穢無志下材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余嘗謂宜以刻薄寡恩頑鈍無

恥二句爲對聯贈遂寧有云猶未足以盡其爲人如汝人才皆爲令僕矣草澤中英雄思之能無短氣哉五月二十一日

增事雨

華亭沈文恪字繹堂壬辰探花官詹事府詹事貌不踰中人有古大臣風宦况清貧或至不能舉火而食客常滿故鄉戚友求益而來者踵相接文恪定令其得所而去詩宗錢劉書法在趙承旨董文敏之間與人接談委婉風流而見義必爲遇事無所撓屈先帝時數月不雨先帝觸暑步禱以亢旱爲憂下詔求直言九卿以下無能仰慰聖心者文恪暨吾鄉項侍郎名進曰烏喇爲窮荒寒苦之所徙至其地百無一生乞降明旨永止烏喇流人則上感天和三日必雨先帝曰能保之乎文恪曰可保先帝曰如所言三日不雨將奈何項稍退入班後文恪曰三日不雨臣願受妄言之

西征隨筆

四十四

責九卿皆錯愕先帝亦爲色動遂有罪人免流烏喇之旨祈雨之壇盡撤之且命沈某第三日至午門候雨至期文恪至午門外植立烈日中先帝御乾清門陞座曰沈某言今日必雨朕端坐俟之杲杲日出人咸爲文恪危日既晡先帝未午膳有愛文恪者勸文恪免冠謝過請上還宮不過削籍耳若至暮恐聖怒不測矣文恪不答至未刻忽有片雲從東來風雷交作驟雨盈尺先帝大喜謂左右曰此詹事雨也召文恪入深勞之賜食而出朝野之人指爲仁者之雨相聚感歎有泣下者項同時進言而爲德不卒功名之念重耳有愧於文恪多矣項字眉山壬辰進士乙未殿試由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其尊人與僧眉山善夫人將產之夕尊人見僧入室即誕少司馬訪之則僧于是刻坐化矣因以眉山字之少司馬與族叔讀書家塾中嘗問叔我可至何官叔戲曰可拜相少司

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壽止五十四月初八日武閣監試將登輿入闈復入室跌坐曰吾將逝矣延醫視之脈已絕於几上得詩字畫端楷詩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道髻如絲一生衾影原無愧曾學先賢凜四知五月二十一日

再來人

釋道二氏有所謂再來人者吾儒無是說也然實有是理常見其事吾夫子夢奠兩楹曳杖而歌非再來人而能若是乎陽明先生爲高僧轉世有六十年前王守仁之說自附程朱門庭者從而謗毀之非也蔣探花超字虎臣金壇人不樂仕進自言前身峨眉之老僧也後竟歿於峨眉山伏虎寺化去之時神明了然劉考功體仁字公猷潁州人客鳳陽一日同友人蘇茂遊過龍興寺訪老衲留連竟日始別蘇歸寓夢劉來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

西征隨筆

四十五

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劉僕人至云劉已坐脫矣嚴少宗伯我斯字存菴歸安人爲諸生時勇於酒以城門已扁醉臥石橋上夜半見一老人高中行衣坐橋欄杆上有鬼呼之曰土地接張果老去老人曰嚴狀元在此恐有邪魔相犯須謹視之張果老來第可於城城一接耳因問張果老形像如何鬼曰皮匠荷擔而至者是也嚴酒已醒假寐以歛須臾皮匠果至嚴牽其衣懇其度脫皮匠始猶諱之繼而揭桶蓋曰子欲仙可入此嚴視桶中則茫茫巨海也不敢舉足皮匠笑曰子但可享人間紅塵福耳推嚴仆地嚴起已失皮匠所在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坐主房師及諸同年皆僧服嚴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曾囉鞋於階視之尙未燥遂寤不數日而歿歿時作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

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家方伯楫字悔齋病篤夢老僧授以詩一首日落雲黃老樹根山中應已閉柴門老僧待久不歸去却在

村其中空四字方伯夢中以筆填之曰碧桃紅杏既寤爲人言之而歿後有某郭外經行忽見山水之勝迥異人世縱步探幽石洞中一虎在焉諦視則方伯也已髡頂披緇儼然一苦行僧矣素與方伯善駭問之方伯曰爲碧桃紅杏四字公案未得明白耳某驚顧問惟荒烟蔓草而已先叔祖瀕字魏美崇禎己卯舉人明亡隱居寶俶山上高風苦節人所難堪魏傳爲撰高士傳一日視日景曰可矣命先伯蓬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投筆就寢而逝先叔祖母錢夫人亦能詩先卒彌留

西征隨筆

四十六

時先叔祖欲圖其形錢夫人強起索筆題絹上曰來時玉果正圓去日梅花香冷依然朗月當空何必捕風捉影且云十五年後相見已而果然五月二十一日

談諧之語

談諧之語頗足解頤王尚書世貞訪嚴侍郎世蕃聞人辭以傷風王舉琵琶記牛氏所唱曲曰參居相位怎說得傷風嚴恨甚遂成世仇此因談諧而得奇禍者也李文正東陽過其子兆先所兆先不在焉李題其几上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他日李入朝兆先至其書室亦題其几上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焚理陰陽相相公子戲其父狂也而近於悖矣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良朋相聚何嘗不可以談諧見雅人深致耶程少司空正揆字漢陽人性滑稽有科員某以小嫌劾其太老師廷質時某

科執之甚力且稱之曰他旁人有恨之者曰太老師而稱之爲他可乎程曰此尹公之他也某科悲甚即劾程門葉子及祭告時挾妓亦下九卿諸公薄某科爲人因與程約但堅不承即以言事不實黜之至期某科厲聲責程賭錢度日程曰藉此獲利始可謂之賭錢今我無日不敗而足下指爲以賭度日冤哉又詰問奉旨祭告而宿娼何也諸公駁曰有何憑據某科曰地名某妓名某某年某月某日事程笑曰此等事生平所爲甚多即祭告時亦不僅此一人我已忘之矣而足下尙能記憶乎因以不謹罷歸居鄉談嘲彌甚有戚屬延新親席間推程行令程視其人非雅士也曰凡飲酒者照所飲第幾杯或詩或諺說一或語至其人第五杯應說五字其人持盃面赤無地自容有附耳教之者曰五夜漏聲催曉箭其人喜甚遽引滿曰五夜漏聲催草薦座客以其爲主人上賓也

西征隨筆

四十七

匿笑而已未幾酒至程恰第九杯程大聲曰九重春色醉氈條賓主無不狂笑程職方周量字石臞南海人嗜檳榔一日早朝新城王尚書士禎占口號嘲之曰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天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任御史弘嘉字葵尊宜興人疏定朝服等級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舍利絲冬夜入朝雪夜寒甚新城戲爲詩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絲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新城官大司寇時徐冢宰潮爲刑右侍閱爰書囚有名螻蛄者徐曰今年津門螻甚多而賤新城笑曰公以紙上郭索還思衆願耶薛戶部奮生字大武河陽人豪邁任俠與同年飲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出我幕下新城曰恨子非嚴鄭公家鈍翁先生琬賦詩少日詞場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長洲文點字與也衡山

裔孫常爲鄆陵梁熙字曰緝作江村讀書圖新城題詩云門外漁
航箇箇輕春流滑笏穀紋平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
鈍翁題詩云約取春江入畫圖亂紅殘絮擁菰蒲鄆陵野色平於
掌也有江南此景無漁洋見之詞曰吳子乃爾輕薄鈍翁笑曰勿
多言行且及子又賦一絕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捲卷費沉吟
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新城有江花江鳥之句也
毛檢討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不喜蘇詩偶於座上嘗毀之家蛟門
先生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蒿滿地蘆
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如此詩亦可道不佳否毛佛然曰鵝也先
知如何只說鴨耶工部郎官有管理街道之差出則二黑鞭前導
而一隸肩獨板在馬後仁和汪郎中璽字樊桐以啓賀其僚友某
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大噱

西征隨筆

四十八

陸御史祖修字孝武松江人東海尚書門下士也東海方與北門
構釁有傅臘塔者北門之甥爲旗員武職頗貪估陸思借之以傾
北門悞糾吏部侍郎之傅臘塔在銓曹有狼籍名遂去官而武職
之傅臘塔固無恙也傅恨甚遂皈依北門北門憐之而知其切齒
於東海遂奏復其官旋擢兩江總督叢刃於東海致東海發憤死
傅謂所屬曰東海已處之頗暢矣我有怨家尚思所以處之也屬
吏解其意遣人至松江偵陸所爲陸窘甚挈家避南海去吳諭德
廷楨自蘇州來下榻余家偶言及陸御史避仇南海吳曰所謂君
處東海寡人處南海也詞林諸公分曹蘇飲先公與大宗伯韓慕
廬先生居西曹觴政大勝宗伯曰東曹雖屢敗豈無有志之士欲
雪三北之恥者乎吾輩宜預飲數百爵以待之因朗吟曰江東子
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先公笑曰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

個是男兒一時哄堂先公官司成時置酒召客德清胡先生居上
坐先生名渭字拙明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之從叔也耆年宿學
而性頗方嚴面折人過酒間偶令各舉打油詩或曰大道禿龍無
四爪或云月進山頭獨眼睛或曰星飛天放彈日出海拋球或曰
蛙翻白出關蚰死紫之長或曰板側尿讀如流急坑深糞落遲或
曰寬扯包頭圍綠野倒排牙齒嚼青天有某沉思良久曰粗村一
所包男女胡先生曰諸句皆有意致獨此語索然無味必足下杜
撰矣人問其故胡先生曰我看此句與渠平日所作不爭多也坐
客爲之捧腹癸未八月余出都門宗人份字武曹士鉉字文升澹
字苻洲釋字玉輪俊字安公釀分相錢家無亢兄庚戌生玉輪兄
辛亥生安公兄與余俱壬子生而月份稍長於余玉輪指余曰無
己壬子生安公似小一歲余拊安公背曰此亦壬子也宗人皆

西征隨筆

四十九

絕倒僧某作詞云髻挽吳綾幅裙拖蜀錦綢新枚纒罷下危樓手
挽青絲騎馬射城頭有無錫輕薄子某喜爲俚鄙詩者嘲之曰從
來蜀錦不名綢旗下人家絕少樓可惜纖纖好雙手硬差排去射
讀如磚頭某無錫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無錫杜詔字紫綸
方爲諸生於道左獻詩先帝頗許可之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啓視
則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絕句云皇帝揮毫不值錢
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五月二十
三日

孤魅畏節婦

衛既齊嚴我斯李元振邵遠平陳論皆甲辰詞林相善也衛尙少
年夫人自荷氏來衛買大宅居之體漸延羸精神日敝諸同年憂
之咸以保養爲言衛愀然曰非斲喪也臥室有妖魅每就寢則夫

妻二人皆昏督不知人事不知其爲何怪晨起良久然後能言夫妻皆病奈何邵曰盍移居他處衛曰買屋費重價棄之不可轉售又無其人惟望妖舍此而去耳嚴戲曰我狀元也身有奎光四射治具啖我我宿于有妖處妖畏奎光自當絕跡衛欣然命家奴歸市酒肴且謂李邵陳曰三兄能借去逐妖乎三君亦鼓舞諾之至衛寓衛先令夫人移側屋五人暢飲至給燭嚴起身作別詰之則曰不過博一醉飽耳近來狀元安得有所謂奎光者衛苦留之嚴軀幹偉大重數百斤衛文弱又病挽之不得嚴徑去陳亦趨出衛令閉戶陳跪曰我素怕鬼深夜不敢獨臥室中雖多人尙蒙被而眠聞風吹樹葉聲即驚顛况有妖處耶李邵皆勸其留陳奪門而出室向南東西各有炕炕亘南北其南皆倚窗櫺几上燃高燭李已被酒與衛臥東炕上甫就枕則二人皆面赤如赭喉間咯咯有

西征隨筆

五十

聲口吐涎沫邵大驚急呼其家奴問之奴曰主人主母每夜如此至天曉方醒不足怪也邵不敢卸衣惟脫雙靴東向跌坐西炕上心頗惴惴然目無所見至雞鳴後窗影將明燭光漸淡低頭以手取靴若有人以手按其頸者遂仆地家奴聞之入扶起已不能言但心中了然如病數月不食者未幾衛李兩家人各掖其主起三椅南面衛李邵並坐相顧默然飲苦茗少許始能言動李邵皆乘輿歸李病月餘邵臥床半年始愈因相戒不復再以妖魅問衛矣久之衛病大愈肌肉充實精彩煥然同年頗以爲奇問之則曰吾母聞妖爲祟怒曰世安有妖爲祟之理自猗氏來遣子媳皆出吾一人獨睡於此視妖敢近我否某泣阻不得率內子及婢女立窗外通夜寂然清晨吾母啓門某問安畢即詢夜來何如吾母笑曰妖已去矣吾初就寢忽聞炕穴有聲見百餘人自穴中出長僅尺

將登炕其中一人曰節婦在此我輩不可犯也速去之皆於窗隙中升瓦望空而沒蓋衛幼而孤太夫人苦節自守以女工易米麥教子讀書取科第固得乾坤之正氣者妖魅所畏者正氣安得而不避去哉李元振字貞孟柘城人官至工部侍郎陳論字謝浮海寧人官至刑部侍郎衛既齊字爾錫猗氏人官至貴州巡撫都御史邵遠平字戒三仁和人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戒三先生與先公同舉博學鴻儒余父行也爲余言其事且曰諸人皆爲顯官見侮於妖魅遇節婦則謹避之人所恃者忠孝節義耳官爵何足爲重哉衛歷官皆有清名撫黔時知府某副將某以開邊釁伏法衛亦幾寘重辟長繫獄中後得釋其宦跡有聲蓋亦母氏之訓云五月二十五日

婦人纏足

西征隨筆

五十一

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咏足詩見於古者如兩足白如霜如臨流濯素足又韓偓詩六寸膚圓光緻緻此不纏之說也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步步生蓮花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石崇屑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若尺許大脚有何意致纏足始自六朝其說近是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纏足又云揄修袖蹠利屣則漢時已有之然秘辛所載樊嬈語則王皇后尙不纏足也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屐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製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杜牧詩釧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繡影纓長憂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託繡鞵韓偓詩懷裏不知金釧落暗

中惟覺繡鞵香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繡羅鞵亦屢見吟咏矣至於弓足言其形彎斷如弓也秦晉燕趙間女子二三歲即纏足天然纖小並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嗚爲鵝頭脚余見秦晉燕趙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頗平呼足爲弓真是門外漢語五月二十六日

婦人襪

婦人纏足大率以帛纏之如東昏侯以帛纏潘妃足是也樂府新羅繡行纏雙足跌如春妍則似以羅纏足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崔浩禮儀近古至上履襪於舅姑太真外傳馬嵬姬得貴妃錦襪每遇過客一翫百錢不似近日所謂脚帶矣抑脚帶之外更加一小襪耶西北女子往往貼足尚有軟鞋纏或即軟鞋也此等無關重輕然亦格物之一

西征隨筆

五十二

端不可不考五月二十六日

周鍾項煜之死

福王僭立南都生殺予奪無一不乖謬者惟於周鍾項煜之死至今人以爲允當余意獨謂不然周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頗敦篤倫理欠崇禎一死大負生平律以不忠之臣雖百喙無可置辨乃元宋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遠引入爰書棄之於市此何說哉聞悍帥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鍾有季弟曰銘嘗同飲阮大鍼家壞坐大罵鍾不爲謝以此兩人切齒傅成其獄李舒章雲爲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項煜居家簞簞不飭爲公論所擯棄在朝累以詭激市侩直聲聞賊於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於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稱僞號時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

毀形易服狀爲陳侍御所糾其日月可考也當時竟以汚僞署殺之以彼棄妻子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遙不一月重繭而至即使曾從闖賊偷旦夕之生辛苦賊中來亦宜留其殘喘以勸來者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諸臣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爲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嗚呼亡國之帷幄重臣有爲新朝之佐命者介生水心皆小臣耳罪宜末減况又問關南返耶大約更玉改步之時傳聞異辭是非實馬士英阮大鍼小人之最不堪者蚍蜉繫繫不過槐國君臣如項如周一死本不足惜尙論者應詳加考核無左袒貴陽懷寧也五月二十八日

女子之禍

明末流賊之起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官京師娶妾甚嬖之其妻乘傳至立遣去迅雷不及掩耳羽健恨甚遂遷怒於驛遞倡爲裁驛卒之說而懋附和成之一時游手十餘萬人倚驛遞糊口者無以爲生相率爲盜張獻忠亦驛卒也流毒中原嶺覆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也吳三桂飲田皇親嘉遇家嘉遇出歌妓侑酒其中有陳沅者色藝冠倫三桂醉長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謝世後當以持贈李自成陷京師三桂方鎮山海關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納欵矣時嘉遇已死遣命家人送陳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載道未遑也三桂偵知陳沅爲劉宗敏所得聞之自成自成諭宗敏以陳沅還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滅女子之能禍人家國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西征隨筆

五十三

燕雲十六州

石晉以燕雲十六州路契丹不屬中國者四百三十餘年曰幽州

今順天府曰薊州今薊州曰瀛州今河間府曰莫州今任丘縣曰涿州今涿州曰檀州今密雲縣曰順州今順義縣此山前之州也曰新州今保安州曰媯州今延慶州曰儒州今永寧縣曰武州今在朔州西境曰雲州今大同府曰應州今應州曰寰州今馬邑縣曰朔州今朔州曰蔚州今蔚州此山後之州也劉仁恭以營平灤三州賂契丹營州即今昌黎縣平州即盧龍縣灤州即今灤州也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莫二州復歸中國白溝河爲宋遼分界遂爲百戰之地其後與金夾攻遼以請石晉所賂故地而忘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云今更不論原約特與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其山後諸州皆毀約不與張穀殺遼故相左企弓等以平州來歸金人藉爲兵端長驅直入而汴京不守矣五月二十八日

西征隨筆

五十四

功臣不可爲

烏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破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輓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爲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勛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爲槌心而泣血者也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兇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

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與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爲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叙功則憾其詐僞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罣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盡爲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徵而愛暱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郭子儀以酒色自晦謹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致擁兵

西征隨筆

五十五

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遂奏留用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爲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勝慨哉三月十七日

程如絲貪橫

按此條見雍正五年三月戊戌諭旨所引

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強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戶汛兵幾千人往捕治之烏槍弓矢競發私商與補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蔡珽庇之不上聞湖督楊

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參劾奉旨革職拿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為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復其官以合上意嗚呼浙撫黃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

秦中凱歌十三首

按此詩為當時自刻之詩片以備投贈者

軍聲鼎沸米川城帝簡元戎詰五兵班劍袞衣龍節至巖巖赤子慶更生

寵命初登上將壇相公自出逐呼韓錦衣驄馬親臨陣士卒懽騰敵膽寒

詞臣舊賜繡宮袍肘縮金章擁白旄賞過三軍溫挾纒恩加萬帳西征隨筆 五十六

飲投醪

指揮克敵戰河湟紀律嚴明舉九章內府新承盧矢賜令公引滿射天狼

陣前金甲繡蛟螭五色雲開玉帳旗青海已聞傳箭去天山又見挂弓時

畏威面縛出千羣手把旌旄掃惡氛朝野競誇新戰績破羌不數趙將軍

大纛高牙五等崇身騎御馬佩彤弓元和天子原神武收復淮西賴晉公

連營鼓吹凱歌回接壤歡呼喜氣開聞道千官陪綵仗君王親待捷書來

昇平嘉宴舉金觴露布星馳奏未央道左夔鞮皆大將望塵迎拜

郭汾陽

邊燧消時戰鼓閒弋解甲入重關揮兵已奪狼頭纛膽落名王慟哭還

運籌決勝朔庭空麟閣威名破遠戎却笑曩霄稱兀卒當年猶說范韓功

飲至元功竹帛名至尊頒賞遍行營一時下馬聽明詔遠近同呼萬歲聲

黃金堂印鎮三秦鐘鼎旂常社稷臣萬里穹廬歸聖化窮邊影絕射鵰人

西征隨筆

五十七

楊子云稱士之不競
王道者則樵夫與之
予際極其之世涉涉
詩書之津亦且道之
謬可云白涉筆其難
一編典極亦如晉漢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高子為之如可之難

以
聖稱老道人所善也
似或蠶沙強中一解
語語以之自之也
去於老氏不痛自之
之詢亦聖人之擇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之之說也



巢林筆談卷一 五湖印林好句

崑山龔煒巢林著

康熙辛丑 上御極六十年矣深仁厚澤浹滄
肌海內又安人民和樂自唐虞以來未有若斯之
盛者而 萬壽聖誕正值天氣清和卉物條暢之
際民間之頌升恒祝熾昌者溢乎中外我吳尤稱
繁華之地巡撫吳公暨諸僚屬並鋪張美麗仙宮
梵宇普建祝 聖道場舞榭歌臺盡演蟠桃樂府
華燈綺綵綿亘長衢火樹星毬光明徹夜文武官
舞蹈嵩呼都人士歡聲雷動煌煌哉太平之盛觀

巢林筆談

卷一

一

圖繪弗能殫已

漕憲旄公貌奇醜人號為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
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耶人
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

過下邳謁留侯廟瞻仰之際英雄而帶烟霞氣矣
出步圯橋遙想當年納履授書仙蹤契合低回不
能去

晚泊淮城詣漂母祠及韓侯釣臺淒涼滿目因嘆
一飯之德報以千金百戰之功不贖三族侯不忍
負母寧忍負漢而漢祖忍于負侯侯仁而漢暴也

漢興而侯絕不使英雄淚滿襟耶謝原功詩云天
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二語殊足表侯
又苗疆有韋姓者世土官相傳為侯之道胤庶幾
猶有天道

寓清江浦偶至一古寺旁隱小門迤邐入有精舍
焉盆樹充庭詩畫滿壁鼎彝盈案如入虎邱山塔
肆中頃之一老僧盛服出欵曲之際誇示交游侈
陳朝貴蓋一俗僧也已轉一廻廊又得三楹中置
一龕表以錦綺又有小樓扇戶不得上噫僧亦奢
矣淨屠貴淨行乃復美衣服飾館宇且秘之荒涼

巢林筆談

卷一

二

破寺中其人庸可測乎

有新嗣于韋蘇州廟者夢神示一瓜字求為解則
日以問丁巳解元覺而語人人謂瓜多子是育子
之兆但丁巳非正科所謂丁巳解元者又不知何
指也王素巖先生聞之謂孤而無子為瓜豈吉兆
歟其人後竟無嗣而先生以丁巳開科領解京兆
稽鹿城而北繞馬鞍而南秀野霏金晴嵐滴翠處
處春色步步花香道遇客周姓者因相與登山從
東岩取徑直抵上方入華藏寺歷浮屠四五級四
望百里眼界一空復自文筆峰委折而西登紫雲

岩疊嶂牙層翹翹秀絕穿石壁中隱隱見天所謂
一線天是也側首危巒如有落勢徑稍滑周扶行
數步遂緣仙人橋而下

讀儀禮疑儀節太碎讀周禮疑設官太冗

外王父莘伍葛公長身玉立善騎射好讀史愛客
酒酣以往指畫山川形勝評說古今成敗及行軍
用兵倚伏之勢精彩葩流聲情慷慨往往傾其座
人嘗馳馬忠武祠前皎日銀鞍觀者如堵外伯祖
孺初先生作長歌記之頗愛古玩每歲於荷花盛
時約舉香爐會有客石秀卿爲之驛騎金鏤銀塗

巢林筆談

卷一

三

羅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是會也例設素殺尤稱

雅集公篤於氣誼與許李二翁尤善李沒每宴必

設七著有張幼于之風焉

幼于嘗宴死友曰吾
念所至輒與心語

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詞刑侍任公薦福建

舉人陳學夔有句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

今罵賊全節睢陽之舌猶存

孟子學於子思其論舊君反服意同而子思語氣
較婉然謝疊山先生引關辛之言爲正有定識然
後可以讀書

高王父雲扶公少以文行冠一庠有善相者謂曰

君貌清秀可大貴但恐其年不至若過三十一二
功名不足慮也又夢神與語顏子天限若知之乎
及年三十二果卒術與夢皆驗

曾王父西圃公從外舅吳翁抵關上吳有仇家統
衆伺時敬生先生館闕署翁從姪也將介敬生求
救于主政公曰不可關尹不受事西賓諱干情且
事急矣一多委曲已被歐辱何及焉不若囑敬生
但言家有急事亟須舟入城令公差取舟去彼見
差船必不疑卽疑亦不敢動動則館賓在焉關尹
能無一問乎翁大稱善遂如公指衆果不疑守至

巢林筆談

卷一

四

日暮乃去

江寧鄧漢儀有朝雲墳在落花中句其韻致可人
顧相秉謙嘗送一按君見地遺一錢急蹈之客出
取以入人謂一錢尙爾驚顧三公之位得不附璫
固寵乎予謂奄黨三公還是不值一錢

晉文返國姜氏實成之後逆季隗不及姜氏其爲
早亡無疑顧旌異之典何闕也史佚之耶抑晉文
薄倖如斯耶懷羸失行備位官闈姜氏才賢弗聞
廟祀以志我過獨一介子推哉

春氣暄和梅花正放約同人遊馬鞍山道逢夢航

大舅氏舅氏素簡出得追陪遊屐尤可喜因飲于山館寒香撲酒山色迎人景既絕佳而舅氏撫今追昔引入禪理更超然入妙翌日寄詩一首云重陽風雨此間留芳歲元陰偶再遊促膝新知方共樂時同席有與舅氏乍會者離羣往事漫含愁觀河始悟童無毫閱世真同蜉與蟬見說酒壚今易主美人黃土已經秋館有湯婦者頗以色名死數年矣

吾鄉舊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臨期分祭先賢祠墓觴詠以發其幽光前輩風致殊深慨想

薛太守隱元墓為頭陀本名家自以去冠當去片

樂林筆談

卷一

五

剪髮當去一而元墓有米堆山遂名米號堆山

荔枝佳種上下俱紅中一道白如雪名玉帶束佳人

穎考叔小人有母四字極悱惻直刺鄭莊之隱故

使忍人亦為感動及語之故胡不言母子重合天

理人情之至只此遷善之心已足動鬼神名太和

失口之誓何嫌何疑至掘地及泉隧而相見不太

淺陋耶

越王誅宰詬漢祖封項伯其事相反愚謂伯之罪

甚于詬以詬為羈旅之臣而伯則叔父之親也漢

祖德其助已不惟不誅而又封之人臣之懷二心以事其上者何傲焉且獨不思已之殺曹無傷乎項伯即楚之曹無傷也楚亡而封以爵土又何以申公義于天下漢祖之不如句踐也明矣雖然大夫種被誅之後功臣多不克保其終韓彭之禍則句踐開其端也又賢乎哉

先妣葛孺人虔奉佛氏乙巳之春偶不憚作淨土詩以自廣有塵事多般無了日到頭畢竟望西遊之句明年春遂棄不孝等嗚呼此其為泰山梁木之兆歟

樂林筆談

卷一

六

子於丙午夏秋間鈔錄晉書畢復事南史閱一載訖功今年春復纂北史方完帝紀會學使者將至稍稍理時藝遂未卒業鈍資不能兼及可歎也

子讀南北史竊歎聖仁如魏孝文一人可千百其君矣使之統一宇內文武成康之盛可幾也乃臨

江數罪不長驅直入奄有中原者時無碩輔以輔之耳抑天不厭禍雖有聖主故抑之使不得志耶

倪高士好潔近癖子最喜其汲水洗桐護持苔蘚

使綠絳盈庭

子婚于乙巳之仲春等以兩家多故及今四載始

赴外家婁東王氏徇雙回之俗也舟從西轉夜泊東關
愁雲罩星月之光寒風散鰲燈之焰花飛六出耳
傾浙瀝之聲雷滴半艙骨達陰寒之氣雖蘇公有
興終敗意此際元宵東坡上元夜入延祥謝文
多才亦倦賦今番雪夜已酉元夕書于邑之東關
舟次

河豚有毒食之間有致傷者一日至槎溪妹倩陳
璽嶼問予食河豚否予曰懷疑而食味必失真失
真之味入疑腹易牙不見功矣已觴予于杞園酒
半進一味甚鮮不覺大嚼同席相視而嬉予曰誤

巢林筆談

卷一

七

矣東坡值得一死我終不敢輕生相與大噱而罷
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周禮一
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
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東坡殺之三宥之
三本此蓋主司一時失記東坡不便顯証故以想
當然答之耳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管仲不殉笙竇之難夫子
特以功覆過由賜之見未爲不是
桓公九合諸侯節如其仁句言如此便是其仁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避嫌語忠蓋者不
道

練川王修撰未遇時祈夢于京師呂祖廟夢神導
至一處無門可出神曰吾爲汝特闢一門門闢突
遇一青面神如世所畫魁星者覺而異之後以癸
巳歲 恩科竟得大魁

耳東園名久今日始探其勝闢地曠取徑幽樹老
雲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已而門臨流水藤架石
橋因徘徊池上睇盼山光隨縈紆而陟磴道破隱
翳而歷亭臺遊屐且盡轉境無窮客有惜其漫漶

巢林筆談

卷一

八

不鮮者予曰林麓大觀不在雕飾因歎奉常先生
之澤波及遊人者多矣園有菴曰雜花林亦幽靜
可憇已酉上巳書于光大堂之西齋

徐文貞之子錦衣君驕貴負癖每大旋無寒暑必
於城上一夜冒雪登城一僮荷矛隨之時漏下三
鼓嘉靖以天寒大雪衛卒巡邏必怠命內侍偵之
邏者多枕藉酣臥遙望城上有荷矛者叱之答曰
徐指揮巡城內侍以聞帝大悅明日語于朝趙擢
其官人目爲雪裡拖槍

先妣嘗言非功之難所以居之者實難也鞍之役

范文子不敢代帥受名武子知其必免晉王龍驤以范通之言自悔其福不復矜平吳功若功不及古人而侈汰日甚其能免于罪乎此為樹功青海者言之後卒如料

粵西文枚臣快士也以世講過我極歡臨行子贈以詩有云今人多慷慨結交杯酒中始亦敦管鮑雲雨隔窮通我等貴久要何至嗟薄終枚臣為感泣謂子曰我遊齊魯燕趙間閱人多矣風情高興未有如君者幸自愛此去當佇子于燕臺遂別去子亦為之淒絕

巢林筆談

卷一

九

趙文敏宋宗室萬無仕元之理我終不以風雅蓋其短

沈歸愚先生以詩稿見示其賦秦王一律有燒書乍歇驪山火句與楊文公詩暗合

漢溪舊稱七十二樓家于斯而未竟其處今夜棹一野艇隨灣蕩漾秋清月朗風淡波澄漁唱燈微犬吠村靜佳境也疏其可名者得半而堯仁齊可鶴頭鵲嘴荷花花瓶其最著云已酉中秋前二日記

閱賢書李總憲之孫拱宸魁其選拱宸之父厚文

最長厚人視之一寒士也世祿之家有此人其子烏得不發

業師朱維祺先生一病不復起十餘年師弟永隔幽明悲夫悲夫前於七月中見先生體雖稍瘠神氣自王竊以不久當平復無大苦也再往先生已支離牀褥不能強步堂中矣子縷訊其嫗嫗云日來病轉亟心甚憂之然猶冀其漸減也詎料新秋一見遂成千古先生無子有孝女適周振部邑中知名士也

巢林筆談

卷一

十

陳白陽先生嘗云吾作枝頭括兒點花世間絕無寶矣沱江尤以山水得名人稱沱仙

葉忠節公轉運湖北遭夏逆之亂中丞失守僚屬奔散印務多公兼攝時賊勢猖獗公自度力不支送太夫人出危城伏地慟哭不能起但云左難右難至夫人及子則正色論片語絕無係戀情及城陷公自到治事堂飯從頸中流出蓋食無幾時也時有兩僕從公其一賫印信從間道星馳報部顯公大節一為公經紀後事不為賊脅義皆可旌公之外孫王律菴先生子外舅也為予言之如是南海陳講秋先生自長洲移節新陽未半年改教

去士民思之子以薄劣繆見賞臨別贈子詩云末
班匏繫亦何心獨有驪歌別恨深歸問宦囊何所
貯取君佳作示知音

馮具區瘞鶴先墓旁表曰羽童墓自爲銘朱學熙
以古窰器葬落花于南禺黎太僕爲作花阡表二
事有清致

麓臺王公掌捐例時外舅與丹思殿撰同臥一室
室中堆金數萬相約云若有見者不動色卽是可
人其後至者莫不相顧色飛

元白並稱雖僅以詩論終恐元之浼白

巢林筆談

卷一

十一

予少好武備嘗竊前人刀法靜觀而私演之大要
用避爲擊手眼快身脚輕耳因係鉛于足久之解
去趨踰頗便然法不指授終是死法丙午冬有客
從北來與予講論刀術與舊說無以異也遂習之
略知騰蹤閃賺斜提直刺之法而功疎力詘技卒
不成然當酒酣興高迭躍揮霍光銜霜落手臂風
生遺豁不平之懷洗滌酸腐之胃衛身雖拙而吐
氣自豪

猶憶庚子中秋夜與客三四輩挾彈角技燃燭爲
的飛丸落煤拍叫歡呼與拓弦之聲相應爾時亦

殊沾沾自喜

朱栢廬先生館于葉太翁廷玉家一夜大雪主人
治具煖寒酒半慨然興歎翁問先生何歎曰適憶
故友極貧不覺念切綈袍耳曰此不足憂且暢飲
明日問所在遺之以十斛米先生當樂飲之時不
能不戚然于故交翁以先生之故而遺米于素不
相識之人斯真兩賢矣

明季如臯令王岬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輪
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時人爲之語曰隋堤
螢火滅縣令放蝴蝶

巢林筆談

卷一

十二

閱舊報讀 世祖皇帝詔云朕觀往籍從古來欺
君誤國之臣有正法顯戮者亦有追刑倖生者其
生也雖生猶死摘奸發伏之言官有吐氣伸志者
亦有蒙冤就死者其死也雖死猶生總之是非真
假未有日久而不別白者也大哉 聖訓不但激
昂忠義之氣而平其心饒伊大奸慝度無不生其
愧悔者時有御史張焯以劾談太陳名夏洪承疇
罹重典 上憫其冤 恩恤有加談太伏誅名夏
等皆得罪故 上有是 論

夏孝廉佩言館尚明田時遇一摘菜者踵至其家

茅齋蓬藿几上攤詩數首無餘物也怪其不列書籍則指腹以對問出處自言善數學安分株守越數日復詣之足音已空谷矣或云幾日前曾有使來蓋一官人也避仇至此仇死故去不知其姓名外曾祖芝山公爲亂民所逼奔外家其家恐禍及拒不納遂及于難公太常卿中恬公子少能文工畫風流豪邁有貴游習卒以致禍然害公者皆見公荷戈而逐發狂病死其聰明英爽死而能神蓋亦有不可磨滅者焉五知徐太史題公遺畫詩有云寄語揮毫貴公子囊弓臥鼓百年餘

集林筆談

卷一

十三

舊傳岳正葡萄太常竹意是夏太常景而夏之裔孫佩言則曰此王太常即先太常之師也畫尤罕觀嘗夜聞一隣女吹簫善之詢知爲不字貞守者爲寫一竿遺之女得畫心動更求一幅爲偶太常索取碎焉謂以神女故遺畫轉以畫萌爾凡心終身不留畫人間矣女亦斷簫不復吹先曾祖西圃公幼孤爲叔某所凌某通衙蠹誣告數四公盡禮而多智某雖暴無以困也後某以事繫獄公不宿怨仍往探之某亦痛自責出涕且曰得錢若干計脫矣公出即稱貸與之某果得脫他

日見公用稍給復侵之公曰我固知得釋必及也爾時終不忍耳

何公騰蛟雲從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陽衛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公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許及公殉難井遂無魚

昔遊君山登松風亭士子雲集翌日復策蹇遊黃山同寓外遂寂無有興者始則緣江而行繼登大阜江遠浮天黃田彌望鉅觀也但無林木蔭翳亭臺結構之勝耳及至鵝鼻渚則峰巒奔突勢若飲江波浪之濶更爲無際憩坐其下可以盥洗可以

集林筆談

卷一

十四

投竿欲尋訪古蹟而樵夫無可詢者既返猶歉然也今日復過澄江追憶昔遊覺少時之興致正復不淺壬子七月既望筆

何義門曾執贄于翁司寇及翁章論湯公何謂翁索贄士論偉之

雍正十年秋大風拔木沿海居民漂沒無算荒民之流于崑者或聚于書院門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氣蒸爲疾疫我鄉好義之士稍稍賑施輒拂長官意其意以爲卽死亦與官無累得食則久羈我土嗚呼此其爲父母斯民者歟賴天子

仁聖屢 詔興發溝瘠重蘇民間一糕一餅之施
並邀 旌異我不知向之禁民勿施者亦復泚然
汗下否也

倪雲林厭世濁不畫人物愚以惟其濁也正當借
畫以激之

楊文襄進呈元宵詩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肅皇
以爲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申文定作
祛倦鬼文顯皇年十歲援筆改魔字二君皆具點
金手

泰誓是乃世讎句後世疑之愚意紂雖暴戾加一

巢林筆談

卷一

五

讎字似觸目先引古人之言而後申之遂不嫌于
創世字言紂洪維作威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乃是
汝之世讎語自無疵

夫子以至德稱文王卽以達孝歸武周可知戎衣
一着無忝前人無愧後世武王非聖人是何言歟
陳眉老著狂夫之言亦多以私意窺武王乃真狂
夫之言矣

君奭篇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愚意下句是
比擬之詞言名公去而嘉言不復聞于我矣矧進
而格君心乎蔡註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

于高岡乃詠其實固矣

或叩王敬美尊兄文果何如敬美云如河口皂隸
言其隨時答應沒甚緊要也二美並著才名敬美
畢竟是元美之弟

予少時曾賦雪景有收綸漁父歸舟晚迷徑樵人
行路斜句瓶菴二舅氏詫爲仙才適五知太史在
大舅氏所見之亦極嗟賞遂萌學詩意而是時業
師朱維映先生方以舉業勤課未敢露此意一日
偶雜數首于時藝卷中先生爲丹黃之謂異日可
與言詩先生詩學得之雪鴻先生蓋未易許人者

巢林筆談

卷一

六

自此稍事塗抹亦不自知其好醜近得錢宗伯手
批詩統讀之煌煌大部全璧無幾因歎此事大不
易強作無益也

寧獻王自號臞仙嘗令人往廬山囊雲結屋日雲
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巖洞此
興不減東坡坡有撻雲篇其序云雲氣自山中來
以手掇開籠取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
雲篇

先考蓼村府君登第後議敘中翰家居讀書養親
布疏自甘採擇故家舊典彙集成書構求先賢遺

像倩工臨摹樂與親戚情話晨夕忘倦一切蒲博諸戲屏絕不陳時或徘徊東臯與耕垆野老話桑麻課晴雨春秋報賽斗酒相勞殊自得也嘗言市井草莽之臣忠在早輸 國課其以急公示後人者切矣鄉民有訴曲直者必和顏調解或求爲祖庇則峻拒之未嘗以刺字通官府里中愛敬如父母言及有垂涕者

太倉張景州長歌行云君不見華山絕徑退之哭高處須防一失足時在西帥年公幕府二語深得諷諫之義子最愛其集中庭曠轉陰遲句

吳林筆談

卷一

七

內幼先恃外舅宦遊京師時繼外姑陸夫人未娶托其孀姑郁母王夫人訓育之夫人愛之甚臨沒亦授產五十畝後嗣君不類從博徒游不三年賞盡予憫其貧困欲歸還其產以語內內亦欣然從之未幾郁死送終之具取給焉

客有薦相者于毛稚黃毛曰貧賤我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政無煩此公饒舌予嘗就雲間周漢濤相謂子他日名必顯其言前事頗驗未知後竟何如錄毛語爽然自失

明閩民有隨母再嫁者封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時御史陳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仇孝則安在四語簡當

刪書以秦誓終篇說者謂王氣在秦愚以秦斬于莊襄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其旨微矣

陸平湖先生先爲嘉定令邑有大盜爲民患更數令不治至是將入寇捕者以聞公戒吏民無動令當自治騎馬直入盜中盜見公皆愕公諭之曰爾等皆良民追于捕逐耳今令來欲與爾等共爲善能自新乎各散還家貫汝罪否則官軍至無遺類

吳林筆談

卷一

六

矣衆皆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公回縣盜相率待罪公曰業已許汝矣皆泣拜去盜遂息公撫字先於催科有一刁民負欠誑公且鬻女公聞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民出衆怒其詐競歐之幾斃自是民間輸納恐後公嘗夜治獄有數人守至更深公目之不去令左右閉門捽衆跪于堂下數之曰苟非切已何爲夜守公庭咬訟構釁定由爾等各以大杖擊三十按之皆如公言于是遠近稱神明子少讀公書其理學精粹不能窺公萬一竊好問公政績有客徐席珍館東土久得悉公

治嘉狀爲予述逸事三節知仁勇已備大儒之致效若斯也

張忠定公詠每斷獄必有判語蜀中鏤板謂之戒民集子於別集讀其數則皆明快絕倫惜未見其全書

劉僉事紹謂晉書詞不古雅苛論也惟論贊用四六非體然唐文皇制詞亦雄駿可觀

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多果于誅戮惟我世祖皇帝克寬克仁培本深厚如陳名夏敗後朝右猶攻擊不已上以名夏既伏辜不得復事株連績素

巢林筆談

卷一

九

者多奉嚴旨自此羅織之風遂絕所全不知凡幾名夏夙負文望而其品卑下歸朝後墨勒根王甚任之擢爲宰輔卒以奸敗子掖臣尤庸劣時有故宦文奸逃繫官臣漁色脫之將佔爲己妾尋亦被劾問戍

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颿綠夢裡江南綠新婦磯頭烟水綠鄒程邈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更不當稱三綠耶前人綠字佳句甚多予最喜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

明太常黃節愍公子澄墓在邑之馬鞍山陽子彥

修彥輝耐萬歷初裔孫熊與蔣乾爭塚地訟于縣縣令親勘不決忽地中有聲如雷化青氣直上從西北去裂土見石誌乃洪熙元年劉侍御璉筆也令大驚申撫會有詔恤建文死事諸臣遂疏聞有旨封表其墓并立祠公諱湜原籍分宜其葬馬鞍也以子彥修先是編籍崑山公被難時彥修以崑音充解役得負骸骨藏焦山數年歷江陰常熟輒有梗之者至崑始克葬公之精忠大節照耀千古墓在我邑不聞有辯香尊酒弔公墓者已屬缺典而敗棘黃茅并不復識其何處亦吾黨之恥也

巢林筆談

卷一

十

施耐菴水滸一書首列妖異隱托諷譏寄名義于狗盜之雄鑿私智于穿窬之手啟閭巷黨援之習開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壞風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謂宇宙有五大部文字並此于史記杜詩蘇文李獻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挿起伏形容摹繪之工則古來寫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

婁東王氏自嘉靖以後瑯琊太原名賢迭起而予私心嚮慕者則以緱山先生爲最先生以元輔子而取名元登上第皆以文章居平孝于親信于友

與世甚淡與物無競殆富貴中高逸道學內神仙
乎先生沒文肅公哭之有國士無雙人倫罕二之
語豈家庭之私好哉先生少時歲試雜一梵語學
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而令覆試題出今茅塞
子之心句先生誤聽爲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
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巢林筆談卷一終

巢林筆談

卷一

三

巢林筆談卷二

崑山龔煒巢林著

夷惠稱聖自孟子始廉立寬敦是師百世之功隘
與不恭是學夷惠之弊坐實夷惠不得焉有君子
不爲而猶得謂之聖人乎

曾氏世濟其美然有曾子爲之父固難爲繼若曾
元養曾子竟謂其以殘炙養親或不若是之薄

後漢童恢爲不其令邑有虎患捕二生虎至恢咒

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當伏罪不者號冤

時一虎低頭作震懼狀卽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若

巢林筆談 卷二

一

訴冤者遂釋之恢之廉平足以感物如此然我尤
異夫伏罪之虎就死而不欺其志愈於人之奸遁
百出者多矣

吳子拊循士卒似非忍人殺妻案可疑温太真盡

忠王室定非逆子絕裾案可疑

趙吳興蓄古琴二一日大雅一日松雪遂以大雅

名堂而以松雪自號楊鐵崖有鐵笛字之曰鐵龍

後得一蒼玉簫字爲玉鸞以配之南海黃庸之度

嶺而北倚蓬聽雪歸而以聽雪蓬名其軒金華吳

少君嘗煉白堊爲竈名玉雪厨時大彬茶壺名鈞

雪似帶笠而釣者一名一物出自韻人令人欣賞不置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八字能細加體會抵韜畧千萬言

伏讀 世宗皇帝遺詔不勝感泣 上臨御十三年法立而不苛政舉而不擾 賓天之日猶諄諄以寬大訓後此真堯舜之用心哉自古人君英察者流爲慘刻仁厚者難於剛斷仁明如 帝無間然矣

張先生以書百卷求質先君如其直以予之越數

巢林筆談

卷二十

二

年有請益意先君遂還其書中有歸批史記一部係先生之祖烈愍公手度予甚惜之又數年先生父子繼沒予偶與陸惠三談及此書陸與張鄰如其將售也而問之張故昂其價予一時無以應也謀諸婦婦卸金簪一枝質以與之此書乃歸于予人妖物怪不可一日容于盛世如賈士方曾靜是已賈既伏誅天下稱快 今上卽位磔靜然後大赦 天威獨斷誅不踰時能哲而惠雖堯舜何加焉

蘇松浮糧 世宗皇帝已捐四十餘萬今奉 恩

旨又捐二十餘萬天佑我 國 聖聖相承萬年有道於斯卜之

吳廷舉贊劉忠宣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想見古大臣風味聞太倉公常誦斯語

舅氏家有惡奴盜賣主田其母憤其子之不法詈不止不數日死水中奴與婦父襄謀報縣冀以誣主徐庶常與舅氏交最深聞信不及晤主人亟冠帶詣縣力爲申辨卒免于累人之相知患難始見庶常此舉有古風

巢林筆談

卷二

三

弔海寧相國之喪因僊遊海神廟神像如生廟貌赫奕金碧丹雘之飾雕鏤磨砌之工儼然帝室王居也尋至海塘塘口有浮屠憑而望洋不覺身在海中

海鹽陳氏之興傳聞其先有陳四脚子者孝子也一道人自遠來雇夫擔囊爭價曰必如命除却陳四無人矣蓋陳平日爲人傭賃不甚計較也適陳至果不爭夜不及宿店卽次陳舍破壁間支一鋪陳讓焉迫人不得已就寢抵觸有聲詢之乃其父母骨殖欲葬無地夜則抱持以睡者道人爲歎息詰朝指一善地示之陳遂得以葬其親送遇歲旱

里人開濬至十八潭適拱其穴有堪輿家過此云
此處當出十八公其後陳果大發按術正未艾也
不知果有是事否人無貴賤盡倫即賢子孫定不
以此為諱

辛丑之秋從先君自淮上返泊舟瓜步阻風不得
行遙望金山如蓬壺之浮碧澗先君頓發遊興駕
小舟泝流而上遂登妙高臺歷浮屠四五級俯瞰
大江水天一色中有一石洞窅然而深意裴頭陀
開山得金即其處也山門外長廊縈繞石檻臨流
僧人設茶鐺小坐啜茗已登舟風轉急浪湧激天

吳林筆談

卷三

四

衣衫為之沾濡今日復過金山風和日麗欲一登
覽為事所牽追維昔遊感慨係之矣時戊午七月
下旬也

謁孝陵還暮雲起而殘陽落矣所過故宮遺址倍
極蒼涼瞥見民居破屋間猶有拾蓋黃瓦者

徐庶常富于書籍或疑其剽古句入己詩然其天
才高邁脫口便有神韻豈是掩襲得來予嘗聽其
與夢航舅氏論詩云本朝詩人外論多推屈翁山
王阮亭次即及我我以此二人先沒甚好處有恥
居王後之意未免自負太甚耳庶常幼年初讀時

文一前輩過之問試筆否對曰未也曰先試一破
可乎題出今之孝者即應聲云大孝無分今古稱
今而風斯下矣聞者異之

吳俗信巫祝崇鬼神每當報賽之期必極巡遊之
盛整齊執事對對成行裝束官弁翩翩連騎金鼓
管絃之迭奏響遏行雲旌旂幢蓋之飛揚輝生皎
日執戈揚盾還存大儼之風走狗臂鷹或寓田獵
之意集金珠以飾閣結綺綵而為亭執香者拜稽
于途帶扭者匍匐于道雖或因俗而各異莫不窮
侈而極觀偶至槎溪適逢勝會創新奇于臺閣採

吳林筆談

卷十

五

故典于詩章金華山上現出富貴神仙柳市南頭
變作繁華世界陶彭澤之黃花滿徑都屬寶株裴
晉公之綠野開筵盡傾珠篋分兩社以爭勝致一
國之若狂隊仗之鮮華乃其餘事實珠之點綴實
是奇觀

辛卯計偕祖姑丈朱儀九先生問先府君行有日
乎府君辭以不赴先生假寐不言府君拱立以俟
迂久乃曰亦思若祖之望若何如乎府君歸趨治
裝後為不肖等言之猶皇然如失也先生善事後
母 旌孝不愧

高王父應歲試祈籤于帝君廟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不得其解案發乃一等第六而高叔祖非占公亦遂以第六名入泮

漢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漢亡而朱弱剝牀之禍烈矣故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

倪文正祭張睢陽文其氣在鬚其義在齒二語奇創移以題公畫像尤妙

李成棟本從高傑起羣盜及爲將軍降叛反覆死不足道其養子元胤則義士也元胤本姓賈素修

巢林筆談

卷上

六

整好與士大夫交持論侃侃後至欽州爲我兵所執主帥使其故人說之曰君不嘗受國恩耶元胤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養子今爵通侯司禁旅復俱被擒計惟一死報主豫讓不言之在前乎我父侯九泉久矣故人曰成棟果若父耶元胤曰黔寧皆以養子自奮子母多言遂與弟建捷同死子旣壯其節又以其臨難數語真有國士之風故錄之

中州王公治崑用法甚嚴吏民側目于時王老虎之名籍籍矣其後豪強屏盜賊息里門夜開民卒

便之此真所謂其次莫如猛者歟是時嘉令趙公治與公略相類而嘉俗強悍尤號難治其除奸戢暴俗亦爲之一變二公是漢趙廣漢一流以云循吏則未也

有一生以麟經應試題落趙武二字忽見一朱袍博帶者儼立于前生驚問爲誰自稱我晉大夫趙武是也其人恍悟爲添註遂得雋又有在關中夢歐文忠與語汝寫我醉翁亭記必售也覺而詳之殊不解已得題銳意真搜竟日不成局法忽憶夢中語遂襲記中句調得魁其經

巢林筆談

卷二

七

太倉張欽文先生暮年已給衣頂猶日誦時文不休人怪之曰我爲來生地耳世有過目成誦者定從前世苦功來固是一理先生子泰基官翰林出守景州

蓮初透水遇雨輒天因剪荷葉線縫之作兜鍪狀雨則覆之名蓮笠

姜麟曰陳文恭爲活孟子未免推崇太過然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固是聖門高選李卓吾言行堅僻而焦弱侯先生謂可肩一狂字坐孔門第二席正恐今之狂也不在受裁之列

議孟子者曰當時尚有周王在何必紛紛說魏齊
愚以為大不然孟子特患說不行于魏齊耳於周
何嫌乎卜世三十年七百九鼎震周之大數盡
矣獻赧其贅焉者也雖無桀紂行七雄視之直几
上之肉孟子雖賢能以共主令天下乎天下神器
原不一姓文武雖聖能默挽既去之天心乎周無
再興之理魏齊有可乘之勢舍此適彼不待蚤知
之士而後知也况梁惠齊宣識非甚闇有承教之
心有足用之善誠能舉國而授反乎可王定一之
後封周以豐鎬伊洛之地永作虞賓文武在天之

樂林筆談

卷二

八

靈亦何恫乎獨惜我道終窮尼山鄒嶧先後一揆
二周六國俱殄暴秦耳士抱咫尺之義執蠡管之
見妄議大賢左矣

康熙十六年有御史衛執蒲疏請士大夫家侍婢當
及時昏配不得過二十外 旨以言官撫無益事
塞責着飭行其疏中有句云白髮盈頭猶是雙鬟
婢子青衣半世依然隻影空房

凝翠堂子祖宅也貽安堂則先君所構堂東西皆
有小樓其西卽所謂蓼懷閣也先君沒居宅未有
成命伯氏應歸凝翠子若就貽安其何以處諸弟

因以貽安一區全界之子則建堂于蓼懷閣之庭
隙而置雜屋數椽于後另闢門戶工始于己未之
春落成于夏卜遷于秋以致遠顏其堂蓋取寧靜
之意云

祖姑丈朱儀九與其弟昆發任其父遺通各幾百
金先曾祖謂祖姑曰了此方可做家能棄首飾勿
吝乎對曰唯命卽出釵環計直償之遂脫累昆發
謀諸婦李李奩資數倍于祖姑靳回不與後卒以
盤剝廢家而祖姑家今已業田千畝

康熙壬子科邑人有夢徐王夏中式者下註妻顧

樂林筆談

卷二

九

氏而王夏之妻實姓顧或以語徐徐自喜必得及
徐榜則南閩中者為徐世濂王緝基夏乾御分應
三姓北閩則中顧洪善字達夫并妻字亦映帶夢
亦巧矣哉

徐相國幼時顧太夫人於除夜令聽識語封翁冷
笑曰畢竟狀元閣老矣公出適有偶語者其一日
悉如尊公所言公私自喜後登己亥狀元入閣竟
如其讖

順治己亥 廷試我邑徐立齋狀元葉文敏探花
二公皆著清望為名臣可謂地靈人傑

天平山之白雲泉西山幽麗奇處也子謁范墓登此泉聲潺潺與千尺雪競興行遊渴甚取泉水連飲數甌喉吻潤而肌骨清矣登兼山閣啟綺窻以臨山披霜林而如繡挹其景不能名其狀柳子云物不自美因人而彰茲山之勝始于白傅之題咏范氏得之以固其宅殆羊叔子所謂百歲後魂魄猶樂登此者歟子既嘆二公之澤與山並壽而范之子孫更能構闢精舍使拜其祖墓者得盡遊息之樂爲可嘉也

子自丁酉之秋始遊西山得畫館娃鄧尉花山諸

巢林筆談

卷二

十

勝時空谷饒秋色都異種因山爲高下五色相間照日鮮華奇觀也已亥春仲先夫人爲煒建醮于崇石山女真道院得遊小赤壁戲作一小記已登堯峰倚峭壁臥石牀遠吞湖光近挹山爽朗吟詩句旁若無人有輕世肆志之思焉翌日又陟穹窿迴顧羣山則已起煙雲而入霄漢矣觀有道士鈕姓者燒荀餉子分外甘美晚歷茅蓬積翠則綠肥苟徑紫潤煙巒又一佳境也藍輿敦促猶尚徘徊每憶斯遊常形寤寐今日復來西山感而書此附錄小赤壁記橫山之西北麓故姑蘇臺址在焉

下有石壁瞰池其色赤高不及數仞其流清小不棹扁舟以視黃州之赤壁直一拳一勾耳故曰小赤壁境絕凡塵靜如太古四方遊屐鮮有至者今探幽得此聊記數語亦蘇賦之拳石勺水也時子年十六同遊綿祖葛表兄譽予童年老筆今又二十餘年往矣老大無成可勝太息

從城中返棹道聞五妹凶問腸爲寸裂妹自八月歸見其顏色非昔竊憂之隨迎四妹泣聚骨肉言歎爲加七箸小春和煦楓林正紅擎遊西山以豁痞結差覺爽健意謂可幸無恙何圖匝月之間遽

巢林筆談

卷二

十一

成永別痛乎痛乎疾呼舟詣嘉張擔老深德我妹泣數其賢不置情則擗踊長號彼呱呱而泣者烏知爲母亡耶吾爾時淚湧如泉哽咽不能吐一詞矣聞其臨終時方夜膳撫其子多作身後語頓爾咯血醫藥罔效嗚呼人命危脆乃至于此於人世何恃哉既歸爲賦挽詩一首痛其少孤而壽促惜其才賢而命衰也

有目籍欲倩沈歸愚先生保者許以厚酬不顧又應試江寧有庠友没于舟次先生解囊唱助得敏錢歸觀持已不貪則有守濟人不吝則有爲有守

有為得之貧士為尤難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

愚意執德不弘則理未湛於所當務者不能有信

道不篤則私易起於所當去者不能無故曰焉能

為無

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敦厚以崇禮結住下居

上不驕節按文義與上不浹當另為一章疑上有

錯簡

先夫人雅好文史每於不孝等昏定時講論疊疊

嘗謂漢昭烈雖未一統賢于高祖孫仲謀稱臣于

巢林筆談

卷二

十三

魏有愧父兄司馬懿陰賊更深于操又言大美終

之實難唐文皇蓋世英主猶有十漸之累天寶昏

憤不足論矣又稱開國母后莫不賢明獨呂雉以

妬悍稱制外戚之禍漢為最烈胎謀可不慎歟如

斯正議雖儒者無以易也歲月如流慈訓久邈每

讀史傳輒為涕零

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頻嘶漢苑風歷下詩也李

之田疑石馬不能嘶風陳玉叔援華山舊誌漢陵

靈異時作風雨聲應之名人詩句未有無出者未

可輕議

嘗疑史記國風好色而不淫句未安詩出淫奔者

之口未可謂之不淫出刺淫奔者之口不得謂之

好色推離騷之義以例國風鄭衛諸什不定是男

女期會之詩

陳后山每遊覽得句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

吟榻家人知之為之逐猶犬匿嬰孩俟其詩就乃

復常此蓋因語不驚人死不休句故為是極苦事

耳愚以詩貴天趣終當視流水行雲

我翁即若翁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羹最忍

心語書之史策可醜朝鮮國策問云漢祖忍于分

巢林筆談

卷二

十三

美而為義帝發喪豈移孝作忠之道要之分羹發

喪好歹俱無是心只把此心都傾在項王身上耳

講不到忠孝

東坡賢義帝拔卿子冠軍不知義帝之失正在此

以項羽之氣肯為宋義屈乎且義實庸才也能料

武信君之敗而不能料項羽之不可制留軍不進

遣子相齊授人以誅討之詞不知孰甚焉幸而項

羽代將得成鉅鹿之功不然則亦武信君之續耳

懷王以草昧君臣間親間舊其何以帖首立者之

心羽既殺義不得不授以上將軍之任太阿之柄

失矣腹心之寄離矣衡山臨江之禍不待徙居柳縣而始決也

傳奇尋親記所指張員外非真面目張係崑山人本舉人饒于貴比隣有周宦者怙勢侵之窘辱者數矣一巡按與周隙行縣招告張首其禁書斃周于獄記乃周氏所作也初張計偕入都夢城隍謂之曰汝今歲應中會試第幾名入詞林然壽命不長矣近有一大陰功人感動天曹欲將汝易之汝可得富壽願否明當券于廟張惺然思之即投券如神命張後貨殖動必倍息遂致富水部壽民其

巢林筆談

卷二

十四

後也子蓋聞之水部外孫馬廣載云

張斗南早糴于庠然不喜舉子業好詞賦善談論不以家貧少挫其志嘗與予共寓滄浪亭評今古談風月既茗疎燈綿宵不倦一日致予書云某今年三十有一形神衰頹幸粗了世緣歸骨山足得知己如君者從鐘殘磬斷之餘一叩當年雅調則生芻一束所賜實多予以斗南方盛壯忽作此語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何圖歲月無幾遽先朝露橋公戲笑之言遂成其讖悲夫

斗南曾試蘇臺懷古詩極爲桐城張宗伯所賞附

錄之金粉山川委曉風美人載去霸圖空劍埋舊塚魂猶壯馬立寒湖恨未窮千古亭臺眠宿草三更燈火話江楓何須今日添惆悵已付昇平笑語中

幼從先夫人寧外王母徐孺人猶及見故家禮法每日晨夕子孫循定省之禮煒等雖幼亦必候問起居然後退清晨梳洗畢母即端坐堂中餘各以次坐侍兒屏息僮僕稟事不過戶限非其家人不得歷階而升門內肅然終母之年不少懈

槎溪一富宦治喪紳士畢集有一老者自遠來唁

巢林筆談

卷二

十五

寒素若儒生既入門莫有迎者徘徊廳事衆賓伴不見及視其東乃一八座鄉宦也乃大驚爭先媚承有擁擠不前者卒卒自咎眼鈍

風俗薄惡莫甚于今治喪家而鄰邑中太倉尤甚凡者有貴賤孝子不得貴賤其人當道之所以異于衆賓者有受治之義也餘則非親即友同一拜其父母何分軒輊彼則鄉宦至匍匐出謝否則齒德雖尊弗動也孝子如此何怪接賓者之諂人慢人乎婁士有詆崑俗卑貧薄陋者予謂太之富誠足驕崑若卑薄陋則何地不然因舉此以證之

俗有照井生之語出後漢書四夷傳海中女國有神井女子闕之輒生子

蔡伯喈曠世逸才不具論卽論其品亦卓然有以自立其始不就卓辟慮禍勉應多所諷諫後卒不悅欲奔兗州世之不阿卓明矣卓旣暴屍殊不意言之而歎亦歎其不克終耳王允因此死之殊失士大夫心

運乘身氏咏西瓜燈詩有熱中不類故侯心句可稱典切

明婺源江公一麟以賢牧陞部郎將北行取俸十

雙林筆談

卷二

六

兩令州民趙鏐治船及登舟見修理整備問所費鏐對如前數不信密查各色工匠費實倍之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二斤計直四兩餘者償之鏐固却以公堅持乃受其夫人素賢謂公曰旣知十兩卽當如數償之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靳此公面發頰亟以四兩補之鏐益不敢受公怒曰乃使我不如一婦人耶予以公之償鏐已足夫人猶以爲歉公以夫人之語而猶以不如婦人爲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規施德于民者何盡哉

都尉鄔公有八山疊翠詩高低寫作四層疊成山

形又有包山疊翠詩中包四山形亦如之縈轉成文清新可誦巧製也公諱景和字時泰尙蕭皇妹長公主公主早薨以不應元文命忤旨放歸崑山傲數椽以居蕭然閒遠陸伯載贈公歌有云三江九嶺恣遊歷胸中夙有烟霞癖揮毫酒酒若飛泉琢句融融疑剖壁此可想其風致矣隆慶改元詔徵還朝薨于位故老相傳公姿貌中常選尙之日賜宴內廷一時公卿子弟咸自矜持公獨飲啖如常太后謂是能食天祿者遂得尙主此與右軍坦腹相類故終爲戚畹名臣

雙林筆談

卷二

七

附錄八山疊翠詩 遊蘇州半山寺

山疑寶滄

山世擁閭畫浪

山塘歸已閤苑作漁

山隔半心樂忘樓村莊歌

山遠光百千三城題留侑

山映峰四蘇舊榻醉

山里近廟禪新

山堂竹絲

包山疊翠詩 遊西山靈光寺

山山鏡隨

山盡映照鏡身

山神遊是色服如不

山異有四季春山山光貪

山靈鄰後山都山山歸世

山擇前訪野慕是俗

山徧外至因尋

山人樂真

某棧火包房無恙也某與邑之某某等所謂六賊者謀以包物潛運于郡典城門為之夜開遂誑報

巢林筆談

卷二

六

包火時某尹新蒞崑同新邑趙侯往勘包與棧相距甚遠而尹不察也趙侯以典既隸崑不欲顯斥同官有雷神巧火神更巧之諷尹亦若為弗聞也者竟准其報且議所以償之者甚微月朔行香士民譁于學官者不下數千人尹慙甚即揭倍償朱示于典門眾乃散尹反即改其前令其有理論于典者輒以嚴法繩之無何有房主以包房賃券呈上官請按驗其處上官始悉其詐委員覆勘又有從中力庇者奸不得發崑故貧邑民間衣飾半在質庫一没入則冬無綿夏無帳者比比更有借人

質物索償不得致無計自裁者嗟乎奸商饕利固

不足論司牧者亦復忍為之耶其後六賊相繼遭

事或病死尹亦以賊敗而某典之在郡城者復大

火燒其所積珍寶無算云

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于何時及閱

方奉常集云幼時見簡帖祇書某人拜後則係以

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弘治以前猶無此稱創

此者陋矣門生之稱已久汪國楠出楊給事東明

之門東明却其所投門生刺而令稱晚學謂為主

求賢不敢借為私交楊公可謂識體

巢林筆談

卷二

九

戰陣殺戮萬不獲已試演于無事之日而必殺人以肅軍政豈舍此別無肅軍之法乎孫武之斬姬穰苴之誅賈均無取焉嘗疑李令伯少事偽朝句有誤按舊本作荒字蓋言黃皓等荒亂朝政也邑傳何趾協先生生攝冥王始亦甚秘後稍洩人或叩之多述因果以警世言一夜聽事有二人披獸皮至視之皆鄉宦且係故交乃大驚私欲拯之而內熱甚因問能念佛否皆搖頭叫嗥去蓋一犬一虎云噫彼所謂虎與犬者詎不謂富貴可常保

不早自覺悟懺悔前非死而宛轉于冥殿欲一稱佛號而不得悲夫人獸之關幾希可不戒哉

叔母王安人有至性庚申夏於其姑唐太君之病殫心侍奉盛暑不懈已而稱疾者浹旬蓋以醫藥罔效不得已而到醫療治負創方深第不欲使人聞故托疾以自晦耳無何太君以高年不治而侍安人者稍稍得露其實謂及今刀痕猶隱隱安人終不欲自明也予嘗論古今來純孝之行所最難言者子之於後母婦之於舅姑耳素無屬毛離裏之愛推父之恩因夫之義禮雖不殺于所生情終

與林筆談

卷二

三

有差于罔極又况撫之者之未必盡同已出乎若安人之孝於其姑不迺出尋常萬萬者哉焯故誌之以風世之為人子為人婦者

今人以屋宇不掃除不整頓或任人出入謂之百客堂昔沈啟南名盛客衆嘗造百客堂百客堂之稱俗失其義矣

馬鞍山翠微之上有壓雲軒軒旁有小栢數株邑士胡清嘗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才手不獨青青保茂寒後有視漕浙中者遊山愛此詩訪知胡爲貧士厚遺之而

去此公可謂憐才惜不得其姓名

袁文榮極愛王百穀紫牡丹詩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句謂館閣諸公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否愚以此十四字亦誰不能道乃知士遇知已正不必高山絕調也

曲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但云非有見焉弗與爲友可而必別之以寡婦之子何歟與其子友而致嫌于其母之寡非君子之言也註好色二字尤薄

寡婦不夜哭亦非情理

與林筆談

卷二

三

朱韞斯談娶同姓欲去其婦名流多勸止之欲取證于古之娶同姓而無傷者一時莫之應吳志伊獨曰王沉與王基聯姻劉疇與劉嘏爲婚緣非同原也前輩博洽如此

顧文康喜奕因卓爲枰冒以牛革名鼓枰每落子填然有聲公自言飽食後尤宜創制新異然亦從竹樓記宜圍碁二句來

練川陳迪賢以勇健著里中壬子大水嘉民號于縣治時縣尹江方遠迪賢從外來諭衆毋譁衆稍退江問爲誰對曰武生某江以一武生遂能歷

衆意指使卽其人也收掠取服竟斃于獄其實與賢無與嗚呼冤矣

袁緯菴嘗於月夜肩輿過街適有演劇者金鼓喧震一輿夫自語云如此良夜何不唱套楚江情覺得清趣耶袁卽命停輿從者莫解其故袁出輿向輿夫拜手曰知己蓋西樓記袁得意筆也

巢林筆談卷二終

巢林筆談

卷二

三

巢林筆談卷三

崑山龔煒巢林著

將以繼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姻之典不綦重乎門楣求其稱婿婦惟其賢財帛抑末矣吳俗風氣日下男計奩資女索聘財甚有寫定草帖然後締姻者于是禮書竟同文券褻甚矣且一重利則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不亦羞族黨而壞禮節乎

上澣中澣下澣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也只應直省中人用之今人不解其義通作上中下旬用誤矣

巢林筆談

卷三

一

章邱華鰲工繪事每畫輒詠自題空塵詩畫人目爲華空塵

內兄王廓如竟卒于金陵之邸舍慘矣哀哉其初到時猶強步晤予予視其神色甚訝之謂曰君似負疾遠過不致勞乎答曰吾散悶耳因扶至樓上敘數語便氣喘固知其病已深矣而不料其如是速也廓如爲人厚重無貴介氣善士也

曩在金陵忽海虞王柳南來報云今秋領解是淮上周白民果爾則一榜生色予問何以先知曰人

言籍籍矣已榜發白民又落清真之不利場壁白民豈不知之但題目到手終不肯為之詭遇耳是科太倉中式七人却有幾名允入回毡則閱文者又不盡河漢也辛酉榜後筆

予有姑適徐氏者待字最久其在家時頗近風雅嘗栽菊數本列西齋潔酒治殺觴王父于花前先君作詩記其事焯和詩有花到晚榮應更好句先君謂語關兩意以俟後徵不數年先君棄去王父奄逝姑亦不復留人間世矣晚榮之徵竟成虛語每見菊花盛開輒生悲感

稗林筆談

卷三

二

明時有官行人者過龍西溪覓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門籍者京朝官例書名簿置長安門有病則注明其下免朝參謂之註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楚差將避之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况尊公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避何為者行人曰不然聞吏部將選科道承此差恐不得與避之則同官楊子山當行西溪曰然則聽子行人竟稱病註門籍吏部違開選乍告病者不得出楊以應選擢天垣行人大悔恨此可為詭避陰謀者戒
火居道士之稱今人不解火字義謂必土字之誤

嘗見鄭氏雜說載廣東僧人有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斷

葉官式大父白泉父二泉並以詩文書法負時望宮式以聲色破家誰復知其能詩者予猶記其蓑衣詩云漢家物色荒江上把換羊裘便莫知又樵徑落葉云松風吹去擔頭輕思致甚曲而饒有清韻

王逸田出所藏書畫示予予固未能辨其真贋就其所稱右軍手蹟不覺啞然笑王書雖古本墨刻亦不易觀乃以牙籤玉軸裝潢華整遂噴噴自信

稗林筆談

卷三

三

其真而亦知曇曠之鵝當時已傳其贗耶雖然受得百款或冀一真此却不得風雅
永明入緬輔臣馬吉翔等猶於中秋夜飲妃弟王維恭邸時有歌妓黎維新年且老矣吉翔強之為梨園舞維新泣曰今何等時耶而猶作此醜態吉翔怒而鞭之永明之有吉翔猶福王之有士英二馬遜此妓遠矣
明弘治十一年顧文康大魁嘗夢人謂曰汝後崑山狀元姓陸至本朝順治己亥徐公立齋榜姓始驗

讀立齋公章疏自是顧文康以上人其爲殿撰時
被召有句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
長洲韓宗伯謂公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於此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從人醉爭道撒轎于路旁闕
急燈滅倉皇誤昇旣成禮人衆辭去彼此不知也
翌日兩家探信相視漠然乃大驚鳴縣縣尹以婚
已成雖誤因之便杖責驕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
奮資亦兩不相下云

或問予夢航與瓶菴行詣孰優予曰大舅氏高簡
淡素杜門三十年念佛讀書外無餘事盡之上九

巢林筆談

卷三

四

當之矣二舅氏積學有行其一國之善士歟又問
二翁皆早謝青衿虔奉瞿曇悟道孰深予曰各有
其累大舅氏欲障未除晚年猶蓄一婢然於世緣
甚淡根株易拔二舅氏氣性太勝氣勝則查滓日
生清虛日遠曰瓶菴書經五大部其功不更偉乎
予曰此福因耳何關至道

松江王氏其先某翁以訓蒙爲業廉介有守一外
省學徒巡按江蘇以多金酬師翁不受但囑其疏
減浮賦里人德之有餽其生鵝者固却不得留之
人疑翁有義癖爭遺鵝池爲之滿後人題其處曰

放鵝庄子孫世顯貴至于今不衰

燕太子丹遣荆軻受命不固辭皆大失計無論
軻刺難成卽幸而殺秦王秦豈無復仇之舉見陵
之患未見息也誠聽鞠武南連北構之說而用智
深慮沉之田光敢死之荆軻疾仇之樊將軍與燕
一切勇壯之士憤兵一戰事未可知計不出此而
乃爲倖險之謀英豪屠盡身死國滅豈不惜哉
葛孺初先生在吳郡飲一士夫家席間有女妓行
酒每至前正襟危坐如對大賓不知其爲妓也史
稱許散愁爲純儒先生殆過之

巢林筆談

卷三

五

錫山有秦先生者嘗應試江寧舟遇將軍眷屬生
短視溺于鷄首而不及避兵衆競歐之生拳捷落
數人于水衆號主者主者皆叱去至生訴則曰君
以書生能武壯哉本欲治軍罪飽君尊拳够矣本
軍願進一言賓興大事也今日幸遇罷兵耳脫逢
敵手格鬪致傷我卽重懲之無及矣後當慎諸生
深感其言其後館一富商家有羣盜來劫盜知其
家先生能先欲除之排館門入槍棍亂下時館中
無器械生不得已左右捉胡牀抵之呼聲徹內外
其徒素受武藝于生者聞變出救生已攔盜棍夾

攻之盜乃退明且出視血流滿地器物塗粉而生但覺兩腕無力云

孟子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曰利之孟子稱仁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溫公謂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其對梁王與言之人異耳思意對梁王正宜如子思之言順導之

滕文公三代以後有數賢君與孟子投契甚深井田之法意在必行雖則許行陳相胡亂一番以文公之賢必不因此而阻其盛舉特以國勢岌岌無暇及此耳試觀問于齊楚三章孟子亦無從措手

卷三

六

只教其為善死守存亡聽天而已處七雄之世弱小如滕雖有湯武亦未如之何矣

五霸論才則宋襄最庸論德則晉文最下功皆不及齊桓而私心獨喜楚莊溫潤而能納諫

何棻音元英與張祖望網友善人以張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傲慢非美德較便佞差勝耳身為貴官能於便佞中喜傲慢其人却可喜

賊臣至秦檜士無賢不肖再沒個寬解他而邱瓊山警說獨稱其有造宋功

歐陽率更貌寢似猴友人作詩戲之好事者遂妄作白猿傳斯不亦可笑之甚乎相傳王文恪之父漂海遇猩猩偶而生公後父得流航孳公以歸公貴為作望母臺其說誕甚殆亦白猿之類歟

癸亥秋八月初二日為繼外姑陸夫人五十設饗之辰孝廉君述裕預修綺綵燈屏之飾工糜數月至是盛供帳設宴樂為夫人舞班進祝于時州大夫及縉紳士相繼稱觴歡宴連旬工歌不絕誠盛舉也且盡孝道也雖然物力維艱若稍從儉約未必非夫人意

卷三

七

與東庄王處士敘於靜寧軒子雅重之渠亦賞予于物外子贈以詩有云鄙懷怕薰灼結想在清真落落殊難合歛然見古人以古人目東庄非虛譽也東庄工畫為司農公高弟

庚申三月予寄內詩云小樓連夜雨霏微寒食清明且過矣壬戌之春則有輕破羅浮夢緩歸陌上花之句皆以其久歸而未即返也今屆中秋同在婁東時秋香盈座明月方高與諸內弟閒步空庭談諧歡暢復賦詩有云廣寒許我清輝共却被簾旌隔幾重邠邠謂予中年伉儷猶種情乃爾予曰

此而不用我情我烏乎用我情

予作花月詩酒吟效連珠回文體中有綠浮杯影
月篩花句內常誦之謂不減亂點餘花吐碧衫雖
不免刻畫唐突然亦具見其有雅致

太倉公之生母沈太夫人本農家女先是奉常先
生夢一綠龍赭其爪蟠於庭柱覺而異之尋有輪
租者挈一幼女至綠衣紅袖繞柱如龍狀先生感
夢留意及笄而後納之遂生相國

李學憲在楚中於五月十三日祀關聖赫日蒸炎
少頃陣起李對衆賓曰俄而風雲變色有一幕友
與主不決將辭去時亦在座倒接手扳曰所以炎

涼異態

况公百律爲主政時朝鼓徹禮部將移文造鼓而
難於措訶公奮筆曰緊細密釘晴雨同聲同曹科
目出身者皆嘆服

今人治喪大書祇頌三拜及更衣等字愚以爲皆
非禮也夫禮自卑尊人豈有示人更衣而拜且以
槩之尊且貴者乎卽上香獻爵亦無自設唱贊之
體

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曹

妙清硯也其名艷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江右李荆山秩滿歸省迂道數百里存我於荒墅
何情之厚也

施凌雲以翠步潮生乳麓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
樓黃九烟夢讀採茶賦得此三句不知前人有是
語否若憑空得此大奇

戾太子寃死漢武已是不明至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其時曾孫在內不卽開釋以覘其氣
度而乃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
殺之幸丙吉拒使得免不然不特戾太子無遺種

元平以後中興乏主漢祚不幾絕乎而世猶以英
主目之哉

霍宣成定燕王上官之亂成於昭帝之英明昌邑
之廢贊於田延年之勇決宣帝之立丙少卿有力
焉然卒不捨其元功者以其能不自用耳其後霍
顯弒后猶豫不忍發舉禹山雲大橫卒以滅宗其
才識不如秬侯遠甚

遇事張皇則中無定主魏武臨陣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是絕大本領

杭守王公諱臨亨萬歷進士生三子長志堅登進

士仕至僉憲次志長志慶皆舉人世號一鳳三雛
志長之孫編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
司寇兄弟三人皆鼎甲五子俱登第皆我崑盛事
也後以約花溪兩公繼沒王編修於廣座中嘆曰
五子登科二顆已枯時五知在坐即應曰一鳳三
雛二雛已殂蓋編修已喪二子故云

我崑一姓而異派者莫多於朱張俗云七張八朱
又帶戴葉黃王果顧李不如一大葶薺徐譚語耳

於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無聞人嘉靖萬歷間
間有科第亦不顯志稱儒家者有六其隸崑最舊

歸林野談

卷三

十

者也

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恩鎖臺置離思碑有
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
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元末雲林金粟家並豐
贍都以詩文書畫領袖風雅而萬三則羣指為富
人耳誰復知其能文者

鬼神可敬不可褻世俗則以褻為敬焉往時見神
廟有參謁迎送之儀以為失事神之體今更有搢
象入簾之事矣設櫃收錢神廟舊規今更有昇神
聯會者矣賽會祇有旗牌等官今更設中軍里中

有有興者整頓儀仗頂帶綠服先期公坐揚揚自
得直是以神為戲耳

方矯亭先生儒而闢佛者也托生之說肇於佛氏
儒者不道然先生自言前世為富家兒年可五六
歲思之泣下又何說歟嘗見鄒元敬載考亭曾請
業紫府真人真人謂其不誠拒之愚以考亭必不
爾傳之者妄也然儒者與二氏正不必闢王敬美
云陰用其實而揚詆其名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
俱恥之

歸林野談

卷三

二

名也近來制義之宗斷推金壇然不免入者主之
矣

有沈矮子者以星術供奉 內庭 賜官序班每
承 命步不能趨常滾至 上前甚溜可謂工於
用短

徐相國之喪有一友王姓者飭工為楷何陳二翁
治賓客時人戲撰一對云九姐側身登匠事三翁
成對沒階趨二翁皆行三九姐則王之綽號也
僧家曲徑通幽處正恐不獨花木深也愚意當盡
壞之易以軒敞禪房為我佛洗滌香界即道觀亦

然

隴西有一雕刻玉人長三寸許枕囊酣臥肖畢吏部也玉質瑩淨一甕紅如寶石有人以千金購去又有一瑪瑙杯旁隱紅日酒注日落光溶溶如浴然名海天落照先夫人少時曾見一玉關帝赤面白身相傳爲柴氏之物王石園家有十二生少皆良玉雕琢中有一馬五色斑斕隨其形飾而雕之真異寶也先夫人有一玉器上下合榫如磨形或稱同心結徑圍三寸餘膩如浮筠決非漢以後物先君沒祇存空匣不知落何人手可勝嘆惜

巢林筆談

卷三

三

先曾祖遺一投壺瓶下鑄玉山草堂字特珍之管子臥名利者寫生危言息其名利之心則無危生之累若竟云息名利者無生危便不見古趣矣淮南子欲穴之心忘於中則饑虎可尾欲穴言戀其軀也二字亦奇特

明神宗一日御講畢語江陵相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生母慈聖也居正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仁聖帝嫡母此爲引君當道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迄今惟外祖之後尚世守其業前年廳事幾壞貫一撤而治之

百餘年之故物復光而幼時嬉戲之地依然如昨可喜也後堂稍一因循遂不支雖然祖宗之業子孫守之不墜固可慶幸不得已而腐敗摧折猶愈於轉售他人增彼此之感也

周文襄撫吳吳民百世尸祝獨其與王振周旋士林病之然其間有不可不辯者如振宅新成公遣以剪絨毯一切地方事宜令毋掣肘公之籠絡小人理或有之至謂錢御史昕抄沒振家金觀音像背有孝孫周忱拜奉字樣無論必無是理即有之其中豈無委折愚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爲鑄金

巢林筆談

卷三

三

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偵知假官闖旨取去耳不然天下寶物何限而必遣以佛像且孝孫何稱而施之奸闖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阮亭不察遂謂其不惜名節卽有功業亦不足重過矣

周文襄公初至崑甫登岸怒杖一人廣文朱先生冕叱隸止杖白公請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已問冕何故對曰憲臺下車瞻觀所係因怒傷人恐累盛德公謝焉公與先生都無勢位在其意中故能陳納如此

尹直與羣僚審囚朝堂有殺妻擬大辟者直曰人

以無子娶妾遭妻悍歐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長氣矣此據一面之詞耳既稱其妻歐妾至死不於妾死時控告擅自殺妻於法無赦理若恐妬婦長氣獨不慮寵妾凌妻者之長智乎尹固劣相不足道一時翕然矜釋竟無有駁及此者何也

天子詔四子言志原在酬知春風沂水却是所問非所對而一片化機流溢不覺深契聖心喟然歎與點固高曠亦不得以事為薄三子下節許三子是此章本義

吳縣書談

卷三

四

嵇侍中不必仕晉既仕晉不可無蕩陰之節讀王褒傳如慙

歸元恭先生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註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註北平都督僉事又題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徐司寇公於鄉里甚謙下有一老諸生過其輿公短視未及下隨以名帖致意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而信義不可不講嘗見有向人稱貸者始未嘗不和顏異語及期而不索可以相安於無言或其人亦有所需稍一促則反面諱

語信義之謂何故有善諾者謂欲假貸當先圖一像來以候他日對照又曰不諾則一怪諾則千怪可謂深識世情者矣然使其借也果用于正其逋也果綿于力信雖失於義不大傷如之何其没人膏血供已泥沙用也

昔瓶菴舅氏嘗作開河攤荒諸說指陳侃侃言即不行亦使長吏知士林猶有公言今無其人

麓臺先生以函妙天下一時受業者多極意臨摹惟恐不似東莊於及門中稱高足公問汝意云何答曰正患其太似耳公拍案欣賞曰得之矣

吳縣書談

卷三

五

楊文貞公士奇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識其名後崑令羅永年以事詣京謁公公詢及昉羅茫無以對公曰士人尚不知耶羅慙甚尋有詔舉經明行修上羅即以屈應楊公之留意人才不待言即羅亦可謂善補過者

澹歸禪師上孔定南書請葬瞿留守稼軒張監軍別山諱同做居正孫其畧曰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

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歸道實同源其立言最為得體宜定南之樂從也師俗

姓金名堡崇正庚辰進士永明王時任兵科杖戍後剃度爲僧

虞山與合肥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處亦同而柳妓與顧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專寵同其妖蠱亦同是夫是婦總不足當童夫人一笑

凡物之底深者皆可稱腎今人用之必笑考工記栗氏爲量其腎一寸言底深一寸也

曾王父至北莊偶見一繫蹄繩手洗之先妣問何用口以縛豆棚可乎已而語人曰吾豈一繩之惜

巢林筆談

卷三

六

哉新婦初做家使知天下無棄物耳北莊先君舊居

東坡月黑看湖光升菴更深看新月俱於人所不到處得妙境至以玉塔咏月以銀船咏新月亦非兩公不能創此新語

南翔有一富翁甚吝嘗患瘧或謂瘧有鬼盍飼之翁以二錢取辦蓋烟一酒一紙一云已轉劇人咎其慢鬼翁曰任取命去不更爲汝所賣矣有一內親詣翁談次作須烟狀翁悟曰近有烟買償所負可供君翁入客從門間窺之所貯不下數十箱翁

憑高指一箱解包撮少許旋縛如初以授客恰一筒耳既娶媳謂其婦曰吾與若辛苦久晨當厚奉有見其用簿者特添糕錢各一焉翁死子爲政不數月費萬金子死婦更豪奢每出必飾舟輿多侍從金珠綺縠之華甲于豪貴見者皆曰不有此翁焉有此媳

蔡林屋善易自號易洞嘗置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整衣冠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癡態中亦自饒韻趣

外王父莘伍公於徐司寇公爲從甥舅而外王母

巢林筆談

卷三

七

又司寇從兄女也且連楹以居苟非吉凶大禮不數往時有一孝廉之父喜附貴人或詣孝廉不值父必曰在尙書第卒之孝廉亦不常在徐也

婦人稱夫曰良人本毛詩儀禮勝社良席在東則又祇稱一良字古文省字如此

張桓侯禮服孟起義釋嚴顏俱是大有學問人作用其書法銘於刁斗文集傳於藝林風雅又如此此關張之所以並稱也不然明經好學如解州肯與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驥白橫矛寫一時勇態失却大賢本色矣

讀趙常山別傳始末皆具大臣器量目為虎將屈哉

劉後主父昭烈而子北地武侯盡瘁於前姜伯約諸葛思遠効忠於後卒誤于陳祗黃皓譙周諸人為面縛與櫬之事辱祖宗而負忠良猶覩然以安樂為魏晉寓公其甚于叔寶之全無心肝者哉譙周既明數學胡不入山晦迹而與人家國亡國之罪浮于黃皓

甲子秋七月借內弟郝選桓重赴省抵丹陽舍舟從陸與桓重行歌互答雜以鄰鄰之聲道旁有竊

蘇林筆談

卷三

六

笑者將近省城山色甚佳輒下車却行

酣臥秦淮寓中醒來日熒熒上牕矣郝選指牕謂予曰此日影也又湖光也映牕而摇曳也能以一句括之否予應聲云半牕秋日轉波紋桓重譽予層層俱到妙在一轉字

夜泊燕子磯聞隣舟有吟詩者酸腔聒耳桓重謂予當歌以亂之遂申喉發調予吹笛以和風濤鏘激不復聞隣舟吟哦聲矣

廿年制義拋却半生有用工夫三黜鄉闈落得九冊無名敗紙倪鴻寶先生云熊狼之罍柔繩何時

出力乎精氣消磨予亦不能復事帖括矣甲子冬日書落卷後

辛亥之夏王介亭先生過舍見予少時時藝亟賞之謂循此做去可冠秋闈及見近作喟然曰子名心熱矣何乃似丙午以後墨耶近來兩科頗憶先生之言稍規先正終亦無用然文章正的先生自不爽也

公孫述將帝蜀夢人語曰八子系十二為期覺請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況十二乎二十一史中無貪作皇后如述妻者梁

蘇林筆談

卷三

九

朱溫妻張后見朱瑾妻被逼謂曰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有慄慄危懼之思才見明識

邑有一跛隸家甚裕嘗邀一鄉宦賞菊士林猶作詩諷之邇來胥勢益張宦族日貧屈節相往來者比比矣蓋始見則怪久習不異非獨其人恬之即旁觀亦以為固然矣方奉常云士大夫固不可以富貴驕其鄉里亦不得以名器混於市井市井且不可况胥隸乎

陰符經三百言唐荆川先生敘之力闢譚兵養生家言謂聖人垂世之文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五

賊之說千條萬貫畢具非大聖人判元黃於混沌
正蒙否於乾坤隻字不能道蓋深信其為軒轅書
而若有心得者然予讀之不得其微奧復取湯臨
川先生解讀之義卒不明天隨子詩云曾亦愛兩
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代皆
胚渾數語實獲我心

素書六編語語切要而詞旨較陰符亦易明了真
聖賢經世之書也其稱太公兵法蓋黃石公逆知
天下將亂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動其欣
賞兵法不出於太公不足以堅其誦讀故假托以

巢林筆談

卷三

三

授子房耳此書即黃石所著無疑

友輩中虛而能受者無如王叔武叔武文極為葛
章按表兄所賞固邑人士之表表者其課篇姪時
每作文必下問予輒以已意增損不自知其有當
否也已姪語予先生每見改本不厭數回讀予感
其虛受不覺愧自內生益思自勵乃知虛之一字
并能益人叔武亦我師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字註我之今
日最惺如曾子少吾子四十六歲一貫之悟年未
及壯積學至老想亦去聖不遠四十五十無聞不

足畏只警策後生語不是到四十五十便奮發也
没用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大失學者何可竟灰此
念

白魚段在邑之西南距城不數里相傳張氏據吳
時為幸姬構園亭於此今蓮河浜即其池也而前
誌多不載何歟蓋兵火之後館宇烟沉村墟寥落
二三野人莫有知文字者遂使佳麗之地湮沒不
傳耳自葛嶺節陳刑部墓於斯而陸翁承李完素
復以文學交名流白魚段之名稍稍見於雜集顧
白魚之義未詳按白魚狀似鯉出海中此何以稱

巢林筆談

卷三

三

焉豈以偽吳嘗駐蹕附會白魚之瑞耶古有段谷
段溪水鄉之稱段或以此抑亦有分段之義而形
諸筆墨見之題咏則又稱白澗或澗溪以其水源
大澗浦而名之然於白義何取乎稱澗溪者近是
溪有七十二澗最著者有鶴嘴鶴頸堯仁花瓶之
名其水清冽頗有秀色東港為石家堰西港為陸
家灣此溪之界也亦不知因何人得名予家舊居
麗澤門有麗澤書屋毀於兵燹先曾祖西圃公始
卜築於此見夫瘠田茅舍猶然一寥落村墟也為
之築圩岸濬袁河願以服田力穡敦以孝友睦婣

於是地沃俗淳於諸村中稱仁里焉數十年來
國家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安耕鑿而不擾忘 帝
力於何有村中氣色日新視昔日之卉木池臺僅
誇美麗者不大相懸絕哉書之以補前誌之闕

巢林筆談卷三終

巢林筆談卷四

崑山龔煒巢林著

乾隆十年 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
與民休息 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 上嗣服以
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 天庾水
患偶乘動支 國帑天地猶有憾 皇仁蒞以加
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
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于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
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祇有清香一
炷禱祝上蒼惟 皇子子孫孫永保民

巢林筆談

卷四

一

孔子世家載晏子沮封之語儒者滑稽不可軌法
倨傲不可為下崇喪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
可為國按語氣不似晏子試觀左傳所載及孟子
所引其對君稱說引古今皆合體要何至詆儒若
是或是戰國人偽撰太史公撰據故實亦儘有此
種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
士士貴者老此仲長統昌言論中語也留心詮叙
者當味此

妹倩李天柱進香元妙觀子亦附辨香登彌羅寶

閣禮拜畢臨牕四望憶王虹友先生詩云中天星
斗懸牕戶下界乾坤小市朝傑句也天柱幼孤今
年三十餘矣祈嗣甚切予以天柱爲人長厚妹亦
好善天必有以報之無用傍徨也曾於其建醮時
代作一疏中一聯云滌滲奉晨夕有缺慈親弄孫
之歡俎豆祀春秋尙虛王父爲尸之願見者稱其
誠懇

先君諸事謹慎於場事尤小心考具必親檢點猶
恐有戲之者遺以片紙必搜括再三然後入去歲
在金陵與友輩談及懷挾者爲述先人謹慎狀衆

巢林筆談

卷四

三

頗笑之尋聞北闈以此獲罪者甚多須信過慎之
非迂

宜興周啟嵩立五其始顴削頤遍面稿色蓋薄相
也年踰三十猶困小試一夜偶宿南城外夢一雉
冠絳衣者易其頭去其龐頤改舊觀又夢一白鬚
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滌其臟腑而復納之祝
曰清虛似鏡自是文思日進尋登第入詞林嘗見
笠翁著柰何天有變形使者戲文耳世竟有符此
者大奇

予先世多潛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爲神迄

今猶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數十位
故世傳龔氏多神有邑子以細故與先曾祖西圃
公爭論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負宦族詎公曰爾
祖宗不過多幾個雕塑者耳公曰鄉先生沒而可
祭于社以視當時則榮者何如

真義舊有銀杏樹蔭下可布數十席始祖遇仙公
手植也公諱猗仕宋爲殿中侍御史以忤賊檜高
隱道遇一異人授以枯枝曰枝生處定居行至真
義植之枯枝果生乃銀杏也遂家焉世稱公爲遇
仙公目其樹爲遇仙樹事載中吳紀聞

巢林筆談

卷四

三

我宗自靜軒公理以名藩謚清惠世有廉吏如海
峰公瑾之令閩清攬齋公承恩之判漢陽鳴梧公
起鳳之令杞子孫皆貧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
爲清視龔卿之語張元長先生曰此其爲龔氏之
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謂廉吏安可爲也悲
夫先生作崑山人物傳於我宗獨多皆極詠歎淫
泆之致

姚夫人仲淑之婢名墨池蓋夫人善畫竹其宜于
墨之淡者俾受筆而口退其墨故名

國有四民農工賈皆自食其力士則取給于三者

得食較逸然舌耕筆畦短褐不完往往視三者爲更苦

婁東某太學本富室子曰與諸貴馳聲鶩色家漸落鬱鬱不得志至自縊死或云遇祟予以祟者心之所名彼既不得于中切切自期一死鬼遂得以乘之豈真有所冤抑不釋耶假使其不爲習俗所染性或輕財而正用之則慷慨好施豈不亦婁東一偉士哉雖死生有數亦何至自戕其命子與某有親誼見其伉爽有情美質也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於此有深惜焉

吳林筆談

卷四

四

漕政關國民米色不容不計而橫征在所必懲往時吏緣爲奸官分其橐正數外有加頭斛見時有浮面多寡視乎強弱勦措在於篩擗糧憲以下名爲稽察實屬具文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數輩攻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賈禍自三韓尹公制兩江周知其弊大爲振飭一切需索浮攤之弊洗滌無餘十餘年來奉行不怠省民間之物力可勝數哉淮南子親母爲其子治疔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出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此與樓緩對趙王引公甫文

伯母同漢人文字猶近戰國

乙丑歲之臘月初八日葬考妣于溪南祖塋之穆位時值嚴冬天氣和暖操版築者便於赴功咸謂我考妣盛德所致嗚呼泉壤已封靈輻不返長依祖禰之體魄永絕不肖之晨昏痛哉痛哉既葬兄炳建祠堂于節母祠後望松楸其非遠庶靈爽之式憑

魏文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吳王又以紙寫一通與張子布高貴目裴秀爲儒林丈人王沉爲文籍先生事並風雅然身爲帝王而處極亂之世

吳林筆談

卷四

五

尚狂書生習氣寧有遠模大畧

虞山王某以畫得盛名其始則婁東王奉常先生成之也先生故多藏畫有古畫一卷是其所最珍重者某居先生家久見之已游時貴金太傅門洩其畫金遺書借觀實欲取之也先生遲疑欲不與彼方怙侈與之則累世重寶一朝輕棄誼不忍心知某獻媚猶以舊門下必不深辨爲臨摹遺之金得畫大喜而某則辨其新舊筆蹟曰此烟翁臨本也金怒書以誚先生先生不懌者累月作詩遺案問後某至見詩大慙先生敘寒暄如舊

譚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詩書課其子而於榮進甚
淡每於諸子下第輒置酒勞之曰此自有定分我
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偶閱至此于心有感戚焉少
時試于學使者已得復失殊怏怏先妣和顏慰之
曰學求在我者耳小挫乃尔介意耶正與魏語相
類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觸斯感覺一時慰藉之
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訓其可傳于後
者何可勝道哉

周太翁安士作江南財賦考於民生有益其子植
成進士人多歸美其父

巢林筆談

卷四

六

北園在馬鞍之陰因山爲屏疏泉爲沼有卉木亭
臺之勝無闕闢蒼塵之擾 聖祖南巡常 駐蹕
于斯 御書天光雲影顏其堂非獨東海隆遇蓋
亦我邑盛事也予生晚不及覩 車駕巡遊之盛
然自少至壯每至山間輒往遊焉園丁猶必索錢
然後入後以登萊負帑入官卽時拆賣我邑故貧
士大夫旣無力以售此園而官斯土者又乏柳州
公之雅興園之不保夫又何尤尋有買其地以葬
枯骨者改爲廣仁園子賦一律寄慨有諸君創此
誠高義不記當年拜 至尊句四方士有問及北

園者實不忍置對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
不能達于有司并不能聞于里黨子嘗留心博採
而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
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
父知父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
充此卽可以言孝

太倉沈白漢先生與顛菴公少友善公登三事先
生以老明經遊京師相與呼字如故近世無此風
矣

巢林筆談

卷四

七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目爲強項令
絕大風力臨死布被覆身家惟大麥數斛其清又
如此范史編入酷吏傳非是

樊英累辟賢良不就其對順帝岩岩不屈可入隱
逸傳不當以方術目之

東漢宦者蔡倫可附文苑良賀可附名臣呂強可
附忠義

境遇何常在於善處惟不逸于有餘乃可安于不
足南翔二妹家夙稱富厚近頗艱難而子不甚憂
者以妹當富厚時亦未嘗一日自暇逸也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于岱廟廟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畢集加以鼓柁游拳飛艘競渡玉簫金管聒逆響于清波翠袖紅粧流采葩于漣漪洵貢俗之所不廢亦有與者所樂觀也王父晚歲頗賴絲竹陶寫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尚幼遊興正狂今當其時况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伯氏以圍棋冠邑中四方善奕者輒過訪有施生襄夏范生西平皆浙中年少與新安程蘭如鼎足莫有出其上者施與范嘗往來子家子不明奕理

東林筆談

卷四

六

而默觀其品襄夏端坐凝思落一子神致悠然范則撫掌稱足以是定二人之優劣

賈子云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名分嚴國法重焉而我邑之狼僕叛奴無憚日甚其故何也一在主之不振一在官之不明處尾大之勢而無欲以持之令即不行于僕顧名而猶有慮焉一利其資則予取予求受其籠絡矣此冠之所以苴履也遇告主之案而按律以治之法先嚴于未審聞風而知所懼焉一居爲貨則抗訐抗辨惟所顛倒矣此履之所以加枕也嗟乎冠苴履義已蕩

然履加枕禍可勝道哉

顧亭林先生嘗言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宜廣集宋元說經諸書無論當否悉貯之先生無書不讀而識力又高宜其爲此說也愚以經衰于闕略亦未始不晦于太廣若無論當否悉貯之正恐識力不定者易誤

先君分校江右得張君文杜卷薦之主司及閱二場卷失一判業已甄拔主司不忍棄置遂錄之夫一字錯誤外簾猶必帖出累累數行閱幾人而不

東林筆談

卷四

九

外舅王律菴先生歌鹿鳴時祈夢于呂祖廟引入一庫中按置封識皆州縣名詳之者俱謂他日必任藩憲後宰豐城以委盤庫卒于南昌邸舍

或問予詩如何可作予曰不知也姑就鄙見論詩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而蔽以一言曰真寫得三字真卽村歌亦成絕調不觀古來謠諺有載之史傳垂之後世者乎然則學可廢乎曰否真是詩之根非學無以殖之須於吟誦時得其真氣味然後下筆時可以發我真性情何謂真氣味神在句外何謂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淺神竭韵粘字呆

都不是真氣味熱中人作高尚富貴性談場匪偽
君子講節義都不是真性情知此始可與言詩
郡人有收取婦女塗飾賣人作婢妾者謂之瘦馬
家蓋以嬌養得名居間謂之白螞蟻言其無縫不
褻也此輩相爲表裏于是買妾者輒往揀擇中意
則昂其價否則猶以零星謂之看錢遂有浮浪者
但辦看錢故作揀擇以恣調趣而瘦馬家往往驅
使螞蟻百端誑騙呈樣者以醜易美隱年者指婦
作女甚有鼓樂送至舟中喜嬪詭言新人害羞且
莫相接而又以遺忘箱籠爲辭登岸脫去受誑者
巢林筆談 卷四 一
方施施自得揭巾諦視乃一冠帶泥神迴顧從人
多散急往其家理論鄰舍皆云昨宵暫賃不知所
往欲鳴官又無指名吞聲忍氣而已刁俗幻變如
此
予於聲歌無所諳獨喜笛音寥亮每當抑鬱無聊
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聲淚與俱垂審音者知
其爲恨人矣今夜風和月瑩闌干靜倚意亦甚適
爲次古詩一二首皆和平之詞而其聲仍不免于
嗚咽何也
歌詩譜從琴中度出寶臣叔得之陶顛若陶受音

律于徐湘州吳中清客莫及也

或謂婦道尚柔剛則必凶愚以爲不然剛有善惡
惡則爲猛爲隘婦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誠是
也善則爲義爲斷節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
盡善也或慈順之不足而流爲暗昧入於陰邪其
害更甚卽如易之歸妹六三與上六不得與于初
二四九之吉而謂婦道之專尚夫柔哉

西田離州城不數里王奉常公別業也大觀雖遜
東園而位置幽雅兼遠眺垂綸之勝壬子大風半
就傾圮近聞川東公頗事修葺勝地可保亦幸事
也
巢林筆談 卷四 七

壬寅七月以府試入郡偶至滄浪茶肆其賣茶者
年可五旬有文氣爲具述黃生員割勢一案脫口
如瀉水心異之叩其鄰云來未幾日亦不知何處
人朱業師謂此必訟師潛跡者郡城具五民肆市
寺觀中定多可疑人

高貴鄉公幸太學講論諸經甚晰獨於垂衣裳一
段問對俱失上古制作原不成一聖人之手大抵
先其所急漸臻大備乃以衣裳有無疑黃帝與義
農化殊迂矣而博士淳于峻對以三皇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用足黃帝時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通時變衣裳之作豈係乎人獸之多寡支離不更甚乎又當時司馬權重上下之分蕩然急宜講者莫如春秋諸經皆講而獨不及此何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王湛有隱德兄子濟常輕之一日見湛剖析易理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噫以濟之雋爽猶且久而後悔而况其他

宋儒以南軒先生之故而進魏公子名賢不知攻

泉林筆談

卷四

三

李忠定殺曲端引檜賊者誰之咎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王郝選桓重率其姪芝庭將往西山便道過予且曰吾次姊櫬歸權厝山足金君羈宦京師甥幼未勝扶櫬莫有為之主者義不敢勞吾子子曰不然為姨也唁君即主矣遂附舟夕發三五佳月斜侵半滄吳歛與譙鼓相間欲寐不成劇談徹曉晚過靈巖霜林夕照紅黃滿山偶一命屐不覺步履廊登琴臺矣俄而烟光收黛仄徑窘步遂扶攜而下明旦至費家河村舍則孺人殯在焉蓋停而未殯

也歸而述之於內垂涕不止因代作挽歌一律以敘其悲傷之意

婁東曹季篋秀羸能文與予交甚歡嘗謂予君不蔡照史事誰屬予曰君終于衿語寧有大史館容得如許輩季篋曰此非予之私君也先王父嘗言之矣蓋季篋之祖鴻儀先生耄而好古季篋曾以拙作塵覽先生惠予佳章極為引重意是臨文獎借耳不謂其平日所論如是我何長被斯譽也益愧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泉林筆談

卷四

三

於其父母乎予也一呼使天下後世為人子者惻然蹙然心骨俱碎

吳中時醫某始以痘科得名漸及大方名益噪負技而驕不多與金錢雖當道或不赴時亦以此受辱服其藥者輒見殺而名不少損蓋小效歸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輕心躁氣不惜以身命嘗者踵相接也既死聞傳其墮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買養之豈以其奚落窮民妄投藥劑致有斯報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羣聚而詆之一如其羣聚而奉之也

予幼時嘗夢與人搏狂叫不止已而聲氣漸微喘若扼吭吾母連呼乃惺惺而格格者累日此亦日間頑放所致嘗登馬鞍山苔徑甚滑爲衆所擠失跌且數丈下有巨石觸之立碎忽覺空中驅向樹間乃止又性粗食易噎噎比長稍加慎遂鮮諸患權載之曰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魔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斃信哉

爲至人作文不具絕頂識力寫不出真面目真精神予讀錢鶴灘先生義勇武安王廟碑不勝躍喜其言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

巢林筆談

卷四

十四

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損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此義閱千百年無人能發一朝揭出自是絕頂識力不愧爲至人作文

吳人稱父爲阿伯是爸字之誤又稱母爲阿媵本音麻訛如埋人子曰稱其父母而竟不知爲何字耶司馬溫公書儀云士人稱父爲阿郎母爲娘子今則稱子與婦矣

曾王父晚歲建大悲閣于書屋之左平旦卽起盥漱禮大士誦金剛經及佛號日以爲常閣亦有勝致憑檻臨流啟窗見山亘以梅竹蓉桂芳香四襲旁有斗室曰洗心外有小軒曰息廬茶竈畢具真跡跌勝地也復營壽藏于溪南構別墅數楹服則扶杖徘徊有司空表聖之風諺云人要日日死得此境甚難或以家累未了爲戀公則七十而傳矣或以子孫不振爲憂公則有孫發科矣時先君已登賢書或以後事未備爲慮公則松楸鬱然矣或以萬業隨身爲懼公則勤苦于前焚修于後矣及耄而終

巢林筆談

卷四

十五

盡除障礙非福德兼備者不及此先安節於方伯公行次甚尊其與方伯書稱賢親相公彥文足下稱賢親服屬稍遠也稱相公尊其位也顧文康嘗受業于嫡姪臨文稱老姪先生蓋亦不以親故貶尊也

金壇周名詩妻徐夫人教其子有云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真名語也徐兩子一上虞令銓一庶常鍾鍾負異才有賢母而不能遵其訓至身名俱喪惜哉聞名詩先已入鄉賢以鍾故黜之死而有知何以面父于泉下

橋李王星元世習傳神總角一別更二十餘年矣
今夏惠顧為予作採藥圖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圖
成栩栩欲活不知畫是我我是畫也

有一生沒其宗女之財女故出家早沒者其人感
腹疾常蠕蠕動焉一日腹中忽作語曰爾負我財
不急為好事不汝貸也語畢痛甚因私祝曰苟捨
我唯命居久之其人怠忘痛如初憶前語為舉一
葬埋公事

積財已非達者而埋金更屬大愚以有用之財廢
置無用雖擁厚貲不免守虜之議以至公之物據
具林筆談 卷四 其

為至私即貽後人亦啟偏頗之釁匪直此也財猶
泉也流則其性違性不祥故有埋積日久為怪為
祟者或又云埋金變水或成白漿又往時里中發
窖者見新遺牛糞氣息蒸然可異然則為富者計
孰若好施與建不朽廉取薄享陰培子孫之福於
無盡哉

肩輿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鄉
位望既尊固當崇以體統不謂僭濫之極至優伶
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常墮 帝鄉之懷欲往而中止者數矣去冬氣冲

病發新年轉劇默坐四十餘日乃瘳會內弟朱麟
桓重來結伴遂欣然九之舟中談諧甚暢未見所
苦抵濟寧舍舟從陸氣益蒸炎弱不受穢至東平
漸漸眩暈見食欲嘔矣宋麟假道臨清臨別黯然
將踰梁山病發車中自度前途尚遠不堪顛頓幸
桓重古誼伴送予歸一月之間兩渡江河生死遷
變不惟自累并以累桓嗟乎何遇之窮也既歸取
前歷試諸艱級阮途誌歷二卷題詞其後自此絕
意名場矣

古人每於幼時得句占識癸巳之春予年十歲塾
梁林筆談 卷四 七

師王崑發先生以燕語微風日命對予對以鶯啼
細雨春句師極賞其工爾時亦不自知其何况也
及今思之不為嚙晴之鶯而為啼雨之鶯境遇迥
迥之兆歟

三叔母朱孺人圭璧其躬冰霜其操竟不及享子
奉待 天旌抱鬱以沒嗚呼悲夫母待字方笄作

配于繼十年伉儷病裡生涯叔犯虛症 事病極苦九載衰麻

喪中度日舅姑及夫 身歷三喪代鞠盡寸心之瘁撫躬無塊
肉之遺可謂生人之至艱未亡之極痛者矣而負
托者又外若任勞陰圖中飽量步菲給反受皺顏

既處境之難堪復逢人之不諒母安得不病病安得不死哉雖然母自少知佛彌留之際猶強起櫛沐辭父母諄諄以念佛爲囑大限方來真如不昧業債脫淨邦超矣於世乎何戀於人乎何尤

李空同先生作雙忠祠碑文言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縱橫行縱橫行則亂賊肆亂賊肆則貞純匿故蘇洵者縱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素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忠臣

巢林筆談

卷四

六

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其論足以扶教維風其文足以砥庸鍼俗卓識大力一空當世作者雙忠祠祀龍逢比干

馬鞍山舊歸顧氏按之邑乘雖無明文然幾百年相沿人無異詞其爲顧氏世業無疑也近有修怨于顧者聳二三人士具呈上憲謂其占據通糧賊賊取利上憲信之斷歸公管刊石著令予於此有盛衰之感焉文康之後子孫世宦山亦藉以培植邑人士惟恐此山之不歸顧氏及其衰也斬鑿弗禁不肖者或因以取利遂使仇家得以藉口奪如

反掌假使顧氏有一二有力者保護此山清其積逋彼雖智亦何所施其技哉既予以可乘之隙而又以赤手空囊與富而多謀者抗訟不敗何待楊誠齋不爲韓侂胄撰南園記甘受擯斥士論高之陸放翁爲韓撰閔古泉記世多譏貶愚以楊公誠高卽放翁閔古泉之作亦不過登覽文字無關重輕也

韓侂胄忠獻後人需權任奸洵屬不肖然其封鄂王奪檜爵頗有善舉卽伐金之役猶是春秋大復仇之義未可盡非也特誤用程松致辱國喪師耳

巢林筆談

卷四

七

函首送金雖其自取然宋亦大傷國體世傳蘇叔黨爲梁師成妻服總麻朱侍郎浚白賈似道書萬拜二公皆執節名臣何至屈辱如此多聞闕疑正在此種

今夕是中秋節矣病侵強歲閱過清時功名之士所爲短氣不佞緣以藏拙亦自不惡但簷溜冷冷月光隱翳絕無佳景一生不知幾度此節似此便可扣除

賭博之風莫甚于今日閭巷小人無論已衣冠之族以之破產失業其甚至于喪身者指不勝屈近

有諸生犯賭一案教官坐贓落職以下褫革擬罪者數人似亦可以少懲矣而沉溺游場者卒無悛心愚謂孽蟲尚可通以意氣人為物靈冥頑一至此耶且盜賊飢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歟數年前隴西有僕馬遵者身受賭害抽刀斷一指自誓于時觀者失色盡謂其能痛改矣乃左創未愈而右執葉子如初

鹿城素稱名邦科第較勝於他邑近甚不振然猶稍稍繼續今閱賢書南北寂然徐北海先生謂馬鞍之有塔如文人之有筆筆頭落矣其何以濟有

皇林筆談

卷四

幸

輕薄者謂塔去頂如葉子中六須子蓋隱諷賭風之盛而文士失職也
一朝之忿逞于一擊固取禍之階然有不平事情亦難禁我吳有兩大快事陸冢宰完為諸生時設方士王臣五人擊奄黨王臣怙寵肆虐拘係諸生抄錄方書完約同袍競擊之幸撫軍王公恕奏列臣罪完等得免五人竟死于毛撫之手快事中又生不平恨不起一鷺而鞭其屍也
邑有一女子既受聘矣以夫家係人奴誓不嫁將娶之夕截髮投尼菴夫家既失婚費力訕于再娶

夫之父遂以憤死今年秋夢女而嚇之曰我將屬汝女驚覺猶意夢為尔耳不足異也是日向午果有大蛇蓋其股女負痛狂走蛇亦昂首尾之若待其斃然一尾以韜斫其頭頭落猶蜿蜿不止火之亦不焚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我不知其出家果不過恥為人奴否何其舅之痛恨若斯也豈前世已有夙愆又加以今生之負聘遂固結而不解散七月十四日晚颶風大作庭樹怒號牖戶如裂夜更數起崑治障牆百餘年來從未傾圮至是塌盡沿海漂沒甚于壬子當事大開倉寶船粟往哺而

皇林筆談

卷四

幸

民情刁惡反傲天災凌官長鎮洋冷侯幾被侵崇川亦屢聞及撫憲至乃止疏聞 上為惻然以崇川被災最悉獨其賦餘命相國高公同督撫兩臺以災之輕重議蠲勿拘常格于是災黎並沐更生之德矣
遠族有僑居苗涇者云水大至老幼互絕同乘一富者之屋三日不得舉火被災前無夜不聞哀號遷徙之聲此其兆也
劉河有一人乘茅屋吹至海中見一大艘燈光熒熒中有一袍帶者儼坐如大官作檢簿狀顧此人

不在數中急放回其人如醉夢順流得達隘曲

一聞賈橐千金生理盡散于災民豪舉也

成都守王恕齋先生以心疾没于智井前後喪四子兩孫何遭厄之酷也予為太原壻得接諸先生風旨中丞公長厚和平獲壽考發于孫天之報之者未艾也成都或不及中丞之度量然聞其任刑曹守成都始終以謹廉自持居鄉不與戶外教子孫以退讓不可謂非賢大夫矣食報如此令人不解意者天道忽近而貴遠歟令似景沂亦誠實諸孫多秀發其必有以光大其烈焉

巢林筆談 卷四 三

妻民有冤鬼臨身者家人許以經懺超薦病人作鬼語曰必得成都王太守誦玉皇經乃解其家以鬼語調請恕齋為誦之果驗恕齋素奉道其經力足以解人之冤而不能自度其厄何也

傳聞虞山出虎吏兵持弓矢逐之不獲崑人相驚以虎至愚以劉昆守弘農虎皆負子渡河今即未能驅之或未必招之使來有謂我崑從無虎患者則否弘治己未有姚某渡吳淞江遇虎以虎足陷淖幸免正德丁卯農人胡山死于虎嘉靖戊戌虎復至足跡遍三四里即吳淞一處虎凡三見事詳

方奉常集

天下無不愛其子之父賤之頑亦緣後妻少子之惑不然父即不慈必無忍死其子之理忤逆之罪何罪乎而敢輕告之哉世之斷斯獄者先究其寵妾後妻之有無而真情自立見矣 時湖北鍾祥縣有高氏告逆事此故書

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蟲猛獸尤不解生人而更有甚于毒蟲猛獸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腦墮人胎斷人肢體慘毒非常前自嘉興發覺鄰郡始嚴緝尋亦怠弛如我吳殺孩一案承審官以首犯

巢林筆談 卷四 三

已斃遂欲寬其餘黨幸蒙大部神明屢次嚴駁臺中亦章論其事 上即命御史覆審終不能窮究根株不知何時得刈盡此類也聞浙中有大紳利其合藥之資陰為護持或未必然果爾則又與于拐子之甚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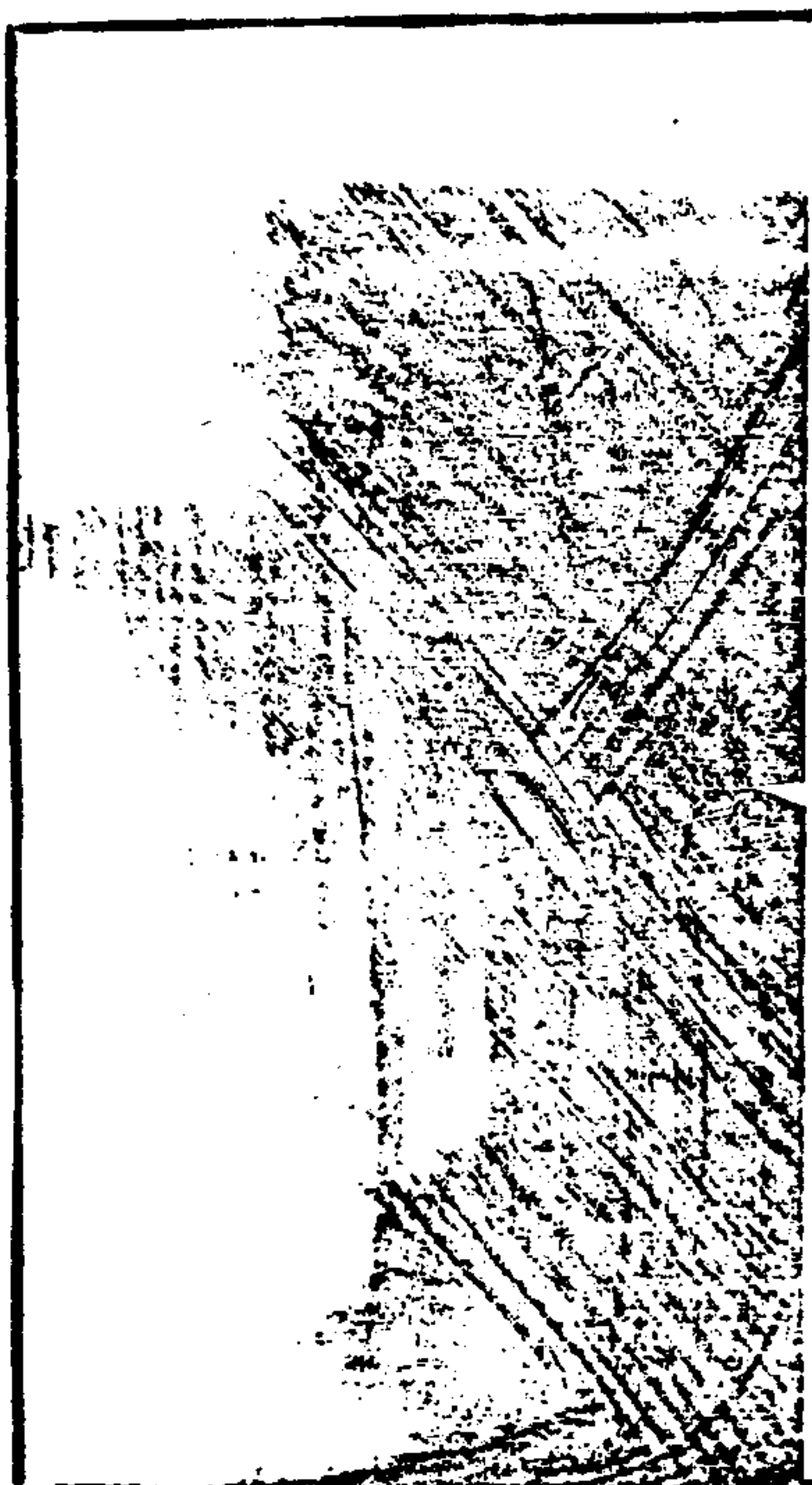
方移周正又旅嘉平青帝侵權花先春發元真失御水不冬凝風自南來輒掩在葵之曜雲行西去并收離畢之光雨滴愁腸燈昏永夜心懷萬端而不寐勉事丹鉛病渝一歲而未瘳怕沾藥石當寒而暖烟出喉吻應歛而舒酥其骨節幸有真師之

妙偈教我安閒 真歇禪師偈云老僧自有安得已安閒法百苦交煎總不妨
祖之神通惺予大夢

巢林筆談卷四終

卷四

詩



巢林筆談卷五

崑山龔煒巢林著

五福首壽每因乎氣之盛衰故世際其盛人多壽考今之以百歲題旌者歲不乏人可謂盛矣即以一家而論亦莫不然先曾祖有德有行動苦造家正氣滋之候故身及子女下而僮僕皆壽曾祖七十八歲祖父八十四歲大祖姑八十歲二祖姑今八十六歲猶無恙也家僮二人皆踰八十吳俗奢靡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

巢林筆談

卷五

十

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為豐長夜流酒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愈無厭心其何以堪我家故貧一絲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貽先君每念前勞自奉極薄釋褐時始有真青皮套留以貽後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鍼治緝沒後幾無裳衣之設思之有餘痛焉今薄產無幾不節若則嗟若何如責之六五猶得終吉乎里中延名優演劇鄉城畢赴予時惡境橫生興致

都盡兀坐小齋風送歡聲入座亦冷冷楚絕因思
樂極之時脫聞壯士悲歌未有不酸鼻流涕樂可
生愁愁亦可轉爲樂茲獨不然何歟始悟樂之入
人淺愁之入人深也俄而大雨傾注步至溪上一
觀見鮮衣華冠者多洗足踉蹌不覺頤爲之解又
悟耳目所感亦分同異蓋耳靜目動靜則心不受
役動則忽然忘懷也反而書之如有所得愁結亦
解時戊辰上巳前一日也

王忠肅公鞠治訟好行贖罪法曰償命無益死者
之家財或足以濟其用愚以爲大不然殺人者死

巢林筆談

卷五

七

其法至當若錢可以貸則富豪益橫且使其妻子
忘大仇而利資用滅絕天理之甚先王明罰教法
以通刑之變金作贖刑蓋指罪之極輕者殺人之
罪何罪而可槩之哉

昔有一富者家饒廩粟時天旱米貴其人左右望
惟恐天之下雨未幾火焚其廩又有以米價問茗
于邑神者自二兩以至三兩連得聖筮又問三兩
以外歎見神怒起卽怖死凡窮貪喪心者未有不
速其殃

閩富人某以好黠起家一日有估客負重賫避雨

舍旁某艷其貲殷勤爲一夕留客以富室亦不疑
醉而殺之取其金人不知也居無何雷擊其禾某
怒發癡訴神于縣縣令亦恍惚若有所憑竟飭差
差違遠不知所出聞空中語曰汝奉命拘審耶我
且至差卽解某赴訊某語侵神差作鬼語曰劫財
殺買屍埋汝家有之乎某色變詞塞令大聲曰天
理昭彰鬼神顯異立往按驗果得屍如生收某致
法王屋元云

郝選述其從弟用廣嘗論予只有兩地可以相處
選則弭筆承明否則碧山紫府點校青瑤矣嗟乎

巢林筆談

卷五

七

聲名不出閭巷焉望清華神魄未離腥羶終虞塵
觸欲避衆喙之噂沓早自憐蝸伏無言不謂世眼
之眩暎忽竟有烏衣垂盼

儒家子弟最忌遊蕩近見兒輩頗銳意作文甚喜
但當時存濂溪先生潛伏之說庶無見獵之憂

相公二字宰輔之稱以之稱士人豈以士人讀書
談道有可以爲相之具不妨過爲期許猶之大台
柱卽端揆之意乎近來郡中至以相公稱優人將
毋以登場搬演亦有爲相之時歟則三旦又可居
焉吳人取笑天下往往有此

曇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誣之誤矣夫神仙之說欺愚易而罔智難飾遠易而誣近難鳳洲先生以絕人之才負天下之望生同里閭苟非信而有徵肯稱弟子浼筆墨噴噴傳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湯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輕薄浮浪者比也還魂之作不過推極夫情之至豈真有所指名哉即使隱有所指安見其為曇陽子而發乎即使為曇陽子而發僑居誤聽之傳奇反足信于同里鉅公之傳記乎而况遂昌必不爲此也吾意牡丹亭之誤人見夫還魂之事

真林筆談

卷五

甲

近乎仙太傅適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謂杜平草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擬議其事以實之負冤二百年莫爲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明初芥視臣僚以非罪冤殺者無算予於魏蘇州觀之獄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聲卽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應有事一經誣奏致賢守才士株連蔓抄雖極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謂何

偶武孟桓眇一目嘗自題瞎牛何居先生致荆門吏目歸居太倉之桃源涇其有取於放牛桃林之義乎

自古慈母非難後母而能慈其前子之爲難也先妣嘗稱方母終恭人之賢其分財也不以已出存私其訓飭也不以前子引嫌不私財猶好名者可勉不引嫌非無我者不能曩見叔母朱孺人之於其子撫字之非不周也而防閑督責亦不少寬此真所謂不引嫌者而人不察以爲是陵其子矣今母亡未一載其視母在時何如也予是以益嘆母之賢爲不減繆恭人而深爲其子惜也繆恭人瓊守方公國祥之繼室

真林筆談

卷五

五

有特見母爲例所拘一拘於例則吏得遠稱博引以行其私故官之權嘗輕於吏高文肅云我今日是例

日來披覽書史歷觀用人之道至我世宗皇帝極矣登進不拘一格則懷才者興遷官不以年資則宜力者奮假以便宜然後責其效任事無掣肘之患予以養廉然後責其清外官無虧空之憂以民社爲不可輕政必先於試可以官方爲不可忽法不貸夫貪殘故政舉刑清民安吏戢真可爲萬世法也

先儒目佛氏爲異端以予觀之正是不異慈悲全
乎仁戒律存乎義莊嚴以崇禮定慧而生智功先
誠正治心律意馬之馳道在治平現身爲法象之
設斬魔有慧劍克之勇護戒如明珠守之固報彰
因果賞罰之義昭焉誓度衆生胞與之心切矣推
本于無生同源于太極總之務爲過深之論談性
與談禪皆妄得其不遠之則學儒與學佛同功
向觀西湖圖心隨目注途徑歷歷不啻親遊其境
今春泛舟湖上紅花繡堤綠水浮山倚棹哦詩呼
僮沽酒又若身在圖中往返半月隨所得多少書

巢林筆談

卷五

六

也

王都選輒取文選句試予予十答其八九蓋爾時
吟誦倍于他書以後自恃已熟一閱數載病中偶
憶七發試一背誦格格不能成篇溫習之功庸可
廢乎

士至今日而談博學難矣漢當秦火之後儒者蒐
羅舊籍強精畢慮始得以博洽名世自漢以後作
者林立卷帙日繁洎乎唐宋不知幾倍于漢矣考
之藝文開元四類書凡五萬三千九百八十一卷

唐人自著文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至宋寧
宗時積書至九千八百十九部共十一萬九千九
百七十二卷又五六百年而至今書籍之富更非
唐宋比矣古人當殘斷之餘出蒐討之全力摩以
歲年而猶不足今人際浩繁之極分帖帖之餘功
稍事涉歷而反有餘耶李獻吉不讀漢魏以後書
豈是漢魏以後文字不足讀恐亦讀不去耳

初秋氣疾復發小愈卽染時症纏綿累月今屆除
矣神氣猶不能當風昨夢中得句云逍遙湖上三
春暮潦倒牀頭半歲餘予頻年患病敗意不一今

巢林筆談

卷五

七

春稍開顏秋來又復如此乃知清福造化所吝詩
書管絃之歲片湖山花草之情懷不使人輕易嘗
也已已除夜書

賀歲至婁東接京信得聘媳凶問予中年得子本
圖早婚忽遭此變不勝悲悼死生命也修短數也
但以深閨失恃得疾增悲醫藥之功不敵寬假酒
齋以 禁廷侍從之身縱極憐愛兒女忙裡豈能
入細用是益不能不戚戚于懷也

伯氏泛觀史傳好以已見論古嘗論五王反正武
盟當正刑誅先儒之說是已然臣其子而戮其母

於義終未安廬陵昏懦不足以承宗廟宜更立宗室之賢者然後盡誅武氏既無母子之難處亦絕章牝之再鳴此論甚是

馬翁顯若嘗誦皇經一婢置茶既其側忽空中作霹靂聲碎甌如粉急叩之乃從產婦房中出也此正驗其誠處彼火居家襄置經懺甚多絕無斯異蓋無知者無所感名故神將亦不示靈顯

時文要細膩端在老諸生內終年帖括浸入骨髓四書講義畢竟多看幾句成宏正嘉之文畢竟多讀幾篇粗看似覺蒙晦細按終有條理然而場屋

莫林筆談

卷五

弗向也選家弗收也不知費多少精神歲月聚成一堆不值斤兩故紙亦是可歎

修誌之難難在人物傳贖貨眩勢震名徇情有一于此表章失實文雖工弗善也我邑自方誌後鮮有及者今邑中士復有是舉有力者捐貲能文者修輯且告成矣幸甚顧不知果能絕去四者之病否何輿論之紛紛也

予素持婚嫁不計聘奩之論一夜與朱仲升談次渠述一舊主家起家湖商婦孀而子天其季女所從受書者奩資可得數千金欲為予子作伐予時

被酒應之明日酒醒不覺憮然即詣仲升仲升已歸急寫書辭之會步東書來遂定平原姻事後仲升至極重予不違素論

張思南汝舟同知南昌時寧藩有鶴為民犬所斃藩府傳令鶴有金牌郡民何得縱犬斃鶴張公判云鶴雖有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與人何與竟釋民不問他集以此事另屬某官傳之者誤也公崑山人當以崑誌為信

唐憲宗郭皇后拒中官稱制之請訓武宗以盛天子之事並卓卓可稱后為汾陽女孫真能不愧先

莫林筆談

卷五

烈皇家立后擇勳臣有德望之家定是不同漢唐宋以來歷有明驗

大巡詔下一時供職者如撫憲雅公郡尊邵公真能善體 聖心不擾而事辦

聖駕幸姑蘇萬民競瞻 天顏充塞 御道 皇上撤輿衛簡侍從 御龍駒猶恐蹄蹴跪者 溫旨令起 君民如父子竹舞溢街衢是時晴天倍朗麗日增輝極似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歡喜作禮之象

有一官造一戲臺轉輪可御綺絲華燈使不風而

搖曳清歌妙舞若駕霧以飛騰以之娛目誠屬新異一隨 駕大臣惡其技巧禁止痛懲或傳卽金吾舒公公固賢者宜其得大體如是

去冬恭賦 聖德神功詩百韻及 南巡賦一篇

郡尊邵公稱吳士第一學憲莊公亦蒙批饒有古

澤非苟作者可進督撫兩臺校勘合格因敢于接

駕時恭 進奉 旨交學臣而批冊竟未 上達

此中殆有數焉諸公一言之譽終亦銘勒不忘

貴酸齋嘗過梁山濼有漁父織蘆花爲被愛之欲

易之以紬者父曰願以詩輸之遂賦詩有西風刮

巢林筆談 卷五

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句漁父果却紬竟持

被歸所謂伊人猶在葭蒼白露聞乎我安得溯洄

從之

傳聞吳縣有農婦素不識字見蛛網飛花忽得句

云蜘蛛也惜春歸去網着殘紅不放飛不知信否

姑誌之

天久不雨炎氣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

上水樹無聲火塵翳面雖雲淡淡起而風與雨杳

不可卽前夜夜半叩仲升館門呼與陶嘉月濯清

泉雖熱猶有清氣不似茲之黑暗中但飽飛蚊揮

汗雨也

閏五月十七日下午雷電大作地爲震動予時在

書齋凜凜意村中必有大暗昧事不然何霆怒若

斯也已報繩武堂獸頭落矣庭柱焦矣繩武堂四

房新構辛未六月朔記

日長無所事俛首溫經夜熱不能寢乘涼背史因

思古人經史之學原期實用不揣固陋欲經以經

緯以史作禪政一編構思月餘方握管不覺氣漸

升知舊疾又將發矣遂輟去乃知窮愁著書亦終

屬有福人

巢林筆談 卷五

今人於四書五經只解得拈題作文氣味自不相

入若肯把經文似時文讀法抑揚婉轉心口相應

用意自然深厚出筆自然古雅不佞懶看註疏而

於本文則夢寐猶哦不輟也

夫子欲往公山之名有其心而無其事者也佛髀

之名祇觸其行道之念意不在佛髀兩章語氣迥

別匏瓜焉繫最深人玩味按公山弗擾卽公山不

狃吳伐魯以語叔孫輒語于不狃不狃持論甚

正及使爲率則故從險道使魯知備亡不忘君其

人儘有可取其叛季氏安知其不欲張公室也此

夫子所以發興周之想歟

病大劇負痛不止晝夜不合眼者數日矣看來不克支持些小家事內勝任有餘且媳甚能無慮特以子未冠雖娶渾如赤子欲預書數語示之忽又豁然開悟今生已多此一身脫不濟一點靈臺只向東華問消息那顧得許多氣稍平起而書之
兩月前內力勸予延醫予曰時醫看此病必用葠優費用度甚艱勉措必增憂憂來藥不效何如葠養以俟日來痛漸減頗涉軒岐書益知此事大不易斷不容以軀命試庸手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仁和侍御錢公嶼沙疏論兩江總督黃公有古臺諫風烈

凡物不貴重之則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脈都鑽入孔方裏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兩窮只緣看得時文輕便是上瀆文星看得守錢鄙便是獲罪財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追

春來寒威不減梅信甚遲輒吟花匠礙寒應束手句蓋望梅甚切矣今早有折一枝來者急洗瓶清供如夢中遇仙如久濶遇友

尹公復制兩江漕政重肅崑邑馬侯尤奉行之最善者

癸丑先君之變同年王懷遠先生來弔舉聲長號久乃收淚慰勉不肖孤者甚至後於先外舅豐城公喪次見我邑浦高陽亦如之二公可謂篤于年誼者

浦高陽湘孝子也以丁酉舉人應孝廉方正薦擢令高陽廉介有守卒於官競傳其為神或云即高陽城隍

有書飽蠹大是可惜予家無藏書所有不及萬卷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輪轉繙閱不熏不曬絕不見有所謂蠹魚者邇年多病稍稍涉獵便苦氣升今日偶有所檢有物從線縫中出學殖荒落此其驗矣

婁東顧行人之執親喪也衰麻不去身膏梁不沾口讀禮家祠終制如一日予表兄葛綿祖之喪其子五載亦蔬食三年五載顧之甥也

五載榜名寅

宋高宗禪授一節能為太宗之所不能為賢矣哉以是知和議之成特畏金耳非盡慮欽之歸奪其國也然我終不能不以亡宋斥之者深恨其愈懦愈憤致忠武十年心力廢于一旦議立太祖後者

實始于婁陟明寅亮疏見王明清揮塵錄

侍讀李蘆洲先生與先君同年進士予又壻其女甥致仕歸常思造謁而逡巡未果蓋以先生晚年益任性易侮慢人予又疎脫恐不免受其辭色然素欽其長厚居鄉清介絕俗此等風度何可不一見耶而先生已棄世矣惜哉洗馬公曾賜過便和易近人

太會有鄉民入城問學中有邵嗣宗其人乎且狀元及第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告之是歲邵下第今壬申 恩科邵中會元神言自不謬彼民不知誤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曾作狀耳

盧公武詩蘼盞清夢穩鑽石古心存二語常誦有味

本朝無三元若得解會三元可望李祖惠以解元中會試第二可惜其才實堪之

朱氏有世奴貲饒跋扈幸前令公明訟決數年矣今歲奴子捐監主復鳴官奴不服賄翻前案傳聞有大紳從中轉囑不知謂誰吾願在籍諸公益加慎焉

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尙存惟是閉戶就閒却

醫勿藥盡書不盡物無所忤求捉管不捉錢何來煩惱四紀之司花可友一枝之達士堪模博奕則無爲弗爲管弦雖獨樂亦樂胸藏坱壑邇室若具遐觀枕傲羲軒世味都成古淡白衣無位台加我風月平章青簡方名或似彼烟霞痼癖壬申除夕筆

歲朝遇春久晴遇雨皆吉雨于立春日不知何占打着丁巳頭則主陰濕東作工本全資菜麥雨以潤之尤望日以暄之老農惟時若是禱

春來幾日矣日光微薄冰雪堅凝極目寒雲全無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新象擁爐擁裘猶復寒冷刺骨單薄者將何以禦之萬里裘固不可得黃綿襖則公共物耳今何靳之敬奏東皇乞與方便

今早鳥聲喚惺揭帳視之朝曦入牖來矣便有春和氣象昨欲乞靈東皇竟准其奏耶起而書之

世目唐子畏爲輕薄浮浪人不曾得子畏真身也子畏年長于衡山傾心誓服其品今之文士能如此虛心乎家起屠賈輕財好施今之富人能如此慷慨乎以彼其才稍稍貶節何患奧援無人一跌不振脫屣流外自重之道得也閒來寫幅青山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其廉介又如此若夫逆料宸濠之叛佯狂却聘得聖賢歸潔其身之義尤其生平卓絕千古者至其爲乞兒爲傭奴爲募緣道士大丈夫不得志聊寄其情于幻夢之中耳莊周化蝴蝶可得謂蝴蝶卽莊周耶

溺子敗名甚于廢家家之廢祇感其生名之敗不寬于死

世傳朱子稱秦檜有骨力議岳忠武爲橫此豈情理中所有耶朱子言舉世無忠義這須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嘆美施全卽是痛恨賊檜深惜

尊本筆談

卷五

七

忠武處安得有此錯謬語綱目千有餘年之褒貶使天下後世帖然無遺議獨於本朝近事反沒其好惡之公至此耶若理上必無之事而朱子竟有其說又或當時有所憤激作此反語如檀弓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而紀錄者未之察也嗚呼世無有子之明卽聖言亦不能無疑于後世寧獨朱子然哉

張學憲和正統己未廷試已擬第一以旨目抑置傳臚公自言吾已廢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足長短所美而無醜者惟此心耳嘗見有議人得失者

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其厚道如此今展其遺像酷類今之朱仲升仲升亦名賢後人顧形勉之哉

康熙十二年五月望夜有請仙者乩書湘水道人降又自稱清河故狀元蓋卽學憲張公和也其稱狀元與明初花綸一例皆以始定大魁故耳題詩三絕句錄其第二首云南宮散秩列羣仙縹緲雲山別有天控鶴來歸桑梓地丁公無恙隔人烟

邑傳先安節降乩詩云金川一慟足千秋慙愧網常竟不留按語氣全不似公詩以是知乩詩或有

與林筆談

卷五

七

靈鬼所托不盡是本人
文人戲筆最足誤人如孔融與曹操書云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老瞞博學有識亦疑其有出若脫去想當然一語後人標新取異便欲據爲故實愚意太白懸紂頭亦是此類不然後世人君所不忍爲而謂聖人爲之耶

兒子從未遠出初應省試不能不一往阻風沙漫洲軸艦相接郡中宋氏叔姪移船頭就柳陰棋于其下崇友拉弓看荷花夕陽反照荷淨花明蕭疎四五人科頭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繪江上阻風圖

二景絕佳

木鐸信天封人固爲知夫子者然未若晨門之語尤深蓋知其可而爲之士君子同有是心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乃極聖人惓惓于世之苦心言外有多少歎息神情

崑新鄉榜自丁卯至今連 恩科四脫矣而薦卷往往倍于他邑亦可怪也太倉辛酉七人已四成進士一會元一會魁一探花皆選入詞林今五魁內一二四皆在太倉之鎮洋南北共雋九人三十里之隔榮枯至此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我邑風俗頗醇但願士多自好便是於 皇輿增長氣色科名稀少要亦地運所驅斗大崑城狀元六見盛極而衰卽是剝而必復正未可量最可慮者赤緊占住一貧字貧則難爲工矣

崑山六狀元多以名位顯惟沈修撰坤名位不昌今亦無有知之者蓋科第以人重人不必以科第重也

江陰令治漕虐士教官阿令治之時學憲雷公聞之大怒卽親詣明倫堂開讀學政全書申飭教官令惶悚謝罪制臺鄂公廉知令不法奏奪其職江

南人士交口頌公聞夢公交代亦極稱是舉士氣爲之益奮

夜來輒聞追賊聲出視之果有火光無數起滅不常乍遠乍近踪之絕無影響猶憶壬辰歲暮有僕夜半叩門云火光燭牕勢若數十人排空而來時先君居北庄牆甲不足恃急起鳴金大父聞之登層樓遠眺遙語火漸遠勿怖于是戒僮僕更臥起夜遂不得安寢至除夜正料理歲事傳言寇至矣先夫人挈焯等遷入舊宅大父張弓矢以脩村人多稷鋤自衛究亦寂然按之與今所見相類或云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鬼兵或云神火杳渺不必深求
兄子紹基更名篤遂入泮本字大間欲并易之予曰大呂可

前歲予妙爲昭兒院試求籤于土山廟籤云王路宜遷改前途事業新故園花漸發先折一枝春昭兒本名福基以崑山分入府學皆遷改也故園二字切求籤之人春字切時令漸字先字并爲今歲篤姪兆矣卜公籤靈應如此

闕官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從周家有天下之後而追溯其規模氣象謂王業實始于此非

謂太王先有剪商之心也楊升菴按說文引詩作
戩字解云福也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
尤足洗千古之惑

古人文字拘泥字句不得史記西伯陰行善愚意
只言商辛忌刻即善亦不敢顯為誤看陰字便誣
至德

季子然章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亦字打惺季氏冷
婉入妙疏作必字便板按語氣不重深許二子

四岳之薦舜曰丞丞父不格姦禹之贊舜亦曰夔
夔齋慄瞽亦允若自其耕田時已化及頑傲使不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進于大惡而信順矣豈釐降以後反有完廩浚井
之事乎且象即傲必不敢傲天子之女悖慢入官
寧有是理耶此與臣堯說均屬野語

陸羅源讀書無別好治家有條理致政歸課子及
孫丹黃不輟昭兒其壻也親之有益

亳州倅顧周士以漕米數上不收憤激量官倉歸
一夕卒

訓導一官由增附而廩積考三十年無誤得貢貢
又數年得官較他途獨少濫廁 聖朝敬老尊賢
尤當念之

有痘殤而撒棺于野者犬壞其棺則死者闐然出
焉其父負歸竟無恙

農書占驗小暑雷倒黃霉今連旬陰雨溪水浮岸
果驗其占又諺云六月被田無米盛夏太涼不宜
于歲

讀書具特識我於升菴公低頭欲拜矣周禮秋官
有屋誅之文謂如漢世下蠶室之類非謂夷族也
救康成之失正刑書之誤有功經學有裨憲典

有葉某者嘗以攬訟誑重賄訟敗其關說人無辭
于賄者自縊死死而見諸途葉忘其死也與之語

巢林筆談

卷五

五

尋滅悸而病且死連呼汝饒我審之則又女子聲
女子者婁東人死于兄嫂者也其兄嫂將出有支
粟者以屬妹曰無過予反則過與焉詬詈不止女

憤死葉造語壞其聲故亦崇及之葉遂斃
交白露節蒸水如沸稻根易腐腐則蟲生理有固

然然不意若此之甚也月初入郡聞府三縣間有
蟲災而我邑禾苗芄芄謂西成可望中秋蟲亦冥

冥起不數日蔓延無既向之所謂芄芄者一望盡
赤積貧之邑罹此奇災伊誰堪之

天之生財未嘗靳之而未嘗不惜受之以節斯

益耳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譬
如人授物于人見其鄭重愛護則喜否則施者倦
矣天心寧有異乎

歲大飢民無所恃爲筮之占離之象辭曰離利貞
畜牝牛吉離者麗也牝牛性順象民也利在守必
得所麗而畜之其 朝廷興發之兆乎筮火漕占
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苛政猛于虎故有
履尾之象不能不想愬而懼懼而終吉緩征有望
焉或有筮得師之九二者曰王三錫命則 皇維
時其詔恤矣越數日奉 恩旨一切蠲緩賑折諸

巢林筆談

卷五

三

大政靡不畢舉如其占

太倉公之如夫人林氏無所出盡棄其膳田爲公
整理墳塋更擇一地葬其同侍之娣某氏而營壽
壙于其右曰均無子誼合窆其身後所需服物齋
資之費貯一箱授川東公處分并井半年而卒蓋
不惟曠達足稱其深識遠慮尤女而丈夫者也
東園名勝一朝濯濯不咎子孫之不保咎前人之
多事

閱臨桂陳公奏撥米江南疏云江南地廣民稠卽
遇豐稔而本年所產猶不足供民食公嘗任江臬

故能深悉其艱今以湖撫追念舊屬惓惓如此此
之謂民之父母

明文皇有疾夢二真人授藥疾愈因建靈濟宮封
玉闕金闕兩真君卽五代時徐溫子魏王知證梁
王知諤也二徐何功德而爲真人耶殆亦劉聰遮
須國王之類耳文皇自命英武遽信杳渺之夢爲
之建宮崇奉畏死倖生乞靈神鬼不亦取笑後世
乎倪文毅岳爲宗伯時斥爲叛臣之裔不肯與祭
卸其事于寺官甚有見識

巢林筆談

卷五

三

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孫開錫生高王父雲扶
公一支又添一代矣於侍御遇仙公爲二十六世
孫爲之誌喜昭兒於其未孕時夢帝君手授予已
預定今名

孫季昭示兒編伊尹放太甲於桐放字是教字應
是篆籀相似之誤審是而成湯放桀于南巢安知
不是封字卽如象封有庫或疑爲放放與封亦自
有誤當時去古未遠猶難考信秦火之後經史殘
缺讀書者須善自理會

歲屆除矣自八月迄今五月間所蒙 聖恩廣博
賢憲承宣及一切被災拯災情事綴由災誌一卷

既卒業不禁喟然興嘆天之怒民甚矣 皇之愛民至矣怒民之天不能不愛 愛民之主爲之下時雪降甘露以應 聖德書曰惟德動天於 今皇尤信

巢林筆談卷五終

巢林筆談

卷五

三

巢林筆談卷六

崑山龔燁巢林著

我吳故多賢紳而婁東光祿卿沈公清正尤不可及公自詞林出守大郡至方伯外任十餘年內陞家無餘儲致政後屢主講席一以敦行勵多士一時士多自好而州中諸縉紳亦因此養望者多可貴哉名賢之化也

巢林筆談

卷六

一

一董事立斃其下而訥齋亦卽於是日中風得病尋致政歸矣明時鄭介菴吾邑夙儒也邑有慧敦寺旣廢介菴請於縣主得寺地數弓建貞祠介菴死其孫名鏞者數夢遊地府見其祖在烈焰中自言爲廢寺受此報予因羅源事而并錄之以爲輕毀佛寺者戒

順治四年丁亥邑之西門外嚴子祥家王瓜生卒是歲大饑米石價四兩八年辛卯大水米石價四兩二錢今本地米價至五兩外矣

疫氣纏聯觸之卽病病卽死死無筭衣冠中得



禍最慘者無如周鯤莊一家七口俱斃存一孱弱子甥繼非其出也

有市牙趙某者病疫爲鬼卒攝至冥司一緋衣者坐堂皇上先有二人參差伏階下視之則素熟諸生諸某後則其子也緋衣者拍案大怒數其刀筆構訟喝卒以戈搯之腸出於腹其子爲乞哀曰爾助惡亦無生理差幾日耳次及趙卒亦捽而歐之傷其目及臂趙惺惺一日不覺臂忽短卽俚諸消息日前已腹痛死越數日其子亦斃

諸生吳師聖病七日不惺一綠衣吏導之去殿廡

巢林筆談

卷六

二

如城隍廟俾寫冊籍寫幾日手腕欲脫詢其旁曰他日當來蒞事今且聽歸吳惺一一可記憶語予曰冥中定罪莫嚴於刀筆而骨肉相殘者卽次之吾後當爲冥官大約判官錄事類耳

有孫某者病中恍惚見周鯤莊父子在冥中衣冠如平生壹似有所事者

先高祖雲扶公館巴城時夜有媼婦叩門欲以訟詞浼公公嚴拒不納楊維斗先生聞之曰賚字不愧我徒賚字公初字也

秋來病與貧俱夜坐小齋鬱結不解忽琴聲自內

出不覺躍起婦能忘境我乃爲境滯耶因取琵琶酌兩三彈作黃連樹下唱酬其聲泠泠終不能噤以緩發以散也

都憲雷公學問人品爲當今朝紳之表歷任江浙學政教澤深矣去歲浙江薦饑公以學臣具疏尤感動隣省今乞養歸閩士民咸切重臨之望焉

弭災平憶 皇仁已極靡加而我新陽獨在糊塗帳裏吃昏悶苦何也蓋縣主某悉以其事委之三吏三吏用事而新政不可復問矣予作傷鹿城詩有廣收金粟治田園回頭笑指街前骨句書其實

巢林筆談

卷六

三

也崑邑許侯較慈惠而太翁又能道之以善故治荒迥別吏亦視新陽未減

荒札相仍人稀力盡雖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豈能爲不藝者熟乎起視四野田荒地白者多矣如何如何

今年耳目所經都屬可駭擇其的真者成績志一卷續志者續蟲災志也嗟乎蟲之爲禍烈矣哉聖駕南巡黜蘇州知府某清吏治也某去位之日吳民將窘之一別駕溫諭之曰狼狽至此亦足矣母爲已甚衆乃退

甬里許竹素與婁東光祿公同年最契友也見公清苦語次說公以娛老之計公拂衣起未竟其說而罷予蓋聞之桓重云

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雞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今士夫家窘况者多較前宦相去懸絕而物價又四五倍於前勉措而不知節烏得不日貧

東林筆談

卷六

四

吳市日驚新異趨時者竭蹶應此傷財大蠹也我邑葉太翁壽承自少至老冠服一式一日易冠郡肆索舊制高邊者市人都笑曰久不見此式矣因令其另製使士夫盡爾創新者自止

閩中衣飾尤不可為市門轉移予嘗斟酌宜作閩飾篇置屑金集中

柴雲章先生性至孝所著有養親說皆其晨昏踐履之實予已鄉薦以第三人冠其經太翁年過八十猶及見之世稱先生養親顯親兩無負焉而以予所聞更不止是太翁嘗得危症先生百計不效

至嘗漫穢又股上有剝痕大寸許或叩其故但言傷在某日不明其所以然按之正翁病篤時也翁脫萬有一起之危壽至大耋皆其至誠所感而世人有不及盡知者矣書以補志乘之缺

徐觀察守烏蒙苗寇薄城下時徐以公事留省一切捍禦機宜皆出自幕賓杜士言後徐議敘擢官功不及杜當圍守時人有以危言懼杜者杜曰脫不濟先殺夫人我等皆自盡耳壯哉斯言緩急可恃人也不遇而死惜哉杜之友柴葵陽誠信士也屬予記其事

東林筆談

卷六

五

漕政自制臺尹公清弊以後官民安帖久矣邇年糧戶米色迥勝於前而黠丞數告其咎安在往時糧艘開時但聞插入穀子近傳運丁巧弊疊出着水不已甚至襯灰圖漲幸而混交則利歸欲壑脫或丞爛則罪謗收根連年米壞職此之由此言亦未必無因并察之何如

袁公路以米十萬斛給沛相舒仲應為軍糧時大旱歲饑江淮間人相食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將斬之仲應曰以一人而活萬人死不恨術亦終赦之事有可以活萬人者亦直得一死且亦未必遂

得死禍中人如術尙能救之而况明君聖主乎然亦不可先存一倖生之念蓋事實果決稍一迴顧便不能毅然行之矣

邑諸生顧振裘與其弟駿聲並能文又皆束修其躬今之陳元方兄弟也

撫憲陳公劾去新陽某尹士民快之予作里歌一首有云蓬容退舍天矢黃委照吳中占吉昌中丞榮職肅秋霜誅鋤莠草先我疆又披雲撥霧湛清光任汝鬼蜮無潛藏桔橈纍纍赴法堂民喜相告他路旁詩不足採存數語以誌公之威德

巢林筆談

卷六

六

得疾二十餘年旋發旋止邇來發必大困因必經年至今日而幾幾不可爲矣聞上海王翁協中擅名國手力疾就之形脈曰無事以用心太過耳心火旺氣卽升矣只須二物治之用金華香附一斤雲苓八兩服之亦不甚效想久疾無近功耳然以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毅然以無事斷非良醫不能

詩人鍾淳崖先生混跡閭閻嘗茗芋夜行爲縣尉所杖每一下輒呼爽快人許之先生曰此與呼痛寧殊乎先王父恐巷公猶及見先生潦倒狀述之

甚詳後沉醉溺死死數年降乩某家知先生本謫仙也先生詩有意意編者寄托深遠又有詞曲一卷作四六小引按節歌之都堪隕涕

平樂村山茶樹顧仲瑛先生遺植也幹老枝繁開時朶大色鮮丹砂鶴頂未足盡其形容品花者不得專美滇蜀近以俗主厭苦遊人不加愛護日就衰落可勝嘆惜

楊文懿守陳爲洗馬時假省行次一驛其丞以洗馬亦驛官類耳坐問公曰洗幾馬公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使於此而稍加呵叱則福矣

巢林筆談

卷六

七

如其問以答之趣甚

徐子山傳毓之子聘方伯耿公麟奇之女孩未娶而子天女誓不更字有強之者至截耳自明嗚呼烈矣滿洲爲 皇家起化之地女子貞信直追二南

江右李荆山侍御文章氣誼先君及門中第一人也入臺後擬切要數條致之答書辭以老病病則偶然老猶未也尙望勉思職事力振風采

東海一閩秀作藍菊詩云爲愛南山青翠色東籬別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別字尙硬爲去其側刀

人稱為半字師

表兄葛信天優翰墨識時務遇事謹慎贊臨桂公
幕最久所至多善政

漢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於人所棄地
喪事起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
自雄始三世為廷尉世之惑於風水禁忌之說而
事多中廢者亦愚矣哉

伯氏長予四歲自幼至今未嘗一日相離也予病
而兄健常恐先朝露以為兄憂何圖倉卒中風夕
不待日五十六年兄弟之局結於俄頃其時心碎

巢林筆談

卷六

八

魂驚不知此日為何日也去春篇姪夢詩一聯云
江邊有燕悲巢幕林下無人泣落花不知是何人
詩句兄為予述之予心知其非吉常切殷憂然亦
詎料其身亡之日箭在台下聞訃奔喪阻風燕磯
三日哭於江頭一如夢中詩所云耶嗚呼哲人莫
挽定數難逃燠去篋孤餘生何味予亦無所戀於
今之世矣

予嘗謂桓重君文固妙然猶未足恃可恃者在宅
相蓋侍讀陸澹人先生諸外孫如徐如彭如繆如
蔣皆得科第獨桓重未耳連蹶數科甚訝之今秋

予以箭姪憂歸昭兒病返無心更問鄉榜忽報桓
重捷北闈矣不覺顏為之開以外姑病正劇得此
信或小差耳且以信予言之無不酬也

姊病日篤蓋久病積虛也予日往視之輒呼好兄
弟不止予時寸腸割矣不得已而進參補之說其
家專主治纏遂不濟嗚呼予同母六人自五妹亡
後常忽忽不樂今自秋徂冬不五月連喪兄姊而
皆世間難得之人其為悲痛尚忍言哉姊一生朝
鹽暮薑曾未分夫婿祿仕之榮竟以病虛莫補隕
其身命尤痛恨也

巢林筆談

卷六

九

婦祖王中憲公善作家置田幾及萬畝子孫都仕
宦今亦清況可掬獨張夫人才而儉孀居能守其
業各房藉以維持近葬中憲公及兩恭人婦肩子
任力成於獨可敬也

歲云盡矣人生惡境至此極矣一秋冬間期功總
三被其躬喪亡之戚何如也乙亥蟲災百年未有
今暫四年耳蟲又齧禾畝收不過一二斗爛米了
糧不足數口嗷嗷方憂莫措而劣戶奸胥又將以
蠲緩之 皇恩為買賣計矣奈之何哉

邑人王思位家嘗有怪其始見竈神委地以為是

兒童頑戲耳及揭釜蓋則釜中糜盡為糞穢矣乃大驚聞劉順之有道術延禳之法壇鐘鼓方鳴而空中亦拍磚如響予同族有名銑者自負儒生大呼邪不勝正聲未絕而奇穢即沾其衣先是思位曾通一陰溝劉意其中或有怪塞之怪遂絕

顧栗園茂吾邑老成人也然自以瑞屏曾孫而優於詩文書法目中殊少可意人一日忽以壽冊屬其婿夏震滄索詩於予予以病辭書再至不得已勉應之時栗園已癱廢負而詣予謝曰惠詩字字心坎冊中第一作也已書一對聯餉予栗園於後

巢林筆談

卷六

一

輩從無稱老及長者震滄疑之曰此君又當別論又以所作歸選古文序屬予改予為酌定數字亦字字首肯乃知栗園未嘗不謙下亦因人而施耳栗園死有老成凋謝之感

予前致妹倩嚴效義札云前人辛苦造家亦欲子孫雍睦相守縱其間不無厚薄而家道隆替絕不係此一涉訟無論成敗未定即使操必勝之術亦不過中飽衙吏得不償失況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幾見有骨肉相殘能保其家者蓋其時彼將以家產訟故為先事之憂不禁言之切直也其後不從

予言卒以成訟雖勝入已無多徒傷和氣耳近日我宗有以細事構成大釁者予亦力為勸解而卒不聽何好言之難入如此也抑官符星崇有非人力所得而主者耶

嚴效義之父殿英翁有經計才赤手至巨萬其兄中衛公諱禹沛先君鄉會同年友也讀書不事生產殿英所置田分給其兄與弟可稱友愛效義其第三子為人亦伉爽曾為故明董烈婦重建祠又於海蕪借字會助田若干畝二事殊可記倚少年得疾年三十而卒悲夫

巢林筆談

卷六

一

向得一舊刻道德經愛其古秀習之五年而不成功固不密亦緣取法太高且資鈍不克副耳然握管自此漸緊蓋恐其易脫力擠指尖所謂龍眼者是也正鋒非此不濟故書法雖未工與橫描者自異

病纏累歲欲藉國慶祓除怨階意外又思暫離垢氛適當恩科鄉試之期趁兒輩便再作金陵遊是或一道也晝則閒步街衢或小酌戲館或詣友寓一談夜則多少飲火酒塌壁便臥一月來差覺爽健過中秋節即歸向推徐協六少年老成今

與同伴一種溫潤謙和之氣如飲醇醪尤令人醉心也

沈五梅廷揚妾張氏本吳妓廷揚誅後盡鬻其衣飾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餘年兒童罕見其面噫一妓也而能不負所事如是哉不知此女埋香何處想亦附空山麓今人忽近而貴遠但知有貞孀而不知此之更可謚貞也考實當題其墓曰貞孀墓庚辰秋偶過虎邱書此

妻東十子皆極一時之選而皆坎壈不遇何漢助中副車又罪誤我不解太屬科名如此其盛竟無與林筆談 卷六 三

一人得與富亦獲雋諸公所深惜者也陸勝非北遊辭行於沈敬亭先生偶舉一時貴自策先生慨然曰老夫所望於諸賢者不在此陸蓋先生及門士也為予述之猶深以失言為耿勝非等中亞魁

讀書學道四十年矣從無一事涉訟去年春不幸有操戈同室者予以房長苦心調解累千萬言不從只得置身事外忽被與訟者詞連稍持公致嫁禍反陷必死之而後快然當誣逼保辜之日上天震怒雷擊示警一時見者聞者莫不為之吐舌嗟

乎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自昔然矣區區之心可以格天獨不可見諒於人乎後日有書其事者正恐不能為曲予者諱也

黃岡樊孝介先生嘗與士人論文一收頭明時發名收頭殷寔排裂襟流血號為頑戶所毆先生徐論左右駭其衣帶則皆完命杖之謂士人曰識之世豈有解衣待毆者乎先生諱玉衡號棠軒萬歷乙未進士為我邑名宦最其神斷不勝舉

水鏡之為鑒隨物而現形積泥以濁之積塵以暗之則物遁其形烏從別其妍醜

與林筆談 卷六 三

文始經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真妙語也精之可以入道粗之亦可觀人

諸生王炳文婦錢婁東名族年二十歸於王王病篤而婚婚未幾死錢以處子守貞孝事翁姑禮遇戚屬齋居蔬食二十有餘年矣詩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夫人有焉炳文松筠之醇次子

草鬱剛為腐樹鬱剛為蠹人鬱剛為病予病不為鬱所致故不以惡境而加增內則以憤鬱而發病矣血來不止如之何

初冬無所事以昭兒應學憲詩賦考予亦一往意欲於歸途看吾谷丹楓也予每至江陰必先謁睢陽公廟而大雨連旬艱於步履及遇朔日禮不容再怠矣持辨香冒雨行至則廟門鑰焉索匙於廟旁之茶室然後入燃燭數枝猶暗如黑夜瞻仰凜凜叩首而出因嘆多士濟濟竟無一人念及睢陽公者歸過虞山略一登覽以出外久不能盤桓時已小雪後矣而田禾猶有在水中者歲收又大不濟矣

向嘗私擬開聖謚法百思不當及聞 欽定仁勇

巢林筆談

卷六

四

乃始愜心愜意

丁未戊申間長洲沈宗伯公館生水曾介王松筠以制義謁公公評有點窳塗改可以勒銘石闕立碑淮西之譽蓋意在獎成不惜齒牙餘論也壬子一別已三十餘年矣今以九十六年猶復費公心力評閱拙詠往謝時公謙和如舊矍鑠不減三十年前真地行仙也愚意公高年頤養宜就西山故居覺更饒仙趣

亳州同知顧周士未得官時曾捐義田五百畝

吾崑鄉賢祠舊亦間有鄉紳廁其間試思俎豆學

官何如其難副也祖禰無可祀之功行而子孫以官爵行賂市之是直予之以不安於尊崇何有哉吳孺子遇俗客輒閉目坐曰吾靜思佳士以撲向之俗塵耳張桂峰不喜造客出必風雨中張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俗之一字爲高明所厭惡如此晉時竹林之遊王戎後至阮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答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此一答大不俗然其平日持籌握算惟利是視終不免帶些俗氣顏延之五君咏山濤王戎以貴顯並黜貴顯無黜理王戎正當以好利黜之

巢林筆談

卷六

五

志稱唐東江先生淹貫經史良然婁士多傳其居鄉持正遇事之有益地方者必剴切言之果爾則澤在民生更足重矣先生晚遇頗以熱中招物議然不以一眚掩大德議祀鄉賢者亦當及之無如後人之不振何也

蓼懷閣庭前先君手植雙桂今四十餘年矣高出樓頭丈餘盛夏則綠陰蔽日深秋則金粟飄香撫嘉樹而思餘蔭得不倍加珍護

向決光大諸內姪必發以成都公父子卜之也其時皆童幼十餘年間小試連進五人鄉闈一正兩

副皆恂恂不染浮習充此何可涯量

王奉常公九子發者五分自崇正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一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屨先生後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驚憂不已若過分者然天道虧盈而益謙宜其久而未艾也

甫里曾有以雪像文殊菩薩者嚴西圃許竹素兩先生為之唱咏里中屬而和之陳象乾以語予予亦效顰一首云曾在寒山證法音偶騎白澤下珠林花拈如意都成玉雲護袈裟豈鑄金點破凡身

巢林筆談

卷六

六

渾泡影消除世相釋冰心慧光一照尋歸去流水茫茫何處尋一時謬稱絕唱而長洲沈宗伯則云題小樣似不必存公之於詩品嚴矣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夫有物則有鬼神矣通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二語便知左氏說神鬼非謬沈敬亭云精氣二句非人物聚散之謂精氣為物者神也自天神地祇以及聖賢忠烈沒而為神者皆是也以其確然有主故云物燐有光嘯有聲以其飄忽無常故云變是為能通此義者

燕巢吉徵也而徵諸東海者尤異徐交河嘗步至周之延家見飛燕若迎狀視其楹管巢將半主人頗厭之徐則甚冀其一顧詰朝燕已去周而入徐室矣不三四日巢成六七年巢徑三尺許戶拱震方狀類三足蟾蜍歲凡再育共十餘雛其後南北兩詞林繼起太僕號南太史中允號北太史至本朝而三公皆以鼎甲至卿相登進士者十餘人今科裕成協六同登其猶燕翼之祥乎

巢林筆談

卷六

七

代緇衣之好二公有同心焉

二李先生之封翁陶菴公宦族之極貧者為其子延師必豐其修脯督課甚嚴康熙乙未科會試兄弟同登長會元次傳臚時號天池雙鳳會元仕終侍講傳臚仕終洗馬近來我邑朱杏占待先生亦忠敬三子皆能文兩科已連雋其二種德之家定獲美報尊師亦其大端也

今夕是除夕耶內亡且二十日矣含淚濡毫粗述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婦之情與一切病亡慘境不忍一二道也往年度歲縱極艱難內必勉措

齊整今夕但聞幕內哭聲孫男女麻衣繞膝淚霑
靈不止何心更問度歲事哀哉壬午除夜淚筆
千墩陳大年嘗謂予子昭曰君講立品極是但生
計既薄須善作家先使衣食不外假立品較易予
深韙其言人言大年癡大年故不癡

曩時王壽南欲以貲入仕曾質之於予予謂尊產
已不足濟君用坐食終困等因耳不若筮仕可上
進後選得西安府經歷十餘年中七署縣篆所積
俸廉爲其子葆元入粟補官今通判大定父子並
祿仕贊之者不爽矣惟從弟麗天及妹倩李天柱

巢林筆談

卷六

六

予則力阻之蓋以其所處不同也然人福命有在
予只就現前境地論耳今皆出而仕矣不能不深
致望焉

素知徐尹達負異資千言立就近與昭兒同 名
試投契甚深述其梅花詩二句云滿庭明月罷吹
笛有客縮衣來叩門是題難得佳句凌空想出一
種澄靜澹遠光景不卽不離可謂起妙其書札往
來亦都脫俗入古宜其名噪士林

明末鄭崧陽先生才高行卓一時名公卿如文文
肅黃漳江輩多與之交奸臣溫體仁誣置極刑公

憤至今未平也長洲沈宗伯爲作傳表之夜夢先

生來謝云某之寃陰府已雪而陽世尙有未盡知
者藉公文得白卽之黥然一黑人也予以黑者寃
也先生之寃旣白胡然而尙黑其形乎豈當時受
諸慘毒無復人形故奸黥如是乎抑太陰主黑凡
現形於冥者類如斯乎予又聞有才有行之士屈
於生前者必伸於死後先生之死已百有餘年之
久猶未脫生豈黑面立補如世所圖閻羅包老主
斷黑獄者乎則溫賊必蓬首囚服受治於其下
諸景筠金陵咏古詩如何屈辱稱臣主竟使英雄

巢林筆談

卷六

六

讓父兄句得史意李蘭臺綠楊影裏話前朝句得
諸意

素仰敬亭先生品望而以多病習嬾未獲親炙今
春以考妣誌銘謁請所居在州之南門極靜處修
篁蒼翠短檠蕭疎滌盡塵宛開三徑一望而高
風可掬忘其爲九列朱門矣旣至一老者應門通
刺卽延入書齋先生道貌岸然接對謙和予拜呈
考妣行實陳求誌之意先生遜謝而後許僮持一
編在旁卽問是古文詞耶慕之久矣予并呈閱閱
纔一篇卽欣賞以爲漢文復出至爲之起予時踞

蹈甚欲細聆教益以先生年高恐妨頤養既退而不勝依依也越數日先生之門人陸勝非遇子昭於崑城云先生以予在金涵齋所詰朝往答并欲以樽酒論文詢知予返而爲之憮然予聞之而益不自安何所長而得此於大賢也

太倉以文章登高第者稱毛邵兩太史其品望亦克副其才

身林筆談

卷六

三

半十餘年來獨處斗室朝夕或一二見相對如老友而飲食寒煖之節猶無一不相關也今日偶讀沈宗伯題其夫人遺像詩云記得月寒霜重夜五更爲我着朝衣不覺刃刺我膈矣去年秋風漸肅憐予擁破被偃僕納殘絮嚴冬龜手緝布韞日光中裘綿惟恐不厚完我身上暖而渠已中風噤口承訣不能通一詞矣援筆及此紙已盡濕歸札沈詩猶不至如此之慘怛也

近來科名之盛莫盛於太屬三隄甲解會元齊脩而兩科中狀元疊出地亦靈矣哉

聞畢秦兩殿撰皆積善之家宜其獲報如是金涵齋給假歸里爲兩兄營窀穸已又葬其配王宜人於虞山而自封壽壙於其左固是一幹正經人當臺省階騰之候預爲身後圖亦達

嘉定趙奇三之次子壽庭自經死或傳其被竊滋累鬱鬱致此予以壽庭聰慧人必不以此自戕其生且以貽父母之至痛其死也亦其命中應遭此厄適逢其不得意時耳吾邑有老儒王玉蒼者其子方以武職晉五品正其得意時也一日扶杖早出忽自繼於友人徐漢客之門庶聞者莫不驚詫

身林筆談

卷六

三

焉若以壽庭爲不得意而自裁彼得得意者又何爲而短見耶八十老儒與少年英俊皆是明理之人而皆不得自主豈非莫之爲而爲者歟壽庭名國榮嘉邑諸生與其兄陟庭曉榮稱二俊忽焉摧折其一惜哉

秋杪龍陣起傳有禾舟吸去大奇按之則邑東門吳姓者素刻薄取佃禾甚多一個將自縊頃之禾反故處餘則拋散不知所在龍之爲靈固昭昭如是哉

前九月望後太倉張金坡至急詣之問光祿公近

履愀然曰公已於月之初八日騎箕去矣予驟聞
驚戰如峰摧柱折已而潛然涕黯然失也初秋曾
以一札候公謂公以擔荷世教之身宜倍加珍攝
蓋望公壽躋期頤得奉教之日長也不圖廿年景
仰僅以一見畢之疎懶生悔何及乎及予弔公時
過桓重桓語予近日起居函丈語次必及君且曰
當我世而有如此人吾恨不早見之集中文有極
當意者欲定數字而未果嗚呼公之惓惓於予如
此予更何以爲情哉

予於方外可二人一安禪菴漢和尚一清真觀孫
正疑並有行通文墨和尚死予久不復至安禪菴

矣清真日就衰頹猶幸有一正疑今遊山過此欲
探太乙殿老梅消息兼晤正疑鍵戶不得入爲徘徊
良久而反

我吳彭氏兄弟鼎甲祖孫會狀世所罕觀今大司
馬官位又遠過其祖諸公子並登科第入詞林溯
其本源老彭固賢大夫也

庭桂盛開予以蔬酌祀花神於樹下病癩綴文命
昭兒代作中有數語可採因材而篤總司四紀之
奇葩按律以吹特綴三秋之芳景培茲高桂叢若

小山灑玉露以濡根犀含白玉披金風而舒葉粟
統黃金月殿選才不使仙娥專美星宮考績應與
奎宿同旌

巢林筆談卷六終



乾隆己丑夏鐫

巢林筆談
續編

乙酉春予以筆談六卷付梓四十餘年
來視履所及登覽中所欲吐稍
見於此矣而塵笥尚遺剩帙迨來
間有記言復揀若干條續編二卷
亦知談何容易故云筆有餘妍要
以意緒所觸不能自心竊附坡
不刪多義以博一粲云戊子仲冬
際熙老民龔煒燁又筆

巢林筆談續編卷上

崑山龔煒巢林著

順治十四年 御製明懷宗碑文 駕過思陵爲
之出涕 聖仁如此所以開億萬世無疆之治也
漢儒多以著述訓詁爲經學而言乎躬行實踐則
無如山西夫子其與曹操書云明公布大義於天
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某敢
不臣漢哉以漢臣裁操片詞嚴於斧鉞凜乎春秋
之義其一生大節爲綱常名教之宗尼山而後一
人也按古碑關氏白石磐公諱審道遠公諱毅皆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有至行通易春秋夫子之祖父也家學淵源其來
有自

太史公史記是宇宙第一部大文字而孔子世家
贊推崇至聖又是秦漢以來第一人獨孟子與荀
卿同傳未合

顧瑞屏先生年九歲時嘗戲縣庭縣尹方坐堂呼
而責之曰爾童子頑甚曾讀書識字否對以初學
時文尹曰試爾一破題出王坐於堂上卽翹首而
應曰望之不似人君僭稱王也尹大奇之

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貨

專君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

兄孟容以錄科案名誤隸昭文稟監臨喬公公不
顧兩牙官叱去威甚時督憲尹公兼攝學政錄科
案公定也因具呈公卽移送貢院曩者揮叱之牙
官見係督憲送考革面趨承絕似戲棚中丑淨站
班

五霸齊桓爲盛其最足服人處尤在存三亡國
予最愛浙中谷先生誠文超妙聞選貢時學使顏
公索其名不得物色之先生爲賦十畝章吾邑周
止崖先生文亦高超選拔後卽掛冠爲道士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三

生負花癖而心性尤與梅近思得餘地種植而不
可得讀周三瓢恭自撰梅花主人傳而神爲往矣
其略曰主人性嗜梅年四十始得數畝之宅周遭
有池池立叢篠主人樹梅環之每寒月矐矐六花
將笑主人負暄花外烹茗拈筆品梅次第倦則橫
笛吹落梅之詞迴風旋舞飛花作雪其或香雲旣
歛瘦影橫斜輒歌小詞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
有人兮結茅屋玄鶴無聲花渺茫主人吹笛花斷
腸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中有人兮居衡茅枕
清瑟兮夢瑤臺明月印花溪上來沈啟南先生爲

作梅花主人圖世稱神到之筆惜未及見

聶政待母終而死知己不忍累其姊嫫而重刑以絕蹤原是孝義之士特不必爲嚴遂用耳尹氏至鄙爲穿窬之微而譏太史公盛傳其事母乃太過劫刺之事本屬邪路俠士往往誤爲人用只一點感激知己之心迫而成此其事則盜其人未可盡抹倒也

因果書謂一生不食牛肉抵半齋予見人輒勸戒尤望聞此說者廣布之按唐律屠牛者在極惡不赦內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鱸魚就烹時其首都向竈神作哀訴狀生切爲絲猶宛轉刀盤間

屠夫臨死其形聲無不酷肖所屠

偶與錢仲堅王郝選桓重劇談靜寧軒一優童至戲以傀儡品題三人都肖予笑謂彼置我何等徐曰冠帶上場定是正人模樣予口占句云早被塵埃埋本色不圖寫照在梨園

鎖院按牌點名不得越次戊午南闈乍點官籍次已大亂諸生墮冠遺履考具狼籍甚則顛仆踐踏以致譁聲雷動監臨因有士胥之奏其實不過因

送考者夾擠耳辛酉添柵闌之遂無此患

唐宋之間等詩非不佳而其人則非人也是畜吐人言新城謂爲人頭畜鳴反矣

外曾祖芝山葛公剛與弟寧調公鏘並善畫馬芝山公馬尙留一冊於洎修表姪處而寧調馬不可復得予少時聞商邱宋中丞購其函價重一時歲遠蹟湮世無有知之者特誌之

詩以道性情史議杜工部褊躁誕傲而工部詩絕無此氣然則史所譏者非其本性緣喜沉飲多所觸忤故得此名不然性情外詩必不能如此之沉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四

着篤摯

廟堂詩不得露寒乞相所忌在俗山林詩不可沾軒冕氣然亦忌酸

梨園所稱老郎菩薩者一粉孩兒也平時宗之臨場子之顛倒殊不可解或云卽唐明王吾則有說以處之開元精勵盡人可稱爲宗天寶昏庸優人得褻爲子恰合兩截人

金陵牧羊亭有素檜墓人呼狗葬口碑絕妙明時雷震一牛朱書秦檜檜墮畜久矣非狗卽牛猶遭天譴檜之受罪寧有窮時乎一時之漏網未足爲

幸也

翊甫大舅氏著夢航雜綴其謚畧中姓名有側置倒置者以差等陋劣故徐太史詩有直筆風霜誅黃土句

先君作三里橋雜誌書未婚守貞者二一故明工部員外晉鯤女名菊英未詳所字一廩生李嘉慶女字瓊州守方國祥子登熊

義山詩丰神在字句之外但襲其藻采而猥云學義山也正恐義山不認

後漢王朗家傳以秦始皇為無德之君除其廟像

集林筆談續編 卷上

五

快事也阮亭先生劍州鄧艾廟詩云劍閣至今思

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二語甚于毀廟

凡事可忍而家國之仇不可忍留侯之最可敬者

在為韓報仇博浪沙一擊事雖未成而六國後之

起兵亡秦肇端於此蘇子謂其不忍忿忿之心逞

于一擊為圮上老人所深惜未是的論

予嘗與顧仲貽輩謁韋左司祠啟扉而入既出行

數武矣仲貽獨迴身闔其扉爾時心許其為信實

士

張斗南贈予詩有星辰河嶽是君身句是何言也

彼蓋以予之不諧於俗故作此不量輕重語以矯之斗南死予亦不復鼓瑟矣

陳承祚三國志非獨大指紕繆即隸事亦多失實其論武侯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修父怨也索于斛米不與不為二丁作傳鄙極矣後世握管者不免狗情黷貨壽之作偏歟

予嘗論典午百五十年中可以君人者惟明帝一人武不及也高貴鄉公之弑武所與聞而其後怡然受禪明帝追論及此至以面覆牀有晉祚不長之嘆其立心之相去何如乎蓋不獨天資英睿矣

集林筆談續編 卷上

六

享國不永惜哉

北朝魏孝文以後又有周武帝南朝諸君無一及

者論世而執中外之見迂矣

高歡之有澄洋猶司馬懿之有師昭而人才愈下

人道愈絕

先夫人嘗患重瘧熱勢方盛恍惚見朱衣人稱文

曲星官有令漸覺熱退涼生越一宿遂瘳吉星靈

佑有聲有形奇矣

隋時盧太翼目雙瞽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是以手

為眼者也外夷有躡國暮夜覲金便知好惡是鼻

亦可以代眼矣皆大奇

才人不壽可惜故人長謝可哀歔歔悼往有二俊焉其一白晳疎眉目下筆有精彩則爲婁東諸生錢仲堅玉階其一貌若處子見人不發言爲文清綺喜吟善吹簫則爲虞山上舍蔣喜侯燕二君蓋從母昆弟年才並茂者也予識錢于童子時閱數年以世誼交蔣氏諸昆喜侯行五時亦未冠也予孤介迂蹇當爲英少所棄二君則款予甚而握手依依之致喜侯尤不勝情甲子秋同晤于白下歡然道故仲堅共晨夕者十餘日喜侯則以寓隔稍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疎已聞喜侯已掄魁官籍中不知何以置之予方深惋惜而喜侯尋以病沒仲堅亦相繼死嗚呼連璧並摧風流頓絕喜侯神氣未王常懼其非壽徵而仲堅則氣象開爽不似不滿三十人也然仲堅長於喜侯得年較優而喜侯有子仲堅累聘而不及娶又可悲夫

從夏鎮抵南陽時當落照雲霞曳天澄波倒影俯仰上下無彩不呈俄而濃雲四布寶淨色忽焉慘淡已又推出新月清光一鈎疎星萬點大塊文章真是變化不盡也

五妹最喜予尺牘一日妹倩至偶誦一札無遺句予訝曰君從何處看來曰耳熟焉耳以是知妹之吟誦不去口予胞姊妹四人皆識字曉文義蓋先夫人敦詩悅禮之遺也

太倉張海山爲其子觀海聘蘇景山女

黃門米用之母

大學衍義一部白金二兩成禮貧士法此便不難於婚娶

風俗通汲令應郴爲杜宣釋弓影之疑晉書樂廣剖析角影兩事也而孫月峰認爲一事以弓影爲相延之謬凡遇古書疑義不可不深考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八

昔年曾有一敝衣破笠哭於門外者家人叱之不去先君詢其來歷自稱晚生湖廣人父任縣令身亦例監父亡貧困流落至此因問知文字否對以曾做八股先君以遠方之人題試之借題乞哀亦小有文理因食之而資之以錢謝而去已往隣舍求乞則自稱小花子叫喚百端嗟乎以士自待則士矣以丐自處則丐矣士與丐亦何常之有

明祖時宮中猶揭武后像錢惟明唐諫之幾得罪帝亦尋悟撤去想見象山剛正孝陵納言爲宮寢計至深遠也然后有一言足傾普天下才人之心

者宰相之過有一事足慰千萬世人子之心者母服三年

一士以喪偶娶娶婦作詩云同是人間不幸人其子改幸為義字

昔遊鍾山路逢一野夫喃喃孫吳故事予甚異之近又登杭之烏石山小坐一亭杳絕人境尋有一旗卒從林中採取野花謂予此處修心最好此二人殊勝俗士

出言有章固妙而通文太忌酸腐且亦間有觸忌表兄葛綿祖四寸初度一友云與君交總角忽忽

葉林筆談續編

卷上

九

不惑年矣綿失色

一游民犯奸鞠之婦供和奸其人力爭強字以脫婦罪此為不義之義猶足愧天下薄倖人

西湖色色可人惟厝棺山陽最可憎己已遊湖戲為湖山諸神作一奏除疏明年 大巡詔下湖上

停棺葬埋淨盡拙文先為之兆也

仲長統樂志論起首數句須富人辦得不如衣食粗足逍遙山水八字

近時同姓往來即非其族亦稱宗不書姓昔張黃門受先為天如太史作序書盟弟張采二公同里

至交並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風古矣

數時報節已屆清明閒步郊原枝間柳桃花鋪菜麥春林漸盛黃鶯紫燕何樹不啼春水方生黛甲素鱗何波不躍一切卉木禽魚之勝多是文章朋友之資獨惜少年一去不迴為歡常如不及

沈歸愚先生試鴻博歸有童子引一病婦欲附舟尾詢之乃其姊為宦妾逐於主母者同舟有難色先生以其情懇強載之中途婦死先生為棺殮舟子將棄諸路先生惻然曰生死雖殊思戀父母一也羈魂千里殊可憫又厚予船直歸觀其家王松

葉林筆談續編

卷上

十

筠云

予於四六文最喜庚蘭成喜其香艷中帶蕭瑟之致猶有楚騷遺音次則李玉溪其氣疏達而不滯其文清麗而不靡

科試之案臨崑邑自海寧俞公始俞公之准案臨葉履成先生有力焉不知省邑士多少盤費

古來命名莫異於吳景帝四子太子名震 字商 次子名震 字翽 又次子名柜 字盛 又

次子名慈 字黎 予以命名原使人有以名之也必揀目不經見之字使人不能舉其名先失命

名義惡乎成名景帝太子不嗣位三子亦俱無稱
於後

漢記樊英有疾夫人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實
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愚以妻問應答
婢拜可受

宋御史羅汝楫附賊檜劾忠武其子鄂州知州願
則賢者也以謁岳祠立死又嘉靖初年檜裔孫湯
陰令某稱循吏亦以祭岳祠嘔血死人謂忠武怨
憤未平也愚以惡惡止其身至純至粹如忠武必
不以檜楫之惡而讎其幹蠱之子孫此必傳說之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誤不然則亦會逢其適耳

偶錄舊作至癸丑試卷不禁太息涕洟思成都趙
公不置也子時沉淪小試蒙公首拔不幸猝遭大
故公爲惋惜累日手書慰藉情意悱惻後公卒于
官公之子猶索文以相資益稱是先人遺命嗚呼
偶然得當終始惓惓世有真賞如公者乎而予一
生坎凜無以副公之知慙負何極公諱膾鄉進士
居官清廉慈愛應祀名宦
靈非美諡惟周靈王生而有髭又稱聖主故諡爲
神靈之靈與凡諡靈者迥別

選近今詩文不容阿好尤不可徇情阿好失之偏
徇情并失之僞矣

我崑清和里社爲最盛望前後三日鄉城之神都
赴山王廟昇神者飛步競前謂之朝山王今春夢
至其處喧闐如其時衆擁一綠袍神至美少燁如
也見予倪躬作迎狀覺而異之令奴周視各廟見
一廟有綠袍少年神如夢所遇因以瓣香附一絕
云雲山渺渺隔青城夢裏驚疑絳節迎豈是朝回
金闕後爲傳綠字又分明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厲上臺將至施憚甚乃具牲醴虔禱關聖汪粹至
無所不狎侮及下操汪矢爲斜風所吹全圍俱脫
細責幾斃施九矢皆中受上賞

明侍御張公憲臣之封翁洪志但稱其還金而未
詳其事予訪之故老始悉翁以操舟爲業有老者
持黃布袱來雇船翁問所往云年老無子變產就
養壻家舟返已薄暮矣早起見布袱在翁曰噫此
昨老養命物也急鼓柁候諸途老者果杖而哭至
翁具言來意爲還金老者劈半謝翁翁堅却而去
侍御少時教養外家初錄縣試將詣府告父已出

案翁驚曰爾有何病出汗耶其淳樸如此

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自永嘉以來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史多失實如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乃天下之惡歸焉符堅賢主妄書賊君凡諸史官皆此類觀此知古人之飲恨于簡編者不少蔡之稗乘豈曰小補逸自言吾不閑養生郭璞為筮五百歲今始逾半

道士劉順祉兼習堪輿家言晚年盡以所得酬資建斗母閣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神鬼茫昧然所親見者亦有一事乙未元旦有妹之乳媪忽為鬼物所憑偃僕作老人態將鬚唱曲家人謀所以餉之一奴私議用素距媪居甚遠也憑者即呼其名而大罵之予時年十二歲厲聲呵叱終亦不較良久媪惺詢之茫如也

橋李烟雨樓四時皆宜予自己巳登此得領彪湖春色忽忽五年往矣重陽在望桂香猶復襲人龍樓湧翠懸以秋日別具晶瑩再得芙蓉冒綠池則全美矣登眺之餘賣茶者採菱餉客色味迥殊因思荷香雪景又不知何年得備覽此勝癸酉重陽

前二日書於角里街之觀稼樓

清談最有致但只宜閒散人

唐潘好禮廉執不阿其子請舉明經公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此似太嚴然無才而試亦間有夾帶械示者以視公之自治何如

夫子稱公哲哀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仕按此知夫子適齊必不為高昭子家臣

湯臨川見改竄牡丹詞失笑作一絕云醉漢瓊筵風味殊通天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却愧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王維舊雪圖儉父亥塗佳製最可恥

國朝會試順治中滿漢分二榜康熙庚戌以後始合滿進士名賢日起而 殿試鼎甲則屬漢人予讀管子大匡而知桓公之殺公子糾管仲殺之也仲既知國人之憎糾而憐桓稱其惕而有慮非已莫容則其心早已傾注於桓矣何不竟奉之而又臣糾是以子糾為餌也射桓而中其鈞是陰縱桓也桓與糾不兩立桓立而子糾必不得生子糾之死舍管仲其誰歸獄哉

建文忠臣有過於激烈者予竊傷之永樂之篡天

下萬世有公評而詈不止則愈櫻其怒而株累益多原諸公之意豈以爲建文之難普天下皆當死殉者歟以永樂之殘忍而子孫享國長久不能無憾於天或云宣宗是惠帝遺孤仁宗養爲己子信否姑以平我不平

西山女真觀有二 聖祖親臨者在紫石山其分出者在靈巖曰小桃源今春妹倩李天柱母周夫人六十壽誕建延齡道場於小桃源予亦一往有紫石山靜方師在焉其先師稱四師者與先夫人同爲葛太常中恬公曾孫女以未婚守節度紫石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山爲女真者也康熙己亥之春先夫人建醮於此其時四師主壇觀中師及小桃源來者並遵其規威儀齊整唱誦清和令人有二代禮樂之思今先夫人與四師辭世已久其徒靜方亦老矣話及先夫人姊妹間情誼與一切登臨勝賞說法講經宛如昨日事蓋不勝存沒之感焉

向人說因果信者半不信者半然有一半人可以發善心過惡念其利便溥勿以不信者之藐藐而失信者之躑躅

星回節改正蠶鳧紛集之時歲饑民貧增鳩鵲可

憐之色等粟米於珠玉駕藜藿於膏粱田以養民今則視田若浼典以質物茲則有典空開檀楡之雕刻精良祇充薪價卷軸之縹緗璀璨不值紙錢兩粟侈談點金無術士人盡西華東郭兼索米之奚從乞兒遍北里南隣更填溝之不少索逋者不敢復權子母總屬空還荷擔者無以給其妻孥幾尋短見散陳因之倉廩 皇仁已極靡加積凋劫若河沙 國恩亦難遍及幸甘露零而瑞雪降爲我 后兆其豐年若螟騰去而蝨賊消在爾神界以炎火乙亥除夜筆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先安節寄葉文莊民風詩云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近見多少邱墳濯濯正如公詩所云

我邑東西兩塘甲族萃處往時棟宇凌雲軒車盈道一交冬月米船擁塞比年各宦所業田盡歸於鄉瓦冷烟寒斷楹不續人踪稀少草蔓當街奇荒之後益復拆毀曲巷小衙白地居多偶一入城不勝泣然

吳中大疫民居多粘籩籩籩三字於門首云驅邪也不知創自何人按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

馬祖剪楮為兵以駭眾各戶多懸籛籛籛籛四字
厭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詳音義此等字大約
如酉陽雜俎所載鬻字之類

韓文公送董邵南序思燕趙屠狗士過田橫墓感
橫義高為文祭之道學人具豪俠性方不入迂濶
一途

管公明云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
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此論妖異
最徹

予幼讀孟子常有一種悽惻難過處殊不自解後
讀史漢等書不知傾多少眼淚蓋情文相感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

東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晉民富而吳民貧 聖祖皇帝諭中語也吳中繁
華氣象迥勝於晉其實多藉外方生色 聖主身
在九重洞悉其艱明目達聰雖重華無以加矣

世宗丕承 今上繩武澤及吳民視他省有加一
言而為萬世利猗歟休哉

李方叔祭蘇文忠文有曰皇天后土鑒一腔忠義
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奇壯語大為公
生色按公生平實無愧此語程篁墩作蘇氏禱杭

豈猶修洛蜀數世之怨歟

明崇正時曾道中官問詞臣今市肆交易止言買
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莫能對輔臣周延儒
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
與者不待交易故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帝善
之然亦太穿鑿愚以此語定起東漢其時都市之
盛侈陳東西兩京俗語買東買西言賣買者非東
即西沿習日久遂以東西為貨物替身如方言稱
主人貴東做東之類着落東西二字而不言南北
可知

東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朱冊韓先生年過甲子舉三子長存章以選貢仕
道州判官次厚章以廩生應博學鴻詞徵次章亦
廩生並負文望當徵君之在京師才名大震公卿
咸以木天相待惜未及 廷試而卒今其子兆曾
為名諸生

子玉殺而晉文喜孟明用而晉師不敢出凡人怨
積於仇讎者必深勇激於憤恥者倍奮感生於恩
宥者忘死一夫拚命萬夫莫當兩霸主所見同而
楚成失之矣

晉王敦桓溫叛臣也而世說猶稱敦為王大將軍

稱溫爲桓公六朝名教頹陵恬不以逆節爲異
唐武氏之亂成於徐世勣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
實由于長孫無忌之私其甥當承乾之廢無忌等
力贊晉王太宗尋悔之欲更立吳王恪夫再易太
子誠非美事然爲宗社大計又不得以常理論雉
奴懦恪類已知子莫若父矣無忌以恪非長孫氏
出力諫而止高宗立遂有聚麀之恥未幾而遂有
數穀之禍無忌早已不保其身世勣亦一傳而覆
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可懼哉
中丞慕公天顏撫吳亦稱慈愛獨與平湖先生不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光
合速之去何也先生後任靈壽初謁直撫格公公
迎謂曰放心做好官勿慕撫我也已公迎 駕五
臺 上問地方孰爲好官公以先生對出卽疏薦
云清操素著愷悌爲心履任方始聲教已洽讀此
慕公有愧焉格公諱古爾德滿洲人
我邑健菴徐公稱湯文正公撫吳以海忠介之清
剛而去其煩苛以周文襄之慈愛而加之方正四
語人與文都不朽有一大僚劾文正公撫吳無一
善狀者係徐公門生其亦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歟

每見家中補綴舊衣喜逾新製
讀 御批捕蛇說知 聖主無念不切民瘼敢告
司牧日跪誦之
凡遇古書中奇字奇句草草讀過如未讀然不佞
稍事涉獵有難解者間亦標而釋之積若干條緝
數卷題曰翰藪探奇噫翰藪靡涯探奇何盡年衰
病廢涉獵無多正復貽笑博雅
兩闈不出擬題夾帶之弊已絕矣惟縣府試尙有
通外葉者夫子弟必端其始甫就試卽自欺欺人
文行兩失異日安望其佳况倩鬻皆干法紀所爭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辛
小而所失大爲父師者不加檢又從而導之不亦
異乎
駢體易涉浮出大手定不同倪文正公撰周忠介
贈太常卿誥命云希聖得清擇節取苦二語已括
忠介一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特旨江南學政着陸隴
其去閣臣王熙回奏陸某已身故 上嗟惋久之
曰本朝如陸隴其者亦何可多得嗚呼先生理學
經濟無日不在 聖明眷注之中將起廢而昇以
文衡復嘆逝而思其懿德 聖賢相遭 君臣契

合足令千載下感激欲涕也

擇將帥在智謀而智謀非膽不決選軍技在力藝而力藝非膽不奮膽不可見猝投以艱險而精神意氣之間無不呈露則試膽之法也明末有一廢員負絕力投秦良玉軍戰鼓方振秦察其有怖色遂不用

成南塘選兵議云第一可用是鄉野老實之人切不可用是城市油滑之人大要以油滑者狡獪難測老實者誠信易孚其言良是但鄉野之老實者皆務本耕種輟耕而投軍終屬游手能必其不油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滑乎治軍者示之以恩信肅之以紀律齊而一之亦何不可用之人哉

任將必豐其資財所以備賞募之用而掠取者必治功臣不責以豪奢所以酬矢石之勞而驕縱者不貸

嘗讀孫吳司馬書其大旨總不脫經傳合之古名將攻守之法亦無不然善讀經傳者會其意而通之文事武備皆取則焉今人只囫圇讀過耳

古有三陳以星宿孤虛爲天陳山川向背爲地陳編伍彌縫爲人陳而員半干則曰師以義出沛若

時雨順天時爲天陳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爲地陳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爲人陳蓋其經術湛深故立論尤確

明閩中黃公克纘作閩三忠祠記云世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我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血可化碧之魂三忠殉建文之難此數語絕不迴顧永樂直哉千古不磨之筆哉三忠祠祀閩縣葉公福莆田陳公繼之莆田陳公彥回後黃公亦著危節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先君極慕方奉常引以爲法奉常詩有布帳隨予五十年句常誦之以勵儉節

予讀古文自左傳始先業師審其音節知所好在不令背誦而記憶較熟已課史記則去左國之重者而盡讀焉人不從少時讀古以時文餘力旁及定不相入

劉子玄謂秋胡妻直以懟怨厥夫而死持論甚偏升菴以貞烈予之是矣又云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於義又不合愚以胡妻恥夫行薄且以自明已志妬云乎哉若伯玉妻則以夫誦洛神

賦而死於洛川者其事迥不類

從弟煥從叔母王安人自真義反觸橋舟覆同舟
溺死二人而安人母子俱無恙予於此益信因果
蓋寶臣先叔曾以千餘金助建萬年橋又嘗治航
便民獨任所費而不居其名

夏月赤日行天炎氣逼人衰年怯暑大是苦境舊
聞處州括蒼山有綠天深處綠竹徑入百二十里
綠陰五里一亭十里一室明劉一介處此六十年
懸想便覺清氣可挹

予作李節婦傳先敘地而及姓氏亦偶然耳有議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予從無此敘法者予謝曰一生只熟讀史記實不
知史記之非法也又譏予非史官居然為人作傳
予又謝曰我今而知立晏先生之妾矣何乃作列
女傳

我崑書籍之富往時甲於東南蓋緣東海三公並
以詩文遭際隆盛 上賜及四方贈遺積之既多
又不惜多金力購宋元以來善本廣搜遺逸簡編
裝潢繕寫殆無虛日縹緗充棟不獨傳是樓一處
也邑中故家舊族尚多先世藏書諸紳士亦不乏
收買書籍者近來大姓日落書籍亦多散之外方

可勝感嘆

丁卯之夏有粵東蕭系良彙數百金往京師捐教
職遇予於淮上出其文示予則歲科領案作也充
滿有力予謂君中才場後就捐未遲時王桓重同
舟亦以為然蕭唯唯去越三年桓重入都遇之云
上科以應試缺貨不果捐尙留滯此頗追咎予予
聞之詫甚貨其文而勸之試亦情也聽不聽彼自
主也試而不中命也因試而缺捐貨非萍踪所及
料也及今思之熱腸尙有失誤出言何可不慎

仲弓父史記但稱賤人論語註直書行惡朱子必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七

有所據若但以犁牛二字按之當是一蠢材為世
所鄙棄者

宋武公生仲子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則仲
子之為夫人天定之而仲子實惠公之妾也春秋
以天王下賄侯妾為綱淪法數之侯故始隱而不
始惠然則天能造命賦形而正名辨分必俟聖人
之參贊歟

讀李蘆洲奏畧知先生不但制科名元即居官亦
卓乎名臣

一字千金甚詞也而亦竟有之宋高宗購王右軍

書以千金易一字見書函譜

千墩廩生顧衣士少貧苦倚壁讀書至濕蒸衣爛其手抄書積有千卷一苦心士也其造就門人亦多有名譽

丹陽陳少陽先生墓鑄汪伯彥黃潛善跪像嘉靖間鄭普過之題柱聯云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蓋慙伏也向以跪像之鑄不過戮辱奸賊以雪公憤孰知竟有魂憑則杭州遊人之溺擊槍肉亦不是不受痛苦者快哉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五

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縛跪姚廣孝像亦快關聖廟應鑄呂蒙像伏罪於旁懸潘璋頭于周將軍刀上

新城詩似覺平易其難正在此詩到自然極難自然到極處反覺平易細按其命意措詞原是不平不易也李長吉幾於嘔出心肝虧他絕世聰穎嘔得出故妙人無長吉之才刻意追新取異露出一種咽塞之態意晦詞澀奚取焉

天上月色能移世界邵茂齊之言也聞鴈主人引而伸之曰石上泉澗梵剎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

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淨金碧之形披之則醇慘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於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為我也形容月色之妙全從深體得來予於傳奇最喜泛湖一酌良弓藏兮大夫速扁舟之駕溪紗猶在美人踐一縷之盟湖顰蹙於吳宮愁花泣雨敘團圓於舟次惜玉憐香慨多少金粉繁華都成榛莽舉一切干戈槍攘悉付烟波是耶非耶姑留為湖山佳話高矣美矣休覩作桑濮遺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上

五

音每當月白風清更闌人靜手撥琵琶而切響曲分南北兮迭賡且唱且彈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飛渡行春橋矣

巢林筆談續編卷上

終

巢林筆談續編卷下

崑山龔煒巢林著

性理書歷周程張朱諸大儒已透闢無遺蘊後人讀其書守其說盡得性分以內事無欠缺足矣王文成公一生可謂盡得性分以內事無欠缺者只緣多其詞說反滋擬議世之偽君子儘有假談性理冒得道學名者尤不可不察也

唐自貞觀開元以後政治無過於會昌衛公之卒宜書故太尉衛國公李德裕卒以表其相業不然或書崖州司戶以譏當時執政者之傾軋宣宗之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一

信讒而綱目削其官皆不書釋之者曰以黨禍未解也夫牛李之黨人孰不知有君子小人之辨哉知牛黨之多小人則不得以黨禍罪德裕矣元祐紹聖之際君子未嘗議司馬公也

爐香烟裊引人神思欲遠趣從靜領自異粗浮品茶亦然

內室之施簾帷向矣移之廳事看戲移之戶前看張燈賽會久已成俗然猶不失障蔽之義近聞吳趨有并此撤之者

毛詩四月章先祖匪人句愚意作先祖匪猶夫人

也解

古之箴言者曰興戎曰階厲曰起羞曰生垢至括囊緘口遠佞放淫詳哉其言之矣不假樵一二談也乃有乘於人之所易忽而發於心之所不及覺矢口而出造業無窮約畧十餘條舉為炯戒逢人骨肉之懣而漫插一語緣以增怨增嫌曩不自我而隙深由我其所當戒者一也聞人閨閫之私而微逗片言以至傳一傳十謗不自我而聲溢由我其所當戒者二也見人詞訟而稍參末議慮非不周也而此之得計何以處彼有陰受其禍者其所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二

當戒者三也見人交易而偶談價值意非不公也而賣者之情急於買者有難言之隱焉其所當戒者四也文字之工拙何常瞥見而轉述其短至造就改觀而名猶錮於前詆為害豈淺乎其所當戒者五也賦形之妍媸何別當前而戲嘲其醜倘採擇有人而事或債於偶綽抱憾何窮乎其所當戒者六也高談雄辯之餘不檢者容有失誤而於廣眾中攻其破綻使人神蕩而形茹其所當戒者七也交游聲氣之場務名者豈無過情而於談諧間證其偽假使人聲銷而價減其所當戒者八也人

以無能濫等正欲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語使彼無可容身其所當戒者九也民以末技丐食亦屬無計謀生而或沮以老成之說使彼缺一飽飯其所當戒者十也謔言卽不爲虐而輕浮失其長厚終非積德之源其所當戒者十一也綺語非不怡情而心志緣以沉迷卽爲導邪之路其所當戒者十二也凡此皆衝口易犯駕駟難追而人心風俗之厚薄係焉亦禍福災祥之機所由伏也我同人其三復之乎

予於後俊中極許李鳳詔爲知音以其讀古文能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三

中節也

常思遍遊名山水而阻於無事之忙限於不足之力今老矣虛願難酬矣披覽名人圖畫恍若置身其中亦可少補遊屐所未至

金世宗感昭德皇后之節終身不復立后元武宗兄弟之讓皆極人倫之至而爲三代以後誼主之所難書之史策感人正復不淺

妹倩嚴效義曾有西湖之遊招予同往予曰西湖烟景夢寐不忘有尊舟之便不須辦得遊資君於西湖爲客僕視君直西湖主人矣已予病發不果

效義沒常念此情不置也

關仁勇至大至剛陰謀或不及防故白衣搖櫓呂蒙得襲其後岳忠武至純至粹詔令終不忍違故金牌碎至賊檜得售其奸天不欲漢宋復興生此二賊千古恨事或疑各爲其主呂蒙不得例秦檜不知仁勇之生死漢室之存亡係焉亡漢之罪孫權不追賊名蒙之坐貶奚疑

箕子去之朝鮮故武王卽以朝鮮封之而迂儒遂疑武王有防箕子之心置之外微此真小人之腹也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四

金仁山先生識力極高如西伯戡黎辯以戡黎事屬武王微子不奔周辯以面縛事屬武庚皆足以破後世之惑

向傳丁祭至虔者爐烟結篆有使子路來享子貢來享等字又聞我吳文文肅公震孟祭聖聖座前放大光明懸如星斗直是夫子親臨不僮遺賢來享矣今乾隆二十二年學使李公因培案臨我邑時值秋丁預令所司整飭祭器親率諸生演習禮儀臨祭嚴肅亦數十年來所未有公又於新進外取備卷童生充聖廟僮生

事有名爲利民而其實厲民者今之社倉是已周制縣都各有委質以待凶荒自漢至隋唐常平義倉迭舉其猶有古之遺意歟日久弊生朱夫子已極言之矣今上乾隆七年江蘇徐中丞倡立社倉勸寫兩邑穀數千石歸縣勾稽而以糧戶之家者點充社長輪轉交代以致出納弊生懼累者多不願任承辦吏益復多開戶名索錢免點於是任社長者靡有不空空則扳連親族貽累無窮比年歲不登試問社穀有一粒在民間否爲法不善可爲太息金華社倉記云王氏青苗本意未嘗不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五

善弊在以縣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也我鄉舊有同善會建立社倉其始付托得人貧民頗沾實惠以後交代日非此舉遂廢世情多僞卽所謂鄉人士君子亦似難信在官在鄉均無善術迂愚之見不如以社倉穀附貯官倉備民間旱潦濬築之費是或一道空名滋累無爲也

隋書隱士李士謙云陰德譬猶耳鳴惟己獨聞人無知者此論陰德最精

予前擬作試士說有表多浮詞不若詩之可以道性情歌功德且聲律既諧駢體不患不工等語近

奉旨改表爲詩草茅愚見亦竟有適合者

予嘗詣學宮看廩保先生保結其時朱有成帶醉容於忙中趨而揖予連呼海內第一知己予愕然有成握予手曰君不憶三年前批閱拙文乎予曰讀君試作超妙可冠場抑置二等爾時殊不平僭評數語恐未當有成曰惟其字字中肯所以日夕不忘不然朱大傳豈好諛者哉片言偶合深人感嘆如此

予少時聯句郊園有有菜一畦忘世味句爾時卽慕斯境以農圃老初志也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六

蘭園鬻於邑廟人多惜之然原始要終有不幸之幸焉蘭園卽春玉圃在葉文莊公居第之東公之元孫孝廉恭煥煥孫水部國華並敦風雅相繼創闢其竹木泉石蔚然深秀其堂曰大雲曰小有其亭榭曰烟鬟曰霞笠其軒曰據梧其閣曰樾閣其徑曰綠天雕欄紫綉綴景如畫洵東城勝地也前後幾二百年士大夫觴詠不絕不可謂非盛且久矣邑乘以名園誌者不下數十今皆蕩爲冷烟惟此爲魯靈光殿且地近試院蘇太人士之來試於崑者靡不游息其間一湖園之所自而知文莊之

遺澤至今未泯藉神廟以永垂不朽豈非斯園之甚幸歟

先業師朱維暎先生無後婿周鯤莊振邵以父母禮事外舅姑先生沒迎外姑陳夫人養於家并嫁其季女居心厚矣而鯤莊亦竟以無後終天道洵難知哉

山妻王氏以六十一歲終顏色槁悴久矣其斂也忽端好如少時舉體甚輕異哉予聞重者淪墜石不上舉輕者飛越雲不下沉舉體輕當得好處去矣氏方數歲外舅豐城公請名於乩仙仙大書瓊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七

林二字知其根氣本清一生虔奉二氏發病之夕猶燃燈焚香誦經更餘至痰壅而止嗚呼此其所以致斯異歟

邑中花卉之盛今惟觀廟矣太乙殿之老梅碧梧道院之綉毬牡丹崑廟四美亭之桂花皆可觀馬鞍勝跡久湮四美亭遂爲山間最佳處

生從何來不必問不知死從何去一生以花月爲命脫不得仙化作花間蝶月中蟾亦不惡

人皆以妬爲婦人病國策不曰妬者情乎以情而妬殊可原黑心符只做得一面文字予持論極平

作原妬云人之生也不能真情以處而夫婦人倫之始情尤深焉婦人從一而終情何如其專也使爲之夫者亦由敖由房堅其偕老之思同穴之誓豈非閨房之福妬何從生惟是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或賦嘖彼或歌期我始之如膠如漆者漸且有洗有潰於是以愛夫之心激而對夫終亦不忍竟置其夫因遷怒於所愛所私之人而所愛所私之人又或工掩袖之讒使狂惑迷亂者虛恭而實怨外懼而內猜轉輾以成婦之惡名究其所以被此名者特迫於情之不能自己耳是夫負其婦非婦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八

負其夫也而世不察槩目爲獅子吼騰脂虎夫果如獅如虎我亦不能爲妬者貸然所以釀此獅虎者又不能爲其夫寬天下之至近者莫如夫婦平日之云爲動靜詎不知其性之剛與柔乖與和乎逆知後之必不可制止不當撻其所忌而姑以漁色者一嘗試之卒之累已累人其責不仍在夫哉故名妬釀惡其夫皆不得免於罪而妬有差等處分亦自有別其甚至於獅虎者暴戾恣睢本屬情外之物不可恕而不至如獅虎者怒言怒色祇由情之所激故可原夫天下情外之物不常有大抵

激於情者多耳自有此原不獨召妬者自反知悔
卽妬者亦且心平氣和未始非療妬之一術也
有鄉民鑄一鐵叉而銜其柄尾刺解兩用戕賊物
命不數計矣一日渡橋見一大鯉奮叉直刺失足
墮河而柄尾之銜倒刈其頸身首異處業報之奇
如是哉

邑有兇民吳才殺兄放火嫂及姪女皆灰一姪方
數歲蛇行出檻下奔告其舅報官刑訊供與保正
協謀患兄常作偷兒故也獄上剛才於市保論斬
而先已斃獄此事發於數歲之兒且出諸烈焰中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九

豈非天哉

陸羅源評予湖山記遊云筆墨間無非香氣叮咛
外別具鑪錘極才子之能事銷騷人之怨思予嘗
讀其遊黃山詩知其山水與本濃故於斯記不禁
欣賞孫正凝謂絕似水經注

周忠介公識鹿公善繼於白鬚過堂時謂天下豈
少烏鬚藥此公獨存本色不避時忌定非凡人公
之留心相士如此鹿公後殉國難

癸丑三十初度妹倩陳篁嶼以竹刻仙人暨盆樹
四種爲壽一檜尖一迎春一山桃一黃楊並有佳

致今又三十年僅存黃楊檜尖二種亦以不善剪
裁蔓非昔觀矣然猶幸留此以表雅贖

王阮翁間亦輕信不稽隨手撰記如會稽諸生徐
藹病瘵死死時云見一白衣少婦以藹爲張睢陽
公後身婦卽公殺以享士之妾尋之十三世始得
報復云云試思公之精忠大節睢陽之人感激而
爲公死者不知凡幾寧獨一妾使妾死而公屈身
以生公誠無辭於妾公死於忠妾義不得獨生死
於守城之日與死於公死之時先後一間耳若以
前死爲恨設公不殺妾妾其偷生於城亡之後乎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十

報復之說使死義之妾負不義之名是誣妾之甚
者也公嘗顯靈於正德年間自歛歸天之後押案
東嶽侍直蓬萊爲景佑真君爲忠烈大夫其在天
之靈赫赫也卽使應運下降亦必命世大賢而乃
以一病措大當之耶是又誣公之甚者也昔晦師
爲諸生時應試江陰親見一生以慢公擊死以此
按之誣公者危矣

做官做家截然兩事併而爲一不祥莫大焉

吳城之東北隅有師子林地以林名者有竹萬竿
成林也林以師子名者綠竹外多怪石如狻猊狀

也相傳為貴家別業未詳其所自始殆如孫承佑之占勝滄浪後得蘇子美而始著者歟元至正二年有天如禪師之弟子建寺於此賜額菩提正宗於是以前輝吐月立玉昂霄名其峰以小飛虹名其橋以臥雲名其室以立雪名其堂以棲鳳名其亭以指柏名其軒而柏曰騰蛟以問梅名其閣而梅曰臥龍凡諸品題並饒韻趣又有名公鉅筆炳著其間如歐陽承旨序其勝倪高士高太史輩賦其景物以視南城之滄浪亭尤稱瑰偉絕特焉幾百年來興廢不常恭逢 鑿輿巡幸煥復舊觀不

然頽廢於荒烟蔓草中寧惟不得與滄浪競爽即其名亦幾幾乎湮沒不傳矣予既幸斯林之遭際因嘆凡物之瑰偉絕特不能自致其美以蕪沒空山者為不少也

庭前雙桂頗高負風有拔勢思得巨石鎮之適孫氏廢園有六角花臺石四塊媵合如兩大盆每塊約重二千餘觔予值售之一庸匠載以小舟舟覆石落用三十餘人力挽累日始起

為人作傳狀誌銘須如繪像肖其人方好即加修飾亦須存四五分真面目今人只雕一具足好相

逢人便印耳

子孫無不樂道其祖父然亦必予之以可受

史記秦本記黼黻字左邊本從耑字裴龍駒云史記有此等字乃為好本今史記有此字者絕少臨文而搗搗類書常有自構文字而叩之不得其解者

高文襄題覆海忠介公被譴疏有云伏乞優容候用許令陶鎔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將來建豎必有勝於今日不止為一節之士為忠介作進步語極於粹精合着我朝湯文正公所

造

蘇文忠靈壁張氏園記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極有斤兩語下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便是寫滑語

郝遜初見予年纔十四五便有欣慕之色後欲執贄於予予力辭之而基之讀古友輩中能熟左氏全傳者推此亦太原鍛鏤之選也而無如其遭際不偶何

年來懶入骨幾幾着衣喫飯亦覺多事惟與書卷有緣清談有興花月山水有情

王鶴書嘗稱宋玉才不二色伉儷並饒清韵每當月夜賞翫聯吟必俟月沉而後睡果爾豈塵世中人耶玉樓召速亦其所樂赴者歟

銀工出宰相世俗以爲美談不知此銀工乃宋奸相李邦彥父李浦也昔人謂朱溫稱帝重累朱誠之五經予以邦彥之爲宰相雖賤如銀工亦當以爲大辱

羸馬蕭然路建章十年烟雨憶吳閶得親儀羽鴻槃遠却逐氛埃蝶陣忙泥劫永懷憐國士石田寧解笑荒庄別來爲問雲亭彥草繡瑤階字幾行此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七

寧都李公荆山贈予詩也公出先君門故有荒庄之謙風致飄逸迥異時下投贈

交親蕭落常切逝者之思有貧苦而能全其傲者表兄葛韶九其人也性孤耿不肯受人顏色遇勢利人輒避喜甚酒能鑒別書畫作詩必沉思苦吟不落俗調嘗於寒夜共飲小齋酒後剖西瓜相餉詰朝別去見桌上遺詩一絕有殷勤捧出非無意一片冰心沁我腸句其風致可想子莊亮補諸生有名

柴葵陽長子四歲鬚髮皓白儼然自居長老子先

與令尊爲忘年交戲稱爲小友因此小齟齬然其古貌古心固知其非世俗人每自訟其儼也後見予所著記序文數篇時方患瘡抄錄不輟謝予曰君他日吳中文獻也其去世前一月簡子猶謬稱不置

今世盛行陳檢討集陳固才子予却嫌其才太多而不知所裁才多則摭摭富而益浮不知所裁則語無分寸施受俱不能無愧作偏雖由於昔人而濫觴實至此而斯極

村墅孤棲柴門靜掩雖少韵人清話亦免俗物填

狷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七

饑則思食渴則思飲人生莫此急矣烟草一物無與飲食之數何以繫人之思更甚於饑渴長洲韓宗伯烟酒並嗜或問公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公沉吟半晌曰去酒

曾子養到之器必無疾言遽色嘗疑檀弓所載失實如子游褻裘而弔禮未行而遽譏之後乃引過殊少蘊藉子夏喪明節斥名數罪辭色亢激朋友責善當不爾

老友中吾敬張肇生爲館師有品爲廩保雅道

往見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此風最好今則不然家小裕便與胥吏親熟遇細故輒控更一二事遂視公庭如熟路鄉村如此城市可知案牘之所以日繁也昔陸清獻公兩治劇邑幾於無訟其在靈壽時示息訟云健訟之風最爲民間大患欲爭氣則訟之受氣愈多欲爭財則訟之耗財愈甚卽倖而勝亦成一刻薄無行之人况未必勝耶且如有一事我果無理固當開心見誠自認不是我果有理亦當退讓一步愈見高雅與其爭些些之氣何如享安靜之福我願爾民爲耕田鑿井之民不

東林筆叢續編 卷下

去

願爾民爲匍匐公庭之民但願爾民爲孝友睦嫺之民不願爾民爲便給善訟之民語旣透徹而一種慈祥愷悌之意溢於言表若作格言刊布家懸一紙苟有人心者未始不可感格亦拯澆之一助也

長洲沈宗伯 進呈 國朝詩選奉 旨刪輯凡

明臣而仕 本朝者都不入集 聖主重文教勵名節不獨操觚家知所法則矣前修江南通志者盛稱洪承疇諸臣亦義在必剛是所望於續修者學憲梁公試太屬童生時太提調邵公點名頗加

聲色公傳諭毋得作威陵士邵有慙色人謂只此便見邵非科目梁公之爲狀元也予曰以公之賢但以狀元重公淺矣

讀朱註詩經必兼讀古序朱子註四書數易稿而後定詩註恐未是定本陳止齋嘗譏其以千七百

東林筆叢續編 卷下

去

年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朱子聞之卽移書求其詩說蓋亦自疑其未盡的有參考之意以是知朱子於詩註正需斟酌未始不如四書之詳慎其或著述殷繁而歲月易逝有未及盡訂正歟獨怪止齋承朱子之問何不直抒所見而但以未註詩答之殊負朱子一片虛懷前此譏評亦徒費饒舌耳

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聖道幾熄故孟子不得不辨後儒一宗孔孟不過意見微有不同何必互相攻擊愈攻擊則意見愈生洛蜀分黨終不免爲賢者之累

舊例選貢分縣台選一人今得廣額 特恩也外間多擬顧開基王飛藻兩君皆以世家能文而顧尤宿學科試案發顧復第一連前三領案矣外議愈穩及出貢榜新邑拔王而崑山之顧竟出意外

王君先受知於邑令康侯名基田山侯改調昭文西名進士恐其艱於膏火攜之去故其業益進侯喜造就人材其蒞新時建玉峰書屋

明懷宗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甚矣其自恕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不用賢則亡皆專責其君之詞也崇正朝未嘗無仁賢而信之不專用之不久則債事之小人日益進而國亡矣此所謂雖有善者亦未如何之候而槩責之曰諸臣皆亡國之臣哉且亦思用此亡國之臣者誰乎奈何其不自反也故帝之賢賢在死社稷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而言乎亡國則不得但諉罪於諸臣為初學改文其法在申其未申之旨達其未達之詞通其未通之線接其未接之樞傳其未傳之神足其未足之氣呆板則啟其靈機徑遂則導之層折單薄則加以襯托枯竭則生以波瀾夾雜則芟其蕪詞累墜則鑄其贅字蕭弱則振以健筆俚俗則澤以經腴蹈虛則益以精實太實則提以翻空因題體而繩墨之就思路而引伸之即文境而開拓之昔先業師朱維映先生能盡其妙我邑人才蔚起而黃律陽兼詩文書畫尤其表表

者也

慶賀弔之施於年親世契禮也匪其儔類瞰富者而僕僕往拜國人皆賤之有壽狗喜蟲喪鬼之目始於無藉子浸假而至紳士猥極矣然昔之富人猶厚禮以招紳士而引以為榮今之紳士或輕身以希微利而反以取厭嗚呼尙忍言哉

吳中後來之秀斷推劉企山潢兩應 名試皆第一等第一今春 聖駕大巡潢已不及試矣惜哉予前極嘆常熟宋玉才之才焉而天既又傷元和朱鄧雲如宋今又悼劉四十餘年來所見諸名士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試卷多矣此三人實為雋異而皆不得年洵乎好物不堅牢也我崑 國朝解元王太史蒞生中順天第一萊州戴汝槐遷此中山東第一南闈自故明李太史亂昌以後無人今科孫登標繼之於邑有光諸生朱麗蒼試必高等年未壯而從學者已盈門矣其父有親戚間嫌怨能以至誠調解和而益親邑中施棺局之設亦與有勞焉如此人而不壽可勝悼惜漢書地理志載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今江浙

問有黜親之俗亦何以異此又聞山左州郡有所謂討喜者穢褻益復不堪士大夫生 聖人之世處禮義之鄉有此惡習而不知革亦可怪矣

名士所爭尤在歲科考績所知領案最多者太倉唐吏部東江九次我邑劉司訓湘洲六次長洲沈宗伯歸愚七次寶山朱貢士觀展八次吏部與宗伯皆晚遇吏部壽過九十宗伯今將百歲未艾也其孫方應童子試推恩 欽賜舉人

王元燈綵春社梨園盛象也昇平化日不可無此點綴老民近患尨掉有必鼓興往觀

臬林

上

陳祖公極言校字之難始不謂然小有著述已對返數次付梓而誤字叠出過來人語定不差

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世人只愛離鄉草

學憲曹公試士如春氣嘘物其詞令謙冲亦自來未有

沈敬亭先生之爲名宦爲鄉賢微論輿情允協卽在祠諸公當亦虛左以待

國家體士至矣今奉 恩旨又疏通舉人一時簡用者至二千人自古無此曠典士之報禮宜何如也

上諭詞臣隆武諸藩皆前朝支屬不得加以僞字史可法黃道周諸臣正當褒其忠義 聖人至公無我之思 教孝教忠萬世瞻仰

壬午春寓郡城有金匱王君名寬者來訪昭兒予見之極賞其秀拔今成進士出光祿卿李公荆山之門荆山江右名下衡鑿不爽於王君徵之矣有許蛇王廟香願而偶忘者舟過其處岸上人羣噪舟中有大蛇舟子遍索不見幽有鬼神異類猶如是夫

西園雅集圖記黃魯直已秉焦箒而王晉卿猶壅

紫裘富貴風流畢竟帶些虛怯

桐諭徐梅遜之子慶培孤貧有守其婦王予內姪女自幼視子猶父者也于歸後父罷官舅去世姑老子幼館穀不敷半歲糧而積有遺通張皇補苴忍飢寒不願親操井日已自忘其爲珠翠紈綺中人矣有女隣張姓亦以針指度日與相往來通有無無倦色予兩賢之

我郡舊屬七縣一州 國朝狀元自順治戊戌常熟孫承恩至今乾隆丙戌吳縣張書勳已十有六人前人謂狀元是蘇州土宜信然張狀元與我崑

孫解元登標同爲都憲雷公癸酉拔貢元和顧聲雷吳縣陳嘉琰皆癸酉進學四人同登會榜雷公所拔士中去多矣今科尤盛云顧與陳又同舉庚辰鄉試顧鄉會並魁

花中最耐久者無如菊花極愛之而苦於不善培植猶憶少時有僕嘉定人知藝菊先君令裁數十本中有松子鶴翎等種花時陳列由粗及細可得一二月賞玩草堂勝事已成陳迹久矣戊午秋杪過槎溪適神廟賽會時有維揚富宦大陳供具於廟中旁列菊花甚盛多細種惜置之熱鬧之地幽賞不足耳甲申初冬至甫里與一友談及菊譜云鄰舍尙有松子拉與俱往所見一二株已殘不足觀矣前年筠姪曾有此興小藝數種頗可觀尋亦興闌秋來輒問親友家有菊花否自笑生負花癖但思看現成花亦太自適意

每當征漕之月比屋思今相國尹公不置好官亦儘做得過
予嘗論漢武忍而至愚者也不察戾太子冤愚矣其忍乎然其始以兵亂而其後思子宮之作父子之情猶未盡泯也至欲立昭而先殺鈞弋夫人則

至忍與至愚俱無可解免矣人苟不肖強藩重臣皆足以亂天下燕王上官之屬能逆億而先誅之乎夫人無驕縱之罪又不聞有父兄席其勢安見異日必不利於孺子而以猜忍殺之哉其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帝猶不悔而沾沾自詡引呂氏爲鑒夫古來不少賢母以呂氏一人之陰賊驚戾槩之哉齊王建而無君王后能四十年不被兵革乎后薨而卽亡其國母其有累於子乎卽其後昭帝崩上官皇后出亂臣之家武帝處此其猜忌當更何如卒之廢賀立宣數更大事而安靜無爲以終其身曾不售帝所言則以不肖度人者之徒壞心術而目爲至愚豈誣也哉且帝以至忍之心而行其至愚爲子而未始不足以害子也母子天性與父一體撫此座而根母死之由仁人孝子有不能一日以生者昭帝之不永其年安知不常抱此不忍其母之思而憂傷悲痛勉強以臨天下至於形銷骨立以隕其生乎則昭之崩又不啻武殺之矣而世之論武者未及也

乾隆二十四年今相國陳公撫吳嚴諭各屬糧從租辦勿令頑佃藉荒全吞

時又蟲災較二十年稍輕

致業戶賠

糧各業因得稍取糧資二十六年亦如之時遭水災不然佃且引二十年例不起租矣君子所以貴平其政也

畢殿換外轉歸里大叶鄉望畢氏世長厚以利濟侵其家業前之所以福後也今殿換貴而能謙不富而仍好施培福於惜福之餘福更何窮乎書之以風薄俗以勸善門

時方五月覺北窻有香氣殊不意桂花欲放也女孫折以示予異而誌之

皇帝事事法 祖於黎元尤 軫念不置老民望

七之年所奉 恩詔多矣含鼓之餘輒為感

歲又沐 天恩輪蠲漕米幸須臾無死及此曠典

萬姓歡騰之象萬年無疆之祝夫豈筆墨所能罄

哉

平湖嘗言予得孟子好辯章意潛菴得反經章意

二公於聖學並不亞於孟覺湯公持論尤醇

談次及前輩決科如響而今不然何也篤姪日人

但傳其決着者耳此言得之矣震川云場中只有

撞着法決者亦然

城守千總許君名文煥者職卑品高方正足以型

俗清介可以箴官深人去後之思

馬鞍塔廢已久有葉溪菴成琛師先破鉢資募緣

興造舉人張家相董其事三四年來心力俱瘁今

可望圓功依釋家言福因種矣但華藏寺破礪費

修常住又無恒產正恐保守不易近聞太倉募造

海寧寺所費不貲皆陸翁大淳一人肩任貧邑斷

無其人

老病疎懶數年不到槎溪念妹不置今力疾來此

篁老夫婦白頭如新兩甥愉愉色養諸孫繞膝予

既喜其家庭聚順而老年兄妹暢敘潤情所患氣

疾日常三四伸是日中懷條達氣覺漸平進酒殺

亦加杯箸

菊花莫盛於嘉邑向推金氏予問篁老金處蕩花

如舊否篁曰何必舍近求遠此地大德寺天笠師

栽菊甚盛今正開盍往觀乎予狂喜即與同往淨

室中分列百餘株高低層疊濃淡參差清韵紛霏

五彩不沾脂粉幽芳靜穆三秋諸盡烟霞香阜位

置於地宜逸老相對與人合啜茗欣賞之餘頓使

神情開滌積疴欲瘳拜花惠即拜笠師惠矣何不

更效遠公一醉陶令也既反擇其種尤佳者附錄

集林筆談續編 卷下

詩

之

黃薇 紅幢 有子直二十四 紫幢 松針 破

金 鶴翎 松子 未開 蜂鈴 獅蠻 蟹爪 金

超 銀超 蜜珀 檀香毡 月下白 青心

白 一喬 醉楊妃 玉樓春 三學士

巢林筆談續編 卷下



嘉慶庚申增輯

藤陰雜記

石鼓齋鐫

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嘗閱王漁洋偶談等書
思欲續輯于是目見耳聞隨手漫筆及巡視東城
街踏徧凡琳宮梵宇賢踪名蹟停車諮訪筆之
甲寅讀禮間居重加芟削見舊聞考宸垣識畧已載
者悉去之彙存十二卷固不若說鬼談狐令人聽而
忘倦也寓移槐市斜街固昔賢寄迹看書地院有新
藤四本漸次成陰恒與客婆娑其下爰仿漁洋香祖
之例即以名之嘉慶丙辰陽月吟梅居士戴瑤

藤陰雜記

序

藤陰雜記卷一

吟梅居士



王弇洲及徐應秋王芝堂談薈俱記有明盛事王漁洋池北偶談香祖筆記載止康熙中葉今將

本朝盛事續錄于左

父子大拜桐城張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

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嵇文敏公曾筠子

文恭公璜

父子一品商邱宋文康公權大拜子學吏部尚書海

藤陰雜記

卷一

寧陳清恪公說禮部尚書子文勤公世信大拜錢塘

徐文敬公潮吏部尚書子文穆公本大拜諸城劉文

正公統勳大拜子鼎今吏部尚書大拜富陽董文恪

公邦達禮部尚書子誥今戶部尚書大拜

父子兄弟九列桐城張文和公廷璠戊戌榜眼禮

部侍郎廷璠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

士若淳刑部侍郎靜海勵文端公杜訥刑部侍郎子

文恭公廷儀刑部尚書孫宗萬刑部侍郎錢塘徐文

穆公弟甘肅巡撫子以烜禮部侍郎武進劉文定

公綸大拜子躍雲禮部侍郎休寧汪文端公由敦吏

部尚書子承需戶部侍郎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刑部

侍郎加尚書銜子汝誠戶部侍郎溧陽史文靖公貽

直大拜子奕昂兵部侍郎蘇州李旭升吏部侍郎子

周望禮部尚書陽城田文端公從典大拜子懋吏部

侍郎錢塘梁文莊公詩正大拜子敦書工部侍郎臨

川李紱戶部侍郎孫友棠工部侍郎安溪李文貞公光

大拜孫清植禮部侍郎曾孫宗文工部侍郎南昌熊

一瀟學鵬工部尚書孫宗文兵部侍郎廣昌魏方泰刑部

藤陰雜記

卷一

侍郎子定國吏部侍郎常熟蔣文恪公子樾兵部侍

郎賜榮戶部侍郎大興黃叔琳吏部侍郎子登賢漕

運總督海豐吳紹詩禮部尚書子垣吏部侍郎壇同

時為刑部侍郎涪州周文恭公煜兵部尚書子與岱

禮部侍郎光州胡文良公煦禮部侍郎子季堂刑部

尚書桐城方恪敏公觀承直隸總督子維甸副都御

史若八旗名臣碩輔恒出一門史不勝書未敢率記

兄弟翰林同時九列前則崑山三徐華亭三王已見

池北偶談今則南匯吳省欽工部侍郎省蘭內閣學

士滿洲 鐵保 禮部侍郎 五保 吏部侍郎

同胞三及第崑山徐氏而後惟武進莊 存與 乙丑榜

眼翁 培因 甲戌狀元

同邑一榜及第康熙已未榜眼孫 卓 探花郭 薦馨 俱

宣城人壬辰狀元王 世琛 探花徐 葆光 俱長洲人乙

未狀元徐 陶璋 榜眼繆 日藻 會元傅臚李 錦 俱蘇州

人雍正庚戌狀元周 壽 探花梁 詩正 俱錢塘人乾隆

壬戌榜眼楊 述曾 探花湯 大紳 俱武進人乙丑狀元

錢 維城 榜眼莊 存與 俱武進人

藤陰雜記

卷一

三

翁婿狀元彭大司馬 啓豐 丁未狀元婿莊 培因 甲戌

狀元金少宗伯 姓 壬戌會狀外孫汪 如洋 庚子會狀

馮甲三人同時八座康熙癸丑狀元韓大宗伯 文懿 葵謚

榜眼王大司農 鴻緒 探花徐侍郎 秉義 乾隆乙丑狀

元錢少司寇 維城 贈尚 書謚文敏 榜眼莊少宗伯 存與 探花王

大司農 際華 謚 越十餘年會元蔣少司馬 元益 以待

御歷侍郎一時稱盛文敏未幾卒于家文莊師卒于

位莊公休歸即卒獨蔣少司馬年八十餘

乾隆丙辰榜眼黃 孫懋 五年即擢閣學而卒探花秦

大司寇 蕙田 謚 狀元金總憲 德瑛 傳臚蔡中堂 新一

甲二名曹太宗伯 秀先 俱官一品金秦俱六十外卒

漳浦以宰輔致仕十年重宴鹿鳴年已九十

祖孫父子同科江西奉新甘莊恪 汝來 官巡撫時父

萬達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于鄉封公後官知

縣不受冢宰封誥亦奇

父子同登進士乾隆已未烏程費 瀛子 蘭先 甲戌嘉

善周 翼 洙子 升桓 辛巳大興邵 自鎮子 庚曾 前此未

查若父子同科及同胞同舉尚多不及錄

藤陰雜記

卷一

四

同胞同登進士順治丙戌膠州法 若真若貞 已丑烏

程姚 廷啓廷著 康熙丁未宜興儲 方慶善慶 庚戌福

山鹿 廷瑛廷璠 丙辰歸安沈 涵三曾 聯名入翰林已

丑長洲張 學庠學賢 大興黃 叔璣叔敬 乙未長洲李

錦文鏡 乾隆丁巳歸安潘 汝誠汝龍 戊辰涿州劉 湘

洵 已丑山陰沈 詩李詩杜 壬辰咸寧賈 策安策洽 戊

戌大興邵 自昌自悅 丁未靈石何 元煇道生 乙卯吾

郡王 以錡 中會元第二名即胞兄 以銜 廷對狀元則

前此所未有嘉慶丙辰南昌許 庭椿應時

同胞三同甲康熙辛丑宜興諸大文會元弟郁文雄
文同榜

同胞五登甲科大興金 謝溶滿洪濬 門懸五子登科

額同年邵楚帆侍御 自昌弟 自華自悅自本自和自

巽自彭 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履履履亦同胞

祖孫會狀康熙丙辰彭 定求 雍正丁未彭 啓豐 亦無

繼者父子鼎甲溧陽任 蘭枝 癸巳榜眼子 瑞書 丁巳

探花鎮洋汪 廷璵 戊辰探花子學金 辛丑探花

已亥江南解元錢 榮 辛丑會狀翁閣學作三元詩德

蘇陸雜記 卷一 五

定圃師和韻趙雲崧 翼 作三元考謂唐張又新崔元

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

王宗哲明商輅及錢而十二

重赴瓊林康熙己未趙 執信 王 林任 俱于乾隆己未

稱前後同年辛未黃侍郎 叔琳 庚辰史文靖丙戌熊

編修本 庚戌 嵇文恭亦然丙辰蔡中堂未及來京

王文恭公 頊齡 舉康熙癸卯鄉試雍正癸卯重赴鹿

鳴作公宴詩黃侍郎庚午重赴即次其韻辛未又次

韻重赴鹿鳴康熙丁酉侯官鄭 開極 乾隆丁卯錢塘

周 天相 丙子歸安吳 大燁 壬午永福黃 任 甲午霸州

孟 瑋 近年已酉科雲南賽 璵 年九十二浙江吳編

修嗣富壬子福建三人大學士蔡年八十六陳 材 年

八十八邱 理德 年八十三湖北御史萬 年茂 前壬子

解元年八十六湖南石 鵬翥 年八十一譚 昌明 年八

十六 會寓四川營 乙卯馮侍御 浩 以丙辰舉人年七

十七奏請預宴湖北陳編修 中龍 年八十九雲南沈

詠 孫似茗 俱官知縣年八十外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 熙 年二十二乙未伊

蘇陸雜記 卷一 六

文端 桑阿 年十六戊戌陳文貞 廷敬 年二十康熙己

未李丹壑 孚青 年十六辛未黃崑圃 叔琳 年二十庚

辰史文靖年十九壬辰舒 大成 年十八辛丑勵少司

寇 宗萬 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年二十

乾隆朝年少登第丁巳德定圃師年十九己未蔣 麟

昌 年十九 乙丑夢侍郎 麟 年十八戊辰朱大司馬 珪

年十八壬申熊 恩祜 年二十甲戌戈太僕 源 年十九

丁丑彭 紹升 年十八辛巳秦中丞 承恩 年二十丙戌

祥布政 福 年二十甲辰蔣編修 倣 文學士 寧 俱在

十九

教官金榜掛名且中狀元明惟翁正春一人稱盛事

乾隆辛巳王韓城藍田教諭辛卯榜眼王增由臨安

教諭丁未狀元史致光由湯溪教諭嘉慶丙辰榜眼

汪守和由新喻教諭

一省三鼎甲順治丁亥呂官武進人程芳朝桐城人

蔣超金壇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孫一致盐城人吳

國對全椒人已亥徐元文崑山人華亦祥無錫人葉

方蕩崑山人康熙癸丑韓莒長洲人王鴻緒婁縣人

藤陰雜記

卷一

七

徐秉義崑山人已未歸允肅常熟人孫卓荊薦馨俱

宣城人已丑趙熊詔武進人戴名世桐城人繆沅泰

州人雍正庚戌周壽錢塘人沈昌宇秀水人梁詩正

錢塘人乾隆庚戌石韞玉吳縣人洪亮吉陽湖人王

宗誠青陽人

順治已丑新進士即用道府二十餘人分發兩廣止

此一科後不為例

解元狀元康熙甲戌胡任輿辛酉解元乾隆辛未吳

鴻丁卯解元辛丑會狀錢榮已亥解元康熙初解元

中進士無不入翰林者今不盡然

太宗伯德定圃師乾隆癸未已丑庚子辛丑甲辰五

典會試韓城王中堂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已酉庚戌

五典會試前此惟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康熙癸丑甲

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會試少宗伯介師乾隆辛未

甲戌丁丑庚辰四典會試諸城劉文正公統勳乾隆

辛未丁丑辛巳辛卯四典會試高陽李文勤公霽順

治戊戌康熙甲辰丙辰三典會試澤州陳文貞公廷

康熙壬戌辛未癸未三典會試桐城張文和廷玉

藤陰雜記

卷一

八

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典會試溧陽史文靖公

贈直雍正甲辰丁未乾隆乙丑三典會試

池北偶談漢閣臣康熙朝江南宋徐張李張五人後

太倉王公揆華亭王文恭公頊齡山西沁州吳公後

澤州陳文貞公廷敬福建則安溪李文貞公光地四

川遂寧張文端公鵬翮直隸各省無續拜者雍正朝

江南三人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位二十餘年常熟

蔣文肅公廷錫無錫稽文敏公曾筠浙江海寧陳文

簡公元龍江西高安朱文端公載山西田文端公從

典 乾隆朝江南溧陽史文靖公 怡直 常熟蔣文恪公

溥 武進劉文定公 論 金匱子文表公 敏中 武進程文

恭公 景伊 無錫嵇文恭公 廣 浙江錢塘徐文謬公 本

海寧陳文勤公 世信 錢塘梁文莊公 詩正 會稽梁文

定公 國治 仁和孫公 士毅 山東泰安趙公 國麟 諸城

劉文正公 統勳 廣西臨桂陳文恭公 宏謀 福建漳浦

蔡公 新 陝西韓城王公 杰 浙江富陽董公 誥

尹文端公 四督兩江甲申四月八日七十生辰拜相

仍督兩江袁子才 枚 爲公門生呈詩云紫禁城頭駐

藤陰雜記 卷一 九

玉車宮闈深處女兒家萬釘寶帶天邊賜十部笙歌

宅裏譁北面公侯爭把盞東床 帝子替簪花休誇

與佛同生日轉恐光榮佛尚差又韋平兩世黃扉業

伊呂三朝白髮身兒童竹馬頭成雪官舍甘棠樹拂

天新築沙隄迎使節剛調梅雨到江村文端記

恩十絕其三云舊沙堤上築新沙如此光榮有幾家

說與兒孫須努力兩朝父子領黃麻

杭州王峩山 正功 出入省闈二十年每入直輒搜考

檔案勒成一書名中書典故彙紀其目有六曰官制

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而以雜錄終

焉杭 世駿 作序阮吾山司寇 葵生 留心掌故恒以在

閭未久未及徧閱檔案爲憾

汪厚石 孟錫 久因公車壬午 召試中書初到內閣

口號云陳人久歎積薪餘乍許清班學步趨獵獵西

風敞裘福東華門外喚車驅靜聽閣老馬蹄聲侍讀

諸公白事迎我自田間來幾日慎教輕易上階行六

科書吏立如麻齊下三單卅燕加帚筆紛紛怵注本

日輪眼急下東華 過致 鑿封印日 乾清門側階初

藤陰雜記 卷一 十

交匣硯看人喚打包枯坐今朝拚守晚領歸諭摺件

傳抄 每入領 上諭奏摺日直中列

御門聞道特除官硃筆題名敬奉觀別有改簽更式

樣傳宣票擬細尋端 御筆親書爲硃簽 輪班辰入

退過中來是空言兩隸人莫怪此間無灑掃禁城清

絕不生塵典籍驪任事八首云六年歷俸八年資又

向西廳坐禱移一轉成仙人共笑適迴不去待何時

寂寞茶房淡泊厨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

似一飽猪羊祭庫餘 典籍到任例 畫行事細粗能曉

點卯人多疾未詳夜道若非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

堂供事皂隸紙匠蘇喇喇望日赴聽印單印簿縫鈴

存啟鑰開箱畫繼昏始識相公多攝事十纜一二本

衙門中堂有兼管上諭處國史館三通館成羅掌

印帶班等樣官平明滿漢一廳攢考勤簿子親書押

要送兼廳侍讀看滿漢典籍各二缺餘皆別堂來兼

廳官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庫銀承發散班

齊了事辦香酌酒祭科神廳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

是蕭曹也寶箱例引赴

藤陰雜記 卷一

乾清肅

駕年年典據徵接送預行

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與旃檀香寶交泰殿二十

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辦事衙名不自由背

推輝接此句留莫將五日輕京兆尚許管人喚皂頭

丙戌進士官吏部未幾卒

寒誰喚仙郎上界官海內封章留視北天邊綸綽在

毫端畫持襪被花同宿人散黃扉月自看那似鳴機

圖畫裏小窗燈火坐團團的是一人獨直情事

徐中丞士林康熙癸巳進士初官中書時有句云歸

乘惹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後由部郎歷官江

蘇巡撫方正最著沒祀賢良官蘇臬對云看階前草

綠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鶉啼雀噪恐有冤魂仁人

之言歷久未沫

內閣大堂西槐樹會試年鵲結一巢則中書得甲

一人乙未結數巢則狀元吳錫齡榜眼汪鏞探花沈

清藻會元嚴福皆中書吳沈次年卒嚴官亦未顯今

藤陰雜記 卷一

惟汪編修存中書會試必有中者乙卯止中一人丙

辰無之

吏部翰林院禮部國子監土地俱祀韓昌黎未知所

自趙甌北翼入翰林詩以解嘲云瀛洲峇中坎社鼓

社公傳是韓吏部建置本末無可徵肇祀不知意何

取從來名賢歿為神各視生平所建豎或班侍郎居

碧落或冊真人位案府或選閻羅分殿十或封遮須

列爵五鬼官司命周顛除太陽都錄魏徵補白傳已

列蓬萊仙曼卿更拜芙蓉主况公日星河嶽氣立朝

天節炳千古絕脉能開道學先餘事亦號文章祖抗
 疏幾碎佛氏骨從祀不慚宣聖廡豈宜罰作土地神
 坐使淮陰噲為伍屈宋詎稱衙官職樂卻翻充皂隸
 戶生前磨蝎坐命宮會謫嶺南鮫鱈浦庸知身後尚
 踏豎無端又遭左遷侮鄉先生可祭於社此土初非
 公故土即云立社為樂公公未久修史館簿區區冷
 官一嚮肉豈足為公增華膺我來展謁聊解嘲且勿
 牢騷碩人俟幸未改望浮屠像 潮州有公像作浮屠
 形郭青螺易一木主
 儒服依然端章甫香火祠雖處末僚翰墨緣仍近藝

藤陰雜記

卷一

三

圃猶勝杜陵老拾遺變作十姨呼阿姥 杜拾遺廟訛
 作杜十姨塑

女像見蓼
 花洲閒錄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
 娶圖徵詩袁子才 枚 亦已未館選歸娶題文靖圖云
 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
 事曾學黃梁夢一場吾湖丁巳沈庶常 雲 亦翰林
 歸娶未幾歿于京邸袁賦輓詩而鄉人有不能舉其
 姓氏者矣

乾隆七年編檢侍班始掛朝珠商寶意 盤 詩云一現

牟尼五色重陸離婉轉正當胸欲宣梵唄酬 君德
 百八珠隨百八鐘螭坳鵠立兩班瞻中憲俄驚秩驟
 深從此披香案前吏果然仙佛一身兼想是時四品
 方掛五品尚不得云

劉文定公以武進廩生丙辰二十六歲擢博學宏詞
 第一廷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諸徵士不解所出公
 獨道翰如飛張文和公故晚公卷對眾朗吟始共得
 題解詩題山雞舞鏡有句云似擬投林方我豈可能
 對語便關關一時傳誦時沈歸愚宗伯同試未第俯

藤陰雜記

卷一

四

首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白面後生得不愧死
 武進莊本淳學士 培因 少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
 隆乙丑令兄方耕少宗伯 存與 以第二人及第學士
 賦詩調之落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
 祁果中甲戌狀元館課夏雲多奇峯有天際落芙蓉
 句頗自矜詡未幾卒此與蔣菱溪 麟昌 羊燈無焰三
 更碧句同一詩識甲戌會榜莊中第三名第一胡紹
 鼎第二朱棻元莊為彭芝庭尚書婿尚書笑謂曰君
 當作狀元不見榜頭書馬元莊耶一時語慧遂成佳

識二則見炙硯瑣談同年湯緯堂輯

阮吾山少司寇蔡生與秦通政荻江清同保臺諫同日補授二公皆壬申鄉舉秦問阮曰君南榜名第幾

阮曰五十三秦訝然曰予列陝榜亦五十三名秦又

言辛未偶取丁卯賈天祿庚午蕭克明珠卷讀之皆

五十三名戲謂予亦欲中五十三名已而果然又通

政胞兄浩生中癸酉五十二名戲謂遲弟一歲高弟

一名荻江曰高弟一名畢竟遲弟一歲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為諸生有日者謂曰

藤陰雜記 卷一 五

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磊贈詩朝來日者橋邊

過為許功名似馬周已未果以鴻博授檢討年五十

六名士晚達康熙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

未王樓邨式丹五十九會狀官恕堂鴻歷五十八查

他山慎行五十四已丑何端簡世璠五十八壬辰胡

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璣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

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歲授檢討

已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翰林癸丑吳始諫五十

八歲中會元入翰林嘉慶丙辰元和王巖八十六歲

中式尚未殿試

高江村士奇錢唐諸生十九貧至京師賣文自給新

正為人書春帖子自作聯句偶為

聖祖御覽召見授錄事年三十二有空對西風歎二

毛之句遂改中書擢侍講不數年晉宮詹放歸起用

歿謚文恪勵近公杜訥靜海歲貢年六十選授州同

會三殿三門禁扁書未工整人薦書扁合式遂授編

修七十二歲開坊升侍郎贈尚書亦謚文恪二公不

由科目遭際亦同

藤陰雜記 卷一 六

孫松坪致彌嘉定人耿都尉薦以布衣

賜三品服充朝鮮採詩使士論榮之康熙戊辰入翰

林旋以連染下獄起用升學士而卒亦儒生榮遇

順治丙戌會試杜月湖芳以庶吉士同考得魏柏鄉

喬介卷已擬第一後改十二名李真棠本十二名改

第一月湖評魏文擬之以蘇長公果居揆席而月湖

分校次年即卒柏鄉作誌銘述之

本朝直隸狀元自雍正甲辰陳大宗伯惠華始封翁

夢神人贈松柏兩株桂花一枝咏詩以紀有庭樹兩

株邀祖德天香一瓣續孫枝之句長子惠榮少子惠

正俱以進士官濟泉宗伯登上第年八十三而卒

范浣浦咸雍正癸卯聯捷入翰林先是夢得泥金賀

帖有齊第五三字鄉會首題第五字皆齊字子華使

節道之以德齊一節咸安宮學生向少科第浣浦謫官充教習

丁巳觀補亭德定圃先生李質穎諾敏皆聯捷館選

一時稱盛

雍正己酉壬子乙卯三科鄉試聘隣省舉人同考浙

江錢湘人琦出福建舉人林瑞泉房丁巳入翰林乙

藤陰雜記 卷一 十七

丑同考林于乙丑成進士出張太史映斗房錢于填

榜時即認張為太老師出闈率所中會元蔣元益狀

元錢維城等謁林同年而稱太老師蔣與林又己酉

同年一時傳為佳話林歸班終于蜀令

嘉慶己未會試中二百九名翰林七十人部屬八十

人同胞同榜者滿洲廉善大興俞恒潤澤原籍德清狀

元姚文田吾鄉名士臚傳前夜有人夢迎天榜有人

心易昧天理難欺二金牌前道狀元蓋姚高祖陳泉

江南以身活千萬人陰德不淺所致

藤陰雜記卷二

吟梅居士

吏部藤花傳為長洲吳文定寬手植王漁洋司寇夏

日有事吏部坐藤花下呈趙玉峯王昊廬二少宰詩

日斜人吏散雜坐古藤陰時有涼風至冷然開我襟

周行聊寄蹟邱壑共論心尚憶延陵叟清薇感至今

注指吳文定公陳文簡元龍任侍郎時借澤州相國

同賦二律乙酉大拜京察至部又賦詩已二十年

宋牧仲葦由蘇撫樞家宰詠詩云長洲少宰合名垂

藤陰雜記 卷二

手種藤花世共知一片清陰連古幹三春喬木巖微

颺儲才總見當年盛好事堪為我輩師未答恩暉兼

述祖閒廳惆悵每移時周漁璜起渭和詩竹埤槐院

古藤垂閱世蒼茫不自知濃結繡幃遮曉日亂牽珠

玕颺春颺尚書屢葉經行地大雅新音舉世師更上

沙堤尋鳳閣紫薇花好似當時陳澤州和詩黃散功

名畫省詩卅年心事故人知迴驚海內交遊少却訝

天涯聚散遲芳草長洲春去後落花高館夜深時藤

陰舊是棲遲地風月今宵有夢思家宰編藤陰倡和

集

湯西厓少宰 右會詩一午午容易及花時待到花開看

較遲槐柳陰中春已老 一堪鶯聲外蝶先知綠雲片片

將成幄紫玉條條尙綴枝 二百年來遺事盡風流留

得在曹司又次遂寧張 家宰韻詩餘英客葉自年年

常在朱欄碧檻前 二溪從新竹繞 審西溪兩岸多朱

家近江南 平泉潭其 綠蘿懸 李德裕有思平龍蛇值

曲盤空上蜀珥丰 其壁架偏豈敢對公終不飲 用包

羣牧可賞花事 惜花較似醉差賢

藤陰雜記

卷三

二

劉文定公 綸 爲家宰程文恭公 景伊 爲少宰何公 逢

傳 由選郎外轉旋擢侍郎賦藤花詩倡和成帙選郎

孟 超然 裝成全冊文定詩云莎廳聚覲見繁枝壓架

陰成覆廣墀移榻相將重數典綠天吟徹於衙時絲

檻雨過上蚰蜒夕照低翻紅欲然案吏函又先檢校

擬受秋莢計明年 莢多則花易減 每以先秋摘去

商賈意 庚戌編修陳情乞外例得同知更調江南

湖北二十餘年不調作白鷗吟云茲禽綴我衣無由

孤雲霧未養羽毛豐甘遭塵土汙予秩既難遷爾顏

亦非故見月擬開籠歸心向誰訴迨遷太守詩云得
信如逢青鳥使遷官不唱白鷗吟

康熙辛丑新進士看驗馬墨麟 維翰 人本矮小挺立

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如許

對曰區區不跪尙未見維翰風骨也後以給事轉建

昌道忤總督直揭部科被逮復官常鎮道而沒夙與

盧 見會 同年詩名有南馬北盧之目盧輓詩云前輩

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軍

韓春湖 朝衡 杭州人丙戌翰林改吏部嘗填曲述司

藤陰雜記

卷二

三

官况味窮形盡相一時傳誦其司嘲云謾道司曹地

位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

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解到個中辛苦

耐人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傘扇旗羅紅黑帽叫

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賸有個跟

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驢套再休題遊翰苑三載

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費推獻手不

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還有滑經承弄

筆蹊蹺與那疲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

纔得回堂說稿 大人的聰明洞照中堂的度量容
包單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費盡周旋敢挫
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免不得改稿時顛頭簸腦說堂
時垂手呵腰 西苑路逕遙候堂官偏難奏巧東閣
事更纏抄案件常防及早受用些汗流夾背的秋陽照
暴那顛得股顛心搖腸枯舌燥 百忙中錯悞真難
保暗地裡隻眼先瞧敢只望乞面去捱些臉燥那知
到吃雷回唬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撿舉也半
邊兒焦只怕因公呈誤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高雨點

廉陰雜記

卷二

四

小趕辨過平安暫報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
先到約債去東頭路須親造急歸家柵閉溝開沿路
遶淡飯兒纔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却把
家常道 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
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
淘那一座冷鑪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
眼看着啞巴牲口無愁草况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
分毫 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顛老休嗟悼休嗟
悼千里外家山邈無文親沒相巧怪不得辨事徒勞

陞官尙早 回頭顧影空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
年銷這便是那司官行樂圖兒信手描司慰云薄宦
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司衙任逍遙似怕便無
多錢鈔供揮洒較似他風塵俗吏殊高雅再休爲長
安清况輒嗟呀且銜杯細話 有多少宦海茫茫吁
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聽得轎兒前喝道喧嘩
可知那心兒裡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
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裡被嚴叅山頭落馬 你我赴
官衙坐道從容儘瀟洒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

廉陰雜記

卷二

五

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緊差使橫空派下所言公案
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 特題的才能俊雅推陞
的器識清華便只要頸上朝珠將就挂到其間科道挨
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盼個學政兒三年稅
駕試差兒一榜通家 頻年俸漸加添置些綿衣布
襪挨時米不差穀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
消炎夏爐煤聚火煨殘臍且落得釀酒栽花題詩品
畫 客何來幾句閒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
決勝負一枰對下我還與叶官商弦管同抓不用果

殺嘉器皿華野蔬菜便似山家儘射覆藏闈傾巨罍
直到月落參橫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榻 回看家
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挂滿院的開和落花枝亞笑
相迎子婦牽衣閒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雞犬兒無驚
唬但博得夜眠時一枕神清暇 雖則久別家把聖
水孤山夢想遐曠廠的香車寶馬起廟的清歌雜耍
纔看了殿春風紅芍藥又同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
茶園戲館太喧譁試與我審臺攬勝多幽雅況爭誇燕
山八景風日倍清華 真休暇真休暇暗移却春和

藤陰雜記

卷二

六

夏無牽挂無牽挂漸了却婚和嫁忘機詐絕虛假受
盡老健年華清高聲價 太平時節恩光大或京堂
幾轉帽頂變山查這便是老司官頭白爲郎儘足誇
未幾由郎中擢惠潮道告歸

員外內用九階方得四品故有九轉丹成之號謂員
外郎中御史掌道給事中掌科鴻少光少通參也余
惟越通參八階遍歷整二十年方轉四品
趙恭毅公 申喬 狀貌奇古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王
見鮑西岡亞谷叢書

王漁洋再入戶曹戲作休論顏駟與馮唐執戟重來
髻已霜慙悔儒冠成底事却從陞楯羨諸郎丙子官
戶部侍郎臘月爲殷彥來書雍益集中絕句七十首
查查浦 嗣璩 梅雪坪 庚 陳香泉 奕 題跋謂新城不
以書名有求者俱令門生代書此冊于封印前書想
見前賢風致曾于阮吾山司寇家見之

台州侯元經 嘉 才士也年五十以拔貢官縣丞解
餉至戶部筦庫吏需索不即予批侯方窘時梁文莊
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

藤陰雜記

卷二

七

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
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
諸司曹尙需一首亦以相屬候磨墨濡筆復成四言
韵文此何足盡夷門之才而一時堂上下嘖嘖稱訝
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文書俟侯出而付之明日遂行
今之解餉受累者多矣有夷門之才則可以解餉然
賴文莊素知其人耳

康熙己未保舉鴻博朱竹垞謂皆擅著作才撰鶴徵
錄未成其時應考者一百三十三人未取名士如法

若真 丙戌進士布政使趙進美 前庚辰進士河北道

田 委 甲辰進士郎中葉封 已亥進士高層雲 丙辰進

士常博譚吉 例監同知許孫荃 庚戌進士刑部郎

中戴王綸 乙未榜眼江西糧道陸龍其 庚戌進士革

職知縣監生閻若璩李良年 進士汪懋麟 以丁憂未

試保舉奏疏于吏科庫見之

乾隆丙辰考試鴻博一百九十三人年長萬經 癸未

翰林年少袁枚 廩監取入翰林十五人亦見館選錄

不取而後登顯仕者沈歸愚德潛 王少司馬會汾 襄

藤陰雜記 卷二 八

大司空日修 錢少宗伯載 葉庶子酉 楊學士進會金

總憲德瑛 曹大宗伯秀先 以春榜已入翰林不與試

全祖望 撰公車徵士小錄今惟袁隨園存

乾隆辛巳會試有中者不如不中用者不如不用之

謠時劉侍郎秉恬 取入中正榜不數年總督四川孫

補山先生二甲第三文字入選未用壬午召試授中

書不十年開府雲南終大學士贈公爵若馮方伯應榴

陸副憲錫熊 郭侍讀元澄 皆未用以召試授官榜下

選翰林者皆不之及

趙秋谷執信 去官查他山慎行 被議人皆知于國忌

日同觀洪昉思昇 新填長生殿昉思顛蹶終身他山

改名應舉秋谷一蹶不振賂他山云與君南北馬牛

風一笑同逃世網中竹垞贈洪句梧桐夜雨詞淒絕

惹苡明珠謗偶然是也近于吏科見黃六鴻 原奏尙

有侍讀學士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

宴洪寓而無查名不知何以牽及又傳黃以知縣行

取入都以詩稿土宜送趙荅刺土宜拜登大稿壁謝

因之挾嫌訐奏黃有福惠全書坊間盛行初仕者奉

藤陰雜記 卷二 九

為金針李字渭清已未鴻博與毛朱倡和世無知其

被論何也

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未 以浮

躁輕率有玷講官為掌院牛鈕劾原奏尙存

癸巳四庫館開以翰林纂輯不敷劉文正保進士邵

晉涵周永年 表文達舉進士余集 舉人戴震 王文莊

舉舉人楊昌霖 時稱五徵君武康高文照 未與斯選

寄五君云丹絳旁求石室書普天光氣吐蟬魚冷聞

端賴終軍豹薄技空慚黔地驢亡去篇增安世策載

來學富惠施車諸公袞袞蒲輸出一夜多空風雨廬
 屈指浮生幾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塵魏收木榻經穿
 久劉勰雕龍自鬻頻正派百川歸學海空山四壁有
 通臣大官厨味寧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高少工詩
 博學僅以拔貢中甲午舉人乙未客死京寓五君俱
 改林
 蕭侍讀惟豫 順治甲午中五名庚子主江西試吉水
 李尚書振裕 年甫十五閱卷決為大器名列第五云
 以衣鉢傳之

藤陰雜記 卷二

康熙乙丑會試王司農鴻緒 為總裁胞兄九齡 為同
 考若兄弟同科典試分校康熙己未沈三曾 涵 乾隆
 癸卯吳彞濤主政俊 雲南副主考中書第樹萱 湖南
 副主考甲辰會試同為分校官王子順天鄉試吳學
 士樹本 弟助教孝顯 同考甲寅順天鄉試何農部元
 痕全第 水部道生 充同考官
 康熙癸未禮部右侍郎王頊齡 轉左內閣學士王九
 齡 升右侍郎乃胞弟也其三弟鴻緒 為工部尚書兄
 弟同時八座後官俱一品

德定圃師官大宗伯五典會試繪春官桃李圖施小
 鐵朝諤 作記諸門生題詩
 禮部侍郎開列知貢舉乾隆庚辰 特點熊少司寇
 學鵬 蔣太史士銓 有滿城桃李屬秋官之句今知貢
 舉開列六部滿漢侍郎
 欽點二員

禮部堂官不由科甲吳恭定紹詩 以諸生保舉歷巡
 撫晉大宗伯葉存仁 以監生歷布政晉禮部侍郎李
 世傑 以吏員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藤陰雜記 卷二

平越王少司馬士俊 康熙辛丑翰林改祥符知縣時
 田文鏡督豫素惡科目忽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為
 萬不得已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為測
 已愈惡之將劾其官王詳請免河南蘇地稅冀見忤
 放歸布政楊文乾 得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耶
 遲明田果擢劾楊為緩留楊即巡撫廣東保薦同往
 以道府用權兩司未幾田卒即代其任旋佐兵部內
 辰讀卷先期夢髯道士袖文來謁詰且閱金總憲卷
 奇其文列十卷內遂得大魁謁見時謂貌同道士云

田督豫時一疏劾科目收令十餘員適李穆堂制府
過汴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
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劾李致麗入蔡案擬辟乾
隆初出獄佐戶部又以多保鴻博議降復起閣學告
歸

已未朝考詩題因風想玉河袁子才枚有聲疑來禁
苑人似隔天河一聯甘冢宰汝來閱卷嫌語不莊欲
棄尹文端力爭入選于才深感知遇有琴獻已成焦尾
斷風高重轉落花紅之句文端固是愛才亦見冢宰

藤陰雜記

卷二

三

校文之慎

度常館久不修耳吉士恒不進館乾隆丙戌王文莊
公充大教習奏請重修煥然一新

御賜芸館培英額袁文達公謂公曰願公世世子孫
俱進是館公子朝梧 果于辛丑入翰林

自已卯嚴磨勘之條順天停科四十餘人陝西斥革
一人廣西斥革一人時疵謬者固不乏人亦有倖免
者有言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鎮公子卷應
議袁文達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歸第問公子麟

對以句出國語客有以出左傳對者立命取書以証
果出左傳遂長跪而幾受責時麟已官編修矣自是
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顯天駿 五十外中舉題為
孟公綽節用國狗之瘼句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
有文達虛心查左傳而救之

已卯磨勘官有宮太僕煥文 閔侍御循琦 朱侍御不
烈朱侍御 盡心細核指摘較多時有魔王之號朱
侍御丕烈 以大磨勘覆核未公劾奏尤見丰采庚辰
考差列三等竟罰江南主考于時楊給事方立 有廢

藤陰雜記

卷二

三

騰錄之奏湯方伯聘 有改經文為經解之奏章疏紛
紛議覆殆無虛日遂酌改罰停三科一科條例減主
考房官處分至今遵守儀部向號閒曹至是繁劇甲
大部時郎中為鄭前村先生仔 與先大夫主稿故得
其詳

已卯任邱邊氏中六人解元方晉第四嚮禮文實勝
元乃以後場犯諱罰三科又以經文語疵罰二科久
館南皮張氏壬辰例准會試辛卯遽歿未得一踏禮
闈門人張景運著秋坪新語稱其無書不讀文人無

命一至于斯

庚辰鄉試鄭前村儀部子蔡蘭圃以同校禮記房

多宿學一時有四皓之目謂顧奕松馬曾魯趙光照

陳彭齡年皆六十上下馬乙卯拔貢辛酉副榜至是

聯捷入翰林改吏部守忠商歸卒篤寔可親敬師尤

切顧丙辰副榜僅官學博陳亦終靖江司訓

南北人卷不通看前惟辛酉科行之自戊子以後仍

不通看是以庚寅科惟李殿圖劉經傳二人看南卷

丙午科惟初彭齡韓湯衡看南卷一房幾二十人所

藤陰雜記

卷二

十四

謂盡東南之美也南北皿副榜向無定額佳卷約中

十餘人戊子以後何侍御日珮條奏照正榜五名中

一之例南北皿各中七人

李石渠殿圖嘗夢人語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乙酉出

劉侍讀亨地房丙戌出盧學士文弼薦中撥入紀太

僕復亨房而夢乃驗遂由翰林科道廉訪閩中

進士見於王制入詩始于唐徐凝答施先輩詩料得

仙官列仙署如君進士出身稀元歐陽原功京城雜

咏行到瓊林春更好新來進士唱名聲舉人入詩白

香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歲貢入詩孟浩然孝

廉因歲貢懷橋向秦門秀才入詩李太白送杜秀才

秀才何翩翩諸生入詩高適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

名

吳白華司空省欽久因鄉闈丙子被貼飲長干酒樓

詩歸燕吟成近十霜吳鞵重踏大功坊故侯寥落遺

民老忍見西風字數行大功坊被貼處丁丑召試授中書感

遇詩再四蹉跎榜未填蹇人豈分上青天科因制舉

尊鴻博典為游巡子量銓迨癸未入詞館戊子秉文

藤陰雜記

卷二

十五

衡及今已三十年凡典鄉試七次會試同考三總裁

一學政五任弟省蘭以舉人學正甲午充同考戊戌

賜進士以編修充丙午浙江正主考大考第一侍講

擢正詹事

錢少宗伯載雍正壬子中副榜時金檜門總憲客禾

訂交丙辰大魁宗伯屢試不售曰者謂逢申方中年

四十五壬申果聯捷出廷朝棟門哇乃總憲辛酉江

南所得士也于是執小門生禮維謹自是典文衡陟

卿貳七十歸田八十七方卒韋約軒中丞謙恒二十

拔貢名噪詞場四十四癸未及第不十年開府黔中
嗣三入詞館再領成均官止鴻臚七十七卒
癸未一榜英才濟濟擬鼎甲者初未知秦大成名也
呼名時秦貌本寢繭袍纓帽幾于一軍皆驚寓衣肆
中無第可歸繼而訂交接其言論篤寔可欽性至孝
隨乞養侍母越十五年補官年將六十僅一分房假
歸旋卒先是會榜第三本定張書勳以論誤斥去于
落卷中搜秦卷補之占大魁張隨中丙戌狀元皆科
名佳話因誌之

藤陰雜記

卷二

六

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軒以配四川司白雲樓皆王李
當年賦詩地查查浦副乘詩甘露飛來綴柏枝白雲
樓下坐談詩時平刑措原無事閒煞西曹是鳳池
漁洋香祖筆記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
晚菊尚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
梁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
蕭寥忘其身在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賦詩記事時
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想見承平刑措氣象

阮司寇吾山

葵生

齋宿四川司詩宿齋西窗暮烟桐

簾卷西風慄傲裘涼夜獨尋黃葉逕遺踪待訪白雲
樓虛堂儼對秦臺月雪案清于蜀道秋笑與諸君若
相避夜來明去未勾留又雨中進署云駑蹄款段蹴
洪流十八曹司水際浮縱轡登堂還沒膝躡鞭入屋
自低頭層層素几排虹影面面紅窗化屨樓波浸法
堂占吉兆幾人快馬似龍游白雲亭外非几案作橋
亭中水深尺餘惟敘雪
堂最高水僅及階都諺以沙擁翰林院水少司寇時
淹三法司為吉兆時一等赴漆引見
為司員旋改御史通叅蕪部一日楊主事護見而愕
然曰公旬日必得本部堂官時尚無缺果有海昇殺

藤陰雜記

卷二

七

妻一案杜少司寇玉林獲譴初放王郎中士茶亦以
先檢應譴遂擢吾山又西曹判筆詩狼籍雲司墨與
朱朝朝依樣画葫蘆三錢價本輕寒荻一字鋒能奪
湛盧幾度停毫防出入可憐落紙判生枯淋漓敢快
如刀筆湘管何時淚始無仁人之言可作西曹箴銘

藤陰雜記卷三

吟梅居士

工部藤花未及吏部著名而植根亦久康熙己亥陳

文簡元龍以粵撫晉長冬官到署見花盛放賦詩云

不知移植自何年蔓曲根蟠百丈牽會向銓曹嗟樹

老又來水部遇花緣當階吏散留佳蔭亭午風清動

紫烟莫道官寮無韻事公餘歌枕亦翛然

翁大司空叔元常熟諸生被黜冒籍永平在京與蘇

苞九翔鳳夜行執火燕兩手謂蘇曰朝廷若掛窮民

藤陰雜記

卷三

一

榜天下無如我二人後中丙辰探花歷官工部尚書

蘇壬戌進士終于一令

陳澤州午亭集冬官署中南亭張敦復英所葺茲子

再至承乏公後而敦復權領翰林齋居有懷詩云乾

坤蕩漾兩浮萍歲月樊籠意渺冥再到冬曹新燕壘

百年喬木舊槐庭吟成白雪人難和夢續黃梁客半

醒惆悵玉堂明月夜柯亭劉井幾回經按今工部廳

事植藤亦曰藤花廳旁有齋戒房前慎庫旁有捧日

亭相傳為嚴世蕃書今削其名南亭疑即藤花廳而

人罕知故記之

裘大司空口修父君弼以建德令行取入都夫人禱

于燕子磯水神生公治河敏幹位至司空歿後夢示

家人仍歸神位袁簡齋叔與公已未同年過而弔以

詩云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江神如識我應送好

風多

都察院題名記始于陳文勤公世倌丁巳官副憲時

記畧云少讀司馬文正諫院題名記輒慄然于報稱

之難家世總臺職一人副者三人世倌以檇散復厠

藤陰雜記

卷三

二

其後謹以父及伯叔兄及已名別勒石子壁以誌隆

遇云

按公父說伯敬永叔論兄世倌

父子御史鄞縣胡文學子德邁新安呂北琳子履恒

謙恒長興錢廷子兆沆陽城田從典子懋錢塘張湘

子霽歸安沈世楨子成熙固始吳士功子玉綸歸安

章有大子寶傳安邑葛德潤子鳴陽臨桂朱若東子

依魯桐鄉馮浩子應楸通州劉圻子錫嘏汾陽曹學

閱子錫齡綏德張燦子秉恩

兄弟御史漢陽江世商邱陳履中平夏邑李敏第行獻縣

戈源均大庾戴元常均張敦培均無錫馮培均

祖孫御史南昌熊一蕭孫學鵬豐潤鄭恂孫激蒙自

尹秦孫壯圖雍正乙巳先祖諱永椿任御史越六十

年環由湖廣道轉科

父子科道餘杭嚴沉子會稟定州郝浴子沐虞城耿

惇子大烈文水鄭崑璽子廷楫兄弟科道太倉錢三

錫餘姚袁懋功祖孫給事海寧楊雍建孫存理

乾隆二年翰詹科道輪進經史十四年御史金和以

藤陰雜記

卷三

三

翰詹人多科道人少奏請分班進呈隨以無裨實政
停止近人文集中有進經史即此

行取科道久已停止行取部曹乾隆十五年永行停
止

九卿科道驗看月官向例全集因到班寥寥壬申奉

旨特派九卿四五員御史張馨奏科道亦請

欽派部議派掌科道各四員著為例而臺規未載

乾隆十八年定給事中五品御史從五品俱不試

俸各省道員俱正四品刪去參政等虛銜

諸城劉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總憲即以桐城張姚

二姓官多奏請裁抑尚書納親管理事務太多任事

多銳一時風采凜然納親果于金川債事桐城未久

去位

御史蔣元益乾隆十八年八月劾奏總河高斌顧琮

老疾奉旨嚴行申飭九月卽有漫工河庫虧空大案

蔣卽視山西學政六年

御史歐堪善陞太僕少卿視學貴州癸酉選拔因將

原卷另謄被巡撫定長奏奏降調近日頁卷多有另

藤陰雜記

卷三

四

謄解部者豈不知此例耶

乾隆七年因言路不得其人令內外大臣保舉如馬

周陽城布衣而為御史者共六十人擢御史者僅胡

寶琮吳龍見葛德潤章有大丁廷讓孫灝六員本係

應保御史者其他外吏未仕者不用後躋大位者英

廉大拜吳達善愛必達總督俱在選中若三泰滿色

所保之人平常被御史吳樟糾參扣除于是李清芳

陳大玠有請通行考選之奏部議准行至今不廢

香山魏忠賢墳康熙中御史張瑛奏請剷平王振祠

尚在智化寺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毀之百年來無人奏及亦不可解

乾隆十二年瀛臺侍宴某侍郎向傳文忠屈膝請安為御史萬年茂糾叅并援某某為証侍郎力辨其誣

萬即罷歸里居四十年萬本壬子解元重赴鹿鳴年八十五丙辰尚存不及來京與宴

明重御史巡方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即得人艷稱之昔有一富人二壻一為守備一尚秀才富

翁輕生重備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藤陰雜記 卷三 五

兵副將波執郊迎報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

今始信文章貴卧聽元戎報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隸三府設一巡察二年報滿臺灣巡察如之今

惟滿科道巡察東三省聞猶是巡方體制都察院稱柏臺固無柏也傳巖溪為許任副憲時植

柏于堂前賦五言古詩俾科道和韻今漸成蔭而未見添種不及隔牆太常寺槐陰之茂

御史院題名碑日久漫滅黃待御玉圃叔璣刻為一

書乾隆初王給諫應綵借許農部道基探討續增嗣

後歲有增添余輒給諫題名時隨手檢閱章奏康熙以前尚漏十餘人年分有前後倒置者悉為更正惟

望後之君子于續輯時詳加考訂而已給事中向無題名各科惟懸近年一二區久則另換

日久無徵余自甲辰轉禮科欲編輯而無從繼掌吏垣查庫見國初以來凡內陞外轉章疏詳載履歷到

任年月喜極欲狂因得據以編錄願冊籍難攜每于候本齋宿之頃手不停披編成一冊幾欲與題名碑

藤陰雜記 卷三 六

錄館選錄御史題名文武摺紳並為京師必有之書繼見明人蕭彥有掖垣人鑑載至萬歷而止意欲續

編因徧尋本朝詩文集甄錄事迹未知能成書否也欽定臺規乾隆初告竣其時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

餘年更定典禮若干亟應續纂而未有議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頻見有纂修則例之舉向日御史到任京

畿道吏送臺規一冊內載儀注甚詳此歷久不廢者近聞久不呈送并錄平而去之

余初入臺僅見陳寶所前輩鴻寶稱總憲副憲為某

堂翁諸後輩為某道長陝西道坐次自西南而東北復折西而北不敢紊次新來偶誤者沈華坪前輩見即呵之

王漁洋謂諫官稱魏環極象樞楊以齋雍正御史李琳枝森先楊魏奏疏俱見本集李巡按江左有聲再

効馮銓頗見風力素豪于飲家有園名椒雨蓋酒之

辛者山東掖縣人前庚辰進士言事流尚陽堡赦回

今陝西道懸所書鐵面冰心額筆法適古百廿餘年

墨瀋猶新御史臺有十人到任則題名陝西道顏以

藤陰雜記 卷二 七

四字如肅振臺綱邦之司直之類若不能容則將前

扁棄去立碑于京畿道余庚子入臺尚見有二三匾

題字者後悉刮去以三十人并立一扁改勒石于陝

西道壁俾後至者爭識其名管松崖前輩幹貞時掌

京畿道侍史國華書而自為之跋

考選御史與鄉會試例認同年余干己亥與選同記

名者十九人每歲春朝會于阮吾山司寇蔡生瓶花

書屋時蕭玉亭際韶郎耕莘若伊已逝若馮星實應

榴史卓峯夢琦陳琬同其煥楊培山壽楠秦菽江清

王卜崖鍾健王瑤峯爾烈李曉南煜鄭秋浦激朱篠

庭依魯潘容齋會起沈大雲孫理陳鈺卿蘭森程激

江世溥馮半梅靖皆同選也恐久而遺忘故志之

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科皂隸禮科看今

刑科並無動刑皂隸六科俱有官厨掌印嚴正備飯

卽佳不必戶科飯巡城口號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

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盜

賊

曹秋岳溶自四譯館遷左納言詩入奉金輿麗環看

藤陰雜記 卷三 八

彩纛秋聖讒難追責獻可實懷憂砥礪資賢友明良

感昔游定知歸馬詔先下海南州

曹秋岳溶遷太僕卿詩曰抱無聞恐蒼蒼四十餘臺

烏稀舊侶廐馬閱新除冷態飄霜柿閒身伴壁魚周

官嚴誓御此制近何如

太常仙蝶翅長毛茸通靈解人語呼為老道戊申冬

德少宗伯明捧貯盒內進呈

御賜詩云蠕動螫之時來實果是奇異夫羣物體觀

此一仙姿薈久太常號神超大造司欣茲百年週用

誌五言詩勒碑大堂時座師德定國宗伯總理寺務
賦七言古詩亦勒于壁先有塞爾赫詩萬里羅浮天
一涯奉常清署夢中家誰教片影隨風絮不戀濃香
宿露花栩栩居然能解語悠悠信可共餐霞冰霜尙
有寒梅約未入離騷莫怨嗟塞字曉亭宗室有詩名
官侍郎

寅清堂萬歷中董文敏為寺卿所改書用李北海法
甚工見春明夢餘錄今寅清堂額係乾隆乙未重修
非香光之舊矣

藤陰雜記

卷三

九

高念東侍郎珩有太常樂詩長安百職趨路達說剛
閑人皆不宜惟有館卿云最樂官身作問私家著其
次屈指則太常碧樹清風秋滿廊數日文書一二紙
不過牲牲榛栗耳巡簷閑步據牀眠葉聲撼撼催鳴
蟬病叟荷鋤往菜圃青蟲化蝶迎風舞萬物自得怡
我情何止芳草當窗生此署終身無不可誰云曼倩
羨公卿會議會推揮汗雨寄謝諸君良勞苦時以吏部侍郎降
曹秋岳浴宿壇詩靜闕神穹紫翠遙一天星斗照虛

察蒼松萬歲鼉鼉伏白玉千門海岳朝藻火齋宮迴
禩道鼓鐘冬祀肅重宵講求漸洽升中禮日日祠官
按鳳簫時由太僕遷奉常

龔介菴佳育起家掾吏由江南布政內擢太常卿與

趙恒夫給諫吉士同修賦役全書語同事云趙農部

每與予談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

旋反成輕桃見寄園寄所寄太常任通承僉事竹垞

館焉原非俗吏

大祀福酒光祿寺堂官驗嘗敬貯龍瓶名曰灌酒然

藤陰雜記

卷三

十

後護以龍袂抬赴祭所灌後有餘許携以歸亦受福
之遺意也酒味甘色黑小戶尤宜良醞三升至今猶
戀

毛西河詩話御酒坊後墻有街曰長連又一街曰短

連總曰廊下家長隨答應多住此賣酒京師稱廊下

內酒家故查嗣琛詩長連遙接短連墻紫禁滄洲列

兩廡催取四時花釀酒七層吹過竹風香其時或尙

存數竿耳光祿寺因張元易種竹署中黎惟敬題紫

禁滄洲額今匾去而竹亦亡

李穆堂侍郎級降光祿刺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光祿寺向無題名吳白華司空為卿時查得近年卿員書版作記考寺為英親王故邸規模宏敞今半空閒余又詳考國初以來著錄惜不能全若得赴閣科核冊則無遺漏矣

光祿四署丞八缺例用滿洲歸班舉人七八年升六部主事或中允贊善計中舉後得官已二十餘年昔

藤陰雜記

卷三

七

有旗員嘲唱贊易于得官之驟有十年窻下苦不比一聲嚶之謔蓋太常鴻臚等官由八旗生監兵丁挑補得即授六品頂帶且掛朝珠云

魚洋池北偶談祭酒不三年輒升丁祭無過四者高念東侍郎為祭酒久不遷洪文襄戲之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升予在成均四年升少詹口占寄高云佳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恬靜南史邱靈鞠有言人居官願

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近年惟陸大司馬宗楷官祭酒幾二十年未主文衡年逾七十超擢侍郎主丙戌會試戊子鄉試遂長兵部未幾休致近見法大司成所輯司成題名久任無如公者

查他山慎行于康熙甲子肄業成均至癸未釋褐年五十四記事詩曾陪鼓篋三千士重到橋門二十年進士釋褐謁聖後即至彙倫堂謁司成高坐受禮相傳動必有咎余于己卯肄業癸未釋褐約諸同年齊到行禮近日除鼎甲三人外到者甚少幾視具文

藤陰雜記

卷三

七

乾隆辛未古檜重榮癸卯肇建辟雍庚戌

御製重排石鼓文與舊存十鼓並列戟門并勒張照

詩于石

頒賜羣臣瑤以鴻臚少卿亦得恭領王子

命將蔣衡所進十三經勒石彙倫堂

進士題名碑每科工部題請銀一百兩建立在戟門外松樹間易剝蝕題名碑錄板在翰林院足資考證

國子監學正向係九卿保舉因有保大臣子弟者御

史陳 大化 奏請考試今改為會試錄取已丑壬辰兩科與中書進士認同年名中正榜甲辰榜下用進士三人乙卯丙辰進士錄用更多六堂向無前後輩之稱近亦照翰閣科道之例識拜前輩

田山薑 受 以未入翰林為憾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于我獨無分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嘗嘆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榜氣于眉稜亦且截截論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

藤陰雜記

卷三

十一

近搖落于今已六年已未試博學宏詞時官工部郎中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騷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晉戶部侍郎需終于翰林亦未有集

本朝名人詩無不有題禹鴻臚畫者其人唱贊序班耳名之鼎字尚基揚州人一藝成名其信然歟今序班常用直隸生員他省無之

貳卿皆旁坐獨通政司六堂俱正坐相傳起于趙文

華任參議時鴻臚正少俱正坐未知何據鴻臚祀土地稜頭蟒玉似三公服色未識何神記以俟考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 詔 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余已卯入都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幃漸少錢羅石少宗伯不能走旁門亦不可解阮吾山司寇官中書坐敞車人有十景之嘲謂一騎嘶風三窻印月敞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霆拂面春風也吾山自咏云布帷飄瞥短轆紫鳳天吳百結懸三面轉移迎旭

藤陰雜記

卷三

十四

日四窻空濶見青天看山倚檻東西顧唾玉隨風左右便伸足橫肱吟十景朝朝驅出暮驅旋

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捨狌獮昨夜五更寒徹骨舉朝誰不怨葵尊漁洋戲作時康熙乙亥任葵尊 宏嘉 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捨狌獮也一時服壓韻之穩趙恒夫 吉士 元夕詩憶賜瓊筵分次第蠟貂炫服敢紛綸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服貂不知何年復舊

孫文靖士毅杭之臨平鎮人家世業賈德清蔡明經

粹容克疑在鎮授徒賞異之強其父令從受業四十中
已卯舉人庚辰下第尙未知名辛巳二甲三名不用
歸應壬午召試方擢第一授中書不十年開府滇南
補入翰林位兼將相卒年八十先以征安南封公削
去歿仍贈公孫襲伯爵浙江科目膺五等之封公一
人而已

戊戌會試于文襄王韓城總裁狀元且是師生同考
秦大成陳初哲黃軒金榜四狀元是時京師狀元無
不入場是科狀元戴衢亨即出金房皆盛事也

藤陰雜記 卷二 十五

吾湖明初科名不振成化時建萬魁塔于碧浪湖自
是二百年無脫會榜乾隆丁未塔圯已酉脫科郡人
修復庚戌張師誠癸丑葉紹樞蔡之定入翰林乙卯
王以錫會元第二王以銜狀元同胞元魁聯名從來
未有丙辰會元袁懋亦湖人
金華府順治丙戌朱之錫館選後一百五十年無繼
者嘉慶丙辰浦江戴殿泗傳臚館選蘭溪嚴殿傳武
殿試傳臚同科同府各俱殿字亦巧合矣

藤陰雜記卷四

吟梅居士

乾隆甲子
駕幸貢院賦詩詞臣恭和進冊獨劉榜張鳳孫詩推
擅場詩云玉堂遙接聚奎堂雉扇輕籠寶鼎香鹵簿
兩行傳警蹕韶音一片叶歸昌龍門真得風雲氣髦
士親瞻日月光千百年來成創舉右文雅化軼前王
珠聯寶額昨新頒五色雲飛畫棟間豈止文場添壯
觀欲求上理闢賢關水壺誰掌宜虛已大冷無私肯

藤陰雜記 卷四 一

鑄頑敬繹絲綸齊感激姓名何必列孫山清時未分
守蓬蒿貧賤心期逐歲高朋輩幾人紆紫綬風塵猶
自戀青袍兩叨乙榜甲子寧論屈十踏秋闈敢謂勞
放眼天池何浩蕩投竿終擬釣連鰲席帽頻看上苑
春慵書未負不才身蓼蟲天性能茹苦藿曰生涯合
受辛自小文詞羞剿襲于今功令尙清真短檠獨對
重搔首恐負朝廷養士仁時館閣詩冊求捉刀者塞
戶終不得第効力河工歷任觀察
貢院聚奎堂有明侍郎王圖石刻詩主試多次其韻

劉文定公庚辰主試詩廿二年來才思鈍

戊午分校及今已廿

年恐教塗抹負婆心已丑主會試詩五度當場寧見

慣要知熟處倍矜心又撒棘詩納卷連箱老屋深人

依奎井德星臨囊中璞剖矜崑園爨下桐焦惜鄧林

賤落風簾春已盡榜填月戶夜將沉籤排副墨傳梨

棗不是爭名是證心名經高座倚檐深節屆清和浴

佛臨絳蠟押書明似晝白袍催放擁如林隍中蕉覆

元非幻時封遺卷備選中書學正學錄浦裏珠遺詎久沉寄語舍人

兼博士擬分餘欲慰灰心公衡鑒公明憐才尤切已

藤陰雜記 卷四 二

丑壬辰得人尤盛會元徐煥辰東並有國士無雙

之目兩科中正榜亦號得人

壬午鄉試趙甌北編修翼分校作秋闈雜咏詩一時

傳誦錄其最警策者如宣名云瓠稜淑景日初寅

御紙簽名下紫宸同輩半為揚驥客至親翻有向隅

人一時朝服班行肅隔夜巾箱檢點頻却笑門前迴

避字上人出後貼偏新赴闈云衣冠一隊出朝來銜

尾雕輪輾轉催故友相逢休問訊諸生傍睨或低徊

登瀛數恰符仙侶觀象臺應聚斗魁太息十年辛苦

地敢期珊網入羅才封門云關鎖中分棘院森外簾

信息總沉沉官封恰似泥丸固人望居然入海深選

佛場清塵自隔聚星堂迥路難尋由來令甲嚴防禁

如水臣心久自箴佔房云紙窗隣並似僧寮三分分

排判絕茅幽谷新鶯頻繞樹畫堂舊燕早投巢舊會分校

者多佔正房新進宵來說鬼常盈座曉起聞雞為近

庖斗室敢嫌湫隘甚風簷猶憶號簾敲聘禮牌云齋

期停宴鹿鳴筵白鏹仍頒錦盒鮮鎔處金分三品貢

鏤來字異五銖錢質精應識披沙苦禮重真同納采

藤陰雜記 卷四 三

虔却笑儒珍常待聘今朝何以答求資供給單云食

品開明二等殊仍防中飽落厨夫漫疑乞未書以帖

不比充饑餅在圖日有隻雞公膳半夜無牛酒客談

孤歌魚詎敢彈長鍊首荷儒餐分已逾食單

云不諳烹飪強司厨每一房頭撥一夫聊可補

老婦偏工媚竈語人奴奉奴僕甚謹饑腸定有羊蹄

踏敝袴誰憐積鼻污乞得爨餘頻護視出闈一飽共

妻孥刻匠云梨棗先期妙選材風斤月斧一時來官

差獨應詩文役儒術偏資刀筆才詎以刃游矜絕技

所期紙貴賣名魁關心更有同門卷預向經房訂幾
回分經云不多數子領羣流餘輩經堂各採籌多士
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劃鴻溝逢來未必尊門業分
後偏防易地謀信有科場如射覆量才人亦難估圖
擬策云策題分擬戒搜羅不比賢良古制科腹笥愁
渠真太少記球笑我亦無多略鈔冠冊留方便暗度
鴛針教揣摩莫笑巽巖編摭拾吳誰成誦口如河巽
編即策括也刷題云剗剗纔完促刷題以泥觀板足
見文獻通考踏之使平謂
之跳 錯疑響榻印層綈烟雲頓滿非濡墨刷印用
煤汁文

藤陰雜記 卷四 四

字何灾却污泥消息怕傳通信鳥限期頻聽報更雞
刷昨關防甚嚴五還愁漫漶文難別監刻翰番仔細
鼓即發外簾散題 稽選韻云令甲初添試帖新主司選擇為臚陳華嚴
字母刷奇險韶濩詩林取雅馴又手揮成知幾章吟
露然斷定多人最先一字休忘却官韻當頭躍炳麟
限得某字刻 薦條云三寸冰銜鑲刻工卷端鈐與薦
書同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
超渡筏神山猶怕引回風笑論此即量才尺六抵抽
長在短中文几云東西棊几兩排連序座居然十八

仙旁列如叅尊宿座經闈剛半主司筵主司方桌席
同考半桌席
間地豈睽函文每桌皆接
連不隔案上文常擁累千詞館向
論先後輩如何位次按經編卷箱云曹倉鄴架漫相
同無限精靈閱此中敗卷堆成團扇篋佳文貯即碧
紗籠封鈐怕有冤啼鬼扇鑄如防氣吐虹在笥衣裳
誰佔取却須破壁去飛空紅燭云五色迷離晚退堂
例燃紅蠟照昏黃文星已炳增熒爚官體聊存取吉
祥恰映朱衣人現影不容殊卷字分光榜說不
別憐
矮屋蠅頭字剔盡寒花夜未央藍筆云中書不判五

藤陰雜記 卷四 五

花工凝碧池頭染翠融欣賞情同青眼客別裁權亞
黑頭公淡痕豈向眉添黛濃抹何須帛勒紅却笑出
藍凡幾輩異時若個最惹惹落卷云幾陣雲烟過眼
輕案頭堆疊太縱橫落花退筆全無豔食葉春蠶尚
有聲續命縷殘誰起死返魂香到或更生關投未必
皆珠顆無限人間嘆不平副卷云去取真看雞肋如
棄之可惜味無餘戰場旗色標偏將馳道檣聲中副
車文采原輸全豹變姓名休笑續貂書側生荔子香
雖減猶勝西風落葉政撥房云中額難均數迴懸按

房哀益主司權未妨螺贏艱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
紅藥贈行應割愛錦窠托宿亦成緣莫慙掠美如醯
乞磨勘嚴條藉獨肩既撥房後如磨勘干吏議則所撥之房任之原薦者不與
卷云校勘深防吏議持闈中先自細求疵世情肯爲
微瑕掩宦况愁停薄俸支入穀仍憐危絕落千霄或
厄閏年遲頭場已中後場有疵者停科始知完璧真難得看取縱
橫抹筆乖闈墨云十八經房各數篇篇端未有姓名
鐫人間可許千秋鏡此地居然萬選錢紙價明朝增
幾倍魁星一輩又諸天却愁衆口吹求甚斤削先加

藤陰雜記

卷四

六

錄刻前草榜云編排紅號據文評一榜翻疑以字行
恰似風簷纔起草尙遲澹墨爲書名異時雁塔依先
後明日龍頭可老成真榜前一日穎脫諸生應得兆家家
乾鵲樹頭鳴諭帖云匝月嚴扃絕寸箋忽揮僅約出
闈傳定知書到堪金抵却命車來以賄遷供給所餘皆載以歸
露簡不封書半草冰銜自寫筆如椽還同路引經關
隘點驗層層始放前填名云堂吏聲高唱拆封關防
加密鎖闈重掀髯劇喜名流出防口深愁熟客逢星
斗光連平炬火魚龍氣動五更鐘榮觀最是填魁候

六幕文昌景倍濃拜榜云淋漓墨瀋遍填名肅穆朝
衫告禮成所願人皆爲國士豈嫌師轉拜門生滿堂
燈火柴光照一路笙簫雅樂迎却顧東方已辨色卿
雲糾縷日晶明謝恩云朝房冠佩雁行排放榜明朝
詣闕皆報國文章聊可藉儒官職役此爲佳求師已
有襪衫客逢友多稱玉筍儕稍遜皇華人復命親承
天語叩瑤塔赴宴云退朝車騎又喧闐京兆堂高綵
繡懸噦鳳盡來新貢士餼羊猶見古興賢堂餐味出
官厨饌廳壁圖開禮宴筵主司及執事官皆與宴堂上懸宴圖此地恩

藤陰雜記

卷四

七

榮慚最荷去年騶從滿庭前門包云紅瓊名帖認師
生執贄儀芳草成修脯自行原有例錙銖必較太
無情士如畫餅寧供啖我亦荒莊敢取盈莫以莛莛
薄羔雁窮經人本少金籀房卷云校官各自有房元
試牘從排似弟昆十數各分新雁塔一家人集小龍
門合編恰比聯珠宿湖緒原非異蘭盆師說誰堪傳
枕膝十年詩法要相論時蔣蒼生士銓亦與分校賦
滿江紅詞藍筆云毛穎先生新際授蔣藍天使青眼
丙生平不識楊朱墨氏翠壁間題應滅迹綠天徧寫

難尋字草新詩待借碧紗籠添螺子 黛眉恨何關
爾青衫淚多由此判升沉一旬辛苦三年悲喜疎密
圈來方入殼縱橫抹去非知己比盧公老臉坐中書
操生死薦條云判姓分銜縱五寸六分寬窄雕鏤出
一行細字堪陪玉尺左右分陳監試案收藏不到司
衡席認經房卷面印分明存稽覈 天人界鴻溝畫
雲霄路函關隔發軍符好風吹送幾行飛翮半喜猶
爭文字命終身已注師生籍抱遺珠借慰老儒心嗟
何益落卷云經笥便便知不等巾箱儲蘊歎燕石豐

藤陰雜記

卷四

八

年難售匱中重韞趙括殘兵同一泣田橫義士都相
殉待求他藥籠貯黃楊偏逢閏 冬烘冊陳年券魚
豕字尖又韻向此中沉淪苦海地天俱悶躍冷豈無
干莫寶藏鋒偶作鉛刀鈍祝他年拔宅共飛昇休長
困
汪厚石有考具十詠五律題目甚新如錫水壺云有
底復有盞反蓋卽承盤反其蓋 卽插燭一器材兼擅多勞質
故安水疑清淚滴蠟易短檠殘妙製惟鎔錫壺天幾
許寬餘僅切題

蔣苕生與紀宗伯明葉少詹觀國汪給諫存寬張給
諫壽及余師秦西巖先生壬午分校皆丁卯同年初
八夜賦詩末句云十六年前今夜漏六人五處卧風

檐紀汪同 順天榜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癸卯監試外場于重九前偕琳
侍御寧登高通州城市可接之肩睫間薄暮歸寓因
次日放榜未得成詠侍御今盛京將軍

泡子河呂仙祠祈夢頗靈姜西溟鄉會試寓祠及第
後詩云烟埋塵鎖呂公堂丹竈長封棘院旁九轉大

藤陰雜記

卷四

九

還唐進士六旬重上漢賢良如今已悟榮名幻到老
空拋歲月忙飄笠願尋五岳者不知何處遇雲房
西城帥府衙衙爲西林鄂文端公第海內名士多出
其門尤賞吾鄉姚貞菴汝金保舉鴻博未遇薦修三
禮書成將特薦館職而公遽卒姚僅敘縣丞感賦云
雕刻千言雙鬢苦挽回一命萬牛難又云折柳消魂
燕市酒開箱淚墮晉公嫌後借公子馮撫晉獲買山
資歸老于燕其中州記畧及詩文殘稿西林後人尙
寶藏之稱念慈先生云

西華門內雪池康熙中

賜蔡升元飭內府司員水雪施工剋期告竣令同直

陳廣陵元龍送歸新第見蔡紀恩詩榮遇無與倫比

蔣文肅公第在李廣橋枕淨業湖

御賜秀寫蓬壺額鮑西岡鈔淨業湖詩李廣橋頭望

春水已渙然人家依岸曲樹色引河沿勃起臨淵興

忻逢霽雪天曾為五湖長憑軾亦延緣湖中荷花頗

盛消夏尤宜

護國寺西先為張文和公延玉第後改西華門內

藤陰雜記

卷四

十

賜史文靖公余癸未出錢塘王文莊公門下曾于此

第謁見有江山勝地皆行部臺閣崇班半屬僚之聯

後文靖薨即

賜文莊師生接住亦是佳話文莊內直二十四年以

除夕所

賜福字二十四懸掛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公子

請曰此後拜

賜何以置之公曰別置一軒名曰餘福而猝于丙申

捐館語竟不遂雖飾終典禮與文靖同而文靖年八

十二公年僅六十壬子公子朝梧招余飲堂前鸞枝

花下有感乙未讌集賦詩云鸞枝纔放裊晴空竹石

參差剩幾叢絳萼依然開爛熳紅牙猶憶唱玲瓏西

州感逝懷喬木東閣承家紹素風不盡銜杯增繾綣

柏臺行見騁花驄公子記名御史旋守河間

平則門二條衛衛為武進劉文定公第公四十以侍

郎直軍機四十九晉總憲太夫人八十

賜延暉承慶額公主鄉會試俱號得人璐庚辰出公

門下時往展謁公以總憲久直樞庭門闕蕭然司闈

藤陰雜記

卷四

十一

不阻見公與人對奕裕衣蕉扇談論詩文忘倦大拜

後園居于文襄同院喧寂懸殊客至恒手自掃塵拱

客立待取禱清望一時莫及

汪文端公第在東城十三條衛衛今名有黼黻宣勤

大典持衡

賜額已已參知政事旋降侍郎復入樞庭官躋家宰

嘗于麗景軒中以首夏猶清和分韻宴集戊寅卒于

位

御駕臨喪飾終優渥極人臣之榮遇

英文肅公廉雍正壬子舉人南河効力日與名士倡和
有淮南遊草同京改任北河永定道因決口遂革職
復起戶部司員久任郎中晉尙書大拜掌翰林院
嘗于竹井書屋迂竹軒延翰林有詩名者倡和成帙
又有獨往園九日集吳白華諸翰林登高餞查太守
禮見白華集

介少宗伯師第在燈市口有野園汪文端題野園詩
數竿修竹靜生香猶記開軒六月涼多少樓臺圖畫
裏吟情不較野園長庚辰晉謁尙見池亭佳勝師于

藤陰雜記

卷四

三

壬午捐館遂不復至

德定圃師第在史家衚衕公自東粵還京歲集諸門
生宴集樂賢堂內藏書萬卷蒔花種竹啜茗吟詩編
樂賢堂詩卒年七十一公子英和壬子癸丑聯捷入
翰林惜公未見

尹文端公第有絢春園又名晚香華約軒謙恒沈雲

椒初俱用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韻賦詩十首

瓊華島遼后洗粧樓相傳爲金章宗李宸妃非還后

然詞人歌詠名作如林錄其尤者如陳迦陵維梅澗

庭芳詞云細馬輕衫西風南苑偶然人過金溝道旁
指點遼后舊粧樓想像迴心宮院鈿箏歇含淚梳頭
青史上武靈皇后一樣擅風流 堪愁成往蹟縹垣
敗甃滿目殘秋便脂田粉磴零落誰收莫問完顏耶
律興亡恨總是荒邱紅墻外誰拋金彈年小富平侯
又齊天樂云洗粧樓下傷情路西風又吹人到一絡
山鬢半梳苦髮想像新興開掃塔鈴聲悄說不盡富
年花明月曉人在天邊軸簾遙閃茜釵小 如今頓
成往事回心深院裡也長秋草上苑雲房官家水殿

藤陰雜記

卷四

三

憤是蕭娘易老紅顏懊惱與建業蕭家一般殘照惹
甚閒愁且歸斟翠醪島中有白塔鮑西岡詩云太液
冰融春氣和瀛臺一派水風多披雲近歷瓊華島禮
佛遙瞻翠堵坡小李將軍徒見畫大都仕女競相過
觚稜金雀紛難識禁扁流傳恐亦訛

廟市惟東城隆福西城護國二寺百貨具陳日迷五
色王公亦復步行評玩鮑西岡有句云三市金銀氣
五侯車馬塵足括廟市之勝

西河詩話安定門西有祝家園關左祝御史別業也

春未京朝官多休沐其地梁蕉林桂枝香詞首句云
賞心樂事祝家園裏曼殊亦為詩云塔草銜虛檻亭
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今不知歸誰氏
記以俟考

興化寺街于文襄第兩梧書屋後賃蔡小霞廷衡草

約軒重過見藤花有感詩東閣當年未敢窺年來頻
見紫雲垂不知醉流車茵者誰向花前酌一卮又飲
藤花下詩紫瓊壓架覆蒼苔東閣潭潭傍日開為問
年時頻爛熳幾人能到後堂來

藤陰雜記

卷四

四

柴市為文信國授命處建文山祠唐東江孫華詩云

衣冠仍宋代忠義照人寰身柱天綱絕心扶帝室屏
人居承叔上祀在武侯間憶昔時標季逢危歷險艱
掄魁光制策正議觸權奸朝右多狐域中原盛佛猷
茲誰揮日指弓競射天彎犀甲逃荒谷龍輿落海灣
有心奔南氏無計服戎蠻金雁離陵墓銅駝泣寶管
但存一旅在猶望九旂還戰苦身攢歛途窮血裏斑
六歌聲慷慨百死走間關虎口危頻搯龍鬚痛莫攀
海鯨猶舊卒玉馬坐新班流涕訶宏範從容詆伯顏

死悲非宋土殉恨不厓山身幸空虬脫未仍柴市殷
忠驅十宋義節並兩周頑臯羽西臺淚千秋尚一潛
吳超亭興宗詩四海憑依祇一舟期年芑繫抵千秋
戎衣進講存家學劍佩持危殉國讐後代方黃如繼
體前生瑕呂是同儔宋儒報禮逾巴蜀豈獨將軍號
斷頭

宋牧仲過銀錠橋舊居詩鼓樓西接後湖灣銀錠橋
橫夕照間不盡滄波連太液依然晴翠送遙山舊時
院落松槐在仙境笙簧歲月間白首鍊師茶話久春

藤陰雜記

卷四

五

風料峭暮鴉還橋亘積水潭畔是詩能狀其勝

積水潭荷花極盛法梧門司成壬子夏招客賦詩丁
巳閏夏復集余亦偕往分韻賦詩繪圖記事余詩有
此地昔平泉喬木猶葱蒨西涯跡已陳西厓詩最羨
句梧門因作西涯考賦詩三首考云納蘭容若淶水
亭雜識稱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
衡術其別業在北安門北湯西厓集題李文正慈恩
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
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卽慈恩寺他

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因以自號今不能識其處公不但無別業並生時故居久廢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風操如此豈能更為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北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西有積水潭轉而南

藤陰雜記

卷四

七

得蔡光橋又云三聖港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為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人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為廣福觀西為海潮寺又云西涯為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

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址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開今之萬寧橋清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為李廣橋宏治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獲寵文正疏引唐柳泌末郭京為鑿有為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造好瑤遺穢橋亦蒙羞後人易名蔡光又嫌文飾不如直名李公橋蓋橋實近在煤廠為文正誕生之地貴後賜第今按院衙衙至李閣老衙衙者為李賢第淙水亭雜識殊不足據

藤陰雜記

卷四

七

至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鬱水石清幽其先為法華菴今勅建滙通祠桔槔亭稻田楊柳灣皆可指識其地淨業湖十刹海分流滙注歸宿于澄清間余居距李公橋不數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未考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東城智化寺為王振建梵宇巍我振留土偶乾隆初沈侍御廷芳奏毀寺近舉場章湖莊太守銓寓此賦

詩淋漓感慨可作一則史論詩云寥落繼流在代祠
舊道場寺從天順建勅賜佛經藏忠蓋遭闕寺摧殘
甚漢唐鉄牌誰滅跡成祖首遺殃正統初嗣立刑餘
未煽張中宮崩太后內閣失三楊持柄惟王振膺城
次李綱乘輿淪土木烽火入邊牆幸是天人佑全無
矢石傷童謠符雨帝社稷賴廊王少保勲勞懋元戎
戰蹟彰奪門忘手足復辟念貂璫忽謂忠誠著宜令
廟貌莊昆尼侈像設金碧極輝煌殄瘁端因此貽謀
遂不滅南牙成水火北寺總朝堂禍至上公魏凶踰
藤陰雜記 卷四 十六

藤陰雜記卷五
吟梅居士
中城 南城
楊梅竹斜街梁文莊公第清勤堂前藤花汪文端公
有詩萬栢坡光泰館此修三通嚴海珊刺史遂成貽
詩云滿架藤陰史局中讓君一手定三通又青乳軒
以寓王中書穀原又會文莊告養歸里又會送詩藤
陰假館年華晚潞水抽帆別思頻文莊終養來京于
此宣麻旋卒于位今久改旅店藤花尙茂車過時猶
藤陰雜記 卷五 一
及見之
文莊立朝謹密允稱完人乃掌銓數月即被御史歐
堪善劾其將房師高山矇混請復保薦監生戶部員
外金烈掌選掌院則將輪班編檢抽換不公三事雖
未必一人作主究爲言官所指于此見無過之難
高安朱文端公第在梅市街今爲旅店安溪李文貞
公第在西朱市口有夾輔高風
賜額賃宅尙是後人
綠雨樓陸文裕深舊即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東曰

素軒北曰澹室中為書窟今失其處見改藝齋雜疏

公裔孫耳山 錫熊 藏有嘉靖中經筵所賜宮扇邀程

魚門 晉芳 汪厚石 孟銅 趙損之 文哲 阮吾山 蔡生 曹

習菴 仁虎 吳白華 省欽 聯句有樓添槐雨涼屏引梧

颺颺綠雨槐雨未知孰是姚礪園賦長歌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

人不能識少宰孫北海 承澤 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

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

下耳 見筠廊 偶筆

藤陰雜記

卷五

二

王漁洋司寇前門道院鶴詩憐爾冲霄翮胡為近市

喧依然能警露寧復慕軒月出孤松頂泉流白石

根故山如在眼早晚謝籠樊今香火煩盛院宇不寬

久無鳴臯栖止矣

天啟時宮中塑關聖像二尊一大一小有日者推算

福壽綿長香火百倍大者不及熹宗遂以小者棄置

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于後宮增其祭品以窮

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燬像而前門香火極盛

漁洋年譜云正陽門關廟所籤靈驗余戊戌榜後所

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

發迹萬人頭上逞英雄未喻其旨後庚子司李揚州

甲辰升去江頭蓋指揚州繼由戶部改侍讀乙卯升

祭酒是年閏八月余生閏八月玉兔重生又驗萬人

頭上或官至一品之兆

秦澗泉修撰 大士 甲戌散館求得籤句云靜來好把

此心捫不解何謂試題松栢有心賦忘押心字列之

高等

上看出曰狀元有無心之過試官無有眼之人隨園

藤陰雜記

卷五

三

詩話云然

壬申鄉試有人求籤問題得陰裏相看怪爾曹舟中

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茫

然未喻八闈首題乃夫子莞爾而笑二句次題故天

之生物二句三題交聞文王十尺三句方驗

同年湯 蕙棠 將選知府求籤得君是山中萬戶侯那

知騎馬勝騎牛今朝馬上看山色爭似騎牛得自由

及選得南安同年飲餞首演杜寶勸農正吟此絕杜

乃南安太守也湯後終南昌守

南海程周量可則喜吃檳榔官兵部時王漁洋戲贈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端坐吃檳榔昔正陽門專許輿入車不准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

陳澤州初寓宣武門東街與李湘北少宰比隣乙丑除夕移青藤館新居詩五春三度移居日桃梗椒花總閉關新齋詩莫道幽居小樓頭十萬家又有六友齋玩月詩又青藤館晝睡詩汗簡紛難就青藤蔓許長又簡西隣給孤寺主詩則定在珠市口西今莫考

藤陰雜記

卷五

四

其舊第

澤州甲戌服滿入都戊戌同年會于邸第僅得七人有見潘岸谷比部訊屠芝岩給諫詩細柳新蒲綠映空曲江花有幾枝紅天家一榜四百士白首相知六七公海上故人如夢裏薊門落月滿樓中逢君舊憶銅龍事左掖清陰入院桐時距戊戌三十七年耳零落至此芝岩名粹忠後官兵部尚書鄞人

二忠祠在鮮魚口吉水人祀文信國李忠肅邦華忠肅甲申殉節于吉安會館卽此舊聞考稱在城內文

信國祠未確柴市一祠未聞作吉安會館此祠又名懷忠會館丞相祠堂邊華泉聯句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趙甌北翼謁祠四首詩注亦云李公殉節公祠下詩如半生聲伎勤王散一代科名死事尊血碧肯汗新贈謚汗青終照舊題詩末首弔忠肅云就謚神前手掩關又傳文水繼文山故知曠世心相感恰好同鄉跡再攀地本表忠真死所志同殉節肯生還傳芭曲裏神絃緊廟祀應增配食班昔同年歐陽晴岩新謁選宮祠頻經瞻拜今兩遭回祿未

藤陰雜記

卷五

五

克修復門榜徒存廬陵節義之鄉無人倡議重修能無慨歎

天壇道院昔爲燕集之地胡南荅會恩有道院看牡丹詩青陽好序頓過三選勝如遊百頃潭碧落清虛人罕到香林詰屈馬偏諳玉壺酒貯芳春思石鼎詩聯永夜談共說元都添絕艷不須崇敬訪名藍又道院祈雨詩蕭蕭古院薜蘿青鐘鼓頻催午夢醒安得此間長避世卧看羽客誦黃庭又齋宿卽事瑤壇清絕地借榻卧閑房壓檻秋花細鳴簷夕雨涼新泉烹

日鑄古鼎燕都梁入夜聞天籟塵心一切忘

道院即神樂觀今改神樂署馮大木 廷魁 有神樂觀

送同年之官詩云尺五天邊春晝晴同遊南陌麴塵

生客來彌勒龕中坐詩向桃花潭上成乾隆七年滿

御史某携伶看花因遊人雜沓遂奏禁栽花拆毀酒

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尙存樛枝黛色夏可納涼

鮑西岡坐樹下詩不識南郊路况從物外遊神霄穹

宇麓森木繚垣幽壇草萋以茁時花春復秋風蟬吟

不盡返影下林邱

藤陰雜記

卷五

六

查他山 慎行 鳳城新年詞纔了歌場便買燈三條五

劇一層層東華舊市名空在靈佑宮前另結棚陳其

年 維崧 有同人集靈佑宮會飲詩今宮前並無燈市

陳澤州 廷敬 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靈佑宮早起詩

今天橋宮觀悉為諸王齋宿之所

吳梅村祭酒金魚池詩金魚池上定新巢楊柳青青

已放梢幾度平津高閣上泰壇春望記南郊注謂天

慶寺高閣今圯胡南荅詩菰黍莒華滿帝畿散朝仙

侶叩岩扉齊迴玉勒連錢騎並試香羅疊雪衣日射

采魚吹浪泳花隨綵燕撲簾飛當筵水調歌聲緩身

似遊雲忘夕歸曹秋岳侍郎 溶 詩旁城微雨踏花過

五色文魚戲綠波不為水亭堪繫馬香車珠箔動人

多王漁洋冬日過金魚池詩記來劇飲暮春天絡馬

青絲白玉鞭却倚迴廊望珠箔吳歌趙舞為君妍王

橫雲 鴻緒 上已詩花底張雲幔風光滿碧汀一杯同

洛襖曲水即蘭亭繁艷可想今蕭瑟已久僅有金魚

鮑西岡詩地是金源舊人還白恰來茶牌銷瓦礫柱

礎搯蒿菜則雍正初年荒涼已甚

藤陰雜記

卷五

七

金魚池北金臺書院蓋仿首善遺意董于京兆尹昔

陳勾山京兆 兆崙 延顧虞東 鎮 姚彌圃 汝金 掌教得

人最盛姚赴晉陽時勾山贈詩云廿載金臺懶赴官

客中為客感無端東門帶草重重在待繫先生去轍

難謂門下士有涕泣送行者湯緯堂 大奎 有過金臺

書院觀金魚池得魚字五十韻詩後半云憶昔瑤池

蹇俄驚屋社墟年深埋瓦礫灰劫剝沮如載咏施 愚

王 漁 句長懷韋杜居風流猶昨耳吟賞復誰歎花鳥

餘文藻菰蘆愧樂樗陳詩聊紀興清露滴蟾蜍

未竹垞檢討奏康熙戊午入都舍于三里河橋之

南泉寺與李武曾良年同寓撰惜字林記見竹垞年

譜今寺門尚存橋側有鐵山寺亦似古刹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其次

則查家樓月明樓此康熙末年酒園也查樓木榜尚

存改名廣和餘皆改名大約在前門左右慶樂中和

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祿後舊園重整又添茶園

三處而秦腔盛行有魏長生陳漢碧之流悉載吳太

初燕蘭小譜近又見瑞雲錄以續燕蘭小譜皆好事

藤陰雜記

卷五

八

者為之

京腔六大班盛行已久戊戌己亥時尤興王府新班

湖北江石公譙魯侍御贊元在座因生脚來遲出言

不遜手批其頰不數日侍御即以有玷官箴罷官于

是搢紳相戒不用王府新班而秦腔適至六大班伶

人失業爭附入秦班覓食以免凍餓而已侍御居官

鯁直曾奏官兵過境擾累覆奏千言視南漕錚錚有

聲歸江陵十餘年因荆州水决全家溺斃畢制府沅

弔以詩云最憐多繡鳥臺客披髮何由訴大荒

如是我聞載倪少宗伯承寬感舊為方俊官作詩云

落拓江湖髻欲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

處惆悵殘花剩一枝詩未有註俊官名蘭如吳人為

莊本淳學士所狎有狀元夫人之號已卯入都學士

已歿憔悴自傷門前冷落宗伯詩語無泛設嗣後南

部李桂官方至其詳見袁隨園趙甌北長歌稱史文

靖于庚辰重赴瓊林宴上亦呼狀元夫人後依秦中

幕府較方為優

祝豫堂中翰維詰作燕臺新樂府如太平鼓兒翁

藤陰雜記

卷五

九

響蓋縫窮婦之類是也蔣太史士銓亦有十四首如

弄盆子畫眉楊象聲兒翁戲園雞毛房潑水卒堆

子兵搖鈴卒唱估衣縫窮婦唱南詞其檔子尤為悚

切足以警世詩云作使童男變童女窄袖弓腰態容

與暗迴青眼柳窺人活現紅妝花解語熬來低唱想

夫憐怨去微歌奈何許童心未解夢為雲客恨無端

淚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語師所教燈紅酒

綠聲聲慢促柱移絃節節高富兒估客逞豪俠鑄銀

作錢金鏤屑一歌脫口一纏頭買笑買嗔爭狎夜

關卸枚收眼波明朝酒客誰金多孩提羞惡已無有
父兄貪忍終如何君不見鶯喉一變蛾眉感斜抱琵琶
定場屋不然去作執鞭人車前自理當年由花檔
子散處前門左右鮮衣美食一無所能色衰音變則
為彈手教演幼童若無貲即執鞭趕車否則入雞毛
房矣

京師元旦賀歲奔忙可笑然禮設已久臺垣雖門貼
槩不賀節公約而不能止也阮葵園學浩戲作云爭

門投刺亂如烟輕輓衝風亦可憐觸眼但逢騎馬客

藤陰雜記

卷五

十

縱懷須待聽鶯天久知扇戶饒清福頗愛燒香作靜
綠硯席塵封爐火冷誰教疲絕短檠邊

新年例貼門神查他山唐寔君作傳誦已久近趙甌

托翼作更欲突過前人詩云劍笏森森謹護呵東西

相向儼誰何滿身錦繡形空好一紙功名價幾多辟

鬼漫同鍾進士序神還讓寇閻羅欲稽故實慚荒陋

或仿黃金四目儼執戟垂紳將相權曾傳褒鄂壯凌

烟描來花樣輝三徑報滿瓜期例一年人欲登龍先

仰望門雖羅雀肯他遷誰家健婦誇持戶勞績殊難

企及肩漫嗟兩脚踏空虛身已離塵跡自疎甘守倉
琅監鎖鑰肯隨朱履上堂除無言似厭人投刺含笑
應羞客曳裾暮夜金來君莫受防他冷眼伺門閤

金魚池西精忠廟祀岳忠武自靈佑官燈市罷後廟

設烟火人競往觀又土塑秦檜以煤炭燔之至盡曰

燒秦檜蓋仿火判之形也火判城西有四五處秦澗

泉作賦紀心齋作詞先大夫同作四律頗為同人所

賞詩云誰于火樹現雄豪腰腹皤然尚沃膏脚色似

會誇進士頭銜猶未換功曹虛中大可營三窟注燄

藤陰雜記

卷五

十一

無煩駕六鰲一片熱腸人海坐年年燈影照霜袍茶

毘了義本三乘火裏蓮花板宅升袍笏宰官雖說法

科名書判最難憑焦頭上客宜蒙賞燒尾豪筵獨許

登一笑當場招鮑老且來附熱看春燈裝點須眉異

塽工鼻頭出火耳生風陰陽為炭靈其下蠟炬成灰

夜未中西岸豈愁溜水降東方兼挾泰山雄熏天炙

手須臾事薄盡心腸是老公燭龍向夜吐星芒踏遍

宣南宣北坊此老自來誇赫絕世人多不愛清涼赤

標暫借三更勢焦土回看一炬荒曠與帝京添景物

軟紅明日又飛揚

藤陰雜記

卷五

三

藤陰雜記卷六

東城

吟梅居士

國初益都相國馮文毅做廉孟子萬柳塘遺制既建
青嬰會于夕照寺傍買隙地種柳萬株亦名萬柳堂
毛西河奇齡喬石林萊作賦陳其年序朱竹垞記又
賦詩云不到閒園已隔年綠楊高並女牆連無妨並
馬橫橋渡更許深杯曲水傳徑仄易侵蘋葉小日晴
况有杏花妍舞雩幸忝從遊列澹沲春光過禁烟小
徑升堂步履借隄沙遙築避塵霾歌翻驟雨新荷好

藤陰雜記

卷六

地比崇山峻嶺佳露井有花滋藥甲春衣無桁掛松
釵永和會後茲遊最稷飲蓬池未許儕益都致政門
生祖餞和詩傳汪蛟門懋麟都門人送賀知章潘稼
堂未東山身為草堂留住佳句如竹垞二首亦絕唱也
詩曰十里沙隄萬樹楊秋容猶未點新霜小車稷下
將歸日上已城東舊醉鄉坐立部歌聽總好田園樂
事話方長千秋祖帳羸疏傳錄別尊前有和章白頭
許賜冷源閒青史難將諫錄刪此去耕漁尋舊侶且
憑絲竹解離顏開簾浴鳥階前水過雨斜陽檻外山

他日從游期莫定強留嘶騎玉河灣陳澤州 是敬重
陽燕集詩曉隨丞相鳳池頭晚接花茵想勝游萬里
捷書頻送喜一時佳節倍銷憂松風有夢懷温樹魚
水多情羨野鷗不盡謝公絲竹與邊機樽俎在前籌勝
跡王孫萬柳賒相公清興渺雲霞黃塵漠漠雙蓬鬢
艷蕊淒淒舊菊花見說登臨猶昨日笑憐歲月屬官
家何時蠟屐陪歡讌也比參軍落帽紗益都入朝出
此詩示徐立齋相國曰終當讓此公

嚴繩孫 柳枝詞丹禁城南小苑開萬株新柳拂烟栽
藤陰雜記 卷六 二

相公論道歸常晚能踏沙隄幾度來問訊平泉金縷
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
別離軟紅衝過六街塵剪綠搓黃別作春粼徑會憐
花似雪不能更要掃門人雨滋烟歛綠成行小小紅
亭曲曲塘應待相公修禊飲拂開萍葉送流觴薰風
躡柳遍春城可似章臺走馬情共指平津開閣地莫
教錯認亞夫營柳浪萍池自不局黃鸝啼處綠冥冥
長安冠蓋渾無暇幾箇雙柑樹底聽踏青挑菜卻來
無譜出清明七女圖最想攀條人散後一庭涼月夜

啼鳥太平橋畔最純純早許遊人蠟屐探但傍上林
眠起穩不妨搖落有江潭年年三月關芳菲雨露常
沾在紫微不管淄川千萬樹盡舒青眼望公歸
胡南茗次韻詩春入平泉萬綠分清暉水木映斜曛
柳湖夜漾干林月松島晴歸眾壑雲虹影雙垂穿樹
見鶯簧百囀隔溪聞丹臺翠壁留題遍休暇東山此
樂羣

康熙中馮氏將堂歸石文桂壁上盡刊其誥身供長
生祿位改寺曰拈花鮑西岡 鈔 詩云野雲舊跡已消
藤陰雜記 卷六 三

沉故相遺墟尚可尋曲水當年修禊事荒池今日照
禪心空傳驟雨新荷調剩有山禽楚雀音怪底春陰
偏讓雪手寒無那強憑襟息壤長留並治源風流誰
復更爭墩橋橫中島春水淺樹繞斜岡蔓草昏一自
鏡湖歸賀監長教祖帳說青門城南韋杜今無幾水
石平泉幸僅存又卽景詩叢薄莽無際秋聲寧在城
葦間聞釣樂林邠見山行漠漠渚花淡蕭蕭沙鳥清
峴亭何處是吳語一闌情湯西厓詩橋壞誰裝新雁
齒水枯已斷舊魚梁尤感慨係之矣

嚴海珊 遂成詩盧趙風流去已除野雲池柳有棲鴉
新荷驟雨瀟瀟夜寂不聞歌解語花手執珠槃集翫
才火城如畫綺筵開而今馬矢填車廐誰記平泉草
木來此乾隆初年也近則柳枯水涸橋斷亭傾石氏
石刻尚嵌壁上無復知爲益都別墅矣壁粘履郡
王七古覃字韵詩極爲盛衰感慨時余視東城擬往
鈔錄旋以卸事未果

高念東 亦園記萬縷將披細柳知濃陰行埒蘇堤
數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驅成香海是萬柳堂又各亦

藤陰雜記

卷六

四

園馮益都亦園春興詩小築城隅柳滿隄綠雲低護
草初齊次首亂飄柳絮鋪新徑細數桃花過野塘是
園卽萬柳堂王橫雲和詩春濃亭榭護沙隄翠碧千
重柳帶齊吹去雜花迎緩鞦飛來好鳥喚扶犁輕陰
色散旃檀外科日烟濃漢苑西佳景欣當調鼎暇關
河極目暮雲迷嚴存菴 我斯 題亦園詩清時謝太傅
此地卽東山物我風塵外經綸魚鳥間幾人能後樂
半壑有餘閒吾亦忘機者披襟自往還濠梁秋水
窈窕赤欄干石細縈書帶藤低礙籜冠樹聲千壑雨

雁影一汀寒絕似江南景憑誰把釣竿草堂開綠野
曲榭俯清渠最愛陶家柳還同杜甫居天高秋射隼
沙暖晝觀魚到處乾坤大何須賦遂初毛西河亦園
修禊詩曲江修禊已三年勝飲無如柳下偏地曠儘
教油慢接溪迴不礙羽觴傳沿隄草向春深發夾路
花從雨後妍陪得蓬山舊仙侶到來滿座盡雲烟良
會何須絲竹借春風處處遠塵纒東流水色清堪戀
北地晴光淺亦佳高柳隔簾拋粉絮新蒲刺水簇金
釵洛中禊飲年年事丞相同行豈易儕

藤陰雜記

卷六

五

沙窩門有放生池順治中浙人范思敬實創始焉初
范嘗夢到一院禪室懸木魚有人云東坡居此遂入
謁坡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授汝坐側
有一人侍立云何姓覺而異之旣放生池成延一老
宿居之范一日至院宛似夢中室懸木魚僧忽云有
一法寶今贈居士視之卽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
室有募緣疏爲何御史書豈僧卽東坡後身耶池北
偶談

梁蕉林

清標

任司農時有秋碧堂刻晉唐法帖汪蛟

門懋麟賦讌集詩秋碧堂中夜如水桂花正吐黃金
蕊抹麗含香夾竹紅水晶簾外水輪起食譜茶經夙
講求玉盤新薦楓亭荔絳珀深凝鳳尾膠碧烟細淪
龍團字又構蕉林書屋自題云半船坐雨冷瀟瀟仿
佛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窓清似水最堪聽處是芭蕉
淡烟晴日滿簾櫳春色依依上小紅客為看花頻戴
酒海棠開否問東風令城東莫考其遺址

程篁墩謂京師最盛曰梁氏園牡丹芍藥幾十畝孫
退谷謂梁園引凉水河水入其中亭榭花木一時稱盛

藤陰雜記

卷六

六

康熙中龔尚書招董玉虬文驥梁園李家莊汎丹觀
燈詩云此地足烟水當年幾溯游王橫雲有朱荔裳
招飲梁家園詩半頃湖光搖畫艇一簾香氣撲新荷
林間綠酒常浮月座上清歌迴遏雲沈心齋有陳以
樹招飲梁家園警露軒詩野曠天高啟八窓門前一
碧響淙淙舊聞考稱南極于魏村似又在左安門外
今莫知其址但知北城有梁家園空曠平原並無烟
水余已卯入都但見堆積糞上後築官房李吏部調
元寓焉築看雲樓有檻外遠山排闥繞樓前積水當

湖看之聯今有僧募葢壽佛寺設義學

先大夫官儀曹日偕同寅諸公穀雨後二日作城東
之遊賦詩云鳳城南望禁牆封馳道逶迤接九重宿
雨已滋金埒草流雲不散石壇松迴看城闕披橫幅
却話烟霞指遠峯曾是文明河上路朱魚咬藻寫春
容三里河即魚藻池柳枝無力掛春衣太息池塘景
物非名士不隨陵谷變虛堂奈此管絃稀打鐘掃地
空諸相解帶量松驗幾圍回首沙隄行樂日紅燈官
馬載花歸萬柳堂傾圮

藤陰雜記

卷六

七

崇文門外三條衚衕有查氏園施肥叔朝質住時頻
訪林木葱蒨池館清幽未幾以無妄被議移寓城西
牽復嗣是遂無京官居住恐鞠為茂草久矣
東便門至西便門三冬凍台設拖床坐人比車較省
鮑西岡詩云寥色起城隍堅冰致用良陸行宜殿脚
匡坐稱車箱方馬虞顛覆浮槎嘆渺茫何如溱洧上
滿載一床床吳白華消寒賦冰床聯句蔣苕生有水
床樂府
陳澤州三晉會館記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

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曰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爲三
晉會館且先于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饒別之
亭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爲善于鄉如此今北城有
三晉館規模甚狹東城賈第及館俱不可問

查他山京師中元詞萬柄紅燈裹綠紗亭亭輕蓋受
風斜滿城荷葉高錢價不數中原洗手花銅盤小拍
坐張燈手指東城滿月升從此夜遊涼似水漸無人
賣擔頭冰

史忠正閣部京衛人也後裔零落遺像鬻于廟市蔣

藤陰雜記

卷六

八

若生得之敬藏高東井文照賦詩云素練凜風霜鬢

眉怒欲張生原同信國死尚識雅陽心迹緋袍露江

流玉帶長南都成底業不画上明光太息琅邪政君

臣溺宴安中朝羣指馬四鎮日爭蠻運去功名沮忠

孤志力殫師門付衣鉢慷慨竟身完謂左忠毅光斗

拔史公于童子場中許他日必爲非常人也

劉克猷子壯常夢爲朱之弼門生搢紳未見其名庚

午計偕入都僑寓黃岡會館下第步隣壁見垂髫童

子貌頗清秀見書包有朱之弼三字遂大驚愕詢其

家世寒微助以紙筆之資久亦忘却嗣久困公車已

丑謁選強入禮闈朱已弱冠丙戌進士授給事中是

科分校遂出其房占大魁官終侍讀朱歷官工部尚

書徐東海誌墓有南莊在郊外查他山有詩今故第

後人俱莫可考

博晰齋明滿洲人壬申編修外任府道改兵部郎中

博聞強識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殫洽老年類

放布衫草笠徒倚城東醉輒題詩于僧舍酒樓酒如

也人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會觀察三十年

藤陰雜記

卷六

九

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前進士八千里外舊監司

藤陰雜記卷七

吟梅居士

西城上

朱竹垞于康熙己巳自古藤書屋移寓槐市斜街詩云莎衫桐帽海樓鞋隨分琴書占小齋老去逢春心倍惜為貪花市住斜街屠門菜市費贏驂地僻長稀過客譚一事新來差勝舊昊天寺近井泉廿考六街花事引豐臺賣花者于每月逢三日至槐市斜街上賣今土地廟市逢三則槐市為今上下斜街無疑若

藤陰雜記

卷七

一

昊天寺近西便門昔王漁洋司寇曾同施愚山侍讀訪王山史陳藹翁于寺觀唐子華水仙圖詩蒲草應詔謝賓客城西古寺風蕭蕭殘碑老樹氣象古涼衫重戴風神超八騁喧闐不到此兩三素侶還相要今寺久作農田惟存古井十二硯齋朱竹垞記中書汪蛟門懋麟傲寓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饘炊不繼久病夢入廣庭得石硯十二枚寤而作歌因名其齋朱竹垞集喬侍讀菜常闕一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

之南有看花歌云主人新拓百弓地海棠乍坼丁香含

查他山集去宣武門西半里有陋室十餘間從馬上望見老槐二樹亭亭出屋遂僦居焉爾雅連屋謂之移疏樓閣相連小屋名也因借樹以名集有移居二十韻詩屋今無考

徐司寇乾學集有同吳長庚光嚴存菴我斯蔡石公

啟傳徐方虎飲李將軍園亭詩宣武門西別業幽

羣公載酒共銷憂今亦無考

藤陰雜記

卷七

二

查他山飲朱竹垞槐市斜街新寓詩槐街舊與一峯隣酒甕重開為洗塵最愛今年春帶閨運來猶作看花人

朱竹垞曹贊善鑑倫移居詩後園虛閣壓城濠濺濕

跳珠牖口牢正好憑闌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時高今

洗象在宣武門西河內其居必是上斜街

查他山同園看花詩結隣真喜近斜街步履尋春又

一回五日重來光景換早花零落晚花開又同園修

禊詩今無考

洗象詩名家集中歌行詞賦無美不備獨漁洋竹枝一絕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荷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為河邊洗象來可作圖畫

毛西河詩話宣武門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酒名葡萄酒嘗騎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

鴻烈 往點詩云竹林寺畔頂泉居井冽香甘新醅餘今寺已無存何問酒肆西河又謂長安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然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啟中山西人建祀沁水張忠烈

藤陰雜記 卷七

三

金襄陵高忠節 邢佐 大同何忠愍 廷樞 皆遼陽死事

者其鄉人以後之殉節者附祀近人馬壯節 全 牛毅

節 天昇 任總兵 張總兵 凌霞 張總兵 大經 皆與焉

按馬全初名瓌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墮濠水中從者解紛至督轅復大譁事聞制軍交劾罷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已卯改名全中式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遂以第一人及第前後兩登鼎甲亦古所未聞不

二年授江南提督從征金川殉木果木難弟瑀亦官總兵任公金川陣亡勇畧見袁隨園墓碑子 承恩 官提督張 大經 辛未武狀元

善果寺王漁洋有獨遊懷葉文敏 方 詩尚有遊寺詩偶然借素侶佛日到香林亭午無人處青苔滿院

陰三衣消瘦服半偈妙明心愛就魚山宿蕭條寫梵音潘稼堂 未 詩慈仁樓閣浸參差幽賞無如此地宜樗散人來休澣日懶殘僧話劫灰時一牕幡影看燒

笋滿院松陰聽奕棋多少龍山泥飲客籃輿風味有

藤陰雜記 卷七

四

誰知查他山詩高林鳴枯風院靜如潑水時有杖藜

僧下階拾槐子寺有核桃數十株題詠多未之及

漁洋居易錄戊戌觀政兵部寓慈仁寺梁日緝 熙 乙

未同年本不相識時以咸寧令行取入都亦寓寺中遂與定交按公雙松歌贈許天玉梁日緝言輞川雪中之遊竹枝詞等篇皆戊戌寓寺所作漁洋有詢劉公誠慈仁寺寓詩窈窕禪宮掩雙松歲月深披衣聞石瀨宴坐理朱琴湖海三年別雲霄萬里心舅甥王衛似相對發高吟蓋公誠亦寓寺彈琴故云

宋牧仲 華 筠廊偶筆慈仁寺窠變觀音以莊嚴妙麗
勝廟市見祀縣劉文烈 理順 書與馬士英書並列白
仲調廷評 夢龍 購劉書歸日不令與奸邪同列

漁洋池北偶談已亥于慈仁市上見客氏拜三字敝
刺朱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啟
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又買正德錢二枚背有螭虎

形

宋牧仲上元過慈仁寺買得崔鴻十六國春秋天下
名山記詩云華燈九陌掛春風獨買殘編古寺中蠟

藤陰雜記

卷七

五

展夙會師謝客紬書今始識崔鴻窻間冰雪歸堪把
月下笙歌與不同明日又愁公事擾西曹讀律技偏
窮

王橫雲雜咏詩慈仁寺裏海榴紅却與江南色相同
移向小庭閒佇立絳唇微語曲欄風又慈仁每月初
兼五松下朱闌列百屢亦有公卿來問直試評程尉
幾文錢高念東 珩 慈仁寺詩一月招提到幾回長松
百丈羽幢開市人熟識應含笑又向東廊看畫來孫
司空 在豐 竹枝詞臘後春前春未回燕京臘月少花

開明朝十五慈仁寺買取盆梅屋裡栽查他山 慎行
飲嚴侍御 曾 鸞枝花下作賣花聲裏過斜街不記

招尋月幾回只有繡衣真愛客印泥封酒必同開儼
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鸞枝隔歲裁報到退朝今日早
東欄昨夜有花開

孔東塘 尚任 燕臺雜興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

似海門深御車埽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裏尋自注
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于慈仁廟市購書乃得
一瞻顏色故古夫于亭雜錄云昔有士欲謁余不見

藤陰雜記

卷七

六

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書攤
候之已而果然

慈仁廟市久廢前歲復興未幾仍止蓋百貨全資城
中大戶寺距城遠鮮有至者國初諸大第宅皆在城
西往遊甚便自地震後六十來荒涼已極近惟崇效
法源二寺春日看花餘寺無問津者矣若歸義紫金
不能舉其名也

慈仁寺毘盧閣馮益都詩云寶閣峻嶒俯帝京芙蓉
西望削初成龍窺方丈三更兩天假重陽一日晴入

眼黃花矜晚節舉頭鴻雁借歸程
萊萸剩有仙人佩
池草何緣寄遠情
田山薑箋詩千層佛火出層雲
面對西山正夕曛
老樹風懸鵬鴉宅
荒原草長駱駝羣
秋生沙磧寒應早
水下天津勢漸分
側耳秋城聞戰鼓
登壇重起舊將軍

王純翁說鈴王十一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日子寓慈仁寺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于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使作今集載報國寺雙松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作也
歌詞雄偉沉麗與題相稱王既為

藤陰雜記

卷七

七

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自難量

姜學在于慈仁市上買得宣德窰青花脂粉箱陳迦

陵維松賦滿庭芳詞云龍德殿邊月華門內萬枝鳳

蠟熒煌六宮半夜齊起試新粧詔賜口脂面藥花枝

裊笑謝君王燒瓷翠調鉛貯粉描畫兩鴛鴦當初

溫室樹宮中事秘世上難詳但銅溝漲膩流出宮牆

今日天家故物門攤賣冷市閒坊摩娑怯內人紅袖

慟哭話昭陽箱後蹄揚商寵姬商寶意有詩

程周量可則嘗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

登庚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亦賦雙松歌王樓村式

丹亦有長歌

曹秋岳溶九日登高詩相憐皂帽俯長松斜日蓬蒿

古殿鐘層閣蕭條飛燕雀滿城蒼翠落芙蓉烽烟天

澗凭高恨沙塞花寒對酒濃江表何年還倦羽此身

終得伴孤節

宋荔裳境慈仁寺看海棠作維摩室外沙棠樹疑是

散花天女移嬌靨最憐終半放快遊不必定期蝶

衣亂舞輕風下鶯語流連夕照時况有虬松堪徙倚

藤陰雜記

卷七

八

紅霞青籜晚參差

昆盧閣詩多名作獨查查浦絕句十三松下小回旋

傑閣昆盧尺五天笑指盧溝橋上影人隨車馬蟻銜

連高念東亦寓慈仁集有詩云緇塵不到梵王家鈴

語天風靜若譁客久能詩龍樹偈僧貧解餉虎邱茶

名山遙憶心先往帝里重來髮已華樓鶴禪房原自

好一枝休羨上林鴉又季秋登閣詩野色橫今古西

風滿帝州山寒雲外出水遠日邊流萬象秋皆靜浮

生倦亦休長松幽意愜少為夕陽留

明憲宗建慈仁寺為母后祝釐頌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原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陰數畝鱗皴爪攫以數十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幹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密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為

藤陰雜記

卷七

九

平殿三間雙松竟聳入木殿海棠院今廢為染衣之所惟密變觀音尚存仰荷

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乾隆己丑秋同人往遊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綈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茶餘客話北墅緒言都門報國寺毘盧閣內祀有觀音蓋密變也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密中諸

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于寺俾都人咸知敬禮

張晴峯衡景州人順治辛丑進士官水曹郎貧不能

舉火一日貸錢過慈仁寺見書即買歸展讀怡然忘饑

歸義寺有遼初石幢查他山詩云地作隣人業苔侵破廟堧兩工碑背字猶記會同年

筠廊偶筆宣武門外教子衲衲永慶寺最為卑陋僧

藤陰雜記

卷七

十

文然居祖師殿前白楊古柏各二余寓北隣時過訪師室無他物壁有聯云石壓筍斜出岩垂花倒開乙卯再過已示寂賦詩弔之古菴如空山幽絕招提境春風扣禪扉斜日林間靜小別二十年依然磬聲冷不見白頭僧閒階踏松影

宋牧仲太宰登毘盧閣飲樵沙道院詩更從別巷訪樵沙道院幽幽微尚院似在西城俟考

漁洋過聖果寺看桃花詩古寺尋春已後期東風猶為絳桃遲禪扉靜掩殘春雨細逐茶烟鬢絲寺亦

侯考

寄園為高陽李文勤公別墅其西墅又名李園狄立

人億于此設宴見姜西溟詩其後歸趙恒夫給諫吉

士改名寄園沈心齋閣學詩云大隱金門侶名園休

沐宜輞川摩詰畫杜曲牧之詩簾亞支禽入花陰碧

鮮滋家傳清獻鶴夜靜獨知詩胡南荅初夏小集有

詩查他山九日遊詩縈成曲磴疊成岡高着樓臺短

着墻花氣清如初過雨樹陰濃愛未經霜熟遊不受

園丁拒放眼從驚客路長亦有東籬歸不得四年京

蘇陰雜記 卷七 十一

洛共重陽給諫休寧人子占浙籍中式被某劾之謫

官助教久住京師以寄園捐作全浙會館孫宮允人

龍記稱為明冉駙馬月張園址改為寄園觴詠之地

後以父子異籍被浙人劾奏以寄園捐為全浙會館

浙人建景賢祠以祀人但知給諫作寄園寄所寄其

宰交城平寇及續表忠記世無知者

張匠門大受有同顧俠君王玉衡上已載酒月張園

詩故人載酒城西地狂客吹簫月上時王樓村有匠

門邀過寄園小集詩是匠門曾寓寄園

教子衙衙一宅畧有樹木亦指為寄園故址王蘭泉

司寇和寓時有蒲褐山房勒詩于石趙既北翼比鄰

而居贈詩寄園本是吾家地輸與高人占清閨

寄園有梨一株踰常味李高陽居時嗜之後艾司寇

元徵徐漕帥旭齡趙給諫吉士接住餽以為常癸亥

梨大熟甲子高陽薨梨隨枯甲子會辛卯同年在

朝者于寄園鄭山公王阮亭沈繹堂李奉倩等二十

九人甲戌惟鄭山公重王涓來澤宏王阮亭三人尚

列朝端距辛卯已四十四年二則見寄園寄所寄二

蘇陰雜記 卷七 十一

十九人中吾湖有姚陟山淳熹沈維菴上塘蓋辛卯

備副當時亦認同年

趙恒夫初令交城分校得馮雲驥丙辰翰林辛酉主

江南試拔胡任輿領解胡向夢有手弄雙元小天下

之句久困公車甲戌題為孔子登東山章試後謁趙

于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廷對果第一

松筠菴在炸子橋菴不祀佛塑幙頭神像相沿為城

隍神五月撞像換水結會立碑既而寂然菴僧將地

私賣丙午楊給諫壽楠李都諫湖視城訪知為楊忠

愍故宅其時曹宗丞學閔阮司寇葵生鄭侍御激倡
議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筠司寇記畧云讀公
年譜嘉靖丁未年三十二成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
辛亥陞兵部車駕司旋諫阻馬市廷杖謫邊壬子冬
復武選司癸丑劾嵩下獄是前後居斯宅者僅傳舍
耳而至今人心翕然愛護保持不忍增輟蓋公之靈
爽日在天地雖烟雲草木一榻蘆廬猶令人繫思無
窮矧其退食修憩之所曾焚香而修諫草者耶又賦
詩云橋頭廟貌儼屢屢每一經行感慨隨竹院無僧

藤陰雜記

卷七

三

閑吸茗松窗命侶坐敲棋兩朝事往留遺宅一簣功
完待紀碑當日曾經丞相步至今傳誦秀才詩按漁
洋集中筠作雲亦未指忠愍故宅集云康熙庚申高
念東侍郎珩居松雲禪舍馮益都溥過之流連竟日
高賦詩云戶倚雙藤梵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
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荅云隱几僧寮戶
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相對渾忘却祇識維摩
是辨才子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重逢半日畫爐灰
他年古寺經行處記取寒山拾得來又考徐司寇乾

學題忠愍書畫詩云從此馨香輝鼎俎至今岩谷鎖
松筠似因是菴而及漁洋撰高公墓志雲作筠
嚴宗伯我斯登玉皇閣詩城西傑閣俯晴空極目凭
闌興不窮雙闕烟生縹緲外萬山青在有無中題詩
舊日苔痕碧著屐重來柿葉紅莫惜登高佳節過好
攜尊酒送飛鴻閣在盆兒礪礪胡南荅冬日侍李容
齋夫子登城南玉皇閣詩仙臺冬旭似春融咫尺神
霄帝座通絳節葳蕤臨斗炁羽衣婀娜激天風亭空
鶴放餘霞外壑近龍吟一笛中誰道玉清香案遠姓

藤陰雜記

卷之

古

名元識太微宮自注是日丹壑醮壇丹壑名乎青十
六歲已未入翰林史胄司夔呈文定詩郎君館閣稱
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是也
王樓村式丹集慈仁寺東揚州會館移居詩大地鄰
虛總一塵冷官隨處可容身栽花樹柵間中事愛酒
隣詩我輩人桑下豈惟三宿戀槐陰也作兩家春却
思舊雨東西路千萬還應更買隣按揚館今在菜市
口離慈仁幾二里劉大山巖贈樓村移居詩碧山堂
裏老尚書二十年前此卜廬

藤陰雜記卷八

吟梅居士

西城下

長椿寺明孝定太后建以居水齋禪師有滲金多寶
佛塔高一丈五尺燕舟容話載小室藏佛像中二軸
黃綾裝裱與他軸異一繪九朵青蓮花捧一牌題曰
九蓮菩薩明神宗母李太后也一繪女像具天人姿
載毘盧帽衣紅錦袞裝題崇禎庚辰恭繪烈皇生母
孝純劉太后也今祇存一軸女像著千佛袞裝金書

藤陰雜記

卷八

一

智上菩薩四字游人赴寺展觀康熙中唐東江

孫華

長椿寺瞻慈聖李太后御容詩云明代修家法徽音

冠史編宮闈風自肅母后世稱賢詔選良家入恩承

甲觀偏媿好常卻輦鈞七乍披拳奕葉盤根李晉峯

太華蓮釋氏稱太后觀津原近趙沙鹿本隣燕赤彘

騰光景蒼龍降蛭蛭祥來弓謁祭北卜玉簪全用宋

如冲聖初臨極慈寧遂覩天車仍從輦後影不到簾

前壺教三宮穆坤儀萬國傳調元歸保傳預政戒中

涓浴爾公桑室觀禾鉤指田經令鄧氏習寵異霍家

專章武能循禮陰鄉雅避權珠囊銀管啟帳殿玉鈎

寒妙畫臨吳絹清詞洒蜀牋丹青摩詰善點畫茂漪

妍無事常游藝多生本悟禪緇經梵夾字熟鼎水沉

煙金剌凌雲起珠宮匝地連中官領將作內府出緡

錢寶相裝彌勒仙真事偃佺璧缸巧匠綴玉釧鬼工

鑄蒼葛開香域伊蒲供淨筵赤頰爭赴集白足競駢

闔法乳三千界慈儀四十年恩施覃道俗仁性及飛

蠟武帳初辭御銀臺遂上仙通都簪素柰薄海邊朱

絃方恨珠襦卷俄驚玉璽遷定陵風瑟瑟廟草芊

藤陰雜記

卷八

二

辛佛土三生願堯門一夢遊神孫誰似續緇侶當曾

元社飯多年冷關齋宿世緣儀容猶宛在天帝忽胡

然紺髮分螺細金姿像月圓一椽留世守再拜肅心

虔長信繁華敬靈光浩劫延千秋金粟影常並法幢

懸乾隆壬午紀侍御復亨蔣太史士銓王員外顯會

借先君儀部公遊長椿寺見后像殘破鑲資裝裱貯

以錦匣蔣詩云聖像勒石傳琳宮觀自在身太后容

丹青畫本世罕觀京師梵宇分頒同城西舊有長椿

寺玉軸猶存尚方賜袞裝瓊珞天人裝靈氣浮空花

雨墜金粉半脫目有神老僧畧識娘孃尊當時諸佛
避寶座今日故紙粘梁塵昔輔神宗持國柄外有江
陵內慈聖諒闇不負託孤心嚴憚同欽蒙養正曉漏
聲中呼帝起長跼讀書寧恕爾不須定汝作官家須
知汝亦都人子煌煌慈訓天下平帝長唯賴張先生
九州富強天子孝報恩崇佛工繁興黃金布地恩難
吝嘉靖求仙換家法一時庫藏散浮屠請看堂中多
寶塔後來帝盡煩征輸國戚助餉多加誅皇兒泣隨
菩薩去六官齋醮無時無可憐酣睡太妃側萬曆初

藤陰雜記

卷八

三

年還共憶世宗神祖善功垂仙佛如何難殺賊嗚呼
往事莫具陳重裝寶相開金輪槐花落盡香烟冷麥
飯誰人念老身先君詩云城西寺古仍前朝大祚長
椿削椒殿秋風葉落祇樹圍金塗銅塔光明見真容
一幅妙蓮花圓姿替月開生而當時布施出東朝史
言鉅萬貲無算斯地纔存劫後塵華鬢四照香雲散
毋乃繁興土木工豈知別結人天案定陵冲幼作天
子宗社危疑從此始大柄手付張先生五更講讀呼
帝起西城擊劍亦偶然家法森森必罪已大婚成禮

旋移官舍飴弄孫吾老矣慈母何因種福田民安物
阜卽生天官家已享昇平運那不飯心結佛緣宮鄰
金虎一朝隔坐令門戶操戈鋌輩書再出逐元老赤
挺一擊歸瘋顛政府調羹意良苦得似江陵初政否
寒食明年憶老身淚痕空洒昭陵土君不見風烟臺
榭小侯家轉眼銀鐙緹騎遮聞道九蓮親示現請看
千佛繡袈裟漁洋居易錄予過長椿寺見慈聖李太
后及田妃像皆白哲豐美田像有怨容徐華隱嘉炎
有展田妃像詩妙相生前寫幽宮異日同先攜茂陵

藤陰雜記

卷八

四

盜後傍鼎湖弓東江詩不兼及時已無存
長椿寺為讌集之地潘稼堂未有和重九益都公集
長椿寺詩纔陪秋稷過山堂又赴離筵到竹房隨地
黃花皆粟里有人皂帽憶鱸鄉籠紗句入禪心妙煨
芋身貪佛日長容得逍遙稱大隱侏儒不用笑東方
漁洋戊辰入都總憲立齋徐公邀飯長椿寺同集者
相國馮公刑侍高公健菴徐公
胡南茗會恩雨後過長椿寺夜集詩花宮過驟雨暑
月似涼秋積水空無際遙天翠欲流星花穿樹動人

語隔池幽永夕抒清嘯忘機一唱酬野屐乘涼發禪
關向夕閒聽詩逢舊侶燒燭話深盃槐雪虛檐落松
風古殿迴生衣露滿清絕讀書臺又昆羅閣詩獨
立珠林縹紗樓憑闌頤氣接 皇州東連瀛海帆檣
集北望居庸紫翠浮黃鵠青冥千里暮疎砧碧樹九
門秋塵勞擾擾斜陽外悵望岩栖隔舊遊

朱竹垞送梁藥亭 佩蘭 長椿寺聯句詩九日倏已過

姜西 濕雲漫四郊森森長雨垂 朱竹 颯颯虛檐稍病

葉戀冷枝 梁藥 驚鳥盤空巢晨興踐夙約 陸射 攬袂

藤陰雜記 卷八 五

皆貧交勝引雙樹林 魏禹 宛若深山均藤縮三秋蛇

張漢 槐舞千歲蛟頰柿迸露實人 朱梅 金英拆霜苞紅

的的吳荳 陳叔 碧茸茸秦瓦瓦溝窺鼉鼉 湯西 戶網

牽蠟蛸蘇深鼻屨伏 查梅 篆古蒲牢哮粥魚晝浩浩

俞大 瑞鷄午膠膠光景歛明晦 姜 眺覽窮檜櫟新耐

綠滿竿 朱 晚菘黃充庖豈意青豆房 梁 俄頃羅嘉肴

鳴薑膾紫蟹 陸 題糕餘彩貓子鵝新韭配 魏 鮮鮑枯

荷包已見雉膏登 張 况有兔首魚分曹玉鈎射 朱 角
力散盤池急觴易沈頓 陳 緩帶便民瓜一飲動一石

湯 載號或載吸同聲唱者和 查 含意漆在膠五言乍

妥貼 俞 十手爭傳鈔雖乏詔薄音 姜 肯使下里般合

并洵匪易 朱 顧我中心悵歸帆艤勝舫 梁 別騎籠鞅

鞞遞迤陟荒岡 陸 邪許寧長菱兒泣卞和璞 魏 且誅

宋玉茅草縛不借履 張 泉酌嗚然匏檳榔蕉椰荔 朱

都蔗菱菰菱鷄頭祖竹萌 陳 翠羽官梅梢熟知江鄉

樂 湯 莫厭湖田磽招隱邱中琴 查 勵志賁上爰豈必

馬足塵 俞 逐逐營斗筭 姜 陳其年重陽登高詩稷日從遊萬柳堂序成欲擬右

藤陰雜記 卷八 六

軍王好秋又過萊蕪節野興還尋蘆蘆鄉望入關山

情倍迴閒餐茗粥話偏長濁醪粗飯身強健為補登

高到上方戊中九日登長椿寺妙光閣詩與汝妙光

樓騁望他年無着與天親陳澤州集妙光閣為龔芝

麓尚書建登覽有作云尚書遊暇經行處夕照殘花

寂寞紅馮益都有九日登閣詩今閣久傾重建未果

沈心齋閣學 瀨 避暑院氏園亭用少陵遊何將軍山

林十首韻詩莓牆紆徑匝綺宇聳雲霄自注園在長
椿寺左今則荒蕪空地盡蓋宮宇院氏未識何人徐

華隱有陪合肥夫子招集妙光閣度曲看花二律

毛西河有陪益都夫子長椿寺觀劇詩春色融融起

化城棟花風發坐來清當軒一奏開元樂滿院如聞

上苑鶯張匠門大受有妙光閣看丁香花用昌黎出

遊詩韻韓文懿炎有戊午春讀書長椿寺詩今丁香

繁茂樹下可設數席惟律僧戒攜酒榼觴咏無聞查

他山步入一莖菴登妙光閣詩偶然聯客袂隨意叩

禪關門徑忽新改居僧出未還一尖城上塔幾點樹

頭山此處宜看雪危梯約再攀又同荊州兄過一莖

藤陰雜記

卷八

七

菴欲香林亭下詩尙書別業改香火付蘭若注亭爲

台肥宗伯所葺今莫可考

宏衍菴在醋張衙衙漁洋與施愚山看海棠詩章杜

城南十萬家東風處處酒旗斜不知冷節匆匆過僧

身僧樓一樹花木魚鱗靜佛香遲日午風簾自在垂

好是維摩方丈室恰逢天女散花時庚午重過感懷

愚山云十年不見謝宣城日極澄江遠恨生白首重

吟枯樹賦江灑蕉萃庚蘭成紀太僕復亨曾寓此菴

門樓衙衙陳紫瀾宮詹浩移居詩數卷殘書一酒瓢

移家東去尙西郊畧無恨抵萍浮水不費經營鷓有

巢知已忽成千里別歸期久愧北山嘲右安門近尋

芳路且喜春風上柳梢

憫忠寺詳見日下舊聞名篇絡繹不及複載昔謝文

節枋得北來羈寺中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

爾吾豈不汝若哉不食而卒王漁洋弔宋謝文節公

詩勤王信州兵買卜建寧市一片曹娥碑墮淚女兒

子近見卜硯集知公建寧橋亭買卜一欸硯程文海

銘永樂中出土三百年流傳至天津周月東焯寶藏

藤陰雜記

卷八

八

臨終贈查中丞禮講之至京通徵名輩題詠多七古

長篇紀太僕復亨詩云建安山下公潛走徒旅奔亡

惟石友側足橋亭卜肆中元黃血盡淚餘紅相看故

國俱何處墨湧蒼波卷朔風北去淒涼公不返墓田

寒雨空碑版同心賴爾表艱貞徧刻夷齊作誌銘遠

過一片寒陵石留伴千秋玉帶生滄桑閱世如公在

記得庚申渡遼海一時球璧感興亡敲火還飛紫電

光醉客滿堂誰敢唾開簾起坐月如霜贈來死友珍

逾玉猶見當時交信錄見查姚貞菴汝金詩云盈尺

橋亭硯會司卜筮功五靈求兆吉七聖告途窮嘆息
金甌破摩挲玉帶同結隣依李田譯梵陋房融當日
遭時否飛塵到處蒙摧殘留碩果隱遯學冥鴻蟄室
藏龍尾清流映彩虹墨濡蕉葉白吟泣杜鵑紅忍死
因慈母辭徵自潔躬那堪身向北祇有淚流東柴市
人同義香臺佛憫忠更無薇可食還假石相攻城功
姿猶潤丹鉛手已空堅牢完劫後轉徙老寰中燕俗
黃金貴查侯綵筆工偶然尋舊雨對此緬貞風珍重
寧緣物流連熱抱衷之官珠乍返插架卷仍充俄報

藤陰雜記

卷八

九

良朋逝方增遠思同意應仍趙璧膽似語秦銅幽壤
知心早遺孤治命崇半千年璞在一萬里誠通此段
關臣友都能見始終我詩非苟作名教在磨礪餘詩
見畢秋帆制府刊本篇長不錄

愍忠寺石壇傳為唐太宗征高麗回捺戰骨處趙甌
北翼詩一區開作塹萬骨聚為屯豈乏功臣狗兼多
君子猿生無半面識死比並頭婚聊免羣烏啄差無
餓虎蹲結蒲工不暇裏革例難援
寺旁明末侍御趙諱殉節葬此未及議卹乾隆二年

御史傅為詩奏請

賜謚忠愍建景忠菴滇人卽作會館一時徵詩甚衆
筠廊偶筆憫忠寺見唐貫休畫阿羅漢十六軸最奇
古今恐無存

聖安寺漁洋同施愚山宋牧仲聯句竹垞在寺儻曹
檢討稱寺藏金元帝后及旃檀佛像詩有畫壁商喜
留吳裝何詭麗絕筆追顧陸瓊瑤雜佩璫等句崇效
寺在柳湖村西名流競遊竹垞過寺詩云綠垣途轉
曲入寺淖初乾尚有殘僧在同尋斷碣看白花秋細

藤陰雜記

卷八

十

細紅棗晚攢攢更上荒臺望遙山五髻盤宋牧仲秋
日同人遊聖安崇效二寺詩柳湖古寺市南頭芳草
閒房處處幽歲月已同遊伴改依然文讌此中留妙
像旃檀拜古芬消磨往蹟幾斜曛老槐自是金源物
不與長湫入舊聞日下舊聞無塵別境許重尋崇效寺場
忠烈題無異代翻教托慨深滿壁清詩不厭讀王式丹
塵別境劉巖翰墨愜余心王樓村式丹詩尙書清興屬蕭晨
坐寺烟光洽主賓莫訝門前駐車馬官場自有愛閒
人已公茅屋足茶瓜記得長安客裏家五十年來重

俯仰當檐一樹馬
宋公五十年前寓琳宮畫像寺植花今合抱矣

事依稀碑版苔花冷夕暉
多少停驂惆悵處不須重

問李宸妃撲棗僧
詩僧王曾趁春光

聲價當時重未抵楊公千載大
詩僧王曾趁春光

礙小車松龕風葉又秋初
巡禮遠柱看題句前度劉

郎我不如春初借劉大山題寺壁大山吳荆山士王

詩哦松朱夏湧秋濤
蕭寺涼生興轉豪舊是城南聯

句處滿天詩色碧雲高
繆湘芷沉詩停雲回憶殿西

頭種樹參天翠色幽
五十年來一彈指松風解帶復

懸陰雜記

卷八

七

勾留湖烟柳翠杏難尋
槐老楸荒落照臨小隊初過

挑菜圃緇徒送出棗花林
郭子宮元厨詩牆上籠詩

有碧紗十年辛火舊僧伽
聖安寺是尚書寺不讓佳

名擅棗花王漁洋改崇宋山言至詩憶陪蠶尾老尚

書棗剝空庭月上初
草色依然僧磬冷夢回忽復十

年餘田樂園需有同孫子未過聖安寺
觀畫壁慧明

上人出王文安公所遺
飲器蕘酒相餉晚歸記事詩

侵曉連騎出遠至柳湖村
雨過天初霽灑灑溪流渾

山僧立板橋揖我入寺門
荒草埋石徑殘碑插松根

披蘇辨文字代歷唐宋元况有丹青手
商喜畫壁存

像設三十六位置如弟昆上人頗好事
禪榻開清樽

先輩貽飲器歷歷飲酒痕醉後擬題句
留跡傳祇園

應不讓畫史兼可招吟魂嵇阮耽逸趣
斜日行將昏

晚涼上馬去秋塍蟬聲繁按聖安寺金元帝后佛像

久移他處寺有好僧道跡伏法後今惟一僧寺雖修

整古物蕩然入門蔬菜盈畦間植花卉門前樹影參

差想見柳湖風景崇效寺四季多花遊屐頗盛然無

塵別境不知何時洗去寺藏拙菴和尚紅杏青松照

懸陰雜記

卷八

七

時康熙庚午漁洋竹垞王昊廬查他山陳香泉孫松

坪俱有題句漁洋集稱拙公智撲盤山志雅有體裁

贈詩悉錄卷中百餘年墨瀋如新圖書姓名少司馬

印引首肅臺

方丈有王覺斯鐸大書靜觀二字時順治丁亥王年

五十六同遊者孫枚先廷銓宋玉叔琬趙韞退進美

吳天章雋崇效寺雪塢上人種竹詩崇效窻前竹幾

竿移來依舊碧檀欒敲風忽醒三生夢過雨真添五

月寒龍奮九霄驚霹靂鳳翔千仞愛琅玕塢中多少

我眉雪好養靈根歲歲看陳澤州有崇效寺看棗花
書雪塢詩後詩有棗林寺門遺袁社少詩漁洋又有
甲戌五月望日宋山言至邀過崇效寺訪雪塢法師
看棗花同賦詩又雪中懷拙菴詩東望盤山三百里
年年結束負行滕是拙菴乃盤山僧常來駐錫雪塢
則崇效住持徐華隱與雪塢倡和尤多田山薑亦有
坐雪塢三語軒茶話詩二僧何幸也

阮吾山法時帆學士舊藏詩冊跋三十年前余從廟
市購一詩冊皆已未博學鴻詞翰林賦送邱季貞洗

藤陰雜記

卷八

三

馬回淮南之作詩翰各有可觀凡八人海鹽彭羨門
平湖陸義山嘉興徐華隱任邱龐雪厓東明袁杜少
長洲馮方寅寶應喬石林山陽季公凱也乾隆戊申
秋八月去時帆學士過余寓齋出此冊見示亦前數
公手蹟蓋同遊崇效寺看梅之作惟羨門石林二公
不與焉按邱洗馬南歸在康熙甲戌之秋距己未已
十有六年諸公尙同在館中其看梅諸詠未署何年
歲然詩中稱義山華隱宗伯學士公凱爲學士蓋已
在癸未以後是時羨門已歷少宰石林先以言河工

事罷歸距甲戌又十餘年矣是數君子于同年中氣
誼彌篤白首如新有足多者城南荒刹歲暮衝寒半
月雨過淹留竟日緬冷客之勝致足見前輩風流而
雪塢上人手種雙梅待名流之履齒皆可作曰下舊
聞傳也時帆與余圍坐土垠展翫移時覺百年前風
會人物宛乎可想倘將此一冊留廟寺中俾與青松
紅杏圖同作山門之寶寧第結一重翰墨緣已耶時
帆式善今大司成

接葉亭在爛蕪衝衝中間湯西崖少宰居焉賦詩云

藤陰雜記

卷八

古

中丞宰木拱大令宿草深注四十年前傳雨臣感丁
中丞居此沈礪房大令嘗寓云西崖咏齋中草木至
五十二首可謂蕃矣雍正時張南華鵬翀居之賦小
集牛字韻八首乾隆丁巳沈椒園侍郎寓吳少司馬
應茶招同人讌集首倡徐恕齋以升贈侍御詩牀休
論上下解各占西東詩派追初白官情共軟紅又感
懷次吳少司馬韻騶呌衝泥到荒亭感昔年風流穿
樹石裙屐已雲烟涼月奩開鏡深杯鯨吸川槐花蒼
砌滿好句讓羣賢周西隗天度感懷詩青棠如綫草

如烟閱世真成浩劫前日下林泉解若此人間壇坫
益凄然蝸行蠹壁餘殘墨蟲網疏窗罷輓絃熱客不

來賓從散春風夜雨落苔錢極寫荒涼之景後為查

中丞禮祝芷塘德麟寓稍葺治倩王蓬心宸繪圖後

詩沈東田世楓詩愛此幽栖地偏居官巷中入門風

迹在小坐市塵空叢篠輕烟碧長林落照紅漸看秋

爽薦疎處引清風芷塘賦詩李葵堂調元八疊和韵

如百年魚藻思詩老一日鶯花付史公楸樹前庭韓

句裏桃遮小徑杜詩中雨屣送僧連寺近夜爐留客

蔭陰雜記 卷八 五

竹床寒醉裏功名付桑落夢中富貴說槐安俱佳今

歸吳漪園太史裕德

蓮花寺樹林荔鬱門徑極佳舊聞不載其名似是舊

菴修整今為述職大吏行館

接葉亭對門大宅為華亭王文恭公現齡舊第堂曰

錫壽公會孫紹曾顯曾入詞館公孫祖庚保定太守

詞選道員癸未宴丙辰同徵鴻博劉文定曹文恭秀

先王廷尉會汾楊侍讀述曾申副憲甫陳太僕兆崙

錢官庶載凡八人文定詩人間盛事傳衣鉢天上榮

光屬斗台謂太守繼文恭舉詞科時惟秀水朱稼翁
和孫亦繼竹垞而舉海內惟此二人錢官庶繪七清

圖太守補任宣州示袁隨園汝亦同舉者因題尾云

酒置平津閣燈明錫壽堂風前懷祖德雨後對花光

人老衣冠古園深水石蒼分袞廢白雪還似咏霓裳

有客登黃閣武進無人不白頭八仙才咏罷五馬復南

遊庶子丹青妙羣公翰墨留蕭疎松菊意莫忘歲寒

秋秦西巖座師為太守增餞送宣州詩控縱名輻四

十霜霓裳詠後賦長楊一樽上相歌驪曲八座中朝

蔭陰雜記 卷八 六

半雁行亦指錫壽堂謙

爛蕤術術水月菴額為孟津王無咎書張匠門大受

有寒夜同顧嗣立彭廷訓集水月東院聯句送吳舍

人詩

增壽寺西有懺園乃王文靖公弟中丞燕別墅萬拓

坡光泰詩云小巷大街東園基近佛宮殘蟬斜照後

獨鳥亂烟中樹老藤全白籬荒棗半紅曲池無寸水

彈入雍門桐今更荒廢老樹猶存毛西河詩已見吳

畧不錄

顧俠君嗣立寓有晚翠閣查他山詩云依稀宣北坊

西角鴻爪留泥我亦曾似在西便門街無存

漁洋與鄭山公登九蓮閣詩憑闌試望遠近一寒

林不見西山色蒼茫雲外深向闔閣在長椿寺妙光

閣之後今世

妙光閣建自合肥尚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

君所作即所謂橫波夫人也歿殯長椿寺中尚書清

明感悼詩云石火平催白首春芳蘭折盡感芳辰布

金園潤忘家儉炊玉心枯念客貧化去魂歸無色界

藤陰雜記

卷八

七

悲來佛是有情人讓他簾外雙飛燕又見垂楊碧草

新又絕句生辰歲歲炷名香幢蓋蓮花繡妙光橫波

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閣中禮誦故云

張黃門惟赤字螺浮有新園在棗林街合肥尚書過

飲詩云柳市城闌百尺居棗林街裏一囊書螺浮有

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一時名流爭和尚書觀螺浮

侍史龍梭演劇有翩若驚鴻矯若龍句是時久任黃

門遂有園林聲伎亦足以豪

西城飯廠設增壽寺錢飲光澄之到京寓寺詩一路

風塵滿鬢華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監施飯店

與人開帶賣茶庭樹午餘時繫馬鐘樓日落亂栖雅

五更不睡驟車過鐸響鈴聲枕畔譁知康熙初年施

飯即在此寺

顧俠君嗣立家吳中有秀野堂京寓宣武門壕上背

郭環流雜蒔花藥查查浦顏曰小秀野並題云一片

波光拂檻流西山晴翠壓墻頭書聲燈影微茫裏差

勝蕪州隔秀州余寓俠君自題云數間小屋傍城西

紙閣屏風新品題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處好添

藤陰雜記

卷八

八

泥草堂春柳正髮髮芍藥紅蘭漸着花生怕夢歸難

識路却教移得到京華按壕上今上斜街寓址莫考

余質官廨七年藤蘿成蔭丁香花放滿院濃香不得

已而遷去留別詩云秀野遺踪杳莫尋藤蘿滿架護

清陰七年蝸寄匆匆別嘉樹婆娑悵最深

丙辰鴻博徵士來京若杭董浦周蘭坡長發甲笏珊

恒集接葉亭周送翁朗夫照詩爛眠古巷聯裙屐接

葉高亭發嘯歌

藤陰雜記卷九

吟梅居士

北城上

龔芝麓尚書寓宣武門左有香嚴齋海內文人延致門下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俊下第無以卒歲袖文質公讀而謂賢者為之乎篇數亡主于馬齒之前週與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泫泫墮曰李嶠真才子也贈金八百并延譽之明年辛丑狀元所謂八百孤寒齊下淚者公足當

藤陰雜記

卷九

三

之朱竹垞輓詩寄聲縫掖賤休作帝京遊蓋紀實也宣武門街右為陳少宗伯邦彥第堂曰春暉屋有藤花文簡公丙午自粵還朝見花盛放賦詩今屋歸全浙會館藤花尚盛

宣武門外河名銀灣王文安鐸所題孫松坪中秋詩碧漲銀灣類影娥

商寶意盤癸卯拔貢至京寓香爐營見歌者林建中

後二十年遇淮上賦云我從弱冠游神京傲居曾記香爐營密通往還潘太史允敏詠諸跌宕倪先生君

時方下黃門榻衡宇相連賓不雜醉倒常遺玳瑁簪

歌闌猶照珊瑚蠟

海波寺街為金文通之後第有古藤書屋康熙初年

御史何蕤音元英寓此名丹臺書屋王橫雲未遇時

飲屋中詩云龍門百尺遡難登喜到高齋對古藤少

長題詩紅葉共高低點筆石欄凭敬通跌宕因文史

北海風流在友朋更喜柏臺增氣象邇來霜簡劇威

稜汪蛟門懋麟詩護持傳太傅燕賞愜尚書留得清

陰在重為水部居康熙丙辰朱竹垞有飲何少卿藤

藤陰雜記

卷九

二

花下詩甲子檢討自禁垣移居有藤二本有寓齋小

集六言又小集送人詩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稿

青藤苗夕陽倒影射檉柳此時孤坐不自聊又饒梁

孝廉佩蘭詩又紫藤花下作遲湯上舍右會詩檉葉

絲如繖燕花紫滿檐又檉聯句寒夜賦火箸詩花下

醉歌送吳魏二子聯句至己已移槐市斜街詩云不

道衰翁無倚著藤花又讓別人看

漁洋戊辰來京竹垞邀飯古藤書屋食鮓魚半翅甚

美觀米海岳研山圖作歌蔣京少景祁有集竹垞太

史古藤書屋分賦惜黃花詞露明秋樹烟寒蔬圃御
堤邊正蕭蕭柳梢堪數散髮玉堂仙迹跡金門侶招
好友四圍芳俎 簾衣風舞蛩聲夜語落蘋花又疎
疎六街涼雨此別會何時美景誰留取最惱煞麗譙
催去同賦者黃庭羨蓬陳枋蔣運昌查他山詩整妮
牙籤萬卷餘誰言家具少于車僦居會向春明宅好
借君家善本書又同竹垞西厓他山藥亭四人聯句
詩又閨夏共飲限藤檉二字詩曲巷居相近迴欄到
每憑爽閒尋丈地陰合雨邊藤幽事披襟愜新詩計

藤陰雜記

卷九

三

卷增醉探杯底綠涼影落層層碧草柔牽蔓紅花細
着檉客稀成雅集屋老稱佳名淄淄雲催暮疎疎雨
放晴家園風景似只是少啼鶯

曝書亭集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
級愛之爲作山水橫幅並題以詩歲久爐壞盛太常
因而更製流傳都下李西涯輩多爲吟咏顧梁汾典
籍又仿遺式製爐恒嘆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
見之成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丙寅秋梁汾攜
爐及卷過于海波寺寓適姜西溟周青士孫愷似三

子亦至坐青藤下燒爐試武彙茶聯句成四十韻
甲戌元夕趙恒夫 吉士 飲于中翰章雲 漢翔 古藤書
屋詩一曲新翻出酒樓春來六口起人留豸臺共指
紅燈擁蠶陌羣酬白粥流坐嘯三休叢桂老居停五
易古藤留自啜舊物堅牢甚歡譙吟傳四十秋自注
寓爲金文通甲午舊邸遞傳龔芝麓宗伯何韃音侍
御朱竹垞太史以及于中翰五易主矣予俱叨飲其
中爲之志感

宜興蔣京少 景和 居時孔東塘 尙任 詩云太傅吟詩

藤陰雜記

卷九

四

舊草堂新開蔣徑自鉏荒藤花不是梧桐樹却得年
年引鳳凰自注京少寓此嘗與阮亭先生過談其地
爲金龔朱故寓云孫松坪 致彌 移寓詩云一枝許寄
卽吾廬莫笑生涯瑣詰如堂駐翠華傳太傅留留銀
榜憶尙書時與王雲同寓管青村 倫 詩王猷與共
孫登嘯宋玉堂爲庾信居時爲康熙庚辰以後寓公
侯考今古藤靠壁鉄榦蒼堅古色斑駁洵百餘年物
持屋未宏敞大第已析爲三四宅西偏賃施小鐵罔
卿 朝幹 移居時余贈有依稀詩老留題處想像賓筵

載酒餘之句繼而知古森在東隣亦姓屋內訪之
人繪圖示客近人王楓亭給諫友亮有題句惜未及

朱竹垞集馮檢討勗招諸同年集六枳園對菊詩可

徑南鄰馮檢討則似在海波寺街

傳謹齋副憲為詩移寓方壺齋相傳為田山薑故寓

吳白華司空贈詩云夾巷笙歌喧北里殘年冰雪愛

南榮又云詩翁例作鴻臚長乾騷論才價未低田時

官大鴻臚傅爾時亦長鴻臚云

藤陰雜記

卷九

五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
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比年如方壺齋蓬萊軒昇平
軒最著今考諸園俱廢查樓僅存木榜惟方壺齋屢
易新名人尚稱為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春初尚盛
在永光寺西街

永光寺本元刹梁藥亭佩蘭寓與宋悔人宋山言醉

後放歌為北城粥廠吳鑑南璜隨父樸庭寓寺側生

子商賢意詩原是釋迦親抱送永光古寺翠微

僧庚辰成進士由農部任知州殉水果木難吳超亭

別駕與宗題其遺集云早年聲譽動長安一卷梅花
九陌看朱邸賜筵宵禁肅水光擊鉢曠鐘寒坐依荀
席衣曾接立並程門雪未乾猶憶瀕行瞻馬首短亭
惜別勸加餐

王漁洋同人集河樓下詩下直經旬髮不梳河樓高
會翦春蔬已喜綠蒲藏眠鳴更燒紅燭射游魚御河
楊柳盡飛花露葉烟條拂狹斜十五年前曾繫馬敦
株初種不勝鴉樓似在西河沿今絕無酒肆但有銀
樓

藤陰雜記

卷九

六

姜西溟湯西厓移居詩椿樹前頭巷先生卜宅成似
今之西草廠榭榭又吳突烟通舍查溝水過灣謂吳
元朗暉查聲山昇皆隣並又吾老欣同巷歸休願息
關故傳西厓嘗借西溟馬出門西溟戲贈有終朝何
太苦駝水又駝湯之譴

保安寺有奇石梁少司空敦書寓寺前移置庭院名
日垂雲作歌阮司寇吾山和移居云曾有詩翁屐齒
經自注此地為漁洋山人舊居見邵青門集漁洋自
題得樹堂詩老樹空庭得堂因老樹名未審卽此宅

否

邵青門 長蘅 與阮亭尚書書奉別將十年回憶寓保

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恍然

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會難再念至增惆悵也又

自序憶已未客都門寓保安寺街與阮亭先生衡宇

相對愚山先生相距數十武陸冰修僅隔一墻偶一

相思率爾造訪都不作賓主禮其年高稍遠隔日輒

相見常月夜借諸君扣阮亭門坐梧樹下茗椀清談

達曙愚山贈行詩有云踟月夜敲門貽詩朝滿扇蓋

藤陰雜記 卷九

紀實也

椿樹三條衙衙汪文端公寓以所藏快雪時晴帖顏

齋曰時晴公後

賜第東城申拂珊副憲 甫 接住賦詩沈雲椒 初 和詩

云花底春風微數楹清華水石舊知名簾陰虛受池

光合琴響疎傳竹韻并高唱登壇凌白雪小齋數典

紀時晴結廬豈必尋邱壑早有雲烟拂袖迎

查查浦 嗣琛 有同楊尚木 中訥 移寓半截美詩衣篋

書囊不滿車傍誰池館覓新華雲離翠岫原無主燕

值雕梁便是家隨地可賒邀月酒有錢先買探春花

故園不是無茅屋夢裏寒梅一逕斜

徐蘋村侍郎邸齋名野航陸侍講 肯堂 繼寓顏曰懷

鷗自題舫齋徐恕齋 以升 詩虛舟却與前因証亦是

懷鷗亦野航先是查查浦題懷鷗舫詩繡額珠簾覆

玉缸障風先護碧油幢冬來愛近長安日開了南窗

上北窗查查他山詩江湖宛在小牕前便欲從君借榻

眠夢作白鷗歸未得鱸鄉亭外水如烟

秦鑑泉學士 大士 壬申狀元寓半截衙衙庚辰庭產

藤陰雜記 卷九

芝草長君芝軒 承恩 中式作瑞芝詩庚寅又苗一芝

次子 承業 中式賦後瑞芝詩又有芝是科名草恩為

及第年之句余壬午以課藝就正蒙有張湘曉之褒

未幾假歸不出芝軒今開府關中

陳文簡公 元龍 愛日堂第在繩匠衙衙西有園亭通

北半截衙衙似是錢少司寇 維城 宅今歸查氏

查查浦矣已使廣東還京仍移半截舊寓詩呈湯西

崖院長周桐塋宮端湯則南隣周則舊寓此宅詩縷

絡藤梢架未蕪注中庭紫藤係宮端手植名 起渭 貴

筑人

齊次風侍郎 召南 移寓半截衙衙賦詩八首阮裴園

檢討 學浩 與弟激園 學濬 和韻巷南逼近橫街夏日

又從橫街移居賈家巷即陳勾山 兆崙 舊宅原宅又

為齊接居叠韵八首有晨夕好趁前輩召句謂張月

槎 漢 沈勉之 榮仁 張南華 鵬翀 李玉洲 重華 彭芝庭

啟豐 寓皆隣近云勾山移住粉坊又叠前韻有兩鬢

公據東西壘謂南華與周石帆 長發 寓占東西三館

人聯遠近坊謂同館寓宣武門南約三十餘人杭堇

藤陰雜記

卷九

九

浦世駿 和作俱見本集

王文貞公 崇簡 有青箱堂沈白樓 受宏 詩西園地接

紅塵陌東第門開白玉京容園見孫松坪詩怡園跨

西北二城為宛平王文靖公第賓朋觴咏之盛諸名

家詩幾充棟胡南荅 會恩 牡丹十首鋪張盡致石為

張南坦所堆見於池北偶談查查浦集有公孫枚孫

景會 庚辰招同年飲怡園時已非全盛讀湯西厓怡

園感舊詩朱門幽寂似岩阿壁月圓來兩度過今日

城南韋杜少舊時池上管絃多花經婉婉經秋未入

顧嫻婷奈老何頽却玉山拋寶盞不須重唱百年歌

汪文端感宛平酒器詩華星難追金谷盛注怡園毀

廢數年是為乾隆戊午此後房屋拆賣殆盡尚存奇

石老樹其席寵堂曲江風度

賜匾委之荒榛中今空地悉蓋官房相傳吾鄉沈倫

翁太史少遊京師被酒過橫街值怡園諸姬歸院失

避以爆竹炙面而歸故先君上元絕句云宣南坊裏

說遺聞丞相園林步障分猶記笙歌歸院落一時樵

悴沈休文

藤陰雜記

卷九

十

熙寧壬子清明東坡看花於錢塘吉祥寺洪武壬子

清明楊孟載看花于西江省掖時去坡公三百年賦

詩追憶序末云有為後三百年張本語雍正壬子清

明去楊公三百六十年吳江王載揚 藻 遊同人會于

怡園客為沈麟洲 元滄 丁靜者 凝 張得天 照 李世份

鍾儵 楊蔚友 炳 劉延清 統勳 彭翰文 啟豐 顧小崖 成

天 商蒼雨 盤 沈慎旃 廷芳 凡二十人 彭商俱有和詩

見本集

雍正辛亥三月任少司馬 蘭枝 假怡園集庶常會課

以賦得花枝照眼句遣成爲題陳文簡賦詩云午橋
舊接瀛洲路授簡登堂盛事新

徐憺園司寇碧山堂雨中宴同館諸公詩積雨衝泥

會故人高齋當暑似蕭晨十年冉冉存雙鬢百感茫

茫集一身緱嶺仙人會憇洛高陽才子正遊秦今朝

佳宴逢休暇莫厭當筵酒殘頻時王瑁湖項齡豫回

許生洲孫荃視學秦中孫吧瞻同作云飲同河朔興

偏狂炎夏先秋五月涼暑去天容金谷酒雨深人坐

碧山堂十年蓬髮星星改一座蘭紉款款芳更席再

藤陰雜記 卷九 七

謀傾細酌那辭扶醉遶迴廊考碧山堂在繩匠衙衙

今改作休寧會館屋宇軒敞爲京師會館之最其南

其北昔爲秦文恭師姜度香司寇劉司農宅當日自

合而爲一宅故能容滿堂珠履漁洋假歸門人黃叔

琳李先復胡閨餞于碧山堂查他山飲徐尙書碧山

堂花下詩謝公別墅近城濠載酒曾陪飲興豪不料

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

落何堪舊種桃并隨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劉

大山岩詩碧山堂裏老尙書二十年前此卜廬讀之

之並有對此茫茫之感孫松坪有冠山堂呈健菴先

生詩宣武門前卜築寬過從忘却左長安或卽碧山

橫街有第乃怡園之一隅向爲王氏世守後賃張總

憲若淮吳少宰嗣爵韋約軒中丞謙恒自黔回京再

入詞館賃住怡園廢址尙剩四松乃構亭于松石間

顏曰四松并栽花樹二十餘本賦詩云半畝荒園枕

碧苔小亭容我日裴徊斷無熱客侵書幌合有門生

共酒杯松石尙能邀月到鶯花偏爲逐春來平津車

庫尋常事漫說當年蠟淚堆又構有椒書屋方桃杏

藤陰雜記 卷九 七

盛開屋又轉售住只年餘留別詩知道主人將去汝

故將顏色媚春風次首云不知接葉成陰後誰記山

翁手自栽

北半節衙衙有聽雨樓相傳爲嚴分宜東樓前後卽

其故第汪苻洲侍郎曾寓見王樓村集近韋約軒中

丞自四松亭移居有醉經堂古藤書屋得石軒松石

間精舍槐蔭館綠天小舫桐華書塾九日同人送吳

白華司空使楚分體賦詩今歸查氏其南爲吳興會

館自是樓旁餘屋紀太僕復亨以清遠名其堂公車

賴以栖止先是吳少司馬應葵寓順承門街東井書

屋捨宅為館不遂孫宮允人龍另覓地工未及完假

歸詩轉為粉榆籌未了草堂花徑幾時新嗣又闢地

擴館吳比部巖植藤今已滿院王觀察鑾植槐余題

句云初白槐窈問有無槐街更憶小長蘆風流二老

前型續消夏聊將種樹娛館近不戒于火癸丑修整

復完

東井書屋吳眉菴司馬宴客示嶺北集杭大宗詩官

因右部論兵偉詩比東坡過海奇常以秋日召客名

藤陰雜記 卷九 三

曰秋盤酒具曰犀槎徐觀察以升詩每羨秋盤嘉醇

醪泛犀槎張太史映斗有犀槎歌又得墨紗蕉幅張

之齋曠因名蕉窻賦詩亦極一時觴咏後歸紀太僕

費學士南英今屋已成墟東井亦枯

廠西門外為南北柳巷徐懋園出都韓慕廬王橫雲

送至柳巷口占賦贈柳市涼吹送客麗高談二妙有

新辭二公乃司寇王子所取士故云南柳巷對魏染

衡衡查他山集槐榘不能容遷居魏染衡衡西隣棗

樹垂實故名棗東書屋張匠門繆湘芷于此餞飲又

吳文簡公襄舊宅

賜額蘭藻尚存沈東田方伯寓此東有飼鶴軒後祝

芷堂德麟曹劍亭錫寶俱居相傳為吳梅村祭酒故

宅湯西厓少宰亦寓有聯云旁人錯比楊雄宅異代

應教庾信居迤南大宅金檜門總憲第有一經齋

查他山集有宮友鹿寓孫公園與唐實君楊崑木同

巷贈句云墻頭過酒傳鄉語花底移牀夢故山

毛西河會鴻博同年于眾春園各賦一詩未知其地

偶見李子實筆店招帖開設眾春園口乃即今虎坊

藤陰雜記 卷九 古

橋西炭廠昔時勝地不知何時始廢又徐司寇有邀

陳說岩太宰虎坊橋南別墅詩朱竹垞有虎坊南園

聯句今橋南下窪盡荒塚矣

竹垞已未同徐檢討鈞移寓虎坊橋輯瀛洲道古錄

查他山別譚都諫瑄詩宣武門東舊宅虎坊橋畔憑

欄可惜手栽紅杏花開又讓人看似皆橋西債宅閭

恭定循琦廓而大之繼居者王韓城趙副憲

湯西厓宣武門東城下曉行詩老去應官有底忙未

明先起攬衣裳人從鴉鵲聲中出路入輪蹄影裏長

暉下已添秋水勢城陰初散曉烟光隔河樓上花枝
好尚護重衾半篆香自是西河對岸城根今禁行車
孫松坪集徐虹亭 鈞 檢討寓齋阮亭少詹舊寓也庭
中老椿二株近百年物招飲賦詩云嘉樹經秋未減
陰夕陽霞影落杯深地偏只許詩仙任句好長留醉
客吟甫里夢牽葦菜滑明湖書憶鯉魚沉憑將盞取
藍田野古木城均共盍簪似又一宅非保安寺街

藤陰雜記

卷九

圭

藤陰雜記卷十

吟梅居士

北城下

萬善給孤寺東呂家藤花刻元大德四年字倪給諫
國璉 聯句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商寶
意詩萬善寺旁呂氏宅滿架古藤翠如織鐵榦誰鏤
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今屢易其主藤尙無恙
田司農 爨 古權堂詩話已未予領冬曹節慎庫自橫
街移居粉坊巷先至其處督奴子搬家具悶坐久作

藤陰雜記

卷十

詩題壁有牆角殘立山薑花之句俄而漁洋至見而
和之徧傳都下和者百人原唱云東野家具少于車
學打僧包何爲家一捆亂書十瓦鉢奚奴負走如犇
廢小巷偪塞同破寺鄰人指說來官衙自操箕帚埽
土鏗湖窓吹紙西風斜雨淋屋塌堆瓦礫牆角殘立
山薑花日暮天寒驗霜信匪飛禿樹啼老鴉短檠無
油月相照二更三更城鼓搗魚目鱖鱖不睡直從
萬古尋羲媧陳其年序云一官落落竟無百花潭上
之莊八口搖搖何來萬里橋邊之宅相逢詹尹惟話

卜居不遇伯通誰為貨無鹽穉醬醜頻憂觸于宣武
街前豚柵雞棲幾轉徙于崇文門外每因賒酒慣惱
隣翁只為擔書恒吁老僕此烏飛三匝先生既自起
而嘲鶴借一枝眾客亦同聲以賦也近彭芸楣尙書
元瑞 與戴篋圃太常 第元 官翰林時易居亦用此韵
蔣荇生和之辰垣記畧因崇文門句指為東城按詩
明云橫街移居奚奴負走則為粉坊琉璃街無疑不
必泥崇文句也

毛西河四屏園送吳郎中歸里賦詩園在橫街口內

藤陰雜記

卷十

三

荒塚巽然

施愚山移寓寄宋牧仲詩書聲不敵市聲喧恨少蓬
蒿且閉門此地栖遲會宋玉蘇墻零落舊題痕曠園
雜志已未愚山寓邸寄雲樓下老梅四月開四花俄
而報至施與高詠俱入翰林南隣孫 卓 榜眼 荊 薦馨
探花皆同里人是科四月殿試果符四花之兆
瑠璃廠正月遊人雜沓名曰誑廠鮑西岡 鈔 春遊詞
云車駐雕輪馬駐鞭手拈瓜子步差肩排門盡啟君
平肆趁賺痴兒問福錢叢脞書多卷帙殘幾人着眼

癸酸寒南沙畫片香泉字幅幅裝池骨董攤料絲羊
笏燦成行簇帛堆紗錦繡裝歲歲燈棚變新式鰲山
結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簫小店陳風
景不殊吳語雜勾人情緒武邱春

延壽寺宋徽宗北來寓此趙甌北 翼 弔詩牟駝岡下
去匆匆旄葛曾歌此寺中花石綱空成艮岳鐘魚界
豈是離宮兩河有地更新主四海無家作寓公遺跡
不須悲古刹黃龍北去更途窮往事無端感靖康但
知割地少周防削瓜疆土蝸為國厝火君臣燕處堂

藤陰雜記

卷十

三

空有同聲呼少帝絕無一戰作降王可憐問寢循家
法古寺猶傳禮佛香謂欽宗寓愍忠寺時來問安
汪鈍翁集京師豐臺西河沿皆與同人習遊者病中
追賦芍藥坡前賣酒家曾携車騎醉春華誰知老向
空山裏猶夢豐臺十里花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
時卧酒壚借問河邊攀賸柳也應憔悴似人無
吳梅村琉璃廠詩琉璃舊廠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
泥遍插御花安鳳吻絳繩扶上廣寒梯
琉璃窑東遼御史大夫李內貞墓誌稱葬于京東燕

下鄉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孟補亭維監督審厥空

地瓦礫中忽露人腿一條緝覓未獲四處挖掘因得

季內貞墓誌僅載官御史大夫生卒葬于京東燕下

鄉海王村知琉璃廠遼時為京東鄉村海王之名始

見因亟為封墓墓碣并乞朱學士筠作文勒碑李為

晉人孟亦晉產事有巧合余時同官水部曾見命案

數月獲兇即廠外居民妬姦支解屋小不克全埋將

腿擲入廠內云此案見水曹清暇錄辰垣識畧微有舛誤因改正之

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王漁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近

藤陰雜記 卷十 四

程魚門晉芳移居以詩寄袁太史枚有勢家歇馬評

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之句袁笑曰此必琉璃廠也

因記商寶意移居萬晴初訪之見門對云豈有文章

驚海內從無書札到公卿萬曰此必商公家矣

孫公園後相傳為孫退谷侍郎別業前為安州陳尚

書第後有晚紅堂吳白華司空官翰林時賃住公讌

座師王文莊公戲臺聯云地近春明憶當年甥館清

娛幾聽後堂絲竹序先秋禊幸此日師門暇豫共陪

高閣簷帷蓋宅為茶陵彭大司馬維新舊第公乙丑

及第後于此贅姻宅後一第有林木亭榭沈雲椒侍

郎寓焉有蘭韻堂詩云匝地清陰三伏候參天老樹

百年餘

興聖寺在琉璃廠南胡南君有大雪步至興聖寺訪

沈存田一揆同年用東坡聚星堂雪韵近潘榕堂司

馬汝誠寓寺雪中召客亦用聚星堂韵胡潘前後丙

辰進士亦巧合矣孫松友梅一夕六疊原韻

劉文定師初寓橫街移居詩兩堆故紙壓肩頽牆角

搜羅到短檠豈是全家多道氣載來雞犬亦同行僕

藤陰雜記 卷十 五

夫忽報趨朝早小樹鬚鬢夜氣疑此去天街多半里

驚心幾杵丑時鐘

程文恭景伊第在橫街有綠雲書屋文定題云仙雲

童童覆瑤席仙人展坐春無跡笑認窺檐老樹枝此

是吾家道南宅

鐵門宣城館施愚山故宅王漁洋過感詩暮天黃葉

落一過西州門無復高人迹空聞鳥雀喧新阡思掛

劍舊館憶開樽南望澄江水誰招屈宋魂

座師王文莊公初寓韓家潭七月二十五生辰每于

中秋前後張樂邸第燕乙丑同年及門生其戲臺對
聯最為精切憶己丑歲則云七夕彩滿蟾宮廣隔
夜霓裳舊曲廿五載班聯鶴序萃當年蓉鏡羣仙庚
寅歲則云壽宇覃禧借候山鶴舞餘籌更譜瑤笙諧
鳳吹晚香勸節集蓬島鳴班舊侶重翻霓羽侑鸞鷲
堂曰寶言因太夫子文山先生著寶言堂家戒書室
曰夢舫因夢憶西溪而名比鄰外郎營為徐文穆公
本第昔延文山先生課諸子文莊隨待後徐氏以第
歸文莊甫興作而

藤陰雜記

卷一

六

賜第護國寺因售作全浙公產凜存堂額尚在

曹文恪秀先第在米市街衙癸巳仿真率會邀程文

恭公稽文恭公吳恭定公紹詩總憲張公若淮大司

寇崔公應階少司馬蔣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漳浦

蔡公周文恭公煜總憲羅公源漢有七人元旦五百

歲之句朱石君先生以二老同年十九科為對指蔡

公也

四川營四川會館相傳秦良玉勤王至京駐師于此
後改石芝菴旋作會館王樓村集有石芝菴四律而

不及秦事京師亦別無石芝菴記以俟考

櫻桃斜街阮都諫應商寓姪學浩入翰林吳文簡襄

贈詩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

靈椿坊李鐵拐斜街黃侍郎叔琳父卜居夢祖授以

小鉞侍郎果巡撫浙江庚午重赴鹿鳴宴新同年蔣

荅生士銓呈詩云玉筍爭傳少日身新城門下獨嶙

峴舊家標格真龍鳳弱冠文章老斲輪極美科名周

甲子斯文壽考應星辰漁洋弟子今存幾霜雪垂肩

第一人名宦功成鬢已斑大夫致政許歸閒高馮寶

藤陰雜記

卷十

七

鏡藏金背裴楷天官說玉山學士半生春夢過尙書

七十白衣還年來吉月趨朝便履道原居輦轂間汪

文端祝八十詩高門列戟邁金張鼎望崆峒戴斗鄉

甲第日邊光化里午橋都下集賢坊渥注早騁臺聽

步棧萼俱傳榜藁香看取德星歌壽愷華簪接席笏

堆床嚴海珊呈詩曾為揖客老難忘聞得如今鬢未

蒼宗派別開黃管直典型猶見蔡中郎詩鐫五季行

之遠史埒三通志最詳歎息帶經堂已圯叫殘鷓鴣

草痕荒公昔受業新城為刻詩話史通補子孫科甲

繁盛自同年觀察符綬亡後漸不振矣

城南刺梅園士大夫休沐餘暇往往携壺榼班坐古

松樹下觴咏間作譚舍人吉璉佐郡延安同官于此

祖餞聯句五十韻高太常層雲繪以為圖詩載朱竹

垞集又竹垞同何侍御元英飲松下詩禁烟高柳遍

龍潭未得同遊祇自慙小榼春風携最好又騎驄馬

到城南又刺梅園餞陸進詩刺梅園裏青松樹笑我

重來竟白頭孫松坪致彌詩好覓南隣朱檢討典衣

還醉刺梅園

藤陰雜記

卷十

八

陳其年祖園詩誰割龍潭景添成物外游徐愔園飲

禊祝園詩舊遊農壇西紫閣鬱連吟入門問邱壑憑

欄紆勝引似又一祖園非右安門外祖氏園亭也

黑龍潭康熙中為讌遊之地徐愔園王橫雲集俱有

詩胡南荅九日集潭詩夕眺清秋望眼寬客中令節

思漫漫空潭木落龍眠靜斷磧霜黃雁陣寒北望雲

霞雙關迴西來紫翠萬峯攢朱門多少題糕與誰向

荒郊載酒看張匠門大受遊黑龍潭地為新城尚書

游讌處賦詩云可惜尚書去城南日影斜高亭一帳

望林外總歸鴉

黑窰廠登高詩充棟不過寫景惟漁洋四律蒼涼沉

鬱精華錄不選全錄于左詩云寒雲蕭瑟古今哀携

客同登萬里臺宮闈蒼茫生返照山川突兀八銜杯

風高九塞悲笳起木落三關朔雁來惆悵東籬兄弟

在故園黃菊背人開對酒當歌勸濁醪紛飛木葉下

亭臯談經江左中朝貴戲馬彭城六代豪銅鼓雄師

開瘴癘朱方新戍亂波濤蒼然平楚商風裏咫尺雲

天首重搔大漠東來走令支山河明滅影參差滹沱

藤陰雜記

卷十

九

濁浪凌秋急碣石寒雲出塞悲九日登臺思郭隗十

年長事少袁絲重來擊筑商歌苦菊蕊楓彫又一時

蘭蕙初葍拂素波佳期渺渺奈愁何憑高且盡燕姬

酒異地長為楚客歌廢苑人稀衰草台諸陵秋老夕

陽多遠遊寂寞湘潭侶欲盡雲旗問九河國初亦是

讌遊之地芝麓尚書花朝讌集又招汪茗文王阮亭

李湘北陳其年餞董玉虬以秦州雜詩分韻徐愔園

集有陳說岩太宰招同竹垞西溟黑窰廠最高處燕

集詩張幄以禦風重氈覆青油芳茵藉促坐曲几羅

庶羞似支搭帳幄未有亭閣今日密裏僅一上阜間
有茶肆遊人陶然亭歸在此小憩

城南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徐虹亭 鈞 菊庄詞話

白門紀伯紫云王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

黃門 台孫 同飲龍爪槐樹下填詞則其地在當時亦

名流屐齒所必經也飲槐下竟日清風謾謾可以忘

暑陳黃門寓保安寺傍亦有雙槐軒孫司空 在豐 飲

龍爪槐下詩槐綠陰陰花事稀到來庭翠欲侵衣龍

蟠車蓋橫空態鳥啄林芳自樂飢錢落沈郎榆筴滿

藤陰雜記 卷十 十

風隨謝女柳綿飛薊門長嘯還携酒拚得如泥醉不

歸

龍泉寺二巨鼓王文靖所置宋牧仲太宰嘗借諸名

輦風氏園看松回至寺中倡和詩皆長篇王樓村宮

友鹿尤擅場至雍正時鮑西岡有悼松時已無存矣

沈心齋閣學 源 集戊子春杪僉憲勞介岩 之辨 汪涵

齋少司農 音微 孫樹峯少宗伯 岳頌 張劬齋少司寇

朱近菴少京兆 年皆七十舉五老齒會于陶

然亭用人生七十古來稀為起句詩人生七十古來

稀五老同時逸興飛名並香山非去國數逾商皓更
忘機花開金谷扶殘醉曲奏霓裳駐落暉自是昇平

多勝事年年高會傍岩扉乾隆戊子沈東田方伯 世

楓在京邀陳太僕 北崙 周學士 景桂 朱鴻臚 續經 傳

副憲 為詩 作五老會亦奇

查他山遊陶然亭詩望遠村東緩轡遊忽從飲馬得

清流黃塵烏帽抽身晚白露蒼葭洗眼秋風偃萬栢

鋪井底日斜雙鷺起城頭誰憐一派蕭蕭意我是江

南不繫舟自注余寓城南道院在望遠村去亭二里

藤陰雜記 卷一 十一

陶然亭建于江 藻 為工部郎監督審版有記勒石百

餘年來遂為城南觴詠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覽之

作如鮑西岡清明詩云花枝姪姘柳條傴僂郭人家

上塚多遠樹日晴山露影迴塘風颭水生波草芳野

徑裙腰合木蔭空亭屐齒過選勝知誰閑載酒妬他

畫榼與香螺近人詩以曹習菴 仁虎 穿荻小車疑坐

艇出林高閣當登山為絕唱吳鑑南 瑛 詩亦佳載隨

園詩話 已卯重陽前一日董文恪公邀蔡殿撰 以臺 陳光祿

季冰 先大夫遊陶然亭創事有作先大夫敬和二清
秋又見菊花黃佳日登臨憶侍郎獨登吟肩參末席
齊開笑口說重陽觥籌交錯傾三雅風雨爭颯忽滿
堂最似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興飛揚

癸未九月十三日吳白華曹習菴程魚門阮吾山趙

璞函 文哲 陸耳山吳稷堂 省蘭 集陶然亭作展重陽

會送董東亭 潮 假歸海鹽聯句五十韻纏綿悱惻不

減竹垞刺梅園送譚舟石詩佳句如延緣穿葦雪陵

緬俯松濤疊磴依林峭迴闌架石牢塔痕紅嶽律峯

藤陰雜記

卷十

三

影翠啣嘈笏室苔鋪繡弓畦菜摘芼餘甘分綵柿殘
繡上花糕寫景工緻東亭歸卽下世今惟白華稷堂
二侍郎存

陶然亭又名江亭春秋佳日宴會無虛亭前廓以軒

楹可容小部汪訥菴 敬淑 夏日招水部同人會飲是

日大雨如澗雨聲與笙歌相間亦春明所罕遇也翌

日記之以詩

各省公車至京場後同鄉宴集吾鄉向在陶然亭設

宴飲酒論文孫宮允 人龍 巖都諫 源壽 吳比部 岩 在

座尤轟飲盡致不醉無歸此舉四十餘年不廢自庚
寅以後余倡議應京兆試亦循此例章湖莊 登 會必
有詩庚子秋讌詩云高秋爽氣入高樓放眼雲山藉
此遊桑梓誼均座上客荻蘆環似水中舟德星聚共
文星炯吳下人爲日下留預識榜花開四照聲名爭
奮鳳池頭甲辰會詩暫借江亭作下菰芳郊勝集共
提壺席間高會紛掄社檻外平懸清遠圖萬里歸來
聯舊雨三年老去認今吾 出守寧夏 迴思七度隨裙
屐惹起鄉情到五湖

藤陰雜記

卷一

三

風氏園古松見于諸家題咏高文良 其倬 賦長歌濃

陰數畝自周遮橫列十人容坐語不知何年剪伐繆

湘芷 沅 集風氏園旁數武有武家窰與黑龍潭相對

水木清華渚激環互風日澄霽宛似江南李總憲 構

將于此移築廣陵館仙去不果丙戌重過悲從中來

賦五古一章今黑龍潭左右一望黃沙夏秋菱蘆叢

蕩誰復知有風氏園者

巖海珊刺史暮年赴滇邀姚礪圃陶然亭話別有無

花無水過不以時之感刺史未幾卽卒姚哭以詩云

無花無水黯消魂空對春風倒酒樽今日陶然亭上
坐寂寥詩境與誰論

沈東田方伯就養京邸秋日步至陶然亭以楹帖慧
眼光中開半畝紅蓮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
風為韻成十四絕句手書壁間

陳無軒碑肄業成均館虎坊橋韓城王公邸宋芝山
葆淳作湘管齋圖題屋宇韻七古一時和者甚衆朱

笠亭炎諸君又合作一圖無軒荅詩云名齋竊取湘
東竹落紙烟雲輯瑞玉雲巢華亭捉筆先樹石濃陰

藤陰雜記

卷十

十四

漬破莓苔綠酌翁海塩接手起坡陀上作峰巒下川

谷閣外清森桐百尺萃園錢塘王遠寄孤高目芝山

補竹小松錢塘松各擅所長非節錄嗣是歷遊南北

和者數百人無軒自登韻至三十首錄為湘管聯吟

齋雖構于茗西圖則始于都下余于乙卯至齋壁有

沈芥舟瀟湘八景足與湘管並壽矣

辛亥八月秋法時帆式善會已亥同年於陶然亭即

席賦詩伊墨卿秉綬二律超妙擅場詩云年光如水

判流東萃鹿聞歌似夢中今雨都來聯舊譜秋山相

對坐春風蘆花傍渚搖空碧楓葉穿雲露晚紅共是
五更聽鼓客蕭齋難得一尊同山外秋雲抱郭飛僧
仍老圃築場歸看花最憶元都觀走馬猶疑慄綠衣
我輩酒懷殊卓犖雨餘天氣漸霏微若尋替帽當年
桂聞道蒼蒼已十圍

藤陰雜記

卷十

十五

藤陰雜記卷十一

郊坳上

吟梅居士

出東便門循河五里爲雙林寺林木蔚秀查他山秋
飲雙林寺河亭上詩共喜聯鞍去精藍古堠邊斷橋

花底驚高岸柳陰蟬野意迎涼爽秋容得雨鮮昔遊

吾自訕塵土焚三年近年邱侍御文愷查
糧駐此余曾往訪

朱竹垞有嚴侍郎沈招集吳氏園亭詩八騶曉出郭

門東避暑間園河朔同山簡賓寮携沼上謝家裘展

滿亭中微涼高柳虛檐日過雨新苗隔岸風四坐傳

藤陰雜記

卷十一

杯渾不醉主人先已百分空

毛西河請假同年餞于沙河門外朱竹垞賦長律二

十韵中有云曉雨千門散新泉五牕闌花光晴淡迤

峯翠遠氤氳祖席移帆影回塘蹙水紋則是東便門

外而非沙河明矣

田山蘊雯以工部郎分司大通橋九日泛通惠河繪

圖歌云賤子行役鈍無用老牛服箱鞭不動軋軋泥

塗垂轡銜白汗翻漿四蹄重五閘瀨激長河通一橋

雲聳白堦共中流破版鴨嘴船搖櫓唱籌日倥偬官

帖倒耗水衡錢短車苦捉天庾貢一百七十萬石米

常抱東南民力痛自春徂夏風日佳吏人趨走蠻觸

鬪夾岸柳花半篙水何暇延賞作清供重陽料峭西

風急老菊叢開燕麥種客來快馬著輕衫大呼上船

氣豪縱崖崩秃樹黃葉翻瓦罌濁酒白衣送振柁開

頭百丈牽欸乃無聲雙蹇鞋長年三老不曾識赤脚

奴子爲此弄豈是操舟張水嬉但同打鼓騎屋棟可

笑茲游亦草草蕭騷野態集騶從日暮入城寒雁來

輒塵撲面同一夢郁生爲寫秋泛圖我欲作歌招屈

藤陰雜記

卷十一

宋曹貞吉題云官河浩蕩城東隅舳舻銜尾舟人呼

五閘屹屹蓄水利奔流直下跳圓珠九日已過氣蕭

瑟田郎治具招我徒方舟次第羅几案琉璃色映紅

墀瑜微風舒舒旗脚轉波浪淡折靴紋粗鳧鷖亂流

唳荇藻枯楊夾岸森干株欸乃聲中魚網急恍惚身

入江南圖溪橋小市足蝦菜人聲往往雜燕吳巫峽

灘平水清淺牽以百丈驅兩驢諸君觴行乃無算發

狂大叫驚僮奴潞河浮圖條在眼峭帆恨不凌江湖

返棹扳蘿登古堞蒼然秋色來平蕪夕陽欲下寒山

紫迴光激蕩紛有無結束短後上馬去城頭暮笳吹
 嗚嗚朱竹垞題九言詩云田郎與我相識今年新
 詩日下萬口爭流傳黃塵撲面三伏火雲熱每誦子
 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汛圖五丈鴨頭画宛似
 吳中船大通橋北官舍最湫隘箕筭升斛囊橐羣喧
 闕他人對此束縛不得去田郎掉頭一笑浮輕漣疎
 花蒙龍兩岸渡頭發蹇驢蹶躄百丈風中牽五里十
 里長亭短亭出千絲萬絲柳枝楊枝眠當其快意何
 管天上坐酒盃入手興至吟猶顛慶豐開口只有此
 藤陰雜記 卷十一 三

渠水未知經過誰子曾洄沿倉曹題注各姓不可數
 似子飛揚跌宕真無前長安酒人一時賦長句我亦
 對客點筆銀光牋篷窻寂寞不妨添画我從子日日
 高詠秋水篇近年圖鬻于市為馮編修集梧所得更
 徵時人題咏
 城東捲地黃埃一過大通橋見水頓覺心曠神怡故
 二腫泛舟都人目為勝遊之一昔汪訥菴郎中 啟淑
 招水曹同人春日泛舟即事詩云夾岸修楊綠帶烟
 蹇驢解挽楸頭船鄉情暫釋塵襟爽仄洞原來別有

天葛衣疎爽水風涼弭楫時聞杏子香蘆葉蕭蕭蛙
 閣閣恍疑睡起魏家塘余和詩云十里迴塘愛倚橈
 柳絲菰雪扇輕颺塵中暫領江鄉逸恍泛烟波十四
 橋寺指雙林鼓柁遲一灣清淺路逶迤筆牀茶灶安
 排好艇子呼來似總宜西湖船名戊申視東城因公再泛
 繪圖記事同年章約軒謙恒詩云鳳城東去草如茵
 春水初生漲麴塵吟徧垂楊千萬縷渾忘身是画中
 人鄉思頻年入夢牽烟波長憶楸頭船一篙忽見桃
 花水茗雪居然到曉邊伊雲林朝棟集唐云繞城波

色動樓臺誰喚分司御史來看弄漁舟移白日須成
 一醉習池迴百壺那送酒如泉隱隱飛橋隔野烟春
 水船如天上坐多應吟盡夕陽川水烟松色遠相依
 白鳥啣魚上釣磯幾度木蘭舟上望近來詩客似君
 稀法時帆式善詩云石橋東去水雲濛千點桃花雨
 一篷多少詩情傳画裏春愁不繫柳絲風生平愛上
 釣魚船不著蓑衣不扣舷今向先生乞雙漿江天佳
 處便流連昨歲曾題秋泛圖即馮鷺庭所截田寒塘
山薑路河秋泛圖寒塘
 衰柳半模糊而今新綠依稀在誰是當年舊酒徒余

自題云倉曹秋泛憶山薑漫比芳踪題柱郎春水方
生時更好花鬢柳眼撲輕鯨

湯西厓大雨出廣渠門詩滑滑深泥沒膝初長安街
市欲生魚艱難去馬來牛跡蕭瑟盲風凍雨餘但覺
人問盡虞坎不知何處是高車隔林燈火冥濛起恐
有幽人內讀書又新寺詩一徑陰濃舊荔牆偶隨清
梵贊公房松梢細滴長廊雨佛院微明小炷香空自
布金施長者至今紈扇剩昭陽百年興廢須臾事意
蕊心花入道場

藤陰雜記

卷十一

五

黃金臺相傳齊化門外土阜名作如林曹實菴貞吉
滿江紅詞云落照蒼然空掩映荒臺數尺憶當日君
臣之際悲哉昌國七十二城如解籜功成翻削英雄
色讀先生一紙報燕書為沾臆 碣石畔風蕭瑟卽
墨下牛騰擲笑安平奇計兒童能識騎劫庸才何足
道可憐戰血凝深碧問千金馬骨倩誰埋邯鄲陌
左安門外韋公寺宋牧仲遊安親王園不得入過寺
有作竟阻尋幽興空携作賦才開樽思兔苑杖策過
香臺画棟秋雲隔松關暮雨催南征聞奏捷飛蓋會

迥陪高念東侍郎韋公寺看海棠詩燕子初來杏子
酸早朝幾度又春殘莫嫌逆旅鶯偏澀但出城闌地
自寬縱使海棠噴醉客豈無芳草待吟鞍風光好處
皆遊遍不信如今是作官占斷穠華別有情妖姿帶
睡亦傾城三章約法棋書酒一夜關心風雨晴藜杖
自當酬語燕金樽何忍負啼鶯出門無限尋春路笑
煞沾襟阮步兵

藤陰雜記

卷十一

六

苑尋幽少東山載酒行發函初病起出郭始心清元
老風流獨羣賢少長并甘從布衣飲真得古人情山
田圍輞水左右出豐臺是日孤亭坐繁花四面開蟻
浮傾更備蝶舞去翻來卽事多高詠天涯不易哉
王橫雲宛平太傅別業看芍藥詩鳳城南陌敞雲莊
紅藥翻堦繞徑芳獨殿二春矜絕麗競分五色炫新
粧霞光長護中書省金葉爭妍書錦堂底事滿園羅
萬本鹽梅調鼎費平章重枝累葉陰雲根雨露偏滋
獨樂園自是黃腰登宰輔那隨青草號王孫春來土

女干羣出香入衣裾數日存更喜各賢多麗句一時

傳寫管城髡唐東江孫華宛平公招同豐臺園中觀

芍藥詩芳園十里筍輿便醉露歆紅正門妍百和香

吹花似海干巡杯送酒如泉青簾罨覆翻堦影紫霧

氤氳覆樹烟劇喜丹顏渾未老後堂長得侍彭宣

豐臺賣花翁張姓女名阿錢毛檢討奇齡納為小姬

自有曼光陳迦陵各曼殊明慧能詩以奇疾歿檢討

作別誌書磚並錄同館哀輓之作記其最婉麗者汪

蛟門懋麟云荒村小婢賣花回補屋葦蘿小鏡開怪

蘇陰雜記

卷十一

七

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舟次楫云春到

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

是花時客也來喬石林萊云村庄無復住東墻但對

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邱

曙戒象升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

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趙秋谷執信云淡

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悞

如今爭肯住人間吳寶厓陳炎云阿錢生小態嫵娟

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朶忍教憔悴夕陽

二天曼殊病劇作留視圖梁蕉林相國題云百朶雲光

宿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

臺第一花時陳迦陵維崧作四六序周贊善青原作

續長恨歌語多悽惋詳西河集及虞初新志不具錄

曼殊養病墳園比隣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上詩感

嘆涕零後述之識者曰此梁蕉林春郊卽事十首之

二也老尼明季官婢故讀之傷心詩云河外人家郭

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墅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

畫掩門画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

蘇陰雜記

卷一

八

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

豐臺在宛平縣西草橋南為近郊養花之所元人園

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時為都人遊觀之地自柳村俞

家村樂吉橋一帶有水田橋東有園其南有荷花池

墻外俱水田種稻至蔣家街為宛平大學士王文靖

別業向時亭臺極盛今亦荒蕪矣其季家廟張家路

口樊家郵之西北地畝半種花草半種瓜蔬劉村西

南為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于此

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源從

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入九里轉東南入

南苑北紅門歸張灣水清土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

實鮮秀如畫

人海記

王橫雲夏日同人祖園宴集詩曾隨勝侶到雲莊綠

柳參天夾道長坐樹黃鸝迎客語窺魚白鶴愛溪涼

幽岩樽酒宜晴日小閣蒲荷恍故鄉一別名園驚隔

歲羨君絲竹漫徜徉王漁洋司寇過祖氏園亭詩依

然春草樊川路並馬來過覆盎門記得城南天尺五

綠蕪紅藥水邊村陂塘點點烏犍出夏木陰陰白鳥

藤陰雜記

卷十一

九

飛也似江南好風景水田一帶學僧衣陳澤州重遊

祖氏園詩十五年前白鼻騮青絲金絡酒重賒長思

別後淒涼地再見秋來爛熳花世事五侯新第宅桑

田幾度舊人家將軍坐嘯風烟外帳底歌鐘閱歲華

宋牧仲遊祖園詩春光偏向客中催選勝城南並馬

來多少閒愁消欲盡路旁茅屋絳桃開插天高柳碧

絲絲一片東風淡蕩吹彷彿隋家堤上過露條烟葉

叫黃鸝園林晴日散芳菲曲徑藤梢欲罨衣愛殺水

亭風景好蒲芽纔吐燕雙飛亭北名葩取次看一枝

將放倚雕闌梁園記得春深日斗大花開綠牡丹高

臺突兀俯紅亭樹杪西山一抹青誰繫斑誰花塢外

故吹長笛使人聽折得風前赤玉枝帽簷斜插醉歸

時重遊好待將離放還唱旗亭絕妙詞又過萬泉寺

詩我生好遊老愈猛馬上看山日引領忽聞勝友說

萬泉此心便已落幽境乘暇曉出右安門兒子門生

轡並整閒坊曲徑遠市聲隄柳溪花弄秋影訪舊折

入祖氏園小憩藤輪敲松癭一亭欹斜波上留香送

殘荷四望迴佳處漸涉溼餘水傳道清流入百頃禪

藤陰雜記

卷十二

十

扉寂寞枕彎環沙背雙鳧睡交頸正逢野叟刈穉稭

只少吳歌搖舴舢老僧踏藕作清供冰雪堆盤風味

永名花爛熳憶豐臺社鼓喧闐厭中頂長歌此地卽

滄浪莫問長洲舊烟景

嚴存菴我斯遊祖氏園詩出郭不數里名園傍水涯

蘆花圍野岸楊柳幾人家小閣臨池迥疎籬抱徑斜

到來幽興極竟日許停車泯泯濠梁上蕭蕭落葉天

柳歌魚撥刺荷碎鷺聯拳曲水縈花圃晴雲下渚田

小山遺勝在臨眺幾流連去園里許有九蓮寺或曰

明慈聖太后九蓮菩薩後身也更尋黃葉寺幾眺白
 雲秋徑曲雙橋隱門開一磬幽殘碑頻繫馬過客倦
 登樓歎息前朝事西風蘆荻洲胡南苔會恩詩款段
 相將碧外停苔磯草路昔曾經水亭一角杏花白春
 樹千重山靄青漫設鷄豚學村社仍移壺榼傍烟汀
 紙鳶風裏兒童鬧又聒詩翁午夢醒又祖園觀荷至
 萬泉寺七古今祖園名已莫考環萬泉荷花尚盛園
 主屢易余戊午方至萬泉寺水閣觀荷最佳王樓村式丹有城南褚
 氏園亭宴集詩祖褚祝三字都人音不分明俟考

辰陰雜記

卷二

七

查他山九日宴朱大司空之弼南莊詩雲物蒼涼感
 鳳城良辰難遇是晴明同時那得人偕集去日渾如
 客饑行大漠寒烟凝朔氣空林殘葉墮秋聲籬邊舊
 是餐英客省對黃花倍有情不是藍田別有莊三年
 此地作重陽先生出郭仍携酒獨客登臺又望鄉天
 濶一鵬盤遠勢風高羣雁起斜行茱萸諸弟遙相憶
 應敘新來鬢點霜又陪大司空松林看杏花詩偶逐
 肩輿出郭行蹇驢斜照一鞭橫平分節物歸僧舍背
 指風沙帶帝城好鳥啼能添野趣晚花開及向春晴

辰陰雜記

卷十一

七

上巳風光次第來向有殿春紅芍藥連勝十里到豐臺
 趙恒夫吉士謫官居寄園甲戌清明偕門生子弟共
 十六人步行出右安門過日耕園踏青賦春遊六疊
 韻詩之十四首時少長困憊恒夫興酣落筆愈唱愈
 高同人欵手推服見林卧遙集日耕園未知後改何
 名記以俟考
 寧河崔解元鳳集庚辰赴試夢一叟誦詩首句云功
 名祇在草橋頭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花趙
 解元事果掄元

藤陰雜記卷十二

郊坳下

吟梅居士

徐憺園遊天寧寺至白雲觀詩藍輿携伴愜幽懷古
寺寒鐘景色佳開閣青山方滿坐入門紅藥已翻階
清談未厭王濛茗枯坐真同蘇晉齋會向射堂看秉
燭知君不惜酒如淮浮圖寶鐸半空聞仙觀還看傍
白雲霜樹紺園鴉自集巖花丹竈鶴依羣碑鐫仁壽
留千載蹕駐崆峒記數君行樂祇應憑眺徧未妨徒
倚到斜曛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一

漁洋文集予弱冠遊京師于翰林友二人焉曰相國
合肥李公尚書澤州陳公子既散曹二公雖號清切
然嗜好相似下直必借乙卯至京二公即日訪予天
寧寺予適他往二公坐塔下待予牡鑰將下始連騎
入城天寧寺浮圖詩千載隋皇塔嵯峨俯舊京相輪
雲外見珠網日邊明淨土還朝暮滄田幾變更何當
尋法侶林下學無生朱竹坳寓天寧寺詩青豆房容
借經句且開關日邊連右輔樹杪豁西山六井泉相似
千花塔易攀不應朝市客翻羨旅人閑萬古光林寺

相傳拓跋宮著書非柱下留客即淹中味折園蔬甲

香携市酒筒波濤人海濶安坐作漁翁到此栖遲慣

都無應接勞借書僮入市莖荐馬騰槽塔射層層火

松鳴夜夜濤惟嫌重九會風雨罷登高查查浦湖環

塔燈詩燈明三百六十點風撼三千四百鈴最好天

寧雲外塔恨無梯級上青冥

殿存菴過天寧寺詩芙蓉千仞倚長空古殿殘碑一

徑通代闕隋唐秋落木地連幽藪晚多風寒花庭院飛

馴鴿斜日郊原度塞鴻回首幾人吟眺處至今猶說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二

李崆峒寺多李何游眺詩故云

王漁洋請假歸新城繪載書圖都人于彰義門外祖

餞賦詩成帙惟王橫雲司空詩云都亭祖帳落花深

滿路薰風返故林幾載雲霄槐棘坐無邊霜露蓼莪

心西曹丹筆關星象北闕崇班待履音遙計牛岡方

改卜趣裝應已及秋陰有壓倒元白氣象

晉濟堂順天府設以養孤獨餞行者于此茶話堂聯

為姚端恪文然句但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

多

吳梅村簫史青門曲青青寒食東風柳彰義門西冷
墓田謂長平公主葬處今莫可考

胡南荅龔宗伯招集郊園詩城西軟紅外歷歷好池
亭古苑花垂雪春臺客聚星鶯喧干畝綠燕掠一郊

青山水兼絲竹清音更可聽汪荅文琬詩去年郊園
折紅藥今年河亭攀綠楊郊園侯考

孔定南武莊王祠在彰義門外三里柳巷春秋展祀
癸丑予以奉常承祭陪祀無人王已無後僅本旗章

京一員迎送廟貌尚整予昔使粵過王故邸賦詩今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三

復展謁荐馨以詩記事按八旗通志孔有德子被李
定國擄惟女四貞康熙三年奏准春秋致祭四貞食

格格俸適孫延齡鎮桂林從逆被吳世琮所殺四貞
十二年回京吳梅村詩云錦袍珠絡翠幾蓋軍府居

然王子侯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長信閣門頭藤梧
秋盡瘴雲黃銅鼓天邊歸旆長遠愧木蘭身手健替

耶征戰在他鄉
摩訶菴在平則門外陳澤州再遊詩云暮景西郊僻

精藍此地逢殘花落清梵深竹度烟鐘春雨紅樓暗

香林碧樹濃近來幽意愜巾拂對從容王漁洋先以
王北山給事日高約遊不果賦七古已未同楊爾茂

正中富警伯鴻基兩宗伯李湘北天馥閣學張素存
玉書宮庶同遊詩云西院枕迴溪青山滿高閣祇園

天氣佳苔砌餘紅藥鳥如迦陵響梵是魚山作微雨
忽來過紛紛幾花落龔芝麓尚書于摩訶菴杏花下

為張郎韶九賦感舊菩薩蠻詞
宋牧仲有摩訶菴看丁香因訪慈壽寺元福宮釣魚

臺諸勝詩古寺花成幄霏霏過雨天穿林隨老納捫
藤陰雜記 卷十二 四

葛上荒阡雙闕晴雲外干峯夕照邊幸同江左彥觴
咏足陶然欲訪垂綸處長歌鷓鴣來澄波飛野鴨斷

岸失孤臺正喜青藤共寧愁画角催勝遊應再續計
日牡丹開高文良其倬慈壽寺詩蒼苔半沒泥金榜

饑鼠來偷點佛燈無限滄桑前度事朝朝風語塔巔
鈴

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歷中少詹南充黃平倩輝書碑
平倩耽禪悅與僧憑菴善嘗往此寺一日方誦金剛

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

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

去因以桑門法塔復書碑記其事云池北偶談

孫司空在豐遊摩訶菴歸至圓覺寺詩摩訶舊遊寺

立馬駐山門老枯凌雲翠秋花飲露繁有塵難可到

無佛但稱尊翻憶興亡事摩碑獨此存更入招提境

茶瓜興可添山僧無俗韻蓮舌見鋒鋷飛閣闌低樹

高林塔露尖天花滿空際含笑待誰拈

舒子展翰林大成摩訶菴看杏花詩一時傳誦程魚

門晉芳王申到菴惟棗樹已無杏花詩云玉堂舊客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五

題詩處野剝離離放小紅三十年來人事改棗花香

細月朧朧

摩訶菴見高文良其傳題壁詩八字朱扉碧樹間偶

緣客至暫開闢松梢紅上三竿日樓角斜銜一崦山

鈕麥人衝殘雨去坐禪僧共落花閒未能便入宗雷

社且約芳時數往還

元福宮梨花繁高章之偕顧書宣圖河汪安公倏

胡孟行在輿同遊重遊三君已歿花亦不蕃賦詩云

當時梨杏向千株今日風光總不如老樹無花三月

半舊遊似夢六年餘偃松風拔新栽檜御果園荒旋

種蔬同輩故人還幾在酒痕猶浣舊衣裾

唐東江有興聖寺看杏花詩探花一騎西郊迴爲言

紅杏千株開間尋古寺愜幽賞枝枝淡冶如肥梅寺

在昌運宮則非城中興聖寺查他山有興勝寺杏花

歌亦是此寺

西郊萬安禪院趙恒夫吉士自寄園至西巖必宿院

中其疊韻詩云義麥盈疇蛙鼓鬧貞枝倚檻鶴軒留

蘭橈共拜彎弓月桂棹同遊曲水樽

藤陰雜記 卷十二 六

平則門外定慧寺西延寧菴荒剝也圖裕軒學士銛

布默坐菴中而逝卽葬菴側朱石君尚書珪表墓周

編修永年作傳勒石菴右祠堂學士曾以田四百餘

畝施諸戒壇亦建祠祀門下士劉鴻臚涓作記稱先

生早入祠林屢司文柄年未五十引疾不仕性耽禪

悅恒信宿蕭寺徜徉二十年洒然而逝鴻臚刻其遺

集并懼延寧小剝久而就湮復勒石戒壇名勝地以

不朽先生其風義有不可及者余房師趙檢齋先生

爲學士王申禮闈所得士分叨私淑曾隨師謁見以

赴某寺未見不及仰瞻典型為憾

阮裴園借倪穉疇國璉晚出西便門以迷徑歌老圃

家詩郭外靈源漾遠空人家全住翠微中半灣柳散

風前綠一路鶯啼雨後紅曲水清流王內史遠山低

樹米南宮何須更記西郊景已與塵寰路不通

王橫雲畏吾村訪李西涯墓詩風雅茶陵領播紳當

年館閣句常新誰知馬鬣經封後白石穹碑屑作塵

注西涯子孫式微以墓前白石碑搗碎和鹽以賣見

瓦釜漫記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七

王橫雲高粱橋詩鳳城西去繞高粱曲水灣環蔭綠

楊青女乍來霜未結猶餘烟景似江鄉遼宋當年戰

水濱休哥制勝事應真今尋鉄馬橫戈地惟見遊軒

拾翠人

高粱橋沿長河至萬壽寺亭榭仿平山堂春遊惟此

為勝乙酉紀心齋侍御復亨偕先君率余同遊先君

賦玉河記遊詩屬和多人惜未彙刻一編為悵詩云

秋色西來好因之謝吏人印須金馬客咨裔玉河津

柳拂沙頭老蟲鳴草際新轉憐斯路熟未得及侵晨

西苑故事每于四更過此故云然繫馬曾遊處青帘白石橋曲閣依

窈窕古塔鬱岿堯畫本纔橫幅花枝尚短條銀河通

尺五未敢問輕撓細水纔如澗濤奔怒不流虹梁收

別墅雪瀑濺高秋但少香茆屋從添白酒筍何時攜

釣具真作漫郎遊廣原唐梵唄效祠官高居太乙壇

古松橫爪鬣陰洞出琅玕清磬一聲徹微風三夏寒

竹宮遙拜後老衲話迎鑾萬壽寺辛未重漢室中常

侍唐家神策軍斯人能佼佼奴輩自紛紛香火歸天

帝殞繫紀墓文窮奇看朽骨幾保碧雲墳昌運官為

藤陰雜記

卷十二

八

承建塲一徑垂楊下沿流古道斜刺竿迷佛火離角

絡秋瓜行殿梁窺燕虛堂幔卷紗暮笳何處起蕃馬

戲平沙侍御口占絕句余和云樹杪青帘一道開無

妨藉草酌深杯桓驄不顧人爭避也踏春泥乘興來

朱竹垞滿井訪崙公詩郊行方澤外路轉古城窪小

雨乍潑火輕風無聚沙青蓮過橋寺紅杏隔墻花一

笑遠公在催停轂隸車

王橫雲土城詩城北透迤接上垣蕭蕭戰壘暮雲繁

書生膽氣橫千古匹馬來看古薊門城在德勝門外

土阜至今呼蕭太后土城為遼聖宗之母瀛洲瀟淵
之役借行此駐師處今梨園子弟盛演蕭后打圍婦
孺皆知其英武也趙甌北翼懷古詩云郊圻屹立土
門崇蕭后曾經此詰戎赤帝敢傷吾子白雌風偏勝
大王雄封椿坐困南朝費歲幣終來內府充千載遺
踪雙阜在猶傳女隊促裝紅負展圖成髻未華手携
嗣主戰邊沙不聞宮掖悲人彘肯使兵塵喪帝妃粉
黛三千歌入塞燕雲十六紀傳家笑看瓊島妝臺女
空把才名後代誇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九

出安定門東北八里為宏毅公額亦都恪禧公遺必
祠墓癸丑秋余往承祭裔惟世爵一二人公孫策楞
納親愛必達阿里衮阿敏爾圖皆官極品想見一時
之盛
出朝陽門東七里為勤襄公圖賴祠長子忠勇國綱
次子端純國維皆以軍功祔祀余座師介少宗伯為
忠勇孫同祖兄弟慶復大拜補熙將軍卿貳多人今
亦惟襲公一人承祭之餘方知師門勳戚云
高念東水關竹枝德勝門前菡萏鋪漫誇江上有西

湖阿誰更作長隄主與種垂楊一萬株酒家亭畔喚
漁船萬頃玻璃萬頃天便欲過溪東渡去笙歌直到
鼓樓前

明太傅珠自怡園延唐東江查他山課子揆叙唐有
園居雜詠十四首如樓頭花萼連藩邸地接粉榆
總舊勳流水游龍非馬尉赤墀青瑣異王根一籬纏
結花為障四面叢攢柳作城如雲駝馬常彌野落日
雜豚自一村想見繁華氣象他山集詩更多東江哭
揆愷功詩猶有高齋舊賓客可憐水磨好園林知園

藤陰雜記

卷十二

十

在水磨今為長春園辰垣識畧謂在海淀誤 淶水
亭為成容若著書處在玉泉山下
澄懷園為上書房內直諸臣寓齋大學士漳浦蔡公
繪澄懷八友圖謂同時陳尚書惠華程文恭景伊張
文恪泰開觀總憲保二周學士長發王章梁少詹
與也汪文端秦文恭作記前後內直諸公皆有題句
蔣苕生士銓代涂少司空逢震二律擅場詩云水木
清華退食同直疑樓閣在虛空地隣海淀兼三島人
與進有正八公春滿雲邊天尺五畫聞花外漏了東

仙源小聚羣仙影照取鬚眉一鑑中東序談經珮玦
連天分靈境坐羣仙笑看池不知心迹同是松身作
壽年畫裏原兼詩爛熳人間無此地幽偏好風香帶
圖書氣春在先生杖履邊

海澱槐樹街勵文恭 廷儀 休沐地金檜門先生丁巳

內直栖託其間雲壑烟巒蔚然在望考西山一名小
清涼爰收為山房之名而倩張南華作圖自題詩云
路出郊西近身依尺五天當年勞卜地遲我問流泉
散帙臨窻下羣峯隱几前車音門外絕兀坐意悠然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七

汪文端與同直諸公俱有和作今不知歸何氏

海澱佟氏園有董文敏書瑞園石刻申拂珊副憲 甫

寓園時搜剔于墻東草棘中為賦長歌移寓過園詩
詩云偶尋斷石留書法即論栽松仿回家

良鄉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即卧獨陶篁村

元藻 題壁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

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

肉獨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輪與成都賣

卜人款篁村二字壬申袁簡齋 枚 過之和詩有好

疊花箋抄稿去江湖沿路訪斯人之句時店主將坊
壁勞宗發宰良鄉抄呈方制府並嘉賞之勿令坊越
十數年簡齋在梁瑤峯方伯署始晤篁村方知陶姓
篁村感三公高誼而方勞二公下世即席感賦三詩

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糲糊人如曠世星
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
遍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即故吾三間老
屋夕陽村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燈
紅照舊題痕不教画墁備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七

悵憐才青眼客幾番剪紙為招魂篁村會稽名諸生
不遇子廷珍以詩賦擅名以孝廉終一令廷珍辛丑

進士宰清平

庚辰春遊直隸學幕駐賣店見壁上有女子新題六
絕墨瀋猶新然多不可辨僅識其一云極目蕭蕭易

水聲一腔幽恨最難平燕丹已是無家別在指歸期

馬角生秋杪回京壁已重粉詩則默誌不忘後述之

汪初菴郎中亟選入擷芳集並水曹清暇錄中

趙恒夫 吉士 以給事勘河與熊尚書 一蕭 同罷自寄

園卜築西巖詩稱潭河秋漲不能北渡來京則在蘆溝橋西宅有見一軒來爽閣蓼莊恒借吳古逸毛香令對奕吹簫附近萬安禪院時住止宿罕山延壽澄果龍廣圓通諸佛寺俱有題壁留別詩西山口趙蓼天有自怡園恒夫題壁有峯頂泉來天抱甕松根影過月移樽句牽復尚住西巖姜西溟朱竹垞何屺瞻焯過訪贈詩有月岸一竿尋釣伴烟汀半棹隱蘆人句丙子補助教時往山中一六堂期司成遣役促還有一六期輪四日疎句詩編爲林卧遙集詩爲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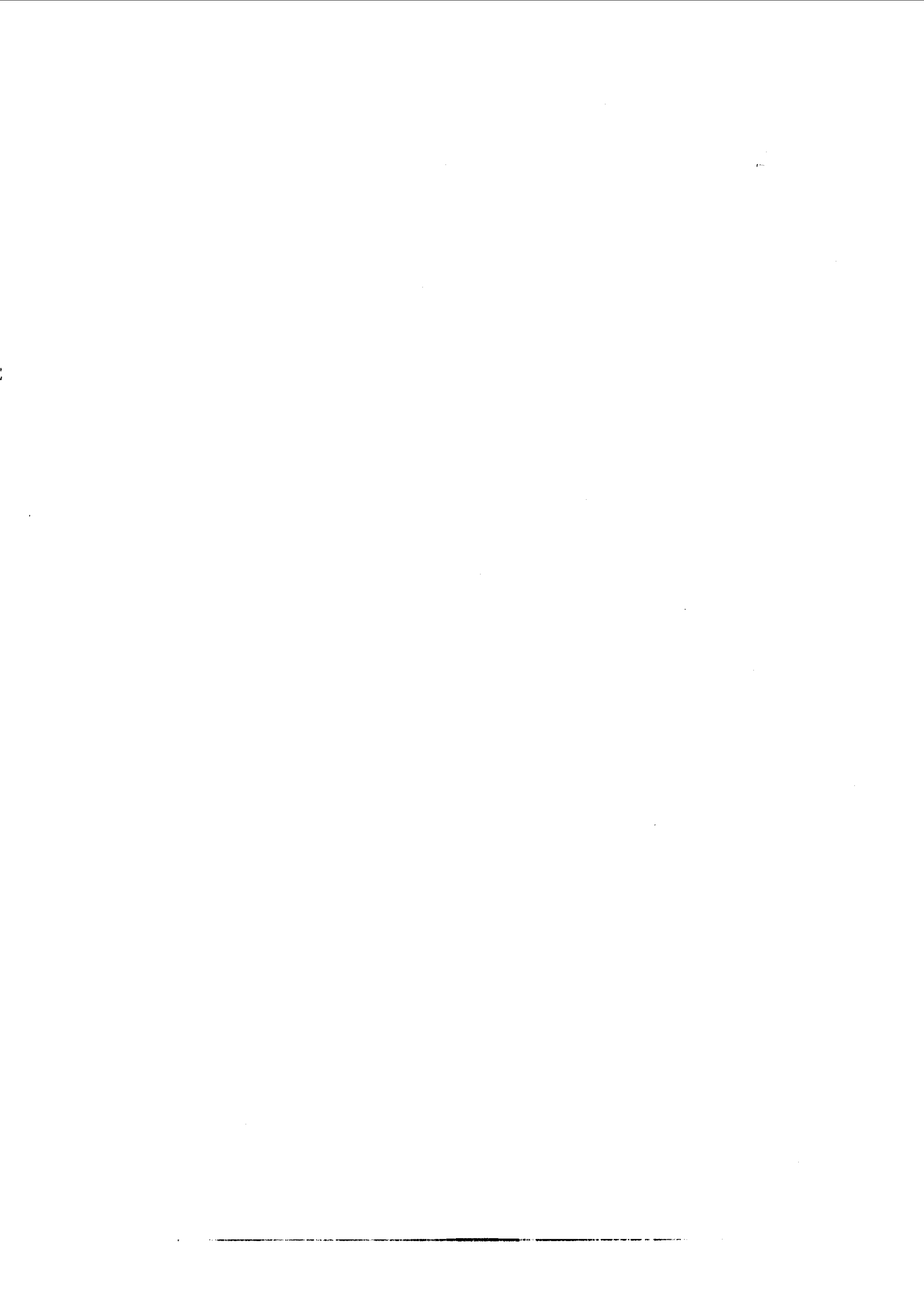
藤陰雜記

卷十二

三

雲 漢翔 贈韻仲綸孫墩等字叠至四千從古所無書之以作藝林佳話

白雲觀中石有儒先之殿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觀津張本字敏之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隱爲黃冠疑卽其人李石農 變音 作詩弔之云觀津學士北遊燕太極宮中伴鶴眠 白雲觀元太極宮以居卽真人 應羨漢家蘇武節牧羝落盡尙南旋先生原本是儒官喚作仙人意未安世祖若歸文信國他年亦擬着黃冠



熊光 通籍後即由中書入直樞廷雖為時政匯集之所而軍機設自雍正八年不特

國初文獻闕如即雍正年間檔案因恭修

憲廟實錄經館臣移取存者寥寥時退直之暇為應試禮闈計

未及留心乾隆戊戌洊陞侍讀頻歲隨阿文成公讞獄治河跋

涉陝甘齊豫江浙等省舍館一定阿每述

國家掌故遂得恭聞

列聖宏規暨名卿偉績心焉識之嘉慶二年後猥

荷

兩朝恩遇趨承前席

簡昇連圻偶遇盤錯靜釋文成緒論斟酌措置差免愆尤始覺

坐言起行道在邇而非必求諸遠也迨己巳秋効力伊江就所

記憶逐條錄出旋蒙

賜環再官即署自揣衰病侵尋實難再任驅馳請假歸里閉戶

養病因念文成遺誨有繫

國計民生且多記注所未載湮沒良為可惜此外余宦遊所到

江浙復為幼齡生長誦習舊地目染耳濡參諸志乘似非虛假

並附錄焉事以

本朝為斷熊光才識膚淺作固未遑述亦滋陋不得不竊取見

聞傳聞之義又有其人雖獲戾而其事尚可師意存節取彙成

一冊命大兒華基繕寫存留我子孫將來倘不能繼起為

國宣猷即匹夫行善於鄉亦足資是則之一助若謂退而著書

思操筆削是僭且妄則吾豈敢熊光自識

伊江筆錄卷首

二 廣雅書局

伊江筆錄序

槐江吳公所著書三種曰伊江筆錄曰春明雜錄曰葑溪雜錄
述乾嘉時故事而諸老之訐謏碩畫亦並著焉下至窮鄉僻壤
一節之善靡弗紀也其文雖未芟潤其用意蓋深且遠矣伊江
筆錄中載映咭喇入澳門事其畧曰映夷以劫掠為事自准入
貢後藉

天朝聲勢壟斷各國貿易而彼國養兵之費實從商稅抽分欲
制其死命莫若封關封關則商稅絕商稅絕則彼之兵費無所
出特不可輕與戰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必受其害又推論洋
銀之弊鐘表之弊鴉片烟之弊其言深切著明公雖以是獲咎
免歸然即其持論以推見公之用心其措置豈漫然而已哉道

伊江筆錄卷首

三廣雅書局

光二十年後逆夷肆煽流毒廣

宣廟赫然震怒絕其互市而大臣林文忠實稟

廟謨舉所謂夷貨者盡以畀之炎火當是時君臣一德豫順以

動信可以昭告

天祖蕩滌邪穢矣而海疆大吏不能奉宣威德一誤再誤馴至

不可收拾嗚呼

宣廟之怒為天下萬世計也諸臣之誤苟且於目前而已公之

去官在嘉慶戊辰距海夷起衅時尙遠而已歷歷言之如此信

乎所謂通敏有特識者歟此書向未采布蘇於公之曾孫鴻綸

處見之感慨時事因揭公之先見以告來者同治十二年正月

六日常熟翁同龢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 例晉榮祿大夫兵部武選司主事 欽
加四品卿銜前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湖廣直隸兩廣總督槐
江吳公墓志銘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年恩
姪潘世恩撰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再姪吳鍾駿書丹并篆蓋

余昔陳情告養歸田公已解組在籍與先伯父贈尚書裕臯公
同年往來契密因知公行實最深嗣子繫官於朝郵書無間道

光癸巳二月公以老壽終於家春秋八十有四其孤華基等卜

葬有期先以家傳寄京師來請銘予於公為年家子曷敢以不

文辭公諱能光字望崑號槐江又號密園先世居安徽休邑之

伊江筆錄卷首

四廣雅書局

大斐村曾祖諱國啟祖諱宏祖考諱敬俱贈資政大夫妣氏金

贈夫人贈公由休城遷昭文丈夫子四公居三幼而岐嶷警

敏異常冲齡失恃稟承庭訓年十八補府庠博士弟子員乾隆

戊子登賢書己丑壬辰禮闈兩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軍機處

行走己亥冬陞侍讀時公仲兄竹橋先生成進士入翰林公從

弟純甫以第一人及第而公終以不獲甲科為憾辛丑陞刑部

雲南司郎中旋調浙江司郎中甲辰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午

轉掌四川道御史己酉春補工科給事中是年秋贈公沒奔喪

歸葬王子服闋入都補戶科掌印給事中仍在軍機處行走嘉

慶元年九月陞鴻臚寺少卿復遷通政司參議丁巳閏六月扈

從灤陽

賞加三品卿銜承宣

綸旨是年十二月補直隸布政使己未三月陞授河南巡撫時賊匪張漢潮等在豫滋擾公鼓勵將弁踴躍爭先賊眾敗竄豫境安全奉

旨賞戴花翎照一等軍功例加三級辛酉補授兩湖總督復以軍功晉

太子少保銜乙丑六月調補直隸總督扈蹕陪京差次

賞穿黃馬褂旋調兩廣總督嗣因嘆咭喇之事部議鑄職已已三月卜宅於郡之平橋命眷屬居子身抵戊庚午七月奉

恩旨賜環以六部主事用次年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告假回籍道光戊子復遇賓興大府入告 詔加四品卿銜重

寘鹿鳴公歎歷中外經四十年方其值 樞廷也隨福郡王查勘運河者三隨阿文成公讞案甘肅者一

讞案浙東者二又隨辦理豫東漫工者四隨和相國讞案滇南者一及其膺封疆也撫豫則剿滅賊匪劉之協等督楚則殲除

首逆蒲添寶等移節兩粵時又值蔡逆滋擾公同李忠壯公會剿進師閩粵人心為之安堵歸里後閉戶養疴黜華崇實享林

泉之福者閱二十載可謂出處兩全世罕其匹著有伊江手錄春明雜錄封溪雜錄共四卷詩集十二卷配金夫人先卒筵室

劉氏孔氏劉氏鄧氏子二華基候選太常寺博士劉安人出盜基業儒劉孺人出女七長適光祿寺署正崑山李存厚次適二

墓業儒劉孺人出女七長適光祿寺署正崑山李存厚次適二

伊江筆錄卷首

五

廣雅書局

品廕生戶部廣東司主事青陽王元林長蘆候補運判元和姜

廷瑞雲南廣通縣知縣上海趙林國子監典籍陽湖盛思敏長蘆石碑場鹽大使保舉知縣桐城方司穎乙酉拔貢清河縣訓

導鎮洋李汝嶠孫一兆詵昭庠附貢生孫女六曾孫一篆殤曾孫女一華基等即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虞山北麓之吉阡銘

曰吾吳望族厥惟延陵至德之後公乃挺興靈襟峻嶽識宇嚴疑有善必錄有功不矜節鉞鼎猷封圻震肅披一品服作八州

督勇午羽書郵庚輪軸能讓人先勞惟公獨歎歷中外冊載而還林泉娛老清福優閒如韓魏國如白香山公其繼之卓絕塵

寰榜越廿科年逾八秩鹿宴重開龍門倡率崧嶽歸真聲名洋溢惟直斯剛惟寬斯栗公有賜書以貽子孫公有彝訓以裕後

昆蘭階茁秀 伊江筆錄卷首 六 廣雅書局

楓陞承恩史冊具在勲業猶存公德既崇公澤自久出為純臣處為益友晚靄祥雲虞山之阜壽諸貞珉永垂不朽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為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為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為歙為休寧始居休為唐左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環珠村又析大斐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考諱敬貢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隸休贈公初至蘇僑寓郡南桃花塢實誕公既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人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

伊江筆錄卷首

七

廣雅書局

公造日師為假總督弟乃真總督即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于門下選三品以上宏達親信者為軍機大

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為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為政府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即為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剿辦蘭州回匪者一讞浙閩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為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于廷寄前行專署已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積不平是年閏六月

伊江筆錄卷首

八

廣雅書局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循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全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傅公在侍郎日久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傅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

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其所為出授直

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戶刑步軍統領各衙門日

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慙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為奸利亟宜逐

條更正之

睿廟得公奏即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

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伊江筆錄卷首

九 廣雅書局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會同各

省領兵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視事有以收受

沔陽知州秦泰全及兩淮厘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

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蒞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

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許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

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

入粵撫孫玉廷言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

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

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濕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治事

而

溫綸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嘆咭喇兵

輪十三隻泊香山雞頸洋其首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

三板船入省河聲稱咭喇欺凌大西洋欲奪澳門嘆咭喇素

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幫同防護而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

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

匪氛雖獲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為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

大班停開船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議奪職

効力南河已已春公行抵蘇城買宅城東之平橋居眷口乃赴

工會文敏為後督有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慙懦覆奏遂

逮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

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為楚藩時政柄者為軍機舊屬恐公難為入下

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私第

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癸席嘗與予論中外大

僚優劣曰吳公諱成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

伊江筆錄卷首

十 廣雅書局

初入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于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董師相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畧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伊江筆錄卷首

十二 廣雅書局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為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曰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履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為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丘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偏冀船擠幫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為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先帝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摘舌良久迺曰老夫見聞所親畧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戊寅己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冀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伊江筆錄卷首

十三 廣雅書局

聖王之大柄而其柄寄于封圻大吏以有司按察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外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有裨于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為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谷會亦至命公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

公即日受詞而駢臬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眾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賊間訊之皆間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不逐利能用眾老夫以訊誠知之專薦得請而部賄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在重益以歎公之知

伊江筆錄卷首

三

廣雅書局

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華基太常寺博士次密基孫一兆詵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公著伊江筆錄春明雜錄葑溪雜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者每見余輒爲余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華基取閱耳公未睜失恃弱冠宦游遠定省時切鮮民之憾故營生壙于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者也公既卒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爲墓碑題曰故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躡豫楚持旄俯同羣碎以刈蓬蒿逾嶺遠疾嗟哉毒淫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請于公碑爲大臣紀

伊江筆錄上編

昭文 吳熊光 槐江

阿文成云

國朝定鼎後

章聖晚年專與范文肅王文靖等日以談論道學爲事仰親聖意以海宇既定士大夫爲百姓所矜式遂以講學爲默化潛孚之術而中外士庶皆知嚮往孟子云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及矣

又云康熙年間臺灣蠢動閩省題報到日

仁廟正率

伊江筆錄上編

一

廣雅書局

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臺灣全臺失陷仍

諭令該部知道

諸皇子奏似應降諭

仁廟射而不答射畢回宮始

召諸皇子諭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

提鎮原爲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

悉合海外情形該督等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

以此見大聖人鑒周慮遠爲不可及

又云臺灣平定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

憲廟諭云臺灣遠隔重洋非內地可比此次之易于收復者亦

因賊匪無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隅抗拒豈不更費兵力
聖謨周遠符於

仁廟今該處久隸版圖郡縣城猶用笏竹與內地不同

世祖執政後湖北曹本榮以聖學疏應陳言 詔遷司業尋充
日講官

上一日讀孟子人知之亦囂囂顧榮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

順治十二年

特降諭旨令訪求真儒並諭大小各官留心學問熊光在軍機

時恭聆

純廟諭云太監止供役使其言豈足採擇卽有一二真實之語
亦係先爲嘗試若遂信之必借此行私此輩斷不可訪以公事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伏見

本朝宮闈嚴肅爲從來所未有

純廟之防微杜漸尤屬卓絕千古

乾隆年間每年蒙古赴山莊祝

嘏十二月年班進京

純廟必優加賞賚並與之談論家常如待子孫者然所以各部
落王公等心悅誠服至今感戴

海超勇公蘭察未免見小和相珅與之齟齬一日于

純廟前訐其在甘肅剿賊回京收受皮張等物

上諭云海蘭察能殺賊皮張收以禦寒又何必詰責汝等既不
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乎大哉

聖言無怪勛臣之爭先効命也

本朝遇有水旱偏災定例不待部覆先動項撫卹補行具題又
奉

仁廟諭旨永不加賦是以山灣水角靡不開墾承平百六十餘
年生齒日繁閭閻不至艱食

列聖深仁厚澤洵爲千古難逢

國朝初年浙江漕糧尙設有收頭及兌戶未免魚肉小民康熙
六年始定官收官兌之法每漕百石加耗米五石銀十兩積弊
始除至白糧前明係屬民運餉派殷戶充當糧長大抵八石運
米一石充糧長者往往破家順治二年御史椒九題改官運以
甦民困然猶分款徵收白糧視漕米究艱于完納康熙二十年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將額徵漕米一律徵收官棟好米春辦民始不知從前辦白之
苦矣

阿文成云

純廟壯年曾患癩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始復維時
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

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卽回宮住宿以此見
賢后之德媲美后妃而

上之加恩后家毫無私昵也

又云三藩未滋事以前

仁廟偶思營建時馬相齊管理戶部

上向詢有項可動否馬相奏云戶部無項而止未幾吳藩滋事

上憂及帑項空虛馬相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馬相奏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營建用去有急將何應用

上又慮及徵發倉猝兵食難于接濟馬相奏云此時軍行甚速只可令其就食民間隨後派官攜銀趕赴沿途歸還百姓不能拘于常例彼時遂權宜照行得以無誤此見開國大臣爲能斟酌緩急通權達變也

又云康熙年間浙省沿海有與盜通者其事敗露

命馬相往查相到浙承辦各官搜出名簿呈送相閱簿中不下數萬人遂付之一炬承辦各官駭愕失措相云我當躬任其咎與爾等無干回京奏云此時國家初定止可就案了案若案簿

伊江筆錄上編

四 廣雅書局

搜索不特眾心惶惶別滋事端且恐濫及無辜遂蒙

聖鑒免究沿海迄今無事馬相子孫之盛實由於此

又云鄂相爾泰每日退朝凡送稿司員及筆帖式等均延至書

室侍坐鄂相或詢以稿中案由或談他事以觀其才具公裁定

苗疆勦績最著復留意人才如此又先在江蘇布政使任內奏

減蘇松賦額四十五萬松江馮梈有詩頌之馮在鄂募詠牡丹

有詩到清平能動主花雖富貴不驕人之句雋而能切

康通參綸鈞云其尊人河帥公基田爲孫文定嘉淦之族孫婿

康初謁見時文定詢以汝知我一生爲人好在何處康以正直

清廉對文定云我一生由人如何害我我總不肯害人文定向

屬矯矯其存心如此洵不可及

阿文勤克敦管理刑部時各司屢請纂修則例不准文成時已

出仕刑曹因挽文成于過庭時代稟文成允爲請示文勤不對

文成惶然越日侍側復云某日某爲某事請示大人不置可否

某未喻其故乞明示文勤喟然歎曰汝亦何不曉事若此近日

刑名從重辦理者係一時權宜止辟起見但隨案過非必引以

爲例若一經纂入例內則刑官當援照定擬每年刑人益多豈

尙德緩刑之道文成每述及此猶有慙色並以其生平建樹由

於先澤云

伊江筆錄上編

五 廣雅書局

劉文正統勳督辦楊橋漫口專用進埽之法晝夜駐工催遣不

遺餘力僅數旬而藏事有疑其太急者不知文正洞悉河工向

爲利藪若寬以時日工員心存侵漁必至耽延故嚴加督課使

之坐卧不安方得尅期完竣又近年堵築漫口江南河員多用

軟鑲較下埽爲迅速一經口窄水長往往失事不如下埽之高

大完整水難漂刷更足見文正之練達也

舒文襄赫德曾緣事有

旨卽於新疆正法來相保以人才難得力爲懇求

純廟諭云旨已郵發如何追得回來來相奏云如蒙

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始蒙

允准來相之子日行八百里趕上前

旨文襄遂得寬釋仰見

純廟愛惜人才來相善體

聖心不憚批鱗陳懇也

阿文成云兆公惠進討回疆被因時即發令將軍中疲瘦駝馬
宰殺曠涼充糧隨征各官以駝馬為行軍脚力不宜宰殺進諫
兆公不准彼時惟舒文襄駐兵之處距大軍為近兆公隨密札
文襄云尊處帶兵無多若冒昧來援必一併受困我軍儘能堅
守數月可待阿果毅公里到後兵力齊集再來夾攻文襄照
辦與阿會合前進賊圍頓解南路蕩平事後有問之兆公者公
云疲瘦駝馬存干軍中不特不足以資脚力且需餵養徒糜糧
草宰殺曠曠乾肉亦可充糧始能與賊相持時日舒某駐劄既
近不救恐干

伊江筆錄上編

六 廣雅書局

睿詰救而兵力未足無益有害我之與札所以安其心也以此
見大將行兵識見超卓克奏膚功有由來矣

阿文成云

純廟常諭傅文忠恒以佛法清淨亦有裨益令文忠學習文忠
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

皇上天聖聰明尙有時嗔怒况臣庸愚學之豈能獲益又一日
進見

上偶獎及魏徵敢諫文忠奏云魏徵每次規諫唐太宗不但不
怒還有重賞是魏徵亦見諫得便宜故不憚直陳此二節大臣
進言可法

劉鴻臚謹之云尹文端繼善晚年與傅文忠意見未能水乳文
忠奉

命征緬時文端力奏傳軍旅非所嫻習况係首相派令前往若

不克集事於國體有關再四諫阻至于流涕可見文端忠盡不
以私廢公也

阿果毅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然隨收隨藏從
不以示人因此稔知法和尙之惡立斃杖下而此外細事從不
苛求京城貼然前後執金吾者罕有其比

伊江筆錄上編

七 廣雅書局

舒文襄由伊犁將軍入相路過烏魯木齊見都統索諾本策凌
署內房屋踰制立命拆毀並以倉儲之弊向戒及過蘭州又慮
監糧釀成大獄勸督爾謹作速停止乃二人不知道改均罹
重典且貽害多人始知老成之言當奉為藥石也

阿文成于征緬時傅文忠為經畧誤聽人言欲由間道進兵文
成以緬地多雨且瘴氣將發由間不宜力爭文忠不聽以致官
兵染瘴死者甚多文成由他道前進接應始得全軍而返按征
緬時文成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九月舟成出江經畧亦
至公逆知賊必迎拒先以兵伏江畔之甘立寨屆期賊果從猛
憂拒戰寨兵舉礮擊之墜其三舟賊披靡潰散緬酋始懼而乞
降

文成于征金川時帶兵無多忽遇賊匪擁至軍士駭愕文成命
先佔險要搜括軍中礮位齊集排定裝置火藥鉛丸軍士請即
開放文成止之賊既露面軍士哀請之文成仍不允准直待賊
近一齊點放聲如雷轟斃賊無數賊即畏懼遠竄蓋機在呼吸
若賊遠開放所斃無多不足以懼賊膽而全孤軍也

阿文成征金川時某日劄營已定傍晚忽傳令挪營將弁等以

天晚未便挪移力阻文成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將弁始從之然不免私相誹怨迨至昏夜大雨前此紮營之所水深丈餘幾至漂沒將弁等始服因而請示文成云我見羣蟻移穴知係地熱將雨故耳此與裴行儉事相類而文成舉以示眾勝於唐臣矣

文成同福嘉勇康安海公蘭察明公亮剿捕石峰堡叛回時某日回匪請降天將晚首逆等未出文成云是詐也傳令不准如再有出者即開鎗擊打並以營盤北面兵單抽添協防營中譁然言文成不合時宜福海明亦勸之文成不允並發令箭云違者斬蓋賊營與大營中隔一溝賊見大營北面兵單先出老弱誑誘是夜首逆等突出以老弱推填溝中踰過欲向北面衝出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逃竄不料先已添兵鎗礮齊發仍回巢穴官軍次早乘勢進攻縛醜擒渠始服文成之先見

阿文成于金川凱旋後

純廟諭云汝不特此次克建大勛前任伊犁將軍新疆一切章程皆汝手定功亦不小文成奏云新疆遠處西陲勢難久守且每年南北兩路需帑不下三百萬臣意新疆似宜以次收進將所用經費于東三省開墾酌分宗室旗人往彼駐劄免致流民佔種以固根本

上問云汝看新疆能守若干年文成奏云三十年為一世以臣所見不過能守六十年

上有以有六十年之遠欲慎重籌畫未即允行熊光曾以如何收

法請示文成云新疆本只當設衛州縣非宜收回之法應于烏魯木齊安駐重兵南北兩路仍聽回民等耕牧于烏魯木齊收其貢賦再相機以次向內移收所有兩路多餘官兵即當先行酌撤云云熊光上年出口一路留心察詢目下情形移撤良非易易

上之慎重自有深心而近日大臣中如文成之歷練者似又乏人况熊光庸才曷敢輕議但曾聞文成之言必有所見誌此以備採擇

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

純廟用兵之初原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厥建而分其力可以銷亂萌息邊鮮奈阿睦爾撒納懷異志遂至不果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乾隆年間京通兩倉存米充盈

上以久藏陳腐不如蠲免文成奏云漕異于錢非旦夕可達京師獨免後設有水旱一時緩不濟急請仍免錢不免糧

上欲紓東南民力未准近因河患阻漕倉儲支絀文成有先見之明也

教匪滋事時官兵僉以鎗礮為行軍利器文成云鎗礮於攻守實為得力今教匪入山奔竄官兵背負鎗礮如何追躡賊蹤須用弧矢庶可集事輿論尚不以為然迨予總督兩湖獲犯審訊據供賊營畏索倫吉林兵弓箭故逃散未成事以此服文成用兵之卓有先見也

文成於行軍時遇有老兵或降人知地里情形及賊情者輒呼

入給以酒食令其席地而坐公與細談良久察其可用者酌加賞資後在河工樁埽兵夫熟悉河務者亦仿此接待詢于蒞莒者如是

文成云添兵不如添餉蓋必平日膽其身家而後臨事可用死命又云綠營兵月餉無多不能不聽其兼習技藝營生凡將弁訓練時不必太早早則恐荒其生業且在教場買食未免耗費再南方多雨弓矢等受潮易壞須趁晴霽時演習公之體恤兵丁可謂周密矣

文成云閩兵性最蠻野曾隨出征沿途滋事文成擇其尤者一名正法眾遂帖然又文成在睢工督辦維時大壩引河集夫不下十餘萬搶竊案幾於無日不有適獲犯係另案拒捕傷人逃

伊江筆錄上編

十一 廣雅書局

匪立派員押赴工次杖斃亦即安謐以此知大兵大工未便姑息從事海公蘭察在戎行日久每過大山遠遠瞭望即知何處有路可通何處有水公嘗云天生山川俱有一定人不留心是以不知又見馬驟蹄跡即知賊數多寡在蘭州勦捕撒拉爾逆回時予望見公退卻以為病公云汝年少書生豈知行兵凡軍旅須知彼知此見可而進若明曉喫虧尙不速退豈不徒傷士卒公以此每戰必克士卒亦樂為之用

前侍郎齊召南籍隸台州

純廟南巡時有言天台雁宕之勝者

召見侍郎時詢及侍郎奏從未去過

上復詢以所居不遠因何未去侍郎奏云該處山勢甚險臣有

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去時

上奉侍

孝聖皇后南巡間侍郎奏不復幸浙東

秋道令張若衡以請賑忤上官委解羊數十萬赴軍前度戈壁三百餘里水盡路迷人馬困甚若衡曰沙成阜者津其趾乃令役走推處錫掘之果得水又令伏地夜聽輪蹄聲跡聲所在不十餘里遂得達是書生中亦有知此者

陳文恭宏謀官天津道時用放淤法化磽瘠為膏腴其在陝撫任內勸民挖井以備澆溉並種桑養蠶于地方均有裨益又粵西大吏虛報開墾累民賠糧亦經文恭密陳為桑梓除害尤不可及

伊江筆錄上編

十二 廣雅書局

方恪敏觀承官直督時不許淀沽下游民間私墾當時怨者頗多今下游淤墊水無所洩民始思之公所製義倉圖披閱之下各州縣四至及村莊烟戶一目了然又興建留養局所活貧民不少局成始生今總督維甸

書參摺麟在兩江總督任內凡遇出巡及查閱營伍輕騎減從可通水路處夜宿舟次不入行館朱文正珪任粵督時亦然子四任督撫照此而行雖未必弊絕風清地方究多減省近日閩浙總督汪志伊出巡亦頗能減省

八旗兵丁有將應領錢糧扣繳祖父賠項者乾隆年間每十五年清查一次

年清查一次

降旨豁免迨五十一年久已過期曹大司農文埴查明正欲會

同奏請適荷

召對垂詢即以面奏

純廟令告知軍機繕旨豁免和相以大司農未先與商壓擱不行半月之後

上復令大司農隨軍機進見詢以前此所奏內有八旗官員否大司農奏皆係兵丁並無官員即

降旨豁免後數日又

召見大司農密諭以和奏爾聽受八旗官員怨惠是以遲遲未行此等語朕斷不聽迨大司農之子繼掌度支後澤無窮而

純廟之加惠八旗保全大臣亦為亘古未有也

滇省解銅官員賠累甚多前此部中秤短銅斤皆令解員賠補

伊江筆錄上編

三

廣雅書局

足數始准回滇在京守候艱苦備至委員等向松少農筠籲求

准先回滇將短銅隨後搭解松少農恐和相掣肘即單銜具奏

蒙荷

允准解員得以少甦

勦捕撒拉爾逆回時賊于華林山砌卡死守屢攻不破明公亮

有家奴云瞭見每次進兵賊在卡抗拒兵退賊亦回巢何不分

兵前往一半伴為撤退一半埋伏左近待賊回巢迅往攻撲必

可得手公告知文成照辦果破賊卡一舉藏事可知行軍費集

思廣益也

撒拉爾先直犯蘭州省城督標兵為勒督爾謹帶往循化不敷

防守藩司王廷贊代辦總督事務預調莊浪兵數百名至省捐

廉獎勵晝夜董率兵民嚴守始得無虞蘭州民至今思之

撒拉爾逆回由河州至省中隔一河奉

旨飭查賊何由得渡地方官以是近河六處村莊新教回民與賊潛通者為之禁後濟渡覆奉

旨令明亮帶兵先往將該村莊勦洗風聞實係勒督帶兵赴循船未撤回被賊搶渡因無確據可參阿文成密奏以賊尙負隅

抗拒若先辦此六村莊恐新教聞風蠢動更添羽翼請俟平賊後移兵往勦並先派員前往密查六村莊內實在通賊者無多

率獲奏明正法其餘良善皆免

三省教匪滋事之始

純廟令軍機寄信各督撫于辦賊後嚴查邪教以淨根株

伊江筆錄上編

三

廣雅書局

言于和相以外省辦事不密設習教者聞知畏懼是驅之從賊大有關係應奏請緩辦和相不以為然

成赴甘曾會銜出示以大軍止于辦賊不問新舊賊營解散甚

多引以為證和相意動亦允緩辦會福嘉勇與和相弟琳在楚

南誤聽人言張皇其事密札寄相相意變仍令繕發各省果發

房通行以致邪教紛紛從賊相繼蠢動十年之久僅能藏事先

是福和兩人辦理黔楚叛苗由鎮尊帶兵往承綏于苗寨外繞

路前進旬月即可收復適值

純廟召見軍機諭及福已封公若再成功如何加恩本朝有異

姓封王者否軍機大臣奏國初揚古利曾封王爵

上命查傳送閱嗣係歿後追封

諭云是不足爲例史傳未進以前和相與福尙書長安已將前
諭寄福等知悉嘉勇遂思建樹邀

恩商之德侯榜泰德云若以塞外收復其功小須穿寨進兵蕩
平苗境如金川之改新疆則功大可得王封福誤聽德言勞師
糜餉傷折兵民竟無寸效而楚北官兵大半調赴南省以致教
匪乘虛竊發釀成巨患事之成敗雖有數存而大臣貪功一言
債事可作前車之鑒

子初撫豫體察豫兵軍弱實難勦捕大股賊匪遂專心防堵訪
得由陝入豫止有要隘四處浙川官兵向駐西坪將富水關空
出以致賊匪屢次闖入奏明移駐該省文武有以兵駐隣境日
久恐生變怖子者予不爲動二年中豫境安謐接任巡撫顏檢

伊江筆錄上編

十四 廣雅書局

照予所行迄至撤兵地方帖然

寶郊教匪先經馬藩司慧裕帶兵進勦其精壯四百名悉行西
逸自西入山隘口有過風樓掛鼓樓二處予初僅知過風樓隘
口飭縣催鄉勇三百名駐劄攔截迨予到魯山聞賊由掛鼓樓
入山正在焦慮旋報賊至掛鼓樓爲該處居民據險擊散予星
夜督兵前往分投搜捕將首夥要犯全獲地方安謐若非該處
居民截擊縱賊入山必至棘手故奏明獎賞倘搜捕稍緩必復
聚滋事行軍故責神速也

予駐鄧州時有以賊匪欲由楚陝竄入豫境宜糾集鄉勇預備
于四城貼招煽惑者州民惶惶赴州籲請予卽出示現已奏調
勁兵不日可到切勿張皇以安眾心未幾又有州民赴州密告

某鄉業插血訂盟于某日起事宜加防範予訊來人從前曾充
鄉勇卽杖責二十板逐出至日並無蠢動後獲劉之協審訊據
供該犯匿于州境月餘見予不動聲色無從煽惑因竄他處始
知貼招密告者皆其黨羽所爲愈信督撫不可輕舉妄動致墮
奸計

豫兵不宜遠駐陝境之言後曾上

聞仰賴

聖明垂訊朱文正文正奏云但看吳某到豫後二年之中無一
賊竄入豫境卽其成效兵不中制
上意遂定

寶郊教匪滋事地方官張皇稟報以現賊不下數千人並稱該

伊江筆錄上編

十五 廣雅書局

匪黨夥有十八盤每盤五百餘名予在盧氏一面帶兵前往一
面嚴飭文武止就賊辦賊不得妄擊無辜未及一月首從全獲
分別辦理日久在逃教首劉之協亦就獲解京蓋此次賊中丁
壯實不滿四百名若紛紛株連又必如前此之激成事端矣
由豫赴陝協防官兵二百餘名因陝省缺餉數月未給遂擅自回
豫直待該兵將入豫境予始接陝省咨會卽派員迎赴河干愷
切曉諭令赴陝豫交界鎮將營盤隨同防堵兵丁一一聽命
光卽將缺餉實情並辦理情形由驛飛奏荷蒙

恩施僅令將爲首者懲責仍准隨同本省官兵堵守不戮一人
熊光 在楚省德侯誤聽營弁探報以施南習教餘孽將訂期蠢
動一面函致前來具奏並囑 熊光 速籌邊防 熊光 僅派委員前

往密訪旋奉

旨垂詢熊光以該處地方安謐已久若紛紛往查文武奉行不

善恐如從前之激變先行奏覆隨據委員查得係德差弁到彼

生事被毆打遂砌詞聳聽熊光又據實密陳仰蒙

聖鑒迄今撤兵該處無事

鄉勇惟楚省郎西自相團結最為得力首逆姚之富齊王氏皆

係該鄉勇勦滅然遷地弗良也此外鄉勇俱屬烏合予在房縣

時鄉勇有糾眾擄械圍搶民寨者經該寨縛送三十餘人解到

縣天已晚糧員請分別訊辦予云汝等但問他們是同去搶掠

否次日糧員稟訊得糾搶屬實但罰不及眾請將為首者斬予

即派員將三十餘人概行斬梟各鄉勇始不滋事此為軍令宜

伊江筆錄上編

未廣雅書局

嚴起見不得已也撤兵後川陝多將鄉勇撥改新兵予定見給

賞散歸幸值稔收全行分散嗣川陝新兵滋事楚省獨免此患

再建寨實避兵勇滋擾未能制賊死命蓋寨中無水被圍輒困

往往暗中資賊且防異日奸民佔寨抗拒近日粵東潮州即患

此故予在豫楚不主築寨也

嘉慶八年冬教匪尙未淨盡經畧參贊商議撤兵交各省就近

搜捕蓋經略等先在苗疆如此辦理不知苗匪戀其巢穴不敢

遠出教匪則朝東暮西日裏日眾情形不同况謂之餘匪皆習

戰真賊若功虧一簣勢必死灰復燃重煩徵調是欲速轉遲欲

省轉費矣連摺詳陳仰蒙

允准而是年川陝兵先減撤經畧回京參贊在興漢境內連次

失利經畧復出熊光將留楚東三省馬兵二百名奏明送往僅

得完事

楚省軍需嘉慶六年前開銷甚多迨大兵入境恒虞缺食予到

楚因賊不敢出山將米運藏舊時民寨就近支應並省繁費用

度大減於前而兵不缺食人問其故予曰凡辦事不過慮實緩

急慮者准開則實者短缺緩者先支則急者短缺予則嚴為稽

察先其富者急者別無他術

予在楚獲首逆胡明遠崔宗和訊其帶兵大臣及各將內該犯

等畏何人據供最畏楊侯遇春晝夜追剿不予以暇又畏總兵

武隆阿緣該二犯連年裹掠營中營中有騾八百頭經武追及

賊散出三百頭誘兵取騾乘間圖脫武嚴飭兵勇不准取騾躡

踪剿捕賊之騾頭全行攆散勢遂潰敗逃入楚省被獲則行兵

不可貪財貪逸也

年大將軍羹堯征青海時忽一日傳令云官兵每人攜板片一

塊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次日進兵遇塌子頭於泥深坑國語

呼為塌子頭先將草束擲入上鋪板片軍行無阻蓋番人恃此

阻隔不意大兵驟至遂破賊巢其用兵已有可取 又年征西

藏時一夜在營觀書漏下三鼓忽聞疾風一陣年呼鈴下參將

一員速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大獲帳下問何由

知之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時

必有驚之者去西南無十里有密樹林鳥多栖息意其中有賊

兵驟至潛伏故鳥驚而起耳以此知之

伊江筆錄上編

未廣雅書局

陸撫曜官山東運河道時值王倫滋事州牧請閉城門陸曰城內居民向係出城糴食賊向遠邈將城門閉不特小民買食維艱且城外多回民是教之亂矣令照舊開門出入陸每日出城安諭暗中稽察閭閻帖然民感至今又湖南天旱陸方午食適特制軍昇額到署見其羹食皆菽乳菜蔬訝之陸以實告特素豪侈歸詈其奴悉撤寓舍豐腆因由陸之清德感人特知過即改後雖獲咎仍得令終亦未必不由于此

各省水利昔人良法萬勿輕改常熟白茆入江之道向多紆折後之挑者改為取直又拆除舊壩以致潮汐湧灌水退沙停不久淤墊近聞劉河亦不通大舟三江已湮其二東南田畝安得不淹直隸淀沽亦多阻塞興挑之費為數不貲書之以備司牧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者籌辦

豫撫何煇熟諳河務每年春汛公必親歷南北兩岸察看水勢即知伏秋二汛何處最著重應備土料若干何處次要應備土料若干逐一派定迨大沙時悉如所指毫無爽失公云河溜一定見春沙便可知大汛不特熟諳亦有天授也治水筌蹄云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始勢而稔全河之高下想何即用其法也

陶莊引河挑竣開放河督吳嗣爵改官少宰赴山東行在謝恩傳

旨詰責吳叩頭請罪軍機繕片覆奏公於片內添水爭高低不

爭遠近八字于文襄以其近於爭辨勸令刪去公堅執不允並云將來恐倒灌更甚勿謂我緘默不言文襄未允詳悉轉奏嗣後河患疊出少宰之言未為無見也

豫省睢工漫口予隨阿文成往築口門收至廿丈壩工已岌岌不能保守將弁請開引河維時康公基田以蘇臬赴豫幫辦康明河務豫省官問康康云向開引河口門不得過十丈蓋河壩相為表裏口窄則水勢蓄高水高則引河易於刷成若遽開設引河淤墊所關匪細豫省皆信康言執不肯開文成問予予云向年合龍在冬臘水枯時今尙在秋杪河水猶盛若拘往例壩工必不能保况此次引河加深挑挖河水猶盛不比往年恐淤墊也文成遂親詣工測量河面高于引河七尺即命開放數日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合龍既合後河員遂相率漸弛予稟知文成督令連夜加土加料追壓堅實次日北風大發壩前水勢陡長幸壩已堅不至疏失又築壩工員往往先由淺水軟鑲進占及水長輒至搜後墊場須由深水進做方穩妥

又改築李六口壩工時工已險先已定期開放而河員等忽請改緩問其故則同詞支吾予密訪得因有術者云是日不利開放引河予查實稟明文成將術者逐去如期開放堵築竣事蓋河工如行兵不可拘泥陰陽也

河南河口倒灌予隨阿文成前往勘籌時總漕毓奇以淮河上游淤墊請挑引河業經奏准嗣并交文成就近查覆文成派予往勘途次文武見予各執一詞總到彼看了再定迨到盱眙看

得請挑之處南有山崖一道詢之士人以每年水大時高低若干彼云水高與崖相平並有漫上年分子測量崖頂與請挑引河處所高約三尺餘緣是年豫皖天旱淮源弱以致淮不敵黃斷無于三尺下挑河之理稟明文成具奏停止省帑十八萬餘次年淮水長運無阻又有以海口淤高請挑者文成問予予云海口自安阜以下堤廢後河無收束歸墟散漫致海潮西上淤進雲梯關內將及二百餘里今堤難驟復無論海口多嫩淤人無立足處且每日潮上兩次挾沙湧灌隨挑隨淤萬夫之力不敵一潮之壅恐徒勞罔濟文成亦曰然奏明緩籌

萬恭治水筌蹄及靳文襄治河書皆以海口勢不能濬惟在築堤束水以水攻沙予撫豫時每屆大汛前即嚴飭沿河地方官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上堤協防並札附近文武將該處晴雨有風無風按五日稟報一次兩年豫工無事蓋汛員貪做工程冀圖沾潤往往不顧利害其呼應又不靈使地方官互相稽察又有附近文武將風雨稟報汛員等知巡撫處有案可稽倘有疏失如前捏飾必干嚴參彼此經心自然加意防範其生險之工地方官在彼民夫易集亦得尅期搶救免致漫決乃知河工雖由天數人事亦宜盡也

豫工料物向派各州縣採買民間賠累無窮青龍崗漫口時河北道朱岐河陝道張有年告知富撫勒渾改爲借帑派員平買凡築壩挑河經費均奏准先借帑支用工竣按通省地畝分年攤征歸款以後漫工均照此行民累稍減

江南河道之壞已已予過淮陰訪盱眙五壩損壞迄未修復淮

水南洩不能遠出清口敵黃刷淤黃河大溜逕由運河入江亦不復東注海口予由清江渡河河已無溜此其明驗爲今之計

惟有于河口築壩先劃開清黃並趕修五壩引清水出口運河南注以便刷深運河且使黃流不能南侵東注海口庶清口以

下河身亦免日漸淤高東南漕船可照前明盤壩法辦理一二年待壩工竣再照前啟壩渡黃否則運河淤高設淮黃並漲誠

恐四瀆合爲一瀆淮揚一帶化成巨浸矣潘尙書李馴靳文襄輔其治河法總不出以堤束水藉水攻沙後人鮮能出其範圍

仁和張留楚亦曾議及築壩又任給事中時請復天妃閘舊制俾淮全力注黃并于中河多建閘座節級啟閉盡閉諸減水壩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兩岸清水悉入黃河則清口深通頗得治河關鍵

海公望挑濬昆明湖久而未成有老人指點云某處有泉穴四個應挑兩處泉出即成湖其餘二處勿挑海急於求成普行挑

挖越日老人來云湖雖速成日久有水患現在湖堤安設二銅牛處其堤面與京城女牆尺寸相平將來下游宣洩故宜急求

預備也

浙江潮水逼塘北岸日圮趙恭毅申喬官浙時請興築易土爲

石貫以鐵築子塘爲護興工前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致祭忽

風潮大起浪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避趙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趙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後潮不至者七旬而塘

成

阮中丞元云浙西蕭山塘工有三江開各口門可以洩內河之水入江浙西乍浦塘工似可仿照辦理以洩杭嘉湖內河伏秋盛潦此亦舊時三江內一江由浙分洩遺意

湖北巡撫陳誥將到任時夢見一人渾身皆血求申理公到即通查各屬有無似此可疑案查得某縣某氏謀死親夫案雖婦供認而其夫死時止有血污衣服及髮並無屍身案多疑竇隨親提細鞠據婦供伊夫捕魚驚為生某日得三足鯮一頭回家交伊烹煮熟夫在外間獨食婦回房洗浴畢出見鯮食大半夫忽不見祇有衣髮揭衣有血一堆喊叫四鄰鄰執送官受刑不起供認謀害問擬極刑達部公又訊明捕得驚處隨率縣親赴該處劊驗驗得該處有水坑一所往下劊挖又有一仰眠三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足巨鯮帶回署烹煮給犬食犬斃又試諸應死重囚亦然婦冤始雪眾云此名陰陽鯮其毒中人骨肉俱化但三足古謂之能未聞有毒惟向傳鯮有蛇化者食之亦能傷人此或是耳本草綱目載姚福庚已編云太倉民家有食三足鯮而化為血水者與此相類經黃令廷宣別取三足鯮給死囚食驗冤獄始明李時珍以為不應如此但天壤之大何事不有姑存此以為折獄者隨時留心審鞠

葉藩佩采前在署河南開封府任內直隸山東喧傳有剪人辨髮之事嗣延至京師經步軍統領衙門獲犯詢據供自山東河南來河南未奏辦降

旨查詢阿撫思哈惶悚通飭嚴拏葉訊問被剪者皆云不見影

響剪後人即發量不久仍醒無傷而報獲之犯皆差役妄拏毫無確據葉稟阿云此等事見怪不怪其怪自滅若一涉張皇必累無辜未幾幾輔亦無其事奉

旨以豫省鎮靜為得體又于山東臬司任內臨清州水次糧船經過停泊下午有曾經受雇水手康文貴等五人赴船探望船戶留款酒飯五人向船借貸不允再四央懇仍未允借傍晚五人氣忿口角奪取衣服數件而去船戶即妄報被盜該州未經細審據以通報東撫率行入

告未幾獲犯委員訊加刑求誣認擬斬一名絞四名旋帶犯回省交葉覆訊始得實情而東撫未免回護初奏葉力為主持將康文貴擬絞其餘甯五等四名分別杖責釋放具奏照擬完結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又於湖南藩司任內有高治清著滄浪鄉志書語多失檢其名亦犯挑剔通省照悖逆案審辦葉閱高書內有聖治光隆德洋恩溥二語意在頌揚但未擡頭一併用紙粘簽呈進

純廟閱至簽處以其人尙知沐浴

德輝非悖逆者比其未擡頭不過草野未諳體式竟予免究高氏一家保全固由

聖德如天而葉之善於斡旋功亦不小宜其後嗣科第聯綿也錢文敏維城赴黔謝獄路過一廟有老僧靜坐見錢云可惜一個狀元宰相作了孽不中用了錢亦不以為然迨由黔回京患病因憶僧言復向詢孽在何處僧云公係

內廷翰林職在文章華國乃一心講求刑名意圖見長躁進即此一念便干天和今悔已無及惟及早猛省尚可令終未幾文敏大拊指忽生贅肉每日割片盈碟隨割隨長遂至不起昔人云刑官之後不昌可不慎諸

梁相國治之父先在京開成衣舖援例官刑部司獄每年承辦囚衣必親監製絮用新綿相中戊辰殿撰洵歷綸屏泰學士大士之父執役江寧行杖後杖上有血必爲洗淨其淤積處用磁鋒割去告人云凡受杖時新血與積血相和往往潰爛傷命學士亦中壬申殿撰二公微時如此用心後人俱發香山碧雲寺泉路爲附近煤窰挖斷寺中無水管理三山大臣具奏奉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旨命定親王往勸緣煤窰係管理步軍統領和坤請開其時定親王兼攝步軍統領事務勘時窰戶私僱人于窰內厚水灌入定親王不知也令加挑濬水即立至據以覆奏純廟疑園亭官役訛索窰戶不遂故意堵塞即降旨褫革交留京王大臣審訊文成派子與舒濂赴步軍統領衙門會審審問一晝夜將園戶刑訊渠不能置辯司寇哈寧阿勸子即據以定案子察園戶之供既非輪服且山泉如何能堵決意且遲毋錯訪之園亭官福善云地底事誰知詳細惟某日窰塌寺中立刻水斷求詳察予聞言即與舒密商請文成派員封窰實情自見文成云此事疊奉嚴旨和相又袒護煤戶若封窰仍未得實汝等亦將獲咎予云

獲咎不過去官若殺人媚人斷斷不敢文成遂照辦而煤戶之奸立破園亭官役得保全地底藏奸何由燭照甚矣讞獄之不可粗心也

嘉慶二年和相與總督梁肯堂不協巧詞從愆以熊光改授直藩欲令余舉發司庫虧空除夕履任元旦禱于神明雖膺盤錯斷不敢殺人以媚人嗣查係借欠有着奏上時幸蒙純廟鑒察交軍機行文分別追賠未成大獄

子駐鄧州時州牧仇汝瑚盤獲奸細直認賊營令其過江探信冀圖偷渡子親提鞫並未用刑供無異詞但察其言象究有可疑因訊其何時離家家中尙有何人據供身入賊營數年僅有一子子令將該犯暫禁手繕密札令該犯原籍地方官訪查果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有一子向訊則供該犯本年二月始外出不知去向將伊子解鄧審訊供與在籍時相符因令伊子暫立隔房聽訊伊父詎該犯仍執前供不改隨提伊子與之面質始吐實情因在家賭博輸錢爲人逼索情急遂冒認奸細希圖正法了事子乃按例責放愚民罔知利害而讞獄者稍涉粗心即至屈殺可不慎哉楚省江面及洞庭湖內向多盜吳督達善購線訪拏辦理嚴速盜風始斂粵撫李瑚操守廉潔番禺所屬沙灣菱塘素爲盜藪李帶兵前往嚴拏重辦村民始畏法又有議二公寬濫者甚矣任事之難沙菱二處每遇新年輒互相鬧毆名曰打缺以下秋收豐歉此種惡習余在粵時未能革除聞須責成該處衿士如違先將衿士懲處庶稍斂戢

某尚書之子病危忽云此事與我何干爾來捉我又代鬼語云此事原係汝父所為因汝父陽壽未終先捉汝去再過兩年還捉汝父又承審此案司員亦與尚書之子先後身故故時均如死者受刑模樣予在粵東聞前有陸縣丞因承審命案誤執已見將佐證刑求拖斃未幾縣丞身死死時亦如受刑模樣極由水路回籍又墮水中人命關天豈容屈抑吁可畏也

故老云刑部殺人殺止一身戶部殺人殺及一家蓋追呼之擾子孫尙不能免往往傾家蕩產而後止自古言利之臣賢如劉晏尙不克令終况其他乎書此俾居官者知刑名易造孽也折獄不能不兼資採訪但仍當就案細心推勘切勿先入為主前歸州盜案沈臬作鵬派員往訪轉以良為盜稟覆沈誤執為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實致罹重典予撫豫時原武報延燒致斃八命之案因情節可疑屢駁之嗣司府皆稱派員往查與所報同予不信不久在他縣盤獲放火首從之犯審明正法知縣參革可見派員不可深信也

聽訟者在於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乃訟成風而地方官每規避處分往往束諸高閣其審理者又以到案供明聲請免究無怪乎奸民紛紛投牒良善轉為拖累矣王文成在江西時呈多不准嗣又定呈詞止准敘一事不許過兩行文成豈防民之口者亦講張為幻不得不力遏其流也

予在粵時蔡逆闖入粵省竄匿西路洋面彼時適西省宣化縣有習教糾搶之案審出廉屬奸民與之拜會並誣告圖陷情事

予至電白卽有以此案夥犯多名攔與具控者呈內捏稱此等教匪與西海洋匪一氣冀圖聳聽東省文武遂信其言予置之不理將控者亦解赴西省歸案審辦審得續告之犯卽係教匪欲借此洩忿圖脫按律正法其餘習教搶劫各犯分別定擬完結次年舟師赴西海峯獲洋匪多名隔別訊供實未與東西二省教匪糾結並查教匪亦無竄匿西海者可見粵省呈詞殊難盡信

潮州與閩省漳泉接壤民多械鬪其鬪之起皆因細故地方官若速為清理彈壓原可息爭乃置若罔聞不肖者為富戶頂凶從中漁利遂積漸成風不可救藥該處距省千里每解一犯需費五十金犯輒盈百州縣憚于押解意存消弭上司亦慮虧空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伴為不知聞漳泉亦然若以一參了事則從前階厲者轉置身局外現在接任者動輒得咎近於不恕細思之難拘提省虛文惟當責成道府就近清釐有犯必懲州縣不至藉口解費無出民知犯者不赦桀驁之風或可漸戢所苦者案關大辟部中按例駁詰不能不提省由司招轉聞有犯者將其公祠封閉尙知畏懼

予在豫楚有被賊裹脅私自逃回者胥役向其訛索不遂卽行縛送予以賊未蕩平正當解散况愚民被裹逃回尙知畏法從寬釋放並飭令似此逃出者不必妄拏迨調粵督見所獲洋匪內真賊少而裹脅多但粵民貪利忘生不恥通盜前此招撫上岸者不久仍逃下海與楚豫情形不同

向例拏獲洋匪審明內有應斬梟者三名獲犯文武准送部引見不肖員弁竟有賄買情弊該犯得錢到案冒認與頂兇無異督撫過堂時向止將死罪各犯解送予改令將全案獲犯解候覆審以便隔別研鞫酌定擬區區之心雖覺稍盡而三年內是否竟無枉縱仍不敢信書此以見官場情偽百出司民命者慎勿粗心浮氣也

阮藩光平驅逐黎氏佔據安南後孫督士毅帶兵前往未久收復黎城膺五等之封福嘉勇向予云不意孫某竟能如此予云阮光平崛起奪國豈肯無備恐係羸師誘我深入繞後抄截殊為可慮嘉勇不以為然未幾失利報到官兵傷損甚多

純廟意不憚孫摺未批即行發出阿文成詢商

伊江筆錄上編 熊光對云孫某

既經失利再聞 熊光言具奏大合

聖怒必更措置乖方似宜降 溫諭令其全師而出庶免再誤

少頃又見軍機文成即照 熊光言具奏大合

聖意並諭汝向不滿孫士毅茲奏及此不愧大臣遂取摺進內

加批並傳諭孫安心帶兵退出

派嘉勇前往懾以聲威阮光平敏關乞降隨後親自來朝粵西

得以安謐

啖咭喇擅入嶼門因洋商內狡黠潛與勾通壟斷牟利別無他

意只須將該國貿易暫停自然畏懼不必用兵此事初發

與孫撫玉庭密商意見相同蓋該國本非安分夷人素於海面

搶劫他國貨物從准其進貢後遂藉

皇朝聲勢霸佔貿易該國養兵之費全賴抽分商稅故暫行封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無論該國兵船高大比粵省戰船加至數倍鎗砲亦然官兵非能必勝况此等夷人類于禽獸急則鋌而走險設肆螳拒稍傷兵民不得不斷其貿易既斷貿易必至往來東南沿海一帶竄劫如前明倭患

始會奏 熊光 上以未即調兵失之遲延軟弱疊次嚴飭孫見

旨畏懼兩次令 熊光 催提鎮出剿因告孫曰萬里之外

皇上豈能周悉沿海情形我輩身任封圻當以

國事為重一已禍福在所弗計公獨未見趙營平范文正列傳

乎此事我定計整勵兵威示以鎮靜該夷自然退回如有不虞

當獨任其咎孫聞言而止未數日該夷將闖入嶼門虎門各兵

船撤退具呈悔罪准其照前貿易竟無他患 熊光 未能先事剴

切陳明上禁

宵旰咎無可辭而區區保障東南苦心不得不略紀顛末俾後

之官粵者詳悉情形免致孟浪開衅

粵海關貿易由來已久勢難斷絕但如琨羽嗶嘰洋布棉花可

製衣服等原不必禁至珠寶已無用而水法鐘表是該國以銅

片易我金銀豈非墮其奸計自當嚴禁俾遠夷共仰

盛朝不寶異物再洋商惟利是圖監督鮮知大體其出入貨物

多違例禁所有鹹沙白鉛二項經 熊光 奏明定以限制洋錢成

色低潮粵民因其用便轉將紋銀先換洋錢甚至倒添成色近

更流行江浙是中國利權外夷操之成何事體鴉片之害尤劇無如海關官吏明知故放藉取陋規若交地方官查拏不過徒飽胥吏惟當將應禁者實力嚴禁選擇廉潔通曉大體之員久任海關責成稽察洋錢宜先在江浙等省令其傾鎔方准使用則洋錢不能行遠夷人無可居奇再於閩粵以次照辦庶可逐次挽回西洋人已衰弱似無能為所應防者在嘆咭喇及新起之佛郎西定例止准以貨易貨近日海關混雜故金銀下海亟宜嚴禁

粵省洋面不及粵東一省之長且閩浙僅有外洋粵東天生內洋為通逃藪防守殊難周密人皆曰海中礮臺孤懸無益不知舊時防倭設此豈可狃于目前無事輕易更張又順德令周祚

伊江筆錄上編

三 廣東書局

熙云閩省沿海居民見賊登岸必齊心擊打而粵省沿海奸民轉為賊耳目甚至糾引入港劫掠富戶其匪船米石篷索釘鐵等項皆岸上接濟內盜不除外盜如何能去蓋粵民四維蕩然貪利忘生蒞斯土者變風俗為首務也

湯文正斌撫吳時日以正人心為先務如驅除五通拆毀淫祠禁止婦女入廟燒香不准刻淫詞豔曲皆移風易俗正本清源之道

前左翼鎮黃彪璽戶出身與粵洋漁船相熟周知盜蹤常於五更駛往盜匪停船處趁盜尚未起棹密速擒捕鮮能逃脫所獲盜船物件賞給出力兵丁兵皆用命故黃在粵獲盜較多璽戶為粵民所不齒而黃在水師中甚出色可見用人貴因地制宜

不拘資格也

前安南阮藩光平窩盜銷贖粵東洋匪以該國為通逃藪今越南阮藩暎福受封後始禁止匪欲與之為難阮藩於江坪各海口密埋鐵練鐵錐誘匪船深入舉鍊斷賊出路擒獲無數將首犯解粵正法惜在後匪船逃竄未得一鼓殲擒而該藩巧於捕盜可嘉也

庚子予隨和相識獄滇南見滇黔漢民凌虐苗獮已甚即恐其生事端未幾而楚黔之苗頻變蓋該處苗獮自鄂相等大加懲創後始懼聲威較齊民更為守法綏輯之道須恩威並濟庶日久相安兩廣種獮黎人亦然不可因其恭順遂任官民凌虐也湖南鎮筵三廳苗民滋事後帶兵大臣措置均未合宜同知傅

伊江筆錄上編

三 廣東書局

盈於沿邊設卡查出客民私佔山地酌撥壯丁為養贍經費就近防守並均苗產給窮苗耕種建書院令苗民子弟肄業近稍安謐

古者農田專藝五穀桑樹牆下未聞在田自木棉之利興田畝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並重勢難偏廢此外如紅花靛草黃甘蔗等物民用所需亦可聽之獨烟葉無益於人楚省均州一州衡州一府皆種之但未奉

旨飭禁若外省出示禁止徒滋吏胥婪索粵東風俗重商輕農該省田本少又因五穀利薄種者不及十之五六平常仰食西省西船不到米價頓昂為今之計先當禁種烟葉等項以廣米之來源再嚴禁燒鍋等以杜米之去路而後可言積儲否則

先奪現在之民食而徒籌將來之接濟豈非倒置乎

子家舊在休寧大斐村地處萬山之中一綫可通明末先高祖世鎮公預囑族人多買紅薯貯乾收藏後軍興嚴把村口閭族賴免搶擾以薯充糧亦不缺食予駐盧氏該邑亦在萬山中民貪利平日多種烟葉戶乏蓋藏曾舉此事凱切勸諭未久予陞任湖督不及遵改書此以告後之司牧者

京通倉儲每年量入爲出所餘本無多且宗室添一人卽添米一分麟趾繁衍兼之旱澇不齊河未復舊亟宜籌備阿文成以此問予予云惟有遇近畿稔收年分採買二麥雜糧酌量搭放或關東稔收和糴由海運至天津比轉漕總節省舍此別無良法王公俸米較多出售者大半或可酌量折支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乾隆年間有云京通二倉儲米短少並米色平常者奉

派劉文正等往查文正到彼體訪卽回京面奏漕米久藏倉內米色保無不齊而官兵領米有願領回者亦有願兌與鋪戶代領換取白米者情形不一若紛紛盤量不特徒滋騷擾並恐轉於

國計有虧荷蒙

鑒允自此數十年兩倉亦照舊支放無事洵乎漕無弊而不行而老成人不爲浮言所惑也

唐定租庸調法租出自農庸調則係四民並輸卽宋改免役亦計民貧富分五等輸錢今悉以兩稅取之是以士農工商所應輸皆取辦于農無怪乎農日以困而逐末者紛紛矣且農又非

已田交租之外所餘無幾卽收租之家亦情形不同富戶巨室田畝盈千恃有勢力其交納時官吏轉不敢任意多收設遇災荒尚有別項出息貼補不至遽形支絀惟中戶下戶田本不多專資養贍而不肖官吏又未免額外浮收一遇凶年非賣田無以度活中戶變爲下戶下戶變爲無產而貧民日多矣

古者征收粟米之外多係絲縷不以金銀蓋衣食爲生民所必需其用實金銀卽饑寒不能濟其用虛今用之日久雖驟難全改然亦須斟酌時勢虛實相權而行若專重金銀二者爲物無多取攜較便又何怪民輕去其鄉商日富而農日貧也頃見三國志曹魏曾專用粟帛而市中以濕米澆布攪混以致百弊叢生復改用錢此事亦宜隨時斟酌尹文端陳文恭在江省時維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時四府糧道係胡文伯漕務肅清民受其益又江蘇一帶米石往往私自出洋雖從前辦有願堯年之案而奸民漁利關吏賄放仍不免透漏前撫費清在蘇時獨能實力稽查公在蘇數年米價平減蘇民至今思之

乾隆五十年常昭旱災先大夫捐資並勸親友冬間煮粥施捨貧民所全甚眾嘉慶七年湖北下游歉收熊光與全撫保奏明將鹽務陋規分散被災州縣並勸諭富戶仿照煮賑地方帖然荒年養賑貧民最得實惠亦宜就近分廠擇愛民者經理之故老云江浙每遇蠲免年分收成必薄蓋維辟玉食閭閻分應輸將小民一飲一啄均有定數卽天亦不能使之盈餘予歷仕四十餘年見官員辦災及河工軍需等務染指侵蝕者不特敗露

立千重典即私載回鄉不久亦為子孫蕩盡可為烟墜
漕船遲延馮鴻臚應榴以為由于船身高大笨重難行稟知軍
機大臣奏准飭于拆建時改小改低既改之後遲延如故蓋鴻
臚因其鄉先達朱竹垞詩中曾詠及此遂信以為然不知改小
改低喫水更深且旗丁無從帶貨丁力益疲於漕運仍無裨益
昔人云漕無弊而不行以此見舊章之未便輕改而讀書不可
膠柱鼓瑟也

予閱吳郡志見吳江長堤上向有石碑一通載明水漫至第幾
石即淹邑中何處低鄉民田又漫至第幾石即淹次低田直至
高鄉止該邑田畝受災輕重覽碑驗石一目了然此昔人良法
周守詩云此碑尚存予曰不特吳江當守舊制凡江浙水鄉應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仿照行之倘有水災庶免吏胥濫混民多益矣

彌補虧空之說起于和相赴滇讞獄訪得該省倉庫多短缺孫
撫士毅恐再干重譴懇恩和密奏允准州縣缺分甘苦繁簡不
齊缺好而地處衝繁即有出息僅敷貼補公用如直隸良涿楚
北宜城能保本任無缺已屬幹員安能彌補舊欠偏僻處好缺
無多每年或有盈餘亦何能代前任完盈千累萬之欠雍正年
間將耗羨及鹽當各陋規撥補倉庫始得無虧今耗羨等概已
歸公若令重取是加賦矣不加賦而責令設法歸款不過移東
補西仍有名無實如不准挪移非侵即貪所得小而所失大此
說不改竊恐百弊叢生以上情形嘉慶四年荷蒙

垂詢熊光曾一一面陳

乾隆年間京師錢價日賤議者曰民多私鑄應嚴查禁維時胡
季堂官大司寇告子曰此事不可操之太蹙將來必患錢貴若
錢貴物賤固妙倘錢物並貴兵民必更受困不久即應其言予
訪得近日錢貴緣產銅既少又各局人工食用較前倍增而例
則照舊不能請增遂私減卯錢少則貴必然之勢調劑殊無良
法再近日耗銅處太多如火盆每個需銅數十斤之類當查
禁之

鼓鑄銅斤短少固由滇省峒老山空而派運亦辦理不善蓋運
銅本係苦差其交代時或短缺倉庫藩司拘泥彌補又將應領
水脚坐扣遂不免沿途盜賣甚至未抵百色無錢雇夫拋棄不
運予在粵訪聞百色附近一帶存置未運之銅為數不少竟無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法調劑書之以備採訪

雍正年間及乾隆初年兩浙食鹽官價甚賤額引暢銷商亦獲
利數倍蓋其時每鹽一引完課一兩成本既輕可以照價發賣
官鹽價賤私鹽不能獲利益販者少商得轉輸轉輸窰戶亦隨
煎隨賣無須透漏邇年以來正課如舊雜派較正課增至數倍
成本既重則價值不得不增官鹽昂貴私販充斥額引墮銷商
窰均困實由于此

湖北鄖宜施三府在萬山之中廣東高廉雷瓊四府地瀕大海
此種缺分較苦每有缺出歷來上司均將才具平常之員委往
署理不知叢山易藏奸宄近海更多萑苻况各府距省較遠尤
應遴選勤慎者前往庶足以資整頓督撫為封疆大吏方伯乃

一省表率自當爲缺擇人豈可爲人擇缺後之官二省者急宜思變通之

蘇撫明德於籤押房屋壁上分各府州縣粘貼壁套將該處應查應詢公事隨時裝入每遇外府州縣進省公卽檢閱面向查詢以觀其才有不能對者卽訓斥之從此各屬均留心公務辭文清云見屬吏除公事外不可泛談阿文成任甘督亦然蓋巧宦甚多以揣摩爲逢迎不得不防其漸也

古北口提標官兵差使最繁提督王進泰每年夏秋收後探明何處麩豆價賤動支公項派員前往買回豫備喂馬又于附近開地教兵開種雜糧菜蔬一切軍器皆親監製逐年積儉營運於古北口開二典將歲入子金貼補差費鎮鎮富志那在彼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設法積儉銀一萬數千金奏明生息貼補兵丁提鎮實心經理公務兵之受益者多矣

營伍難免虛糧等弊提督慶成云巡閱時所過塘汛必須先行抽查隨路挑看技藝迨到營閱兵逐一呼名照冊親點如有年貌不符立予查究蓋營員朦混常以現守塘汛爲開除技藝平常借此掩飾甚至移東補西充數搪塞管兵者不可不知

總督用營員爲耳目流弊甚多然兼轄文武若不准其進言下情又不上達矣法在兼聽並觀慎勿先入爲主教職佐雜之言亦有可採當照此而行

手談演劇耽誤政務官既嗜此幕友長隨相率效尤何從禁止且年少子弟耳濡目染易壞習氣至優伶罔知廉恥乃有用爲

僕從者流弊更深戒之戒之

熊光 在南陽天旱赴各廟祈禱罔應因諭守令卽將山川社稷

壇潔除 熊光 齋戒往禱越日閩省大雨麥收豐稔嗣官楚粵仿

行輒驗乃知地方非有旱澇瀆祭無益凡牧民者各壇必當隨時修葺毋褻

粵省救火水龍係西洋人製造可以逐節按高能隔城噴水巧

而得用惟外城大新街一帶取水稍難予飭縣曉諭添掘井座

免致緩不濟急因思杭州等處素多火患應照毛西河之議曉

諭改竹木爲磚瓦再仿製粵省水龍備用

竹山縣城係范牧繼昌捐建城中向無井予日設起急火豈不

坐困乃邑紳等惑於風水不敢興挖予令地方官一面曉諭紳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士一面親詣龍神廟虔禱先在廟傍掘井得水後之官此者再勸諭百姓于城中陸續添浚庶有備無患

休邑山多田少米皆仰給江西西米至徽中隔漁亭山路五十

里崎嶇犖确挑販維艱予伯祖任文公於漢口蘇州一帶徵籍

生業中勸捐捐項交漁亭僧人募工陸續開砌卒成通衢徽民

賴之工竣僧隨圓寂未幾堂弟錫齡生得乙未殿撰

徽州考棚傳係古林黃氏獨修其後人黃軒得辛卯殿撰聞凡

修文廟者後人亦必得科名蓋尊師重道嘉惠士林子孫自享

其報

施愚山先生于白鷺書院講長幼有序因及少傷孤露中鮮兄弟至于涕泣座中有閱牆者爲之悔化如此方無負師道

易州

陵寢及

萬年吉地需用磚瓦向係內務府承製嘉慶二年改交易州燒造予到直訪得此項磚瓦內務府自製自用相安已久若令該牧辦理日後交收必多需索等弊官定賠累將實情告知和相詳咨停止

安肅產白菜藩司載赴京師饋送逐年加多該邑每年雇車賠累不下一二千金予到直札令停止又貢桃向產肅寧嗣邑民將桃樹盡伐去始改深州採辦大吏稍不經心百姓已多擾累山東單縣孫炳以乾隆乙巳丙午旱災散賑不假手胥吏令鄉舉老成者一二人赴縣孫面發給轉散無力葬者盡代掩埋凡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出賣子女給價收買分屋養贍次年豐稔仍令其父母親屬領回均不索還買價尚有二女無所歸孫認作己女為之擇配此不愧民之父母

貴州懷仁令李振文下車時知民健訟凡遇投牒者俱坐大堂逐一研訊實者即申理虛者即創懲三月以後訟風頓息邑中盜賊嚴拏重處宵小遠竄境內肅清

福建署龍溪令單瑞龍能得民心漳泉械鬪官往查拏往往肆其頑梗獨單令聞信立即親往曉諭民受約束各相解散休寧斬令光著在縣數年審斷公明苞苴謝絕為歷來所未有調任桐城頃見桐邑人述及其在桐時亦如在休邑之政聲卓卓惜終于下僚未得展其猷為又原任長洲許令治厯官常熟華亭

政聲卓卓今總漕兆椿郎其子也

乾隆己卯許任華亭時秋霖害稼許以聞于郡守置若罔聞許赴郡齋三晝夜為民請命鬚盡白郡守終不一語許乃自發文通報而郡屬災民已有鼓噪于郡署者郡守始恐招許為論散之大吏得報委勘災象屬實許喜邑民有命鬚復轉黑

教匪滋事時署房縣魏象臣晝夜在城防守其妻誓不受賊污辱一日訛傳城破妻將妾及女勒斃始投縲自盡至今房縣城上有魏夫人祠

故老云雍正年間歲底

賞賜內廷大臣每人一二萬金常熟蔣文肅廷錫得賞萬金仍以度歲不敷為憂其侍妾杜氏即文恪溥之生母問云相公有

伊江筆錄上編

廣雅書局

何心事鬱鬱不樂文肅云每年年底親朋俱有餽贈今年不敷分送是以不樂杜氏云此係人情何妨酌減文肅云我居相位倘無借貸親朋多係寒士仰我度歲若減於往年伊等更如何拮据杜氏遂以所藏簪飾典質應用先是杜氏之姊在松江王尚書家為女優文肅乃尚書之戚其未遇時寄食松江未免落魄杜氏之姊獨加青目贈以盤串勸其入京圖取功名並將伊妹終身託付文肅不意女優中具此巨眼也

蔣氏之澤實由副使莘田先生伊於康熙年間繪上難民等十

仁廟覽圖及疏動容嗟歎禁兵焚掠保全甚多又上救荒策以宜分不宜聚令縣各為賑勿聚于府鄉各為賑勿聚于城人各

為賑勿委于吏災黎均沾其惠而文肅體卹單寒亦不可及
英少農和為德師保之子少時和相欲以女妻之師母弗允相
怒當相用權時人爭攀附而母預料其必敗智矣哉

王大宗伯懿修僅有一子壯年術者為之推算云命當有庶出
一子其夫人遂置媵貌頗佳宗伯云何苦害人家女妥為擇配
後宗伯位高子宗誠任宮詹孫三人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郎臬若伊夫人自幼訂親後因出痘傷目成瞽兩足並似癱瘓
外家情愿退姻養女郎宅亦皆同聲慫恿另聘廉訪堅執成約
娶回偕老守義不渝足風末俗

子幼而失恃蒙外祖母汪氏撫卹備至聞外祖母曾向子乳母
云此子將來似有出息但一代為官三代為丐官亦不易做子
在外任十年見一舉一動不慎輒為民害始信外祖母慈訓確
有所見

伊江筆錄上編

聖

廣雅書局

回疆鄂對之妻熱依木被霍集占率獲欲納之不從於囚所潛
逃迨烏什蠢動時熱依木在庫車馳回葉爾羌設法將各回眾
器械收繳馬匹散放他處葉爾羌得無事不意回婦中有此傑
出者

準噶爾之亡由於該部落以女妻拉藏王之子既而害之遺腹
生阿睦爾撒納生時偏身皆血事見西域見聞錄足徵天道昭
昭不爽

休寧邵某與某方伯相好方伯虧短庫項向邵借貸先允後悔
方伯以此獲罪邵一日閒坐廳上見方伯來拜少頃妾生一子

邵惟歎息而已此子長大將邵家產盡行花銷邵與子有成誼
非傳聞也

先太夫人歿後柩厝北山買地之初未知拜臺下係無名氏舊
墳嗣曾姓因拜臺礙伊墓道在縣具控親友皆曰事隔年久曾
所控無理當與之訟 先大夫日臺下既有舊墳亡者本不安
趁此拆去一舉兩得何必興訟即拆讓之次年子應京兆獲雋
未幾二先兄亦捷京兆庚子入翰林昔人云陰地不如心地好
確甚

海寧陳相國之遊順治年間獲罪遣戍遼東相國到戍所有一
廟名素菴與相國號同廟內共屋兩間一間年久關鎖其一間
則一僧住焉相國問僧關鎖之屋因何不開僧云此係老和尚

伊江筆錄上編

聖

廣雅書局

關鎖囑以必待伊回來再開相國強令開看屋內山石兩二桌
對合疑塵盈尺別無他物相國令將上面蓋桌取下見下面桌
上書寫相國仕宦以及獲罪年分一一不爽相國默然知係老
和尚轉世也此係相國族孫榮禮告知必非虛假可見凡事皆
有定數矣

范忠宣流嶺南聞命怡然就道劉忠宣戍肅州徒步荷戈在大
明門外叩頭而去乾隆年間劉文正在口外獲護騎駝入關阿
文成在滇南降作兵丁換穿布靴日到營門帶刀伺候俱得古
大臣過則歸己之道

地震因水氣不能發洩京師自開昆明湖後水氣宣達地始不
動

徽州發蛟時有於村口積糞遙向澆潑者蛟繞道而行村保無恙

伊江筆錄上編

聖 廣雅書局

伊江筆錄上編終

番禺陳宗穎初校
丹徒吳佑曾覆校
宛平劉家立再覆校

伊江筆錄下編

昭文吳熊光槐江

天命八年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當干戈草創之際而即先申明內則天桃穠李風化之基不特以弧矢威天下矣

天聰四年

太宗論曰昨攻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也以後勿得再令攻城廝卒內有一二次率先登城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材勇之意六年貝勒岳托言先克遼東廣寧誅漢人拒命者後復屠永平

伊江筆錄下編

聖 廣雅書局

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今天以大凌河與我當善撫養子以家室毋致一夫失所
太宗嘉納之開國

君臣體恤戎行不嗜殺人如此有不天與人歸者乎

順治十年

論內三院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不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如有過失須直諫無隱即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改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戇者亦不譴責
聖不自聖可為萬世求言之法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遣使進貢

仁廟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蠻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聖明鑒周慮遠可爲萬古懷柔之法

康熙四十八年

仁廟諭曰從前恐內帑不足將外省錢糧盡數入戶部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內既盈外必絀設各省一旦需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緩不及事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榷等因謹查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銀三千三百萬有奇况康熙初年軍務河工需用浩繁乃至四十八年戶部庫銀尙存五千餘萬何以近日度支動見支絀計臣不得辭其責矣

伊江筆錄下編

二 廣雅書局

康熙四十九年江南虧空請分別賠補

仁廟諭曰從前各官挪用而將後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是年有普免錢糧之旨六十年又

諭火耗一項特以州縣用度不敷於正項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瓚以加一火耗似尙可寬容陳瓚奏云此乃聖恩寬大但不可明諭其言深爲有理是年陝撫噶什圖密請加耗完虧批發申飭

聖恩高厚官民宜如何感激也

鐵斛定於康熙五十三年由

內製新樣銅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

分又製新樣銅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依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交部照式製鐵斛頒發

康熙五十七年

仁廟諭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於畧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泉水擾之卽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熊光前扈從熱河見回人查達亦不甚靈或所得之石未真耶

雍正元年

伊江筆錄下編

三 廣雅書局

憲廟諭曰州縣官使其從容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稍有餘資亦當爲地方興利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二年又

諭曰錢糧雖緊要當爲百姓留微利養生若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毫不寬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盜竊其害大於欠糧雍正十三年間倉庫充盈閭閻樂利可見理財之道首在用

人養民也

康熙晚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喉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備抵趙公申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憲廟卽位仍逮采于邊諭如律下

詔褒趙公由是官吏咸知法在必行無敢犯者

直隸保定以東地卑下魚子化蝻災無虛歲孫文定為督言弭災之本在濬水使通擇吏分行穿治令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又申捕蝗之令終公任歲以不饑

乾隆己巳秋洪澤湖泛漲高堰一帶石工危險總河高斌檄開山盱之天然壩淮揚道吳嗣爵抵壩相度曰此壩開誠減暴漲其如下河數十萬生靈何堅守不啟堤亦無恙

乾隆癸未年浙江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劫一案適有回籍逃軍盛大糾匪搶奪被獲縣令刑求承認盜劫且起出藍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發平湖令劉國焯覆訊幕友汪輝祖以案多疑竇勸劉隔別研鞫並取新舊布被二十餘條暗為記別而以所起藍

伊江筆錄下編

四

廣雅書局采

布被給盛大再認曹無辨識細詰其故則因盛大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誣服避刑然後仍照搶奪定擬蔣案正盜旋由江蘇元和發覺

又戊戌年平湖談令官誥詳請執業田產按號給領清單孫藩含中問之汪輝祖汪云民間買賣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不特贅設且令買賣送驗換給胥吏必從中滋擾孫詳院飭縣停止予隨阿文成至浙江有言另辦推收者阿恐開官吏需索之漸未允

湖南監遠俗號難治惟陳丹心宰是邑不負民社之任汪輝祖係子戊子同年乙未成進士選授監遠亦有能聲江西魯絜非名仕驥恐其自銜幕學有書箴之以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

以人所不能者病人洵為藥石之言絜非亦由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以上三則見汪輝祖病榻夢痕錄

雍正二年以冊存人丁見數按直省州縣均入田賦代輸徭錢其無田之戶悉免之間有不便均輸者仍依舊制丁地分徵以從土俗之宜

雍正十三年十月

純廟論曰各省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內人烟湊集貿易眾多且官員易于稽察者照舊徵收但不許苛索重征其餘全行禁革

乾隆元年奉

旨免江南長江一帶網船戶鱗魚銀永著為例又奉

伊江筆錄下編

五

廣雅書局采

旨將廣東歸善海豐惠來潮陽四縣加增魚稅共六千餘兩悉予豁免

順治十四年夏亢旱

章廟步禱康熙十年二十六年夏亢旱

仁廟步禱乾隆七年二十四年夏亢旱

純廟步禱均大霑甘露

列聖敬

天勤民亙古未有益信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仁廟考古法以制度量權衡

純廟參古今尺度制為嘉量而權衡攸同乃今之收漕鐵斛皆成虛設而城鄉市集升斗丈尺斤兩參差不齊吏胥牙儉從中

百弊叢生奉行不善者不得辭其罪矣

憲廟遺詔內開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部臣定議未協朕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當仍照舊例行

大聖人救世苦心可以為萬世法

朱文端軾為左都御史時年羹堯之父遐齡以子大逆應從坐九卿俱畫諾公獨不署名

憲廟責問朱奏以子刑父非法也現簿錄年氏家遐齡訓子甚嚴是罪在子不在父

憲廟額之遐齡得免迨乾隆時朱遺表云臣核儲蓄經費綽然

伊江筆錄下編

六 廣雅書局

嗣後倘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君子小人之辨

尤易混淆倘書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臨終不忘啟沃名臣也

大學士王授以江蘇多浮糧由明太祖怒吳民為張士誠抗拒困以重額本非平政密請

仁廟於七十萬壽之期特旨減免留中未發嗣因覆請建儲

仁廟一併擲發王獲咎次年仍蒙

恩起復原官又王於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闕眾議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合禮而且稱

旨

乾隆年間準噶爾入關熬茶有悞奏入寇者

純廟命發兵總督黃廷桂奏不可輕動已而果以悞聞

嵇文恭璜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上而下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洵有天授裘文達曰修云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則下流未清為患甚大今下游淤高而司河者急急籌堵上游缺口徒糜國帑豈孩童之不如耶

吏部侍郎留保幼年氣盛常易生嗔養母屢折戾戒之及長使于四方跪養母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儂不再戒于怒汝即以此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悚然改比之佩韋殆有進焉

吏部侍郎魏定國宰湖北應城時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大吏檄魏往民望見應城旗幟呼曰魏

伊江筆錄下編

七 廣雅書局

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

乾隆十七年有姦民構逆語假孫文定諫章流傳者山東巡撫準泰獲一紙交臬司查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純廟疑泰欺致泰于理泰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不敢妄奏且緩之則易於鈎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

平民轉罹于辜擬罪上

純廟赦之

康熙年間恭王薨王為

仁廟所最友愛恐傷

聖心令長史侯殮後再奏

上以未得臨視怒長史總管等不先奏命內務府總管皂保往

訊且曰伊等以為忠于王何不殉王死尙待朕治罪乎阜于上前亦作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等跪階下宣

旨畢即奮拳痛毆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上問如何處置曰以臣觀之長史總管必死即不死被臣痛毆要害處亦難久延

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怒遂解不復追問

雍正年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年間盧魯生偽稿等案株引萬千尹文端部居別白除苛解饒不妄戮一人

乾隆年間直隸磁州逆匪為亂方恪敏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純廟疑公沽名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接十三道廷寄公堅執

前議分辨愈力

伊江筆錄下編

八 廣雅書局

詔解犯進京覆訊獄辭無異遂如公議

李敏達衛長于治盜所轄地方不禁妓不擒樗蒲不擾酒坊茶肆曰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

浙東七府惟溫台以東入海水道其餘溪澗之水並入錢江浙

西三郡悉由太湖出海李敏達導海口及支河小港俱使深濬農家得備車戽行旅便之

犯婦秋審緩決一次者下次秋審免解府係臬司永泰條陳部

議允行遂永為例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向無明文顧主事鎮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三年之服始定

楊潮觀無錫人年七十餘奉調四川瀘州初志不欲往旋聞瀘

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即到官碾穀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等以起換票以出在瀘不滿百日所活數十萬人事畢即以老乞歸

蘇州守童心朴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城外建西南二廂墾膏腴三百五十頃佐鄂經略屯田肅州鑿通九

家密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于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永賴之

六合合潘涵委賑海州請于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場河南受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湖劉老澗水之半故趨海不支者勢也

迤東雖多支河可以宣洩然不開東壩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鹽沿河有妨惟宜深濬場河相度諸堰壩因時啟閉則水易

伊江筆錄下編

九 廣雅書局

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焉歲不連歉

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幕友程嗣章謂晏一齊中丞斯盛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地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

堪晏以其言入奏奉

旨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為例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醫士徐靈胎令以糯米作

粉糝之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袁枚上總督書以災傷之年外來流民無從核辦惟有遵例資

送送回後本籍官又不必核辦惟有遵例補賑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本籍難于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借

資送文書以罔本籍甚至成羣結隊乘機滋事此頗中近日流

民之弊 以上二十二則見小倉山房文集

康熙年間俄羅斯遣使進貢到京後

仁廟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該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該國之人雖高大強壯而腿為布纏縛如西洋人相仿偶有滋事善撲者在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梁文定國治待人雖無疾言遽色涇渭却自分明有某將軍死於賊後賊就獲解 行在審訊寸磔行刑某將軍之子不往看視談笑自若文定終身鄙之范忠貞公之子時崇於耿精忠正法時手及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視此真有人禽之別矣雍正初鄧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可法名鄧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琴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文雖多疵累鄧破格錄之邑庠以表忠節

傅忠勇治園落成

純廟臨幸賜額曰春和園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于郡西建春和樓以廣推德意乃知

眷寵之中意示勗勉

齊宗伯召南應鄉試時遊于忠肅廟倦憇於廊夢忠肅遣役迎入中庭出位揖之宗伯以何不諫易儲為問忠肅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固將有說子他日第檢皇史戕中便申

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適派宗伯纂修宗伯因請開皇史戕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

李道長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所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區至今尚存

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忠肅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

夏嘉靖先嘉靖祖檜屏公永訣手授泰元云

子供事寶錄館獲賄諫易儲一疏及憲宗簡為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為人臣者當以肅愍為法于公初云諡肅愍

云若如阮氏所記則三疏至

本朝未必尚在 皇史戕或係鈔本亦未可定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湯文正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菱芡駁還吏以例請湯曰例自人作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例欲去之得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于

國初時受隆武偽劄迫主遠遁圖佔主婦公曰

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毋庸問而逆奴以為其主乎追劄焚之斃奴杖下

康熙二十六年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大學士九卿科道議畢閣臣跪白諸王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中高層雲抗章奏稱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以禮接疏入交議自是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陶編修貞一官編修念母鮑年高將投牒乞假時

仁廟謂詞臣不共官次干謁滋擾將有所處大臣有知之者告

貞一曰宜從緩貞一曰若以養親獲罪復何辭部疏上遂休致

歸

廣西撫彭鵬先為黔臬赴任路過家鄉掃墓主僕行李兩肩迨

撫粵時天旱史巫祈禱不應鵬露頂跣足行赤日中甘霖大沛

粵人為喜雨詩紀其事

岳公鍾琪之征青海也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

卡賊葺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探信賊斷得掃穴獲醜

康熙年間大兵進勦吳逆時趙襄忠良棟于元旦由白水壩渡

江後又于二鼓時攻得勝橋遂破滇城厥功最著惜急於自表

幾至罹禍賴

上始終保全之

三藩之叛吳逆死後諸將猶請侯時惟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身

任其事當時由蜀入滇二人功居多

徐中丞士林云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

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今條例日增是

又舍本草而求偏方更為庸醫之誤矣

閩撫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部議按畝均攤後撫盧焯

請先丈量而後酌增得

旨允准丈無虛浮其事遂寢

乾隆四年下曲有冤獄已定讞得報待決有日冤民所聘女聞

之誓與夫同日死道路憐之時王中丞師為清苑令有能名流

言謂惜王青天不早至以至冤斃二命王微聞其事廉得冤狀

力請覆鞠竟脫焉既出獄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號而去

孫文定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某之

操守不免議罰必至天下督撫聞而墮廉為他日地步因忤

旨革職旋復起用金係孫所取士為此不避嫌疑勝于迎合參

劾座師者遠矣

乾隆年閩省災錢藩琦方議賑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

軍約總督用兵錢曰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總

督意解明日果無影響

又浙江嶧縣奸民篡其邑令至山中笞辱之勢張甚撫提議帶

伊江筆錄下編

兵進勦湖州守衛詣諫止且曰某曾至其地願往禽之單騎上

山曉以利害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

無為州沿江上下二百餘里大半當水衝先是工其危廬江令

陳慶門攝篆時躬探深淺之處于鮑魚橋鱗魚嘴二處樹柳椿

編竹束葦填土為斜坡形取近山亂石填擲水中水渟沙淤久

而成洲含江巢廬數州得無恙亂石取護隄最為得力徐州北

門外河隄亦以保固

通志載順治中州屬築壩屢圯民田陸沈者四十餘里康熙八

年知州顏堯撥築新壩八百八十丈後大水破諸壩而境內圩

田以新壩得免

甘肅成縣在萬山中歲徵糧二千七百石民苦運孫學成佐明

藩幕請改折銀民便之明遷晉撫該省歲以二月徵米供兵餉民多借貸以應孫請出官倉溢穀抵今春兵餉三十八州縣盡改秋徵著為令

大理任辰旦千之蕭山人先官工科給事中於康熙二十三年詔令議封禪巡狩事千之上言封禪僅見司馬相如書不足慕效巡狩載舜典古諸侯各君其國天子巡所守以協同議禮制度今天下一家不待巡而所守已無弗知此古今之勢異也

崇明沙田增損無常版籍易滄舊有一圈一則法豪強利於弁兼索其制柏太史謙言於縣乃復舊又其處田主徵租常于額外廣立名目多所欲索獨柏氏盡除之

乾隆年間戶部議禁商囤陳文肅大受曰商人藏米得微利則

伊江筆錄下編

西廣雅書局

散藏祇一年民且利焉請勿禁之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省工劣修更倍之不宜節于目前皆通達治體語

乾隆壬子畿輔水災紀文達的奏請截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

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至明年四月止全活甚多

嘉慶四年外省俱以旂丁運費不足需索州縣不得不浮收于是漕督請每石加一斗為津貼費朱文正曰如此辦法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定議奏駁並請於進倉漕耗內每年畫出八萬石折給旂丁又粵藩奏請將濱海沙坦地畝照上中二則陞賦文正曰陞賦後小民苦于交納將來報坍請豁之案必紛紛而至此或有漲溢之地亦不肯復行認種名為陞

賦或轉虧舊額亦定議奏駁

王璋任興國縣康熙年間閩海降兵屯墾邑中王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不得聚處有犯法者按律繩之去後屯弁應耿逆煽起為寇驛驛數年眾曰倘王侯不去當不至此

四川涪州牧張師範缺分應得外絲毫不濫取勤聽訟嚴緝匪附近州縣戶民往往遷涪居住張佐雜出身用人何可拘資格乾隆辛巳元日欽天監奏午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又稱雍正三年曾遇此祥茲則水火土金水順序是亘古未有請宣付史館

純廟以天行有常未允所請

方臯宗水部以鄉人累牽連謫遼左其子沃園中翰侍養出關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奉色笑外獨坐一土室羅羣經讀說之其餘日事吟詠不以造次頭沛而改

達呼里紅呼里除夕懸弓矢門杙間相傳我

太祖高皇帝曾于除夕克敵

帝業由此而成諸屬國豐頌之遂沿為俗

卜魁仰食蒙古蒙古待雨播種不雨不破土故饑歲恆多查官庄給牛種一兵卒之力歲納糧十石則地非瘠而力可用今流人之賞旂者且倍于兵依而行之則歲徵不啻萬計並可使桀驁之輩歛手就農

卜魁初立城值歲飢將軍沙納海盡發倉穀以賑撥附采珠船以濟布塔哈烏喇引罪入奏議於來歲屯糧還倉請赦蒙古助

牛力

仁廟嘉允之

察哈鹽峰根插黑龍江底腰巨兩帶火光出帶間舟過其下者
續長竿取火為戲

湖廣總督向駐武昌柏鄉相國請移駐荊州康熙十三年吳三

桂反湖南州縣皆陷卒不得過荊州以有督標官兵為之控扼

也及期岳州大兵進攻日久不克貝子章泰率水師至南靖江

破賊連營白米灘斷其餉道遂勢如破竹賊棄城走尅期蕺功

固由

天佑我

國家而當時文武大臣綢繆決勝亦屬卓絕千古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熊光初授鴻臚寺少卿值日荷蒙

純廟召見詢及軍機大臣以和坤比舒文襄何如熊光奏云和

見事敏捷而歷練實不逮舒又問額駙福隆安時福眷已衰

聖意頗露不滿熊光奏云福才固短淺但其依侍禁近恭敬之

心出于至誠亦不可及所對尙合

聖意

熊光授直隸布政司後春間將清查庫項分別追賠緣由具奏

五月上差於南石槽途次荷蒙

純廟召見詢及司庫實在情形熊光仍照前面陳

上問如何前此常形支絀熊光奏云從前有借無歸是以支絀

又問照你所辦以後不至短絀否熊光奏云設遇大工大役當

另奏請撥濟若止照常差使每年庫項似尙可有贏無絀蒙

諭現今亦無大工役既過得去則不必操之太蹙使各州縣重

足而立亦非太平景象仰見

聖明于畿輔情形照察靡遺破格矜恤直省官員無不聞而感

泣者也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滿漢臣工羣起攻擊和坤至比于操莽熊光叩謁

梓宮蒙

上召見詢及人言和坤有歹心熊光奏和坤貪縱罪不容誅若

謂有歹心臣不敢附和

上云何以見得熊光奏凡懷不軌者必先收拾人心和坤則滿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漢幾無一歸附者即使伊中懷不軌誰肯從之

上云如此辦之得無太急熊光奏云和坤受

純皇帝逾格恩施乃貪縱至此若不速辦無識之徒觀望負絲

別滋事端

皇上辦得速是義之盡收得速是仁之至

任子之典自乾隆元年

恩詔後六十年中凡遇

覃恩均未列入乾隆五十年軍機擬開時初亦以為難適和坤

生一幼子遂懇懇列入

純廟見係照乾隆元年擬寫遂爾准行詎至嘉慶元年頒發後

和坤子天遷怒于眾伊管吏部遂壓閣不行直至四年後陸續

調取引

見可見功名得失遲早均有定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為也

雍正元年江西奏擒獲益州奸細請嚴加搜捕

憲廟諭以匪類固不容姑息若不辨奸良恐激成事端但須整

理營伍百姓畏威懷德此一二匪徒何難消弭大哉

王言永可為法

康熙二十二年差侍郎杜臻等視海關粵給還粵民地二萬八千一百餘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給還閩民地二萬一千餘頃復業丁戶四萬八百朱彝尊為之記

國初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沒為官奴刑部侍郎高珩以胥吏負官錢于例尚可豁免况職官乎比擬上奏得

伊江筆錄下編

六 廣雅書局

俞旨遂著為令

趙士麟撫浙時邑人裘炳呈請開濬杭城河遂開河七千六百八十丈潘耒為之記迨去後浙民懷思不置繪六事圖以志治河其一也又有講學修城代還營債刑奸移鎮諸圖

長洲李令敬修以邑中田賦明季後多隱蔽混淆稟請解任專督丈量兩年之中循行四鄉分荒熟以更定斗則豁除坍沒公占月造魚鱗冊官民始免賠累

常熟于令宗堯到任年甫十九即能與利除弊先是收糧兌糧責成里民民不堪其累于令大集糧里誓于神力行官收官兌之法漕事不為民困自宗堯始此外循政尚多其歿也百姓號泣挽留葬之虞山南麓至今祀之

養兵歲費數百萬皆出自地丁非長久策

國初又大司寇元徵濟陽人以屯田之法內地兵民襍處倉卒難行若各省邊荒所在及時開墾以三年起課作餉為萬世利惜彼時未能舉行

崑山郭令文雄介休人因漕米加耗一事與推官乃爭至咯血而卒

嘉定令潘師質亦因邑蠹導衛弁為奸索加漕耗師質不應會民擊殞其為首者憲府檄詰師質自投秦淮河死而以書繫磨極言衛弁加耗之害百姓無不聞而感激

慕天顏在江蘇撫藩任內疏濬河白茆吳淞江孟瀆以興水利除蘇松常三郡荒糧二千三百五十餘頃康熙十七八年大旱

伊江筆錄下編

九 廣雅書局

出帑購米設廠給米分別蠲緩全活無算

魏相國裔介在吏垣時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康熙初年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之得旨停罷

康熙初年江西州縣經賊殘破後少宗伯姚締虞典試還奏該省遺賦二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完三萬其餘二百十餘萬雖敲骨吸髓必不能完請早蠲一日民得早免一日死疏上報可

寒松堂集載大司寇劉端敏公捷於官副憲時疏請得旨蠲免其疏有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

荒言極痛切或係劉姚同言一事亦未可定查存

順治年間欲嚴懲貪之典凡得贓十而以上者流徙塞北者為

令大司空朱之弼曰此令一出上司挾朝廷之禁以恫喝有司有司皆攫民財以媚上官將清官變為貪官小貪變為大貪康熙年間臨清倉米徵解本色為吏民累有請改折者不果少宰張鵬丹徒人撫東時疏再上始准

宋文恪德宜佐戶部時滇黔蜀叛軍需孔迫大司農議盡以江南歲輸充餉宋曰江鄉歲祲徵求不前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地酌撥江南免困

康熙十四年逆賊朱龍據延安府叛守土文武多棄城走舉人馬如龍率壯守山寨拒賊賊攻寨連次失利乃築長圍困之會平逆將軍兵至以弗得賊虛實未渡河如龍為前鋒與賊戰大敗之馬後官江西巡撫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順治初年四方盜賊竊據漕艘難行總河楊方興設方略十里寘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無阻又築張秋決口不避寒暑履食隄上乃得速竣

朱之錫浙江義烏人承楊方興之後在任十年復太行老隄治石香爐決口等務功著揚豫民間私為肖像立廟以朱大王稱之

靳文襄輔生財裕餉第一疏止未作禁游民以敦財源省妄費去冗食以裕利用真有體國經野之手段乃屯政一事悞用縣丞于宣等未免擾累事遂罷其開中河不特為漕運永遠之利且洒宿桃七邑之災當時正人如于成龍慕天顏且爭言不便可見任事之難

江北民田由前明設衛糧額較重軍荒十之六七定遠令諸葛昇墾田十議甚為剴切詳明亦未能行

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濟甯河道葉方恆曰苟不堅禦濁流入匪惟滕嶧為巨浸運道必至梗阻後張伯行亦曰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隄迨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幾成平陸乃始砌石接築攔截一如葉之所料微湖後經青龍岡等處漫溢淤沙灌入湖底漸高不能蓄水濟運應亟籌良法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康熙六十年河南馬家營衝決未堵明年凌汛再決署河督陳鵬年曰該處地勢低窪雖有引河不能暢行應分疏上下殺其悍怒於沁黃交匯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東南入正河隄工可成乃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為文以禱河沁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

嶧縣有湖墾荒地准貧民開墾勢家佔為己業又各屬瀕湖草廠地歲徵草束備工料累及民田充孟道僉事徐湛恩禁除之孫家集漫口後夏鎮南陽一帶連為巨浸總河張師載與運河道李清時共宿河干疏築並舉李首作東隄界出湖面又於湖口插北掘地深四五尺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俟湖水減至一丈則閉壩以蓄更遵葉方恆策于楊家壩重建廂座盛則啟洩府水微則閉板入湖著為永利

楊方伯護云

憲廟尋常召見時

天容甚霽俾臣下得盡啟沃忽一日宣召軍機大臣進見時覺天容與平時不同 諭云朕昨因一事輾轉不寐直至丑時方定朕思年老舉子候銓知縣精力衰頹安能整飭何不將此一班裁汰改用八旗筆帖式旂員既得疏通地方亦免貽誤豈非一舉兩得今卽繕旨交部並詢爾等以爲如何張文和奏云皇上天資聰明爲此事尙徹夜不眠況臣等識見短淺一時寔不能見到

憲廟諭云既如此你們再去想是日文和卽宿內閣次日入直較早諸臣未到又蒙 宣召文和進見

上問你們想了一晝夜究竟如何文和奏云以臣愚見知縣是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親民之官非做過百姓恐未能洞悉利弊

上沉吟良久云汝言有理 論文和再公同商酌少頃再奏迨軍機進見

上卽將改用筆帖式之旨停止惟恐年老舉子貽誤文和奏請先行驗看荷蒙

允准仰見

大聖人從諫如流而當時秉鈞者片言啟沃有同魚水不特爲寒峻疏通已也

靖海侯施煥父與弟皆爲鄭成功所害後平臺灣人謂煥必報仇煥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子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爲

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

詔撫納臺灣之議設郡縣亦從煥言

浙人皆言臺灣之役賴總督姚啟聖用間誅戮賊將施煥始得

成功施摺先到姚功不著見全謝山鮑培亭姚啟聖墓碑施煥實係獲姚之功

雷郡之東有洋田萬頃隄岸水閘爲海潮冲激日就圯壞陳瑄

常憂之及官巡撫遂請修築

仁廟下其議粵人皆稱便因鳩工興作海遂二邑皆蒙其利雷開外水鹹開內水清可以灌溉余閱兵時到雷親見始知前人立法之善名特侶塘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疏復

昌化浮糧陶令元瀉兩次涕泣詳請均未准次子正靖官御史

時疏言該邑地瘠賦繁民弗堪命仰蒙

純廟降旨減免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江南徵收錢糧一月三限截票法係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始設

糧戶完數已足則截票安家否則按數追比法簡而民稱便

常昭水利宜濬白茆之裡河至北港口導之使北歸徐六涇入

海建巨關以拒渾河則費省而功久

張太史甄陶福清人主講貴山書院品行端方有尹秀才耕莘

爲太史高第弟子安貧誦讀未嘗少懈太史病尹生日侍藥廬

且親送至閩近日書院內久無此風矣

馮鴻臚應榴云秋審上班之例定自

仁廟蓋是時

巡幸未歸

命皇子等代勾黃冊內情實之犯無免者

上以為失矜恤之旨見而嚴飭雍正年間以小九卿將來亦有
明勅之任併令隨同上班

列聖慎重民命再三推勘今之科道不諳定例深意常從重簽
商何能體仁君好生之心耶

熊光 於嘉慶九年入覲時軍務方竣

上詢及參贊德楞泰如何操守平常熊光奏云德楞泰見小臣

亦不能為之諱但從前海蘭察亦愛占便宜記得軍機大臣進
見時曾蒙

純皇帝諭及海蘭察能帶兵殺賊屢建大功是以畧其小節曲
賜保全今大功告成德楞泰亦著有勞績求

皇上仿照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純皇帝保全海蘭察之法保全德楞泰大小臣工無不同深感
激出力圖報仰窺

聖容似尚以所奏為然

乾隆甲寅夏浙江義烏縣奸民何世來等倡邪教謀反側有以
急變告者巡撫欲率師往勦署臬司李嗣請遣幹員署縣事李
率同前往過江未十日而禽首惡餘黨解散無事

齋圖官大倉州時蟲災齋同紳士捐米設廠煮粥賑濟男由東
門入女由西門入領粥後咸出中門俾免擁擠凡粥廠均可仿
行

汪忠增任南城副指揮至義學中宣講

聖諭實心任事乙亥丁繼母憂鄉民弔奠絡繹有劉三虎者素

為民害經汪盡法懲治愷切曉諭劉感悔生計稍裕叩奠時將
前事向眾泣述又汪不受民間猪羊祭奠豐台鄉民因以柏樹
蟠二獅來獻余前官京師未聞指揮中有如此得民心者

雍正年間有僧人明慧本在京師法會中熟于結納及出住西
湖聖因寺四處干求以書幣開白甘泉令龔鑑龔令杖其使而
遣之事漸流傳上聞有

旨飭令明慧還京錮之不許復出

陝西興平奸民誘塾童稱為教主挾以歛錢仇家告發邑令張
大其事欲邀功時盛方伯惇崇署陝臬篆請于督撫罪為首者
數人餘俱得釋方伯于弟兄之間甚為孝友亦其不可及處

熊光 先由內閣侍讀保送御史蒙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記名疊次出差未得引

見旋推陞刑部郎適阿文成總理刑部部中保奏阮道長葵生
以五品京堂用阿文成謂熊光云何不註銷御史與阮同保省
得又轉科道熊光以刑名素未學習且時方用重典力辭未就

是年得補山西道御史夏間隨往熱河因石峰堡回匪滋事軍
書旁午熊光屬草無悞奉

旨優敘時松相筠亦隨在熱河欲為熊光告知和珅將議敘扣
除請以京堂陞補熊光以事涉干求力辭不可嗣在科道十餘
年循資得小京堂荷蒙

兩朝恩遇不次超擢功名遲速有命東坡云臣雖無狀不敢以
他途進區區此心尚堪自信

阿文成總理刑部時因風聞部中秋審分別緩實有與外省私相通信者囑令留心察訪余對云無論此等事辦理秘密豈肯稍露端倪若訪查未確預設成見必至畸輕畸重況目下正用重典外省入寔者刑部改緩十無一二似不如聽其得信內外畫一每次轉免勾決多人如通信者別經發覺自可執法參辦無庸以風聞而存逆臆文成曰然又文成初管刑部以英相廉素失之刻意欲改正余對云記得英相初管時因辦案間有比舒文襄從輕者疊于嚴飭遂矯枉過正今中堂甫綜部務宜且循舊章是年秋審

純廟免勾者轉多于上屆文成總理時刑部未干嚴譴

余隨文成赴浙審理粵督富勒渾侵用關稅一案曹司農文植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姜司寇晟舒總憲常皆曰按例止應絞候商之文成文成亦將

照辦余謂富係文成族姪孫應從重擬恩出自

上仍擬斬決摺上蒙

恩改緩迨朝審時聞因文成從重定擬

施恩免勾可見大臣執法不可稍私而余讞獄求生苦心非文

成勇于從諫恐無補也

蕭山汪明府輝祖號龍莊因其嫡母王氏生母徐氏雙節蒙

旌推廣徵訪自順治至嘉慶年間于越中得烈婦郁氏共三百

六十餘人分爲五卷其有事蹟可紀者曰錄事無事可紀者曰

類敘同係汪氏曰述譜汪氏內有前明四人與汪姻誼者曰外姻得自續

至者曰續增名越女表貞錄因思一郡一縣中有能如龍莊之

用心不特足以闡幽並可備

國史志乘之采擇于世道人心甚有裨益

汪輝祖初在胡撫文伯署學慕其友駱炳文端方諳練汪嚴事

之駱恐其年少喜事告之曰署中事可結便結情節無大關係

若恃一己之明察絲毫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不盡此亦

名語

師曠曰天將雨雨草先生藕也江南水多之年藕花結莖較早

又鱖魚早年脊骨甚平水年脊骨高起此留心雨暘者不可不

知

伊犁將軍署內有孔雀二對松將軍以一對送鎮署喂養皆喪

其雌遺卵數枚有人傳法法亦見本草綱目以大母雞抱伏得小孔雀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二對余歸時見小者已能開屏矣偶閱本草綱目載鴨卵無雌

抱伏則以牛屎糞而出之今吳越人雞鴨雛有用火迫而出者

雖生意較遜而物理信不可曉

山楂銷積舊方甚多熱河至木蘭一帶山中有生山楂白色者

其功力甚大熊光前屢從欒陽時患痢月餘醫藥鮮效有人傳

授良方以此山楂代茶因覓服數日更衣時果下白積疾頓霍

然

化州橘紅粵東以充貢余因閱兵至化聞該牧云橘井久移大

堂下橘樹皆新種生者寥寥又聞州屬山中向產礫石故相傳

橘柚產化州可化痰但橘皮方書所載其功不專去痰況訪聞

入貢者皆省城舖家以柚皮製造何以入藥亦能濟用蓋本草

綱目辨橘柚性各不同故附記之

潘榕臯云團魚一具用蒜實其腹如法烹煮不用醋鹽以治鼓脹大小便並下脹疾頓消再用補藥調理此法係福建藍某告知曾醫數人神驗因思蒜通百竅而驚性利下故經驗也

順治年間錢糧數目報銷有案者元年鹽課所入銀共二十三萬有零七年鹽課銀七百八十五萬零八年丁田二項並襍稅鹽課銀二千一百二十萬零十七年共二千五百六十六萬零

因思

世祖甫定大業隨下詔首除前明所增三餉繼定賦役全書當時國用匱乏惟躬行儉約不于額賦外少加毫末所謂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張文貞詳悉查記者亦望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聖子神孫永師良法大臣居心固當如此

康熙年間三藩削平後詞臣曹禾疏請封禪發交眾議維時張文貞王書秉筆逕請停止勝于宋王曰遠矣

杜文端立德於順治初年任戶科給事中以開國規模宜崇尚經術而固結海內新附之心尤在寬郵民力使人皆樂業疏請開經筵端政本蠲荒稅禁加派當時科道如此真不負臺諫之職

李定國據衡州為亂時列巨象為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火器淬鋒以毒中者立斃護軍統領柯爾昆與參領西伯臣遇敵于隘象連尾而進柯曰象矢石可摧惟鼻稍脆吾等當協力射之西矢先發象躑躅悲鳴仍復前進柯後發直洞其鼻象負痛走

賊眾遂亂大軍繼進破之射鼻之說前此未聞然係至理又康熙年間義州佃甲有亡命走東都山紅螺山以圖自活者將軍訊勦除之命柯往柯力疾行次寧遠向監軍等曰寧遠為兩京要衝賊無一騎扼守何言狂逞耶若遽爾進勦恐濫及無辜于是偃旂表甲夜趨義州收捕佃甲詢係迫于所司侵漁入山自保並無他謀分別奏擬全活甚多武臣如此實不可及

貴州平定之初荒田諭墾不應王撫燕請減賦寬以六年疏云賦雖減重就輕田則易荒成熟于是黔民鼓舞爭赴以次開闢工部侍郎費茂公少時嘗以公事遠出忽聞父病篤單騎過返夜行灌莽中馬傷足僵臥費仰天號泣不移時馬起竟馳歸侍疾三日而父卒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鄭曉齋侍御向文貞曰事期于有濟何必功自己立名自己成予曰人臣皆當如此居心

儀真縣濱江田自

國初歷歲坍沒上中下八十六頃有奇康熙八年汪令時奏申請募方伯白于馬中丞列事入告得邀除免

各省災荒蠲免分數係

憲廟增定沾被甚廣雍正十三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漕項蘆課及學租雜租等項嗣後遇有恩詔俱詔各項入于蠲免之內

晏一齊中丞斯盛于皖藩任內請舉斬文襄溝田法變而通之以活數郡流散之民所叙長江以北淮泗以南大川小澗犁然

在日

程文恭景伊未遇時曾為人應詔陳言極論得失大邀

俞旨眾皆以馬周期許文恭更深自諱匿史卓峰觀察夢琦曾

語余云文恭外雖和平質樸每遇獨對于時事却據實敷陳

以此為當軸者所恆史與文恭同鄉殆非虛譽也

方維甸由閩督回籍終養未久有

旨以樞廷需人令奉母由水路進京方以母病殊難遠出又無

兄弟不能刻離覆奏而止讀禮未及一年適直東教匪滋事有

旨令往保定在任守制方以金革非尋常奪情可比奏願赴軍

營帶兵効力其直督缺懇另行

簡補仰荷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聖恩體恤仍准回籍守制此二節關係根本重大均不易及

阮福映驅逐阮光平子孫佔據安南後求封南越王孫中丞王

庭為請封越南王荷蒙

允准一字之倒內外畫然頗為簡重得體

粵東錢價視洋錢為增減嘉慶初年錢價居奇吉督慶知係洋

商所為押令十三行湊集番餅十萬發舖兌換錢價頓平十二

年余曾仿行亦有效驗而那督在粵因錢舖每于發餉時私擅

錢價定價出示禁止韶州兵丁藉端強兌又釀成巨案于此知

辦事之難近日京城及蘇州錢糧食各價俱由奸商把持民

間苦累官員束手無策方思劉吳知院官之說非善理財者不

能也

廣西鉛廠向供兩粵鼓鑄有餘乃管廠官吏任意透漏致東省

赴湖北買運點鉛又常愆期遲到余密札梧肇兩關將西省商

船赴東之鉛隨時稟報計不下數十萬斤隨札西藩嚴查東省

鼓鑄仍接濟無悞

余任督撫十年從無人在京探聽消息嘉慶八年有媒孽余得

受匣商陋規者密

旨交全撫軍嚴查余在房陵毫無所聞迨全撫軍查訊盡屬子

虛忽有人至余署中密告云全與余有隙將謀下石子知係宵

小奸計欲余與全互訐彼獲洩漏之罪余惟探聽之愆隨飭家

人嚴密關防毋許擅往撫署未幾接奉

廷寄知媒孽者已一一獲戾余隨將本籍舊業交江南督撫許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查海歷封圻潔白自矢可以仰對

聖明後有問余何以能鎮靜若此者余曰不特撫表無疚且君

不見丁謂之與寇萊公沈一貫之於郭正域乎

甯相國完我謝政家居嘗有荒莊之歎會其孫新祖知洛陽縣

既無所歸獻又稱貸累數千金歲以為常公始愕然曰吾十年

宰相不足支爾數年縣令遂令罷歸洛陽為中州美缺新祖若

非濫用亦賢令也

康熙甲寅秋賊自饒發突犯休寧叛弁以城降郡城倉卒無禦

權徽府鄔守歛縣孫令從數騎趨江宜請援抵蕪湖遇巴額兩

將軍孫叩頭請罪力言微人無叛志二將軍叱之孫曰數年芻

餉皆民供給城未陷二日前民猶供賦如常探懷出催科紅簿

為左驗將軍意解帶兵赴徽復郡城郡民賴孫調護未戮一人
嗣旣撫檄勘失城狀郡人為孫訟寃者數萬並代補帑以紓官
累孫得泐洗仍治縣事

宣黃蓮買之川省

國初川廣未平時價踴貴計額征歲所供連不下萬金民大累
邑紳孫給諫上書當事入告孫旋歿部復岩延施閏章時在刑
曹晨夕經營始得改徵每斤銀四兩著為令

傅平令朱坤先秉鐸蕭山戊寅夏兩縣大水朱上書太守請將
西江塘改築石塘修復龕山長山龍口諸閘縣令如其言格不
行秋大雨沒禾府始開長山閘洩水縣僅以安庚寅秋大風潮
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邑人歎息朱言未早用朱後官山左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聚

亦得民情

朱垣官濟陽令時有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巧死緣巧是日早
起以紅白粉授婦作粥巧食粥腹痛嘔死翁媪等遂來證婦毒
夫死朱以巧所嘔者食狗不死又以銀匕入驗巧喉中無毒再
四詰詢周與巧嚮夕有無房事婦曰有又問巧早起何事婦曰
飲水三器始知巧死于陰淫寒疾寃獄頓白周後為巧守節終
身又他縣有獄三十餘年交朱驗驗得腦骨紫血傷見方寸眾
曰得情朱熟視之曰非也此傷處滌可去眾曰傷久入骨何能
滌朱呼水刷之骨白無滌或曰錄無此法朱曰傷者紫色中重
外輕若量漸減然此反是腐血汚耳因知折獄勿掉輕心
乙亥秋江省因搜查邪教毘陵廟宇經該府會營往查廟中為

搜羅一空適有牽涉穹窿山道士者吳縣令朱樹基稟上游不
派營兵僅帶二役前往查詢詳明將道士保釋無所擾累此一
節可取

安徽士子應省試者向俱紆道當塗錄科徐姓于金陵捐大厦
一區為學使行署並籌及歲修經費公私稱便

湖州筆客張瑞符年過五旬並未生育有相士李姓曾相其無
子忽一日與遇塗李曰爾當生子矣張詰之曰今見爾陰陽紋
滿面以此斷之未幾果然因有人詢張行何善事張曰只記得
的有二事一弟早亡遺孤係我撫養長大廿餘年間凡弟舊有
主顧已與我交易我仍歸還與姪又家有治爛喉方甚效我傳
諸眾以期利濟云云此二事雖屬尋常然即可見其存心忠厚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聚

乾隆年間有一武職大臣在熱河召對

上諭及園中涼爽于避暑二字為稱某奏云外間湫隘囂塵熱
更勝于京師所以眾人說此地是

皇上避暑山莊奴才等熱河頗寓諷諫至意

嘉慶二年

太上皇將秋審冊交

今上先定緩實並令和坤福長安帮閱九月兩間房途次軍機
隨

今上進見

聖意以擬緩未當面加訓飭再令軍機大臣帮閱查秋審例內
凡命案因姦盜起衅者鮮入緩決乃和坤不知均列入緩

先與理論繼以婉勸不聽和珅遂定各人分看書名呈進次日
上于乾清宮東煖閣召見軍機將和珅所擬緩四起概駁改情
實此外有熊光擬緩者一起係叔無子姪向借貸未給遂揚言
叔身後家財皆伊物叔氣忿自縊未免輕生尙可從緩又一起
係戴相衢亨所擬情節相仿但係姪借寡孀之財熊光以叔孀
情節稍異告戴戴質之和和從戴言入緩及見時

上諭云叔可生子寡孀豈能生育汝所擬可以照緩戴所擬仍
應改實又

諭男子年過六十亦難生育汝止言叔能生育未將叔年僅四
十餘詳晰載明亦欠周密令即添繕轉呈

太上皇一無更改熊光之千慮一得幸蒙鑒察仰見

本朝家法慎重民命知

今上未親政前于庶獄已洞若觀火矣

周茂源官處州太守有大賈覆舟漁父獲其贏告太守太守封

識付司庫逾年賈來驗還之賈持雙犀獻不受漁父亦却其酬

太守固廉而漁父尤爲難得

蔣永修先官應山令

國初山寇突起雲夢孝感皆陷蔣念請兵恐爲累民因親率民

守孤城卒以無事嗣授給事中浙江大帥疏爭文武相見禮蔣

抗疏言不宜開藩鎮驕縱之漸

章廟命至南海子面詢蔣從容啟奏深合

聖意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青龍岡壩工堵合後因引河去路不暢壩前水勢驟長夜間岌
岌難保該管河北道朱岐在壩救護屢欲身殉河陝道張有年
係朱門生苦勸朱回壩後草棚內暫息不避艱險駐壩代催夫
料以致走掃落水淹斃匪特因公捐軀其平日師生誼篤亦近
時所罕有

予隨阿文成堵築雖工漫口將次合龍時東壩忽游墊出水無
幾眾皆駭愕予向守備莊剛曰誰能搶住必稟明中堂破格保
擢莊即躍立墊掃之上兵夫見將弁已赴險且可跼脚遂紛紛
搬料立時鑿填出水數尺不數日合龍後文成將莊剛奏陞都
司並賞花翎可見大工等非賞罰誰肯用命而賞罰不公亦無
由收效也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六部稿案歸書吏收管吏俱紹與人缺又私相頂替高下在手
故有老吏抱案眠及堂不訛司司不訛吏之諺惟虞京兆鳴球
在吏部熟悉舊案吏不敢舞弊至軍機處向無書吏檔案汗牛
充棟檢查維艱馬京兆環在章京行走時各分年月凡遇行圍
回京仍按年月歸入馬記性又勝人每需查案問之馬一查便
得予直軍機時仿照而行近聞散漫無稽且常遺佚矣

熊光已丑曾登中正榜出德大宗伯保之門宗伯待門生情意
最摯今冢宰英煦齋垂髫時即與余往來甚密嘉慶十年熊光
述職到京煦齋入禮闈未見見其生慈太夫人問熊光有何言
語囑咐煦齋對云老師一生受人挫抑是以世兄青年即承
恩眷世兄現承

恩眷不可忘老師之受人挫抑太夫人又問軍機處情形對云
軍機職重贊襄不能不並觀兼聽但此時人情詐偽百出勿聽
一面之詞遽生喜愠余出京未久煦齋仍不免誤受人慫恿與
劉長沙齟齬致少頓蹶余由伊江回京煦齋已復官少農其太
夫人猶時述熊光言為訓誠那釋堂制軍亦在書館時即與余
交密其筮仕後余每晤見無不以祖德母節勸其兢兢善守也
浦撫霖由楚南調閩懼閩中有事商之于余余曰惟有一塵不
染即或代人受過身家可保浦曰然詎伊夫人不聽慘罹重典
余放外任有問余何太自苦者余曰昔高允言不肯負翟黑子
余亦恐負浦蒼霖耳

王倫之亂擊獲賊黨范偉解京審訊據供該犯原勸王倫直趨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濟孟焚搶糧艘時淮南漫口流民載道由濟而南散粟糾聚可
得數十萬人王倫不聽負嵎殲斃又教匪胡名遠供起事時該
犯亦勸黨夥棄舍家眷沿途不攜婦女紛投搶掠散給窮民兵
東則西兵西則東以疲士卒而添羽翼黨夥不聽以致就禽云
云大抵賊匪之起必有一二奸人為之謀主幸

天佑我

國家其計未行所以嘉慶十年熊光有文官不擾累閭閻武職

不廢弛營伍自然無事之奏否則民不聊生一旦宵小竊發雖

高迎祥檻車解京而闖獻竟覆明祚匹夫匹婦一能勝子吁可

畏哉

予官京師時愛植花卉迨放直藩聞各署供設之花皆天津縣

承值遂禁止斷絕在豫督防駐西坪聞倭督聽人慫恿蓄養活
魚村中各池塘之魚遂打撈一空甚矣封圻大吏不可有所嗜
好也

婚宜訪女之有無姆教嫁宜擇婿之能否讀書再參以家世斷
不可論財附勢汪謹堂協揆夫人予祖姨母家白華總管夫人
余表姑母二公皆窮秀才時查氏選作東床可稱有識又吾鄉
俗多拘忌凡女命屬羊者往往艱于配合以致捏改年歲就余
所知者家樹屏少宰夫人即係未年生年踰周甲子即菘圃尙
書有何缺陷而靡靡者尙徇流俗之見耶

國初時村民尙未知剃頭定制貿易者遂至縣喊訴該村眾將
叛縣令詢悉緣由將肩販者留署款以酒飯連夜傳集城中剃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頭者多人帶往該村剗切曉諭無論老少長幼俱代為薙去長
髮留辮並將動手毆傷之人酌帶至縣次日集訊訊明鬥毆前
情復詰詢肩販者告叛何據肩販者仍據概不薙髮為詞隨令
當堂看視肩販者尙稱此必聞信補葺因派人帶往該村遍行
覆看肩販者始啞口無辭而回遂堂斷以村民不應擅毆外人
致傷將動手者予以薄懲肩販之人告虛本當反坐姑念衅起
村民且已被傷從寬免罪而散保全一村愚民為數不少

乾隆初年張廣泗問擬大辟後

上定計置之重典論有敢為廣泗緩頰者當一并正法舉朝遂
畏懼緘默獨奉師寬時以小翰林在上書房行走謂廣泗有功
其才可用似應量加矜宥書諸片紙遂至上達

上震怒將廣泗與奉一併綁赴市曹令監刑者以廣泗究應正法與否覆訊之奉堅執前詞不改

上心動雖廣泗仍行予決而奉得寬免後復擢用侍郎嘉慶初年晉贈太子太師銜

錢侍郎樾字徽堂在上書房行走有某

皇子叱辱語達麟寤過當時麟已任參知侍郎以

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而改後侍郎視學江西途次遇有學藝處眷船炬赫逾分曾附摺陳奏毫無顧忌

永甯令李清傑在縣安行保甲嚴拿盜賊毫不擾民為豫省牧令之僅見者

伊江筆錄下編

廣雅書局

番禺陳宗穎初校

丹徒吳佑曾覆校

伊江筆錄下編終

宛平劉家立再覆校

春泉舅丈在居渠陽久遊
澹泊喜寧靜好讀書不自
昂藏胸襟瀟灑其涯溪未易窺
申仲春以所著聞見錄示閱乃述其
生平所歷之境與所聞之言既不同
乎干寶搜神又迥別於黃州談

李序

筆之以傳信也間有因事立論皆諷
在之言有益名教更有表揚節孝慶
惜性命之文讀之不厭三復其立品
守身高潔醇正亦可窺見一斑吳鼎
適奉使琉球瀕行時聯述梗概如此
墨莊甥婿李鼎元拜書



自序

余自六歲從 母讀四子書九歲隨 父任赴
吳十歲始就傅十五歲 父解組遂荒業十九
歲又隨任赴越即經理家政自是無暇息肩而
前此所讀經書強半遺忘兼之素性魯鈍且多
疾苦又不好學以故更鮮知識今年逾杖家徒
慚老大閒居日久病漸散去偶憶生平聞見隨
筆錄出藉以消遣事取真切言戒妄誕其文之
疎陋字之魚魯皆不自知積久成帙鄉劬姪春

自序

關人都見而樂之閱年手鈔一册欲質名賢余
曰吾幼既不學老甘廢棄於世為贅人於家為
冗丁豈復以無足重輕之言求文身之具乎姪
曰叔於聞見中寓警惕諷勸之旨若秘而不宣
是不屑與世證可否並使後之子孫昧吾叔不
學而能之美將謂有所蹈襲而啟其猜疑之心
不自勉力而阻其好學之志矣余聞之汗顏自
述數語以冠其首嘉慶庚申三月既望渠陽劉
壽眉春泉氏識於京邸迎暉軒



春泉問見錄卷一

渠陽劉壽眉春泉氏撰

一則

鐘稚時夏月向晚隨母納涼後院見黑影如人高約三尺自中堂冉冉而來至院之後門而沒隨告母母曰黑影人形門未啟而杳鬼也言未已隣有哭聲母曰噫汝從姊殆矣緣姊出痘甚危哭聲似嬌少頃從兄來假道由後門市祥方知所見魂魄也

聞見錄

卷一

二則

余幼同仲姊讀書嘉蔭軒與住屋隔一墻姊適歸余獨坐無聊忽見一高髻婦人自中堂出院下墻由前院角門而去雖未睹面背影若老人素衣整潔不知為誰方疑慮聞姊來告所見彼掩面急走余從後追問不答至母所始曰弟見鬼母叩知情狀曰汝祖母也緣是軒向停柩安葬未久耳

三則

先大人云一日歸晚由後院角門至臥室路經廳廊月台台高數級是夜月明如晝見一人立台上仰面望月問之不應近之亦不動覺冷氣逼人細看衣土布道服面色灰白眉目低垂狀似廟中裝塑小鬼駭極奔歸呼僕秉燭往視已渺

四則

余家自高曾以來控制閩浙西蜀兼三撫楚北相繼數十年宅第甲於一邑鄉人呼之曰劉府

聞見錄

卷一

二則

一日炊烟不透中有梗塞王父令巧役陳名仲金者視之彼先以稱錘引繩探試內若積絮即操其於寒處鑿入甫透一孔突有毛物衝出順手擊中其膊噉然一聲火光如猷石鼠竄而逸眾疑以貓王父曰狐也逾旬餘有鄉人策蹇踵門往來窺探闖入疑而問之曰延劉府陳仲金思無其人叱之使去鄉人愁容可掬曰如不延去吾媳無救闖人叩其故但云陳能醫媳病耳窮思良久遍問同人有曰陳三名仲金乃

巧役與百工居府後未聞能醫姑導與見鄉人道故陳曰我能巧非巫得勿謬乎曰非也媳病旬餘自言非君不可陳曰異哉汝媳何以知吾名鄉人曰媳病類瘋狂或謂邪祟附體病發卽自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劉府陳仲金以故誠請幸勿他却陳曰果爾須降魔捉妖吾何能堅辭不去鄉人哀之長跪泣求衆曰姑往之不效無妨也陳不得已惟怯偕行抵村口鄉人請先往婦適病作自語如前候醫者絡繹於途望見

聞見錄

卷一

三

鄉人迎問曰陳來乎曰來矣卽奔告曰陳仲金請至矣婦聞之默然少頃頓醒陳至請視疾家人曰客來病忽若失鄉人喜出望外具肴酒款留經宿厚酬而返同人訝其妄誕異日探之果安而終不解其故 王父聞之曰得非前日所擊之狐乎陳遂悟自詡其功焉此余八歲聞老僕所言陳本無驅狐術而狐耳名驚避蓋奪魄在前狡獪斂跡也

五則

老僕李進功性剛直善拳勇一夕值宿廳側三更後聞廊下水聲砰砰似有人移動水具窺窺窺視一婦偃偻搖斂因思內外嚴肅深夜絕無婦女出入心知非鬼卽狐恃胆啟扉意將捕捉而女已掩人隨閉戶屢固曰爾欲何爲獨不知老李乃鉄漢請嘗吾拳聞笑聲在室嗤嗤不休暗中摸索或左或右燃燈四照杳無影響坐待良久目稍合燈已滅急敲火覓燈已失故處欲喚同人恐驚內室因默坐以觀其變雞唱笑止

聞見錄

卷一

四

天明遍視無異告諸同事相約持械守夜伺之數夕竟無形跡

六則

從兄雲從好勇胆壯聞奇異必探尋之一日同人遊郊外天忽冥黑雷電大作同人奔歸各不相顧兄落後雨暴風狂遂避古寺雨霽已暮隔城不得歸寺僧托鉢遠出孤寂無聊夜靜月明一人蹀躞聞樓上人語細聽似賭飲聲念必遊人之先我而來者躡足登樓瞥見三人共酌居

中面南不辨惟頭大如斗頸細如瓜蒂面東者頭長二尺許貌亦不辨面西者頭小而銳而廣僅二寸直生一目炯炯有光飲方酣似不知有鏡之者兄情至面南人後以指摘其頸曰若等纖細何以承此大頭語未竟三人急起各吼一聲闐然散去雖不畏懼亦覺心忙意亂不知從何而出飲具並涉備備下樓急覓歸路抵城候啟而入尋同人告其所見相與驚愕嘗曰彼時如持又大頭已斷究不知為何怪也

聞見錄

卷一

五

又吾家隣東城根院墻去城僅尋餘南北幾半里名曰夾道路既僻遠向暮絕少行人兄深夜醉歸經其處面前黑氣障隔無路兄素負氣恃胆直衝而前亦無他異回顧一人壁立頭過于墻上下通白仰視其面不甚了惟帽高數尺心知為鬼俗云顯道無常必居其一遇之不利然既相值似不可失銳氣近執其裾鬼漸縮小如常人叩之不應奮拳擊之如築虛壁相持良久方覺不支鬼探懷出一物相授殊類白鏹隨受

而懷之陰念鬼有買路之說諒非惡意手前鬆已渺矣而懷物如故抵家取視石也因笑曰吾素不受人侮今為鬼所擲揄矣

七則

余家自始祖四傳至高祖分旂漢兩籍坐墓在治東豐台鎮葬左者為旂右為漢昭穆井井高曾顯貴有年墓前碑記華表碣石翁仲分布排列老栢虬松森叢彌望置家奴朱姓世世守之一日高祖墓前有洞深邃朱見而詫異疑為獲

聞見錄

卷一

六

窟狐穴遂畚土壅塞翌日往視洞開如故再填再啟莫可如何早暮持械守伺了無所見值暑雨初霽時方日晡復往巡緝見供几上盤旋巨蛇身粗如斗昂頭西向背視莫辨惟見口張若吞吐鱗甲映日點點光明炯燦奪目狀又同蟒朱駭極趨告其子子素強悍糾約鄉人計將火攻苦無其具隨各束柴蕪火持向稍稍蠕動似不甚畏懼者及火觸其尾方倏然飛下急若掣雷竄入洞中追之不及次日復塞其穴自此無

異究不知爲蛇爲蟒或存或亡逾年忽有烏鴉
千百集樹兩日而去樹遂漸枯家亦漸替又左
右石碑高約兩尋廣逾五尺下承最屬插筭處
自能起落以左右高下驗旂漢子弟之科甲官
階起則吉落必有故屢爲龜鑑質之術家皆不
可解乾隆甲戌先大人選吳松余親見之

八則

余外家曹氏乃豐潤望族宅第宏濶名桃花嶺
如心亭者皆廳堂別號強半空閒有狐居焉一

聞見錄

卷一

七

日外王母偶至廳後飛瓦中額並無所傷受驚
退步遂致大病病初愈悶無可釋命醫者說聞
書時值暑月當午引箸憩於桃花嶺彼倚杖登
床坦腹揮扇意頗適忽有以麪果納其口者食
之甚甘甫下嚙又納一枚心爲主人之賜必小
兒女作劇故不置意食竟弗繼隨曰吾正饑爾
故何濟又納如前再索再納則猫矢也因大怒
惡聲相加遂有人按其四體以鉄筋擊其額初
猶詬詈筋隨聲下痛極哀懇聲達內室僕人趨

視醫者仰卧若縛頭面傷腫血淚交流急扶起
叩之良久始言其故方知初爲狐戲後干狐怒
耳

又舅氏名舉字志方好黃老術每日按時趺坐
調息久覺功進廳固多狐舅恃道力嘗默坐其
中初無所異遂謂邪自避正一夕坐久覺身下
掀動始若居舟繼若乘雲冉冉而起瞑目不顧
默念飛升者必同此情狀竊喜有得不覺頭觸
仰塵轉念曰勢將衝屋而出得母有傷頭額心

聞見錄

卷十

八

語未竟身已墜落幸未跌損急呼僕照視了無
所異知爲狐弄雖坐功不輟移居他處矣

九則

先大人屢困場屋雍正十年壬子秋闈後卽旋
里嗣同 母歸寧蓋恐不售而先去也揭曉伊
適益覺情緒傍徨屆期早酌同試姻好曾名克
讓者在坐因日報捷約在今夕兄當高列魯曰
學業久荒恐負雅望若足下敏而好學同人推
重竊餘唾掇芹領薦者比比昨讀場藝非解卽

魁之作舅氏從旁哂曰二公學問文章皆可獲高第以愚觀之先魯後劉亦無不可先大人聞之初不介意少頃捷報魯中副車同人蜂擁而去先大人獨坐無聊心殊鬱悶壁間粘有陰騭文素所持誦因再讀之酒酣心醉枕易假寐忽見皂衣人執心紅喜揭登門械相向大書劉某中式第三十八名驚喜而寤方知爲夢益覺悶悶會舅氏歸見此情狀詢曰欲博科第須下苦功歲月方長功到何愁不得足下今後當

聞見錄

卷十一

九

記吾言若魯者誠爲有志之士雖獲半榜較勝落第先大人聞之方悟前語譏刺胷臆焚烈忍不與較卽接浙命駕入辭之頃見吾母曰今科又落孫山無顏久處然適有夢兆異日必中三十八名遂書一紙授母母信手粘志門後次日薄暮抵郭徘徊不前恐遇親故報於相對也天冥始入城望見門外粘喜報心謂此必仲叔山年太史遷觀察也及入門王父母皆就寢因曰汝何來遲闔邑官長親故相賀款燕

兩日勞憊故早就榻憶汝將來已令人掃除矣先大人未解所謂痴立凝思王父曰汝與同曾連芳副榜豈尚未知耶同曾者乃山年公之長子也於是變疑爲喜辭歸已舍弟兄子姪咸來稱賀遂連几歡飲漏四下始各就寢甫欲交曉因思中何名次遂秉燭啟扉見報帖大書三十八名一如夢境次早遣告吾母曰欲知名次臨行粘門後者卽是也又是科先大人入闈之日夜夢仰卧一榻頭向盆火爰威甚烈醒

聞見錄

卷十一

十

後不可詳解及閱同門卷見房首趙名青藜字燃乙始悟

十則

老奴李錦住本邑橋頭村村僅數家門閭相望一日下值歸家時方盛暑日當亭午忽見陰雲四起頃刻天黑如墨雷聲轟轟電光上下大雨將至正苦蓋間一垂髻女子奔至身披赭禪自言隣女避雨殊不相識倉卒間無暇詰問惟覺雷電在屋脊女驚懼依俛時時以禪蒙首少頃

兩丸飛入前緣後赤洞若火大似盃繞屋盤旋
女卽奔去兩丸隨之轉瞬間霹靂一聲心胆皆
碎雨大如注片時晴霽念必有異信步尋跡見
道旁枳棘中赭衣在焉又數武一壁虎革囊高
懸樹上長幾三尺鄉人咸集相與驚愕迨後一
人見赭禪曰此吾婦分魂所污者方悟妖藉穢
物避雷雷迫入棘中去其汚而擊之其兩丸繞
屋殆龍雷變化逐妖神之愛人明矣否則迅怒
一震玉石俱焚可不惕哉

聞見錄

卷一

十一

余家素善琴內外皆習之仲姑尤篤好歸寧時
值炎夏當門納涼踞竹榻置琴於膝而鼓之藉
以忘暑雷雨將作風來頗爽手揮目送情意暢
適少頃雨驟風狂雷電轟擊欸有一物飛至榻
下穿戶而出霹靂一聲榻卽翻覆覺體輕似葉
地軟如棉身旣無傷琴猶在抱驚定始覺因曰
迅雷風烈必變聖人且然戒懼稍疎幾遭不測

十二

吾鄉某庄忘其名夏月田間忽墜一雷神狀與
繪像無異初見者皆驚避三日不去遠近集觀
身多穢氣鄉人爲之張蓋設蘸掬水洗拭冀其
中舉神曰吾染汚致墜須隣村某秀才爲我一
拂藉其正氣始能升起爾輩無益也鄉人遵卽
延至畧爲澆洗神曰衆急遠避吾將去矣良久
聞雷霆一震趨視已渺所謂正人者平昔寡言
笑不苟且別無他長並忘其姓名

十三

聞見錄

卷一

十二

先大人宰崑山公廨未間暫僦民舍殊覺湫隘
後樓五楹上下扃鍵欲並假以俟居眷東人曰
樓有狐不可以處 先大人笑曰狐僑寓乎鳩
居乎吾暫假數夕諒當相讓遂令啟戶糞除眷
至而居之漏三下將息燭就寢聞有登樓者聲
似衣簑履屐初謂下人有所稟白轉念天未雨
門未啟必有異也姑靜俟以觀其變少頃聲在
樓中作漫步狀隨見簾幙一角牽起燈光透出
虛無形迹問之不應簾卽放下轉瞬又啟如是

者三 先大人曰吾宰土官賃居民舍爾輩何得相擾况爾欲肖人是知人貴而欲爲之既欲爲人則不當擾人今據人之屋使人畏懼不敢與爭情同于盜而甚于盜此真人面獸心爾如有知速當悔過否則甘爲異類徒肖人形矣語竟寂然 先大人嘗曰是狐可教勝于冥頑之人

十四

先大人仕江蘇每奉差於江之南北一日肩輿

聞見錄

卷一

車

抵江岸乘便民船渡江將至瓜州口風起船側橋前之短桿名八尺墜落江中跟役惶懼莫可如何一役名吳興者自言善泅欲入水求之衆曰大江滾滾一望靡涯何不惜命乃爾吳笑曰入水可七晝夜諒此不過片時何不可之有衆以爲妄吳不顧卸衣脫履猛身躍人隨波而下久之不起衆曰殆矣正疑慮間遙望江面一點黑逆流而來移時漸近見三點黑一長兩圓初不知何物少頃始見吳左手托桿右手持石水

及其胸如履平地抵舟棄石授桿而上衆皆驚喜因問其來遲之故曰吾隨波至金山下已得桿會大魚過水底通赤余急避山脚石縫處見一魚鱗大如箕片片有光高約數尋長不可測半炊時始見其尾畧一擺動洶濤擊石震碎心膈待去久始出是以遲耳又問右手何故持石曰左手既重右手空則反側難行持平之意也衆曰人識水性今始廣見魚大吞舟今始廣聞

十五

聞見錄

卷一

西

先大人在淮徐賑恤時見村落荒涼民舍空寂投止處強半無主之屋多致忍饑而卧一夜甫滅燭見青燐或聚或散相繼不絕計無可避亦聽之忽見兩僕跪榻前云奉老主命遣回里水旱迢遙求給引照問其故曰病有家書否曰無默念公出旬餘日兩人素無病卽因他故遣歸豈無關白事涉可疑姑應之曰夜深矣來早付汝兩僕叩謝而出醒知爲夢細思情景反側不寐天明就道半途得書內云兩僕同日病故適

遇便舟附觀北上方知夢境界真遂書引照發
印焚之並念青燐心殊憫惻因捐俸募瘞白骨

十六

先大人宦吳松時因公假寓張姓空宅跟役無
投止處遂宿於廳廳有木櫬甚巨中設四格四
役攀援上下分宿夜夢正酣初若有人排擠意
爲同伴相戲嗣聞最上格云此我所居爾輩何
得踞佔竊謂夢語未幾上格一役翻然傾跌二
格繼之既覺有異且聽之甚悉隨起而出底格

聞見錄

卷一

五

僅聞之了了相與燭照二役頭破臂傷各言夢
中被人推落閤人聞鬧驚起親見情狀次早詢
之東人曰是橫向祀木主昨移他處想爲家堂
所嫉也南人多信鬼四役聞之口張目瞪廢寢
忘餐會一役有小過先大人曰今之爲官殃
民者較鬼尤甚爾何獨畏鬼不畏官吾將繫汝
櫬中役崩角稽首面無人色令人絕倒

十七

又此廳五楹中三楹虛殿爲先大人理事之

所左一楹乃辦公處右一楹余所居也廳之後
門貼地磚一角未穩出入者踏之輒響聲似擊
缶一夕余甫出房門即聞磚聲初不經意忽見
廳後一人倚門露半臂瑩白如玉竊疑後近內
室雖暑月絕無袒裼之人叩之不應趨視已渺
蓋宅第久空故多怪異也

十八

又幕友陸連猗蘇郡人性豪邁目力最短相對
去三尺不辨眉目然耳力頗聰雖不若殷師聞

聞見錄

卷一

六

螳勤如牛鬪一矢外人語聽之了了素持無鬼
論聞前二事皆置不信一日薄暮獨步廳中見
東隅一人壁立不辨誰何久之弗去意爲已僕
隨令烹茗數呼不應近視之衣月白衫修髯朱
履旣知非僕心已抱歉默念似周同事隨俯身
揖之曰視短致誤開罪開罪及起對虛無人焉
初猶以爲人之戲已細思昧於目不昧於耳何
未聞履聲其人即渺痴立良久愴惶返舍同人
見其色變叩之曰無他吾爲阮瞻所愚矣衆心

知遇鬼相對而哂異日酒後始述顛末

十九

乾隆己卯秋 先大人攝南匯篆督理海塘一
夕風雨暴作海潮陡漲塘身潰掘洶湧奔湧城
外民舍漂沒殆盡城內平地水深數尺次日水
退見海岸一龜大逾車輪數人昇入城識者曰
非龜乃鼉也足如蒲筴各具五爪着地似無力
目黑有光人以及相向頭即縮淫淫淚出有曰
不必殺則頭伸如審顧狀殊有知識因憐而縱

聞見錄

卷一

七

之會潮至鼓盪而去

二十

庚辰子月余隨 先大人阻風京口有嵯商王
恪存者素昧生平倚樓獨望若有所伺向晚投
刺敦請相接恭謹歡如故交案頭一帙書 先
大人名諱殊不可解叩之曰夜夢出彼火中遂
筆記之清晨臨眺適符夢境故相延一晤耳因
贈一律云新河闢下漫停舟京口連朝阻石尤
自分才慚公幹賦何來夢入仲宣樓品如孤鶴

盤雲路情似長江擁水流醉酒不堪說離別幾
時重過得同遊蓋誌奇遇云耳

二十一

浙之台屬半皆環山帶海 先大人宰寧海因
公赴郡半途地名朱魯山高十里其顛平坦兩
旁多旅店往來者皆投宿焉余隨行落後次夕
抵此店樓五楹前臨路後靠山時方暮春雨細
風輕余開窗獨坐對山把酒意頗適半夜雨霽
甫欲就枕忽風來如吼少頃聞樓後半山中聲

聞見錄

卷一

八

如擊柝巨而且長每一鳴窗皆震動凡三五鳴
漸小漸遠以意度之物似巨喙長頸究不知為
何天明人人傳說相與驚異叩之本處老人皆
以為創聞

二十二

又一日行抵海口甫欲渡榜人曰姑少待大風
即至矣余不之信遙望遠山雲起如炊烟片時
四合波濤隨風而來中有一物昂頭出海面水
分成溝急同星隕身似巨蛇頭有冠如雞轉瞬

旁抵對山直飛而上水亦從之初如練掛漸高漸廣雲雨之氣迷不可見少頃渡抵對岸山水急注輿夫不能舉步俟之又久余始扶肩而上欄路一物寸白寸黑若儀杖中之甘蔗棍粗與長稍殺焉方欲拾取倏然竄去始知爲蛇從役曰此名五段毒最大嚙人立斃余遂不敢步行乘輿及半山天晴路燥又盤折數層始至嶺顛行人皆憩足茶亭老僧見而問曰山下遇雨乎余曰何以知之曰吾適俯視半山中雲氣重厚

聞見錄

卷十

九

來者皆白足是以知其蓋山高雲雨從其下境非親歷弗解也隨告以渡海所見曰非龍卽蛟然頭上有冠似又可疑未敢臆斷姑俟識者

二十三

寧邑產鹽鉄私販者雖禁不革余初至時已深秋每見遠山有光如電意謂南方節氣常煖十月聞雷不足怪也迨至隆冬亦然並有如星者點點連布又有如蛇者上下數條或續或斷忽近忽遠天陰月晦更覺分明心疑世傳神燈佛

火諒卽此狀轉念如星如蛇者或然如電者未必然也靜觀凝思果爲電則上下大小急漫無定向無方體此則明于一處或二三處無上下大小急漫之別非電明矣然究不知爲何其如星如蛇者皆當闕疑會因事赴亭旁鎮路皆嶽崎幽僻大雪終朝迷途不識盤折向暮又登一山下臨海險惡異常山名鬼叫坑海名健跳汎路狹而陡又爲雪沒輿夫四五步卽滑跌汗喘余遂扶掖以行約四五里天已冥黑猿啼虎嘯

聞見錄

卷十

十

草木皆兵徬徨四顧見遠山電光同前叩輿夫曰此烹鉄者蓋爐火抽掣光有掩着又見星火點點直布而下約有百計復問之曰此販鹽者結夥夜行恐官捕耳其鹽盛兩竹羅取松脂貯鉄盃中燃置鹽上肩挑登山焰不畏風用以照路言未已遠有火如蛇數處俱起又詢之曰此燒山者因草盛恐藏毒物每冬令草枯隨風縱火吹引綿連隨山之高下低窪故遠望有斷續長短耳問答間遂忘其苦亥刻抵鎮外之古寺

止焉汗透重裘饑渴殆不可言飯後就榻此身
幾非已有酣夢既醒追思聞見始破前疑次早
同老僧閒步殿閣樸素渾堅閒空之所皆蓋藏
並農具廿餘僧衆僅一二能啖經咒者餘俱採
樵操作勤儉過於田家最後依山長房數楹厨
亦在焉光潔可鑿竈近窗啟窗對山上泉下澗
水聲潺潺以半竹接泉水蜿蜒而來設石盆懸
隔窗外盆旁有孔洩汚貯新凡洗滌皆在是卽
釜內需水亦以半竹引入無藉瓢杓蓄洩亦同

聞見錄

卷一

幸

石盆不設貯水具取用不竭便而且潔莫過于
此方悟唐荆川厨邊引澗寧須汲之句寺無隣
里外有村落皆在山坳之間遙望如畫門前阡
陌相連長溪一道溪水清淺澄石如城雉
以代橋其深濶處設獨木橋廣不盈尺曲折幾
里許下承木架對面來者一足懸立架端側身
相讓創見爲之胆寒有雁數百休止溪邊飲啄
自如馴不畏人初以爲鵝迨飛去始知爲雁水
中間有草亭內設磨碓皆藉水力發機自能轉

動寧邑多童山此則茂產松竹山禽野獸無所
不有獨少狼虎真仙境也歸來飯罷問老僧生
計曰寺田二百畝歲三獲食有所餘易錢市布
帛陶冶外此樵採耕種而來歷年積藏足備饑
荒然山田漑泉雖旱歲亦獲半若鹽鉄之利乃
窮民冒法而爲苟有恒產弗屑也余聞之如身
在桃源惜不能終老于斯耳

二十四

寧邑四面環山其至童至高名長洋嶺路砌頑

聞見錄

卷一

幸

石陡而且滑時方溽暑余肩輿到此人夫喘汗
如牛吼遂棄輿登蹊露頂暴赤日旣無障蓋並
少庇蔭爰威焦渴幾不可耐仰望山路匪遙極
力竭蹶及至盡處乃一折也前路懸掛如疋練
日映石光明灼奪目顧而畏之輿夫曰上有半
山亭可以憩足無可如何勉力再登至則亭渺
而路掛如前因讓之輿夫曰吾固言半山亭今
半山之半也心知爲指梅之意一笑而罷不得
已坐輿中少息片時且乘且步路旁澗聲活活

思飲以解煩然可望而不可及既及之苦無汲具又不能探掬相對垂涎如逢麴蘖數假途人竟皆烏有見水中浸破陶器可容一勺從役攝衣求之以代瓢凡數十飲始覺心肺清涼從人傳飲一遍美如甘露因思天下無棄物不用者瓦礫用之如拱璧故仍置水中以待後之用者隨步盡一折見遠山雲起少頃風來日掩爰氣頓減凡四盤折甫抵半山亭停歇良久行過兩折赤日斜映回首下顧雲氣濃厚茫茫如大海

聞見錄

卷一

十一

波盪未幾雷聲轟轟電光隱隱不知如何滂沛也又登三折始至嶺顛計九折三十里矣飯後下山路同前而步步涼爽緣日西墜山障不見俯視山下歷歷分明迥非前狀晚宿山麓就枕卽寐閱日返途甫登兩折雲生足下始則或濃或淡既則咫尺如墨陰氣着體衣履盡濕歛然風來雲立如壁對面平視不甚高厚雨從中落點點可看急登數十步則身在雲雨雷電之上是從上下左右視之究不知雷龍形狀未幾雨

霽忽見蛟螭半灣環於山水之間粗可兩尋輿夫不前蓋亦莫指之意余曰北人見此遠在天
上今幸對面何可錯過遂步入其中嗅有磺味
出而返顧仍如前焉凡人少見多怪余親歷故
並記之

二十五

又一山忘其名距城數里一日忽崩高廣僅數丈懸露半山遙望中有一亭設石几紹棟袁生素好探竒攀援而上見亭几乃就山鑿成几上

聞見錄

卷一

十一

列四盃一盃皆陶器光潔似常用者制不甚古資色粗犇輕若帛胎遂懷而下半途墜身無恙而器已碎僅存一盃寶同拱璧理殊難解其書齋又置一木屏中立西洋人高尺餘余初以爲繪細看鬚髮眉目事事生動形透木背袁生云因解木爲盤偶得于棄版中滇南石多有山川草木人物樓閣之狀感鍾靈秀氣而成今木亦然實所罕見並前盃可稱雙寶

二十六

寧邑王生忘其名素不齒於鄉黨一日病故復蘇自言兩皂勾至城隍廟同羈廊下者甚夥舊識之儲生在焉相隔咫尺不許通語如縣官拘犯候質者然良久聞升堂聲遂起傳進發落甚捷少頃傳呼已名並儲某隨入見堂坐者不類塑像執役森列屏息儀容嚴肅因與儲同跪墀下神云儲某壽終應留王某惡跡雖多尚有壽且釋之兩皂即攜下行甚速甫至門外一推而醒惜未與儲別耳家人疑其誑探之儲家果同日而死矣王生從此改行爲善逢人縷述無隱後領鄉薦不知其終

聞見錄

卷一

素

二十七

庚寅暮春余自浙回寧因候潮泊舟寧波城外臨河有酒食店署曰望京樓時將雨殊覺枯寂遂下舟登樓沽飲凭窗四眺陰雲冥黑少頃風起波生電光與水相映意有巨雷語未竟轟然一震盞盂翻擡雨傾如注片時晴霽潮至解舟行又數里見岸上叢集多人傳言雷震一男子

余往觀之其人年可兩旬袒裼伏卧髮焦卷背有紅暈如塗硃一老姬坐守哭之甚哀據云止此一子賴以耕作存活平昔極孝鄉人相與嘆惜理所不解或謂雷擊前生何以勸今世抑或

二十八

宗叔進爵居松郡書齋小院有桂樹兩株白晝晴朗枝葉忽濕潤少時重垂點點滴滴如雨墜焉他木不然識者曰木泣非祥兆時余主其家

聞見錄

卷一

素

二十九

親見之後亦無異或云狐所爲也
梅道士蘇郡人居許墅關文昌閣雍正末年撫軍某召問長生術因挾貴不答怒而幽之時方盛暑道士露處七日不食飲近山劉中軍見而異之緩頰得釋遂定爲生死交乾隆八年先大人權是關耳名往晤一見即歡洽道士囑與近山聯譜爲昆仲十九年余親見之貌若老栢蒼松雙眸炯炯有光室無神像經典架書充棟

工詩畫善風鑑決人禍福如見然不輕談自言年七十有六廿九年隲先大人赴浙任便道又見之貌如故叩其年仍以前對烹茗代酒煮麪爲餌出落花詩十首先大人卽席和之臨別依依問以未來事曰足下一生清有餘福不足此去諸凡皆吉七年後當復相見吾老矣恐不及待耳三十六年北歸訪之尸解已旬日矣其言皆驗道士之年齒家世深自隱諱相傳爲周順昌之子未知然否

聞見錄

卷十

老

三十

錢生昭臨松郡人與長蘆巖商司會計同鄉葉雅亭瞿浩若主其家葉乃余師故常往還一日清晨余三人同坐書齋錢持白鏹二事置几上將有所需適客至錢遂出欸片時錢來取白物僅存其一遍尋不得是時僮僕未至吾輩未離不知何以失去主人雖不疑客無以自明相與詫異而散閱數日共酌是齋見仰塵漸濕如錢初以爲鼠溺少頃濕暈大如盤若有物墜壓其

上者佇視間昏破物落蓋所失之白鏹也前疑雖解後疑繼之主人曰殆狐戲耳未幾商人緣事查產錢亦落業狐豈先知而揶揄之耶然對主反璧狐情可感

三十一

松郡唐生忘其名聰慧好學夏月居樓讀書一夕對月凝思忽一女子自空而降宮粧華麗光艷絕倫生驚疑以仙女曰子勿恐因有夙緣故就而了之方欲致詰秋波一轉不禁魂銷遂同

聞見錄

卷一

庚

燕好自此無夜不來枕席間詢其姓氏女曰實告子我狐也生貪美忘懼因曰卿旣爲仙何以塵緣不了曰此夙債須酬弗由自主又曰卿能幻化古今之麗人甚多可一一肖之乎曰可由是日化一形各盡其態凡天下名山大川攝遊殆遍珍羞異味攜餌難名樓戶扇鍵禁與家人通聞問偶有私窺者瓦礫飛下如雨百計驅遣不效居年餘生雞骨支床僅存一息女至則精神頓作殊不自解一日女曰緣盡矣請從此別

遂飄然而去生僵卧兩日家人不聞聲息冒死登樓見其狀咸謂無救其兄固善醫投以丹砂補劑數月漸痊細叩之自言如左

三十二

浙有錢顧二生交若陳雷相距數百里彼此懸榻以待兩人牛馬走三年不面音問並梗互相懸想一日錢抵顧家相見雖歡其容有蹙先是顧有女美慧絕倫父母鍾愛備至苛於擇婿婚嫁遂遲女抑鬱病故不忍即葬停柩于室夜出

聞見錄

卷一

非

為厲親友勸令速瘞及瘞後作祟如故故女之所居無敢窺者遂扃之錢與顧乃通家內外無避忌錢至未見女詢問始悉錢曰吾自幼看其長成端重知禮何致死後為厲果爾吾將以理責之今夕即榻其室以覲其變顧阻之再四不聽相與啟關而入見床幃奩几事事皆備且整潔若有居之者顧相陪惴惴殊不自安錢辭令歸寢果有異當與聞也顧不得已而去錢閉戶秉燭以待之顧暗令家人偵伺三更向盡錢勞

頓登床倚枕甫欲交睫聞啟戶聲凝眸佇視一女子冉冉而至去床咫尺貌雖婉好不類顧女假寐以俟女停立良久燈炯炯欲滅陰氣豎人毛髮錢不可耐因曰汝顧女乎吾與汝父交同骨肉汝視余猶叔素知汝賢淑明閨訓既不能生博父母歡死復作祟以危父母不孝莫大於是吾與汝義同叔姪嫌別男女瓜李之戒豈竟昧昧可聽吾言速歸陰府毋混陽世以貽譏笑女初聽身漸縮語竟身暴長細看非女獐獐可

聞見錄

卷一

非

畏錢掣劍起逐鬼即却遁循門而出錢力猛步急頭觸門楹負痛踣地家人聞聲奔救門扃甚固開間啟扉而出額上墳起如盤數年不輟鬼從此絕

春泉聞見錄卷二

渠陽劉壽眉春

三十三

丁酉午月余遷居崇文門外手帕街舊陳之
日奴子高發於仰廳中見軟草二團狀若雀巢
旁堆雞骨異而去之當晚頭痛如裂老僕疑為
邪祟具酒祭祝即愈是夜寂無聲息四雞皆驚
去其頭次日薄暮見一物潔白如雪大過於雞
自廳廊突出竄至墻角而沒秋闈後余為友人

聞見錄

卷二

招去候榜家人坐待捷音夜半見一白衣人自
左廂出繞院漫步仍回故處廊下坐杌一足未
穩無故自動着地有聲咸謂非鬼即狐互相驚
愕余聞之戒弗置怪後竟一無所見

三十四

余同祖大兄少穆嫂牛氏乃本邑廩貢生觀符
公女兒從舅氏宦黔未幾舅故兄支身遠客囊
澁路遙抑鬱致病繼舅而歿音問梗塞家人不
知也一日薄暮嫂忽自言曰汝尚安泰乎少穆

因舅故愁悶而死靈輅將歸速作計較所遺孤
寡何以生為可憐可憐子女在旁聞而驚異奔
告於媼媼悉嫂父口吻哀祝良久曰吾去矣吾
乃牛某也片時嫂醒茫不自知越數日凶信至
一如所言嫂父邑之名士其英靈不泯又何怪
焉

三十五

某甲浙人以善歌留都貧不能娶老而無子識
者憐之會有售婢者眾歛金償值而贈之婢固

聞見錄

卷二

十一

少艾白髮紅顏不安於室隣有針工乙某與甲
同鄉出入其家婢遂通焉久而甲知忍於中謀
諸友設言他往計將掩捕甲甫出乙即入相與
趨至婢慌懼匿乙於夾壁中搜獲送官男女俯
首無辭遂科通姦罪以婢之去留問甲曰某牛
生落拓垂老始獲一妾去之則失人種細思小
不忍亂大謀非計也願蠲小恥以重嗣息侃侃
而談一何可笑又貴官某文章字學世所推重
年已七十矣而廣置姬妾遂有私其門人者為

子掩執稟命怒送有司務成讞以快忿既而中
悔告有司曰幸推薄而姑勿深論遣之而已事
同一轍情別去留貴賤之相去直不百步耳

三十六

吾鄉某甲父子餓屋而居負販而活一日父死
甲以兩篋承一扉停尸於上出募凶器央乙守
伺乙轉邀二瞽唱曲並具肴酒蓋藉以相伴之
意三更向盡冷風颯颯燈火熒熒心殊惶怯忽
見尸動驚喊奔逃二瞽欲出急不辨尸遂各倚

聞見錄

卷二

七

壁戰慄恐尸近身以絃為兵向空輪舞叫嚎而
靈床響無休歇愈急愈喊力盡聲啞隣人聞救
見尸伏于地篋搖扉動不知何故蓋篋有遺骨
犬探食囊頭苦不得出耳二瞽僵立無息兩手
持絃狀若木塑灌救良久始蘇所謂驚殞千里
草木皆兵二瞽之情可憐可笑

三十七

杭州清波門外地廣草茂牧馬者朝縱暮收率
以為常駐兵張純一冒雨而往求馬不得遂阻

城外無可投止見路旁有厝柩舍啟門而入對
棺揖曰今夜雨阻冒昧假宿幸勿見怪屋故卑
隘張蹲居棺上少頃棺內震動心知屍變即起
立兩手扣樑聳身貼伏而棺蓋已自掀落尸起
循門而去自念不如走避復恐相值莫若居俟
然力乏防墜用馬繮束身於樑計亦良得四更
後雨霽月明俯視了了未幾尸回高僅四尺腹
鼓如牛目灼灼有光塞門而入自眠棺中方幸
不為所窺而尸已仰見復起探捉不及兩足左

聞見錄

卷二

八

右立棺上踴身欲攫相去幾微三躍三墜張已
胆碎會販魚者相屬於道張喊救尸乃仆天亦
將曉眾集驚愕釋縛扶歸異日尸親聞知遂火
化焉

三十八

浙之台屬多山田畝以坵計農家夙有木桶形
如斛倒置無底大谷兩石名曰稻桶凡刈禾麥
就坵間把向桶中拌打粒盡歸桶盈則以竹籬
肩去運籬入倉頗稱省便然每於收刈之初具

雞酒於田畔致祭禮同報賽意奉五通必誠必敬俗習然也如不祭或祭不誠敬則已桶終虧彼桶常盈蓋五通挹彼注此以示罰也又海下捕魚者就海灘晒為齋各有疆界至晚按界收取無慮虧短嘗有先時而晒者不知為誰則必五通之物人或代為翻撥遂棄而不取人取之亦不為崇兩事余皆親見何其明於農而重其罰昧於漁而厚其施殆亦愛惡之偏歟

三十九

聞見錄

卷二

五

吾鄉芮太史名永肩字鉄崖居京之崇文門外草廠頭條衚衕其第左為住屋右為小圃後樓五楹有狐居焉常局如棄遂相安宅故太史岳家物太史以憂歸里屋主售於李太史名中簡字蘭猗李太史素不信怪發局糞除堆置器皿遂有祝融之災倉卒移居兵馬司後街狐亦隨往雖不甚作祟時附老嫗語嗣遷宣武門左撫臨會館狐亦隨之越歲喬明府購火基復起二舍左為喬居右賃於章主政狐附嫗時時與主

政談初頗驚異習久為常主政禮之甚恭叩以未來事輒中又兩年喬章相繼遷太守宅又他售不知若何芮李兩太史皆余至戚喬章兩太守亦契好故知之甚悉

四十

胡朗峰天津人居京之包頭張兒衚衕一日清晨隣人見一老翁冠服整潔策蹇而來踵胡門扣之隨有啟扉迎入者少頃出付脚資又返身合扉隣人訝其過早且不識應門之人正猜疑

聞見錄

卷二

六

間胡僕出因問曰客何來曰無隣曰適一老翁乘驢來扣門入復出與驢價何言無僕曰某方起何有人來互相詫異朗峰聞之曰吾家素有狐殆相依而復至耳

四十一

閻姓昆季甲乙晉之平遙人父故析產皆不中資甲勤儉居積遂稱小裕乙游惰蕩廢盡甲妻無所出妾生一子頗聰慧七歲失怙乙利其產計將殺之而未能也故時時存問陽為愛惜兩

母深幸不疑也。一日出門遊戲為乙引去赴近村
臨路店市熟麪與食暗置鴆毒子畏熟停箸少
頃麪色變適店主過而驚異乙偽為不知店主
棄而易之犬食所棄立斃乙反以置毒誣之然
內歉未敢恃強經勸而散路過大橋擠溺之隱
身左右以觀其變會有唱鳳陽歌者見而拯救
乙亟出認稱謝負歸紆道至關聖廟前井邊又
倒下之時已昏暮幸無生理遙見籠燭而來者
仍伏俟之其人甫及聞井中喊救聲迫遂糾隣

聞見錄

卷二

七

人以綆縋搗衣杵垂下令其騎坐援引而出殊
無所苦紛拏間乙復出認如前狀負之而去距
家里許默念子不死無產而有禍隨縛其手足
捐喉與腎遂以致斃歸謂其嫂曰余素言勿令
子能出今死於路幸余嘗見負回否則葬犬腹
矣鄰家驚愕乙亦怨痛魚出市樽將速殮以滅
迹乙甫出子即蘇備述死狀且言下井時有
以手承之者貌若廟中所塑馬夫並囑其喊救
扶掖而出兩母切齒恨不食肉寢皮乙歸見子

活驚懼結舌遂鳴官拘訊百口不承乙叔即縣
隸曲為周全故得忍刑狡飾會邑令去官案懸
未結此至好郝徠峰銓次時為余緬述徠峰故
同里知之甚悉

四十二

郝徠峰世居平邑達蒲村其尊人敬齋先生端
謹誠篤友于兄弟善與人交有名賢風對之如
入廊廟不修敬而自敬司北城指揮余佐理八
載主賓如一日乾隆壬寅三月杪染時疾八日

聞見錄

卷二

八

而卒方其彌留之際神志不亂乞假文內訛一
字即指易之整冠帶端坐而逝非素有定力何
以能此余代書家訃專力賁往未至之前一日
有故舊梁某遇先生于西門外一車兩馬駛迅
而來見梁下車歡然道故梁曰君任京職何能
旋里對曰幸得量移緩德歸來一省耳梁故館
于本村段氏段亦郝戚分袂抵館告以途遇之
狀轉疑長途跋涉何以輕騎減從如此次早相
與往謁而門庭寂然及晤先生兄備言之茫不

可解正詫異間凶信至方悟所遇者魂魄也人
生聰明正直歿而為神理當然耳吾於敬齋先
生信之矣行狀中徠峰會敘入質之戴紫垣太
史恐涉怪誕刈去之梁段二人常說項故知者
甚廣

四十三

先大人仕吳松時解餉北上行抵直境夜宿逆
旅忽見一老人衣土色道服貌若劇中所扮土
地狀屍隨童子十數輩闖塞盈室老人曰此皆

聞見錄

卷二

九

君家子弟理當攜去方欲致詰老人不顧而出
視童子白皙可愛驚疑而醒始知為夢昧爽前
發餉車數十輛魚貫而進行不里許路旁一農
人荷耜而言曰車中所載得非餉鞘乎從人應
之曰然曰有數乎曰寧得無數曰然則路所遺
者非數中之物乎從人驚愕下車而翹邊白鏹
狼籍於道相率跟尋竟獲十九檢車中一鞘啟
內存其所獲適足其數回顧農人已渺矣
先大人以手加額曰神其佑我乎眾不知解以

夢告之

四十四

天津王楚南名棟十二歲入邑庠有神童名貌
韶秀性溫和工書善畫對之如飲醇醪先大
人以長姊妻之姊幼聰慧七歲能詩以讀書為
性命賢孝慈善頗稱宜家一日姊夢關聖降臨
曰汝家有大厄宜速避惕然而醒反復思之殊
不可解閱三日姊丈飲友家半夜未歸倚枕假
寐見一偉人冠服通黑塞門而入自言吾竊神

聞見錄

卷二

十

也汝家刻有祝融之災念汝正直故來指示速
將奩櫃移置西北隅可免語畢即去情頗匆促
方驚疑間聞舍後聲如爆竹隨啟扉往視右廂
中火光已透急返身喊救並如神囑倉猝移置
時老嫗以一奩將去不及理會少頃延及隨徒
手避于對門叔家回顧已屋無救矣天明火熄
一無所存惟見一處高聳如塔不知為何家人
撥燼視之即奩櫃也內外毫無所損止少一奩
因問老嫗始言初欲携赴他所甫出門一偉男

子喝曰何往速置櫃下驚懼返身置之遂求之仍獲完璧細叩其狀一如所見姊嘗曰神極佑善其不佑者殆無善可佑也

四十五

先大人司由閣權務時於瓜步村外見旋風自地飛轉直冲霄漢橫廣數圍遙望中若有物移時漸遠及抵一村叢聚多人夥言怪事因下輿查詢始知一碌礮自空墜於民舍斷樑而下軋地深尺許蓋即旋風中物也眾聞之惑始解

聞見錄

卷二

七

四十六

給諫某任巡城差勤於吏治會有報盜者親詣勘驗畢詢失主曰家幾男子對曰父子之外別無冗丁畜狗乎曰未曰汝既無僮僕墻罕室淺易于來盜又不畜狗無怪盜入不驚與其失物報官何若畜狗守戶對曰小人父子傭作所獲養家且不足何能養狗竊謂上有巡城大人中有司坊老爺下有番捕多役如此嚴密大可不夜不閉戶以故不養狗給諫聞之不言而去小

人利辯充口而出然招之使來令人絕倒

四十七

甲某宛平故家世居西直門外父母早故兄妹相依妹善居積以脂粉資生息小裕年既長高自位置問字者咸不當意會有秋曹主政失偶耳名欲續央媒言之兄妹皆樂從于歸有日妹謂兄曰余數年積蓄盡在人手非自責不償遂隻身入城三日不歸而親迎在門兄慌急不敢以告姑款留而待之日夕無耗不得已假言探

聞見錄

卷二

三

親或羞澁愆期將往尋之主政無何綵輿空返甲探訪既窮絕無影響主政鳴官拘甲訊問始吐其實遂責令跟尋逾月不獲先是甲有舊戚居內城貨香燭為業家無男子惟孀婦與僕經紀女故時相往還資財咸任之而兄不知也是日女往索孀婦故延之女焦急齟齬適婦私其僕語侵其短婦恨謀殺之瘞于花池甲固疑妹在婦家屢問不承官責日嚴懊悶欲死惟求押役姑緩役睹景狀代為體察遂向婦隣叩女來

去隣談不知加以威嚇始言見女來未見女去
又言是日聞角口聲半夜聞掘地聲而已押役
曰事有端倪須用武脫不得有隣証非私構也
遂直入曰人在汝家強辯有故余當搜之婦與
僕皆氣阻因見花池土浮掘之無跡婦盛氣而
對甲欲去役曰止再尋之至厨室見一陶釜覆
棹下啟釜土墳起去土見屍蓋婦聞訪緝急支
解而移之也執送一訊而服時值維夏凡四十
餘日有司往驗女色如生余在指揮幕親辦此

聞見錄

卷二

幸

案緣非美談故闕其姓名

四十八

京師有操業致富者卽以業名如米祝醬李香
閔靴朱之類不可勝數市僧王二業漁故名魚
王以餘資購南柳巷魏二破屋數椽修整漁利
工已垂成左廂未就掘地見人脚駭而報官勘
驗一赤身男子皮肉乾枯白頭至肩刀傷二十
餘處歷歷可辨王固不知拘訊魏二云係別業
賃與人居破壞出售半載餘矣委不知情歷訊

住者層層跟問殊少端倪然人命至重非道路
被殺泛常緝內可止惟鞫魏二居廂之人有伊
族弟魏二住數夕卽移去及詰其弟云同寓人
不倫不倫若何曰一少婦與兄善質之魏二曰
伊與王二相識其妻扈氏因夫他出借居數日
隨亦遷去初言琉璃廠又言柴廠王二家拘訊
王二曰伊與其夫王二肩輿王二他去妻來一
宿不知何往是魏二容留婦女言詞閃爍情有
可疑但屍不知名王二夫婦無踪難以懸擬適

聞見錄

卷二

幸

緝扈氏毫無影響會捕役遇兩人倚門私語隱
約似言此案近之不言隨向查問其人驚鼠
闖而入卽扈氏居也綰鎖到官訊係山東扈大
之女幼被王二拐逃來京遂爲夫婦商同賣姦
有山東王二並柴廠居住之王二與其夫王二
同事肩輿魏二因山東王二引與姦好故假其
屋上年四月其夫晚歸魏二邀同王二飲於隔
壁不知如何殺害掩埋禁勿聲張魏二畏事售
屋王二避去女無所歸再醮謝姓時因盤問鼠

竄者即其後夫也若此係魏二謀殺故老情無証百口不承隨設法關打山東王三解部質訊魏二始服分別抵法

四十九

丙戌七月六日余僑寓浙之寧邑蘭若煥然樓居洞開南北窻方憑眺間見風色自北來其聲如雷轉盼兩火入窻而去風亦隨至樓搖撼將傾瓦飛如蝶雨注如瀑急無避處惟強制驚心聽天由命寺前有鐘樓高數仞風吹旋轉轟

聞見錄

卷十

五

然倒塌合圍老柏連根掀拔南門外演武廳面對躍龍山山與城高相等水漲入城深二三尺一片汹濤演武廳浸沒不見自未至酉凡三時風雨始歇驚魂未定而人聲水聲四面鼎沸終夜不絕次日水落演武廳坍塌壓斃二人此真拔木搖山非常災異四鄉尤甚嗣聞白喬庄有五石水窰被風吹去四十里外安穩無恙蕭山海亭寧紹咸被水患質之士人俱稱罕見或言起蛟然余親見兩丸飛去蓋龍風乎事未可知

也

五十

先大人攝南邑元旦與同官謁廟一人匍匐拜寃其聲急迫訊之曰小人捕魚為業與同事某交善十月間某過訪隨赴市行沽及歸舟見妻被調戲本欲鳴官友人勸解恕其初次未久某職亡復來與妻寢處遂被小人掩執即擬送究眾友攔阻勸恕其再迫于情面含忍而罷昨晚除夕小人自外歸不意某公然姦宿毫無顧忌

聞見錄

卷十

五

情實難甘况事不過三五犯不懲人將議我是以呼訴先大人笑曰今日元旦佳節最宜和氣爾可看吾薄面並恕其三如四犯當為爾治之其人忸怩起曰本無再恕之理今蒙開導勉從鈞諭耳同官聞之一時傾倒

五十一

浙之台俗鄉間婦女多有裙而不袴者每屆四月八日羣赴蘭若進香手捻念珠口誦南無膺喃不休名為乞福即問答問亦不稍輟然所言

率皆公苛姑嚴女長媳短之詞已屬可笑吾鄉
土語以不知道為摸不着 先大人宰寧時值
廟內婦女轟鬧問老僕曰若多婦女究竟着
袴與否應之曰摸不着更覺粲然

五十二

郝敬齋任北城指揮境內時有淹斃之案敬齋
素信佛祈禳無效欲牒於城隍屬余執筆余不
能文又不可辭勉擬一疏曰竊照古今設官分
職首重教養舉凡撫恤懲勸之道無在非有司

聞見錄

卷二

七

之責夫陰陽無二理官之治民由神之治鬼故
民與民仇而繩之以法官任之鬼與鬼仇而繩
之以法神任之人無與鬼仇者而鬼常與人仇
官不能治必聽命于神焉今者北城境內地安
門外地安橋宣武門外之响閘往往淹斃人命
正月死於响閘者又三人矣雖云水性柔弱民
習玩而害生在夏月或然若秋暮以及春初水
之冷猶火之烈其畏一也或云一朝失足一旦
輕生何獨適至於此而他皆不然則鬼魅之說

信有之矣有謂弔祭不至孤魂無依又謂佛有
祈禳之法亦嘗于中元設壇誦經施食超度而
卒無所驗豈弔祭醮禳皆不足恃歟蓋鬼之奢
願難酬怙惡不悛也若是既不可以德化必當
以法懲且鬼與人仇人死為鬼作祟如環胡所
底止光天化日之下何能聽此鬼魅而害我生
民哉指揮任司民命深愧厥職而見此無辜情
實堪憫茲特敬告於城隍神明之前幸祈垂佑
除鬼魅而活生民彰陰法而德陽世諒洞照所

聞見錄

卷二

八

及當不以指揮之言為多事也

五十三

陳瑞字南塘靖江名下士也與余居處四年一
夕言其嗣君患瘟疫伊赴酌歸晚聞兒呻吟心
殊懊悶舒帶解衣欲就寢帶懸錢囊遂纏結作
團向床拋去聞啾啾之聲繞闔不歇當門痴立
駭不之解少頃移足覺有物穿扉而出是夜患
者一汗而愈始悟錢囊適中瘟鬼余曰鬼無形
聲殆狐也南塘誠篤寡言笑其說非妄然狐以

一擊而避勝於小人遠矣

五十四

晉人某甲家不中資性喜遊蕩父母督責過嚴遂逃去妻少子幼父母思之不置遍訪無踪逾十年無耗亦已絕念一日忽返喜出望外自言遠遊於秦飄流無定資斧不給行乞而歸父母老邁止此一子憐而安之夫妻相見草草數語家事門徑似不甚悉意謂久別初歸鬱鬱之狀遂不之怪逾年生一子長子已十有三歲矣一

聞見錄

卷上

九

日有偉男子抵門僕從裘馬甚都昂然直入見翁媪匍匐痛哭自言久違膝下不孝罪無可道幸從軍立功授千總職紆道省親翁媪聞之駭異結舌其妻私窺雖面潤髯修言動頗似究不敢遽認甲哭畢細叩家事翁媪驚定而言曰汝真吾子耶吾現有子何相混也甲痴立良久奔入內室執妻詳問始知有乙冒甲故急尋乙已縊於廁中卽伊平昔博友因貌似又悉甲事故假冒耳紛挐間翁媪相繼自經甲驚駭無措遂

鳴於官詳述顛末官不能決証之間里細鞠其妻始言當乙假冒時心雖疑而翁媪信故隱忍以從親意耳因令甲葬屍妻聽去留甲以不貞並幼子遣之此木商張某所言余曰魚目混珠為不識珠者言事須隱忍為理所當忍言彼婦之忍殆巧于自為而終至喪名失節嗚呼

五十五

李某行五忘其名晉之臨汾人于京都正陽門外設紬緞店店固多狐李事之維謹一日李赴

聞見錄

卷上

十

楚責逋狐至其家見李父曰京都洪興緞店李五兄君之何人曰余之子也狐曰與若為善友稔知尊居有閒室欲暫假棲止未奉父命敬以相懇翁見其衣冠修潔年可六十以來恭順謙雅因曰子在楚未關白然既與之遊遠辱吾廬暫憇驥足何不可之有狐曰眷口在後先請示而相依耳翁曰諾狐遂揖去隨除舍俟之翌日狐至登堂叩謝翁曰祇候已久未知何日光臨曰已作人幕賓矣翁驚愕良久心知其異未敢

再詰姑安之未幾子歸翁告以故李曰誠有之
兒之狐友也言次狐至稱謝曰吾與兄有夙緣
以女妻兄子故遠涉相就幸勿見却李畏而首
肯是夕即行合卺禮李子年甫及冠頗聰慧自
是如痴迄今數年人皆不見惟李喬梓見之余
久聞其事未之深信適晤李某同事武名士寬
者言之確鑿惜未記李之名

五十六

正定府署多狐鬼守是郡者咸知之近晤單方

聞見錄

卷七

七

伯名功擢之嗣君言方伯曾任郡守解裝之夕
聞內外奔走騰逐之聲初以爲犬閤日復然迨
後燈燭無故移動壁間時現人形每至三更向
盡几有聲如彈椅有聲如坐履聲振衣聲相繼
不絕及滅燭就寢聲必效之一夕風作院中聲
如播穀燭之乃尺餘梁指隨風旋轉三五相繼
兩端擊地也次日廊廡積沙處有禽魚花鳥之
圖各極其態及至廳事仰見積筭之顛露折書
梯而取之即末筭內所貯之羣芳譜緘封未啟

不知何以攝取種種怪異不可枚舉幸不擾人
究不知爲狐爲鬼余曰狐鬼姑無論風雅可人
其不爲祟者殆畏方伯歟

五十七

單君又言其表兄家多鬼人皆知之主人深自
隱諱售第後叩其有無怪異始言其書室三楹
殊不可居改作之祟如故一日薄暮于廳事見
一婦人逕入夾道從後視之頭髻衣裙光艷整
潔不類下人疑爲客又無僕從並少關白因尾
之故作噉聲婦回首相對面色灰白五官僅存
其形方知爲鬼其他不可勝述云

五十八

宛平中堂王文靖公之孫名翼曾余之姑丈其
家祠建于繩匠衚衕姑丈守之院之西南隅飼
一馬壬子除夕前一日寢後馬頻嘶聲有恐怖
狀未幾繞院旋走似有驅之者移時方歇少頃
復然穴窺窺之了無所見昧爽往視馬繫東南
隅棧可如故次日元旦賀歲畢方欲少憩窗外

爆竹一聲燃及于紙正驚異間香爐爆聲復作
灰潑盈几始悟狐崇遷居隔院乃已

五十九

僕言伊友之甥牛求仁與前母兄近仁業一技
兄稍過之為弟所忌陵母逐去近仁無生計棄
技為吏年滿授縣尉大憲喜其技每稱之近仁
之名遂大噪復以技買利未幾獲罪戍邊藉技
得不死而求仁以兄無歸理直以死目之獨擁
厚資日計盈細骨肉至戚一毛不拔刻薄寡恩

聞見錄

卷十

十一

置譏笑於不問伊母弟貧設酒市夫伺客婦當
爐求仁裘馬過之若弗知為舅者一日舅病劇
夫妻扶掖踵門求助戒僕屏之不得入觀者塞
巷咸為不平無奈給青蚨五百含忍而去是夜
夫婦氣壅俱卒求仁深幸焉求仁無子亡友遺
孤撫之從已姓及有子即去之近仁戍久釋回
仍業技於隔巷恐問者混淆懸額以別之而求
仁恐兄之妨已陰毀之復納虛職居然衣蟒掛
珠誇耀間里詣事顯貴結歡奴隸似父義兒逢

人說項施施之態識者羞之而求仁以為榮且
別于其兄故出必車馬僕從不屑與同道伍每
於慶弔時炫裝以往初面者延為上賓叩以官
階甲第忸怩嚙嚙狀類口吃有怪其傲慢者訝
其不倫者咸為避去而識者呼為小牛余聞之
不禁浩然長嘆因悟孟氏幾希存去之言大可
畏也故記之

六十

堂兄少穆長女適同邑曹士麒家素溫飽翁喜

聞見錄

卷十一

十二

遊戲家遂落夫故遺三孤齒俱幼不數年蕩然
一空長子大保甫及冠一身勤作賴以存活余
習聞之未識其人伊因事入都察言觀色真孝
子也伊幼失怙不讀書居僻鄉無所見聞日與
庸愚草野為伍而言動類故家子不為習俗所
染一難也留心書筭竭力耕田不事嬉遊二難
也暇時負販跋涉獲利歸母毫無私蓄三難也
督兩弟各事其事勤獎惰罰不傷手足之情啟
其畏敬愛慕之心四難也晨省皆定進甘奉旨

愉色婉容務得母歡五難也有此五難無絲毫
勉強掩著豈匹夫之所能歟余與其母四十五
年不面歸里相見叩其于狀所言如左語云入
孝出弟敬養色事無所不竭其力非空資之美
乎噫世之未學者吾不暇責而願已學者師之

六十一

堂兄少穆次女九歲失怙余欲嗣為女因隨

父任在浙不果辛卯歲余抵京知女已字余姊

丈王名棟之次子廷琦為室與余叔姪而甥舅

聞見錄

卷二

素

焉心竊喜之年十九出閨琴瑟薦好逾歲姊丈
故于闐長甥謀食山左家計日窘余宗叔名煦
任順天教授廷琦就業兩載遂入泮方幸克紹
箕裘詎意一疾長逝是夜女自經以殉家人驚
救得甦余以繼子侍姑勸勉之女曰叔休矣獨
不憶我祖母乎祖父故遺父叔俱幼稚祖母撫
孤成立以延宗嗣節苦功鉅請

旌入祠非獨閭里之榮實劉氏之幸也即吾母
亦苦節十六年撫孤侍姑克盡婦道兩兄又皆

成立叔得嗣次兄為子寧非祖母之遺徽耶若
兒者侍姑有伯守節無孤生則徒重親憂死則
可全婦道與其作無益之未亡人何若遂從一
之初志乎言之慷慨大義昭然余謂姊曰是女
之志已決亦命也未幾剪乳絕食苦楚萬端殆
不忍言而女視死如歸從容就義若節若烈可
憫可嘉宗叔曰事可旌也因請

旌之余恐事久湮沒於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

酉鑄旌節錄以志幽貞跋後如左是吾兄兩女

聞見錄

卷二

美

長能撫孤食孝子之報次能殉節獲身後之名
一生一死兩無所憾故並記之

六十二

吾鄉某甲貿易為業一日遣其徒持照赴鄉取
鈔恐照失貯于束腰囊內途遇走兔逐獲解囊
繫縛兔擺掉鼠鼠帶囊逸去追之不及嗒然而
歸甲怒喪資督責嚴厲徒羞忿自經同人驚救
得免甲始悔市酒脯將與修好猫脚脯上屋從
容大嚼甲復怒投以石力猛過隣院中婦腦而

斃事涉候殺業已蕩然所謂無終身之憂有一朝之患也然兔不易逐逐得而逸幾關性命殆有數焉甲果悟此猫可不投婦無死理產得保全而卒以貪利致禍可不慎歟

六十三

太史某少年科第多忘年交喜長夜飲夫人每戒之故有李常之懼屢司文衡門羅桃李一日設宴于家太史顧而樂之坐有山左孝廉修偉亂髯年屆週甲善詠請每發一語眾皆傾倒太

聞見錄

卷二

七

史酒酣遂忘形迹夫人窺而惡之大言曰老不知愧直若變童孝廉聞之肅然起立手捻長髯曰門生老大無聞自慚形穢何修得此美名太史默然舉座粲然

六十四

王某浙人設酒店於京之內市啟獲行沾白鏹滿焉咸奇其遇次子充部吏僦居正陽門外一日有幼婦踵門自言向曾處此遺物未將去今來取之吏見其嚙嚙狀故不納婦去隣人曰彼

乃故令妾居此數年為嫡所逐嫡尋故家人烏獸散子適來耳吏念婦至有因不解何謂會修火坑中有鏹窖得若干數家遂暴富吏為人深藏若谷不露圭角遲之又久役滿納職人皆慕其居積不知獲異財也其父啟獲得資已出意外子又繼之造物何獨厚其家理不可解而數已定然數不可知妾冀數之自至者何啻守株待兔乎

六十五

聞見錄

卷二

八

涑水王子名光杰號松岩本浙人五歲喪明聰慧絕倫聽輒不忘稍長好學聞人讀書入耳即了不事講解自能領悟凡經史子集無不記憶推測占卜已極神妙更精象弈自著有譜相角者鮮其敵又善吟咏偶成一律勝於老宿其叶韻和聲無毫髮之差自不能書假手脫稿逐字逐句必詳加剖白恐致魚魯之訛余耳名久矣乾隆戊申從其諸父魚台令亦陶公居京亦陶與余有葭莩之誼遂相識焉貌若書生年將週

甲叩其所學不異吾所聞架書充棟偶檢一冊
摘誦一句無所扞格娓娓而談孜孜不倦凡遇
文人高士必執卷求讀從旁默記入耳鏤心近
又學醫無煩問男女老幼強弱虛實一切而
知並能捺公輸子之技繩墨斧斤模索盡善凡
此皆不學而能真奇人也亦陶又告余曰吾兄
止此子隨父宦遊兩粵公私咸賴之丙申至戊
申余宰夏津魚台一切皆資經理會

聞見錄

卷二

五

修輯宗譜其支派之繁冗文集之叢雜編年紀
月考定增刪無不條分縷晰務期完善性極和
順諸姪中惟松岩賢其誦經咒祈父壽割股肉
愈母疾孝雖近愚情出天性以故其子皆能自
立余聞之不禁肅然起敬曰又真孝子也夫人
莫不具耳目其如聾聵者心之味也人莫不有
父母其少愛敬者性之漓也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弗思則同乎聾聵况乎愛敬矣若王子者
豈治其心根於孝弟發於至情好學多能又其

餘事盲何害乎惟其盲而為難能即謂之盲
也亦宜友人贈號省齋齋從減筆
少目而文之意故並記之

六十六

浙人吳春寰言其鄉居時夏月風雨暴作雷霆
一震將院中空酒甕移至當路若有攜之者天
露視甕中貯一小甕兩皆完好甕口至小不知
如何容納理殊難解又一日乘舟抵瓜步陰雲
四合榜人望見龍掛疾呼出視見橫雲一道低
垂如函中有一龍直掛如綆直屈粗細之狀不

聞見錄

卷二

三

時變動正聚觀問甫一回首復見一龍橫篷際
露半身粗於斗鱗甲頭角與繪者無異少頃漸
高漸遠所見最為親切龍雷變化匪夷所思

春泉間見錄卷三

渠陽劉壽眉春

六十七

玉田周孝廉鍾泰字山甫性豪識卓智勇兼備世習武經深通兵法乾隆癸酉隨父任歸德河廳時偕一吏赴村觀劇漏二下天冥人寂循堤回步遙見火光一簇初以為守田者夜炊未幾如籠燭冉冉而來轉瞬則徑尺之團已至堤下相去數武見一人捧團舞弄光似是月四面射

聞見錄

卷三

十一

照身小如兒鬚眉悉辨默念孩提之軀怪何足畏而技又止此心竊輕之彼似已覺將團拋起直冲霄漢旋轉之間若有繫焉片時落地狀若隕星復兩手按捺團碎有聲光焰四出平廣幾里許延及足下衣履若灼而小人反無形影少頃光斂再聚為團仍捧弄而去其行迅駛漸遠漸滅究不知何怪從吏股悚扶攜而歸山甫幼喜探奇生平所見僅此亦可以一當百然非智勇過人寧不瑟縮搖戰所謂胸有定力勝於數

萬甲兵矣

六十八

雍正九年庚戌先大人居京之橫街八月十九日早餐後赴友人約路經狹巷覺足下如登舟搖擺不定兩壁從身後合倒急踉蹌奔出而巷口已迷墻屋盡皆傾覆頭目眩暈身不自主坐地地掀動街市屋宇東歪西仆方知地震嘗言人生命數有定彼時巷內兩壁若倒自前面或同時傾塌皆無生理及今思之猶為胆寒

聞見錄

卷三

十二

六十九

龍有水火之別見者殊罕王父於夏月獨坐廳事天忽冥黑几前一蛇盤居如巨螺頭有小角念必為龍隨衣冠朝拜無何蜿蜒而去身亦暴長轉盼粗如孟甫及庭院巨霆一震超入雲霄雨注如瀑又景東王表兄日晡時見雲乘一龍長僅尺餘龍色如金雲色如絮日映有光循簷飛繞漸漸高舉隨風而去余居西便門時霹靂一聲舍後屋瓦掀揭丈餘舍前古剎旂桿碎

同攄麻亦一尺許金龍自桿下旋繞而上雷聲從之同時二廟震斃一人廣寧門外火焚一亭意金龍卽火龍而焚與不焚又理所難測

七十

外省劊役率皆屠充決囚時豎木縛犯以刀橫砍凡三五刀頭始落或皮連不斷復割之往往刀下非肩卽頰因叫號劊慌遽刀落無數然刀初落劊必大聲喊嚷藉以壯膽先大人宰南邑決洋盜兵弁咸乘馬持械護衛赴場劊役行

聞見錄

卷三

主

刑如前狀聲隨刀下一馬應聲倒斃馬豈囚之魂魄耶何死之巧也或適逢其會乎

七十一

乾隆甲午余應京兆試夢與硯友章壽人同舟忽有少婦入艙年可二十以來高髻長裙絕類劇中所扮神女狀自言龍女偶犯小過潛逃至此藉君舟稍避追通幸勿相告言次一媼駕小舟而來傍窺伺女卽聳身隱蓬際媼探顧良久因問曰得毋藏一幼婦余曰無之媼曰此吾

女也言之何害然含怒非良意堅不以告媼四顧逡巡而去女出稱謝余念龍女應前知以今科得失叩之女曰吾意中惟章與君耳章提君何患女遂去醒而思之兩人似皆有望而竟同黜丁酉揭曉之夕夢赴羅試及抵門已閉矣懊悶而歸途有水阻一廠車載數人將行余遂附之回首見車止一輪驚疑而寤意謂可獲副車榜發烏有又悟一輪之故余本不學何敢奢望若章壽人亦並不售龍女之言殆反言也兩夢

聞見錄

卷三

四

咸應故並記之

七十二

吾鄉農人甲某素性碌碌且不苟於財一日自外買車歸里有僮僕負裝而前者乃七十老人背駝足躡徬徨四顧意將附車遂巡與語知爲同鄉甲憐而許之並不索值乙喜出望外釋負載車因曰市中有故人業典商吾將訪之祈稍待行卽來也甲諾坐俟時許乙尙未回遣輿人入市求之絕少踪跡行則碍有乙裝住則擔延

時日徘徊道左望眼欲穿而日將西墜不得已復止逆旅探訪既窮終無知者無奈載裝就道抵里後封志嚴密以待完璧年餘無耗時值饑饉朝不謀夕其妻曰曩有裝暫假典質似亦無傷信義甲曰物主來雖不見責何以明吾之心堅執不可歲暮伊邇仰屋而嘆妻暗解客裝乃敝衣裹白鏹十封計五百兩別無他物持以告甲甲愧歎不釋因代權子母分其餘潤而乙終渺遂稱小裕或謂神酬其德云

聞見錄

卷三

五

七十三

又張某修葺墻垣得一小鈺內貯白物約三十金工人暗竊兩許把握自喜時呼午餐諸人皆去而彼竟蹀躞旋繞不識門徑瞠視若痴把物墜遺殊不自覺張出拾取其人始醒恍如夢寤財命有定絲毫不由勉強信然

七十四

孝廉林某春闈不第買舟之閩扶其先人柩路出維揚飲於友家言及資斧不給其容有蹙友

亦無能方畧相與咨嗟而已坐有離商何姓與林初面頻目之不甚接談燕罷客辭主人留林下榻林曰來早解舟明日再圖良會何默記林舟泊處次日昧爽投刺相見無多語惟問曰君既缺資長途何恃林曰閩有故舊計將托鉢故舊爲誰林指二三人皆其先人同官何曰噫扶柩於數千里外而指不可必得之資非計也所言諸人余亦識之官小缺苦又不慷慨况人亡情絕卽不子虛亦難蕘事吾與君雖初識心殊

聞見錄

卷三

六

傾慕敬以三百金爲助計可足用言次堆置几上林訝其無處而饋踟躕不安囁嚅問何已興辭且曰毋庸他却之閩如有獲返之可耳一揖而別默念何固無舊其疎財仗義出麥舟之上理不可解情復難却遂受而南下林乃浙人柩歸卽便安葬復北上過揚詣何稱謝相見甚歡因曰君非久羈之才今歲禮闈必捷非翰院卽部曹以資格論須十年遷官僦屋糴食僱僕役市車馬加以衣履酬應歲非千金不可十年盈

萬矣既無恒業臨渴掘井難矣余不自度欲竭囊橐如數爲贈俾竭力功名無憂薪水林方以未償前惠爲歉聞之驚愕不知所對何故以辭亂之歟留信宿分袂亦不再言及抵舟何僕已賫物先至矣林思大惠不謝稱載而行是年捷南宮授部曹一如何言迄今數年兩無聞問此善弈之張某所言張以藝居揚最久又與林善故知之甚詳甲寅入都並主於林嘗曰在何爲俠然事必有因林竟忘情心何其忍諱名不言

聞見錄

卷三

七

有以夫

七十五

楚南王姊丈初任東城吏目有訟叔嫂通姦者乃昆弟三人同居伯早鯨無嗣季未娶仲妻生一子仲故遺孀孤伯以傭作出季撫之卽爲夫婦伯歸戒之不聽遂首之訊季曰吾兄弟三丁止此一子非母不活嫂嫁姪失恃我貧不能娶故以嫂爲妻洵屬兩便質之婦人供符合侃侃而談毫無顧忌因諭之曰若爲律俱死何得蔑

倫冒法男婦咸曰如知干大辟斷不賒死而爲今悔已無及惟求憐拯伯亦悔曰小人初謂罪輕而首法誅兩命何忍焉痛哭哀免然上官已聞事難中止送部成讞咸棄於市嗚呼小民無知獲辜情實堪憫守土者苟能平昔宣化破其愚真活人多矣吾願司民社者隨時教導不愧父母之稱別齊民者隨處講戒使衆生稍知禮法勝於佞佛飯僧功德無量

七十六

聞見錄

卷三

八

黃甥啟堂言其叔祖初生時母夢逐獲一兔生而兇唇長喜擊劍佩不去身而膽又極小藉以自衛夏月納涼葡萄架下時將薄暮見一尺餘白團懸空旋轉閃閃有光注視之又如人頭五官俱備駭極抽劍砍之迎刃而解若劈果殼內一少女出立於前艷無倫比相對而笑心知爲怪急欲趨避足苦如痺隨大聲疾呼家人奔至彷彿見之轉瞬已渺由此得疾而卒不知何怪又伊祖任揚河別駕署建高郵城內堂下廳前

並上房堦下有樹數株範以殊欄余初以為裝
點飾觀然他樹甚多又疑以不倫叩其故知為
神樹樹殊不古何以神為一吏曰諸鳥不集是
其驗也察之果然

七十七

叔祖山年公天性聰明初就傅時凡師所授經
書過目不忘十歲能文或以古書示之咸若夙
讀年十八成進士由太史遷永寧觀察署有梨
樹秋寔繁盛從人食之輒病瘧土人則否嗣改

聞見錄

卷三

九

官處守署宏廠多怪異公素不信家人偶有見
聞相戒不言一夕瞑坐風清月白啟窓矚眺一
鬼頭相對大與窓等因驚致病嘗曰奴輩可惡
苟早關白斷不輕試聞者粲然然竟因此不起
蓋正氣將衰邪故乘之耳

七十八

余初至浙時方新秋向晚見墻隅有光如螢大
比車輪訖異良久不知為何近視之乃朽木一
段移置室內光映几榻大似照乘之珠如獲至

寶詢之士人云木朽置陰濕處往往有光無足
為奇而殊不可解次早審視再三了無所異及
夜光如故逾數日光漸殺木亦枯又一夕光在
樹間意謂樹朽然樹所習見方將拱把何亦相
若趨視乃懸一未烹之魚更覺可異或曰海魚
有光蝦蟇亦然河產則否翌日試之不謬其理
難臆斷姑俟識者窮之

七十九

浙固多桂如城隍山之大觀台四面繞植不可

聞見錄

卷三

十

勝數方盛開時樹下市茶酒遊人憩坐香風馥
郁落帽沾襟誠為仙境寧邑有止觀菴乃赴省
通衢往來投止之所殿側即僧房院內有四季
桂十數株外範竹籬如墻以桂枝盤結其中號
曰桂屏屏外老梅數本時屆仲冬萼已半綻梅
桂同芳更覺罕購屏勞客目頓忘跋涉之艱花
為人開幾味秋冬之候老僧麓亭勸酒索詩口
占七律以貽之屏藩桂結賦云難四季天香散
廣寒乍見古梅開玉樹更驚芳粟綴金盤衲因

愛客頻頻酌我為憐花故故看折贈一枝供逆
旅大觀台後又奇觀

八十

寧邑土音呼不識之男婦為表兄嫂姑呼媳為
老寔寧自稱其妻曰內客稱舉人為鬼獐進士
為憎四鄉俗以八月十六日為中秋節余初至
咸不解是日見街市懸燈弦歌鼓吹男婦扶老
携幼往來遊矚因亦信步從之間眾所言每訝
其表兄嫂之多老寔內客之不倫間有云鬼獐

聞見錄

卷三

十一

憎四者更不知何指途遇董紳約過其家談吐
頗官因叩之曰貴處姑之子與媳何稱曰表兄
嫂也然則途人無論識與不識皆稱之何也曰
吾鄉之泛稱也老寔寧內客亦泛稱乎曰此姑
名媳夫謂妻也鬼獐又何解紳凝思良久笑曰
係舉人之土音進士謂何曰憎四也余聞之笑
不可仰紳問何故余曰人人是表女嫂男兄媳
盡老寔加以寧妻應曰內客則如賓一舉做
鬼鬼而且獐進士憎四四方減憎語未竟紳已

傾倒

八十一

寧邑城內肆市中建有木坊署曰方正學先生
故里始自前明二百餘年不事修葺堅整如故
側有義井當年先生親族棄市甚眾無敢收殮
秀才某負入井內身亦投之以故井以義名設
主奉祀事載縣誌城南里許有山山下有潭潭
內有龍因名躍龍傳為先生讀書處跡久湮滅
建有蘭若奉呂純陽像好事者設乩壇問醫卜

聞見錄

卷三

十一

余嘗至其地隨眾求籤念本未虔籤書來意不
誠疑適相值次日求之亦然嗣因病又叩之署
方平易服之無效或為狐鬼所憑耳邑缺科四
十餘年咸謂風水所致龔紳正席捐資建樓五
楹於廟左以復舊址任士子往讀其處逾年庚
寅即發一科先生墓在城東四十里外山坳中
墓前有石可鐫印章積久成穿官為封禁其後
人本無可考而守祠者傳自松郡遷來是否嫡
派難以逆溯然先生忠義之氣千古不磨以理

度之自必存後也

八十二

壽張沈令越人廉明仁正民咸愛之署無眷口
惟延三幕甲乙司刑錢劉司書記而已中秋夕
殊覺寂寞值叔某初至欲郊外遊眺遂借往稍
憇蘭若一僧倉猝出迎執禮甚恭而神色言動
支離爛熳心竊異之茶罷歸來念念不置會有
首報私造兵器者呈驗一刀長尺餘廣五寸狀
如木版上下齊截背有挽手持以為柄訪緝主

聞見錄

卷三

事

造之人有云即僧所為此信一播而王倫事起
矣王倫本邑人曾充縣捕狡猾詭譎家稱小裕
飲博無賴之徒常仰藉之日久益多遂蓄謀逆
置兵器造旂幟囤積糧草嘯聚亡命將擬搶掠
以圖大舉聞察緝之耗遂即集眾於八月二十
八日夜直奔縣署欲脅逼沈令為其得民心也
維時沈令已寢三幕方擬就枕聞人聲鼎沸劉
出視見大堂內外數百眾明火執械隨奔告沈
令夢中驚起計無所出劉曰公有民望惟面加

曉諭不聽有死無二沈衣公服袖佩刀秉燭升
堂賊盡跪曰願公從順以圖大事沈諭以禮義
王法開導再三賊曰我輩不以刃相加者因公
素仁正如不從將以死報沈知難理遣遂大聲
曰爾等倡亂徒致滅族何得強我必從言次賊
起以兵相向沈出座返身向內劉當門大呼曰
死則死矣何退為沈即自刎賊怒其不從復以
刃加之紛拏間劉踰垣趨避穿水關而出天冥
路雜惟擇寬空處奔走天曉見負販者絡繹於

聞見錄

卷三

西

途路旁有酒食店因止休息主人注視良久問
客何來劉詭對之問何往曰將之東昌曰此近
阿城鎮非東昌路也劉曰固將往焉坐定方知
履穿踵裂並覺飢渴不計囊橐盈虛急呼酒食
食未已有繼來者三五成羣神情慌遽未幾男
婦扶老携幼接踵而至主人驚問眾曰城內反
賊將至矣主人急返身一時店內男女皆逃劉
無已蹙躡而行亦不知何往而善循路前進默
念陽穀二尹駐阿鎮不如投之並可囑其報警

窮日始及聞署中鼓樂繁響門隸見其狼狽阻
不許入告以姓名白於閤人復訝其狀白於二
尹知爲劉甫令入見燈彩一堂杯盤羅列時方
演劇宴新婿劉曰壽張民變官戕其勢甚衆行
將及矣二尹驚顏如土左右膽落劇亦頓止二
尹問故劉呻吟良久曰賊且未來姑無恐飢渴
甚待果腹而詳說之遂不暇遜讓據案就食從
容大嚼主僕皆痴立以俟食已素衣履更易始
抱足而談緬述情狀因語二尹曰盡職効忠理

聞見錄

卷三

五

當急難速發警報二尹前席問計劉曰賊盡烏
合志先擄掠必趨陽穀赴臨清遂其所欲而後
他圖君宜卽赴陽穀協力防守以待救援二尹
難之劉大言曰官不死難必死法死難爲忠死
法爲賊何昧之甚也倘君至圍解寧不因禍得
福二尹色動急入內別妻孥覓弓刀撥跟役備
鞍馬紛紛終夜哭聲盈耳天曙二尹行劉送之
曰我無官守之責避之無害於義顧小醜易勦
幸勉爲之二尹據鞍毅然前進中途遇賊亦被

戕偵無確耗正深焦慮沈令子應北闕歸途聞
變逕趨阿鎮適與劉遇知父死痛不欲生劉曰
今日非公子可死之時也必求父尸申明義節
方無遺憾公子拭淚聽指揮劉曰二尹行行其
職余不死死無益也今請同往相幾而動卽罹
於禍以報知己友道也星夜抵郭見門啟無守
城市蕭然絕少人跡堂上凶器一具真鏹數堆
沈令尸停於側倉庫禁獄空其所有入內見沈
令之叔與甲乙二幕同居一室相晤如夢各慶

聞見錄

卷三

末

再生劉曰諸公何得無恙咸曰是夜無可逃避
各匿於床下廁中爲賊搜獲執見首逆逆冠便
衣褻踞胡床意頗閒適顧甲乙曰吾久識汝汝
識我王倫乎汝等爲幕尚未舞弊從我司書記
則免死甲曰吾等皆南人不慣車馬未諳軍旅
相從無益逆曰蠻子尚安逸行給肩輿食與精
饌可耳顧沈曰汝何人甲代答曰此沈令之叔
也逆曰殺之乙跪後見逆色霽代哀曰沈令別
無親故止此一叔來方旬日望加憐憫逆曰念

爾初到未及作惡姑免一死隨令從人管押聽候差遣方欲下堦一人從旁出曰汝識吾否三人注視皆不辨為誰其人曰中秋屢勞審顧旬得不識吾苟不見機而作已為囚矣因脫帽示之蓋僧也又曰此後如有二心必決若首嗣詢守卒乃王倫之軍師不知何名次日兩餐皆以水煮海參白米飯食之欲謀亡去不得其間今早逆去守卒亦不知何往劉述其顛末並出見公子相向而哭無何父老數人率工匠至指示

聞見錄

卷三

七

公子眾喜曰我等正欲殮公公適來仁明之報也厝後聞賊擾陽穀趨臨清並知二尹遇害迨剿滅蕞事諸人旋里公子歸葬妹聞父死亦自經忠孝一門名垂千古逾年劉在黃縣王命幕言之縷晰惜未詳記也

八十三

城吏目杜某壽張人回籍起文赴選抵里之夕王倫事起初未知也二更向盡方欲就枕忽聞人聲洶動正驚訝間賊已至毀門而入肆行搜

掠杜素勇健抽刀相拒身被數創眾不敵遂為執縛賊舍老幼相資而去是夜城內一空屯聚郊外以車圍衛擄者甚多不暇逼從咸繫車下杜苦不得脫見車旁懸繩爇火移身就燃繫索斷而得釋蛇行出圍幸無知者窮力奔北乃免

八十四

術家有殃神之說傳為人之魂魄死而不散閻羅命殃神押死者歸省其家名為出殃又為回

聞見錄

卷三

六

煞其期在三五日七八日之後又有高下之別死者氣旺則高弱者下來去有方出入有徑殃形似雄雞遭之至凶非獨能病人且能萎草木每有闔家移避者然殃最畏赤色故於死者寢所與停處設祭物聽其來他皆粘簪赤物以厭之術者之言如此無驗證而人皆信之或於市廛逆旅人眾客多之處無可趨避又有斬殃不出之法是殃之出與不出惟術人之為聽則殃之有無神奇亦術人之口也 先大人宰南漚

時邑多喉症俗名蛤蟆瘟死人甚速役有一妻一妾者妻患是疾經夕而卒閱日妾亦如之役同幼子共宿方欲滅燭見竈下出一怪雞形人身後牽一鬼繞屋漫步復立几上對床俯視燈火熒熒欲滅冷氣逼人毛髮竄立役恐驚子引被蒙首自啟一角微伺之怪手足如爪身具禽羽頭銳睛圓口鼻類猴右持劍左牽鬼鬼縮頸偃僕週身通黑隱不可辨少頃下几循竈口而去役因驚致病次日詢之備言前狀又其隣翁

聞見錄

卷三

九

媪市尉爲業翁故媪移去主扃其室一夕向晚余偶過之聞屋內有聲如豕旋轉不已呼主啟戶視之了無所見或謂翁死數日始出殃也余友新喪家人先期於亡者之室布置灰沙以覘其異次早視之雞爪鎖鍊之跡遍於一室院內花木甚多未久盡萎三事余親有見聞是術者之言又可徵也

八十五

古人論魂魄卽陰陽其如何形狀殊不可知魂

魄聚則爲人離則爲鬼鬼又何形更不可知矣然經史所載世俗所傳豈竟虛渺亦如夢幻泡影而已余表兄妻父太守某獲罪擬大辟秋決之日同衆囚鄉赴市曹時見己身蹲囹圄墉上遂如癡迷任人束縛亦無所苦及免勾回至禁所見身蹲如故一炊時始移動漸次近身如磁之吸鍊合而爲一方悟蹲墉者卽魂魄也返歸軀殼始能言動如常離則死死則鬼矣有夢見已形者得母卽此之謂歟

聞見錄

卷三

十

八十六

余元配陳氏性情和順頗克婦道結褵三載癘疾而終時隨任寧邑未能歸柩卽厝公廨齋右庚寅季春余送赴省路由紹興乘烏篷船艙淺棺高容尾露頭余卽橫卧其上夜泊東郭門外三更向盡身下大動聲若棺啟夢中驚覺因念生死止隔寸版陰爲陽偏致有未安夫婦情深遂無所懼披衣跌坐情緒悽然未幾身後篷啟偷兒探攬衣物以鍊尺擊中其臂抽身而逝身

下又復大動隨喚醒從人坐以待旦少頃過往船多水蕩舟漾動無已時方悟棺上橫版未穩因舟搖側左右擊響也閱日寄柩復回抵寧之夕倚枕假寐見室人褰簾而入衣道裝神色和靄余曰汝逝已久昨方送柩赴省何來也得毋返魂乎曰否曩日一息不續身如飛蝶不知何所趨向飄忽間悞犯鹵簿為前導所執發配廣西三年今日難滿歸來與君一別耳余曰汝既有知大可再生曰吾為尼已久塵緣永斷不願

聞見錄

卷三

三

復履人世從此相晤無期矣默念鬼無形聲今言笑如常定能留世因把其手溫暖同人未忍釋去言次僕來遂飄然而別余亦頓寤方知為夢情景依然心殊悽惻回憶歿後從未入夢屈指計之果屆三載一日不差或謂夢由心想未足為奇然三年之久觸物興懷何以杳無夢兆而適值三年之期乎迨辛卯冬歸葬先塋余事親理何又一無所夢迄今三十餘年竟不再夢此其所以為奇也故記之

八十七

徐生松郡人一目重瞳畫能視鬼嘗言凡人身後各有二鬼不離形影其狀不一大約醜惡者其人必惡良善者其人必善執此觀人毫髮不爽因此學醫視病者身無他鬼投藥即效如有冤業纏繞則任鬼撥弄其身後二鬼亦瑟縮恐怖不敢與爭必俟其忿洩自去而後醫之始能獲痊倘有勾役在旁絕無生理其醜穢勅勅術亦施之於不應死之人人果應死即醜穢勅

聞見錄

卷三

三

勒藥餌針灸皆無益也以故醫名大譟咸謂其精於岐黃而不知其具視鬼之目徐亦獨擅其能深秘不宣其友為余緬述初不之信會僕患癆症延徐診視但云不易治且不署方余笑曰得毋有所見乎徐愕然曰何謂也其友曰君所能余已言之幸無隱諱徐不得已曰一女鬼時按其胸故嘔血不已非藥可痊逾旬日病稍可徐復視之曰鬼去矣投補劑半月而愈又一役瘋狂禳藥罔效問徐曰心病也心喜病已余曰

君未診何以知之曰身無異鬼狀若心迷是以知也先是役因婚娶假重貨中途遺去憂恨莫釋遂以致病其言適合翌日語其父以偽金給之役把翫大笑其疾若失是鬼崇之說似有可據然世所謂良醫者焉能視鬼無怪良者少庸者多也更有本不知醫敢以人命爲貿利之具其寃鬼何可勝計徐若診視同道當閉目袖手去之惟恐不速矣

八十八

聞見錄

卷三

幸

吾友單必昌性耿介輕財重義才大命蹇而心無尤怨惟知樂道安貧雖自給不足常有推解絕少干求以故貧者慕其義賤者仰其節富者喜其廉貴者愛其才交遊於貧賤富貴之中而有確乎不拔之見伊戚汪某富甲一邑吝嗇罕有其匹畏貧如寇輕賤如芥敬富如神遠貴如虎一遇告貸絕之恐干怒致禍與之同割股剜心惟恭其貌謹其言以對之將欲謙遜釋怨空言濟事也偶涉一事無論大小必審思再四終

夜不寐而所決策之人率皆庸鄙陋劣或須仰藉於人事前恐受其制事後恐厚其酬狐疑不決動靜咸乖雖善繪者不能肖其形狀脅肩諂笑者窺其隱以甘言紿之罔不墮其術中挾勢握柄者欺其愚以利害畏之大似引領就割徒自懊恨不敢告人此情此景人多知之而單蹊交淺不知也一日其友任可法因事急需單竭綿力猶有未足因曰汪擁厚資盍往商之任曰噫汪吾之友足下之戚也何不知之甚耶單

聞見錄

卷三

幸

曰朋友通財情所常有以子之品行必當見信似無不可任曰足下素未干人且不知汪之人是豈可以無故而求果如足下之愛友薦交踈財仗義何致干衆怒而受羣小之欺單曰否非此之謂也人惟不自顧何如耳如素行端謹居良友之列汪雖吝嗇不思之與其爲小人侵剝何若友君子爲護法吾非不知干人之難苟可自支不干爲愈爲今之計非汪不可況汪素重子且又沐德似非無處余與子皆具傲骨非欲

自全其節而使人喪其節也願子以權變自裁
任曰有是哉姑如教遂走札代面汪置不議翌
日任謂單曰向蒙開導破介從權數日無耗將
若何單曰彼素寡斷決故不速否則寧斬一空
函乎任曰足下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矣
彼若明理義別是非必當親君子遠小人何致
屢受人制如某事為握柄者所挾夙夜苞苴惟
恐不及某事為局騙者所誣暗昧饋納甘傾囊
橐是不可以緩急相通論也徒具耳目並少心

聞見錄

卷三

三

肝吾與若交從此已矣單曰子姑忍吾將問之
因叩汪曰君子小人之不同如何汪曰無害人
之心不利人之利者君子也能諂人能禍人者
小人也然則何以處之曰君子處之以淡小人
結之以歡單曰設有君子小人同時干求子將
孰先曰小人單曰君子不輕干人小人所求無
厭且君子有德必酬小人忘恩反噬子何輕君
子而重小人耶汪曰君不見世之廟宇乎孔聖
文昌半皆傾圮城隍東嶽鮮不巍然均係正神

已各有別正神不崇人人視其可畏而奉之况
能崇人者而不奉則干怒致禍殊非全身遵信
之道若無威可畏無禍可免咸欲以財結歡同
乎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何論吾儕單聞之一笑
而能會當道耳任名延入幕中其說遂寢而汪
適因訟牽連上下利其富而魚肉之汪晝夜焦
慮罔知所計欲求任緩頰恐任念前事知單與
任善因懇之單曰曩所求余使之也既不能使
子從若請惡能使若預子事汪曰夷齊不念舊

聞見錄

卷三

三

惡况通財乎與乃吾情却吾分也吾固以君子
處之諒不以小人自居單曰諾遂往告於任任
笑曰挾嫌報怨誠為小人以德報怨亦非君子
無德無怨不知所報逆彼之意畏小人而不能
遠愛君子而不知敬知小人不能為福顧君子
不肯為禍吾與足下皆入彀中亦財虜之黠者
然重以足下之命加以甘媚之辭即効一援手
一抵足之勞何不可之有但必令其知我輩非
偽君子非蹈虛名非因諂譽非墮術中非假虎

威非博所歡非圖後報非畏結怨蓋憐其愚宥其昧燭其詐誅其心忘其醜愧其念保其身家不失吾兩人忠厚之道然汪以得魚忘筌爲計當寒索裘爲能固不可化或可以教其子孫子孫無知則亦已矣於我何傷乎嗚呼汪某之言何其矯也而如汪某者正復不少美哉單任之心何其恕也而如單任者恐亦無多故筆之以諷世

八十九

聞見錄

卷三

幸

單必昌言其友任可法性豪邁忠信自守有知人之明無澆薄之見小德或有出入大德實不踰閑幼隨父宦遊吳越以故無總角交家貧親老就幕謀升斗不廢舉業讀書觀大意不求甚解嗣以病掩卷遂有超然出世之想嘗曰人生苦樂有數苟不安命卽桎梏之道怡然恬退無所欣慕士大夫樂與之遊一日路過維揚聞舊東太守某公病趨往視之未忍別去某公竟不起內外紛紜公私蝟集公子知其賢能介留勸

助任故仗義慨然負荷事無鉅細成爲經理勞怨弗恤交代項繁繼任官拘執不收任與撫軍有舊親往言之事乃有濟而公子父遺重累無可捭搗遂設計說衆咸義讓之公子感激涕零定爲生死交而任無德色或有以功歸之者任曰此某公德及於人余不過効唇齒之勞耳其言行類如此公子素吝嗇任無所干其交益篤先是任與公子共事獲資爲其友假去友窘乏數年不償遂各絕望嗣友暴得金任獨知之索

聞見錄

卷三

幸

還子母將爲瓜分會歲暮用繁與夫人方氏計盈細方曰今所得分之不足兼之有餘莫若姑毋言暫假一肩亦權變之道也任曰余無欺詐彼雖不知吾何可不告方曰告而假之此意外之財非已囊難解諒無所靳任曰不告而需喪吾品告而不假汗吾顏皆非所以全交之道也方曰何以知其必却而逆計之君素以若爲知己知己之友固如是耶若臨財變色同乎市井小人君以市井小人爲知己則知己又何其少

也任笑曰古之知己同患難共生死今之知己同安樂共飲博初未嘗臨難臨財也吾與若言知己蓋彼知我不苟取不干求有幹事之能無覬覦之志吾之知彼性雖慳而不苟言雖躁而知悔不惜唇舌奔走之勞投所好則喜觸所忌則怒兩心相照而有是稱去古雖遠於今有別若並此而棄之將終身無友矣若忘其所惡而干之將息交以絕遊矣方曰若是彼在君包容之中矣在君包容之中而不自知亦愚昧而不

聞見錄

卷三

五

屑教誨者矣任曰吾何能容人不如是人將棄我惟謹避所忌耳方曰君且未可輕量人姑妄言之果如君論服君之見當閉目箝口不復月且矣於是任懷資而往曰曩者令友所負足下尙有意乎曰彼落魄飄蓬行將如丐久置度外矣任曰歲事紛如足下綽有餘裕乎曰部署有指僅可支持也曰今余在窘鄉足下尙有意外之財可相通否曰脫無是事何不可之有任遂以懷物置几上並告以故某面紅耳熱忸怩囁

嚅者久之而言曰刻忘一事適符所需君固素封幸勿相誑任曰素封不依人無故不稱貸足下以素封而爲友以不稱貸而定交難乎其爲友矣念年相契爲足下青目者今始聞命然而素封非不稱貸稱貸非不素封亦一時之緩急也况足下以無望之物假可信之手博輕財重友之名計亦良得他日余卽負足下與令友之負等又何傷乎某曰君果在必需當轉貸應命任顧左右而言他語竟興辭某送諸門外曰切

聞見錄

卷三

辛

毋介懷任曰前言戲之耳一笑而別某已汗透重裘矣單曰此事余稔悉任終秘之其忠厚明決處友全交之道洵可師也余聞之始而懼旣而悲終復仰天大笑單曰何爲其然也余曰某沐任德定爲生死交而見利輒背之是利之有甚於生死矣是以懼某受任知忝列忘形友而諸醜畢呈露是醜者竟自忘形矣是以悲若任者非獨具包容之量坦白光明且遊戲於掌握之中詎諧瀟灑而某者直同痴聾涉世笑罵由

他大似傀儡登場起居假藉是以笑仲尼云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吾於任子亦然

單子所言前二事余想見其人心竊慕之一日避雨於臨路酒樓先有一少年據案飲冠服華麗韶秀絕倫見余遜坐謙雅温恭情同素識因詰其邦族少年曰世居東粵任姓字可立適觸余念以可法叩之曰吾兄也何以見知余曰鄉往久矣惜未謀面轉詰余名且曰曩有仕吳名某者係盛族否余訝曰先君也曰然則世交

聞見錄

卷三

三

矣因卽對酌劇談蓋其尊人與先子同官最善維時余未及冠約畧記憶任見同官齒錄其兄爲其緬述也並言可法素慕道已掛錫天台叩其居止與入都意曰無非名利勞人現處內城行將遷寓無煩臨顧異日相訪言次兩歇僕馬候門慇懃握別日冀其來而竟不果噫人生一面亦有定緣雖不獲見可法幸得晤其弟知其踪止亦奇遇也故記於尾

春泉聞見錄卷四

渠陽劉壽眉

九十

河間某生每鄉試入都止廣寧門內遊花街數四因與主人交善荏苒三載屆期命駕入城逕投更不再問遙見店門掩未審何故停車路側生進內見舍宇空閒景象寥寂意謂主人他適或更易生業正徘徊一老嫗自舍後出

聞見錄

卷四

遂而歇業生聞之不禁悽然方欲別尋棲止主人婦縞素而前對生萬福因曰君乃故人旣承下顧空舍極多任擇所處惟先夫見背未亡人不克供饌左右皆食店貨取亦易毋庸他圖也生因素識遂解裝安止獨居一室令兩僕處外舍並戒僕曰店無男子不可久居尙須他徒內外宜嚴防閑瓜李少頃婦命嫗進茗生曰多謝嫗去生草草安頓倚床偃息而月明如洗萬籟

無聲追憶曩時不禁物存人去之感輾轉未能成寐忽見一人影由屋上映窗而過諒係偷兒惟嚴戒備轉念店止少婦老嫗倘有所失適在余初至之夕知而不救於心未安且多嫌隙况奴子與夫豈皆良善非利其財卽艷其色事不可知也因悄然啟扉而出見兩僕酣夢正醲又啟外戶尋至御者所居亦復美寢隨信步入後遙見燈火掩映返身而退未久馬嘶復恐盜驥又起視之而外舍門闕一僕不知何往尋至廐

聞見錄

卷四

十一

中馬固無恙默念僕起有因又入後察聽見燈火益明細聽男女歡呼大似携妓賭飲之狀恐僕在內穴窺之見一僧對婦共酌初甚驚訝既念或其父兄及聞穢褻之言方歎主人遺此醜婦又聞僧曰吾與汝交好多時未知私處形像令婦裸體仰臥僧捻紙蘸油蘸向照視復帶鏡俯身詳審火灼婦膚大聲呼痛生不禁狂笑僧知人窺遂整衣而出生先奔避亦不暇問僕之來否閉門默坐而僕因腹泄已兩起矣未幾

天曙生欲去婦已赴有司首其欺污拘生質訊各執一詞竟不能決商之於余余曰婦控無據生供有情械婦究僧僧至案結有司曰婦乃原告寧可用刑况以不貞之名加孀婦倘有差誤殊干例議余曰聽訟之道惟在見貌辨色審音察理今閱生供歷歷如繪其貌必良善端謹婦供欺詐不倫其貌必刁悍狡黠况有老嫗大可証據今並匿之恐露真跡也君卽拘嫗窮僧下落必得端倪况僧短視緝捕易獲有司曰何以

聞見錄

卷四

三

知僧短視余笑曰帶鏡審顧可想而知有司喜余所見而終不果行解城送部部訊生執前說更不旁求拷婦拘僧一鞠而服生寃遂雪而試期悞矣此生以忠厚仁恕之心處小人女子幾致求全之毀而婦竟愈蓋彌彰矣嗚呼

九十一

給諫某公性恬退少嬉遊謙和下士學問文章饒有可觀他無所好惟愛石多方購求不惜重費位置一室日逐把玩年逾五旬淡泊自甘每

遇公務輒以無足輕重爲辭及親聽斷率皆摸稜書讞批詞每致張冠李戴人咸慕其風雅樂與之遊公亦無所可否恬漠置之偶有談優伶色技者掩耳走避殊不願聞一日友人招飲命優童進觴公醉而撫之曰分桃之趣固如此乎由是翻然而改物色幾遍獨鍾其一形影不離更深於好石之癖清俸無多不足填無底之寶又輾轉稱貸以博一笑之歡未久病篤猶執手垂涕難於割舍故後貧不能殮優以重資爲賻

聞見錄

卷四

四

公子深德之又孝廉某見其兄喜優童深惡痛絕苦口諫阻大傷手足之誼及身任司馬輒改其行好與兄等迨後官愈顯資愈厚好亦愈篤又一寒士舌耕爲活救死猶恐不贍一旦成進士授京職卽有斷袖之癖故舊規諫怒不可忍奉差回京薄有所獲解裝之夕先竭力持贈優伶惟恐不歡更有一故家子娶婦頗佳終身未同衾枕日進變童竟致絕嗣尤出情理之外四事皆親見其他不可枚舉筆以諷世卽干好者

之怒不恤也

九十二

孝廉某性鄙吝體豐肥所交皆言利肉食之輩而某則有取無與同類仰其大族含忍而承順之某自謂才智過人動無遺策施施然有自得之貌由議敘授職仕山左宰大邑居官如居家事事較錙銖惟不敢竭民膏亦無聽斷才終歲深居計出入屢梁肉而已赴訴者因無皂白徒多羈候需索之苦以故相戒裹足箝口而無訟

聞見錄

卷四

五

之稱因之以起循吏之名由是而著一日升堂晝卯有老婦投狀送子不孝某接狀朗誦聲若窗下讀文自首至尾不遺一字隨下問曰汝何人婦應曰某氏有子否曰老婦送子忤逆某恍然稱是曰爾送忤逆自必有子但爾何必上堂汝夫來亦可婦曰老婦久孀呈內首先開載某曰婦婦固無夫也語竟又讀狀僕人附耳低語隨下座由大堂角門赴馬號吏役羅列老婦伏跪不解何故一役窺之蓋適市薪親爲持壽耳

數畢不復升堂竟入內司閤者稟曰送子之案將何開發某俯首屈指若無所聞閤人又言之始曰拘犯可耳吏役聞之皆掩口散去老婦跪久不能起立扶掖而出未幾以賢能調繁復陞司馬余友居其署知之甚悉不忍言其名

九十三

惠侯王孝廉狡黠善辯工刀筆交官吏一邑既畏之復仰藉之故門多訟客室處羣小一詞到官准駁操券無論士庶鄉愚任其方畧從中魚

聞見錄

卷四

六

肉莫不引領就割苟有梗命禍不旋踵邑令知之不敢與較蓋恐其攻發陰私也一日除授某縣人皆曰若為令折獄必明恐以貪敗而于抵任未久稱疾旋里或問其故曰吾向者視邑令同草芥即跪墀下口似懸河罔能屈我今居民上意謂聽斷無難剔奸防弊等諸振落推枯及升堂危坐吏役森列此身如在雲霧中殊不由已視左右侍立者皆狼虎階下跪伏者皆猙獰恐怖之情不能自制非不知發一語折其口出

一詞破其欺強辯者刑可立加干法者罪即不宥無如張目結舌竟不聽心指使動靜言笑全非平昔景象於以知跪知縣不能坐知縣命也是以退耳聞者傾倒而不知言實不謬夫仁恕民不忍違明決民不敢欺偏執民不願訴暴戾民不敢撻其遇事生風奇貪奇酷與無能茸闕如噴如聾者皆可以致無訟若王某尙知所以自處矣

九十四

聞見錄

卷四

七

尤某志其名吳之諸生也文章才品超踰羣儔傲骨嶙嶙峙然自立其僚婿甲任指揮乙成進士尤以昂藏淪落時戚於心兩困南闈遂納監赴京兆試居甲署意將奮跡雲霄為齊肩比翼之舉乃榜發羽鍛嗒然懊喪因來歲加科故留京磨礪志在必售會外舅入都候補太守乙復踵至待詔並主於甲翁婿四人期而會朝夕相聚情意頗洽而尤終以久坐青毡暗滋愧怍每值開筵高會賓主歡呼之際亦自強為酬應

當青燈相對隻身默坐之時益覺顧影增羞以
故容容舉蹙語近牢騷會家書至愀然不樂默
然終日欲若癡迷見客輒避卽覲面亦不出一
語秋門伊邇忽欲言歸外舅與僚婿勸其場後
再作計較堅執不聽竟徒步赴潞河自覓舟楫
眾見其志決又慮其病癡遣兩僕從之出城廿
餘里暫憩車馬而尤倏忽不見急尋赴河干尤
已在舟矣由是忽啼忽笑時不欲生防範稍疎
竟步屈原之後嗚呼尤生豈未奉教於君子乎

聞見錄

卷四

八

何致以虛名而喪身尤生始重於榮辱之際耳
故以一死而洩忿志雖可嘉行無足取使頑懦
聞之亦一助也故筆之

九十五

乾隆三十二三年間奉部文通緝妖僧剪辮之
案先大人時宰寧邑上憲行知務在必獲隨
僧錄司查造各廟僧名年貌花冊並親歷一
邑訪無踪影具文申覆而上憲必欲獲犯復飛
檄嚴催先大人笑曰剪辮之事起非本省恐

紛擾地方人心惶惑吾之所以親詣稽察者因
山海交錯之區易藏奸匪無故遍視駭人觀聽
今藉名周歷暗志險要出入之路察村落大小
之形詢民情問疾苦志本不在僧也千餘僧眾
如以形貌疑似者拘送塞責雖真偽自別而無
辜受累何忍爲耶且事有因小致大因激致變
者不可不慎余承庭訓深銘肺腑維時遠近轟
傳剪辮並言被剪者非病卽死人疑懼日則
束髮而行夜則閉戶不出未便張示曉諭又不

聞見錄

卷四

九

能逢人開導惟令僕人書役安靜如常違則重
處詎有一役某甲素行狡猾爲同類所惡竊剪
其辮故作驚異以告之甲登時氣閉仆臥眾救
始醒咸謂真有妖人一時播傳殆遍先大人
聞之呼來審視辮去其尾人尙癡迷隨令解辮
蓋甲髮本短以他髮續長剪其贗也因諭之曰
髮爲血餘無關痛癢今更爲假何關死生爾必
先懷畏懼因驚瘵厥耳甲聞言頓悟其病若失
其顛末甲口適與乙同行乙言辮被剪去故

心動迷暈仆地不知乙固侍左詰之曰伊辯被
剪汝見其人乎曰未何以知之曰吾從其後同
行幾人曰無爾見時尙有見者乎曰無相傳辨
剪卽病爾隨行多時別無他人是早被剪去則
當早病何待爾告而始病耶其爲爾剪無疑乙
俯首認罪羣疑立釋因柳示遊街藉以曉諭

九十六

浙有鄉人翁媪年已就暮一子廿餘歲好遊蕩
不事生業翁老不能禁約因急爲其娶婦冀其

聞見錄

卷四

十一

有室或稍斂跡婦雖農家女頗知孝翁姑見夫
所爲苦口勸戒甚致飲泣不食夫竟頓悔前行
翁媪喜出非望無何子染瘟故媪亦繼之翁旣
獨且鰥貧老難堪賴婦賢能善作家一草一木
皆不輕棄翁故得延殘喘婦有母常至婿家見
此情景勸女再醮婦曰兒去翁死殊不忍也母
以無產可活無孤可守屢言之婦不願聞給之
曰姑俟翁故再作區處母去播其言於隣以爲
異日勸嫁地步一日舍後隙地種菜被竊婦因

每受隣欺藉以慢罵隣私計曰行將他適此皆
我輩之物何苛吝乃爾飲恨於心忍不與較是
夜有偷兒扃門而入婦覺呼翁翁起逐之賊懼
捕捉以杖迎擊中翁腦棄杖奔逸婦燭之翁已
斃矣報官驗訊隣誣婦欲嫁碍於翁故藉賊殺
翁以求速去執前說爲據舉其母以實其言母
到官所供相符視其杖卽婦家之檐杖也訊婦
不承楛械之婦冤氣填胸細弱不任刑惟擬一
死遂竟誣服招解上官將復再鞠婦適疾故案

聞見錄

卷四

十一

遂延欄婦死之日隣人自遠村歸天已薄暮半
途遇婦索命相持間跌入澗中不能自出天曙
行人聞聲趨視見隣人直立仰首污沒及頰少
頃人衆掩鼻不暇何肯引救識之者往告其妻
向午始至叩其故曰爲冤鬼擠入妻心知其故
倩人以父屐等事鈎肩搭背拖掖而出跛不能
行臥地牛喘妻知無救汲水洗刮未淨而斃隨
市凶具夜已半矣及返至尸所已爲犬食肢體
不全頸將嚙斷蓋冥報也事逾兩年官易三任

會拘一盜訊究賊據堅供不吐惟自言向曾偷竊某家為主掩捕順携檐杖擊中其腦次日聞某係老翁因傷身死即畏罪在逃迨後知婦認殺翁得以漏網遂悔過改行此後實無偷盜之事官聞言驚愕稽案吻合言之上官未及追問犯已痰死

九十七

龔老大江浙巨盜悍勇無倫同夥十數輩駕小舟遊奕洋面遇有商貨人船並劫恐有告捕故

聞見錄

卷四

三

一丁不留其克殘尤甚於他盜一日在蘇境劫鹹肉船一隻主客七人殺其六一人匿肉下盜不知也竟棄已舟鼓貨舟抵行店託售店主識船不識客心竊疑之畧爲致詰語涉支離不敢再問姑含糊而妄聽之行中舊規凡客至款盛筵而後計貨之多寡議價之長落龔至先與同夥出店沐浴未幾一人自艙中出週身溷濕店主固識之驚問其故備言被劫情狀主人引避空室戒毋聲張密告有司撥兵役伏左右待龔

等醉後始易就擒有司如其言無一免脫者嚴訊之衆俱供認惟龔不承械之再三若無所苦不知其操何術也大憲下是案於郡守潘公畧訊一過卽行監禁初更後提龔至密室去其獄具設酒對酌龔曰小人素不識公何加青目豈欲出我於罪乎公笑曰久慕汝名爲江湖第一豪傑藉舒積想無他意也於是把酒談論率皆海洋風景古今英雄龔始尙懷疑因見公坦白遂無顧忌而公又加以譽辭開懷巨飲竟忘勢

聞見錄

卷四

三

分大言曰公能知我死亦無憾公曰吾今識子始將死矣龔訝曰是何言歟令人弗解公起拜於席下龔跪而挽之曰小人罪囚也極蒙錯愛赴湯蹈火在所不恤公如有難願以身赴之公曰不望赴吾之難深願與子結昆季交龔愧不敢當公固言之遂同拜序庚公稍長兄之因復滌盞更酌相對益歡龔曰兄適所言將死之故究何爲也公曰弟乃海洋豪傑孰不知之今不幸受制亦數也昨大憲向余商及無論承與不

承並入於罪余因欲識面吐肝膽設辭請案故
有今日逆弟之意重不在死重喪名耳然供證
分明斷難置身事外徒辯無益吾不忍弟就法
可速亡去大憲律我知情故縱必以弟之罪罪
之然余所重者與弟等命終有盡名不易成使
千古而下知吾兩人之名雖死猶生也冀聞言
痛哭再拜曰有是哉弟死分也兄死情也何可
幸逃以累兄兄知弟弟死且不朽矣通公升堂
成招談笑歸禁延領就刑大憲嘉公才能僚屬

聞見錄

卷四

四

服公折獄終不知公用智公深秘之龔大言之
故知之者衆

九十八

叔祖汾年公知福建安溪縣携眷赴任路由灘
河水清淺舟脆薄危磯嶙崎急湍奔擊洶爲險
途姑母年方幼稚憑舟弄水殊不知懼水內石
子磊磊顏色燦爛大小不一心竊喜之探身撈
取數枚已覺美不勝收忽見一石子漾映水中
迥異他石引手而得色赭長三寸許廣二寸許

形同鵝卵而扁內有觀音坐像眉目衣文事事
生動身後綠竹三竿本節枝葉直欹反正之態
與真者無少別形透石背天地生奇理難臆度
寶勝拱壁制龕供奉姑母長適康熙辛卯大興
解元查蓮坡石亦歸查矣

九十九

晉人郝月三市布於武邑時當夏月旅次几上
置一銅鴨大不盈尺碩腹中虛昂頭開喙蠅來
自入如吞如吸少頃主人持鴨由口中倒出死

聞見錄

卷四

五

蠅千百凡三四倒蠅無焦類矣郝見而異之叩
其故主人曰此乃寄售物索值三十金貴在驅
蠅何以能此不知也郝恐鴨腹有惹蠅物持歸
已室以溫水滌之再三仍如前狀見物主詢之
蓋家傳數世向藏困中今因貧欲售始見其異
郝適囊虛約而緩之抵京告余急囑其携資往
務期必得會因紆道稍滯至則售去矣無價之
寶當可錯過惜哉

一百

余家舊有嘉蔭軒前有老槐四株後有松柏兩章垂蔭森然因以名軒叔祖山年公與王父猷詩鼓瑟憇處其間有雙蝶巢於槐每值晴和之時飛舞於庭或集墨床筆架馴不畏人以扇招之雙雙俱至人與蝶親蝶與人習沾襟落帽情態依偎山年公會序其事迨以太史遷觀察王父老病此軒為先子讀書處蝶固無恙又十年先子官吳松舉家之任軒遂闕廢槐亦枯老家人伐之蝶並不知何往乾隆己巳年

聞見錄

卷四

未

先子以憂歸里余方四歲嬉遊其所每見蝶集牆頭童稚無知時欲撲戲先子禁之又二年余亦讀書於此雙蝶頻頻往還似依故主先子以其有知招之以手即飛集掌上他人不可蝶大二寸許一白一花鬚斷粉殘百年物也先子有歌記詩章未能悉載僅錄五律七律以志其異雙蝶來何處當年跡已陳化形長恨夢寫照可憐身古木全無蔭空庭不見人芳情如念舊猶有未完春老態踟躕最可憐牆頭相遇

淚潸然飄零斷粉棲何處感慨芳踪別有年酒政風流人已散槐陰寂寞月空圓問伊往蹟知還未自我歸來不似先

一百一

楚南王姊丈任南城吏目時與刑部主政趙名永濟交善王太翁壽晨姊丈因公他出倩余款客趙來稱賀余執牛主禮趙倨傲睨視旁若無人少頃設筵趙上坐次為姊丈遠族余居主位安座奉觴畧不謙遜卒然問曰爾年幾何應之

聞見錄

卷四

十七

曰若干科試乎曰然讀幾部書幾篇文余曰經史不通文更無論趙曰爾自以為聰明過人視取科第如拾芥其何能之我廿三歲始讀書半年即通三經讀文十八篇領鄉薦成進士初不知讀書之難場屋之苦爾我相較何啻千百千萬當虛心求教庶幾有望余曰承老先生開導容鄙誠拜謁敬懇指示趙曰老先生又何待爾稱觀爾辭色大有不平之意若此不可教斷不能上進余始見其倨傲心鄙之及聞爾汝之稱

心訝之聽其自負之言心誹之觀其聲色俱厲
心妄之因居半主之分惟平心相接任其狂吠
而已無何姊丈回余方欲退避趙按不令動仍
申前說且曰好話汝厭聞真不可教矣舉座爲
之愕然余默念對此妄人不如一默故得相安
於無事臨行趙曰汝不屑一送乎遂牽裾同行
視其登車而返衆曰足下與趙初面其出言不
遜令人難解余反復思之終不知其故未幾改
名葆光陞坐糧廳其尊人携孫遊郊外見小鵬

聞見錄

卷四

九

戲河內投石斃之鴨主不識爲趙父子憤辭相
向翁挾子貴出言凌辱鴨主回詈勢更兇猛翁
盛氣奔告於趙差拘到署痛加懲治詎意老不
任刑立斃杖下其子含冤上訴援故殺律擬抵
棄市余聞之惕然覺悟趙具強暴橫逆之氣卒
死非命向苟不忍必致忿鬪鬪必一死一抵無
待今日可不畏歟

一百二

浙有農人翁媪者四十無子忽產一男喜出望

外兒十歲尙不能語舉動類癡飢寒飽煖皆若
不知翁媪憂之一日見其溺便於酒甕翁喝之
了不介意媪曰養子若此有同於無傷感痛哭
兒侍聽良久携甕出門意必拋擲翁呼之不返
尾至河干遙見其持甕就水如澣囊狀少頃翻
轉甕裡向外又復滌之翁訝爲自病趨近視之
兒卽引起甕如故而裡表相反矣兒固不語無
可問訊亦不知操何術隣里傳觀無不驚異吳
春寰親見因銓次居京向後事不知也

聞見錄

卷四

九

一百三

吳春寰任西城吏目其公解與吾廬相對公餘
輒過我詩酒之外清談而已時屆中秋月明如
鏡兩人對月共話良久春寰因腹泄歸署余亦
就寢次早問疾面有倦色叩之曰昨夜洞泄後
腹覺通利浩月滿窗倚枕不寐聞振衣聲穴窗
窺之一男子衣白衫犬卧院中面向外不知何
狀疑爲偷兒吾固短視悄躡側室窺之所見亦
同然吾清貧無可覬覦且爲捕盜官諒當相避

亦斷無臥不畏捕之賊非鬼卽狐也因思露臥
月下癖與吾等既不擾人姑聽之無何又欲如
廁窺之臥如故雖無所怖心時向之不禁數起
雞唱後杳矣以故體倦余笑曰狐鬼之狀千奇
百怪風雅若此蓋慕蘭而來何不延之入坐卽
少床頭之需煮茗共話當有一二可聽之辭想
公以細君故恐開門揖盜也聞者捧腹

一百四

吾鄉有設乩壇者虔奉呂祖時時降臨叩問者
聞見錄

卷四

五

多奇中 先大人爲諸生時以秋闈得失默祈
明示乩書一詩有宮花兩朵插新帽之句意必
有望乃竟落第旋里未久卽行親迎禮見帽綴
宮花始悟後又降壇同人唱和 先大人後至
乩書云劉子欲改號易雲鴻二字何如蓋本號
鴻衢未甚愜意始欲求改仙已知之留題索詩
期來日申刻降壇歸家夜半就枕思句披衣復
起剪燭錄出壓硯下次早方欲推猷適赴友約
遂懷稿出門如期到壇仙已降乩書曰劉子詩

頗佳無庸抄錄吾代爲寫出可耳遂乩書不諱
一字其靈異類如此 先大人常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於茲可見又余隨任寶山幕友顧生
亦善扶乩術然所召多文鬼間有冒名而來者
一夕召之不至至則不能成字顧生焚雷符雷
神竟降乩盤大動書字甚速責其以遊戲之事
醜褻尊神戒勿再犯書畢顧生叩首謝罪掣電
而去光照一室衆皆悚然

一百五

聞見錄

卷四

五

乾隆辛卯余自浙北歸舟抵臨清境遇大風雨
登時斷岸千尺河水暴長舟繫大樹幸免傾覆
次日水落見剝岸露一棺大踰尋常木色近黑
毫無朽敗蓋已移動榜人雲集好事者竟啟其
蓋尸長幾丈頭大如斗前明衣冠見風爲灰惟
帽帶形跡尙存所綴之物灰黧玉石不辨衆無
利而畏禍相與掩埋意必明季大官惜未見銘
志無可考識也當年卜葬豈竟臨河蓋歲久岸
剝改故道耳營兆必於平原山坳者亦慎始

之道然浙之台屬多山山下多溪水漲淨寬水退溪狹有冲刷禾稼之患無侵剝溪岸之虞一日有棺漂至山麓淺欄皆不知從何而來閱日水至又復漂去或山下有停柩未葬之家猝被水患而然歟然棺亦遠年物事又難解

一百六

世傳死非正命者必為厲縊溺者多索替代事竟有之吾家一僕縊於廳後樹上不數年堂叔繼之叔素懦弱膽小多疑先是假金於妻族妻

聞見錄

卷四

七

姊又假金於叔妻姊未嫁夫故守貞咸以賢人稱之一日叔索逋歸來喃喃自語時作縊狀蓋所得不足償賢人又畏其悍憂疑莫釋鬼遂乘機索代及昇葬之時天已薄暮人夫欲起棺賢人當門索欠阻不令行余方童稚隨眾會喪所見諸婦女勸解不聽正紛拏間有聲如牛吼長而且直起自棺下冲門而出百步外猶有餘響賢人驚顏如土狼狽奔歸在事之男女老幼無不恐怖者迨後時聞鬼哭不數年叔之庶母並

老僕婦隣婦相繼自經者五人迨伐樹拆屋始獲安靜又向在吳松時見一婦循河岸緩步而來走入河內為眾拯出默默不語未幾其家尋至知為近隣叩之良久始言紡績時有素識幼婦招之出門同往遊眺遂從其後不知何以入水彼見人眾已去矣及今思之乃悟彼溺死年餘前竟忘其為鬼也又一役患寒熱譫語人皆以為病瘧然一口數作所言多生平隱事方知係鬼為祟藥禳罔效半年後忽自愈問其致病

聞見錄

卷四

七

之故深自隱諱殆有不可告人者又一厨役與其僚某素不相能一日抱病自知不起謂其妻曰我死汝必不肯守但不可嫁某某吾仇也死後逾百日婦竟背其遺囑而嫁之兩相親暱某早起赴工門甫啟其前夫當門立不禁呼曰汝某某乎大叫一聲仆地嘔血而死觀其遺妻之言必與某積怨蓄忿不能報復以致鬱結而死不得謂之正命故為厲於死後噫怨毒之於人也有是夫

五城指揮專司命案凡聞殺自盡倒斃等事先由總甲查明報官而後檢驗東城一廟忘其名殿宇傾圮惟鐘樓完固該地總甲之甥某住廟左時憩其下一日見樓上有男婦對縊死奔告其舅舅以甥非幼稚且嘗隨辦公務從無遺悞深信不疑即稟官通報及指揮按驗虛無人焉訊之總甲恐累甥以親見對細視櫟上窗際凡可繫繩處積塵如故毫無形跡廟有一僧已赴

聞見錄

卷四

毒

路河守廟者僅兩工人叩之皆不知隣里亦無見聞事關棄尸又復通報各憲嚴飭頻催指揮不得已惟究總甲始以甥對然甥實見之又疑僧去有因及拘僧訊之其去在未事之先多方鞠治輾轉糾纏了無端緒面稟上官上官不能決咨送刑部部審無據姑以疑案訪緝而無辜拖累已久指揮大受叅處人言係狐所爲然不敢以荒怪想像之辭入供立案也又一鄉人乘車赴城垂簾而臥權稅者查問輿夫啟簾視之

已死矣隨以葦席蓋車看守報官次早官至車如故尸已渺各驚愕不知所對然報者親見其人守者亦未刻離當場究問觀者如堵忽一人出跪自言某卽所失之尸也蓋鄉人醉臥車上一時迷悶如死醒後天已將曉下車回顧見車旁懸燈側有兩人盹睡似邏守者不知何故遂悄然回家及聞有人死車上之事官來檢驗故雜於儔衆觀看方知亡尸卽我不忍無辜受刑故出認耳衆證分明案始得白

聞見錄

卷四

毒

人生飲啄有定數絲毫不容勉強其窮通壽夭更不待言矣然人莫不欲富貴惡貧賤日事孜孜得隴望蜀終其身紛紜擾攘所謂俯仰泰然之境茫乎不解或有饜所欲稍知足者多出於老病之流則又貪生怕死訪道求仙以萬萬不可必得之壽而希冀之其妄念更有甚於求富貴利達之時卒至死不知悔良可悲也然所謂飲啄定數人皆以爲老僧常談習而不察苟能

知此可以類推余嘗訪友數踵其門皆相左不期見而屢遇之每赴招飲之家竟不得食無意往還因而大嚼五過鎮江欲遊金山皆阻於風因事赴天台欲遊華頂峯隔宿覓肩輿大雪終夜擬晴後再往而時不可留近年同人遊香山先一日宿四王府典商家夜雨滂沱路既泥濘且兼感寒與盡而返又友人約遊檀柘寺車馬來迎痔作不果豈風雪雨病有心阻我乎山水之緣數定耳山水之緣數定故風雪雨病逢其

聞見錄

卷四

美

會也余素係火體每病服石膏竹葉湯輒愈廿餘年弗輟積久胃寒故得吐症百藥罔效自分無生理偶聞養氣却病法冥坐時收斂心神氣忽流暢病即漸痊向亦常坐坐非心煩即遊思起戒頃刻萬態蓋心無定向則煩思無定向則遊心定思靜真氣自升真氣者陽氣也呼吸之氣屬陰人生終日多動少靜陰盛陽衰陰陽不和氣血為梗而為病靜則陰伏陽起合天地自然之理病故却病却而年可延其理至明人不

察耳然陽氣之升何以知之必呼吸漸微心無他念自丹田另起一氣如潮之湧風之行水之流霧之散五官百體若不自主毛髮萬竅無故自動然後攝心以鎮之其氣由泥丸下至丹田坐久循環相安無事而呼吸之氣初未嘗停靜而已矣若以閉息為煉氣氣反傷以強制為煉心心反躁疾病從之以起多致癲狂瘡痍甚有枯坐耗盡氣血而斃者故盲修瞎煉之徒不明此理妄以強制求長生速死之道也近有一道

聞見錄

卷四

美

士欲歛資修廟露坐八月遂得痠症余嘗謂之曰以血肉之軀敵風寒暑濕何啻以卵投石况真仙自在霄壤無藉土木肖形建宇供奉若必以此為功德是以性命要仙佑非仙所願道士含怒不答較之枯坐薰長生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余因道書隱喻繁雜議論百出究之不外心腎二字其煉心為道家之至要精氣神根心而生故將自悟路徑隨口成歌曰我丹訣別有訣不盡信不用日時心自切不隨地子午並無此

候共抽添氣任往來神氣固守不漏洩神旺氣足
欲要真精無走失須淨靈台清且潔淨心清
開則養神靜養氣開熱場中急宜收拾心
須聚元氣心似泰山氣通微氣清坐時安如死
生一任天安排生時晝夜工夫休斷絕
忘勿飢時吃飯困來眠閒時打坐懶來輟忘中存不飲酒食肉隨所欲不持齋戒心常澈
勉強之意心清氣靜神自榮華富貴等浮雲欣慕嗜欲須
剪滅透此理自無貪嗔怨之苦逍遙恬淡

聞見錄 卷四 表

自優游無事無礙妄念不生真境別息氣養生
盡之事盈虛消長天地自然之理一步益壽求
仙即屬大妄念何况他乎能將此念克去自有
入道真及時學道莫蹉跎是岸石則陽消陰勝
樂境及時學道莫蹉跎是岸石則陽消陰勝
無及篤志誠修堅如鍊是岸石則陽消陰勝
如為山此歌平淡易於講解人能行之身康壽
云云水深願惜命愛身者未雨綢繆勿臨渴而掘井
不願謀名買利者竭力從事既喪志而亡身然
庸愚不安義命此論日以為迂老病而後回頭
此論悟亦已晚姑妄言之以俟同志

一百九
葉生吳人忘其名性淫而愚妻艷而巧琴瑟仇
儷一日睹琬交心動遂產一豕殺而棄之又奴
子張得祿夫婦淫慾無度迅雷風烈不知避忌
因產一怪人面魚身其母收生幾為驚絕此皆
感戾氣而生故古人有色戒有胎戒如孕婦食
兔肉兒兔唇食生薑兒枝指亦氣之所感惜冥
頑無知知而不戒良可慨也

一百十

聞見錄 卷四 表

吾鄉農婦因產難死去母家百餘里殯殮時不
及待其親至閱日妻父來與友甲乙同宿一室
甲乙先就寢其父倚几坐婿侍側共話忽陰風
一陣垂簾頓落見婦披髮奔入顏色黧敗可畏
婿驚而仆其父知為女稍有鎮定因大言曰汝
以產故命也非冤也吾遠來弔問不知感慰而
反為厲孝道有虧散髮垢面不避外客婦道有
失汝來見父固吾所願汝有告訴亦吾樂聞但
宜沐浴整潔而來若此吾不願見也鬼聞言慚

沮遂巡而去視婿已無救甲乙皆氣絕舉家鼎沸鬼亦不至此友人常少梁所言余曰若父能以禮責女不可以鄉人目之女聞言退避不可以厲鬼目之三人同死數也邪不侵正理也明乎理數則知命而無他議矣

聞見錄

卷四

三

嘉慶戊午之秋德赴京兆試時

叔父家居多暇依古傳記例著述自娛凡生平閱歷所及耳目所經輒隨筆書之越一載而成帙顏曰聞見錄事紀其實文取諸簡寡所規撫而動與古會見理極明論事極透凡作孝作忠惜命惜身之道無不該載已未春闈後

叔出是編相與商訂德學殖荒落未敢輕贊一詞謹任檢字之責庚申春復入都繕成一冊因綴數語於後姪者德百拜敬書

聞見錄

卷四

三

卷之三 序

陶廬雜錄

陶廬雜錄序

歲壬申子屏藩南楚萬載辛君啟泰子編而來曰此
 梧門先生所寄也余受而讀之題曰陶廬雜錄上自
 內府圖書下至草茅編輯罔不詳其卷帙考厥由來其
 中如歷代戶口之盛衰賦稅之多寡職官之沿襲兵制
 之廢興一切水利農桑鹽茶鈔幣治河開墾弭盜救荒
 與夫讜論名言零縑佚事參稽臚列語焉能詳就所見
 聞足資掌故爰藏篋笥時用覽觀未踰年梧門先生訃
 音至嗣子桂馨郵書來索是編余諾之未返之也今桂
 君又下世矣嘗念梧門先生於余為館閣前輩相從

陶廬雜錄序

輦下知交最深後卽中外分官亦時通書疏此編之見
 遺也無一言辛君古處是敦惠然不遠千里能無負諾
 責余嘗心誌之不能忘因思所以報梧門先生父子而
 并可以質諸辛君者計惟壽諸梨棗以永其傳爰芟其
 繁複釐為六卷於丁丑歲二月付之剞劂氏閱六月工
 竣為誌其緣起

嘉慶丁丑冬十一月北平陳預書于濟南官廨

陶廬雜錄序

陶廬雜錄六卷法式善梧門撰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
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 關帝字音相近

詔改法式善法式善者 國語奮勉也其承

恩期望如此自其幼時穎異嗜學尊人秀峯孝廉受業
於蕙齋故得稱門人刻意為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
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彊記而專為陶韋體故以詩龕自
題書室又以陶廬為號其於典籍卷軸每有見聞必著
於錄手不工書而記述之富什倍於人即此卷可見其
大凡矣在諸學侶中論詩最久其英特之思超悟之味

陶廬雜錄

序

有過於謝蘊山馮魚山而詣力之深邃則稍遜之是以
前數年阮芸臺在浙以其存素齋詩集欲屬為之序而
尚未敢深論也今得見笠帆陳中丞以是編付梓屬為
一言則其中有係乎攷證有資於典故者視其詩更為
足傳也梧門有子桂馨亦能文早成進士官中書舍人
必能以學業世其家而今又已逝去撫卷懷人耿耿奚
釋愧此序謏陋又曷足以傳之

嘉慶丁丑冬十二月廿有二日北平八十五叟翁方綱
并書

陶廬雜錄卷一

小西厓 法式善

乾隆十一年建三希堂於 內殿旁貯王羲之快雪時
晴獻之中秋王珣伯遠三帖十二年勘校石渠寶笈中
鍾繇王羲之諸人迨唐宋元明墨蹟佳者勒石是為三
希堂帖凡三十二冊嵌石閱古堂壁十九年又搜褚遂
良諸人墨蹟佳者勒為四冊是為墨妙軒帖嵌石軒壁
三十四年出 內府所藏淳化閣帖初榻本重摹上石
三十七年葺淳化軒嵌石軒壁四十四年復有蘭亭八
柱快雪堂帖之刻五十八年以從前所輯秘殿珠林石

陶廬雜錄

卷一

一

渠寶笈成書後續入書畫真蹟薈輯為續編皆足超越
前古為希世之珍
輿圖房隸今 養心殿造辦處中外臣工所進圖式存
貯於此乾隆二十六年勘定分十二類曰天文曰輿地
曰江海曰河道曰 武功曰 巡幸曰名勝曰瑞應曰
効貢曰鹽務曰寺廟曰風水為羅圖薈萃乾隆六十年
勘定分九類曰輿地曰江海曰河道曰 武功曰 巡
幸曰名勝曰効貢曰寺廟曰 山陵為羅圖薈萃前後
二編為幅三百一十二為幀十一為卷四十九為軸十
三為冊二百九十為排三十五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宓犧氏像一帝堯
 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
 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
 祖像四宋太宗像一眞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
 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
 像一光宗像一寧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
 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
 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
 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
 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
 陶廬雜錄 卷一 二
 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
 像一寧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冊十五歷代
 帝王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宋寧宗止凡十九葉每葉
 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
 三葉宋朝帝像一冊自宣祖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
 帝像一冊自太祖起至寧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冊自
 宣祖后起至寧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冊自世祖
 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
 像一冊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六葉第二三像無
 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冊上冊自太祖起至

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冊自世宗起至熹宗
 葉歷代聖賢像一冊自倉頡起至許衡止凡三十一葉
 孔子世家像一冊凡十九葉至聖先賢像一冊自孔子
 起至許衡止凡六十葉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冊明太祖
 御筆二冊上冊凡硃墨筆四十九葉釋文四十九葉下
 冊凡硃墨筆二十八葉釋文二十六葉凡卷三明明宣宗
 行樂圖一卷絹本縱一尺二寸橫二丈二尺世宗出警
 圖一卷絹本縱二尺九寸橫八丈二尺入蹕圖一卷縱
 二尺九寸橫八丈八尺五寸
 茶葉庫藏歷代功臣像爲軸二十有一張良像一韓信
 陶廬雜錄 卷一 三
 像一周亞夫像一班超像一岑彭像一祭遵像一寇恂
 像一諸葛亮像一張飛像一王猛像一狄仁傑像一薛
 仁貴像一郭子儀像一李光弼像一李晟像一尉遲敬
 德像一李孝恭像一李克用像一岳飛像一范仲淹像
 一姚廣孝像一爲冊三歷代武臣像一冊標題齊太公
 武成王不名吳司馬孫武子以下二十一人一例書名
 至宋曹武穆以下八人稱諡稱名稱官互異凡十五葉
 唐名臣像一冊稱諡稱名稱官稱字後人隨筆所書凡
 十葉唐宋諸名臣像一冊冊首八分書唐宋諸名臣像
 六字凡二十二葉書額一葉記一葉

昭仁殿天祿琳瑯目錄前集乾隆九年纂四十年補緝為十卷嘉慶三年續編為二十卷以經史子集為綱書則以宋金遼元明刊版朝代為次

摘藻堂味腴書屋各藏四庫全書薈要一分四百七十

三種一千九百八十函分二十四架經部六架其架墨

邊綠格史部十架墨邊紅格子部六架墨邊藍格集部

十架墨邊淡墨格一在 大內一在 圓明園

順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險隘要衝地方職方

司皆有圖籍而邊事特重故鎮戍總圖九邊圖以及沿

海腹裏并彝蠻犛獠宜備禦者著於圖說疆宇之或險

陶廬雜錄 卷一 四

或易兵馬之宜增宜減一覽瞭然今時勢既殊圖籍應

易請 敕下直省各督撫將所轄境內水陸衝區及險

隘形勢繪為二圖仍錄明季設置兵將幾何今改設幾

何詳註圖旁

順治十四年五月戶部尚書孫廷銓奏定天下本富惟

賴土田餘稅雜徵原非生財大道不足賴也查元年以

來各省荒地報墾無幾豈戢兵雖久尙難生聚耶河南

一省熟地頗多不知由前除荒未確抑或近年以次漸

開請 敕撫按自今年為始通行各屬履畝均丈其餘各

省亦倣而行之使地畝一清國賦漸裕矣

吏部定議翰林官外轉例除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照常陞轉外侍讀以下應照六科例每年外轉二員春季一員秋季一員侍讀侍講以參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編修檢討以參議用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 諭禮部前明崇禎帝勵精圖治

十有七年不幸寇亂國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無甚失

德邁茲厄運殊堪矜恨宜加諡號以敦實行今諡為莊

烈愍皇帝爾部即遵諭行

雍正四年二月壬申頒賜在京各衙門 御書匾額宗

人府曰敦崇孝弟內務府曰職思總理吏部曰公正持

陶廬雜錄 卷一 五

衡戶部曰九式經邦禮部曰寅清贊化兵部曰整肅中

樞刑部曰明刑弼教工部曰敬飭百工鑾儀衛曰恪恭

輿衛通政司曰慎司喉舌大理寺曰執法持平理藩院

曰宣化遐方提督九門步軍統領衙門曰風清輦轂太

常寺曰祇肅明禋太僕寺曰勤字天育光祿寺曰敬慎

有節國子監曰文行忠信鴻臚寺曰肅贊朝儀欽天監

曰奉時敬授順天府曰肅清畿甸倉場總督衙門曰慎

儲九穀

文淵閣著錄之書詳載於 官史者書分經史子集簡

明目錄一部二十卷經部易類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

百四十四卷附錄八部十二卷書類五十五部六百五十卷附錄二部十一卷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附錄二部十七卷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附錄一部十七卷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樂

陶廬雜錄

卷一

六

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二卷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三部一百二十二卷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卷附錄一部二卷史部正史類三十八部三千六百八十一卷編年類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紀事本末類二十二部一千二百五卷別史類二十部一千四百八十五卷雜史類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三卷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議之屬二十九部六百五十二卷傳記類聖賢之屬二部七卷名人之屬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總錄之屬三十六部八百八卷雜錄之屬九部二十一

卷史鈔類三部四十八卷載記類二十一部二百八十八卷附錄二部九卷時令類二部二十九卷地理類宮殿簿之屬二部十一卷總志之屬七部九百四十一卷都會郡縣之屬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河渠之屬二十三部五百七卷邊防之屬二部二十四卷山水之屬七部一百十三卷古蹟之屬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雜記之屬二十八部二百一十三卷游記之屬三部十五卷外紀之屬十七部九十八卷職官類官制之屬十五部三百七十五卷官箴之屬六部十七卷政書類通制之屬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典禮之屬二十四

陶廬雜錄

卷一

七

部一千五十一卷邦計之屬六部五十三卷軍政之屬四部二百七十一卷法令之屬二部七十七卷考工之屬二部三十五卷目錄類經籍之屬十一部四百二十四卷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史評類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子部儒家類一百一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兵家類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法家類八部九十四卷農家類十部一百九十五卷醫家類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一十三卷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三十一部四百三十五卷算書之屬二十五部二百八卷術數類數學之屬一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占候之屬

二部一百三十五卷相宅相墓之屬八部十七卷占卜之屬五部二十五卷命書相書之屬十四部五十三卷陰陽五行之屬五部五十五卷藝術類書畫之屬七十一部一千六十六卷琴譜之屬四部二十九卷篆刻之屬二部九卷雜技之屬四部四卷譜錄類品物之屬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錄一部三卷飲饌之屬十部十九卷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七卷雜考之屬五十七部七百七卷雜說之屬八十六部六百三十二卷雜品之屬十一部八十三卷雜纂之屬十一部五百

陶廬雜錄

卷一

八

三十六卷雜編之屬三部九十二卷類書類六十四部六千九百七十三卷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異聞之屬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瑣記之屬五部五十四卷釋家類十三部三百一十二卷道家類四十四部四百四十二卷集部楚詞類六部六十五卷別集類一千七十五部一萬八千七十二卷總集類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卷詩文評類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詞曲類詞集之屬五十九部一百三卷詞選之屬十二部二百六十二卷詞話之屬五部十九卷詞譜之屬一部六十卷南北曲之屬三部十七卷與午

風堂叢談微有不同

內府所藏唐文原本十六函每函十冊得八一千七百餘第一葉有梅谷圖記為海寧陳氏哀輯未完之書蘇大司空官兩淮鹽政時以重價購得進呈 乙覽嘉慶十三年十月 詔文館續纂遂多所損益云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 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奉 敕編註上起左傳下迄宋人風教攸關者咸著錄焉

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二十二

卷康熙四十五年 御定上起周秦下迄明季正集三

陶廬雜錄

卷一

九

十類三千四十二篇外集八類四百二十三篇逸句一百一十七篇補遺三百六十九篇附逸句五十篇自此書出賦苑賦格均不足言矣

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編前後悉依明代紀年次序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一事顛末展卷瞭然卷一洪武朝五疏卷二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朝十四疏卷三景泰天順朝十三疏卷四成化朝七疏卷五成化宏治朝十二疏卷六至卷十宏治朝三十二疏卷十一宏治正德朝七疏卷十二至卷十六正德朝五十三疏卷十七至卷二十六嘉靖朝八

十一疏卷二十七嘉靖隆慶朝五疏卷二十八隆慶朝
十二疏卷二十九隆慶萬曆朝十二疏卷三十至三十
四萬曆朝六十七疏卷三十五萬曆泰昌朝十一疏卷
三十六至卷三十八天啓朝二十八疏卷三十九至卷
四十崇禎朝二十九疏聚珍版印行

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禮部侍郎孫岳
頌等奉 敕撰首論書論畫十八卷次歷代帝王書畫
三卷次書家畫家傳三十七卷次無名氏書畫八卷次
御製書畫跋一卷次歷代帝王書畫跋二卷次歷代書
畫跋十八卷次書畫辨證三卷 歷代鑒藏十卷此書

陶廬雜錄

卷一

十一

出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均不足論矣

海鹽胡震亨唐音統籤蒐羅極富康熙四十二年奉

命纂輯出內府所藏唐人詩集又彙搜博采得詩四萬
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冠以帝王后妃次

樂章樂府而以零篇贅語殿之中間序作者先後補遺
六卷詞十二卷附於末釐爲九百卷實一代之大觀千

秋之鴻製

元好問撰中州集其意蓋在以詩存史作者二百四十
餘人得詩一千九百八十餘首釐爲十一卷每人係以
小傳郭元鈺重爲補綴較元原書不啻倍之康熙五十

年恭呈 御覽蒙 定爲全金詩七十四卷冠以序文
詞譜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詹事王奕清奉 敕撰凡
八百二十餘調二千三百餘體均以字數多寡爲序而
刪除草堂詩餘小令中調長調之名並刪除第一體第
二體之次至于倚聲平仄句法異同均有依據

宗室昭文自號紫幢軒主人錄天潢詩爲宸萼集分上
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
自序撰於康熙庚寅年第一卷中載 世廟宸章蓋
藩邸之作鮑鈺裨勺記其曾借閱數日手錄其目與序
藏之今日與序亦不可得見矣

陶廬雜錄

卷一

十二

四朝詩選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右庶子張豫

章奉 敕編次凡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
金詩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
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

四百人每代之前各敘作者之爵里詩則首帝製次四
言次樂府歌行次古體次律詩次絕句次六言次雜言

國朝詩別裁集三十二卷沈德潛編次奏經 御覽

命內廷翰林精核刪蕪存液仍 賜序冠首一卷自慎
郡王起至三十卷李慈止三十一卷閨秀三十二卷方
外典章文物於是乎在不得僅以聲歌目之矣

熙朝雅頌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六卷餘集二卷
共一百三十六卷嘉慶九年兩江總督鐵保奏進 御
製序文獎許甚至法式善實久預纂校之役有榮幸焉
十年刻成頒行天下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 上問尚書張鵬翮曰明末張獻
忠兵到四川殺戮甚慘四川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
張鵬翮奏無有記其事者 上曰李自成與張獻忠在
河南鄧州分兵張獻忠遂至四川其閒詳細未能悉知
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川計約已十七八歲
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摺進呈又 諭大學士

陶廬雜錄

卷一

三

等曰明末去今為時尚不甚遠傳聞李自成兵到京師之
人即以城獻又聞李自成麾下之將李定國在西便門
援城而上由此觀之仍是攻取可云獻乎此等載入史
書甚有關係必得其實方善張獻忠有養子三人耳鼻
皆被割去朕曾見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監管領以致
敗亡爾等纂修明史其萬歷天啟崇禎年閒之事不可
忽畧

吳梅村綏寇紀畧已刻者十二帙其未刻三帙朱竹垞
鈔入百六叢書中聞近日博晰齋前輩從三通館錄副
藏於家晰齋歿遂失之胡雪蕉自書肆鬻得珍秘殊甚

余借歸取其有資掌故者鈔存舊制京營兵三十萬五
軍府與三千營神機營為三故曰三大營後改為十團
營洪宣後不用兵土木之役幾不成軍故于謙改為十團營十二團營成化初以四分隸三營為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
以番直是京營營十二萬人也其法用勲臣為提督內
臣為監督兵部侍郎為協理戎政十二團營浸廢三千
改為神樞與五軍神機猶存三大營之舊三營之內又
疏為三十九小營此京營之制也京營之法至正統而
復弊世宗中興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六年置名為
天子之禁旅皆領於京營而圍子營管上直义刀手及

陶廬雜錄

卷一

三

京衛步隊官軍名曰前府公侯之子弟亦隸焉備天子
之環列扈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緹帥有巡捕廳街道
房南北鎮撫司東廠有東西司房掌刑理刑千百戶其
下所稱番子手者亦漢人校衛之屬主徼巡長安譏察
非常合之京營十餘萬執袴之子廝養之卒四方輕剽
無行之徒託名擁護食縣官者不可勝數京營之罷廢
者退為老家萬歷五年始置選鋒天啟七年再設壯丁
立殊科以增厚精究其勇怯無以異甚至豪右權貴之
家占虛名糜月給有事則出錢以雇傭丐舉京師之人
盡食營糧而京營幾於無兵矣班軍之番上也諸不行

者皆入錢營免及至都候尉吏要求百端往往正卒脫歸押班官受其軍之錢以保持塞責即勲家請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而入營之講肄可知已是以名為解軍而無軍名為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踐更之兩制內與外交病京軍耗而班軍亦為之窮焉永樂遷都京師七十二衛軍三十萬畿內五十衛軍二十萬又以大寧山東河南衛軍輪班上五軍營操練此班軍之制上初即位戎政侍郎李邦華歎曰京營敝壞已極是不可不為之制耶請練汰其老弱虛冒而擇魁健材力之士為天子之親軍且曰此安危存亡之所係其言甚切京軍狃於習而驕且惰也道路切切耳語有疑者曰京軍必為變

陶廬雜錄 卷一 四

當是時國勢強若輩雖則肘腋皆賣菜備一節將足以制之天子與二三大臣定計彼惡敢動而勲賊中官惡其不便於己恫喝言曰亟罷李侍郎以謝之不然且反上夙以邦華忠顧心動不得已反詞譙鑄託以營政廢弛而邦華竟免去久之有陸完學者盡更其法與中官深相結一軍安之陸以此尚書滿三考晉官保圍玉而子孫且錦衣矣京營自監都以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者三人皆以御馬監司禮文書房為之是營務專領於貂璫也中外多事宦者便奏請上為之發帑金供緡錢賞犒之用乃哈馬市於西邊芻

芻步作之不時馬輒肥死厚募邊人補部伍士卒往往流言用火器而藥局數災議車戰而軍乘不習中官無他籌畧文臣拱手聽其所為相與修文具而已自神祖九年大閱後皆遣官或傳旨停免上即位久之議以大閱恩賚不貲而城守不可以不戒有旨於十一年月日上躬自閱城先期掌前府事者大集禁兵紅盔將軍陸戰而屬於門勲賊帶刀護從者百數黃門列鼓吹天閑出廐馬五軍營神樞營勇衛營前鋒營裨首弓韃伏道旁以一營樹一羽纛鎧胄旌旗甚設天子輦而繇正陽門崇文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阜城門宣武

陶廬雜錄 卷一 五

門而下還宮翼日再繇廣寧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東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鸞帶策馬從上大悅召完學入御幄而獎勞飲以金樽酒者三卽以樽賜之完學尋引年至乞身上加優與路費馳傳去時人以為榮然而京營兵未嘗可用也上初懲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幾欲復掖庭掃除之舊祇以股肱失職厭薄外廷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監諸軍張彝憲內攝二部然亦撤遣不常示絀仲在手不欲偏有所假借惟東廠京營遵祖宗舊制故柄用不改東廠與執金吾刺探各衙門陰事得用中旨收考京營奉命討楚豫

賊中官凌督撫直出其上頤指諸大帥而趨走之此二者上本以腹心相任號為天子之私人迺京師惡子弟隸名厥衛挾持百僚未嘗為縣官而私行奸利京兵廩賜大優恣睢淫掠好奪人執獲以為功輕折辱他將吏卒以此戰士解體盜賊久而不滅且內操本逆奄所為迄於今弗罷論者以中黃門握兵柄非便終莫肯顯言

吳柱在戎政時上召問練兵選將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其嚴正駕馭諸瑞如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東廠太監王德化曰

陶廬雜錄

卷一

七

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後歸之所司非謀反逆倫權豪扞法者勿問先是上從輔臣請內操罷監軍撤劉元斌盧九德討賊不效班師入都至是厥衛亦以大體裁抑惟京營獨否元斌九德之還也王之俊問思印見為勇衛營監督上命增置四員用二人以補其任督理營務王裕民為之定其班以申明軍制久之上以元斌身討賊而獻陵失守又御史王孫蕃糾其在張秋諸處縱兵淫掠王裕民故匿其奏遲之且洩其語於斌俾先自奏辨為孫蕃所發上大怒并下於理不旬日兩瑞皆棄市當是時上於兵食大絀有請發帑者輒格之曰二十六

衙門搜括已盡卿知之乎或有以問老瑞曰此上時事耳祖宗朝藏錄累萬萬即魏忠賢侵盜安得而盡空之皆固對曰無有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為罪相戒弗聞最後京軍城守饑喪亂迺至舉之不能盡皆豎頭須誤之也按京營餉至一百七十萬又京支七十餘萬居戶部兵餉三分之一京營將王承允王挺唐鈺楊斌等奔走中官以倖富貴未嘗知兵京兵注名支糧視軍府如傳舍一不樂輒賄司總以買替而去之朝甲暮乙雖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識也上屢旨訓練賞罰非不甚嚴立標分幟

陶廬雜錄

卷一

七

日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昏黃遽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忼愾而伏罰者無算令甲以一營練一技長短左右不能相制而互施雖練安所用之李邦華時召入為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於朝詢京營近制相向太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戎務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臣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陛下其誰與守戎政王家彥為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頓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事時可以為臣自度材不及又勢已晚恐誤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

喟然不懌而罷臺臣有建以班軍爲兵者大修屯政收
其行鹽大糧歸之京師班軍土著可以免驕兵之憂省
養兵之費上可其奏下之所司皆謂迂闊難行總京營
者恭順侯吳維英思有以副上意家彥爲之謀倣嘉靖
中弓手鎗手牌手以更番簡閱第其卒之能否爲參遊
黜陟而選將寓乎其中維英自製戰車四百乘并造盛
甲長鎗藤牌短刀之屬上御觀德殿進覽而後用之襄
成伯李國楨者向以世胄入太學今大司農倪元璐爲
祭酒時亟稱其才者也進見言事慷慨懲于侯家狂膏
梁之習不圖報恩禦侮願集諸官舍教以騎射擊刺之

陶廬雜錄

卷一

六

法自當一隊且乞上御書營額因取較內共武二字以
請上親爲書共武堂賜之京師外城庫薄自左安門迤
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裴希度請挑品坑陷馬足於總
監協三臣之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楨聞之奮曰新橋
南土隄兵單濠淺率所領止屯以一當衝要可也上以
爲能十六年八月改維英掌後軍都督府用國楨代之
拔王承恩監督京營而王之僑領袖務中外更始專以
京營爲急國楨常被密詔進見造膝倚重在諸勳舊右
焉是年也京師大疫營兵物故者甚衆賊信急王承恩
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一萬人往賊不由居庸從柳溝

抄陵後以入一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國楨請於上曰
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用馬駝負載軍資者十
日據八陣圖包十五里以爲屯賊至沙河聞砲響則三
萬人皆潰散甲仗火器盡棄之資賊賊且用以攻城矣
當賊初度河入晉也上復用司禮監杜勳等十人出監
宣大諸軍及賊騎逼而京軍單薄卽內操所罷之三千
人登陴設守廷臣欲一觀守具格於中官之赤棒不能
上城一步嗟乎自崔魏以後內璫視權寵爲固然且主
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禮
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卽渙然離矣彼杜

陶廬雜錄

卷一

七

勳首惡固在先降人有謂王裕民名下太監王則堯開
齊化門以納賊卽云流言訛僞詎盡無其端哉且京營
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賊在畿甸
奸細布列城中緝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
古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爲捍禦以同生死今
以刀鋸開冗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李邦華王家彥拊
膺於京營之失策私室自縊內官中如王承恩者幸得
以其身從嗚呼三百年來君臣闊絕其密邇萬不及北
司人主孤危已落近幸之手雖以帝之明察前後左右
罔非刑人兵制軍機牽於黃門之壅闕以不能釐舉緣

此抵於危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官府之情睽而
安危之計誤也其所由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歟見
中卷

京師廟市向惟慈仁寺土地廟藥王廟數處後直郡王
建報恩寺興市不數年王禁錮卽止康熙六十一年
敕修故崇國寺成錫名護國寺每月逢七八日亦如慈
仁諸市南城遊人終甚至也重建隆福寺每月逢九十
日市集今稱之爲東西廟貿易甚盛慈仁土地藥王三
市則無人至矣若古夫于亭雜錄候慈仁書攤故事久
已絕響惟琉璃廠火神廟正月上旬猶有書市及賣薰

陶廬雜錄

卷一

手

花零玉者

長椿寺舊藏明慈聖李后孝純劉后田妃三像兵火後
孝純像僅存唐東江吏部題詩誤作慈聖蔣心餘太史
沿其誤後之題詩者因之幘首泥金小楷書崇禎庚辰
恭繪智上菩薩十字觀者皆未省視按慈聖世稱九蓮
菩薩神宗生母也教神宗嚴明識大義余遊西山路過
八里莊慈壽寺見懸慈聖像殘毀因爲裝潢作記毛西
河檢討彤史拾遺記載瑞蓮事甚詳於愍帝繪孝純像
始末亦具備悉與魏叔子新樂侯傳微有異文皆有奇
致可誦近見韓旭亭是升一詩足資佐證附記於此長

椿古寺斜陽裏鐘板蕭條增暮寒香火一龕孝純后莊
嚴七寶比丘冠未經浩劫圖遺像猶幸先期奉佛壇百
六十年題字在如何却作九蓮看

京師柴廠明之東廠抗諫者救錦衣衛杖訊傳卽此地
三十年前尚有牆屹然存居民謂之老牆根滇南張侍
御漢有詩云九天雲暗日黃昏痛哭櫻鱗爲國恩纍纍
忠魂借憑弔百年遺恨老牆根今知之者鮮矣

王世貞明異典述曰世宗賜張文忠詩賦先後凡二十
餘章皆龍箋御墨天書煥爛真傳家之至寶耀世之盛
事也萬歷三十七年七月謹梓是書前後十八葉中鐫

陶廬雜錄

卷一

三

敷建寶綸樓詩賦錄序敬和詩二十七章字敬孫知府
汝紀署丞汝經鏤版余以十錢鬻諸廠肆文無足觀存
之以備考核

左都御史龔鼎孳以濫舉巡按顧仁降八級用爲上林
苑蕃育署丞今其官已裁矣

雍正五年十一月壬戌禮部遵旨議覆嗣後各直省鄉
試房考官除順天仍照舊例外其外省鄉試俱鄰省調
取在籍候選之進士舉人文行素優者掣籤入闈分校
其兩省接壤附近三百里內者不得混行咨送從之
刑科給事中朱紹鳳劾奏河南主考官黃泌丁澎進呈

試錄四書三篇皆由已作不用闈墨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九卿議江南科場副考官趙晉擅通關節應斬立決呈薦吳泌之知縣王曰俞亦應斬資緣中式之吳泌及說事通賄之俞繼祖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知縣方名擬斬立決其埋藏文字入場鈔寫之程光奎擬絞候倩人代筆中式之徐宗軾夾帶中式之席玕擬朴責正考官左必蕃革職又議福建科場賄通關節之同考官吳肇中擬斬立決資緣中式之王湯三說事之林英擬絞候考官介孝瑛劉儼擬革職

陶廬雜錄

卷一

注

三省貢監數多應各遣考試官河南山東陝西山西貢監數少應令河南省遣官一同考試湖廣江西歸併江南省福建歸併浙江省考試以入場應試人數計算於十五名中取中舉人一名不必另取副榜於本年九月內考試二十年以軍興旁午准撫臣所奏貴州本年鄉試於壬戌年補行又改增楚省中額先是因滇逆變亂於康熙十六年改照中省取中湖南平定撫臣請仍改爲大省額數取中二十二年補行雲南省辛酉科鄉試今尙書曹儷筮同年以考列三等 特擢時以爲異數榮之考乾隆初年已有之錢稼軒寶東皋二先生皆由

四等開坊東皋先生留館詩云不才宜下考 聖主念

孤臣薄罰甘從衆例皆罰俸強吟怯向人文章終報 國寵

辱豈關身却恨讀書晚論年已後旬時年二十九擢左中允

詩詞曹猶幸厠爨下敢求音詎意 中陽照偏榮小草

心官僚得同臭 天獎比連琳錢稼軒同日授右春坊右中允亦從四等特

擢 登選逾常格銜恩愧轉深

雍正十三年 欽定大清三藏聖教一部總理藏經館

事務爲莊親王允錄和親王宏晝校閱爲校正梵字咒

語佛像總管西番學工布查原任巡撫鄒基侍讀學士

梁詩正總率爲僧超盛超廣自塏汝寬以下五十一人

陶廬雜錄

卷一

注

嘉慶十四年七月因校全唐文奉檢釋藏於 萬善殿之西配房凡兩閱月事竣釋藏刻於雍正十三年派纂銜名載於後茲得唐文若干篇敬錄其目大乘經般若部十九種七百二十二卷寶積部三十七種一百七十四卷大集部三十六種一百四十卷華嚴部二十六種二百一十卷涅槃部十三種九十七卷五大部外重譯經四百一十六種七百二十一卷小乘經阿含部二百四十種四百二十七卷宋元人入藏諸大小乘經三百八十三種八百七十三卷大乘論九十二種五百一十一卷小乘論三十七種七百三十四卷宋元續入藏諸

論二十三種五十卷西土聖賢撰集七十五種一百九十卷此土著述一百七種二千二百八十四卷雍正十三年乾隆初年奉旨交出五十四種一千一百二十七卷一體入藏統計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八千二百六十卷

十月復檢道藏於高大殿西配房閱月事竣道藏刻於前明嘉靖年茲得唐文若干篇亦敬錄其目洞真部本文類七十六種一百四十五卷神符類八種八卷玉訣類四十一種八十二卷靈圖類一十七種二十八卷譜錄類一十三種二十一卷戒律類一十二種一十三

陶虛雜錄

卷一

音

卷威儀類二十八種三十五卷方法類五十一種二百五十一卷眾術類二十種十八卷記傳類十九種一百三十一卷讚頌類六種十卷表奏類二種九卷洞元部本文類七十一種八十五卷神符類八種十卷玉訣類三十三種三十三卷靈圖類十三種十卷譜錄類十二種十八卷戒律類十一種二十六卷威儀類七十八種四百六十三卷方法類二十三種八十七卷眾術類二十種十九卷記傳類十七種四十四卷讚頌類八種十一卷表奏類五種二十九卷洞神部本文類五十一種三十二卷神符類五種六卷玉訣類八十四種七百一

十三卷靈圖類五種四十六卷譜錄類十四種四十二卷戒律類七種二十卷威儀類二十六種三十二卷方法類七十一種七十卷眾術類七十四種一百一十九卷記傳類十九種三十五卷讚頌類七種六卷表奏類三種六卷太元部一百六十一種九百五十八卷太平部六十六種四百一十七卷太清部二十五種二百四十卷正一部二百六十一種七百四十五卷已著錄於古今圖書集成而桐川顧復採入彙刻書目特未詳其數耳計一千五百六種四千九百四十八卷

順治元年行鹽七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引徵課銀一

陶虛雜錄

卷一

音

十五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兩有奇鑄錢七千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九百有奇二年行鹽一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徵課銀五十六萬三千三百十兩六錢有奇鑄錢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六十有奇順治八年十二月舊鑄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九年舊鑄銅錢二十萬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十七年舊鑄銅錢二千萬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四百七十有奇

康熙元年人丁戶口一千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
三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八頃
一十四畝徵銀二千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七
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一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三石五
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三十四束茶一十
五萬七千九百二十八引行鹽四百二十萬四千五百
九十八引徵課銀二百七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八兩
六錢鑄錢二萬九千七百八十九萬六千三百八十有
奇

雍正元年人丁戶口二千五百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七
陶廬雜錄 卷一 美

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四十萬八千五百五十七田地
山蕩畦地八百九十萬一千八百七十九頃六十二畝
有奇徵銀三千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有奇米
豆麥四百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草四百
八十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一束茶四十九萬五千六百
三十引行鹽五百二萬四千一百三十八引徵課銀四
百二十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兩有奇鑄錢四十九萬
九千二百有奇
聖製詩五集二十八卷乾隆丁未填倉日作小注 國
朝天下民數一千六十三萬迄今一百四十餘年以來

已增至二萬七八千萬幾至二十倍之多承平日久休
養生息戶口日益繁滋用穀既多其價安能不日加昂
貴耶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 諭朕恭閱 聖祖仁皇
帝實錄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
二百餘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共三萬七百四
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五倍
有奇我國家承 天眷佑百餘年太平天下化澤涵濡
休養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
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已不能
陶廬雜錄 卷一 毛

如前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占田土不啻
倍徙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於閭閻生計誠有關係若再
因歲事屢豐粒米狼戾民情遊惰田畝荒蕪勢必至日
食不繼益形拮据朕甚憂之猶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
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口食
然爲之計及久遠總須野無曠土家有贏糧方可戶慶
盈寧收耕九餘三之效各省督撫及有牧民之職者務
當隨時勸諭剴切化導俾皆儉樸成風服勤稼穡惜物
力而盡地利共享昇平之福毋得相競奢靡習於怠惰
用副朕愛養黎元諄諄教戒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乾隆六十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

自康熙年間起至乾隆三十九年止戶部銀庫每年積存銀數按年查明進 呈至康熙年間檔冊霉爛不全未能按年開載康熙六年實在銀二百四十八萬八千四百九十二兩十一年實在銀一千八百九萬六千八百五十兩十二年實在銀二千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一十六兩實在銀五百三十萬九千九百二十兩二十五年實在銀二千六百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二十六年

陶廬雜錄

卷一

天

實在銀二千八百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九兩三十二年實在銀三千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七百一十九兩三十一年實在銀三千四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兩三十二年實在銀二千七百六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兩三十三年實在銀四千一百萬七千七百九十九兩三十四年實在銀四千二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一十六兩三十五年實在銀四千二百六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九兩三十六年實在銀四千六十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九兩三十七年實在銀四千五十四萬二千九百六十六兩四十二年實在銀三千八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五

兩四十三年實在銀三千九百九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兩四十七年實在銀四千七百十八萬四千七百八十八兩四十八年實在銀四千三百七十六萬七千九十四兩四十九年實在銀四千五百八十八萬一千七百七十二兩五十二年實在銀四千三百九萬四千二百三十九兩五十三年實在銀四千七十三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兩五十七年實在銀四千四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兩五十八年實在銀四千七百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兩五十九年實在銀三千九百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三兩六十年實在銀三千二百六十二萬二千四百

陶廬雜錄

卷一

天

百二十一兩雍正元年實在銀二千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兩二年實在銀三千一百六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兩三年實在銀四千四十三萬四千七百四十四兩四年實在銀四千七百四十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五年實在銀五千五百二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兩六年實在銀五千八百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兩七年實在銀六千二十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八年實在銀六千二百十八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兩九年實在銀五千三十七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兩十年實在銀四千四百三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八兩十一年實在銀

三千七百九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三兩十二年實在
 銀三千二百五十萬三千四百二十八兩十三年實在
 銀三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八百八十五兩乾隆元年實在
 銀三千三百九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兩二年實在
 銀三千四百三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八兩三年實在
 銀三千四百八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兩四年實在
 銀三千二百五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六兩五年實在
 銀三千四十八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六年實在銀三
 千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七年實在銀三
 千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兩八年實在銀二
 千九百十二萬一千一百四兩九年實在銀三千一百
 九十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兩十年實在銀三千三百十七
 萬六百五十五兩十一年實在銀三千四百六十三萬
 三千一百七十七兩十二年實在銀三千二百三十六
 萬三千四百四兩十三年實在銀二千七百四十六萬
 三千六百四十五兩十四年實在銀二千八百七萬三
 千四十三兩十五年實在銀三千七十九萬六千一百
 七十七兩十六年實在銀三千二百四十九萬三千七
 百八十六兩十七年實在銀三千八百六十三萬二百
 八十七兩十八年實在銀三千九百八十七萬三百九

陶廬雜錄

卷一

辛

十四兩十九年實在銀三千七百六十萬五千四百二
 十二兩二十年實在銀四千二百九十九萬七千四十
 八兩二十一年實在銀四千三百二十二萬二千三十
 兩二十二年實在銀四千十五萬二千二百五十四兩
 二十三年實在銀三千六百三十八萬八百九兩二十
 四年實在銀三千六百七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五兩
 二十五年實在銀三千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兩
 二十六年實在銀三千六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七十
 二兩二十七年實在銀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七千九百
 二十四兩二十八年實在銀四千七百六萬三千六百
 十兩二十九年實在銀五千四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
 十四兩三十年實在銀六千三百三十三萬六千三百七十
 五兩三十一年實在銀六千六百六十一萬二千一百
 二十七兩三十二年實在銀六千六百五十萬一千五
 十二兩三十三年實在銀七千一百八十二萬三千八
 百八十八兩三十四年實在銀七千六百二十二萬二
 千八百七十七兩三十五年實在銀七千七百二十九
 萬九千七百三十六兩三十六年實在銀七千八百九
 十四萬一兩三十七年實在銀七千八百七十四萬二
 百六十二兩三十八年實在銀六千九百六十七萬七

陶廬雜錄

卷一

壬

千七十一兩三十九年實在銀七千三百九十萬五千六百十兩

陶廬雜錄

卷一

三

陶廬雜錄卷一

陶廬雜錄卷二

小西厓 法式善

吏部題各省題荐人員原令其作速起程今陝西李嵩王宏撰江南汪琬張九徵周慶會彭貴潘耒嵇宗孟張新標吳元龍蔡方炳直隸杜越范必英浙江應撫謙山西范鄯鼎江西魏禧並以疾辭陝西李因篤以母老辭相應咨催赴京得旨李因篤等既經諸臣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薦舉該督撫作速起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

韓湘巖觀察宰江南俸滿抵京余嘗晤於舅氏齋中軀

陶廬雜錄

卷二

一

幹豐重而言語清快象緯醫卜諸術藝無不精核貫穿見余方髻歲喜弄文墨出所著滑稽集見贈集中如貌左貌國語貌韓非子貌莊貌史記具有神似處所云貌者微詞也酒酣益自矜告余云青田劉誠意後區區一人而已語能狂笑不已其自負如此

朱竹垞謂偶吏目桓所選元詩為獨開生面而以缺七言絕句為憾余嘗欲補之而未就也因憶文淵閣校四庫書所閱元人詩佳者輒錄存多四朝詩選元文類宋元詩會元詩體要元風雅元詩選元詩癸集中所未載者將來合諸集甄綜之以復吏目舊觀竹垞翁其許

我乎艾性夫春溪云晚溪晴穩爽風斜橋影傾欹水見
沙十里荒陂自春色一雙鷓鴣啼揚花雨香雲嫩散春
泥細草初肥綠滿溪無數落花鶯背上避人都入柳陰
啼題僧閣云蘆竹叢高舊石闌菩提香遠出林端鴈聲
忽斷梧桐雨草閣秋深倚暮寒張觀光聞角云誰送寒
聲入夢中遙知人在戍樓東明朝梅嶺花飛雪未必都
因昨夜風江景云寒生鴈背天將雪冷入魚腮水欲冰
釣艇歸來江路暝舟人分火點漁燈王奕過江云玉勒
金臺逐去塵十年多少渡江民中流試扣金山老曾有
深衣過魯人楊宏道迎祥觀卽事云牽牛延蔓覆簷青

陶廬雜錄

卷二

二

涼氣著人如酒醒天外晚風收積雨石爐燈水白泠泠
尹廷高江鄉夜興云極浦霜清鴈打圍漁燈明滅水煙
微天寒想是鱸魚少犬吠空江船夜歸釋大詵題孤嶼
圖云澹煙疎樹月朦朧路隔寒潮斷復通添箇茅庵分
住我明年飛錫海門東侯充中汴梁郊行云大梁城下
草連雲千古河山對夕曛一掬賈生憂國淚西風吹上
信陵墳劉鶚九日峽江舟中云秋風如此客辭家重理
平生舊帽紗不是故山無白酒年年奔走負黃花宋无
山中云半嶺松聲樵客分一溪春草鹿成羣採芝人入
翠微去丹竈石壇空白雲咏蘭云分向湘山半野蒿偶

并青草入離騷清名悔出羣芳上不入離騷更自高洪
焱祖中秋宿貴義嶺無月云亂山深處過中秋只有風
滿拍石頭賴是今宵無月色若令月出轉添愁唐元皆
春亭云自家意思窗前草滿目紅酣川上花十二闌干
風雨霽有人來此岸烏紗李存贈賣楮士云門前柿葉
未堪書窗外芭蕉雨後疎正恨新詩沒題處故人攜紙
過庭除朱晞顏自題云乘興風波萬里遊清如王子泛
扁舟早知鯨背推敵險悔不來時只跨牛周伯琦夜坐
偶成云清夜嚴城玉漏遲杏花疎影散書帷紅塵不到
揚雄宅石鼎焚香讀楚詞納新京城春日云官牘冰消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綠漫隄落花流水五門西黃鸝不管春深淺飛入南城
樹上啼張仲聲壁上小景云半林斜日帶晴霞彷彿柴
桑處士家千里田園歸未得只疑此地有黃花陳鑑道
經東崖砦云荒村寂寞兩三家故壘東邊石徑斜岩樹
不知人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李繼本對月同宗兄賦
云窗裏娟娟納月光牀頭顧影轉淒涼東書幾日還山
去露坐彈琴秋樹傍沈夢麟湧金門卽事云湧金門外
步陽春舊日軒楹盡劫塵却笑柳州新燕子飛來不識
白頭人同怨歸棹云衝煙去卽比鄰共載月歸時老稚
迎魚少水多生事了一溪晴碧有誰爭張仲深溪上云

溪南溪北燕交飛溪上人家客未歸翠壁夜聞山鳥叫
 金爐燼冷水沈微趙文展亦周墓云竹刺藤梢未易攀
 一椀紅酒酌荒菅攜兒不敢高聲哭僧錄新來住此山
 王沂看山云昔年騎馬看青山曾與青山共往還今日
 君家亭子上依然山在白雲閒過潼關云天風吹袖下
 雲臺玉井芙蓉爲我開行過潼關却回望半空飛翠逐
 人來程端禮閒步云城上寒梅白雪花城邊嫩柳黃金
 芽平林望盡意不盡回首城西日欲斜胡行筋青山白
 雲云憶從扈從過居庸北望迢迢萬玉峯獨恨崑崙猶
 未識至今長被白雲封陳宜甫老農云老農村裏別無

陶廬雜錄

卷二

四

營飽飯惟知樂太平天子駕來應不顧低頭鞭犢自春
 耕陸文圭早春云草色青青沒燒痕山川滿目酒盈樽
 只愁逋客回家日先被春風緊閉門次伯機云梅天風
 雨一江寒失却灘頭舊釣竿自着漁蓑沽酒去路逢賈
 客問長安胡祗適玉堂偶成云孤籬蔬圃雨餘香林影
 蟬聲午夢涼一日閒情如兩日閱書終日未殘陽張之
 翰聞鴈云燕中五見鴈南下今歲鴈來余始還堪笑餘
 生不如鴈鴈歸常在一年閒宿柯亭云好山似恨客西
 行便比朝來減舊青我自笑余忙箇甚滿船風雨宿柯
 亭王旭雜詩云東流江水不西還六代興亡一夢閒行

客有懷誰會得鳳凰臺上看東山南湖雨中云氣涵雲
 外草堂虛蘋末風來午夢餘起逐鄰翁上船去藕花深
 處看叉魚三年身不到江湖慚愧煙波舊釣徒今日扁
 舟復何處臥聽風雨鬧黃蘆荷葉青青水濕衣南湖日
 暮採蓮歸菱歌一曲風生浦幾處衝煙白鳥飛有懷云
 春風花落紫藤枝正是山蔬可擷時惆悵故園歸未得
 興來空詠采薇詩晚步云草沒行蹤一徑斜西風開滿
 蒺藜花行歌曳杖不知遠轉過青林又幾家宋禧題畫
 云松林日落碧雲開野老溪頭坐石苔隔岸好山招不
 到一篙流水待誰來滕安上村居云幽居一日勝兩日

陶廬雜錄

卷二

五

故友十人無五人村北樹陰餘畝大肯來盤礴樂閒身
 王結次韻云折得寒桃雨後花自憐白髮照烏紗陌頭
 楊柳撩春思掩映茅亭賣酒家耶律鑄贈人云不知何
 事傷遊子漫折閒花盡日吟轉覺忘機是啼鳥靜依芳
 草說春心

汪鈍翁題高季迪槎軒集云按王文忠公缶鳴集序云
 詩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張子宜哀辭序則云先生自
 類其詩千五百首今考周氏本總千有一首其數與序
 不合外又有是集十卷詩七百二十三首姑蘇雜咏一
 卷詩一百二十三首內惟五首重出餘俱各鳴所無合

集共得一千八百四十餘首他如徐氏本雖名大全而實軼去者多矣列朝詩選於先生詩率取諸缶鳴大全豈猶未見是集耶集爲余塾所藏乃成化閒張習企翱所刻也今四庫書館祇大全集十八卷外有鳧藻集古文五卷鈍翁所藏不知歸於何所

李天生評許生洲華嶽集云處處言情却處處是景建安而後惟杜少陵耳公詩乃能之則其推搨之者至矣生洲督學秦中得詩最富所刻華嶽集是也李天生所選訂天生與生洲同膺鴻博之薦氣誼尤篤故說詩最合云

陶廬雜錄

卷二

六

施耦堂侍御爲詩人竹田之子丙戌通籍年已逾四十四歲矣以詩文自豪尤精賞鑒辨周秦物絲毫不爽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晚年風流放誕優伶徵逐酒觴絲竹無日無之故其所作亦皆率情便意較少年儻雄直諸篇什如出兩人

覃溪先生告余云山谷學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領不能敵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義山學杜則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詩家秘妙真訣也今我輩又萬萬不及山谷之本領並用逆亦不能然則如之何而可則且先敲着牙忍性不許用平下不許直下

不許連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則未有能成者也

歸安吳隆元以散館歸班進士隨軍營效力議敘得會考司主事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分校順天鄉試至八月會試仍充分校官官已至翰林學士卽蒙 特命隆元一人教習本科庶吉士二年充江南正考官旋以罪戾關外卒於戍所不數年閒升沈顯晦變幻無常皆非人能逆料富貴利達之念睹此可以稍釋矣

查隱君晚號海上迂人居龍山與黃梨洲陸麗京雅意切劇所著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皆其壻朱達哀集之者非全本也論古諸作頗具卓識讀之令人慨然

附廬雜錄

卷二

七

毛初晴選唐人試體詩附載其里人王錫數章他手不與矜重之抑已至矣錫雜咏諸作世盛傳稱實多平近率直語然其情閒致逸於此亦畧見一斑

德清徐志莘雖出門蔭得官殊不自矜貴沾沾以詩自豪生平向往眉山下筆清辨滔滔老年放浪溪山與漁樵爲侶所作尤雄潔可喜裘馬之氣一洗而空

國朝書家無爵位而名著者查二瞻爲最收藏家多秘惜之余觀所書詩句亦清矯拔俗惜其種書堂遺稿不可問矣

沈歸愚尙書云郁植字大木號東堂江南太倉人諸生

八歲應試作五倫論吳梅村祭酒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爲王新城賞鑒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薦未應試卒詩體裁盛唐不落元和以下讀悲歌六章可以見其生平而史牘鈔存等書遺其名當據此補之

師荔扉喜刻書寧望江令搜訪邑人龍宮允詩半就淪沒僅得和蘇集梓而行之卷首序多己未諸徵士撰作推許甚摯情未見其全也世顧賞其瓊花夢芙蓉城傳奇何哉

徐東癡與顧亭林王端士費此度諸名士於康熙己未膺薦舉俱辭不就試王漁洋與東癡爲中表兄弟稱其

陶廬雜錄

卷二

八

詩近陶淵明孟東野辛亥秋余邀翁覃溪學士過筠圃草堂閱舊木書有東癡漁洋手校邊仲子詩本內跋語二則東癡墨書漁洋硃書學士摹成神似今藏余齋題者甚衆

嚴海珊詠李副使詩有西涯衣鉢委而去語又云北地雖非西涯門人然如王九思以倣西涯體中遜其餘諸子多有親承指授者皆奪於北地之燄改轅背之猶之北地背之也子衡孟獨抵排尤力吳楚繼起祧西涯禰北地倦倦皈依弗替者石文隱羅文肅邵文莊數人耳或海珊不知西涯爲北地癸丑座主

余於書肆買一畫冊不著款淡墨杼寫得大癡山人筆意及驗其私印則崔華也按華太倉人漁洋山人分校所取士詩亦清拔絕俗爲山人所稱許

余嘗病元史最爲譴陋近日錢竹汀少詹廿二史考異中元史頗精詳及觀仁和邵詹事遠平所輯元史類編嘆其爲良史而詹事敘錄中以和禮霍孫赤老温未立傳后妃傳無徵致憾今世喜讀書熟悉有元一代朝章典故能補訂此書者吾不能不有望於凌仲子廣文陳稽亭水部也

黃瑚初主吳梅村繼主葉初庵嘗爲二公代草年三十

陶廬雜錄

卷二

九

八歿後七年爲康熙己未 詔內外臣僚舉博學鴻儒備顧問葉學士主其事首屈指及先生而先生死矣見顧棟高傳顧於先生爲表叔其言自確然則瑚實未列名薦牘而蒼峴先生文集集中乃謂葉學士以瑚名上徵書下病厲不行而死誤矣

蒼峴山人文集陶元淳墓誌銘云益都趙秋谷淄川畢公權皆與君善才望相埒康熙己未 天子開博學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還復以病告則子師並未與試不當列入與試未取諸公名內

國朝三甲進士由詞林躋通顯以勲業德望著者不可勝數如李文勤蔚魏文毅喬介魏果敏象樞王文靖熙湯文正斌熊文端賜履陳文貞廷敬張文端鵬翮徐文敬潮徐文定元夢揚文定名時高文良其倬朱文端賦福文端敏史文靖胎直張文和廷玉張文敏照尤卓卓者也余亦三甲進士由檢討至祭酒緣事議革職 恩旨授編修越二年復官學士

海寧張英字仲張康熙癸丑進士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一時有大小張英之目戊午文端子廷瓚又出仲張門仲張雖由是獲譏而針芥之投亦有莫之爲而爲之者矣

陶廬雜錄

卷二

十

近人著書當以邵學士晉涵爾雅正義王觀察念孫廣雅疏證阮巡撫元經籍纂詁爲最典洽余見桐城方密之所輯通雅其該博亦不在三家下惜其版久不印今藏姚氏書塾蘇州書賈將購而販賣之甚可喜也
劉文正公書扇詩跋云己卯夏日有以淵鑑類函求售者因次其卷頁略加校讐蟲牙一部爲類甚夥有耳熟其名而未悉形狀亦有心知其貌而未究稱名者始信讀書考定大非易事家任象山授經之餘寫此二十四種於扇頭因雜錄前人題咏於其背面荆公所云費日

力者其在斯乎公言如此原詩前四行殘闕不可辨識惟明僧通九咏蜻蜓明趙寬夫咏蜘蛛王西樵咏叩頭蟲明何景明咏絡緯唐薛維翰咏飛蛾唐僧苾芻咏蚪蚪宋梅堯臣咏蒼蠅明朱之蕃咏螳螂宋蘇軾咏蝸牛宋羅處約咏蝨斯宋韓維咏蝦蟆明郭善登咏蜜蜂梁張率詠魚明王叔承咏蠨唐陸魯望咏蜂宋歐陽季直咏蟬元趙孟頫咏蝴蝶元趙漪淵咏促織宋文與可咏蚊元張伯雨咏蚱蜢明王元長咏花蟲宋蘇軾咏蟋蟀按蝦魚蟹水族也未可闕入蟲牙中蜜蜂蜂屬也蚪蚪蛙屬也蚱蜢蝨斯屬也不必複見花蟲類函所無也七

陶廬雜錄

卷二

七

題故刪之補益若干成詩二十八章所謂不賢者識其小乎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歟
元國子學總教一人見元史馮志常太宗時任見元史按國子學總教及提舉學校官雖歷是職者甚少然系元世創設故爲另立提舉學校官一人見元史郝義恭文宗時任見元史領國子十五人並見元史李棟至元時任見元史祖紀見元史宋衡長子人至元時任李謙東阿人至元時任劉因容城人至元時任李孟上黨人至大時任見元史張珪皇慶時任許思敬皇慶時任趙世延成都人延祐時任廉恂至元時任見元史張養浩濟南人至治時

任富珠哩順陽人至治時任韓讓泰定時任姚庸泰定時任並見元史趙世安天歷時任見元史托哩特穆爾至正時任順帝紀按元初多聘耆儒碩學典司教事中葉更以中書平章領之今類次如右內惟富珠哩後官祭酒不重見兼國子祭酒十二人並見元史蕭軒奉元人大德時任見元史劉賡洛水人至大年任見元史本同尚野保定人延祐時任鄧文原綿州人至治年任虞集泰定時任呂思誠平定人歐陽元瀏陽人元統時任朱本大都人元統時任劉敏中章邱人至正時任蘇天爵真定人至正時任歸暘汴梁人至正時任張翥晉寧人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至正時任按以上諸人俱係他官兼任又有係專任後陞任兼職如故仍列祭酒茲不重見祭酒十二人見元史十一人見元史許衡河內人中統時任見元史王恂唐縣人集者一人見元史孔洙至元時任見元史張礎渤海人至元時任見元史苟宗道見元史李之紹平陰人皇慶時任見元史孔克堅至元時任見元史李好文東明人至正時任見元史王思誠崑陽人至正時任見元史陳祖仁汴人至正時任見元史趙子期宛邱人見元史新金人未詳其名亦未知何時又元史葉李傳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別無確證今不錄司業二十九人見元史

十一人見元史人集者三人見元史詩選伊木沁見元史耶律有尚見元史商琥至元時任見元史黎立武新喻人見元史澄草李思衍餘千人見元史滕安上中山人見元史李盧集元禮真定人大德時任見元史暢師文南陽人大德時任見元史尚野見元史至大時任李之紹見元史皇慶時任吳澄崇仁人皇慶時任見元史鄧文原見元史皇慶時任齊履謙延祐時任見元史富珠哩見元史泰定時任虞集見元史子祭酒泰定時任楊宗瑞見元史韓鏞濟南人至順時任見元史呂思誠見元史謝瑜遂寧人見元史貢師泰宣城人見元史宋瑩大都人至元時任見元史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潘迪至元時任見元史王思誠見元史至正時任劉敏中見元史汪澤民婺源人至正時任吳當崇仁人至正時任見元史王士能見元史段輔見元史王士元臨汾人按以上三人未詳何時任附此又元史載至元二十年呂域大德三年楊恒蕭軒仁宗時同恕俱被召不赴不錄

明兼國子祭酒二十六人並見明太學志謝鐸太平人宏治十三年任見明太學志按明初尚有領國子監事李文忠兼國子祭酒梁貞以俱係南京國子學故不錄以下各官並同此例李旻仁和人正德元年任許誥靈寶人嘉靖

八年任吳惠郵縣人嘉靖十四年任崔桐海門人嘉靖十九年任張袞江陰人嘉靖二十一年任王道武城人嘉靖二十六年任歐陽德泰和人嘉靖二十六年任閔如霖烏程人嘉靖三十年任吳山高安人嘉靖三十年任敖統高安人嘉靖三十二年任高拱新鄭人嘉靖三十九年任秦鳴雷臨海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高儀錢塘人嘉靖四十二年任陳以勤南充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胡正蒙餘姚人嘉靖四十四年任趙貞吉內江人隆慶元年任丁士美清河人隆慶五年任萬浩進賢人隆慶六年任孫應鰲如皋人萬歷三年任余有丁鄞縣人萬歷六年任許國歙縣人萬歷八年任張一桂祥符人萬歷十九年任范謙豐城人萬歷十九年任敖文禎高安人萬歷二十九年任傅新德定襄人萬歷三十七年任按以上俱係以他官兼任及有事跡可考者其或暫行署攝如辟雍紀事所載永樂十年梁里許萬歷三十五年沈淮孫承澤學典所載萬歷四十年周道登四十六年張肅天啟元年成基命崇禎二年倪嘉善等俱官卑任淺不在此例又如先係實授後陞任兼管監事仍列祭酒茲不重見祭酒九十九人

見明太學志八十六人見辟雍紀事者六人見明史者七人 胡儼南昌人永樂二年任見明太學志下同 按儼初任

陶廬雜錄 卷二 十四

大學祭酒後移建太學仍任祭酒故載自儼始貝泰金華人宣德二年任李勉時安福人正統六年任蕭鎡泰和人正統十二年任劉鉉長洲人景泰二年任王恂公安人景泰四年任陳詢華亭人景泰五年任劉益吉水人天順三年任司馬恂山陰人天順八年任邢讓襄陵人成化二年任陳鑿吳縣人成化五年任周洪謨長寧人成化十一年任耿裕盧氏人成化十二年任邱濬瓊山人成化十三年任費閻丹徒人成化二十三年任鄭紀仙遊人宏治三年任林瀚閩縣人宏治三年任黃恂餘姚人宏治十七年任張潔平南人宏治十八年任周

陶廬雜錄 卷二 十五

玉臨海人正德二年任王鴻儒南陽人正德四年任王雲鳳和順人正德四年任石瑤棗城人正德五年任王瓚永嘉人正德八年任魯鐸景陵人正德十二年任陳霽吳縣人正德十二年任趙永臨淮人正德十二年任嚴嵩分宜人嘉靖三年任陸深上海人嘉靖七年任魏校崑山人嘉靖八年任林文俊莆田人嘉靖十一年任王激永嘉人嘉靖十三年任賈詠臨潁人嘉靖十三年任呂梅高陵人嘉靖十四年任許成名聊城人嘉靖十五年任王教祥符人嘉靖十五年任徐階華亭人嘉靖二十二年任王用賓咸寧人嘉靖二十四年任周文燭

山陰人嘉靖二十六年任李本餘姚人嘉靖二十七年任孫陞餘姚人嘉靖二十八年任李機豐城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茅璫錢塘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見辟雍紀事尹臺永新人嘉靖三十三年任見明太學志下同郭鑿高平人嘉靖三十四年任林庭機瀚季子嘉靖三十六年任汪鏗鄞縣人嘉靖四十五年任林熾庭機子嘉靖四十五年任胡杰豐城人隆慶元年任王希烈南昌人隆慶元年任孫鋌陞子隆慶三年任馬自強同州人隆慶四年任林士章漳浦人萬歷元年任王錫爵太倉人萬歷二年任姚宏謨秀水人萬歷五年任呂旻龍溪人萬歷五年任

陶虛雜錄 卷二 六

陳思育武臨人萬歷七年任周子義無錫人萬歷八年任楊起元歸善人萬歷十年任見辟雍紀事高起愚銅梁人萬歷十一年任見明太學志下同羅萬化會稽人萬歷十二年任范應期烏程人萬歷十二年任張位新建人萬歷十二年任徐顯卿長洲人萬歷十三年任韓世能長洲人萬歷十三年任李長春富順人萬歷十四年任田一儁大田人萬歷十五年任黃鳳翔晉江人萬歷十七年任劉元震任邱人萬歷十七年任盛訥定遠人萬歷十九年任曾朝節臨武人萬歷二十年任成憲薊州人萬歷二十一年任蕭良有漢陽人萬歷二十三年任李廷機

晉江人萬歷二十四年任劉應秋吉水人萬歷二十五年任方從哲德清人萬歷二十六年任楊道賓江關人萬歷二十九年任黃汝良晉江人萬歷三十年任蕭雲舉宣化人萬歷三十一年任陶望齡會稽人萬歷三十一年任周如砥卽墨人萬歷三十五年任朱國禎烏程人萬歷三十五年任鄧士龍南昌人萬歷四十二年任劉一燦南昌人萬歷四十三年任盛以宏潼關人萬歷四十五年任張邦宜興人萬歷四十六年任何如寵桐城人萬歷四十七年任明史本傳任公胤蒙陰人泰昌元年任見明太學志蔡毅中光山人天啟三年任見明史本傳王祚遠

陶虛雜錄 卷二 七

普安人天啟四年任見明史本傳林鈺同安人天啟七年任孔貞運句容人崇禎元年任見明史張至發傳顧錫疇崑山人崇禎二年任見明史本傳吳士元進賢人崇禎四年任見辟雍紀事傅冠進賢人崇禎七年任倪元璐上虞人崇禎八年任見明史程國祥傳張四知河南人崇禎九年任見辟雍紀事李建泰曲沃人崇禎時任見明史魏德藻傳按以上俱係實授舊志又載成化六年李紹柯潛嘉靖三十八年沈坤隆慶九年呂調陽萬歷二十一年陸可教及辟雍紀事正德三年蔡清均以未任不錄兼國子司業二十一人並見明太學志劉震安福人成化二十三年任見明太學志下同童承敘沔

陽人嘉靖十四年任趙貞吉內江人嘉靖二十九年任董份烏程人嘉靖三十四年任高儀錢塘人嘉靖三十六年任晁璠開州人嘉靖三十八年任張居正江陵人嘉靖三十九年任孫世芳安東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黃鳳翔晉江人萬歷十年任張位新建人萬歷十一年任吳中行宜興人萬歷十二年任趙用賢常熟人萬歷十三年任盛訥見祭酒萬歷十四年任余孟麟祁門人萬歷十六年任蕭良有見祭酒萬歷十九年任劉應秋見祭酒萬歷二十一年任黃汝良見祭酒萬歷二十七年任蕭雲舉見祭酒萬歷二十八年任周如砥見祭酒萬歷二十八年任

陶廬雜錄

卷二

六

李騰芳湘潭人萬歷三十二年任湯賓尹宣城人萬歷三十七年任司業七十二人見明太學志五十九人見者一人見孫承澤學典者三人趙季通天台人永樂四年任見明太學志下同黃廣雲臨淮人永樂九年任董子莊樂安人永樂十年任趙琬武進人宣德十年任曾暹吉水人景德四年任吳滙新喻人天順三年任張業安福人天順三年任耿裕見祭酒成化七年任費閏見祭酒成化十一年任黃恂見祭酒宏治九年任周玉見祭酒宏治十四年任魯鐸見祭酒正德二年任王瓚見祭酒正德三年任黃瀾莆田人正德十年任穆孔暉棠邑人正德十一年任景暘儀真人正德

十一年任陸深見祭酒正德十三年任吳惠見祭酒正德十六年任林時汝寧人嘉靖六年任陳寰常熟人嘉靖十一年任馬汝驥綏德人嘉靖十八年任張星桂林人嘉靖十四年任王同祖崑山人嘉靖十八年任江汝璧貴溪人嘉靖二十二年任周文燭見祭酒二十三年任李機見祭酒嘉靖二十六年任尹臺見祭酒嘉靖二十九年任林庭機見祭酒三十年任王材新城人嘉靖三十四年任呂調陽桂林中衛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胡杰見祭酒嘉靖四十五年任萬浩進賢人嘉靖四十五年任林士章見祭酒隆慶二年任馬自強見祭酒隆慶三年任王錫爵見祭酒隆慶四年任余有丁鄞縣人隆慶五年任范應期烏程人隆慶六年任李日華華亭人萬歷元年任戴洵奉化人萬歷三年任沈淵新城人萬歷四年任呂旻見祭酒萬歷五年任周子義見祭酒萬歷五年任王宏海安定人萬歷七年任劉城峽江人萬歷三年任王祖嫡德州人萬歷十五年任楊起元見祭酒萬歷十七年任周應賓鄞縣人萬歷二十一年任葉向高福清人萬歷二十三年任方從哲見祭酒萬歷二十四年任楊道賓見祭酒萬歷二十七年任沈淮烏程人萬歷三十四年任南師中渭南人萬歷三十六年任邵景堯象山人萬歷三十九年任周道

陶廬雜錄

卷二

七

歷三十九年任孫世芳安東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黃鳳翔晉江人萬歷十年任張位新建人萬歷十一年任吳中行宜興人萬歷十二年任趙用賢常熟人萬歷十三年任盛訥見祭酒萬歷十四年任余孟麟祁門人萬歷十六年任蕭良有見祭酒萬歷十九年任劉應秋見祭酒萬歷二十一年任黃汝良見祭酒萬歷二十七年任蕭雲舉見祭酒萬歷二十八年任周如砥見祭酒萬歷二十八年任

登吳江人萬歷四十年任孟時芳蒲州人萬歷四十一年任公黼見祭酒萬歷四十一年任駱從宇武康人萬歷四十一年任張鼎華亭人萬歷四十六年任姜逢元山陰人萬歷四十八年任見孫承澤學典董其昌華亭人泰昌元年任見明太蔡毅文苑傳成基命大名入泰昌元年任見明太蔡毅文苑傳天啟三年任見孫承澤學典李國楫高陽人天啟四年任見辟雍紀林鈞見祭酒天啟七年任朱之俊汾陽人天啟七年任陳盟富順人崇禎元年任姜日廣新建人崇禎二年任倪嘉善桐城人崇禎二年任見孫承澤學典陳仁錫長洲人崇禎二年任見孫承澤學典吳士元進賢人崇禎四年任馬之驥益都人崇禎七年任何瑞徵信陽人崇禎九年任按以上俱係實授明太學志又載萬歷十四年習孔教十七年鄧以讚二十三年季道統均以未任不錄

國朝兼管國子監大臣和碩康親王崇安雍正三年兼管多羅果郡王允禮雍正三年兼管楊名時江南江陰人辛未進士乾隆元年以尚書兼管孫嘉淦山西興縣人癸巳進士乾隆元年以尚書兼管趙國麟山東泰安人己丑進士乾隆三年以大學士兼管劉吳龍江西南昌人癸卯進士乾隆六年以尚書兼管宗室德沛滿洲

附錄雜錄

卷二

鑲藍旗人乾隆十一年以侍郎兼管鄂容安滿洲鑲藍旗人癸丑進士乾隆十三年以侍郎兼管觀保滿洲正白旗人丁巳進士乾隆十四年以內閣學士兼管德保滿洲正白旗人丁巳進士乾隆三十年以侍郎兼管悟勒穆濟蒙古鑲紅旗人乾隆三十年以內閣學士兼管陸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進士乾隆三十一年以侍郎兼管蔡新福建漳浦人丙辰進士乾隆三十四年以尚書兼管劉墉山東諸城人辛未進士乾隆四十八年以尚書兼署蔡新乾隆四十八年仍以大學士兼管劉墉乾隆五十年以尚書兼管彭元瑞江西南昌人丁丑進士乾隆五十四年以尚書兼管劉墉乾隆五十六年再以尚書兼管滿洲祭酒固爾嘉渾正黃旗人順治元年任阿都里鑲白旗人康熙四年任賈祿鑲白旗人康熙八年任宜昌阿鑲白旗人康熙十二年任阿里瑚鑲白旗人康熙十九年任常錫布正紅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德布色正紅旗人康熙二十六年任圖納哈鑲白旗人康熙二十七年任鄂拜鑲藍旗人康熙三十年任博濟正藍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傅繼祖正藍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尹泰鑲黃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特默德鑲白旗人康熙三十闕年任邵穆布鑲藍旗人康熙三

附錄雜錄

卷二

十八年任又以侍郎兼任覺羅滿保正黃旗人甲戌進士康熙四十五年任查喇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登德鑲藍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任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任齊蘇勒正白旗人康熙六十一年任宗室伊爾登正白旗人雍正元年任塞楞額正白旗人己丑進士雍正二年任鄂爾奇鑲藍旗人壬辰進士雍正四年任覺羅吳拜正紅旗人壬辰進士雍正十一年任國璉鑲白旗人戊戌進士雍正十三年任敷文鑲黃旗人庚戌進士乾隆三年任開泰正黃旗人甲辰進士乾隆八年任鄂容安鑲藍旗人癸丑進士乾隆八年任鍾音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鑲藍旗人己卯舉人乾隆四十二年任瑚圖禮正白旗人丁未進士乾隆五十六年任那彥成正白旗人己酉進士乾隆五十七年任法式善原名運昌正黃旗人庚子進士乾隆五十九年任漢祭酒李若琳順天大興人前明壬戌進士順治元年任薛所蘊河南孟縣人前明戊辰進士順治五年任胡統虞江南當塗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五年任傅維麟直隸靈壽人丙戌進士順治五年任高珩山東淄川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六年任王崇簡順天宛平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七年任李呈祥山東霑化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八年任李爽棠順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王守才漢軍鑲紅旗人康熙六年任宋德宜江南長洲人乙未進士康熙八年任李仙根四川遂寧人辛丑進士康熙九年任楊正中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康熙九年任徐元文江南崑山人己亥進士康熙九年任單若魯山東高密人丙戌進士康熙十年任沈荃江南青浦人壬辰進士康熙十三年任馮源濟順天涿州人己未進士康熙十五年任王士禎山東新城人戊戌進士康熙十九年任李元振河南柘城人甲辰進士康熙二十二年任翁叔元江南常熟人丙辰進士康熙二十四年任曹禾江南江陰人甲辰進士康熙二十六年任汪霏

陶廬雜錄

卷二

詩

浙江錢塘人丙辰進士康熙二十八年任吳苑江南歙縣人壬戌進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張榕端河南磁州人丙辰進士康熙三十三年任孫岳頌江南吳縣人壬戌進士康熙三十四年任四十一又以待郎兼任胡作梅湖廣荆門人壬戌進士康熙四十七年任余正健福建古田人丁丑進士康熙四十九年任徐日烜江西高安人戊辰進士康熙五十一年任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進士康熙五十七年任劉師恕江南寶應人庚辰進士康熙六十一年任王圖炳江南婁縣人壬辰進士雍正元年任王傳江西鄱陽人辛未進士雍正元年任

張廷璐桐城縣人戊戌進士雍正三年任蔡嵩江南南匯人癸巳進士雍正五年任謝王寵陝西寧夏人丙戌進士雍正六年任孫嘉淦山西興縣人癸巳進士雍正七年任邵基浙江鄞縣人辛丑進士雍正十年任崔紀山西永濟人戊戌進士雍正十三年任李鳳翥江西建昌人丁丑進士乾隆元年任謝道承福建閩縣人辛丑進士乾隆四年任崔紀乾隆六年再任陸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進士乾隆十一年任曹秀先江西新建人丙辰進士乾隆三十年任歐陽瑾江西分宜人癸丑進士乾隆三十一年署任梁錫璵山西介休人甲辰舉人辛

陶廬雜錄

卷二

詩

未經學乾隆三十一年任張裕榮江南桐城人戊辰進士乾隆三十四年任鄒奕孝江南金匱人丁丑進士乾隆四十五年任韋謙恒江南蕪湖人癸未進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鄒炳泰江南無錫人壬辰進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韋謙恒乾隆五十四年再任汪廷珍江南山陽人己酉進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胡長齡江南通州人己酉進士乾隆六十年任陳崇本河南商邱人乙未進士嘉慶元年任胡長齡嘉慶二年署任錢樾浙江嘉興人壬辰進士嘉慶五年以侍郎署陳萬全浙江石門人辛丑進士嘉慶五年以侍郎署滿洲司業

國初設滿洲司業二員分左右缺乾

隆十三年 李虎沙傅達禮正黃旗人白清額鑲白旗人
裁一員 莽吉圖鑲白旗人鄔代曹爾和尹希鑲黃旗人康熙十
六年任葛思泰鑲黃旗人康熙十七年任滿都戶達爾
正黃旗人康熙十八年任拜山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一
年任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博濟正藍旗人
康熙二十四年任朱古宏鑲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
席爾圖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任薩爾圖正黃旗人
康熙三十四年任莫索理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五年任
党阿賴鑲紅旗人康熙三十六年任滿丕正藍旗人康
熙三十九年任登德鑲藍旗人康熙四十五年任常額
正紅旗人康熙四十六年任察爾岱正藍旗人康熙四
十八年任己克塞正藍旗人康熙五十六年任齊二鑲
黃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明圖鑲藍旗人康熙五十九
年任博禮鑲黃旗人康熙六十年任馬泰正黃旗人雍
正三年任文保鑲藍旗人甲辰進士雍正六年任朱蘭
泰正白旗人庚辰進士雍正七年任那爾布正黃旗人
舉人雍正十年任塞爾登正紅旗人已卯舉人雍正十
一年任開泰正黃旗人甲辰進士乾隆元年任鶴年鑲
藍旗人丙辰進士乾隆八年任鍾音鑲藍旗人丙辰進
士乾隆九年任僧格勒正黃旗人癸巳進士乾隆十二

陶廬雜錄

卷二

美

年任溫敏正黃旗人乙丑進士乾隆十三年任諾敏正
白旗人丁巳進士乾隆十八年任博卿額鑲黃旗人戊
辰進士乾隆二十三年任三十三年以庶子任又以學
士兼任國隆阿鑲黃旗人辛未進士乾隆三十四年任
懷蔭布正黃旗人丙辰進士乾隆四十年任圖敏鑲黃
旗人壬辰進士乾隆四十四年任運昌改名法式善正
黃旗人庚子進士乾隆四十八年任納麟寶正黃旗人
戊戌進士乾隆五十年任德昌鑲黃旗人乙未進士乾
隆五十六年任舒聘鑲白旗人乙酉舉人乾隆五十年
任德文正白旗人庚戌進士乾隆六十年任榮麟正藍
旗人己酉進士嘉慶三年任蒙古司業國初設蒙古司
業一員順治十
七年裁雍正
五年復置牧克登正白旗人雍正五年任根都斯何
鑲紅旗人雍正七年任三達禮正紅旗人乾隆三年任
多爾濟正白旗人乾隆六年任德成正紅旗人乾隆十
二年任吉太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兆明正黃旗
人乾隆二十七年任伍珠克鑲白旗人乾隆二十九年
任明泰鑲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任色布騰鑲黃旗人
乾隆四十年任佛祿鑲藍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任額爾
克圖鑲白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任五格正紅旗人乾隆
五十四年任哈拉爾岱鑲白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任堆

陶廬雜錄

卷二

美

齊鑲黃旗人乾隆六十年任漢司業薛所蘊河南孟縣人前明戊辰進士順治元年任馮杰直隸高陽人前明丁丑進士順治元年任羅憲汶江西南昌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二年任劉肇國湖廣潛江人前明癸未進士順治四年任曹溶浙江秀水人前明丁丑進士順治六年任呂纘祖直隸滄州人丙戌進士順治六年任李爽崇順天大興人丙戌進士順治八年任單若魯山東高密人丙戌進士順治九年任王熙順天宛平人丁亥進士順治九年任曹本榮湖廣黃岡人己亥進士順治十年任姜元衡山東即墨人己丑進士順治十二年任張

陶廬雜錄

卷二

完

永祺順天大興人壬辰進士順治十三年任楊永寧湖南黃岡人壬辰進士楊義山西洪洞人前明戊辰進士順治十四年任田逢吉山西高平人乙未進士順治十七年任陳洪明漢軍鑲藍旗人順治十八年任陳致永浙江海寧人乙未進士田種玉順天宛平人乙未進士馬晉允浙江餘姚人戊戌進士張貞生江西廬陵人戊戌進士熊賜履湖廣孝感人戊戌進士康熙元年任熊賜璵湖廣孝感人戊戌進士康熙三年任宋德宜江南長洲人乙未進士康熙三年任李仙根四川遂寧人辛丑進士康熙六年任胡簡敬江南沭陽人乙未進士康

熙六年任田麟直隸永平人戊戌進士康熙七年任楊正中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康熙七年任吳國對江南全椒人戊戌進士康熙七年任杜臻浙江秀水縣人戊戌進士吳本植直隸安平人戊戌進士康熙八年任陳廷敬山西澤州人戊戌進士康熙八年任王颺昌山東高密人戊戌進士康熙九年任譚篆湖廣景陵人戊戌進士康熙九年任李天馥河南永城人戊戌進士康熙九年任王封滌湖廣黃岡人戊戌進士康熙十一年任吳本植康熙十一年再任蘇宣化順天大興人己亥進士康熙十二年任周之麟浙江蕭山人己亥進士康熙

陶廬雜錄

卷二

完

十三年任葉方藹江南崑山人己亥進士康熙十四年任蔣宏道順天大興人己亥進士康熙十四年任朱之佐順天大興人己亥進士康熙十四年任張玉書江南丹徒人辛丑進士康熙十四年任王維珍漢軍鑲藍旗人庚戌進士康熙十五年任田喜霽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康熙十七年任劉芳喆順天宛平人辛丑進士康熙十九年任彭孫遜浙江海寧人己亥進士康熙二十四年任彭定求江南長洲人丙辰進士康熙二十四年任董閻江南吳江人癸丑進士康熙二十七年任吳涵浙江石門人壬戌進士康熙二十八年任徐倬浙江德

清人癸丑進士康熙三十一年任秦宗游浙江山陰人
己未進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彭會淇江南溧陽人丙辰
進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張豫章江南青浦人戊辰進士
康熙三十三年任魯瑗江西新城人乙丑進士康熙三
十九年任黃叔琳順天大興人辛未進士康熙四十二
年任胡潤湖廣通山人辛未進士康熙四十三年任顧
悅履浙江海寧人甲戌進士康熙四十五年任張德桂
廣東從化人甲戌進士康熙四十五年任熊華直隸東
鹿人甲戌進士康熙四十八年任汪濬湖廣江夏人甲
戌進士康熙四十八年任張元臣貴州銅仁人丁丑進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士康熙四十九年任李鳳翥江西建昌人丁丑進士康
熙四十九年任樊澤遠四川宜賓人乙丑進士康熙四
十九年任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進士康熙五十二
年任吳相福建寧洋人癸未進士康熙五十三年任盧
軒浙江海寧人乙丑進士康熙五十四年任陳厚耀江
南泰州人丙戌進士康熙五十五年任謝履忠雲南昆
明人癸未進士康熙五十七年任沈翼機浙江海寧人
丙戌進士康熙六十一年任黃鴻中山東卽墨人戊戌
進士雍正元年任孫嘉淦山西興縣人癸巳進士彭維
新湖廣茶陵人丙戌進士王蘭生直隸交河人辛丑進

士雍正三年任莊楷江南武進人癸巳進士雍正五年
任勵宗萬直隸靜海人辛丑進士雍正六年任崔紀山
西永濟人戊戌進士雍正七年任胡宗緒江南桐城人
庚戌進士雍正九年任陳萬策福建晉江人戊戌進士
雍正十年任習鶴江南吳縣人戊戌進士雍正十一年
任王安國江南高郵人甲辰進士雍正十二年任隋人
鵬山東蓬萊人丁未進士雍正十二年任李光燠福建
安溪人辛丑進士乾隆三年任陸宗楷浙江仁和人癸
卯進士乾隆四年任徐以烜浙江錢塘人庚戌進士乾
隆六年任陳世烈雲南建水人丁巳進士乾隆八年任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陳大論江南溧陽人己未進士乾隆十二年任張九鑑
湖南湘潭人丁巳進士乾隆十三年任吳鼎江南無錫
人甲子舉人辛未經學乾隆十六年任梁錫璣山西介
休人甲辰舉人辛未經學乾隆十六年任王延年浙江
錢塘人丙午舉人乾隆十七年任曹洛禮江南當塗人
己酉舉人乾隆十八年任梁國治浙江會稽人戊辰進
士乾隆十九年任朱璣江西高安人丙辰進士乾隆二
十一年任盧毅貴州貴筑人壬申進士乾隆二十四年
任蔣棚江南常熟人辛未進士乾隆二十五年任張裕
榮江南桐城人戊辰進士乾隆二十六年任盧毅乾隆

三十一年再任劉亨地湖南湘潭人丁丑進士乾隆三十
十二年任朱葵元浙江錢塘人甲戌進士乾隆三十三年
年任王懿修江南青陽人丙戌進士乾隆四十五年任
翁方綱順天大興人壬申進士乾隆四十六年任鄒炳
泰江南無錫人壬辰進士乾隆四十六年任李潢湖北
鍾祥人辛卯進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黃壽齡江西新城
人壬辰進士乾隆五十三年任秦潮江南無錫人丙戌
進士乾隆五十三年任秦承業江南江寧人辛丑進士
乾隆六十年任邵玉清直隸天津人甲辰進士嘉慶二
年任周兆基湖北江夏人甲辰進士嘉慶二年任按漢

陶廬雜錄

卷二

三

祭酒司業自順治元年以來參諸各家記錄其人多可
指數故所敘次較備至滿洲蒙古設置詳於康熙年以
後順治間因革損益則無纂述恭閱 世祖章皇帝實
錄順治元年十一月設滿洲司業一員助教二員十五
年五月陞司業圖爾哈圖為祭酒以前未見滿洲祭酒
也十六年吏部定以太常寺少卿管滿洲祭酒事太常
寺寺丞管滿洲司業事是前此未有成例也十七年三
月裁國子監蒙古祭酒司業增設滿洲監丞蒙古祭酒
司業設於何年又不可考七月以通政司知事白成格
戶部主事華善俱為國子監司業是又不專用太常寺

官矣國子監志及舊碑滿洲司業有白清額花善名白
清額無歷任之年花善則在康熙二十三年亦未可為
據會典職官表二書所載皆今制惟王新城尚書徵引
稍備又與此多有不同嗟乎百餘年來遺文舊事難於
稽核如此謹錄所聞知以俟博洽之士正定焉

唐書食貨志憲宗以錢少商賈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
軍諸使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號飛錢王圻稗史類
編謂置關子是也方以智通雅盧坦請許於三司飛錢
每千增百錢顧炎武日知錄謂飛錢即今之會票

元史劉宣日交鈔漢唐以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

附廬雜錄

卷二

三

繼造此以誘商旅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
古人子母相權之意趙孟頫亦言鈔乃宋時所創施於
邊郡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
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一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主
之後富民貧衰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
私造者禁之大觀元年詔改為錢引務後增印日多以
十年為一界會鞏隆平集日天聖中民訟不已知益州
寇瑛請禁之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罷之可乎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大觀元年改交子為錢引分一貫

及五百

楮幣譜蜀民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閒錯私自參驗書縉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凡遇出納本一貫取三十錢為息後官為置務熙寧閒戴蒙請置鈔紙院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日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而以藍曰紅團以朱六印皆花紋紅團背印則以關故事監官一員元豐元年增一員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鑄匠二人雜役凡一十二人所用之紙初自置場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特置官莅之移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寓淨衆寺紹興五年始創抄紙場於寺旁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滿納舊易新率千人取錢六十四日貫頭錢其納換不盡者日水火不到錢今一界所收併貫頭錢凡一百九十萬道總領所權取以供軍儲所印之數自元豐元年兼收兩界之後屢增其額至慶元三年凡一百二十年合四千九百三十七萬一千六百八十道矣而又偽造竊行引日益增錢日益銷子母不能相權然有稱提之法以錢稱提者引價低則官出藏鏹增價與民市引是也以法稱提者凡民以錢輸官當折引則以一貫二百八十為限是也蓋有錢則有引天聖

所印之數視錢以為準者也自軍興增科鑿空為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猶幸守和議引之出納有常半藏諸司之庫半流轉於民維持不壞識者有憂其在軍旅之際乎

宋潞州交子熙寧三年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奏罷之

陝交子文彥博言其不便

宋史食貨志潞州交子務熙寧二年置陝西交子務熙寧四年置京西北路交子務熙寧三年置行在交子務紹興六年置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高宗紹興元年神武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錢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於婺州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

食貨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洪容齋三筆印造益多不勝其弊壽皇出內庫銀三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文獻通考乾道元年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背印宋世鈔制有交子會子關子之別鈔之名始見於此賴有楮幣譜文字形製約畧可考邱濬謂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

猶是別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金自貞元至大安中間交鈔之制凡四改始大小鈔並行後專行小鈔春明夢餘錄金人循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五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稗史類編一貫至五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為限新舊易跡

金元鈔制以桑皮故紙為之金史言鈔制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大學衍義補曰左書號右書料號外篆書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二百貫料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司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司庫納舊換新支錢換錢剋工墨錢官為押字稗史類編所云經由行換之法及印章花押者是也貞元初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鈔文云不限年月則是章宗以後更定者泰和七年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高汝礪對曰今官軍凡納昏

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是官吏姓名又有印記於鈔背者范成大攬轡錄七年納換到給錢七十為陌與金史稍異其曰七年納蓋大定鈔制如此至興定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宜令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而未之行至元光珍貨以綾印製則又鈔制之異者矣元之中統銀貨所由昉也

元史食貨志鈔以物為母鈔為子子母相權而行世祖中統元年造交鈔以絲為本蘇天爵元文類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王惲秋澗集諸路通行壹拾文貳拾文叁拾文伍拾文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壹伯文貳伯文叁伯文伍伯文壹貫文省貳貫文省元文省如七十足陌八十足陌若使同銅錢葉子奇草木便省官私利益鈔文故先作文省二字子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朝廷以二人功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硃加紅輟耕錄葉公李獻至元鈔樣世皇嘉納使用鑄版春明夢餘錄世祖後造至元鈔大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道園學古錄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自中統元年至天歷二年七十五年中中統鈔共一千五百九十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至元鈔共三千六百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九錠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錠外三百六十八錠共計字闕不知是某鈔

五千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七錠可謂富盛矣
惟至大三年所印止五百一十三錠蓋是年兼行錢法
也至順元年以後三十九年中所印造鈔數元史未載
元至正十一年後每日印造不可數記矣

明史食貨志太祖洪武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
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
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
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
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
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
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
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
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
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
收工墨直會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
而改寶鈔文中書省爲戶部與舊鈔兼行十五年置戶
部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
二十二年詔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五年設
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

收舊鈔送內府令大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
錢千文提舉司於三月內印造十月止所造鈔送內府
充賞賚明年罷行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閩廣民
重錢輕鈔有以錢一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
翔貴而錢法益壞不行成祖永樂二年設北京寶鈔提
舉司帝初卽位戶部尙書夏原吉請更鈔版篆文爲永
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宣德初
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天順中鈔一貫不能直
錢一文隆慶初寶鈔不用垂百餘年天啟時給事中惠
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

陶廬雜錄

卷二

錢

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春明夢
餘錄曰寶鈔局始於洪武八年永樂仍建局於北京後
廢造鈔之法用桑穰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
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
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鈔
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準印造大明寶鈔
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
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
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紋銀一兩其餘以
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

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治罪按明初有銀禁恐其或滯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稗史類編曰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也本朝沿襲之開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貫文者每貫值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今鈔之制以桑楮皮爲之豎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上橫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文

陶廬雜錄

卷二

早

關張爾岐蒿庵閒話曰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爲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爲兩方上方橫書一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爲花文欄界內橫書一貫兩大字字下亦爲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

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工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卽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卽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又曰世傳明鈔大學生課本做紙爲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抹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

陶廬雜錄

卷二

早

陶廬雜錄卷二

陶廬雜錄卷三

小西厓 法式善

洪邁唐人萬首絕句林清之鈔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千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定為四卷其書不傳王漁洋山人刪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漁洋選本此最精核

十年前余正月遊厥於廟市書攤買朱明實錄一大捆雖不全之書究屬秘本未及檢閱為友人攜去至今悔之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樂大典中散篇採入四庫書者朱集三十二種元集二十三種統計八百二十三卷

陶廬雜錄

卷三

北宋人文莊集三十六卷夏竦撰金氏文集二卷金君卿撰都官集十四卷陳舜俞撰郎溪集三十卷鄭獬撰王魏公集八卷王安禮撰雲溪居士集三十卷華鎮撰日涉園集十卷李彭撰南宋人初寮集八卷王安中撰橫塘集二十卷許景衡撰莊簡集十八卷李光撰忠穆集八卷呂頤浩撰紫微集三十六卷張嶠撰相山集三十卷王之道撰大隱集十卷李正民撰澹齋集十八卷李流謙撰北海集十六卷附錄三卷墓崇禮撰浮山集十卷仲并撰方舟集二十四卷李石撰香山集十六卷喻良能撰宮教集十六卷崔敦禮撰尊白堂集六卷虞

儔撰東塘集二十卷袁說友撰涉齋集十八卷許綸撰

緣督集二十卷曾丰撰山房集九卷周南撰鶴林集四

十卷吳泳撰東澗集十四卷許應龍撰湖泉集二十卷

韓流撰雁軒集十六卷王邁撰敝帚稿畧八卷包恢撰

梅壑集十二卷徐元杰撰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馬廷

鸞撰元人牆東類稿二十卷陸文圭撰青山集八卷趙

文撰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胡祗通撰青崖集五卷魏

初撰養吾齋集三十二卷劉將孫撰雙溪醉隱集八卷

耶律鑄撰東庵集四卷滕安上撰畏齋集六卷程端禮

撰陳秋巖詩集二卷陳宜甫撰蘭軒集十六卷王旭撰

陶廬雜錄

卷三

西巖集二十卷張之翰撰勤齋集八卷蕭剡撰架庵集

十五卷同恕撰伊濱集二十四卷王沂撰積齋集五卷

程端學撰瓢泉吟稿五卷朱晞顏撰子淵詩集六卷張

仲深撰吾吾類稿三卷吳皋撰性情集六卷周與撰樗

隱集六卷胡行簡撰庸庵集六卷宋禧撰外附廬山集

五卷元董嗣杲撰英溪集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書寫不

工似未及校對之本余維物少見珍什襲藏之有人許

易二千金靳弗予也

余纂唐文於永樂大典暨各州縣志內採錄皆世所未

見之篇而纂四庫書時唐賢各集實未補入如王勃楊

桐廬照鄰駱賓王陳子昂張說張九齡李邕李白杜甫
王維高適元結顏真卿吳筠劉長卿獨孤及蕭穎士韋
應物李華顧況陸贄權德輿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錢起
呂溫張籍皇甫湜李翱歐陽詹李觀沈亞之李紳李德
裕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隱劉蛻李頻李羣玉孫樵王
棨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韓偓吳融徐寅黃滔羅隱韋
莊杜光庭凡五十五家全書皆已著錄而原集漏略今
一一補載其李百藥長孫無忌魏徵蘇頌孫逖常袞梁
肅令狐楚符載九家全書未著錄見於 內府全唐文
原本今采各書補載亦復不少余別錄為書乃知元明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以來古籍銷燬於兵火播遷者大可慨嘆也
永樂大典宋人著錄為備余採蘇叔黨詩文而補趙味
辛所刻斜川集之遺漏惟永樂大典中斜川集系以蘇
邁按邁字伯達坡公長子過字叔黨坡公季子世稱斜
川集為過作而不曰邁也傳亦然豈有誤歟
南宋大家沈楊范陸惟尤延之集世無行本尤西堂所
輯梁溪遺稿詩四十三首文二十五篇亦採自詩文選
本及志乘諸書永樂大典各韻時時遇之余錄成帙付
孫編修平叔平叔意欲刻行延之蓋其鄉前輩也
辛稼軒詩文集世無行本汲古閣刻其詞四卷今收四

庫書中余採自永樂大典詩文各體俱備篇幅寥寥耳
奏議文散見於各韻世傳美芹十論即在其中詞多汲
古閣所遺零金碎玉深足寶貴萬載辛啓泰鐫版於江
西題曰稼軒集鈔存共九卷予為之序

南宋羣賢小集三十二冊第一冊危稹吳齋小集一卷
羅與之雪坡小稟二卷高翥菊磻小集一卷第二冊鄒
登龍梅屋吟一卷余觀復北窗詩稟一卷趙崇錫鷗渚
微吟一卷朱南杰學吟一卷王琮雅林小稟一卷吳仲
孚菊潭詩集一卷沈說庸齋小集一卷第三冊王同祖
學詩初稟一卷陳允平西麓詩稟一卷何應龍橘潭詩

陶廬雜錄

卷三

四

稟一卷毛珣吾竹小稟一卷第四冊鄧林皇琴曲一卷
許裴梅屋詩稟一卷融春小綴一卷梅屋三稟一卷梅
屋四稟一卷第五冊胡仲參竹莊小稟一卷陳鑿之東
齋小集一卷施樞芸隱橫舟稟一卷芸隱勸游稟一卷
第六冊徐集孫竹所吟稟一卷吳汝弋雲臥詩集一卷
武行適安藏拙餘稟一卷適安藏拙乙稟一卷高似孫
疎寮小集一卷第七冊葉紹翁靖逸小集一卷張弋秋
江煙草一卷張至龍雪林刪餘一卷杜梅癖齋小集一
卷第八冊劉仙倫招山小集一卷黃文雷看雲小集一
卷趙希樞抱拙小稟一卷葛起耕檜庭吟稟一卷利登

傲橐一卷第九冊薛嶠雲泉詩一卷第十冊葛天民無
懷小集一卷俞桂漁溪詩橐二卷漁溪乙橐一卷劉翰
小山集一卷張良臣雪窗小集一卷第十一冊張蘊斗
野支橐一卷黃大受露香拾橐一卷林希逸竹溪十一
橐詩選一卷第十二冊敖陶孫臞翁詩集二卷朱繼芳
靜佳乙橐一卷靜佳龍尋橐一卷第十三冊陳必復山
居存橐一卷林尚仁端隱吟橐一卷姚鏞雪蓬橐一卷
劉翼心游摘橐一卷第十四冊宋伯仁雲巖吟草一卷
戴復古石屏續集四卷第十五冊葉茵順適堂吟橐五
卷第十六冊劉過龍洲集一卷姜夔白石道人詩一卷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第二十八冊翁卷葦碧軒集一卷趙師秀清苑齋集一
卷第二十九冊徐照芳蘭軒集一卷徐璣二薇亭集一
卷第三十冊中興羣公吟橐戊集卷一之四戴式之高
九萬第三十一冊中興羣公吟橐戊集卷五之七高九
萬姜堯章嚴坦叔第三十二冊羣賢小集補遺嘉慶六
年石門顧修刻版於杭州雖不盡符陳起陳思陳世隆
之舊而采綴精當剞劂亦復工整

陶廬雜錄

卷三

六

行其已刊入羣賢集者不錄仍次第元題以備考核誤
入他家集者詩刪之而存其題可謂繁簡不紊
康熙四十四年朱竹垞編刻明詩綜自序云台洪武訖
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官壺宗潢遠而藩服旁
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
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朋綴
以詩話述其本事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綱之士
暨遺民之在野者皆著於錄焉析為百卷庶幾成一代
之書議者謂隆萬以後收取太多誠此書之一病然遺
聞佚事頗足以資考證焉

余既鈔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舊本題宋陳起編凡六十二家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宋陳起編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按大典有前集有後集有續集有中興江湖集較世傳江湖小集多四十七家詩餘二家又有人已見小集中而詩未載者十七家兩宋名賢小集一百五十七卷舊本題宋陳思復借四庫底本宋人編元陳世隆補楊億武夷新集詩五卷陶弼邕州小集一卷釋重顯祖英集二卷鄭俠西塘集詩一卷趙鼎忠正德文集詩一卷葉夢得建康集詩一卷黃彥平三餘集詩一卷潘良貴默成集詩一卷吳可藏海居士集二卷羅從彥豫章文集詩一卷阮閱郴江百咏一卷呂本中東萊詩集二卷歐陽澈歐陽修撰集詩三卷高登東溪集二卷胡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銓澹庵集六卷文在內胡宏五峯集詩一卷胡寅斐然集詩四卷汪應辰文定集詩一卷陳長方唯室集詩一卷林之奇拙軒集詩一卷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詩三十九卷鄭樵夾深遺稿詩一卷趙公豫燕堂詩稿一卷周麟之海陵集詩一卷羅願鄂州小集詩一卷尤袤梁溪遺稿一卷喻良能香山集十六卷劉鑰雲莊集詩二卷洪邁野處類稿二卷洪适盤洲集詩三卷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張鑑南湖集詩九卷楊冠卿客亭類稿詩二卷史堯弼運峯集詩二卷廖行之省齋集詩八卷周南山房後稿詩一卷高翥菊澗集一卷高鵬飛林湖遺稿

一卷高似孫疎寮小稿一卷度正性善堂稿詩四卷劉過龍洲集詩十五卷洪咨夔平齋集詩一卷汪暉康範詩集一卷鄭清之安晚堂詩集七卷詹初寒松閣集一卷李曾伯可齋雜稿詩六卷方大琮鐵庵集詩一卷游九言默齋遺稿詩一卷趙孟堅彝齋文編詩二卷張侃拙軒集詩四卷吳錫疇蘭皋集三卷張堯同嘉禾百咏一卷趙必瓊覆瓿集詩二卷舒岳祥閩風集十卷衛宗武秋聲集四卷董嗣杲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真山民集一卷方鳳存雅堂遺稿詩一卷于石紫巖詩選三卷以上五十九家二百二十卷元風雅二十四卷前集十卷七卷存素堂墨格紙鈔

陶廬雜錄

卷三

八

傳習輯孫存吾為之編次後集十二卷則存吾所編輯也前集劉因以下一百十四家後集鄧文原以下一百六十家乾坤清氣集十四卷明偶桓編所錄上該金宋之末下逮明初朱彝尊極稱之復借四庫底本鈔元人艾性夫剩語二卷張觀光屏巖小稿一卷王奕玉斗山人集三卷楊宏道小亭集六卷程端禮畏齋集六卷文三卷附陳宜甫秋巖詩集二卷尹廷高玉井樵唱三卷釋大訢蒲室集詩一卷侯充中良齋詩集十四卷劉鶚惟實集四卷宋无翠寒集一卷洪焱祖杏亭摘稿一卷唐元筠軒集詩八卷李存俟庵集詩一卷朱晞顏鯨背吟集一卷周伯琦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納新金臺集二卷張仲深子淵詩集六卷陳鑑

午溪集十卷李繼本一山集詩二卷沈夢麟花谿集三卷趙訪東山存稿詩一卷以上二十二家八十二卷皆用存素堂墨格紙鈔借鈔官書不得過多時日攜歸又恐汚損是年因謫寫七閣書甫畢書手閉居京師者甚多取值特廉余以提調院事小史亦有工書之人揀永樂大典中世所罕見而卷帙較畧者分日鈔繕受業生徒十餘人亦欣然相助閱三月而功歲鉅集則不暇及矣粗校一過底本即歸大庫其中缺畧訛舛極多卷數與原書亦有不符處則小史之所為何日得同志排纂勘閱補缺刪複勤為成書亦學士大夫所樂觀厥成者也

陶廬雜錄

卷三

九

余所藏顧瑛草堂雅集十三卷鮑以文家物也世無刻本朱竹垞僅於吳門醫士陸其清家一見阿瑛所居玉山擅林泉之勝性喜賓客交遊滿天下瑛晚年自號金粟道人酬唱皆一時勝流因仿漢上題襟集例編為此書自陳基至釋自恢凡七十人同時又有耕漁子徐達左者字良夫居蘇州光福里聲聞亦阿瑛亞輯金蘭集三卷其附錄一卷兒子濟所輯也十一世孫校刊之余輯清秘述聞僅及本朝而涇邑學官黃崇蘭倣余體例又搜及有明一代閒稽掌故缺遺尙多以余所割記數十條鈔諸前人刻本諸書中者一二百條附益之

因見四庫書存目中有明三元圖考諄託南中友人購於書賈較諸書畧備而詩類一卷殊寥寥不足資流覽檢案頭所存多至倍蓰繼復考志乘雜記卷冊軸牘又得若干則可謂物聚於所好焉篇什太多不能鈔撮又無好事者勒成一書剗削之而余耗費精力凡五閱月大可惋惜蒼錄其目且謂天下事不為則已為則未有不成者也記其目於左以待芟其複而敘其後先云

御選明詩吳伯宗二首練子寧十首黃觀二首胡廣一首尹昌隆一首吳溥三首曾棨四十七首周述三首周孟簡一首陳全四首苗衷一首馬鐸一首林志一首陳

陶廬雜錄

卷三

十

循三首曾鶴齡一首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劉定之一首倪謙三首劉儼一首商輅十一首岳正二首柯潛一首呂原五首王與一首徐溥一首陸欽十三首羅倫二首程敏政五十四首章懋十二首張昇一首吳寬四十四首謝遷三首王鏊十六首梁儲二首黃珣一首趙寬十九首儲燿四十五首費宏二首羅玘七首錢福一首劉龍一首魯鐸二十八首謝丕一首康海三十首呂柟一首景陽二首吳山二首楊慎一百三十六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舒芬七首崔桐一首陸欽二首張治二十五首姚涑一首徐階五十三首李舜臣二首

龔用卿五首趙時春八首羅洪先十一首唐順之四十
 首程文德一首孔天允一首孫陞二首許穀十三首茅
 瓚一首袁煒二首陸樹聲九首瞿景淳一首傅夏器四
 首申時行四十七首余有丁一首王錫爵三首黃鳳翔
 十九首趙志皋一首田一儵一首張元忭二首鄧以讚
 一首孫繼皋四首孫鑛一首沈懋學二首馮夢禎八首
 朱國祚二十一首李廷機一首劉應秋一首唐文獻二
 首楊道賓二首袁宗道十三首焦竑二十三首吳道南
 一首陶望齡三十首朱之蕃一首湯賓尹五首趙秉忠
 一首顧起元六首張以誠二首王衡三十二首許獬一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首孫承宗十二首韓敬一首錢士升一首陳子壯一首
 文震孟二首傅冠一首陳仁錫三首吳孔嘉二首劉理
 順一首劉同升二首原明顧鼎臣編吳承恩補狀元圖
 考胡廣一首曾棨六首周孟簡二首蕭時中二首蔣輅
 五首柯潛二首程敏政五首吳寬六首朱希周三首楊
 慎五首陸欽一首羅洪先三首唐順之四首羅理一首
 袁煒二首王錫爵三首范應期二首田一儵一首鄧以
 讚三首馮夢禎二首唐文獻二首袁宗道一首焦竑六
 首顧起元四首楊守勤一首任亨泰一首盧原質一首
 許觀一首李騏一首曹鼎一首施槃一首岳正二首黎

淳二首謝遷二首王鏊三首費宏一首錢福三首顧鼎
 臣一首唐汝楫一首申時行三首羅萬化一首趙志皋
 一首沈懋學三首曾朝節一首朱國祚二首李廷機一
 首陶望齡四首朱之蕃四首程楷四首霍韜一首倪謙
 一首彭時一首章懋一首靳貴二首康海一首徐階一
 首明俞憲撰明百家詩康海一卷楊慎一卷徐階一卷
 唐順之二卷羅洪先一卷孔天允一卷練子寧一卷曾
 棨一卷許穀一卷明李伯璵馮原同編文翰類選大成
 吳伯宗二首林誌二首胡廣二十六首吳溥十首尹昌
 隆一首曾鶴齡七首周述十六首蕭時中三首周孟簡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五首馬愉一首林環二首劉素二首孫曰恭一首馬鐸
 二首洪英一首陳循一首彭時一首黃諫二首許觀一
 首呂原二首林文一首陳文一首王與一首倪謙二首
 彭華二首曹鼎一首明朱宏之編四明風雅楊守陞四
 首陸欽十八首姚涑九首明蔣一葵纂堯山堂外紀李
 吳一首明朱存理集錄鐵網珊瑚陳鑑一首明譚耀定
 張縉彥剛補岱史楊維聰一首李春芳一首諸大綬二
 首張元忭二首余孟麟三首明孔允植重修闕里志霍
 韜四首楊維聰一首羅璟一首諸大綬一首明朱晚哀
 次明詩平論陳名夏四十八首明朝詩集吳伯宗二首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胡廣三首林環五首曾棨三十五首周述一首吳溥二
 首岳正八首陳循五首劉定之六首陸欽三十六首倪
 謙三首劉儼一首彭華一首章懋一首董越二首謝遷
 二首梁儲一首費宏六首羅倫十三首魯鐸四十七首
 吳寬一百五十九首王鏊三十八首程敏政四十二首
 儲燾六十二首康海十首景暘一首楊慎一百七十首
 唐順之六十首羅洪先三十首趙時春三首張治十四
 首李舜臣一首孔天允八首龔用卿四首徐階八首袁
 燁二首申時行十一首陸樹聲二首孫承宗二十首馮
 夢禎十四首陶望齡五十首焦竑七首王衡十首朱彝
 尊錄明詩綜吳伯宗一首黃子澄一首練子寧一首胡
 廣二首吳溥三首曾棨八首周述三首周孟簡一首林
 環一首陳全一首馬鐸一首林誌一首陳循六首曾鶴
 齡一首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劉定之一首倪
 謙一首呂原十首姚夔一首商輅一首岳正一首柯潛
 一首王傑一首徐溥一首彭華一首陸欽一首羅倫一
 首程敏政九首章懋一首張昇一首吳寬十三首謝遷
 一首王鏊四首梁儲一首黃珣一首趙寬一首儲燾七
 首費宏一首錢福一首靳貴一首劉龍一首魯鐸三首
 顧鼎臣一首謝丕一首呂柟一首景暘二首邵銳一首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楊慎二十五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霍韜一首舒芬一
 首崔桐一首陸欽五首張治三首姚涑一首徐階十三
 首李舜臣二首龔用卿二首趙時春二首羅洪先六首
 程文德一首唐順之十二首孔天允一首孫陞二首許
 穀八首茅瓚一首袁燁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時行七首
 余有丁一首王錫爵三首羅萬化一首黃鳳翔二首趙
 志皋二首田一儁一首張元忭一首鄧以讚一首孫繼
 皋六首余孟麟一首孫鑛二首沈懋學三首曾朝節一
 首馮夢禎十一首朱國祚五十八首李廷機一首劉應
 秋一首唐文獻五首楊道賓一首袁宗道二首焦竑二
 首吳道南一首陶望齡六首朱之蕃一首湯賓尹一首
 孫慎行一首趙秉忠一首顧起元六首張以誠一首王
 衡六首許獬一首韓敬一首錢士升一首文震孟二首
 陳仁錫一首劉理順一首傅冠一首劉同升二首陳子
 壯二首朱彝尊纂目下舊聞盧原質一首施何牧錄明
 詩去浮練子寧一首黃子澄一首曾棨五首周述二首
 陳循一首商輅一首吳寬三首儲燾三首康海四首楊
 慎七首舒芬一首徐階三首羅洪先三首唐順之五首
 許穀一首陸樹聲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時行四首鄧以
 讚一首馮夢禎五首曾朝節一首朱國祚一首陶望齡

陶廬雜錄

卷三

四

一首張以誠一首文震孟一首劉理順一首魏憲選詩
 持傳夏器六首汪森編輯粵西詩載程敏政三首魯鐸
 二十首鄒守益六首楊慎一首程文德九首錢溥一首
 吳寬三首唐順之一首吳道南一首劉定之二首孫陞
 十首任亨泰四首倪謙三首陳子壯一首章懋一首崔
 桐一首張治二首陳鑑二首舒宏志一首徐階一首黃
 諫二首陳中一首曾煥編輯江西詩徵吳伯宗十一首
 練子寧二十九首黃子澄十首胡廣十三首尹昌隆八
 首吳溥十首曾榮四十五首周述八首周孟簡二首陳
 循十首劉江一首曾鶴齡三首劉定之七首劉儼一首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彭時一首吳滙六首彭華六首徐瓊二首彭教八首羅
 璟一首羅倫二十五首張昇十五首董越六首費宏三
 十一首羅玘十九首羅欽順十首鄒守益十二首舒芬
 三十首羅洪先二十五首張春十一首姜金和一首鄧
 以讚一首劉應秋六首傅冠一首劉同升十二首顧光
 旭集梁溪詩鈔吳情一首孫繼皋九首華琪芳十首汪
 學金錄婁東詩派陸欽十三首毛澄一首王錫爵五首
 王衡四十首吳偉業一百七十四首吳定璋錄七十二
 峯足徵集施槃八首王鏊四十七首王昶編輯青浦詩
 傳徐階二十七首陸樹聲二十六首張以誠一首吳玉

搢阮葵生同編山陽耆舊詩沈坤二首丁士美六首蔡
 昂四十一首夏曰瑚二首蔡素春施閏章同編宛雅沈
 懋學四十首湯賓尹六首胡文學李嗣鄴同編甬上耆
 舊集詩楊守陟四十首豐熙二十七首余有丁十二首
 沈季友編橋李詩繫呂原一首馮夢禎五首朱國祚四
 首錢士升七首朱炎編金華詩錄章懋五首程文德三
 首唐汝楫二首趙志皋十六首黃登訂定嶺南詩選梁
 儲六首倫文敘一首霍韜八首倫以訓三首黃士俊一
 首陳子壯十二首梁善長輯廣東詩粹梁儲三首倫文
 敘一首劉存業一首霍韜二首倫以訓一首林大欽一

陶廬雜錄

卷三

六

首陳子壯十一首高士熙編湖北詩錄賀逢聖一首蕭
 良有二首裴綸二首張懋修一首曾可前二首魯鐸十
 首任亨泰二首廖元度集楚風補會朝節二首張嗣修
 一首蕭良有一首袁宗道五首曾可前一首宋弼輯山
 左明詩鈔馬愉五首王勅一首李廷相七首李舜臣二
 十八首趙堃輯晉風選孔天允十六首郭紳一首王士
 俊監修河南省通志呂柟一首劉理順二首石麟監修
 山西省通志康海五首呂柟六首劉定之三首劉龍二
 十五首張以誠二首劉於義監修陝西省通志趙時春
 一首西江志吳伯宗四首費宏七首羅倫六首張昇七

首彭時二首羅洪先十三首劉同升十三首嵇曾筠監
修浙江省通志陶望齡十一首黃廷桂監修四川省通
志周洪謨四首鄂爾泰監修雲南省通志張瑞圖一首
大典縣志林環一首蕭時中一首宛平縣志黎淳一首
陸樹聲一首林環一首蕭時中一首泰和縣志曹鼎二
首信陽州志何瑞徵一首黃氏攬殘集黃珣十四首秦
恩復藏李太夫人九十壽詩冊楊維聰一首曾榮西墅
集十卷儲燿柴墟文集十五卷靳貴戒庵文集四卷孫
鑛居業次編四卷唐文獻占星堂集十五卷吳道南文
恪公集三十二卷高爾儼文端公古處堂集十二卷明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林環一卷陳全一卷洪英一卷
周旋一卷黃諫一卷柯潛一卷錢福一卷姚涑一卷龔
用卿一卷林春一卷李春芳一卷傅夏器一卷陳謹一
卷曹大章一卷張元忭一卷鄧以讚一卷翁正春一卷
史繼偕一卷朱之蕃一卷戚學標三台詩話陳選一首
俞蓮石雜記張信一首巴縣志楊名一首劉春一首宛
雅三編楊昌祚一首永新縣志劉昇一首陳莊靖公集
趙恢一首弋陽縣志汪俊一首忠愛祠詩集鄭環一首
費閏一首劉戩一首曾彥一首李永通九首費太史詩
稿費懋中四首謝文壯公集謝一夔_{初姓}四首梧岡集

黃初八首無爲州志邢寬一首長寧縣志周洪謨十九
首李永通八首汾陽縣志孔天允十六首連江縣志趙
恢一首南靖縣志李貞四首龍溪縣志林鈺八首建陽
縣志丁顯二首黃暘一首戴大賓二首李仁傑五首永
春州志莊際昌一首寧化縣志張顯宗三首陳狀元集
陳諫九首林狀元集林震十六首

南昌彭文勤公云魏叔子成室越日卽與其妻謝孺人
異寢終身不同居處叔子辭徵聘以庚申十一月十有
七日卒於儀徵訃至孺人呼號連日不食死故叔子無
後叔子嘗曰吾有三男左傳經世爲長男日錄爲中男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集爲三男彭躬庵日由三者進而廣之其子孫千億無
有窮極則是叔子未嘗死也
黃氏攬殘集梨洲徵君手訂也梨洲著述甚富獨此集
不傳爲崑山徐氏所稱許余偶于坊肆買歸版刻甚精
黃珣文僖公集黃文煥開州集黃韶道南先生集黃嘉
仁半山先生集黃嘉愛頴州集黃元釜丁山先生集黃
尙質景州集黃伯川塾庵先生集凡八家梨洲有序
詩的六十卷長沙陶煊輯同里張燦參訂之刻於康熙
六十年前有陳鵬年孫勳杜詔程夢星王棠先著周儀
許炳費錫潢九序滿洲一卷盛京二卷直隸二卷江南

十七卷江西二卷浙江八卷福建二卷湖廣十卷附石溪詩陶焯著一卷石漁詩張燦著一卷山東二卷河南二卷

山西一卷陝西二卷四川一卷廣東一卷廣西一卷貴州一卷雲南一卷凡例所云顏以的者固以張射者之

鵠亦以挽既頽之波語涉矜誇雖未必然然做三百篇遺意茲稱鴻裁余久欲倣而為之工程浩鉅望洋而已

田茂遇董俞纂十五國風高言集以一省之詩為一編亦此例也惜今無存

秦州鄧漢儀選詩觀凡三集初集十二卷刻於康熙十一年二集十四卷別集二卷刻於康熙十七年三集十

陶廬雜錄

卷三

九

三卷別集一卷刻於康熙二十八年蓋初二集為應

詔徵舉以前所輯三集則在京師有澄觀錄之選放歸

重輯為此二集自序有勉將菽水以遂烏私之語其志殆不在精覈矣

王新城尚書感舊集十六卷德州盧見會所重編乾隆

十七年補刊於揚州者也作者三百三十三人詩二千

五百七十二首竹垞序云凡五百餘首者與此不合此

本出宛平黃崑圃侍郎家為新城晚年更定未成之書

耳其詩多主神韻宛然一家言

四庫書目載魏憲字惟度福清人選百名家詩因曹學

佺十二代詩選止於天啟故補之自天啟甲子至康熙壬子縉紳方外得百人人各立一小引憲詩附後余見

憲輯自魏裔介訖憲凡九十一家所列葉方藹十家目已芟去殆後人重刻本耳卷前恭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御製昇平嘉宴詩

山左詩鈔五十六卷家集一卷閨秀一卷流寓一卷方外青衣仙鬼合一卷共六十卷德州雅雨山人盧見會

纂得人六百二十餘家詩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見詩一百十九首成於乾隆二十三年每人各系以小序頗稱

詳備其自序云用以上繼遺山殆是集之微意歟

陶廬雜錄

卷三

十

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德州宋弼選益都李文藻於乾

隆辛卯年刻於廣東新安縣署中李序是書選刻始末

甚詳昔新城欲輯海右五十家詩而弗果茲合路中允斯道惠文學棟兩家選本又幸盧氏舊藏稿本失而復

得終獲行于世斯可寶也

粵西詩載二十五卷附詞一卷桐鄉汪森編森字晉賢

官桂林府通判在粵西採綴遺佚歸田借曝書亭所藏

書補成之自漢迄明分體各載

新安朱觀字自觀選 國朝詩正八卷裴之仙序之刻

於康熙五十三年觀有歲華紀勝羣芳紀勝諸書

于野集十卷青浦王原選而序之朱霞姚廷謙陸崑會
陳崑董杏燧張琳徐是倣姚翹姚培之朱奕何默胡映
峰陸鈇王集所作刻於康熙六十年

梅氏詩畧十二卷梅清集定唐梅遠由吳之宣城爲椽
家焉自遠迄翹凡一百一十六家一門風雅可謂盛矣
前有湯燕生梅銷二序銷序作一百八家

蜀雅二十卷羅江李調元選調元字雨村刻書甚富惜
卷帙繁重不克風行海宇此書雖於全蜀詩人不能完
備而亦足覘大凡矣聞有續刻未見

韓江雅集十二卷胡期恒唐建中程夢星馬曰琯汪玉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樞厲鷄方士庶王藻方士虔馬曰璐陳章閔華陸鍾輝
全祖望張士科方士序十六人所作前有沈歸愚尙書
乾隆十二年序

東臯詩存四十八卷汪之珩徵輯之珩字楚白如臯人
是集選其邑人詩自宋胡瑗迄之珩自作詳畧不能悉
當乾隆三十一年刻行前有袁簡齋序蓋其時之珩已
沒矣

陳毅字古漁纂所知集初編十二卷成於乾隆三十一
年袁枚蔣士銓序行之二編八卷成於三十九年盧文
昭何忠相序行之三編十卷成於五十六年其時古漁

已沒懷寧潘瑛刻之王寬作序

晉風選十卷序凡例一卷目次一卷順治庚子趙瑾編
於京邸前有沙澄序云選內姓名里爵燦若指掌試一
屈指強半忠臣孝子老師宿儒之所爲而瑾序中亦有
學詩必破萬卷書作千年想語其自命亦不凡矣惜康
熙年以後之詩闕如分體排次亦未安

二南遺音者關中之詩也三原劉紹攷編始孫枝蔚李
因篤一百四十八人凡四卷履貫畧具刻於乾隆二十八
年

據經樓詩選十四卷分體類編彭廷梅稟紫瓊道人意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所輯故多高澹之音道人序其端云矯其性者損而除
之正氣勃勃從紙上出毫無乖氣相戾可以知道人之
寄託焉乾隆七年刻

阮學濬序連枝圖云連枝圖者武陵許君默齋爲其弟
仲昭旣沒而繪者也一時題咏頗有可觀吾師曹文恪
公亦爲作序有初集次集之刻默齋名承基

長沙廖元度彙集楚詩紀二十二卷方外一卷順治乙
酉起康熙癸酉止楚風補二十六卷拾遺一卷皆明代
之作共五十卷刻於乾隆十八年天津周人驥河南呂
肅高作序四庫書總目則載楚風補五十卷不載楚詩

紀且謂此書成於康熙甲子丙子之間乾隆丙寅長沙知府呂肅高刪定刻之意主貪多冗雜特甚摘其舛漏附會數條此殆呂所訂者非元度原本與余所見不同正聲前集八卷續集八卷桐城項章輯前集隨見隨刻無所選擇續集則採諸坊間選本者亦乏卓識但其間頗有不傳之作賴此以存亦可珍也刻於乾隆三十四年

練音集補王輔銘編輯銘字翊思嘉定人明翟校採嘉定人詩自宋天聖迄明宏治輯為七卷板毀於倭輔銘釐定搜補頗備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國朝練音集十二卷共三百人畧仿翟例而載現存之人甚多并其子之詩亦附入識者譏其濫焉刻於乾隆七年前有張鵬翀沈德潛二序

河南自明趙彥復江元范刻梁園風雅後迄今無專刻余見梁園風雅三十七卷為商邱朱牧仲重鏤本甚工吳會英才集二十卷尚書畢沅輯其賓佐之詩名篇秀句往往而在作者十二人多為余舊識各有專集行世此皆其少作

詩品十八卷附二卷天長陳以剛選刻於雍正十二年自吳偉業以下三百四十餘家方外三十餘家閩秀十

九家雖有世故之見存時時有具隻眼處不可沒也橋李詩繫四十二卷平湖沈季友編其一郡之詩前有朱彝尊金南英二序一卷漢晉陳唐五代二三卷宋四五卷元七卷至二十二卷明二十三卷至二十九卷國朝三十卷至三十三卷方外三十四三十五卷閩秀三十六卷仙鬼三十七卷至四十一卷題咏四十二卷謠諺去取精當輯錄家最善之本

沾上題襟集乾隆五年宛平查為仁選刻錢塘厲鶚嘉定張鵬翀序之釐為八卷第一卷劉文煊詩一百一首附三首第二卷吳廷華詩七十五首附四首第三卷查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為仁詩七十三首附七首第四卷汪沆一百四首附一首第五卷陳皋詩五十八首附四首第六卷萬光泰詩九十七首附五首第七卷胡睿烈詩六十八首附四首第八卷查學禮詩一百三首附六首新穎之篇甚多鈔本印紙俱極工雅

七十二峯足徵集詩八十六卷詞二卷吳定璋編定璋字友篁吳縣人採歷代文人產太湖七十二峯閒者錄其所作為是集不分時代每姓類從題曰某氏合編人系小傳意主該洽前有沈德潛秦蕙田二序列於乾隆九年

梁溪詩鈔五十八卷顧光旭集漢一人晉一人宋一人唐一人北宋九人南宋十二人元十四人明三百人國朝七百餘人流寓閩媛方外附焉凡千一百十人傲中州集例小傳簡而該前有老人王一峯序刻於乾隆五十九年

三瀧詩選十卷羅定彭沃選其一州人之詩而以己詩與其子詩附焉羅定建于前明萬歷文教始興能以聲律相砥厲亦可尚也前有何夢瑤陳華封二序刻於乾隆二十五年

廣東詩粹十二卷順德梁善長編第一卷唐六人五代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一人宋二十二人元四人第二卷明二十三人第三卷明三十八人第四卷明四十三人第五卷明三十八人第六卷明三十一人第七卷明三十九人第八卷明十人第九卷明十人第十卷明二十人第十一卷國朝十九人第十二卷國朝五十九人雖收明人詩過多甄嚴稱審確論粵詩數則亦簡當印鏤甚精成於乾隆丁卯年前有王之正序

海沱集無卷數顧邦英選定刻於乾隆十七年前有陳士璠李錯喻世欽序及邦英自序而汪松顧邦英甘運源王麟書甘運瀚五人之詩也雖偶然乘興為之不足

覘作者蘊蓄然時見一斑矣

宛雅初編梅鼎祚輯二編施閏章蔡綦春續輯三編張汝霖施念會補輯而刻於乾隆十七年劉方藹梅毀成序之並載梅鼎祚施閏章蔡綦春李士琪陸壽名原序于前初編詩十卷六百四十六首唐二人宋九人元五十九人明洪武至正德二十一人二編詩八卷四百五十一首明嘉靖十二人隆萬四十三人天崇十八人三編詩二十卷一千四百一首唐三人五代一人宋三人元五人明三十人國朝二百十五人閩閩四人方外十七人伎女一人聯句逸句一卷詩話三卷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邦上題襟集續集後續集無卷數南城曾煥輯始於乾隆癸丑年陸續付雕皆其朋好唱酬贈答之作頗稱繁富

詩存分編二卷卓娛圖緝八旂人詩一卷拉歌以下八人二卷峻德以下九人似非完書偶然刻之者也然此十七人之詩時有佳篇每人詩末各著評跋頗見眉目南邦黎獻集十六卷鄂爾泰輯文端於雍正三年官江南布政使下車延訪真才建春風亭會課所得佳編哀集成卷類編付梓頗稱好事甄拔之士一時翹楚

南州詩畧十六卷當塗朱滋年輯滋年祖輅講學南州

錄其鄉里之作凡宦游流寓題咏山水及與南州士夫唱酬者皆散見於卷中滋年補綴刻於乾隆三十八年併以其祖輅父敏聞詩暨己作附後沈歸愚尚書序之雲開杜氏詩集無卷數青浦杜世祺分體編次成書於康熙十四年自明初杜隰以下至杜天錫九十三人補遺十一人前有沈荃董俞張錫懌吳懋謙徐允哲五序後有朱在鎬吳三省二序
董氏詩萃二十卷烏程董燠編自宋董貞元以下凡四十八人閨媛六人刻於乾隆十年鏤版甚精緻可愛字畫細勁做宋槧本

附錄雜錄

卷三

五

岡州遺稿六卷顧嗣協編集廣東新會人之詩自元羅蒙正以下五十九人刻於康熙四十九年嗣協弟嗣立為序之中云余向在四朝詩館加意蒐羅獨至岡州作者竟寥寥無聞焉斯集信可寶也版刻極佳

國朝姚江詩存十二卷張廷枚輯黃宗羲編姚江逸詩十五卷倪繼宗刻逸詩外七十餘家此殆沿其例而續之者也一卷至十一卷黃宗羲以下一百五十五家十二卷閨秀方外十家皆餘姚人之作刻於乾隆四十一年邵晉涵陶廷珍序之邵序論餘姚詩甚詳陶序論餘姚詩極核皆精妙之篇

國朝江右八家詩選曾煥編八家者陳允衡王猷定曾晚帥家相蔣士銓汪勳楊屛何在田其自序云余彙鈔江西歷代詩本朝得二百二十餘人八家蓋傑出者也

詩持凡三集魏憲編一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彙刻於康熙九年憲做石倉例欲補其缺版式悉照石倉舊本意甚良也後又有百家之刻統校一過複沓沿襲頗染坊間陋習然閩詩賴以存者不少

西江風雅十二卷烏程沈瀾編瀾號柏村以騷壇耆宿自期許官江右時輯此書仁和金侍郎德瑛視學江右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稱之刻於乾隆十八年前有華亭王興吾仁和湯聘二序採錄起雍正癸卯迄乾隆癸酉二十年之詩雖未該備而於乾隆初年西江名作網羅殆盡去取頗有別裁湖北詩錄鍾祥高士熙編不分卷而依湖北各郡排比首武昌次漢陽次黃州次宜昌次荊州次安陸次德安次襄陽次鄖陽大抵安陸一府之詩居十之四蓋士熙為其郡人易於搜討耳鄉曲之見亦未能免鏤版於乾隆三十七年版式局促殊傷大雅何得有大力者為重刻之

新年雜詠杭州吳錫麒及弟錫麟黃樸姚思勤項朝榮

舒紹言所作不分卷數以類相從刻於乾隆四十年前有王鳴盛顧光旭二序

淮海英靈集二十二卷阮元輯揚州一郡之詩也其凡例云通州如皋泰興舊隸揚州今詩託始 國初未便區分畛域分卷倣顧嗣立選元詩例以十干爲次甲集四卷乙集四卷丙集四卷丁集四卷戊集四卷皆以得詩先後爲序王集一卷閩秀詩癸集一卷方外詩己庚辛三集虛以有待考校審定足備揚州文獻云

嶺南五朝詩選三十五卷番禺黃登編刻於康熙三十年前二十卷詩之爲嶺南作者後十五卷嶺南人之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詩卷首載袁景星魯超劉茂溶秦桂王士禎梁佩蘭歐陽雋陳恭尹李長華九序決擇未見允當搜羅尙稱富有

金華詩錄六十卷外集六卷別集四卷朱笠亭編次乾隆三十七年漢州黃彬知金華府刻之前有彬序卷一卷二唐駱賓王以下十二人詩六十五首卷三至卷十宋胡則以下七十七人詩三百五十六首卷十一至卷十九元許謙以下三十七人詩五百五首卷二十至卷四十四明宋濂以下二百八十二人詩一千三百九十四首卷四十五至卷五十四 國朝朱之錫以下一百

四十五人詩六百一十七首卷五十五至卷六十補遺

唐馮藻以下共一百六十九人詩三百七十六首內三人已見前外集名宦六卷六十三人詩一百四十九首別集聯句卷一二十二人詩五首卷二月泉吟社馮澄以下二十二二人詩二十六首卷三石洞貽芳劉過以下三十五人詩五十三首卷四詩論句論多而有紀足資博雅之助後有夏蘇一跋論金華詩源流最悉

苔琴集二卷附錄二卷王鳴盛編鳴盛前有十二家詩選茲於乾隆丁亥年服闋里居復輯此集專錄現在之人已往者不載與諸選本不同江南一時知名之士盡

陶廬雜錄

卷三

五

入網羅詩則僅及其所見者決擇之未必卽其人傑構以詩存人可也

松陵詩徵十七卷寓賢一卷方外一卷閩秀一卷袁景輅編次吳江人詩也一卷朱鶴齡起十七卷楊兆麟止十八卷王崇簡起王思帖止十九卷炤影起王彰止二十卷沈倩君起錢珂止每人輯以小傳採諸家評語附焉景輅閒著詩話於後鋪敘典章文物繁簡得宜彷彿靜志居筆意近人所罕觀者較周廷諤詩粹爲尤精青浦詩傳三十四卷王昶纂第一卷職官屠隆起王希伊止第二卷至三十卷陸機起李大成止第三十一卷

閨秀釋子道士仙鬼之作第三十二卷至三十四卷詞附之王綏起陸鳳池止人各繫以小傳閒著蒲褐山房詩話論詩論事皆具隻眼詩料抑史材也

今詩所見集六卷黃承增輯未成之書雖皆一時交遊酬答篇什揀擇頗嚴因詩存人因人存詩交有所賴杭郡詩輯十六卷吳顯編其郡人之詩自黃機起凡一千四百餘人刻於嘉慶五年卷一順治年閒有科目者卷二順治年閒無科目者卷三康熙三十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四康熙三十年以前無科目者卷五康熙六十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六康熙六十年以前無科目者

陶廬雜錄

卷上

七

七雍正年有科目者卷八雍正年無科目及乾隆二十年以前者卷九乾隆十五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十乾隆二十年以前無科目者卷十一乾隆十五年以後有科目者卷十二乾隆四十年以前無科目者卷十三乾隆四十年以後無科目者暨時代無可稽者附之卷十四無名氏遺民流寓卷十五閨秀卷十六方外其自序云名家有集行世僅存一二其名位未顯姓氏將湮或後嗣式微則勉為多收所採除專集及詩觀別裁外有孫以榮湖墅詩鈔趙時敏郭西詩鈔柴杰浙人詩存又于朱文藻處得二百餘家而同里梁山舟葉古渠同年葉

絳巖龔匏伯各彙交數十家閨秀一門芷齋汪夫人所集壁池蔡夫人加朱墨者蓋以詩存人之意多非斷斷講求聲律者比

滇南詩畧十八卷補遺二卷流寓二卷保山袁文揆編嘉慶四年刻版自序云王疇五張月槎兩太史趙永錫大尹孫頴翁布衣楊裕如孝廉徵詩有啓訖未成書伯兄儀雅纂勝國遺詩成揆愈不敢弗終厥事編 國朝滇南詩始順治辛丑迄嘉慶辛巳題曰 國朝滇南詩畧從伯兄纂前明詩例也披緝之功可謂勤矣金碧蒼洱閒奇氣何幸薈萃於此筆

陶廬雜錄

卷三

七

阮芸臺中丞督學兩浙時有兩浙輞軒錄己未年夏芸臺官侍郎退直邀余至瑯環仙館讀畫品詩遂以此書委勘尚未分卷數東為十六摺余約十日閱兩摺歷三月始畢閒有為增入者今其書分四十卷得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刻版於嘉慶六年翁覃溪先生濤音集序云濤音集八卷掖縣人詩蓋西樵教授萊州時阮亭省兄於學舍因撰次其邑人之詩往往有兩先生系評云予訪此書三十年不得見今按試於萊始見之是集之成在順治十四年丁酉正先生昆季盛年馳聲藝苑之時其後漁洋作西樵年譜於然

脂濤音二集皆追敘之蓋已不能無陳迹之感乾隆五十七年掖縣儒學開雕卷一毛宗魯以下十二人卷二孫鎮一人卷三宿鳳翥以下九人卷四趙士喆一人卷五王漢以下十八人卷六宿孔暉以下四人卷七張端以下五人卷八趙濤以下二人

宋詩鈔一百二卷吳之振編共一百家其無專集及不及五首者弗錄每集各系小傳敘論甚詳有錄無書者十六家劉弇鄧肅黃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裘萬頃謝枋得呂定鄭思肖王栢葛長庚朱淑真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宋元詩會一百卷桐城陳焯編焯字默公順治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詩會自序云散錄零鈔或得諸山水圖經或得諸厓碑摩挲以及市坊村塾道院禪宮敝篋殘蹠窮極蒐求積累歲時成茲巨帙凡九百餘家前有周疆曹溶二序及溶手札溶盛稱其宋詩討論精詳元詩則有未備之憾

元詩選一百一十一卷長洲顧嗣立編凡三集初集元好問以下百家二集段克己以下百家三集麻革以下百家人各存原集之名每集分十干癸集有錄無書宋百家詩存二十卷曹廷棟編廷棟以吳之振所選宋

詩鈔有有錄無書潘訥叔宋詩鈔陳名揚十五家詩爲未備續爲是編皆有本集傳世者吳潘陳已采不復入始魏野東觀集終於僧斯植采芝集賀鑄北宋末人而置魏野之前廷棟緣所素愛而創爲此例耳

南宋雜事詩七卷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等撰七人皆杭產以其鄉爲南宋故都所爲詩主紀事故典故皆註詩下所引書幾千種可謂博矣

元詩選癸集顧嗣立原編有錄無書者也其甥孫席世臣於嘉慶三年校勘補刻版式一如其舊分卷則曰癸之甲癸之乙癸之丙癸之丁癸之戊上戊下癸之己上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己下癸之庚上庚下癸之辛上辛下癸之壬上壬下癸之癸上癸下共十六卷世臣有補遺一編今未梓行其目余嘗借鈔之甚詳備

宋詩記事一百卷厲鶚纂其自序云訪求積卷兼之閱市借人歷二十年之久披覽既多頗加汰擇計所鈔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畧其出處大概綴以評論本事咸著於編其於有宋知人論世之學不爲無小補矣乾隆十一年刻行之選詩兼以著史應推此書

明詩去浮四卷施何牧編其自序云斟酌於繁簡之間或因人以存詩代不數人或因詩以存人人不數詩豈

必無遺亦聊冀其不亂耳顏曰去浮此物此志也卷一
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朝共五十人
詩二百二首卷二成化宏治正德朝共四十四人詩二
百二首卷三嘉靖朝四十七人詩二百首卷四隆慶萬
曆泰昌天啓崇禎朝共七十二人詩一百九十首刻於
康熙四年為近來選本中翹楚紙版俱佳者
鐵冶亭漕督向藏長白詩存詩鈔二書後奉 命輯八
旗通志又得遞鈔八旗人詩合舊存得二百餘家題曰
大東景運集余又為增八十餘人就余所知為立小傳
一百八九十家詩之源流人之梗概一一及之治亭治

陶廬雜錄

卷三

誥

漕攜入行篋聞近又有所增將來勒為全書彬彬乎足
以和聲鳴盛矣

山陽耆舊詩吳玉搢字集五號山夫編輯未成之書無
卷數漢一人魏一人唐三人宋四人元二人明一百二
人續錄則明及 國朝約及四五十人余從阮吾山侍
郎借鈔副本侍郎屬余為甄綜之方補十餘家而侍郎
病亟索去今其稿不可知矣前有顧棟高一序謂玉搢
訪求積數十年得詩文集凡四尺許亦可謂勤苦之士
同人集十二卷冒襄纂襄字闢疆世稱巢民先生以前
壬午副舉授司理官親老不仕膺徵辟皆辭免是書乃

其故人投贈之作刻於康熙癸丑年

海虞詩苑十八卷 國朝昭文一邑之詩王應奎編輯
應奎字東澂號柳南嘗著隨筆六卷續筆四卷遺聞軼
事頗賴以傳詩苑前有陳祖范序刻版於乾隆初年雅
擅別裁不同泛常擗摭

台山懷舊集十二卷附同懷集一卷仁和張廷俊選卷
末附以己作序言仿顧阿瑛之玉山草堂王漁洋之感
舊採擇蕪畧實不及也刻版於嘉慶元年

山右詩存二十四卷名媛方外二卷附集八卷名媛方
外一卷共三十三卷前二十四卷已往之人後八卷現

陶廬雜錄

卷三

誥

在之人澤州李錫麟輯雖有不純不備之憾要足為晉
風選之繼前有張師誠序刻於嘉慶六年

吳江沈氏詩錄十二卷起於明成化沈奎至裔孫培福
止凡七十八人閨秀二十人詩九百五十一首沈祖禹定
前有沈德潛序刻版於乾隆五年

朋舊遺詩合鈔二十二卷南城曾煥編皆已往之人凡
得三十家法取頗有體裁刻於嘉慶十年

泚陽詩鈔十卷附集古二卷專錄 國朝狄道州人詩
李苞編前有楊芳燦序刻版於嘉慶四年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計文八百五十九篇明代及 國

朝文居多唐宋一二見而已保山袁文撰編次刻版於嘉慶七年

越風三十卷會稽一郡之詩商盤選盤字蒼雨號寶意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改鎮江司馬出守雲南卒於官書成於乾隆三十一年刻版於三十四年前有蔣士銓序

湖海詩傳四十六卷青浦王昶彙集生平友朋之作得六百餘人以科第爲次起於康熙五十一年迄於近日其間布衣韋帶之士亦以年齒約略附之刻版於嘉慶八年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禊湖詩拾八卷吳江徐達源編次皆其邑人逸篇始於明初訖於近日前代之詩開附一二達源號山民風雅好事以諸生候補翰林主簿著述甚富此書刻版於嘉慶十年

江西詩徵九十五卷晉一卷唐三卷內附五代宋二十卷內附金元十四卷明二十六卷 國朝二十卷補遺一卷名媛二卷釋子四卷道流一卷雜流名妓無名氏一卷仙靈鬼怪一卷歌謠諺語識記散句一卷南城會燠纂輯刻於嘉慶九年採錄頗稱繁富

江左十五子詩選十五子者王式丹方谷吳廷楨山掄

官鴻札友鹿徐昂發大臨錢名逸亮工張大受日容楊掄青村吳士玉荆山顧嗣立俠君李必恒百藥蔣廷錫揚孫繆沅湘芷王圖炳麟照徐永宜學人郭元鈺于官人各一卷也商邱朱牧仲榮手訂書成於康熙四十二年

江浙十二家詩選十二家者李繩勉百汪棣懷姜宸熙笠堂蔡忠立企閻王廷魁岡齡張夢階鳳于顧鴻志學遜高景光同春廖景文琴學薛龍光少文吳璣赤玉趙曉榮陟庭也人各二卷王西莊鳴盛采錄書成於乾隆三十一年選刻俱不及宋商邱本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石倉歷代詩選一名十二代詩選五百六卷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明曹學佺編所錄上自古逸下迄於明凡古詩十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金元詩五十卷明詩初集八十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據于頤堂書目尙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余所見禮邸藏書刻本明詩六集之外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一卷九集十一冊凡九十二人十集四冊二十人續集十冊九人再續集九冊五十一人三續集五冊三十二人三四續集一冊六人四五續集一冊六人五續集三冊十三人六續集一冊四

人南直集八冊四十人浙集八冊五十七人閩集十四冊一百一十一人社集十冊四十九人楚集四冊二十一人川集一冊五人江西集一冊十人陝西集一冊三人附河南集一人紙墨精好而譌誤尚多世顧鮮稱之者藏書家亦未之及何也余因借鈔其目而并錄明人詩數家皆世所希有者而貯於篋信可寶也逾十日而禮邸火災不知此書燬否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陶廬雜錄卷三

陶廬雜錄卷四

小西厓 法式善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無益經典有助文章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而昔人頌孔子之聖則稱鈞河摘洛朱彝尊曰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採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華亭布衣殷元正集緯十二卷博採遠徵依文屬義網羅散失勒為一編其鄉人陸明睿增訂之總論一卷河圖一卷易緯一卷尚書緯一卷詩緯一卷禮緯一卷樂緯一卷孝經緯一卷識一卷尚書中候一卷遁甲開山圖一卷

陶廬雜錄

卷四

一

庶幾有合聖訓宜廣神教宜約之旨惜其書未鏤板藁本今藏姚春木家

朱彝尊經義考三百卷首列官書諸目次以諸經分類而附以志緯擬經師承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註或存或闕或佚未見次載原序跋諸家論斷彝尊所考證亦附著焉

翁覃溪學士在山東學政署中刻通志堂經解目錄跋其後云此目義門先生手勘者沈椒園先生嘗鏤板東海門客固多舛謬而義門所勘特隨手校閱亦有所未盡庚戌十月取原書審核付梓子夏易傳十一卷或云

唐張弧撰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宋劉牧撰以九爲河圖以十爲洛書長洲何焯曰此道藏本也橫渠易說三卷宋張載撰易學一卷宋王湜撰亦是圖學紫巖易傳十卷宋張浚撰其第十卷是讀易雜記何焯曰明書帕板恐不足憑漢上易傳十一卷附卦圖三卷叢說一卷宋朱震撰震荆門軍人紹興四年書成其書以程子易傳爲宗兼采漢魏以下諸家謂王弼注雜入莊老爲非故於象數特詳何焯曰卦圖及叢說西亭王孫鈔本尙未盡善其十一卷影宋本可据易璇璣三卷宋崇仁布衣吳沆撰紹興十六年自序何焯曰汲古

陶廬雜錄

卷四

二

原本未詳何自復齋易說六卷宋趙彥肅撰何焯曰天乙閣抄本古周易一卷宋呂祖謙撰此周易篇次考也最有關係之書後有朱子跋童溪易傳三十卷宋寧德王宗傳撰說卦以下皆有經無傳何焯曰汲古宋本俞石澗收藏後闕二卷非全書屢考其始末寄來京師跋中竟未及此周易神傳二卷宋松江林至撰至淳熙間人及朱子之門其上卷論撰著其下卷外篇論卦變易圖說三卷宋吳仁傑撰仁傑淳熙進士嘗講學朱子之門此所著圖全以撰著所用言之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宋婺源胡方平撰至元己丑自序今所刻淳熙丙午序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編一卷宋李心傳撰其書取王弼張橫渠郭子和伊川紫陽之說附以己見原書十五卷俞石澗爰節鈔僅十之一耳丙子嘉定九年也易學啟蒙小傳一卷宋稅與權撰字與甫魏鶴山弟子水村易鏡一卷宋朱鑑文公之孫集語錄為之何焯曰汲古元本惜有模糊處大易輯說十卷元臨邛王申子與卿撰申子皇慶二年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朱氏經義考列於元人通志堂原目作宋王申子非何焯曰吳志伊有宋本屢寄札東海託其借校竟未借來僅從鈔本付刊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天台董楷正叔依程傳朱義為之割裂本義以

陶廬雜錄 卷四 四

附程傳自此書始楷文天祥榜進士自序在咸淳丙寅前有綱領一卷圖說一卷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宋汴水趙汝楨撰學易記九卷元李簡撰仿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之例採子夏易傳以下六十四家之說自序在中統元年前有圖綱領一卷何焯曰從李中麓家藏鈔本發刊後健庵得一元刻書賈偽作劉歧著者并假造劉歧序文健翁云近得劉歧學易記昔未曾刻余狂喜叫絕急索觀之及開卷即李簡之書也余云即宜校正去偽序并傳皆未從也讀易私言一卷元許衡撰大易集說十卷按經義考作四十卷今以

通志堂此刻版心計之則是十三卷元俞爰號石澗宋末遺老其書成於元至大開敏求記備載其序定篇次之說何焯曰此遵王元本情屬伊人所校版心大謬周易本義附錄纂注十五卷元新安雙湖胡一桂取朱子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於本義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發明本義者謂之纂注周易啟蒙翼傳三篇外篇一篇元胡一桂撰其中篇著古本及諸家本又及歷代授受傳注敘錄雖云畧舉所知然頗足資考據下篇著左傳及後人占筮外篇則焦京以下太元諸書至皇極經世也何焯曰汲古元本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元

陶廬雜錄 卷四 五

新安胡炳文雲峯自序在延祐丙辰何焯曰汲古元本易纂言十三卷元吳澄撰書成於至治二年秋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南昌熊良輔李重德自序在至治二年五月周易會通十四卷元鄱陽董真卿李貞自序在天歷元年前有例目姓氏因革一卷圖二卷其姓氏因革頗足以資考據此書版心云周易會通而其每卷題云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後學鄱陽董真卿編集意無會通二字之名蓋宋朝刊書已有此失矣易圖通變五卷元臨川道士雷思齊撰易象圖說六卷元清江張理仲純撰自序在至正二十四年何焯曰道藏本

大易象數鈞深圖三卷元張理撰何焯曰道藏本周易參義十二卷元新喻梁寅孟敬撰自序在後至元六年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成德編何焯曰集義粹言本係兩書兩人所著今合編之頗屬杜撰方綱按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撫周邵朱子及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峯屏山漢上東萊十一家之說曾種大易粹言撫二程張子及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之說此書彙輯成八十卷凡采十八家之說而義門以爲杜撰亦過泥矣又按大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種誤也書古文訓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

陶廬雜錄

卷四

六

龍撰純以古字寫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尚書全解四十卷宋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撰元闕第三十四卷多方篇今於永樂大典中得之鈔補乃成完書何焯曰此書朱子所稱禹貢論四卷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淳熙四年六月自序上進何焯曰從天乙閣鈔本惜乎無圖應訪有圖者補之方綱按今於永樂大典鈔補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宋東萊呂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溯洛誥未畢而卒門人清江時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何焯曰影鈔宋本尚書說七卷宋新昌黃度文叔撰何焯曰明書帕本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柏魯齋撰多

更易經文蓋并今文而疑之矣書集傳或問二卷宋陳大猷既集書傳復自爲或問同時東陽都昌有兩陳大猷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判官卽陳潛之父也東陽陳大猷紹興二年進士官六部架閣今集傳不可見而或問猶存張雲章以集解或問是東陽之書朱氏經義考則謂萊竹堂書目萬卷堂目皆載尚書集傳十四冊未知是誰之書而都陽董氏書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注云東齋則未可定爲東陽而非都昌也陳氏蔡傳旁通亦引東齋集傳何焯曰汲古元本禹貢集解二卷宋義烏杏溪傳

陶廬雜錄

卷四

七

寅撰此書凡闕四十餘版何焯曰宋本初學尚書詳解十三卷宋廬陵胡士行何焯曰從天乙閣鈔本通志堂原目無初學二字杭世駿道古堂文集有跋謂初學二字不當刪尚書表注二卷元蘭谿金履祥撰王柏弟子也書之上下四旁皆有識語何焯曰金仁山表注名重而書僅中等且元刻有殘闕處補全者未可盡信是顧涓伊人妄爲補全耳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元梅浦王天與立大撰何焯曰季氏元刻最精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六卷元都陽董鼎亨撰真卿之父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元吳澄其卷前序目卽草廬之古今文考也書蔡氏

傳旁通六卷元彭蠡陳師凱不錄經文但摘蔡傳語猶如蔡傳之疏耳然頗足資考据何焯曰汲古元版尚書句解十三卷元廬陵朱祖義子由撰何焯曰六經皆有句解不過節略舊注非另出手眼者書集傳纂疏六卷元新安陳櫟定字撰何焯曰汲古元版尚書通考十卷元昭武黃鎮成存齋撰何焯曰汲古元刻惜有闕葉應為標出讀書管見二卷元吉水王充耘耕野摘取經語說之定正洪範集說一卷元諸暨胡一中允大撰於九疇皆分大禹之經箕子之傳以敘時五福至明用僭武為九五福六極之傳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為三八

陶廬雜錄

卷四

八

政四五紀之傳何焯曰汲古元刻李中麓藏本中闕一篇從黃梨洲處補全毛詩指說一卷唐成伯瑜撰凡四篇其傳受一篇足資考核唐世說詩正義而外傳者惟此書耳其中尚有闕字瑜新唐志作璣何焯曰李中麓鈔本毛詩本義十五卷附補鄭氏詩譜一卷宋歐陽修撰前十二卷摭篇為論為本義多規毛鄭之說其偶從毛鄭者則於第十三卷取舍義一條中著之蓋後三卷是總論也此書召南篇內闕失二十餘行又此詩譜一卷當云補鄭氏詩譜版心云詩本義譜專系之本義者非也目云鄭氏詩譜又專以歸鄭者亦非也何焯云遵

王宋本伊人校勘未當深為可惜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宋李樛黃樵撰此書閩縣李迂仲龍溪黃實夫二家卷前各有詳說總論其卷內黃氏又引李迂仲說蓋黃在李後或是本相續而作互為補苴併為一書故無合編姓氏也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撰多用王氏字說詩說一卷宋張耒撰僅十二條從宛邱集鈔出詩疑二卷宋金華王柏撰一名詩辨說竟欲刪去野有死麕等三十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文公詩傳遺說六卷宋朱鑑文公孫集語類為之自跋在端平二年詩補傳三十卷題曰逸齋不著姓名朱氏經義考据宋藝

陶廬雜錄

卷四

九

文志作金華范處義紹興中進士也第三十卷廣詁足備查檢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范處義也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元東陽許謙撰敏求記云朱子之學一傳為何基王柏再傳為金履祥許謙白雲一代大儒其於詩專宗朱子汎掃毛鄭之說然此書頗有資考据處何焯曰汲古舊鈔本詩經疑問七卷元盱眙朱倬孟章撰此書內閒有有問而無答者云以俟後人深思也後附南昌趙惠疑問附編何焯曰汲古元版毛詩解頤四卷明朱善撰字一齋豐城人明洪武初文淵閣大學士何焯曰葉九來藏本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宋孫

復撰明復嘉祐二年卒年六十六作此書時蓋在天聖
閒唐以前說春秋者多本三傳至陸淳始別出新義此
書本淳意多與先儒異此參合三傳本也春秋皇綱論
五卷宋太原王哲至和閒官太常博士据三傳注疏及
啖趙之說其缺者以己意釋之凡二十三篇春秋傳十
五卷宋劉敞撰卷前有春秋傳名氏自周至宋凡八十
七家二劉亦在內春秋權衡十七卷宋劉敞撰何焯曰
孫北海藏宋本惜未遵行欵春秋意林二卷宋劉敞撰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元此書通志堂原目作
宋馮繼先閭百詩與戴唐器書云繼先當作元僞蜀

陶廬雜錄

卷四

十

人宜居宋孫復之首乃置劉敞之後何也何焯曰海虞
某氏家藏宋本春秋臣傳三十卷宋眉山王當撰元祐
閒人春秋本例二十卷宋涪陵崔子方彥直嘗與蘇黃
諸君子遊此書凡十六門大約以日月時爲例何焯曰
汲古舊鈔本春秋經筮十六卷宋左綿趙鵬飛經義考
列之南宋末何焯曰全書從天乙閣鈔來汲古得李中
麓殘本三冊以校勘有整句脫落者其新鈔皆未愜意
此參合三傳本石林春秋傳二十卷宋葉夢得撰未有
開禧乙丑孫筠及真德秀跋蓋世讎考傳三書合刻之
跋也此參合三傳本春秋後傳十二卷宋陳傅良從勤

得堂刊本鈔寫者也此書大指詳樓攻媿序止齋尙有
左氏章指一書應訪求之此專用左傳本也春秋集傳
三十卷宋呂祖謙撰納蘭容若序疑是呂居仁作云須
得善本有陳邕序者方可證定之然其卷內則題曰呂
祖謙伯恭而朱氏經義考則呂本中呂祖謙二先生名
下皆載春秋集解三十卷蓋卽一書而前後誤複耳今
入四庫全書作呂本中此專用左傳本春秋左氏傳說
二十卷宋呂祖謙撰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宋章
冲撰淳熙十四年守台州作目錄後附錄災異及事物
等亦有資於查考何焯曰汲古鈔本原爲姚舜咨所藏

陶廬雜錄

卷四

十一

春秋提綱十卷宋陳則通撰國史經籍志作元人經義
考亦列於元人內其書分侵伐朝聘盟會雜例四門春
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宋李琪嘉定辛未七月自序
春秋通說十三卷宋温州布衣黃仲炎若晦撰紹定三
年五月自序何焯曰東海先有鈔本從黃俞邵處來仍
僞書也後汲古得李中麓所藏鈔宋本用以付刊參
合三傳本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宋朝奉郎直秘
閣清江張洽元德撰端平元年九月狀進元德朱子門
人也諡文憲何焯曰汲古宋版參合三傳本春秋或問
二十卷宋溫陵呂大圭圭叔人稱樸鄉先生受業於陳

北溪之門人春秋五論一卷宋呂大圭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綱領一卷宋家鉉翁則堂先生入元北遷不屈放還此其北遷時作何焯曰從天乙閣鈔本專用左傳本春秋經傳類對賦一卷宋徐晉卿撰何焯曰汲古李中麓鈔本杭世駿曰此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解方網按類對賦北宋皇祐中作蓋亦以其近於類家故附置宋末耳然究不宜入經解也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元齊履謙撰延祐四年六月自序凡二十二篇前有目錄一卷言所以敘諸國統紀之義何焯曰汲古元本顏書最精春秋本義三十卷元四明程端學時叔所採三傳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以下之說凡一百七十六家自序在泰定四年四月何焯曰元刻最精有句讀圈點抹因中有闕葉不敢擅增句讀圈點鄙見有無皆照元本而東海必欲一例並未刻句讀點抹惜哉方網按此書前有問荅通論綱領及點抹例一卷中有所謂紅黃青黑側截點抹之別今尙刻於卷前面而其卷內乃不刻之無怪義門之致惜矣參合三傳本參合三傳之書以此書為最詳足資查考春秋或問十卷元程端學撰春秋集傳十五卷元趙訪撰專用左傳本春秋屬辭十五卷元趙訪撰凡八篇自序為筆削之大凡蓋制作之原也春秋師說三卷元趙

訪至正戊子述其師黃楚望之說為十一篇又附錄二卷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元趙訪撰何焯曰東山春秋諸書名重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元廬陵李廉撰至正九年七月自序所編諸傳據左公穀及胡陳張而以胡氏為主然所引張洽語仍即今所見張氏集注而非張氏之傳則知張洽集傳其書之佚久矣參合三傳本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元新安俞皋撰其書備載三傳及胡氏傳參合三傳本讀春秋編十二卷元陳深清全撰入元不仕當入宋人列家鉉翁之後何焯曰元人鈔本參合三傳本春王正月考二卷明古田張以寧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志道撰考一卷辨疑一卷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宋洛陽聶崇義自周顯德三年奉命參定郊廟器玉因采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至宋建隆二年奏之資儼為之序今通志此刻序無姓名者即資序也而無崇義自序朱氏經義考尙節錄聶序蓋舊本有之也何焯曰汲古宋本序文稍有譌處已經改正書中譌錯亦多蓋通志堂刻本不依原書款式也周禮訂義八十卷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東巖撰東巖嘗撰周官補遺摘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其說始自臨川俞壽翁廷椿復古編而東巖與清源邱葵繼之然東巖所著訂義則以諸屬仍列五

官而為之說也此書採舊說五十一家宋儒之說又四十五家蓋言義理者畧備於此何焯曰李中麓宋本禮齋考工記解二卷宋林希逸撰每段有圖雖未極詳博而文頗明顯何焯曰汲古宋本中有闕葉應訪求補全儀禮圖十七卷宋楊復信齋朱子門人嘗為朱子續編儀禮經傳通解此圖凡二百有五又旁通圖一卷分官廟弁冕牲鼎禮器諸類為圖二十有五陳鱣曰吳槎客嘗以鮑以文所贈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則通志刻本之圖甚謬也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櫟齋採集漢至宋說禮之言凡一百四十四家寶

陶廬雜錄

卷四

五

慶二年表進何焯曰名重而書平平又曰集說從兩鈔本付刻皆未盡善伊人分校成部大有乖誤後數年有項氏宋本為骨董家所得中闕十餘卷其版最精且多魏鶴山序一首屢勸東海借校并補刻魏序未從也其書今在金陵應物色得之真至寶也伊人擅亂補遺卷數另疏別紙毛辰汲古閣書目云禮記集說四十二本綿紙舊鈔世無其書止有此影鈔宋本一部今崑山所刻借此去寫樣而新刻後半部為顧伊人紊亂次第幸存此本為正衛正叔自跋云紹定辛卯某備員江東漕筦大資政趙公善湘見子集說欣然捐貲錢木次年秋

子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越九年矣里居需次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補入增十之三揭來嚴瀨別刊此本庚子六月跋也所以有卷第幾之後添入幾條者乃趙公刻後所增也崑山刻書時下半部乃顧伊人所校對將後添者移入前去失之矣賴此本猶存衛公之舊方綱按衛氏此書刻於嘉熙四年庚子慈溪黃氏日鈔云吳郡衛氏集禮記解自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所謂嚴陵郡官本者即此跋所云庚子六月刊於嚴瀨者是已何

陶廬雜錄

卷四

五

焯曰衛正叔禮記集說內補遺在卷數後者七十三卷玉藻七十六卷玉藻七十七卷玉藻九十三卷樂記九十四卷樂記九十六卷樂記九十七卷樂記九十九卷樂記禮經會元四卷宋錢唐葉時官龍圖閣學士諡文康與朱子友善稱竹塹先生其書凡百篇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宋永嘉鄭伯謙撰其目二十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山陰傅崧卿撰世所傳夏小正與大戴傳文合傅氏始為釐定以正文居前以傳列於後何焯曰汲古宋人鈔本儀禮集說十七卷元福州敖繼公君善家於吳興趙孟頫之師也何焯曰每卷後有一紙最善惜尙

闕幾卷失記其詳應訪求補足方綱按此謂其每卷後正誤也所無者第一卷士冠第十一卷喪服第十五卷特牲饋食此三卷之末無此正誤耳此須覓元朝刻本攷之矣儀禮逸經傳一卷元吳澄撰經八篇傳十篇朱竹垞謂應列於學官經禮補逸九卷元新安汪克寬環谷鈔合三禮三傳諸經之文以五禮統之與草廬之書不侔矣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卷成德撰何焯曰不足據方苞曰張樸村以為陸翼王所述按望溪志樸村之墓云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徐司寇家孝經注解一卷唐元宗宋司馬光范祖禹撰此合明皇注司馬

陶廬雜錄

卷四

老

氏指解范氏說為一書丁杰云明皇所注者今文司馬氏范氏所解說者古文如何合為一書何焯曰李中麓本孝經大義一卷元鄱陽董鼎撰孝經定本一卷元吳澄撰即孝經章句孝經句解一卷元朱申撰南軒論語解十卷朱張栻撰乾道九年五月自序何焯曰東海從天乙閣鈔來未可盡信論語集說十卷宋永嘉蔡節淳祐五年表進南軒孟子說七卷宋張栻乾道九年十月自序何焯曰東海從天乙閣鈔來即以付刊後得最精宋本余勸其校正修版未從也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覺軒九峯先生沈之子此書後序在淳祐六年何焯

日汲古宋本最精尚有論語集疏應訪求刻之孟子音義二卷宋龍圖閣學士博平孫奭撰采張益丁公著陸善經三家音義可補陸德明經典釋文之闕非孟子正義之影附者比閻若據曰奭諡宣公真宗朝名儒乃置南宋蔡模之後何也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宋格庵趙順孫撰其書一以朱注為歸何焯曰汲古宋本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宋真德秀撰何焯曰李中麓鈔本惜未盡善四書通三十四卷元胡炳文撰四書通證六卷元新安張存中撰何焯曰汲古元本四書纂箋二十六卷元詹道傳撰用王魯齋所定句讀何焯曰李中麓元本四書

陶廬雜錄

卷四

老

通旨六卷元鄱陽朱公遷克升撰編類之目凡九十有八四書辨疑十五卷元人失名吳中范檢討必英家藏元本也朱氏經義考云范本是元時舊刻不著撰人名氏是假師陳氏天祥所撰學庸集說啟蒙二卷元餘姚景星訥庵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前有序錄一卷序言癸卯者貞觀十七年也何焯曰從遵王鈔本付刊伊人所校滿紙皆謬武林顧氏豹文有宋本屢勸東海借校未從也七經小傳三卷宋劉敞撰前世經學多守注疏至原甫始以己意說經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

論語異於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此六經與
論六卷宋鄭樵撰黎溫序云是鄭樵唐荆川稗編從之
朱氏經義考列入無名氏云其書議論與通志畧不合
且漁仲上書自敘所撰經說無此書名六經正誤六卷
宋毛居正撰訂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三傳字體之誤
居正衢州人毛晃之子何焯曰焦氏宋本經說七卷宋
南昌熊朋來撰易詩書春秋儀禮周禮大小戴記及雜
說也何焯曰其人博雅十一經問對五卷元何異孫撰
設為疑問如策對也書詩春秋三禮論語孝經學庸孟
子無周易敬求記云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河南始分

陶廬雜錄 卷四 末

為二書而此已與禮記列為三經矣何焯曰汲古元刻
付刊惜缺序文後汲古復得一本序文特全寫刻樣付
京竟未曾刻陳鱣曰此所謂後一本者亦元刊今為鮑
以文所收以校崑山刻本補其闕矣五經叢書六卷明
福寧蔣惺生仁叔撰自序在洪武三年關禮記實四經
耳春秋一卷亦甚少凡一百三十八種丁杰曰大約東
海此書之刻為一時好名之計非實好古也陸清獻云
差強人意亦為虛譽
文苑英華十函一百冊宋宋白等奉敕撰宋太宗太平
興國七年詔李昉扈蒙徐鉉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

李穆楊徽之李範楊礪吳淑呂文仲胡汀戴貽慶杜鎬
舒雅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
續命蘇易簡王祐范杲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
年上書一千卷凡賦百五十卷詩百八十卷歌行二十
卷雜文二十九卷中書制誥四十卷翰林制誥五十四
卷策問四卷策二十六卷制五十卷表七十四卷牋一
卷狀十七卷檄二卷露布二卷彈文移文各一卷啟十
六卷書二十七卷疏五卷序四十卷論二十二卷議十
一卷頌八卷讚五卷銘六卷箴一卷傳五卷記二十八
卷冊五卷諡議二卷誄二卷碑九十一卷誌三十五卷

陶廬雜錄 卷四 末

墓表一卷行狀七卷祭文二十三卷考宋纂三大書太
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二書閩蜀有刻惟英華不
行於世孝宗朝周必大建請秘閣本御前校正遂為定
本有纂修文苑英華事始必大所編并識至明隆慶元
年巡按福建御史胡維新檄福州知府胡昂泉州府萬
慶校梓維新自序又涂澤民序維新餘姚人嘉靖己未
進士後官參政澤民漢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時為巡撫
福建都御史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二年李昉等奉敕撰凡
五十五門採書一千六百九十種文苑英華一千卷七

年李昉等奉敕編託始梁末而下迄於唐冊府元龜一千卷宋景德二年王欽若等奉敕撰凡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是三書者極瑰偉之觀矣若明之永樂大典二萬餘卷則尤繁富依韻排類終傷雅道然宋元以後之書賴此而存至於我朝之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則薈萃古今載籍或分或合盡美盡善發凡起例綱舉目張猗歟盛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鉅鹿魏齊賢南陽葉芬同編所錄皆宋代之文凡五百二十家余所藏鈔本前有紹熙元年庚戌八月南徐許開仲啟序卷端鈐

陶廬雜錄

卷四

印二重光子宜殆筮江上先生所珍錄與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分五十六類自周秦以迄元明人詩文畢載明淮府康王鄭餘所輯長史李伯璵馮原同編刻於成化年前有自序一篇稱西江顧仙採掇雖詳疎舛太甚宜乎為四庫全書所弗及收明文授讀六十二卷黃宗義編宗義始而輯有明一代文為文案繼得崑山傅是樓藏書益三百餘家為明文海顧稱浩繁其子百家請宗義擇尤雅者為授讀本序則仍文海之舊門人寧波張錫琨移弁斯集者也

八家四六文鈔全椒吳肅選刻八家者袁枚邵齊燾劉

星焯孔廣森吳錫麒會煥孫星衍洪亮吉也八人皆甬師友駢麗家應奉為圭臬

切問齋文鈔三十卷吳江陸燿輯分十二門學術三卷風俗五卷教家二卷服官一卷選舉三卷財賦四卷荒政二卷保甲一卷兵制一卷刑法一卷時憲一卷河防六卷其例云皆取其質言而有文者一切論史論文以及詩詞字畫並從舍梅前有馮浩序刻於乾隆四十一年

今文偶見四十八卷歸安徐斐然輯分八門學術三卷風教六卷政治六卷道古五卷論文六卷獻徵十六卷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酬應三卷游覽三卷前有馮浩序刻於嘉慶四年南北朝文鈔二卷婁東彭兆蓀雜取南北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百三名家集四六法海諸書擇其文尤工者斷自永初迄於大業得文百篇徐達源刻之

元濟南潘昂霄字景梁金石例十卷鄱陽傅貴全序畧云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而於貴賤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則述唐韓文拈例而於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日月之筆削特詳焉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史院凡例制度筆削又可以概見焉明長洲王行字止仲墓銘舉例四

卷其自序云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
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
曰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
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是也其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
曰諱曰字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曰壽年曰葬曰葬地
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
君墓誌銘是也其他雖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
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
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韓文所載墓誌銘錄其
目而舉其例於各題之下神道碑銘亦舉之又於李文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公柳河東拔其尤次以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王介
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陳瑩中晁無咎張文潛朱元
晦呂伯恭用廣韓文之例焉 國朝餘姚黃宗羲字梨
洲金石要例一卷其自序云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
壞逮至今日作者既蕩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替賻
與與紙錢高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媾而已其
壞又甚於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
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
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
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

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
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乾隆二十年德州盧
見曾校刻於揚州作序於端名曰金石三例

大興朱竹君學士請哀集永樂大典散篇勒成定本俾
還舊觀經部易類廿四種一百九十二卷書類十三種
一百五十二卷詩類五種五十七卷禮類九種一百二
十卷春秋類十九種二百一卷孝經類一種一卷四書
類二種十卷樂類三種九卷小學類四種十八卷史部
正史類二種一百五十五卷編年類五種八百六卷別
史類三種一百一十五卷雜史類十種十七卷詔令奏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議類一種五卷傳記類十八種五十卷載記類三種十
三卷地理類十二種七十四卷職官類五種二十三卷
政書類十二種一百五十六卷目錄類三種四十二卷
史評類四種十一卷子部儒家類十八種五十三卷農
家類三種三十一卷醫家類十九種六十六卷兵家類
四種七卷法家類五種二十九卷天文算法類十一種
五十八卷術數類三十三種一百四十四卷藝術類六
種四十三卷譜錄類三種四卷雜家類二十九種一百
四十二卷數書類二十種一百三十五卷小說家類十
九種四十二卷道家類一種十二卷集部別集類一百

六十六種二千一百九十九卷總集類九種一百卷詩文評類九種十五卷詞曲類一種二卷共成書五百一十四種五千三百一十三卷薈萃之功千古不朽矣浙元三會錄明楊守陞編會始於成化六年凡六人再會於成化十五年凡七人再會於成化二十二年凡七人守陞皆預焉

明陸深科場條貫一卷紀洪武至嘉靖開科舉條式張朝瑞貢舉考九卷始洪武三年迄萬曆十七年每科載會試考官試題所刻程文之目殿試榜首尾全錄會試榜惟錄前五人鄉試榜惟錄各省第一人名姓籍貫之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異同亦附著焉馮夢禎歷代科舉志一卷敘歷代貢舉之制未免過簡張宏道張凝道三元考十四卷專紀明代鄉會殿試之元魁鼎甲始洪武三年迄萬曆四十七年每科具詳京省主試官張天瑞南國賢書二卷專輯江南省試考官三場題日中式舉人名籍始洪武三年迄成化七年續錄六卷亦天瑞輯許天敘增補董天蔭重梓起成化十年迄崇禎六年余皆有所採掇陶九成說郭汪鈍翁說鈴二書名皆出法言吳中彙刻諸書亦名說鈴行世甚廣汪書在前而罕見何蘭士侍御家藏一帙紙板俱佳

考叢書古無刻者宋溫陵曾慥始集類說自穆天子傳以下共二百五十種並錄原文及撰人系歷是為叢書之祖元陶宗儀刻說郭薈萃幾千餘種然原文俱經刪節閱者病之宋左圭纂百川學海止百種不及陶書之富而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較為勝之後明吳永續百川學海百二十種馮賓可廣百川學海百三十種皆從此濫觴也

百川學海宋左圭輯自序云言可閱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又云古今紀載至多往往好古者類於迂務奇者鄰於誕詳則贅簡則畧無他各局於一體也甲集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李國紀聖門專業圖康節漁樵問對學齋佔畢蔡邕獨斷李涪刊誤楊彥瞻九經補韻中華古今注釋常談乙集顏師古隨遺錄李肇翰林志宋朝燕翼貽謀錄宋敏求退朝錄周益公玉堂雜記誠齋揮麈錄丁晉公談錄王文正公筆錄開天傳信記丙集李國紀厚德錄韓忠獻公遺事王文正公遺事濟南師友談記朱或可談河東先生龍城錄鐘輅前定錄王君玉國老談苑晁氏容語道山清話丁集胡太初畫簾緒論呂居仁官箴儲華谷袞疑說劉賓客因話錄宋景文筆記戴氏鼠璞陳錄善誘文戊集東坡志林子俞子螢雪齋說蘇黃門龍川

志畧西疇常言樂城遺言李東谷所見趙元素雞肋孫
君子談圃己集王公四六話謝似四六談塵文房四友
除授集胡國器耕祿囊疎寮子畧疎寮騷畧梅屋獻醜
集庚集疎寮選詩句圖石林詩話六一詩話珊瑚鈞詩
話劉貢父詩話后山詩話許彥周詩話溫公詩話庚溪
詩話竹坡詩話辛集法帖釋文海嶽名言寶章待訪錄
元章書史書斷姜堯章續書譜歐公試筆孫過庭書譜
黃伯思法帖刊誤思陵翰墨志曹陶齋法帖譜系于集
端硯譜洪景伯歙硯譜元章硯史陶隱居刀劍錄洪芻
香譜陸鴻漸茶經張又新煎茶水記蔡君謨茶錄東溪

陶廬雜錄

卷四

茶

試茶錄寶子野酒譜木心蔬食譜贊寧笋譜陳仁玉菌
譜怪山蟹譜癸集蔡君謨荔枝譜韓彥直橘錄南方草
木狀戴慶預竹譜劉蒙菊譜史老圃菊譜石湖菊譜梅
譜歐公牡丹記牡丹榮辱志芍藥譜陳思海棠譜師曠
禽經名山洞天福地記
續百川學海明吳永輯十集梁蕭統二誦義唐陸璣毛
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魏了翁古今考宋馬縞中華古
今註漢孔鮒小爾雅唐邱光庭兼明書唐羅隱兩同書
宋蕭參希通錄唐李濟翁資暇錄宋戴埴鼠璞元吾衍
校晉史乘明黃嘉惠等校楚檣机宋秦仁醇趙后遺事

遼王鼎焚椒錄元陶宗儀元氏掖庭錄晉陸翹鄴中記
宋周輝北轅錄元劉郁西使記宋程大昌北邊備對宋
孟珙蒙鞞備錄宋周羽三楚新錄宋陳彭年江南別
錄元葉隆禮遼志元宇文懋昭金志宋洪皓松漠紀聞
宋張耒明道雜志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唐張固幽閒鼓
吹唐劉餗隋唐嘉話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唐王仁裕開
元天寶遺事無名氏朝野遺記唐張鷟朝野僉載唐馮
翊桂苑叢談元姚桐壽樂郊私語宋王銍國老談苑宋
孫升孫公談圃宋子俞子螢雪叢說宋晁迥晁氏客語
宋王晦道山清話唐韋絢嘉話錄宋江休復鄰幾雜誌

陶廬雜錄

卷四

志

宋陸游避暑漫鈔宋方岳深雪偶談宋韓元吉桐陰舊
話宋趙潛養疴漫筆宋江萬里宣政雜錄元鄭元祐遂
昌雜錄宋趙葵行營雜錄宋陳襄文昌雜錄宋蘇舜欽
聞見雜錄宋謝枋得碧湖雜記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元
吳萊南海古跡記宋方勺青溪寇軌宋朱輔溪蠻叢笑
唐段公路北戶錄唐孫榮北里志宋范成大吳船錄驂
鸞錄攬轡錄宋陸游入蜀記宋呂祖謙入越記唐陸廣
微吳地記宋周必大吳郡諸山錄廬山錄廬山故錄九
華山錄宋方鳳金華游錄宋呂祖謙臥游錄宋歐陽修
歸田錄宋林逋省心錄宋李元綱厚德錄宋李昌齡樂

善錄北齊顏之推還冤記唐鄭還古博異志唐薛用弱
集異記唐陸勳集異志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宋周密武
林舊事唐崔令欽教坊記元黃雪蓑青樓集唐陸龜蒙
小名錄宋洪遵侍兒小名錄宋汪若海麟書魏繆襲註
尤射唐張又新煎茶水記唐釋皎然詩式梁鍾嶸詩品
梁庚肩吾書品唐歐陽詢書法元鄭杓衍極唐裴孝源
公私畫史宋黃休復名畫錄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唐南
卓羯鼓錄無名氏嘯旨漢存宏風后握奇經唐鄭氏女
孝經宋晁氏墨經無名氏丸經宋張擬棋經唐李翱五
木經梁虞荔鼎錄元費著蜀錦譜共一百二十種

陶廬雜錄

卷四

五

廣百川學海馮可賓輯甲集岳元聲聖學範圍圖邢雲
路立春考魏了翁正朔考王文祿龍興慈記張定在田
錄夏元吉肇基錄沈文初政記王禕遂鹿記王泌東朝
記楊儀壘起雜事王達椒宮舊事王禕造邦賢勳錄王
堯齋掾曹名臣錄沈士謙明良錄畧乙集薛瑄從政錄
史仲彬致身錄無名氏殉身錄張芹備遺錄黃標平夏
錄無名氏復辟錄天都山臣女直考葉大亨夷俗記金
幼孜北征錄金幼孜北征後錄楊榮北征記徐兢使高
麗錄陸深玉堂漫筆陸深金臺紀開楊一清制府雜錄
蘇鶚杜陽雜篇丙集徐禎卿翦勝野聞王世貞觚不觚

錄陸深溪山餘話陸樹聲清暑筆談楊循吉吳中故語
胡應麟甲乙剩言吳萊三朝野史田汝成熙朝樂事委
巷叢談鄭瑗笑偶言田藝蘅玉笑零音解縉春雨雜
述陸樹聲病榻寤言褚澄褚氏遺書丁集李隱瀟湘錄
廉宜清尊錄康譽之昨夢錄虞集就日錄皇甫枚驚聽
錄鄭景璧劇談錄李材解醒語劉玉已瘡編張鷟耳目
記魯龍括異志戊集陳繼儒羣碎錄枕譚祝允明猥譚
語怪徐禎卿異林方鳳物異考邱方遠位業圖己集李
夢陽空同子屠隆冥寥子遊袁宏道廣莊黃姬水貧士
傳陳繼儒長者言香案牘屠隆紫蘿館清言續清言徐

陶廬雜錄

卷四

五

太室歸有園塵譚李鼎偶譚屠本峻韋弦佩祝肇金石
契庚集屠隆考槃餘事陳繼儒崑樾幽事利瑪竇友論
馬一龍農說慎蒙山栖志彭年林水錄王穉登吳社編
客越志兩航記荆溪疏方升太嶽志辛集陸深蜀都雜
鈔楊君謙金山雜志陳懋仁泉南雜志吳拭武夷雜記
顧芥海槎餘錄馬觀瀛涯勝覽楊慎滇載記王世懋閩
部疏華鎬吳中勝紀婁元禮田家五行王穉登明月篇
壬集王穉登丹青志陳繼儒書畫史莫是龍畫說沈灝
畫塵釋蓮儒畫禪竹派陸輔之詞旨王世貞詞評曲藻
潘之恆曲豔品張玉田樂府指迷田藝蘅陽關圖譜王

世懋藝圃擷餘吾邱衍學古篇徐宜古今印史陸深古
 奇器錄高濂視譜癸集王思任奕律潘之恆葉子譜許
 次舒茶疏馮可賓芥茶箋袁宏道觴政瓶史張德謙瓶
 花譜高濂藝花譜藝蘭譜野飯品俞宗本種樹書王世
 懋學圃雜疏黃省曾藝菊譜稻品蠶經魚經獸經王樞
 登虎苑共一百三十種以上三書與石門
 顧修所見本不同
 毛氏汲古閣津逮秘書第一集子夏詩序子貢詩傳申
 氏詩說韓氏詩外傳陸氏草木蟲魚疏王氏詩考王氏
 詩地理考鄭氏爾雅注第二集京氏易傳關氏易傳蘇
 氏易傳焦氏易林李氏易解陸氏易釋文王氏周易畧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繼畫史第八集詩品二十四詩品風騷旨格芥隱筆記
 冷齋夜話西溪叢語益部方物志捫蝨新語歲華紀麗
 玉藥辨證程史泉志第九集西陽雜俎西陽續雜俎誠
 齋雜記甘澤謠本事詩五色線却掃編劇談錄瑯嬛記
 輟耕錄第十集洛陽伽藍記洛陽名園記真靈位業圖
 東京夢華錄西京雜記佛國記創業起居注老學庵筆
 記漢雜事秘辛玉堂雜記焚椒錄唐國史補第十一集
 搜神記後搜神記錄異記稽神錄冥通記異苑第十二
 集東坡題跋山谷題跋无咎題跋宛邱題跋淮海題跋
 鶴山題跋放翁題跋姑溪題跋石門題跋西山題跋第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十三集六一題跋南豐題跋水心題跋益公題跋後村
 題跋止齋題跋魏公題跋晦庵題跋容齋題跋海岳題
 跋十四集樂府古題要解癸辛雜識前集癸辛雜識後
 集癸辛雜識續集癸辛雜識別集紹興古器評揮塵前
 錄揮塵後錄揮塵三錄揮塵餘話第十五集夢溪筆談
 湘山野錄春渚紀聞齊東野語茅亭客話邵氏聞見錄
 聞見後錄錦帶書遊暑錄話貴耳錄刻版於崇禎十三
 年前有胡震亨序今其版已不完整原印本為書賈居
 奇價非四五十金不可得也
 歷代小史一百五種南豐李杲纂刻於萬歷十一年前

有沔陽陳文燭暨杖自序自序云正史出衆人之手而野史由一人記著之實正史合累朝之事而野史據一時見聞之真矧天下有道公論在朝而亦在野天下無道公論在野而不在朝則失之在朝不有得之在野者乎羅泌路史王嘉拾遺記劉歆西京雜記班固漢武故事劉義慶世說新語無名氏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顏師古隋遺錄劉餗隋唐嘉話王讜唐語林李肇翰林志李潛松窗雜錄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張鷟朝野僉載李翱卓異記鄭棨閑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天遺事廖瑩中江行雜錄尉遲偓中朝故事柳宗元龍城錄陸游避暑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漫鈔張固幽閒鼓吹孫光憲北夢瑣言蘇鶚杜陽雜編薛用弱集異記李繁郭侯外傳周羽冲三楚新語陳彭年江南別錄王銍默記張唐英蜀檮杌王林燕翼貽謀錄劉延世孫公談圃王鞏聞見近錄趙葵行營雜錄蔡條鐵圍山叢談曾慥高齋漫錄王陶談淵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周必大玉堂雜記錢惟演錢氏私志韓元吉桐陰舊話王明清揮塵錄揮塵後錄丁謂晉公談錄王曾王文正筆錄張端義貴耳集李有古杭集記王君玉國老談苑俞文豹清夜錄江萬里宣政雜錄張湜良岳錄董弁閒燕常談侯延慶退齋筆錄石茂良遊戎嘉話張

鷺朝野僉載朝野遺記張仲文白獺髓周密齊東野語岳珂程史葉隆禮遼志宇文懋昭金志洪皓松漠紀聞周輝北轅錄孟珙蒙鞞備錄程大昌北邊備對劉郁四使記趙善瑋自警編李元綱厚德錄強至韓忠獻遺事王素王文正遺事寇萊公遺事陶宗儀輟耕錄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無名氏東園友聞無名氏廣客談徐顯稗史集傳徐禎卿剪勝野聞祝允明野記黃淮平夏錄姚福清溪暇筆文林瑯琊漫鈔陸欽病逸漫記王鏊震澤紀聞皇甫錄皇明紀畧金幼孜北征先後錄無名氏北征記無名氏西征石城記無名氏興復哈密記無名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氏復辟錄彭時可齋雜記劉定之否泰錄尹直審齋枝綴錄李賢古穰雜錄許浩兩湖塵談錄許浩復齋日記陳洪謨繼世紀聞祝允明江海瀼渠記梅純損齋備忘錄無名氏靖難功臣錄張芹備遺錄無名氏星槎勝覽無名氏真臘風土記田汝成炎徼紀聞楊慎滇載記此書萬曆甲辰朱東光治兵粵中命校官唐世延摘錄四十餘種釐爲六十卷刻行之秘書二十一種汪士漢校刻汲冢周書吳越春秋拾遺記白虎通山海經博物志續博物志桂海虞衡志博異記高士傳劔俠傳楚史檮杌晉史乘竹書紀年古今注

中華古今注三墳風俗通列仙傳集異記續齊諧記
 鈕氏稗海續稗海商濬刻之康熙三十五年蔣國祚重
 修分十函第一函十種六十四卷晉張華博物志十卷
 晉葛洪西京雜記六卷晉王嘉拾遺記十卷晉干寶搜
 神記八卷補序梁任昉述異記二卷唐李石續博物志十
 卷補唐王保定撫言一卷唐陸龜蒙小名錄二卷唐范
 攄雲溪友議十二卷補序唐李元獨異志三卷第二函六
 種四十九卷唐蘇鶚杜陽雜編三卷唐裴庭裕東觀奏
 記三卷唐劉肅大唐新語十三卷補序唐趙璘因話錄
 六卷唐闕名玉泉子一卷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二十
 陶廬雜錄 卷四 譚

卷第三函十種四十一卷宋李昌齡樂善錄二卷宋王
 達叢海集一卷宋范公稱過庭錄一卷宋方勺泊宅編
 三卷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一卷宋宋永亨搜采異聞
 錄五卷宋魏泰東軒筆錄十五卷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十卷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二卷宋張舜民畫墁錄一卷
 第四函九種五十二卷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十卷宋沈
 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序補筆談一卷宋史繩祖學
 齋佔畢一卷宋儲泳祛疑說纂一卷宋張邦基墨莊漫
 錄十卷又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宋王銍補侍兒小名
 錄一卷宋溫豫續侍兒小名錄一卷第五函七種五十

一卷宋馬永卿懶真子五卷宋歐陽修歸田錄二卷宋
 蘇軾東坡志林十二卷宋蘇轍龍川別志二卷宋王闢
 之澠水燕談十卷宋僧惠洪冷齋夜話十卷宋陸游老
 學庵筆記十卷第六函七種三十三卷宋趙彥衛雲麓
 漫鈔四卷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十卷又避暑錄話二卷
 宋周輝清波雜誌三卷宋彭乘墨客揮犀十卷宋闕名
 異聞總錄四卷元鄭元祐遂昌雜錄一卷第七函四種
 四十八卷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二十卷補序唐張讀宣室
 志十卷補遺一卷唐柳宗元龍城錄二卷宋羅大經鶴林玉
 露十六卷補遺一卷第八函九種四十四卷宋闕名儒林
 陶廬雜錄 卷四 譚

公議二卷宋趙德麟侯鯖錄八卷宋郭彖睽車志六卷
 宋江休復江鄰幾雜志一卷宋岳珂程史十五卷宋陳
 世崇隨隱漫錄五卷宋闕名楓窗小牘二卷宋胡錡耕
 祿稿一卷宋李元綱厚德錄四卷第九函六種三十九
 卷宋姚寬西溪叢語二卷宋王楙野客叢書三十卷補
 日宋俞元德螢雪叢說二卷宋孫升孫公談圃三卷宋
 許顛許彥周詩話一卷宋陳無己後山詩話一卷第十
 函六種二十七卷宋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補序又癸
 辛雜識前集一卷又癸辛雜識後集一卷增又癸辛雜
 識續集二卷增又癸辛雜識別集二卷元蔣正子山房

隨筆一卷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六函四十二冊明張溥撰書一百十八卷凡一百三家漢九人賈誼司馬相如董仲舒東方朔褚少孫王褒劉向揚雄劉歆東漢十一人馮衍班固崔駰張衡李尤馬融荀爽蔡邕王逸孔融諸葛亮魏十二人武帝文帝曹植陳琳王粲阮瑀劉楨應場應璩阮籍嵇康鍾會晉二十二人杜預荀勗傅元張華孫楚摯虞束皙夏侯湛潘岳傅咸潘尼陸機陸雲成公綏張載張協劉琨郭璞王羲之王獻之孫綽陶潛宋八人何承天傅亮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袁淑謝惠連謝莊齊

陶廬雜錄

卷四

美

六人蕭子良王儉王融謝朓張融孔稚圭梁十九人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江淹沈約陶宏景邱遲任昉王僧儒陸倕劉孝標王筠劉孝綽劉潛劉孝威庾肩吾何遜吳均陳五人後主徐陵沈炯江總張正見北魏二人高允溫子昇北齊二人邢邵魏收北周二人庾信王褒隋五人煬帝盧思道李德林牛宏薛道衡蒐輯諸書所載詩文并及斷篇逸句人各為集集各題詞前有溥自序

歷代文紀十六函一百六十冊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國子監生有鹿裘石室集凡皇霸文紀十三

卷有崇禎己巳陳繼儒序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有崇禎癸酉陳泰來序魏文紀十八卷吳文紀四卷蜀漢文紀二卷西晉文紀二十卷宋文紀十八卷有崇禎丁丑張焯序張溥序按鼎祚作此書意以配馮納詩紀然以文較詩纂輯為不易鼎祚以一諸生竭數十年之心力為之至其子士都易產行書友朋助陸續付之剞劂故傳本卷帙參差不一四庫全書所載尚有南齊文紀十卷梁文紀十四卷陳文紀八卷北齊文紀三卷後周文紀八卷隋文紀八卷為此本所無而此本之魏蜀吳三編二十四卷亦全書所未載至北

陶廬雜錄

卷四

美

魏一代兩本但闕鼎祚當日曾否有書已未付刻併無可考據矣要之是書盡代為斷各自成書非可以闕佚例且刻成即已盛行隨時所得先後不同故也至鼎祚別纂釋文紀四十五卷名雖相沿更不應闕入此書矣泰興季氏藏本

青州李南礪喜刻書貸園叢書十二種其底藁多得之周書昌編修家九經古義十六卷惠棟易例二卷惠棟左傳補註六卷李文淵左傳評二卷江永古韻標準不分卷江永四聲切韻不分卷戴震聲韻考四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二卷錢大昕鳳墅殘帖釋文一卷張養浩三

事忠告三卷張爾岐蒿庵閒話二卷趙執信談龍錄一卷

德州盧氏雅雨堂十種李氏鼎祚易傳十七卷附釋文

一卷鄭氏周易三卷鄭氏周易乾鑿度二卷鄭氏尚書

大傳四卷附鄭司農集一卷大傳補遺一卷盧文昭續

補遺一卷考異一卷高氏誘戰國策三十三卷盧辯註

大戴禮記十三卷封演聞見記十卷王定保摭言十五

卷孫光憲北夢瑣言二十卷顏思古匡謬正俗八卷龐

元英文昌雜錄六卷刻於乾隆二十一年皆世間罕見

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

陶廬雜錄

卷四

彙

曲阜孔誦孟徵波榭所刻戴氏東原遺書毛鄭詩考正

四卷續天文畧三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孟子字義疏

證三卷原善三卷聲韻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方言疏

證十三卷水地記一卷聲類表七卷原象一卷戴氏文

集十卷水經注四十卷凡十三種又刻算經十書而附

以戴震九章算術補圖一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圓記三

卷

又刻古書八種五經文字一卷九經字樣一卷國語補

音三卷孟子趙氏注十四卷孟子音義二卷春秋金鎖

匙一卷春秋長歷一卷春秋地名一卷

微波榭遺書水經釋地六卷同度記一卷雜體文稿七

卷紅欄書屋詩集四卷斲冰詞二卷共五種誦孟太史

博古好事不愧孔氏家風版刻極佳情楮墨未盡善耳

北方工料不及南方職是故耶

畢氏靈巖山館刻書山海經夏小正老子道德經考異

墨子三輔皇圖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地記晉書地理

志新補正長安志關中金石記明堂大道錄易漢學說

文解字舊音經典文字辨正書音同義異辨樂遊聯唱

集十六種其校正多出洪稚存孫淵如之手

王暉檀儿叢書五十種每種一卷集其同時人之著述

陶廬雜錄

卷四

彙

雖涉瑣屑而零金碎玉往往而在徐士俊三百篇鳥獸

草木記徐士俊月令演黃宗義歷代甲子考徐汾二十

一史徵宋寶穎黜朱梁紀年論金諾韻史洪若臬釋奠

考繆彤臚傳紀事毛先舒喪禮雜說汪琬喪服或問王

嗣槐錦帶連珠陳鑑摻觚十六觀王宏撰十七帖述張

正茂龜臺琬玉毛先舒稚黃子沈謙東江子惲日初續

證人社約戒張習孔家訓高拱京高氏塾鐸劉德新十

二戒傅麟昭猶見篇張習孔七勸謝開龍元寶公案張

潮聯莊莊臻鳳琴聲十六法李清鶴齡錄陸圻新婦譜

陳確新婦譜補查琪新婦譜補徐震美人譜余懷婦人

鞋襪考張潮七療黃周星鬱單越頌張澐地理驪珠韓
則愈鴈山雜記王修玉越問九侗真率會約張潮酒律
金昭鑑酒箴沈中楹觴政朱曉廣抑戒錄陳玉璣農具
記宋犖怪石贊諸九鼎石譜高兆端溪硯石考來集之
羽族通譜張綱孫獸經陳鑑江南魚鮮品陳鑑虎邱茶
經注補林嗣環荔枝話前有張潮吳肅公序及暉自序
蓋踵漢魏叢書唐人小說津逮秘書百川學海說郭秘
笈快書之義例云爾

檀几叢書二集五十種徐繼恩逸亭易論閻若璩孟子
考宋瑾人譜補圖姚廷傑教孝編吳儀一仕的宋瑾古

陶廬雜錄 卷四 學
觀人法丁雄飛古人居鄉法崔學古幼訓少學方象瑛
俗砭李淦燕翼編徐元美艾言陳芳生訓蒙條例劉芳

詰拙翁庸語李日景醉筆堂三十六善黃宗義七怪東
蔭商華山經王士禎長白山錄王士禎水月令毛奇齡
三江考黃元治黔中雜記方亨咸苗俗紀聞金人瑞念
佛三味畢熙陽佛解王士禎漁洋詩話江之蘭文房約
馮京第葦溪自課讀書燈王概學畫淺說張永祥廣惜
字說丁雄飛古歡社約張蓋彷彿語程羽文駕鴛牒
張芳黨史丁雄飛小星志葉瓊章豔體聯珠黎遂球戒
殺文丁雄飛九喜榻記丁雄飛行醫八事圖張仁熙雪

堂墨品朱犖漫堂墨品錢朝鼎水坑石說程雄琴學八
則高兆觀石錄注鎬京紫泥法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洞
山界茶系黎遂球桐階副墨張愬南村觴政張萬鍾鶴
經王暉張潮同輯也

檀几叢書餘集二卷上卷陸次雲山林經濟策以下三
十種下卷碑則愈五嶽約以下十七種後附王暉四種
張潮六種蓋皆小品短篇誌之以待印正云

昭代叢書張潮輯凡五十種其體例亦沿檀几叢書王
暉更定文章九命吳肅公天官考吳改元考同五行問
梅文鼎學歷說張能麟進賢說施璜塾講規約甘京夙

陶廬雜錄 卷四 學
興語毛先舒家人子語語小甘樵心病說魏禧日錄雜

說周文煒觀宅四十吉祥相沈捷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殷曙竹溪雜述湯傳楹開餘筆話狄億 御試恭紀王
暉松溪子林雲銘讀莊子法胡周蒙養詩教徐沁謝皋
羽年譜王言西華仙錄黃周星將就園記洪玉圖歛問
閔麟嗣黃山松石譜尤侗外國竹枝詞南懷仁西方要
紀李仙根安南雜記毛先舒聲韻叢說黎遂球花底拾
遺徐士俊十眉謠李沂秋星閣詩話徐增而庵詩話黃
周星製曲枝語宋曹書法約言尤侗戒賭文黃周星廈
詞酒社芻言蔡祖庚鱗園觴政冒襄芥茶彙鈔宣爐歌

註余懷硯林周嘉胄裝潢志鄭旭且牌譜鄭晉德三友
棋譜王暉兵仗記陳鼎荔枝譜冒襄蘭言王暉龍經前
有尤侗及潮自序昭代叢書乙集四十種洪嘉植毛朱
詩說黃元治春秋三傳異同考吳肅公讀禮問張愉曾
十六國年表劉師峻北嶽歷祀考葉燮江南星野辨毛
奇齡三年服製考魏禧師友行輩議王士禛 國朝諡
法考金德純旗軍志方象瑛封長白山記王士禛紀琉
球入太學始末孔尙任人瑞錄王士禛紀恩錄董文驥
恩賜御書記徐秉義還 駕紀王仕雲格言僅錄孔
尙任出山異數紀釋道忞奏對機緣余家塞程別紀許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承宜西北水利議王士禛廣州遊覽小志隴蜀餘聞東
西二漢水辨魏禧目錄裏言魏際瑞偶書宋榮漫堂說
詩王士禛然脂集例唐彪身易魏際瑞論文魏禧目錄
論文毛先舒韻問南曲入聲客問王言連文釋義孔衍
拭畫訣王士禛焦山古鼎考張弼瘞鶴銘辨昭陵六駿
贊辨林估漢甘泉宮瓦記張英飯有十二合說
吳震方說鈴前集王崇簡冬夜箋記王士禛隴蜀餘聞
分甘餘話李仙根安南雜記范承謨畫壁詩宋榮筠廊
偶筆二筆高士奇金齋退食筆記扈從西巡錄塞北小
鈔松亭行紀天祿識餘方象瑛封長白山記張學禮使

琉球紀畧周亮工閩小紀許纘會滇行紀程東還紀程
閩敘粵述陸祚蕃粵西偶記陳鼎滇黔紀遊顧炎武京
東道古錄山東考古錄救文格論雜錄李玉璧守汴日
志南懷仁坤輿外紀林謙光臺灣紀畧季麒光臺灣雜
記潘鼎珪安南紀遊陸次雲峒溪織志孔貞瑄泰山紀
勝吳闡恩匡廬記遊屈逸名登華記周清原遊鴈蕩記
計三十三種後集黃鵬揚讀史吟評吳綺揚州鼓吹詞
序鈕琇觚賸陸次雲湖壖雜志花村看行侍者談往余
懷版橋雜記陳尙古簪雲樓雜說虞兆溎天香樓偶得
王逋蚬庵瑣語徐岳開見錄陸圻冥報錄戒顯現果隨

陶廬雜錄

卷四

三

錄楊式傳果報聞見錄徐慶信徵錄吳陳爰曠園雜志
勞大與歐江逸志呂種玉言鯖吳震方嶺南雜記述異
記計十九種前有徐倬序
歛人鮑廷博刻書於杭郡最精校讎亦縝密惟嫌其版
式縮狹耳知不足齋叢書凡十八集第一集高彥休唐
闕史二卷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沈作喆寓簡十卷吳
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卷葛洪涉史隨筆一卷郭昇客
杭日記一卷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二卷劉體仁識小錄
一卷第二集劉敞弟子記一卷胡銓玉音問荅一卷黃
澈碧溪詩話十卷曾敏行獨醒雜志十卷費衮梁溪漫

志十卷鄺露亦雅三卷杭世駿諸史然疑一卷榕城詩話三卷第三集陸游入蜀記六卷朱翌猗覺寮雜記二卷范晞文對牀夜話五卷瞿佑歸田詩話三卷都穆南濠詩話一卷李東陽麓堂詩話一卷趙嘏石墨鐫華八卷第四集孫子算經三卷五曹算經五卷史氏鈞磯立談一卷張齊賢洛陽繙神舊聞記五卷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五卷附一卷郭宗昌金石史二卷孫承澤聞者軒帖考一卷第五集王登清虛雜著四卷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王若虛滹南詩話三卷劉祁歸潛志十四卷黃向堅尋親紀程一卷邊大綬

陶廬雜錄

卷四

摺

虎口餘生記一卷祁士燦潛生堂藏書約一卷苦瓜和尚畫語錄一卷第六集文瑩玉壺清話十卷岳珂愧鄉錄十五卷王灼碧雞漫志五卷樂府補題一卷張翥蛻巖詞二卷第七集何晏論語集解皇侃義疏十卷吳仁傑雜錄草木疏四卷張世南游宦紀聞十卷第八集張邱建算經三卷王孝通緝古算經一卷王銍默記一卷張鑑南湖集十卷周密蘋洲漁笛譜二卷第九集梁孝元帝金樓子六卷蔡條鐵圍山叢談六卷陳夢農書三卷秦觀蠶書一卷樓璉耕織圖詩一卷白珽湛淵靜語二卷方鵬責備餘談二卷第十集林慎思續孟子二卷

仲蒙子三卷王榮麟角集一卷桑世昌蘭亭考十二卷俞松蘭亭續考二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二卷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卷附一卷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一卷第十一集謝枋得詩傳註疏三卷顏之推顏氏家訓七卷附一卷江南餘載二卷五國故事二卷蕭洵故宮遺錄一卷鄧牧伯牙琴一卷孟宗寶洞霄詩集十四卷范成大石湖詞一卷張三聘和石湖詞一卷王沂孫花外詞一卷第十二集段子武詩義指南一卷錢杲之離騷集傳一卷吳淑江淮異人錄一卷慶元黨禁一卷朱肱北山酒經三卷楊瑀山居新話一卷鬼董五卷陸友

陶廬雜錄

卷四

摺

墨史三卷龔賢畫訣一卷宣重光畫筌一卷黃宗羲今水經一卷汪輝祖佐治藥言一卷續一卷第十三集岳珂刊正經傳沿革例一卷張志和元真子三卷洪遵翰苑羣書二卷趙升朝野類要五卷黃燠碧血錄二卷潘閔道遙集一卷連文鳳百正集三卷張先子野詞四卷張雨貞居詞一卷第十四集陳叔齊籟記一卷司馬光潛虛一卷袁采世範三卷附一卷天水冰山錄一卷附書畫記一卷第十五集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鄧牧洞霄圖志六卷黃晞贅隅子二卷袁泰世緯二卷第十六集董史皇朱書錄三卷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

十卷周密武林舊事十卷袁詔錢塘先賢傳贊一卷第十七集吳縝五代史纂誤三卷周去非嶺外代荅十卷南窗紀談一卷蘇沈兩內翰良方十卷朱濂浦陽人物記二卷第十八集黃庭堅宜州家乘一卷范成大吳船錄二卷周輝清波雜志十二卷清波別志三卷沈荀蔚蜀難敘畧一卷朱翌潛山集三卷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

鮑氏知不足齋重刊聚珍版書易緯十二卷朱蔡淵易象意言一卷宋郭雍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朱錢時融堂書解二十卷朱毛晃禹貢指南四卷朱袁燮絜齋毛

陶廬雜錄

卷四

槩

詩經筵講義四卷宋張淳儀禮識誤三卷宋劉敞春秋傳說例一卷宋蕭楚春秋辨疑四卷唐太宗帝範四卷元翟思忠魏鄭公續諫錄二卷漢衛宏漢官舊儀二卷宋程俱麟臺故事五卷晉陸翹郡中記一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四十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晉王弼注道德經二卷晉傅元傅子一卷元司農司農桑榘要七卷明沈繼孫墨法榘要一卷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二卷孫子算經三卷夏侯陽算經三卷魏劉徽海島算經一卷宋劉荀明本釋三卷宋袁文苑牖聞評八卷宋張湜雲谷雜記四卷宋葉

大慶攷古質疑六卷宋韓澆淵泉日記三卷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三卷元李冶敬齋古今叢八卷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二卷宋胡宿文恭集五十卷宋袁燮絜齋集二十四卷宋曾幾茶山集八卷金王寂拙軒集六卷元仇遠金淵集六卷此皆初頒之本惜後來大部書未盡付錢人閱遂不可得見矣

涇川叢書明人著錄三十種 國朝人著錄十一種皆涇邑之書有裨於經史者趙紹祖編次紹祖博學嗜古輯金石文鈔八卷余為序之刻版於嘉慶八年

陶廬雜錄

卷四

槩

陶廬雜錄卷四

陶廬雜錄卷五

小西厓 法式善

讀史漫錄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洞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不

陶廬雜錄

卷五

一

為凝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於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殺寇紀畧張獻忠之在穀城左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懷貳釁未成也君雖健鬪眾未集也驟而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喪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眾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怠我奮賊寡我眾攻之必拔囊之必捷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之而止獻忠既焚穀彌房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銳也箐薄深阻前逃

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負米入山頓頓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英喪績寧南可謂知兵數語全摹左傳讀之奕奕有生色

盧象昇疏畧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拒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拒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於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得盧公文筆不古奧而語極透闢楊孟載眉山集送謝防禦出郭團練詩中有云官家百

陶廬雜錄

卷五

二

萬師自足與寇爭汝自守汝鄉汝自保汝生閒暇苟不虞倉卒恐見傾我當徵汝勞薄爾賦稅征團練之義與其法紀數語包括無遺正統十二年福建沙縣鄧茂七反上命都御史張楷討賊楷陰致賊黨黃琴羅汝先為閒諜誘茂七攻延平設伏挑之伴敗賊乘勝渡浮橋薄城關廂伏發轍作合擊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其首露布以聞是役也前以慶元賊葉宋雷據車盤後以鄧伯孫與女賊廖氏聚後洋擾殘福浙江西諸境勁旅殺傷殆盡至是用閒諜之始歸命甚矣兵之貴出奇也

鄖陽大盜劉千金以成化二年反尚書白圭督諸軍進討擒千金賊黨劉長子妖僧石和尚遁圭遣參將喜信指揮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尚降亦用奇之一證

工科給事中劉日俊云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又云由前規後信狡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夫推誠感格收拾解散八字中有大學問在有良醫善診脈尤善下藥日俊之謂與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鄒漪曰明懷宗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記吾師李宮允明睿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萬錢之費後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切中明末情弊

盧象昇疏畧云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可謂語湛義精

湧幢小品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

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又土兵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於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

陶廬雜錄

卷五

四

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蘇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荆川以此受謗

彭躬庵云少陵稷契自許爲諫官當肅宗兵興李輔國魚朝恩輩讒構兩宮偪挾諸大帥噤不一言獨房琯諫以私舊殫力申救安在其爲稷契論甚正及讀汪鈍翁

少陵像贊序云老杜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夕不忘君者如此史氏軼之劉昫固不足道宋景文歐陽文忠尤不免於漏失豈避人而焚之者果有其事耶語較和平躬庵不知得及聞此否

劉文成新春詩我髮日已白我顏日已醜開樽聊怡情誰能計身後于忠肅自歎詩云寒暑互凌侵凋我好顏色齒牙漸搖脫鬢髮日已白衰颯之況不可卒讀其後一佐命一定國皆爲社稷臣君子隨遇而安信然

東客贅言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有門生在諫垣以書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來求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曾見前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機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

陔餘叢考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勢氣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恃衆之意而謀多疎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亦足以備一說

後漢書度尙傳尙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

騎富莫有鬪志尙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翰苑叢鈔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投小刀圭藥魚吸中卽死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數刀圭投澤中明日老蛟死浮於水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仙方而涉海者亦或需焉

又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官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陶廬雜錄

卷五

六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請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韓愈所駁而止卽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柢亦付之文具而已

漢幣用黃金雜以泉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開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八百萬至元和長慶開鑄纔十餘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較可觀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

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
宋始用白金及錢開以交子元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
矣今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爲幣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
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曰至大通寶一
文准銀一釐曰至元通寶一文准銀一分

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唐史武后以術制
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
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陂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
歐陽修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賸至忘

讀書雜錄

卷五

七

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
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
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賸而得其元珠者幾何人哉蘇
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
一味也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
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籍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
則人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
爲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揭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
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爲文者如揭帖之心則蘭
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爲不然卽積案盈

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爲用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
無兼長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佑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
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
右也此時風俗尙淳後進少年爲長者所誨如此以上
數條見穀山筆塵

劉宗周劾溫體仁疏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
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也臣每三
復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

陶廬雜錄

卷五

八

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
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
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
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疏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
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
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
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
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
制其死命耳

潘少保季馴嘉靖己丑受命治河至萬歷庚辰工成著有宸斷大工錄先後四總河務晚輯河防一覽其大指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立意在築堤束水借水刷沙以此奏功

薛文清讀書錄云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陶廬雜錄

卷五

九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揚子載魄之載字同義

靜志居詩話肅皇帝信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騰之言分遣中貴崔閔主事沈應乾千戶仝爵李鉉至其地相視銀礦是時遼東衛軍姜賢亦奏開蓋州歸州之礦遂以賢為礦長至萬歷閒陳開礦之利者紛紛於是中貴四出海內騷然姚公思仁為巡按仿鄭俠流民圖擬開采圖說進呈力請罷役不聽既而開礦者爭相仇殺羣盜蠶起畿甸則齊本數李庸史籍周言張世才石賓河

南則張住朱世安趙仲保蘭一枝王西安山西則張守清郭貴三張盡忠許廷珍寧夏則楊戩本欲利國而國幾危矣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鑄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新天子即位禮啟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得加刑市戮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陶廬雜錄

卷五

十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椁木分為兩片鑿空其中肖類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則已漫同坡不窮財不殉女子不崇山墳無復考誌遺跡豈有發掘暴露之患哉

元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赭丹隨身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迭為赴援最低之陣於蹲處掘地取足容身更蔽以雲幢而參之柁戟則矢

鍤莫加其在陸也則縱橫掘塹以爲地網其遇泉也則
勾引停蓄以爲水櫃然敵驟來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則
有電掃雷丸之用矣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
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用人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
強易於進戰不俟威迫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
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
缺者乃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唐貞元元和間張公瑾爲代州都督瑾爲置田以省餽
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

陶廬雜錄

卷五

七

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
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
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
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後來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
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懲噎廢食也

李佶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霍韜議每正鹽一引
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申或令商人於鹽場
買補如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
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外

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三之息也此外縱再有遺
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禁盡變私鹽
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良民矣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
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統至通州置閘以宣節
之後漸淤廢嘉靖閒准御史吳伸議修築立五閘開置
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夫
脚價銀十萬餘兩吳伸之疏甚詳可考也

李樂見聞雜記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一段公心是非不
枉兩下對證而我毫無媿色至如論元輔太宰本兵須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賢於去者必
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
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
言反於言責無損

于慎行讀史漫錄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
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
各邊總兵巡撫見一寇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須奏
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調常致誤事由於將權
不重故也

析醒漫錄淵明墓失百餘年無尋李空同得其墓山封

識之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領業真盛事也

狄梁公有姨公欲官其子姨曰我兒是男漢他不肯事
女主姚少師有姊公欲官其子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
此子不要教他歹事此真是絕對

世謂外域無硝黃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

呂新吾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
聞者使勿洩先君曰爾不能必爾之口而能必人之口
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趙忠定季子崇實與余商推駢儷
以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
難於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
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

唐明宗焚香祝天之言有堯舜公天下之心宋仁宗曰
朕不欲畱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

漢光武治盜當郡國羣盜並起時帝遣使者下郡國聽
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以一人而脫
五人之死此五人者豈有不協力哉盜賊中雖有桀黠
者日夕疑畏亦求斬人以脫己死所謂以賊殺賊者矣
又吏雖逗撓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

守令長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慙捐城委守
者皆不以為負但以獲賊多少為殿最此尤為得策武
帝唯立沈命法又遣繡衣使者誅斬守相故郡國競蔽
而盜賊益熾見王貞善法言

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
鑄一百餘萬貫慶歷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
銅錢六百餘萬貫

東軒雜記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詠
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會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
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

陶廬雜錄

卷五

四

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
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
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
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日同薦於朝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
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
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徐可先佩韋編云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

日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備此邦人也斂於富豪散於
糞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
僧之不爲耳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
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何時而居乎吾
患位高難退不患退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
樂耶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
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陸深谿山餘話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陽交卸
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
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大宗嘗謂侍臣曰
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眞帝王之度
哉

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
都曰里編黃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
長餘百戶爲十甲里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
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

今編審之制也

朱子社倉卽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
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
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
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
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與鄉人士君
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
必強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
願貸而後與之強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祭藏充溢
猶收息錢社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還

陶廬雜錄

卷五

其

六百石外尙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
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
由分歟

劉魯田預備
倉貸穀私議

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捕民夫
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復歇日暮蝗聚
又捕夜昏散回一止有此三時可捕

李祕園
捕蝗記

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
率在陵谷閒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
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漸足卵大如
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

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卯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開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即出

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甕預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燈可以辟

陶廬雜錄 卷五

七

蛟夏月田閒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即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二則陳文恭公筆趙一清書徐貞明遺事吾讀明史徐貞明傳釋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為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史起鄭當時引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已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朝世廟憫

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儒東貴谿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為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為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

陶廬雜錄 卷五

六

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湖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正定河閒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畱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與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

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尙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

陶廬雜錄

卷五

九

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貯轉輸

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

陶廬雜錄

卷五

十

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尙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爲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百畝以上

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閩人勲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並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

陶廬雜錄

卷三

三

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李富孫書潞水客談後潞水客談一帙明貴溪徐貞明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澤皆可成田而萑葦彌望盡曠廢之議與水利墾闢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議牧養斯民之急務也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蓋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以時其蓄洩故無水旱之虞

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決裂阡陌古制蕩然後之智者各因川澤之利引水溉田鄭白之渠人稱其功而水利之說以興自後人興其利莫不變荒瘠而爲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於東南漕運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西北之地鞠爲茂草未有知墾以成田當時虞文靖議開京東瀕海之田極措置之詳事阻不行及至正開海運不繼始議舉行而國勢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鉉奏云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列國其時干戈倂優亦未嘗取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尙存故旱潦有備國用常充其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言誠當徐子閱歷山海京東數處如指諸掌爲工科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謫太平猶對客談其疏之所未竟爲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方開水利於薊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先議於永平等處募南人爲倡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宦寺勲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至崇禎十五年曾頌是書於戶部令議興復水利而已無及矣噫徐子之議因勢利導實有裨於民當今之時有能舉行之者墾荒閒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

人田而耕之一畝數鍾可得穀歲倍萬萬則西北之民可致贍給而稱富饒東南百萬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紓也哉竹垞先生詩云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棄尚多蓋亦有慨乎此也按貞明字儒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盛袖堂先生問水漫錄載是議頗詳謂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備識於此

賀詳西北水利議畧當今經國計謀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乎雖然概行之則效遠難臻驟行之則事駭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皆可行也蓋先之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難遙度也則又襄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經畧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舉其議而實見諸行者中敘行之利凡十四詞甚詳贍並言久而不行者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終言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與果親王屯田論立義同

許承宣西北水利議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漑

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於秦明年秦乞糴於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餽之粟蓋天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饑於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善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又云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之歲漕可漸減國家漕運歲費鎰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間中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與焉況乎河漕大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臣下至闢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況東南秔稻之田所資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實西北豈若治其上流開溝洫以行水築堤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瀦水桔槔以導其出入牖孺以時其啟閉有全利而無小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閒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所在皆映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不蠲賦而筋力以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

將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斯文襄公生財裕餉第一疏畧臣維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幘之廣無如我朝爲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總總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開有種棉花蔬菓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處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

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寧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軍需爲蕩寇之先資驛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 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卽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幘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

而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云云

楊鏘曰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偏見徇恆情畫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

魏冰叔雜說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載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又云考覈人材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刑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雄

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機出

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畧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氣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妙真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予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謂之淫貪不止悖入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深惡也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魏鄭公續諫錄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踈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耶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旣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

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南唐關司稅重商皆苦之會畿甸亢旱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貞權油以助軍資因禁松明張延

範曰不如併禁明月茂貞因而弛禁語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元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密邇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爲國者隨事獻忠意在阿君者百計貢諛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孫宏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蓋富貴而不義則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袞無媿士人之敝緼此儉所以與詐皆譏也然與其使人譏以詐吾寧使人譏以儉

陶廬雜錄

卷五

五

吉怒甚其婦笑謂曰小家久入洪濛文字機緣未了山靈故遣老鹿脫君機械耳何以怒爲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潔病難去故士人不貪官不愛錢而獨爲文字魔爲詩書癖舉一生精神盡消磨於文場筆陣之中亦一潔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爲貴

呂獻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意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蹠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

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
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避之

推蓬寤語以下十一則同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

諫折柳是矣繩時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宏羊之創

均輸是矣徒粉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荆公之行

新法是矣事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耽

蘇張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委而無其

流宏博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朗而無其浮斯之謂天

下之全才也夫

輿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汶則死是矣君子之為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宜

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概以吾法一

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不善也

駭其所未見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為富民之術殊不知天

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

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

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

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也吳

俗尚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為生越俗尚儉而寧紹金衢

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
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為治之
道也予聞諸長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

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復翦不盡其根不止也每見

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支折

為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塵市寥寂

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為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

大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饑荒亦有所藉不

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

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

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彭城王

總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之稅以

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

之民宜如舊胡寅以為琛總之言皆未得中道官為厲

禁俾民取之而教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

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六

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為便

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爲一界至以兩界相查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椿錢數百萬緡稍寓交子法減價卽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朝廷坐失百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徧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爲一百八十萬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乎其富於今日也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爲便遂行江淮閩浙開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錢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議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

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做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闊下而銳首中爲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上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爲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爲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

陶廬雜錄

卷五

三

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而別無策矣動大兵役大衆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畧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遊賞不重不足以歌趨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爲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畧曰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爲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之旨則爲將道斷可觀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變

陶廬雜錄

卷五

美

而神智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藉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以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震澤長語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

陶廬雜錄

卷五

美

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一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灌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湖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俸廩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通典尚書省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陶廬雜錄

卷五

七

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并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重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

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二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離情嗜踈寡

陶廬雜錄

卷五

七

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扇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於湯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

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與事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川交易所寄且夕無待雖致平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淳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園法消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元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

陶廬雜錄

卷五

錢

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彬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蠟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費錢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

萬七千餘貫文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補漢兵志跋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尙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

陶廬雜錄

卷五

罕

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

宋嘉祐閒朝廷屢頒陣圖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唐許敬宗善醫而不肯著書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亂用藥矣此二語可誤作詩文之道

七修類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爲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採春先春次春紫筍不碾揉爲大小龍團此鈔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眞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饑民與失
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濟乎
李安溪兵論明初講屯衛之法蓋以天下既定兵無事
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
府衛也躡閒曠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衛官
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
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爲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
謂不師三代之跡而師其意法至美也

陸深處置鹽法事宜疏今天下推鹽之地兩淮爲上兩
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

陶廬雜錄

卷五

聖

二焉其一竈丁苦於兼并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
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
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
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
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
國課損者尙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
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
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
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
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

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
戲聚不可翦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
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
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盤卵翼不可一旦
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
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
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
盡歸於商買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
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樂元年七月上諭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

陶廬雜錄

卷五

聖

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
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
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摛不廣紀載太
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
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
厭浩繁

永樂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
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人錢有
差賜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尙多未備遂命重修
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篔及解縉總之

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學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榮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頴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陽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國子監及在外縣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郎瑛七修類稿成祖命胡廣王洪編成一書名曰永樂

陶廬雜錄 卷五

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歎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閒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朱國禎湧幢小品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燬又明年重錄一部貯

他所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胡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寫原本至宏治閒藏之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救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膳寫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鈔三葉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餘客話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

陶廬雜錄 卷五

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宗與穆宗兩番鈔錄已費不貲鑲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後山詩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

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陶廬雜錄

卷五

皇

陶廬雜錄卷五

陶廬雜錄卷六

小西庄 法式善

日知錄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

陶廬雜錄

卷六

一

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實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又曰巡檢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又定為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過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尙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

陶廬雜錄

卷六

二

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牌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不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

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

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憊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

陶廬雜錄

卷六

四

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日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

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邪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

陶廬雜錄

卷六

五

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閒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

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贊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其條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贊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陶廬雜錄

卷六

六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尙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尙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

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部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尙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

陶廬雜錄

卷六

七

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

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畧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鈔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

陶廬雜錄

卷六

八

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畱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畱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

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鈔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闈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論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

陶廬雜錄

卷六

九

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畱從之黃宗義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

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所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卽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

陶廬雜錄

卷六

十

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文獻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

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又曰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

陶廬雜錄

卷六

十一

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

陶盧雜錄

卷六

三

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上從之於是畱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利明年

遂破先零屯田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賈祗建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閒土下

陶盧雜錄

卷六

三

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八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荊州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漁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陶廬雜錄

卷六

古

曰後世無振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穆帝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隴公私利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入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

珍芝又議修石隴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于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

陶廬雜錄

卷六

古

屯應置者皆從尙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十石上元中於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

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

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

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

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

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

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

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

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

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

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

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

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

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

七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

都當錢三百七貫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

以為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

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自是歲得錢

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

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

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

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

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魏冰叔裏言當事來要辦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

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

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

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

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

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

其不饑寒暑濕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

陶廬雜錄 卷六 七

其可感故人鮮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

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

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為戒

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湖泉日記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絺事以致

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

阜袖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流因思此語所

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

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

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

陶廬雜錄

卷六

六

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非臣等所及

陳晉公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

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陶廬雜錄

卷六

七

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雖殺人多而非傷己之仁當其罪殺人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怒

縱賊飲酒豈云翦惡絕纓茹湯非以防邪漢文帝餽金錢唐太宗給布絹俱非刑賞正道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簡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眾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及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喚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閻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一人之冤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韓魏公不分別小人然後能去小人蘧伯玉耻獨為君子然後能成君子

做人要脫俗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而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

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耳賈為之歎服唐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飢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自足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翻成毒藥

武后謂仁傑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為長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邱

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野客叢書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艱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艱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較崔光為詔光遠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天失乞舒李獄

陶廬雜錄

卷六

注

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焦氏筆乘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為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于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

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為百石此外更無租賦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地即為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為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成屯兵為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田兵為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陶廬雜錄

卷六

注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荅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榜稿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

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請不語及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故滅裂
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
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
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加威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
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
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
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
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
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陶廬雜錄

卷六

語

慶歷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
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
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
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
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
曰昨見中丞召客親呼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
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觀其

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
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可厭乎某
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舊皆用小鐵錢十當銅錢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張
詠西川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大鐵錢每
貫用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
後以鐵重多盜鑄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
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錢小則鎔
者鮮利請減景德二年之制其見使舊錢亦令仍舊行
用從之

陶廬雜錄

卷六

語

宋朝鼓鑄饒平池豐江州廣建寧府豐四監歲鑄銅錢
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百
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縣困敝鼓鑄皆
廢紹興初併廣寧監于虔州併永豐監于饒州歲鑄纔
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廩稍工
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
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復鑄錢十二
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光宗紹熙二年臣
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准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
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

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
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鐵
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陸稼書思辨錄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
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
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
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
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
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
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明之河津餘于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
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
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
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以
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衆之所賤吾貴焉不
以形迹嫌也衆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
攀依以同至於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記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
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

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
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
百餘人

石成金官紳約生而爲人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仕而
爲官無益於民則不如不仕

陸稼書靈壽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條陳時務水利之
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
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
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
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
自涸一遇旱澇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
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
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
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毫皆有款項不
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
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舉其
爲擾害必甚於水旱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
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
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

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甸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闢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世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

王爾緝區田法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選用至荒旱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蓄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畱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真貧家濟荒之勝策

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澆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家能殫力務成二十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身卽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耨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

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畹畹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畹畹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畹中之土於隴上一畹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畹隴三十道畹之首爲衡溝以道灌輸夫畹隴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畹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錫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壘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閤水復水俱依今農

陶廬雜錄

卷六

幸

法治之當必有驗

惠仲孺論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勸分二曰抑價三曰過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鍾萬室之邑藏萬鍾是以勸富分貧而食自給且貯米於困一歲而陳藏穀於廩十年不敗吳民爭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爲十年之計者故江南無藏穀之家有田數十頃米數十困僅數萬家之一分一家無以給數萬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貧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則輕少則重是以古之爲國者多則斂之使重少則散之使輕未聞有抑

價者良以價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旣無藏穀數十州之衆咸仰食於商則米商實爲民之司命彼價重則全集價輕則轉而之他視利用趨四方無擇也抑價之令下則米商以折閱而莫至吾恐米益乏價益騰躍將使菽粟如珠玉其誰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爭也桀黠之徒必有挾持憲令起而強糴者姦宄亦將嘯聚飢民乘時攘奪則盜賊四出而莫可禦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於天下猶血脈之流於一身流則通遏則壅其理易曉况一郡之儲有限而天下之積無窮不能通無窮之積而徒遏有限之儲其聲也可立而待或曰過糴所以

陶廬雜錄

卷六

幸

防海也防海之法嘗聞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過糴是聞吾恐海人之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搖手觸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順時令而非以救荒東漢嘗行之而民多餓死良以胥吏乾沒賑恤有虛撩以石灰揉以糠覈名爲活人其實殺之又壯者得餽而不能及於細弱羸老之民近者得餽而不能徧於深谷窮巖之域活者二死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數千人而行粥於市則氣之所蒸將成癘疫衆之所聚必有姦偷其患不細惟閭里長厚者可施之一鄉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爲勸分不若開渠

抑價不若通商過糶不若廣糶行粥不若釐戶宋汪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堰築塘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此開渠之法也浙東饑宰相王淮薦朱熹爲提舉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民以不飢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強糶者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俾出糶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糶由是連檣而至米價自平此廣糶之法也江東早提刑史彌鞏以爲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等甲振乙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此釐戶之法也顧在於今則猶有難行者常平廢而廣糶無本錢關稅重而通商無厚利釐戶則胥吏上下其手而貧富不均開渠則富民靳固其財而怨咨或作惟損益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推今日之宜而務先其急則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稱澤國環三江跨五湖橫爲塘縱爲浦支爲涇爲蕩爲澱所以引灌溉也堰以瀦之堤以束之牖以時而啓閉之所以節水旱也今堰牖不修而支渠淺澱水至無以泄橫流之潰水退無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則溢而旱則涸當勸富民計畝出錢以給下戶俾廢者修淺者濬而益深焉則貧富兩以爲便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救一時之患而成數百年莫大之功則開渠之法可行也今山東豐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貴者金賤者土則灌輸之利權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當半減以招之物聚價輕又焉用抑則商通之法可行也廣糶之法當聚者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糶荆湖糶十而糶二則有二分息糶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饑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畧倣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糶之法可行也釐戶之法當倣韓琦河北救災政而擇甲戶之以賢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授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令糶粟之所給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如此則以戶均戶以民振民既不侵年亦無掣頓且人情各愛其鄉而又恐負憲司之意必相與懲惡從事而惟恐不均則釐戶之法可行也蓋荒政大畧如此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存乎其人黃子正保甲論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

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族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伍卒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選拔以足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恤死喪相賙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好究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時協力

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

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

其推卹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

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

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

伍使百姓軍裝餼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

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旌贛命州

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

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

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爲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卽其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卽其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直報拘催不煩牒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實效奉之者亦無其煩擾由

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陸稼書弭盜策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旣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旣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也司徒教稼穡鄧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二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旣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

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荏苒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

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慙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弭於旣形之法也夫旣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旣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惠仲孺論訛言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勿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

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鞞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安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

陶廬雜錄

卷六

三

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

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王爾緝餉兵兼用麥米說兵糧八麥二米此漢代餉軍

陶廬雜錄

卷六

四

法也然使不便於兵卽三代之法亦須更變何況於漢今則按實推論此法蓋於兵甚利且不獨利兵並於國於民無一不利也兵以氣壯勝氣以美味充腹壯麥米皆養人之物而麥麩之味則視米味爲美其性則食之視米性爲足增氣而健力故北方人無一日不食麩餅而如陝省渭北一帶則且一日三食此物卽陝省坐鎮之兵每領來官米亦往往糶錢市餅麩而食也故曰於兵甚利國之用兵爲禦寇爾兵氣而壯是乃制勝之具利也何如況西北省多夏旱故麥率十年七八成而穀則生長成就於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餉兵八麥

二米旣屬兵情所宜且於國家備預兵餉之途爲尤便兼麥輕於米運送亦省腳力故曰於國亦利國家之廩糈皆民力所輸而兵用爲多至於今日則西邊用兵其供用爲尤多若通用麥米則小民可就夏秋之獲均輸而易辦況北方諸省種麥三倍於種穀故諺有三秋不敵一夏之語兼秋穀多薄時爲民病故兵糧不但宜麥米兼餉抑且斷宜麥八米二爲不可易之經常蓋一通變而利兵兼足利國而且以利民法莫良於此也如以麩性易變爲疑則何如易麩以麥一如漢代之制又倘以磨具爲難則獨不思邊上駐兵之鎮每城不下千家

陶廬雜錄

卷六

四

數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麩五六十斤卽可養五六十人況如但有微利卽磨主閒丁無不可代辦而正有不需於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謂大營乏磨獨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隊各製一磨只一匠三數日之工力乎且卽使不設磨具口外氣候涼冷但令邊庭所運之麩麥不必入水淘洗卽麩可久貯數月且卽全解淨麥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搗末作餅而食或卽食炒麩總之盡勝陳倉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難蓋卽腹裏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搗爲炒麩而食者種種皆是想漢代兵餉八麥二米亦皆

不離此法隨宜而用斷不至於生吞渾咽卽又何疑於今也是在任餉兵之責者以圓機調劑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凱之全功且永爲餉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爾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說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旣善徙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因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爲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陳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卽明宋濂之

陶廬雜錄

卷六

壘

說浚淮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之治水開疏水渠其說專主乎疏謂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仔肩於下勒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遙澁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禦莫施數年以來屢見於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非海口之淤爲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爲一二

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卽新開引河力爲利導而河性不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旣立水必歸漕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厚卽上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將別潰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宿決口並舉而逆河入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爲七十二溪爲洪澤淮以下爲白馬汜光諸湖中立一隄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清水潭數決致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盡向東行而清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湖是必大

陶廬雜錄

卷六

壘

闢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後其可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涸之虞必取給於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於順治閒者不可不預爲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於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

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於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
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
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久旋淤如直河
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既別開阜河安
可不為之長計乎聞昔之茶城有鎮口三閘今之清江
有通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啓閉
法以截黃流概於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為
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
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為彼河之法
時為之地為之勢為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

陶廬雜錄

卷六

詩

取舊日之陳言輕為借箸哉

陶廬雜錄卷六



ZW 21181000825353

S
21217
1560777